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23n1442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唐 義淨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毘奈耶序
  - 1　四波羅市迦法
    - 1　不淨行學處
    - 2　不與取學處
      - 1
      - 2
      - 3
      - 4
    - 3　斷人命學處
      - 1
      - 2
      - 3
    - 4　妄說自得上人法學處
      - 1
      - 2
  - 2　十三僧伽伐尸沙法
    - 1　故泄精學處
    - 2　觸女學處
    - 3　說鄙惡語學處
    - 4　索供養學處
    - 5　媒嫁學處
    - 6　造小房學處
    - 7　造大寺學處
    - 8　無根謗學處
    - 9　假根謗學處
    - 10　破僧違諫學處
    - 11　隨順破僧違諫學處
    - 12　污家學處
    - 13　惡性違諫學處
  - 3　二不定法
  - 4　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法
    - 1　有長衣不分別學處

- 2 離三衣學處
- 3 一月衣學處
- 4 使非親尼浣故衣學處
- 5 從非親尼取衣學處
- 6 從非親居士乞衣學處
- 7 過量乞衣學處
- 8 知俗人共許與衣就乞學處
- 9 知俗人別許與衣就乞學處
- 10 過限索衣學處
- 11 用野蠶絲作敷具學處
- 12 用純黑羊毛作敷具學處
- 13 過分數作敷具學處
- 14 作減六年敷具學處
- 15 作新敷具不為壞色學處
- 16 自擔負羊毛學處
- 17 使非親尼治羊毛學處
- 18 捉金銀等學處
- 19 出納求利學處
- 20 販賣學處
- 21 得長缽過十日不分別學處
- 22 乞缽學處
- 23 自乞縷使非親族織師織作衣學處
- 24 勸織師學處
- 25 奪衣學處
- 26 急難施衣學處
- 27 阿蘭若六夜學處
- 28 預前求過後用雨浴衣學處
- 29 迴眾物入己學處
- 30 服過七日藥學處

◦ 5 九十波逸底迦法

- 1 故妄語學處
- 2 毀呰語學處
- 3 離間語學處
- 4 發舉學處
- 5 獨與女人說法過五六語學處
- 6 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學處
- 7 向未圓具人說麤罪學處
- 8 實得上人法向未圓具人說學處

- 9 謗迴眾利物學處
- 10 輕呵戒學處
- 11 壞生種學處
- 12 嫌毀輕賤學處
- 13 違惱言教學處
- 14 在露地安僧敷具學處
- 15 不舉草敷具學處
- 16 強牽苾芻出僧房學處
- 17 強惱觸他學處
- 18 故放身坐臥脫腳床學處
- 19 用蟲水學處
- 20 造大寺過限學處
- 21 眾不差教授苾芻尼學處
  - 1
  - 2
- 22 教授苾芻尼至日暮學處
- 23 謗他為飲食故教授苾芻尼學處
- 24 與非親苾芻尼衣學處
- 25 與非親苾芻尼作衣學處
- 26 與苾芻尼同道行學處
- 27 與苾芻尼同乘一船學處
- 28 獨與女人在屏處坐學處
- 29 與苾芻尼屏處坐學處
- 30 知苾芻尼讚歎得食學處
- 31 展轉食學處
- 32 施一食處過受學處
- 33 過三缽受食學處
- 34 足食學處
- 35 勸他足食學處
- 36 別眾食學處
- 37 非時食學處
- 38 食曾觸食學處
- 39 不受食學處
- 40 索美食學處
- 41 受用蟲水學處
- 42 知有食家強坐學處
- 43 知有食家強立學處
- 44 與無衣外道男女食學處

- 45 觀軍學處
- 46 軍中過二宿學處
- 47 擾亂軍兵學處
- 48 打苾芻學處
- 49 擬手向苾芻學處
- 50 覆藏他罪學處
- 51 共至俗家不與食學處
- 52 觸火學處
- 53 與欲已更遮學處
- 54 與未近圓人同室宿過二夜學處
- 55 不捨惡見違諫學處
- 56 隨捨置人學處
- 57 攝受惡見不捨求寂學處
- 58 著不壞色衣學處
- 59 捉寶學處
- 60 非時洗浴學處
- 61 殺傍生學處
- 62 故惱苾芻學處
- 63 以指擊擽學處
- 64 水中戲學處
- 65 與女人同室宿學處
- 66 恐怖苾芻學處
- 67 藏他苾芻等衣缽學處
- 68 受他寄衣不問主輒著學處
- 69 以眾教罪謗清淨苾芻學處
- 70 與女人同道行學處
- 71 與賊同行學處
- 72 與減年者受近圓學處
- 73 壞生地學處
- 74 過四月索食學處
- 75 遮傳教學處
- 76 默聽鬥諍學處
- 77 不與欲默然起去學處
- 78 不恭敬學處
- 79 飲酒學處
- 80 非時入聚落不囑授苾芻學處
- 81 食前食後行詣餘家不囑授學處
- 82 入王宮門學處

        - 1
        - 2
        - 3
        - 4
        - 5
    - 83 詐言不知學處
    - 84 作針筒學處
    - 85 作過量床學處
    - 86 用草木綿貯床學處
    - 87 過量作尼師但那學處
    - 88 作覆瘡衣學處
    - 89 作雨浴衣學處
    - 90 同佛衣量作衣學處
  - 6 四波羅底提舍尼法
    - 1 從非親尼受食學處
    - 2 受苾芻尼指授食學處
    - 3 學家受食學處
    - 4 阿蘭若住處外受食學處
  - 7 眾多學法
  - 8 七滅諍法
- 卷目次
  - 001
  - 002
  - 003
  - 004
  - 005
  - 006
  - 007
  - 008
  - 009
  - 010
  - 011
  - 012
  - 013
  - 014
  - 015
  - 016
  - 017

- 018
- 019
- 020
- 021
- 022
- 023
- 024
- 025
- 026
- 027
- 028
- 029
- 030
- 031
- 032
- 033
- 034
- 035
- 036
- 037
- 038
- 039
- 040
- 041
- 042
- 043
- 044
- 045
- 046
- 047
- 048
- 049
- 05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42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一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毘奈耶序

稽首大悲尊，　能哀愍一切；
面滿如初日，　目淨若青蓮。
佛生調伏家，　弟子眾調伏；
調伏除眾過，　敬禮法中尊。
佛說三藏教，　毘奈耶為首；
我於此教中，　略申其讚頌。
如樹根為最，　條幹由是生；
佛說律為本，　能生諸善法。
譬如大堤防，　瀑流不能越；
戒法亦如是，　能遮於毀禁。
諸佛證菩提，　獨覺身心靜；
及以阿羅漢，　咸由律行成。
三世諸賢聖，　遠離有為縛；
皆以律為本，　能至安隱處。
若此調伏教，　安住於世間；
即是諸如來，　正法藏不滅。
戒是能安立，　如來正法燈；
離此即便無，　安隱涅槃路。
佛遊於世間，　隨處說經法；
律教不如是，　故知難值遇。
如地載群生，　能長諸卉木；
律教亦如是，　能生諸福智。
佛說由律教，　能生眾功德；
奉持得解脫，　毀破生惡趣。
象馬若不調，　制之以鉤策；
律教亦如是，　不調令善順。
如城有隍塹，　能禦諸怨敵；
律教亦如是，　能防於破戒。
譬如大海水，　能漂於死屍；
律教亦如是，　能除諸破戒。
律是法中王，　諸佛之導首；

苾芻喻商旅，　此為無價珍。
破戒逾蛇毒，　律如阿伽陀；
盛壯意難調，　以律為轡勒。
律於善道處，　常與作橋梁；
亦於惡趣海，　能與為船栰；
若行於險路，　戒為善導者；
若昇無畏城，　以戒為梯隥。
大師最勝尊，　親說於律教；
此二無差別，　咸應歸命禮。
佛及聖弟子，　咸依律教住；
於戒生恭敬，　故我歸命禮。
我依律讚歎，　此說應尊重；
於初首歸依，　吉祥事成就。
毘奈耶大海，　涯際淼難知；
差別相無窮，　豈我能詳悉。
大師律教海，　甚深難可測；
我今隨自能，　略讚於少分。
世尊涅槃時，　普告諸大眾；
汝於我滅後，　咸應尊敬戒。
故我申讚頌，　欲說毘奈耶；
仁等應至心，　善聽調伏教。
別解脫經難得聞，　經於無量俱胝劫；
讀誦受持亦如是，　如說行者更難遇。
諸佛出現於世樂，　演說微妙正法樂；
僧伽一心同見樂，　和合俱修勇進樂。
若見聖人則為樂，　并與共住亦為樂；
若不見諸愚癡人，　是則名為常受樂。
見具尸羅者為樂，　若見多聞亦名樂；
見阿羅漢是真樂，　由於後有不生故。
於河津處妙階樂，　以法降怨戰勝樂；
證得正慧果生時，　能除我慢盡為樂。
若有能為決定意，　善伏根欲具多聞；
從少至老處林中，　寂靜閑居蘭若樂。
合十指恭敬，　禮釋迦師子；
別解脫調伏，　我說仁善聽。
聽已當正行，　如大仙所說；
於諸小罪中，　勇猛亦勤護。
心馬難制止，　勇決恒相續；

別解脫如銜，　有百針極利。
若人違軌則，　聞教便能止；
大士若良 馬，　當出煩惱陣。
若人無此銜，　亦不曾喜樂；
彼沒煩惱陣，　迷轉於生死。

總攝頌曰：

若作不淨行，　不與取斷人；
妄說上人法，　斯皆不共住。

不淨行學處第一之一

別攝頌曰：

蘇陣那無犯，　苾芻在林中；
弱腰及長根，　妙喜三皆犯。
晝日房中睡，　閑林離欲人；
善與昔因緣，　應知頌總攝。

爾時薄伽梵，從初證覺於十二年中，諸聲聞弟子無有過失，未生瘡疱。世尊為諸弟子，說略別解脫戒經曰：

「一切惡莫作，　一切善應修；
遍調於自心，　是則諸佛教。
護身為善哉！　能護語亦善；
護意為善哉！　盡護最為善。
苾芻護一切，　能解脫眾苦；
善護於口言，　亦善護於意。
身莫作諸惡，　常淨三種業；
是則能隨順，　大仙所行道。」

至十三年，在佛栗氏國，時羯闌鐸迦村，羯闌鐸迦子名蘇陣那，富有資財多諸僕使，金銀珍寶穀麥盈溢，所貯貲貨如毘沙門天王。於同類族娶女為妻，歡樂而住。彼於異時，於佛法僧深生敬信，歸依三寶受五學處：所謂殺生、偷盜、欲邪行、虛誑語及飲諸酒，悉皆遠離。由斯敬信日漸增廣，便以正信捨家趣非家，剃除鬚髮而披法服。既出家已，與諸親屬相雜而住，猶如昔日在家無異。爾時具壽蘇陣那便自思念：「豈容我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應證未證應得未得，與諸親族相雜而住。我今宜應捨離親屬，執持衣鉢遊行人間。」作是念已，便捨親屬行詣他方。

逢世飢饉乞食難得，父母於子尚不相濟，況餘乞者。時蘇陣那作是念已：「今我親屬財食殷富，宜應就彼羯闌鐸迦村，勸於僧田廣設供養：若麨、若粥、或常施食、或請喚食、或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食，教諸親屬少興福業為饒益事。」時蘇陣那便捨他方，執持衣鉢漸次遊行，遂至羯闌鐸迦村，去斯不遠在阿蘭若住小房中。時蘇陣那詣親屬所，廣為諸人讚揚佛法僧寶，令於大眾設諸供養而作饒益。時蘇陣那在阿蘭若修杜多行，但三衣糞掃衣，常乞食次第乞。時諸親族於日日中，恒以上妙甘美飲食施眾僧已，蘇陣那持衣鉢入村中，以次而乞到其本舍，既無所獲捨之而出。

蘇陣那母有事他行，時有老婢遙見蘇陣那憶識容顏，知無所獲疾疾而去。老婢見已詣蘇陣那母處白言：「大家知不？長子蘇陣那久離鄉邑，今還故居，乞求不獲疾疾而去。」時蘇陣那母作如是念：「豈非我子有憶戀耶？情生不樂欲歸於俗，不愛沙門被沙門所苦，羞慚厭捨沙門行耶？」作是念已遂便出村，屆蘇陣那所居之處告曰：「蘇陣那！汝有憶戀耶？情生不樂欲歸俗耶？不愛沙門被沙門所苦，羞慚厭捨沙門行耶？蘇陣那！我家中物及娉時財，汝且聽說，我自所有金銀之物積為大聚，兩邊人坐互不相見。又汝父財物官印金錢數有百千萬億，況復諸餘雜類財貨，汝可還家隨情受樂任為福施。」說是語已，時蘇陣那白母言：「我無憶戀情有不樂歸還故居，亦無不愛沙門被沙門所苦羞慚厭捨。」時蘇陣那母聞是語已，便自思念：「非我所堪令其返服，應可別設餘計。」

時母還舍告新婦曰：「爾若月期時至可報我知。」新婦敬諾，後於異時月期既至，白言：「大家！我今月期時至，欲何所作？」姑曰：「時過洗浴冠眾花鬘，塗以名香著諸瓔珞，嚴身之具咸令備盡，如蘇陣那昔在家日，情所樂事皆悉為之。」婦既聞已莊飾事周，還至姑所白言：「大家！如蘇陣那昔所愛好我已為之，沐浴嚴身著諸衣服，若有所作今是其時。」時蘇陣那母遂與新婦同車而去，詣蘇陣那所住之處，到已下車足步而進。時蘇陣那在小房外遊步經行，母既見已告曰：「蘇陣那！如汝所云無有憶戀，廣說如上。今汝新婦身淨宜留種子，無令財物沒入於官。」時蘇陣那先未制戒不見欲過，覩少年婦情生染著，欲火燒心，告其母曰：「我豈合耶？」母曰：「為留種子法應如是。」時蘇陣那牽故二手，便向屏處脫去法服，遂即再三行不淨行。時有有情至求勝行，有解脫性趣向涅槃，棄背生死三界五趣無心樂著，以最後身從勝妙天來託婦胎。若明慧女人，有五種別智異於餘女：一、知男子有欲心；二、知時節；三、知從某人得娠；四、知是男；五、知是女。若是男者依右脇住，若是女者居在左脇。時彼婦人心生歡喜，白其姑曰：「大家知不？我已有娠，居在右脇，必定是男，光顯宗胄。」其姑

聞已心大慶喜，作如是言：「我於昔來情希善子紹嗣家門，冀彼長成終懷報德，常修福慧利益我等。」姑知是事，便以新婦置在高樓隨時供給，女醫調膳不令差舛，身具瓔珞，如天婇女遊歡喜園進止威儀。常處床座足不履地，目不覩惡色，耳不聽惡聲，寢食往來曾無違忤。經九月已便生一子，顏貌端嚴人所愛樂，額廣眉長鼻高脩直，頂圓若蓋色美如金，垂手過膝眾皆敬仰。經三七日歡會宗親，其姑以兒告諸親曰：「此子今者欲作何名？」眾人議曰：「此兒因種子法而求得之，可名種子。」其姑即便授八養母：二供乳哺、二作褓持、二為澡浴、二共歡戲。給以乳酪酥精石蜜，及餘上妙甘美飲食而用資養，速便長大如蓮出池。既漸童年學諸技藝算數書印，取與質納皆盡其妙。於八種術善能占 相：所謂相寶、相衣、相宅、相木、相象、相馬、相男、相女。彼於異時深生正信，歸向三寶受五學處，同父信心念念增長。遂捨家趣非家求出離行，於善說法律剃除鬚髮而披法服，獨處閑靜無放逸心，策勤勇猛專念而住，淨修梵行。於現法中證悟圓滿，破無明皻斷三界惑成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捣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爾時具壽種子，證阿羅漢受解脫樂，即說頌曰：

「聖行已圓滿，　不墜於父財；
我此最後身，　盡除諸過患。」

時蘇陣那作不淨行已，世尊於無量百千聲聞苾芻大眾中而為說法，所謂離貪、瞋、癡心慧解脫。時蘇陣那亦在眾中聽佛說法，既聞法已，心懷愁惱深生追悔，赧容伏面默爾無言，即便歸房懷憂而住。後於異時有諸苾芻，巡觀房宇次至蘇陣那所住之房，共為談話，見蘇陣那懷愁而住。時諸苾芻謂蘇陣那曰：「汝於先時見有客至，逢迎歡笑先唱善來，為持衣鉢及諸資具。何故今時見我等來，心懷愁惱伏面而住默然無語？汝蘇陣那為身病耶？為心痛乎？」時蘇陣那告言：「諸具壽！我非身病而心有焦熱。」問言：「何故心有焦熱？」時蘇陣那具說其事。時諸苾芻聞其說已，不喜不嫌從座而去還詣佛所，到已禮佛雙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爾時告諸苾芻曰：「此穌陣那於有漏中，先作非法行不淨行。」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佛是知者見者，知而問非知不問，時而問非時不問，有利而問無利不問，破決隄防為除疑惑有利而問，告蘇陣那言：「汝實作斯不端嚴事耶？」白佛言：「實爾。大德！」佛告蘇陣那：「汝非沙門、非隨順行、不清淨、非威儀，非出家人之所

應作。蘇陣那！云何汝今於我所說，離貪、瞋、癡心慧解脫，微妙法中而為出家，作斯非法可惡之事？癡人！寧以男根置在猛害毒蛇口中，不安女根中。」世尊以種種方便說厭污事呵責蘇陣那已，告諸苾芻曰：「由此因緣我觀十利，為聲聞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云何為十？一、攝取於僧故；二、令僧歡喜故；三、令僧樂住故；四、降伏破戒故；五、慚者得安故；六、不信令信故；七、信者增長故；八、斷現在有漏故；九、斷未來有漏故；十、令梵行得久住故。顯揚正法廣利人天。我今為諸聲聞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諸苾芻同得學處，不捨學處、學羸不自說，作不淨行兩交會法。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爾時世尊為諸苾芻制斯學處已，在羯闌鐸迦池竹林園中。于時有一苾芻，去斯不遠在阿蘭若小室中住。於彼林中有一雌獼猴貪飲食故至苾芻所，苾芻每以殘食與之，便即共行不淨行。時有眾多苾芻，巡遊觀看詣阿蘭若，至苾芻住處，便共言談在一面坐。彼雌獼猴憶先惡事來至其所，目視苾芻以身相就，苾芻見已羞見餘人，即便遮却，如是再三。時雌獼猴遂大瞋怒，即以足爪爬剖苾芻，頭面及衣並皆破裂，便向一邊鳴叫跳躑。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即便問曰：「具壽！此野獼猴何故初來先觀爾面復以身就，汝見便遮，如是再三瞋怒爬剖身衣，並破鳴叫跳躑？」時彼苾芻具以事白。諸苾芻聞，告言：「具壽！豈非世尊遮諸苾芻行不淨行。」彼便報曰：「世尊制戒但制人趣不遮傍生。」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不嫌不喜捨之而去，并與俱行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便以上事具白世尊。世尊告曰：「人趣尚制，況復傍生！彼愚癡人犯波羅市迦。」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知而故問：「苾芻！汝實作是不端嚴事罪惡法耶？」白言：「實爾。」世尊以種種呵責廣說如前。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前是創制，今是隨制，我今更於毘奈耶中，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諸苾芻同得學處，不捨學處、學羸不自說，作不淨行兩交會法，乃至共傍生，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若復苾芻者，謂蘇陣那等。苾芻有五：一、名字苾芻；二、自言苾芻；三、乞求苾芻；四、破煩惱苾芻；五、白四羯磨圓具苾芻。言名字苾芻者，如人立字名作苾芻，或世共許、或是苾芻種族，因此喚為苾芻，是謂名字苾芻。云何自言苾芻？若人實非苾芻，自言我是苾芻、或是賊住自稱苾芻，是謂自言苾芻。云何乞求苾芻？若諸俗人常為乞求以自活命，是名乞求苾芻。云何破煩惱苾芻？若人能斷諸漏煩惱所有焦熱，諸苦異熟未來生老死，能善了知永除根本，如斷多羅樹頭證不生法，是名破煩惱苾芻。云何白四羯磨圓具苾

芻？謂身無障難，作法圓滿是不應呵，是名羯磨圓具苾芻。今此所言苾芻義者，意取第五。言復者，謂更有餘如是流類。
與諸苾芻者，謂共諸餘苾芻也。
同得學處者，若有先受圓具已經百歲，所應學事，與新受者等無有異。若新受圓具，所應學事，與百歲圓具者事亦不殊，所謂尸羅、學處、持犯軌儀咸皆相似而得，故名同得學處。
言不捨學處者，齊何名為不捨學處？謂對癲狂、心亂、痛惱所纏，聾瘂、癡人而捨學處，皆不名為捨。若於獨靜處作獨靜想，或於獨靜處作不獨靜想，或於不獨靜處作獨靜想，非捨學處。若中方人對邊方人作中方語，捨不成捨，若解成捨。若邊方人對中方人作邊方語，若中方人對中方人作邊方語，捨不成捨，若解成捨。若邊方人對邊方人作中方語，准上應知。若對睡眠、入定、非人、天等，變化傍生及諸形像，或時鬧亂，或不審告住本性人，皆不成捨。
言學羸不說者，應為四句：有捨學處非學羸而說、有學羸而說非捨學處、有捨學處學羸而說、有不捨學處非學羸而說。云何有捨學處非學羸而說？如有苾芻，情懷顧戀欲希還俗，於沙門道無愛樂心，為沙門所苦羞慚厭背，詣苾芻所作如是言：「具壽存念！我某甲今捨學處。」是名捨學處。或云：「我捨佛陀、達摩、僧伽。」或云：「我捨素呾羅、毘奈耶、摩噎里迦。」或云：「我捨鄔波馱耶、阿遮利耶。」或云：「知我是俗人、知我是求寂、扇侘、半擇迦、污苾芻尼、殺父害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惡心出佛身血、是外道是趣外道者、賊住、別住、不共住人。」乃至說云：「我於仁等同法者同梵行者，非是伴類。」是名捨學處非學羸而說。云何有學羸而說非捨學處？如有苾芻，情懷顧戀欲希還俗，於沙門道無愛樂心，為沙門所苦羞慚厭背，詣苾芻所作如是言：「具壽！知不？梵行難立，靜處難居，獨一難住，難居林野，受惡臥具。我憶父母、兄弟、姊妹、受業師主，我欲學諸工巧及營農業，於我家族情希紹繼。」若苾芻雖作如是種種追悔言辭，然而不云：「我捨學處。」是名學羸而說非捨學處。云何學羸而說亦捨學處？如有苾芻，情懷顧戀廣說如前，乃至作追悔言而云我捨學處，廣說如前，乃至同梵行者非是伴類，是名學羸而說亦捨學處。云何不捨學處非學羸而說？謂除前相，是謂學羸不說。
言作不淨行者，即是婬欲。言婬欲者，謂兩相交會也。
法者，此據非法，名之為法。身業行非，名之為作。
乃至共傍生者，謂獼猴等。
此者，謂指其人。
苾芻者，謂得苾芻性。云何苾芻性？謂受圓具。云何圓具？謂白四羯磨，於所作事如法成就究竟滿足。其進受人，以圓滿心希求具

戒，要祈誓受情無恚恨，以言表白語業彰顯，故名圓具。
波羅市迦者，是極重罪極可厭惡，是可嫌棄不可愛樂。若苾芻亦纔犯時，即非沙門非釋迦子，失苾芻性乖涅槃性，墮落崩倒被他所勝不可救濟。如截多羅樹頭更不復生，不能鬱茂增長廣大，故名波羅市迦。
言不共住者，謂此犯人不得與諸苾芻而作共住，若褒灑陀、若隨意事、若單白、白二、白四羯磨、若眾有事應差十二種人此非差限、若法若食不共受用，是應擯棄，由此名為不應共住。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於三處行婬，　三瘡隔不隔，
壞不壞死活，　半擇迦女男，
見他睡行婬，　或與酒藥等，
被逼樂不樂，　犯不犯應知。

若苾芻於其三處，作不淨行行婬欲法，得波羅市迦。云何三處？謂以生支入大小便道及口，纔入即得波羅市迦。
若苾芻共三種人作不淨行，得波羅市迦。云何為三？謂女、男、半擇迦。若苾芻作行婬意，於活人女三瘡不壞於彼行婬，以有隔入有隔、以有隔入無隔、以無隔入有隔、以無隔入無隔，入時得波羅市迦。若苾芻於活人女三瘡損壞於彼行婬，隔等同前，入得窣吐羅底也。若於死人女三瘡不壞，隔等同前，入得波羅市迦。若苾芻於死人女三瘡損壞，隔等同前，入得窣吐羅底也。如於人女，若活、若死，得罪重輕如是應知。於非人女、傍生女，若活、若死，於三瘡門有損無損、有隔無隔，得罪輕重同前。若於人男、非人男、傍生男，若活、若死，於二瘡門有損無損及以隔等，得罪同前。若男半擇迦，非人、傍生半擇迦，若活、若死，於二瘡門有損無損及以隔等，得罪同前。
若苾芻於眠睡苾芻行不淨行，若睡苾芻於初中後不覺知者無犯，其行婬者得根本罪。若睡苾芻初知、中後不知者無犯，其行婬者得根本罪。若初中皆知、後不知者無犯，行婬者得根本罪。若初中後皆知，而無心受樂者無犯，其行婬者得根本罪。若初中後皆知有心受樂者，二俱得根本罪。
若苾芻初向眠睡苾芻處有犯無犯既爾，若向苾芻尼處，式叉摩拏、求寂，求寂女處，得罪輕重如上應知。若苾芻尼、式叉摩拏及求寂女，向苾芻處及求寂處，各各有犯無犯准前應說。若求寂向苾芻、苾芻尼、式叉摩拏、求寂、求寂女處，有犯無犯亦如上說。
若苾芻以米酒、花酒、根皮等酒與苾芻，令熟醉著行不淨行。而醉苾芻於初中後，有知不知受樂不樂，得罪輕重有犯無犯，乃至餘眾

與酒令醉，如上睡眠廣說。如醉既爾，若以呪術及藥令彼迷亂，於彼諸境行不淨行，乃至餘眾互為，得罪有無如上。
若苾芻強逼他苾芻共行不淨行，若被逼者初入之時作心受樂，二俱滅擯。若入時不樂、入已樂，二俱滅擯。若入時不樂、入已不樂、出時樂，二俱滅擯。若被逼者三時不樂無犯，逼他者滅擯。如逼苾芻，若逼苾芻尼及下餘眾，准事應知。若苾芻等互相陵逼，如前所說。
爾時室羅伐城中有一長者，於同類族娶女為妻，得意相親歡樂而住。未久之間便生一子，腰脊軟弱猶如猫兔，經三七日歡會宗親，其父以兒告諸親曰：「此兒今者欲作何名？」眾人議曰：「此兒腰軟應與立字名為弱腰。」即此童兒年漸長大，便於善說法律而求出家。既出家已於所住聚落而行乞食，攝護威儀諸根無亂，善防心意還詣所居。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入房中欲染心發，便以生支內自口中而受欲樂。後於異時有諸苾芻，因看房舍既入房已，見彼弱腰作如是事，情懷悒歎而問之曰：「具壽！汝作何事？」報言：「我受欲樂。」苾芻報曰：「豈非世尊制行婬法。」報言：「具壽！佛遮於他，不制於自。」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不嫌不喜捨之而去，往詣佛所如常威儀以事白佛。佛言：「於他尚制，況復自身！此之癡人犯波羅市迦。若苾芻作行欲心為受樂意，起自生支內著口中，或以他根入自口內，得根本罪。」
時室羅伐城有長者子，其根極長，時人因此名曰長根，於佛法中出家圓具。入自房中以己生支內大便道而取欲樂。時餘苾芻因行房舍，見彼長根作如是事，問：「何所為？」乃至報曰：「佛制他人，於自何過？」諸苾芻白佛，佛言：「於他尚制，況復自身！此之癡人犯波羅市迦。」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嗢逝尼城(在西印度)有大商主名曰難陀，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所有貲產如毘沙門王，於同類族娶女為妻歡樂而住。雖淹歲月竟無子息，為求子故於諸天祠及諸神祇，處處求乞不隨所願。然世有云由乞求故便獲子者，此誠虛妄；斯若是實，人皆千子如轉輪王。然由三事方有子息：一者父母交會；二者其母身淨應合有娠；三者食香現前。時彼商主業緣合會，時有一天從勝妙天來託婦胎。若聰慧女人有五別智，廣如上說。乃至娠在右脇，喜白其夫，遂置高樓，隨時給侍如天婇女。月滿生子眾相具足，其父以兒告諸親曰：「此兒今者欲作何名？」然中國法，所誕子息若儀容端正人所樂觀者，名孫陀羅難陀。時彼諸親共相議曰：「今此孩子儀容端正眾人樂觀，是商主難陀之子，應與此兒名孫陀羅難陀。」授八養母，速便長大如蓮處池，學綜四明藝窮八術。其父爾時於春夏冬為造三殿，并三苑園三種婇女，謂上、中、下，昇妙樓

觀奏諸伎樂。是時難陀商主常為計算，取與出納無時暫休。時孫陀羅難陀白其父曰：「何苦計算無暫閑時？」難陀報曰：「汝豈鎮處高樓終日歡戲，而能辦家業耶？而我必須知其家業。」孫陀羅難陀聞父語已，即便自念：「父出此言欲警覺我。」跪而請曰：「若如是者，我欲遊方經求產業，願垂見許。」父曰：「汝今宜住，我有珍財，何勞遠覓？」孫陀羅難陀報曰：「父雖有財，我必須去。」父便生念：「我今應可息彼求心。」即持鎖鑰遍開七庫示以金銀，成與未成悉皆充滿，告孫陀羅難陀曰：「既有如是財寶豐盈，汝宜端拱受諸欲樂，隨情持施修造福田，欲遊他方此事應息。」答曰：「父以此物告示於我，我若有子將何以示？」父即生念：「善哉此說！我亡之後須憂家業，我今現在漸教其事，且令持貨試往他方。一則學作經求，二則見我親識。遍觀方邑情無所迷。」作是思已命其妻曰：「我身沒後，此孫陀羅難陀當憂家業。」具以前事而告知之，妻曰：「此成善事，可隨意行。」父報子曰：「汝所發心誠亦佳矣！我身亡後汝知家務，以前所陳咸皆勸誘。」令持財貨馳逐他方。

時商主難陀即便遣人搖鈴吹貝，普告城邑所有居人及四方商客：「今者商主孫陀羅難陀，欲持貨物求利他方。仁等若能相隨去者，關河津濟不輸稅直，所有行資並當豫辦。」時有五百商人，聞此告令各備財貨佇待行期。時父難陀廣設賓會普召行人，既並食已而告之曰：「諸君當知！此孫陀羅難陀是我之子，我觀仁等心無別異。君等商人欲詣他方求財利者，有其三患：所謂博弈及以酒色。若見孫陀羅難陀染三惑者應當遮止，有利益處勸進修行。若諸君等遮惡勸善，能隨教者斯曰善哉。若不用語，仁等宜應易所將物持貨言歸。」并告孫陀羅難陀曰：「汝是我子，所餘商人與汝無別，彼有善言宜當見用。」子便敬諾。卜 擇良 辰即以車馬載負諸物，與五百人共為伴侶，俱尋遠路到室羅伐城，於一店中安置貨物。

時室羅伐城有一婬女，名曰賢首，以衒色為業，顏貌奇挺人所樂見，若得五百金錢者方與同宿。時彼婬女聞有商人遠自嗢逝尼城，彼有商主名曰難陀，其子孫陀羅難陀，儀容端正人所樂觀，與五百商人遠來至此，於我店上安其貨物停止而住。即便生念：「我若不能總奪彼財，不復自名為賢首矣！」便命使女曰：「於某肆上有一商主，名孫陀羅難陀，多財巨富。汝持花鬘塗香上服，至彼告言：『商主！此是大家賢首遣我持來，聊伸微信。』復告之曰：『何意商主寄居店肆？宜可暫來。』」女使即便持諸花鬘，詣商主所委悉告知。時孫陀羅難陀聞已告使女曰：「汝且前行，我著香鬘隨後而去。」時彼使女即前歸家，報大家曰：「令我先來，彼當尋至。」時彼賢首聞使語已情生喜悅，即便掃灑庭宇布列名花，以妙香熏盛

設床座，張施帷幔以待商人。是時孫陀羅難陀，即便洗沐著新淨衣，具以花纓而自嚴飾，車馬僕從詣賢首舍。是時賢首遙見彼來，容貌威儀有乖常類，問使女曰：「此是商主孫陀羅難陀耶？」使女答言：「爾。」賢首喜悅即說頌曰：

「不簡富將貧，　無論良與賤，
但令美容貌，　便亂女人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淨行學處第一之二

爾時孫陀羅難陀，即便下乘欲入其舍。是時賢首疾下高樓，出門迎接俯身相就，引入舍中安置妙床。令止息已問其名字，答曰：「我字孫陀羅難陀。」賢首答曰：「善哉！立名與身相稱，若仁父母不立此名，我今為爾名作孫陀羅難陀。」時孫陀羅難陀曰：「汝字何等？」答曰：「我字賢首。」報曰：「善哉！名實相稱，向使汝父母不立此名，我今為爾立賢首名。」時孫陀羅難陀問賢首曰：「同居一宿當酬幾何？」女曰：「何意同彼凡人出言庸淺。」侍女告曰：「一夜止宿須五百金錢。」孫陀羅難陀報從者曰：「汝可每日常送五百金錢。」因即共彼歡娛而住。凡貪欲之人難有厭足，雖淹多日無棄捨心，常使家人日送錢直。諸人議曰：「我等商主去已多時，今何所在更不相見，既承父囑應可尋求。」便問家人：「商主何在？」家人報曰：「仁等今日憶商主耶？初至即便往婬女舍。」商人曰：「我等何容捨而不問？還歸之日必被父瞋。」令使往喚。商主聞已尋欲出門，是時賢首執彼衣裾告言：「君今知不？世有二人可行欲樂：一、顏容美麗；二、盛壯少年。汝既兩兼且受欲樂，年衰髮白可覓貲財。」既被留連，報使者曰：「汝可前去，我即隨行。」使者以緣具報商客，眾人集會佇望歸還，久待不來俱行就彼。既至門已報門人曰：「汝可入室報商主知，同侶眾人並居門首，宜可暫出有所評論。」使人報已，商主欲出，時彼賢首復執衣裾告言：「且住！彼諸商客情欲求我，共來相喚不許淹停，凡貪欲者日增繫縛。」時孫陀羅難陀便報使曰：「仁等且去！待我情足方可歸還。」使者以言出報，商客聞已共相告曰：「觀此情況無可奈何。」即共交易賣所來貨，更收餘物整命徒侶循路而歸，送物之人於斯斷絕。後時賢首遇見使人，告言：「何意更不送物？」使者報曰：「商旅已歸，何處求物？」女復問曰：「豈可孫陀羅難陀物亦並持歸。」報言：「亦去。」時彼賢首聞此語已，便共孫陀羅難陀經二三宿，告言：「我無田業及以工商，但藉諸人而為活命，應須計日與我貲財。若不爾者汝宜速去，容他後人。」孫陀羅難陀曰：「汝曾無有相顧戀心。」報言：「爾！可不聞世人有語：

「『倡女本求財，　無財便棄捨；
猶如無果樹，　鳥棄不停留。』」

時孫陀羅難陀聞此語已，復報之曰：「若與汝財即隨男意，如其物盡便生棄心。」女曰：「汝豈不聞：

「『若其天降雨，　山河並注流；
男子與貲財，　倡女隨情轉。』」

孫陀羅難陀曰：「倡女為人，不可付信。」女報之曰：

「倡女至日暮，　觀他若己身；
夜闌心漸薄，　天明棄如草。」

孫陀羅難陀曰：「賢首！有財男子汝即相親，無物之人頓能見棄。」女曰：

「若人有貲財，　倡女皆同愛；
如牛噉臑草，　無財誰重觀？」

時孫陀羅難陀知其情異即便欲出，倡女思念：「此孫陀羅難陀顏貌超絕更覓難求，乃至諸餘男子未持物來，宜可且留勿令即去。」便急牽衣不使其出，報言：「仁之家內可不戲言耶？我出戲言，何因見怪？」彼性耽婬隨言即住。時有男子持五百金錢來入其舍，女知彼意，即對孫陀羅難陀前共為非法。孫陀羅難陀見已生念：「苦哉！倡女何太無情！對我目前便行鄙媟。」尋即棄去，不諳道路躑躅街衢失其所趣。
時有苾芻從城乞食而出，彼既見已隨後而行。時彼苾芻既至寺已，安其食鉢并置水羅抖擻僧伽胝，濯足洗手濾水觀蟲作曼荼羅，取其落葉布地而食。時孫陀羅難陀在前而立，苾芻問曰：「汝豈能食我殘食耶？」彼便自念：「我若不食飢困當死。」報言：「願食。」即以鉢餘令食。食訖，問曰：「賢首！汝從何來？」報言：「聖者！我是嗢逝尼城商主難陀之子，名孫陀羅難陀。我從本舍多持財物，遠共徒侶來此經求，比為欲情在婬女舍，所有財貨皆並喪亡，唯獨一身受茲艱苦。」苾芻報曰：「若如是者何不出家？」時孫陀羅難陀念曰：「我若歸鄉被人所笑，不如今者隨處安身。」即報苾芻：「我求出家。」時彼苾芻如法如律，便與出家并受圓具。於二三日教行法已，報言：「賢首！汝可不聞鹿不養鹿，室羅伐城極甚寬廣，隨應行處乞食自資。」既受教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彼婬女心生追悔：「我所為非，彼孫陀羅難陀顏貌端嚴盛年少壯，不可多得。我為錢財便見驅遣。」報使女曰：「汝若重見孫

陀羅難陀，宜請入來。」時孫陀羅難陀先不諳知乞食之處，巡行至彼婬女之家，使女遙見即疾走歸，報大家曰：「孫陀羅難陀今在門外。」報言：「喚入。」使女曰：「今已出家。」報云：「縱使出家，亦宜喚入。」便引令進，賢首見已椎胸告曰：「聖者！何故棄我出家？」孫陀羅難陀報曰：「汝薄情懷貪覓財物，如何對我為非禮乎？既被欺輕寧不捨俗。」報言：「聖者！女人體多過失，我之一罪幸可相容，我身及財皆屬尊者，幸當共我同昔交歡。」孫陀羅難陀曰：「汝無智物，先有錢財已被汝費，今時更欲破我戒耶？」女曰：「若在內揩於外泄，或在外揩於內泄者，未成破戒。」孫陀羅難陀聞已生念：「豈非苾芻行乞食時作如是事；若不爾者，此何得知？」時孫陀羅難陀為人好色，便置衣鉢隨語行非，既暢欲情一面而住。時彼婬女，即盛種種上妙飲食滿鉢授與，報言：「聖者！若有所須當數來此。」便持鉢食還向寺中。

爾時世尊於大眾中為說法要，所謂離貪、瞋、癡心慧解脫。孫陀羅難陀聞說法時，心懷愁悶極生追悔，起惡作心默爾無言，赧容伏面憂思而住，形容萎悴無有威光，如刈生葦曝之於日。諸苾芻問曰：「具壽孫陀羅難陀！汝為身病為心病乎？」彼既羞慚默然無報。時有醫人來過其所，諸苾芻告曰：「賢首！暫為觀察，此少苾芻有何疾患？」醫為診已報諸人曰：「此具壽身無所苦，心有焦熱。」苾芻問曰：「如何心熱？」報言：「聖者！我之醫人，但療身病不治於心，仁等苾芻解除心病。」便捨而去。時諸苾芻問言：「具壽！汝無父母宗親，但唯我等同梵行者是汝親識，汝可實陳我為瞻養。」即以鄙事告之。諸苾芻曰：「誰謂春花遂遭霜雹，汝始圓具瘡疱便生。」時諸苾芻聞其語已，不喜不瞋捨之而去，行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具以白佛。佛言：「此愚癡人犯波羅市迦。若苾芻作行欲心為受樂意，以己生支置小便道，內揩外泄、外揩內泄，得波羅市迦。」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初始婚娶婦即命終，第二、第三乃至第七悉皆命過。時人並皆喚為妨婦，因以為名。自茲已後更欲取妻，人皆不與，作如是說：「我今豈可令女死耶？我不能與。」復求寡女欲娶為妻，彼便告曰：「我不惜命入汝舍乎？」時彼長者求妻不得，自知家事。後於異時有一知友來過其宅，問曰：「仁何所為？」報曰：「我營家事。」告曰：「何意汝今自知家務？」報言：「已娶七婦皆並喪亡。」友曰：「何不求餘？」答言：「比日雖求，人不見與，皆云：『我豈不惜女耶？』」「若如是者，何不更求諸餘寡女？」長者具答如前。友曰：「去斯不遠有老婬女，君何不求？」報云：「今我家室豈作婬坊。」友曰：「彼女久來已捨惡法，試往求之。」便到彼宅，問

言：「比得安不？」彼報曰：「善來，欲何所覓？」答曰：「故來相求。汝何所屬？」答言：「與我衣食我便屬。」彼報言：「昔汝為過能悛改不？」答曰：「我豈不見諸餘丈夫，而我本心久離惡法。」報言：「若能爾者，與我同居給爾衣食，所有家務咸代我知。」即隨至舍。所有家業並皆分付，告曰：「此是汝宅，汝所與者我當受用。」婦知家事衣食豐盈，未久之間身極肥盛。於彼門前有諸倡女，相隨欲往逝多林中。問諸女曰：「汝欲何去？」報云：「往逝多林觀看功德。」告云：「且住！待我莊飾與汝俱行。」整服未周諸女便過，出門不見急步相尋。諸女前行皆已入寺，然此寺中有一苾芻，開戶而睡，衣裳撩亂生支遂起。時諸婬女巡房觀看，既見是事眾皆大笑而出。時老婬女見諸女人行笑而出，告曰：「汝何所笑？豈不聞乎若寺中笑者得齲齒報？」時彼諸女默然捨去。老女念曰：「豈非諸女於此寺中巡行觀看，或見雞鬪、或覩獼猴，由是諠笑？」時彼老女入寺巡看，於一房內見有苾芻開戶而睡，身體露現婬情既起，遂便於上而作非法，苾芻睡著不自覺知。時彼女人便作是念：「我等婬女解六十四能，此出家人解六十五，不作言語得受欲樂。」時彼老女既暢婬情，遂便以手覺彼苾芻，報言：「聖者！我之家第在某坊中，若有所須宜當見就。」苾芻報曰：「汝愚癡人污僧住處，今我無心受斯惡事，誰能更復向汝家中？」女聞默去。時彼苾芻情生惡作：「豈非我犯他勝罪耶？」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告苾芻：「汝有受樂心不？」白言：「我時睡重無受樂心。」佛告諸苾芻：「此人無犯，由無樂心。然我為諸苾芻近村坊住者制其行法。汝等諦聽！若諸苾芻寺近村坊，晝日睡者應扃閉門，或令苾芻守護、或以下裙急相絞繫。若不依者，脇著床時得惡作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苾芻，在阿蘭若中得四靜慮。時彼數來禮世尊足，及諸耆老尊宿苾芻。時蘭若苾芻身患瘡疥，有少年苾芻先與相識，白言：「上座！身患瘡疥，何不問醫而為治療？」上座報曰：「未來有法，必定將至。世間之人共不愛樂，共所嫌賤人皆不免，所謂是死。此之瘡疥及我己身相隨而去，何須療治？」少年曰：「如世尊說：『持戒之人若久存者，有多福業而得增長，福業增故久受天樂。』應問醫人。」時彼上座便就醫處。醫人問曰：「聖者！身有瘡疥？」答曰：「爾。」告曰：「何不療治？」答曰：「為此故來，可示方藥。」告曰：「聖者！食好食已，取芥子油遍塗其身，於日中坐必當得損。」苾芻曰：「施我辛油。」醫曰：「聖者！我說其方不以藥施，若來問者咸皆與藥，我之衣食交見貧窮。然有某甲長者患此瘡疥，我為煎油，從彼乞求必應可得。」苾芻曰：「彼不肯與。」報言：「聖者！彼人信敬，

必當相授。」苾芻曰：「賢首！願爾無病，即是汝施。」便捨而去，即往詣彼長者之宅。彼人見已問言：「聖者！身多瘡疥。」答言：「如是。」「可用辛油塗身於日中坐。」苾芻報曰：「為此故來，聞仁有油，幸能見遺當招福果。」長者曰：「共立要契，若其今日受我供養，我當施與。」答言：「住食。」即以好食而供奉之，食了便以小鉢盛滿辛油持與苾芻，苾芻報言：「願得無病。」捨之而去，至阿蘭若著麁弊衣，油遍塗身於日中坐，身有樂觸倚臥而睡，於其根內有嗢指徵伽蟲齧彼生支，因斯遂起，衣裳撩亂。時有肥壯婦女，為覓牛糞來至其傍，見彼形露便起欲心，即於其上行非法事，苾芻睡覺身體羸劣不能遮止。女暢欲情，報言：「聖者！我住某處，仁有所須當行詣彼。」苾芻報曰：「汝愚癡人污阿蘭若，我現無心受此惡法，況能重更過爾宅耶？」女人默而捨去。苾芻情生惡作：「豈非我犯他勝罪耶？」具以其事白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苾芻：「汝有受樂心不？」白佛言：「我已離欲無受樂心。」佛告諸苾芻：「此人無犯，無欲心故。然我為諸苾芻住阿蘭若處者制其行法。汝等應聽！若在阿蘭若處，於舍四邊應以柵籬棘刺編障，若欲睡時應令苾芻守護，或以裙裾急相絞繫。若不依者得惡作罪。」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阿蘭若苾芻坐得四禪離於欲染，何故生支尚起？」世尊告曰：「有五因緣未離欲人生支得起：謂大小便逼、風勢所持、嗢指徵伽蟲所齧、欲染現前，是名為五。有四因緣離欲人生支起：謂大小便逼、風勢所持，為蟲所齧，是名為四。時彼苾芻被嗢指徵伽蟲所齧而生支起，非欲染也。」

時諸苾芻又復有疑，請問世尊：「唯願大慈為斷疑惑，何意蘇陣那羯蘭鐸迦子苾芻，於無過失無瘡疱時，最初生疱作不淨行？」世尊告曰：「汝諸苾芻！非但今日最初生疱，乃往過去無瘡疱時亦最初生疱。汝等應聽！然此世界將壞之時，多諸有情生光音天，妙色意成支體圓滿諸根無缺，身有光明騰空自在，喜樂為食長壽而住。爾時大地為一海水。汝諸苾芻！此大海水由風鼓激，和合一類猶如熟乳。既其冷已有凝結生，上有地味色香美味悉皆具足，色若生酥味甜如蜜。汝諸苾芻！此界成時一類有情福命俱盡，從光音天歿而來於此人同分中，妙色意成諸根具足，身有光耀乘空往來，以喜樂為食長壽而住。爾時此世界中無有日月星辰度數晝夜，剎那、臘婆、須臾、半月、一月、半年、一年、男女之別。但相喚言：『薩埵！薩埵！』是時眾內有一有情稟性耽嗜，忽以指端嘗彼地味，隨嘗之時情生愛著，隨愛著故段食是資，爾時方名初受段食。諸餘有情見此食時，即便相學食其地味。時諸有情既飡地味，身漸堅重光明隱沒，爾時世界皆悉黑闇。汝諸苾芻！世界闇時，法爾即有日月、星

辰、度數、晝夜、剎那、臘婆、須臾、年月等別。彼諸有情食此地味長壽而住，若少食者身有光明，若多食者身無光彩。由食多少形有勝劣，由勝劣故更互相輕：『我光色勝，汝容顏劣。』由相慢故惡法便生，由惡生故地味便沒。汝諸苾芻！地味沒故，時彼有情共集一處憂愁而住，皆悉唱言：『奇哉美味！奇哉美味！』猶若今人曾食好食，後追念時作如是語：『奇哉美味！奇哉美味！』彼諸有情地味沒時咸作是說：『奇哉美味！』然而不知此語所詮何義。汝諸苾芻！地味沒已，時諸有情由福力故，有地餅出，色香味具，色如少女花，味如新熟蜜。食此地餅長壽而住，若少食者身有光明，因相輕慢如前廣說。乃至地餅沒故，時諸有情共集一處憂愁而住，作如是語：『苦哉！苦哉！』由如有人先遭苦事，重憶念時作如是語：『苦哉！苦哉！我昔曾遭如是惡事。』是諸有情地餅沒時亦復如是，然而不知此言所詮何義。汝諸苾芻！地餅沒已，時諸有情由福力故有林藤出，色香味具，色如雍菜花，味如新熟蜜，食此林藤長壽而住。若少食者身有光明，因相輕慢廣如前說，乃至林藤沒故，時諸有情共集一處憂愁而住，作如是語：『汝離我前！汝離我前！』由如有人極相瞋恨不許當前，廣說如上。汝諸苾芻！林藤沒已，時諸有情由福力故有妙香稻，不種自生無糠穢，長四指，旦暮收穫苗則隨生，至暮旦時米便成熟，雖復數取而無異狀，以此充食長壽而住。時彼有情由段食故，滓穢在身為欲蠲除便生二道。由斯遂有男女根生，更相染著。生染著故，遂相親近因造非法。諸餘有情見此事時，競以糞掃瓦石而棄擲之，作如是語：『汝是可惡有情作此非法。咄！汝今何故污辱有情？』始從一宿乃至七宿，不共同居擯於眾外，猶如今日初為嫁娶，皆以香華雜物而散擲之，願言：『常得安樂。』汝諸苾芻！昔時非法今將為法，昔時非律今將為律，昔所嫌賤今為美妙。由彼時人驅擯出故，樂行惡法遂共聚集，造立房舍而作非法，此為最初營立家宅，便有家室名生。時有有情不行惡法，降伏諸根名勝人也。」

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劫初創造非法，穢污有情生瘡疱者，今蘇陣那是。於我教中先無瘡疱，最初造惡，行不淨行污清淨眾。是故諸苾芻應當降伏染瞋癡心，勿為放逸！」

不與取學處第二之一

佛在王舍城羯闌鐸迦池竹林園中。時有但尼迦苾芻，先是陶師之子，於阿蘭若草室中住。時但尼迦入王舍城，於可行處次第乞食。時此城中牧牛羊人、取薪草人，正道活命、邪道活命人，苾芻去後打破其室取草木去。但尼迦還見其室破悉將草木，即便更造新室。

如是再三，被諸人等同前打破。但尼迦便即思惟：「嗚呼甚苦。嗚呼極苦！我纔乞食，便被諸人打破我室，如是至三。我自善解祖父已來工巧之事，何不造作全成瓦室？」但尼迦即自掘土，以無蟲水和作熟泥，先造室基次起牆壁，安中棚覆上蓋衣笕，竿象牙杙床枯方座。窓牖門樞泥既乾已，將諸彩色而圖畫之，用乾柴牛糞并草燒之，極善成熟，其色紅赤如金錢花。時但尼迦苾芻作如是念：「我室善成形色可愛，宜可自為歡慶。」時但尼迦於隨近苾芻囑為看室，執持衣鉢行化人間。

世尊常法，乃至未入涅槃已來，持身安隱，為化有情故時時往觀地獄、傍生、餓鬼、天處、人間、蘭若、屍林、山海及餘住處。爾時世尊欲按行住處，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去告諸苾芻，如來今欲往觀住處，汝等苾芻有樂隨行者宜可持衣。」時阿難陀奉世尊教，即往林樹、若寺內、若外房及經行處，告諸苾芻曰：「今者世尊欲觀住處，若仁等有樂隨行者宜可持衣。」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各各持衣詣世尊所。爾時世尊與諸苾芻，隨次巡行往但尼迦住處。世尊至已，見但尼迦房全以瓦成，其色紅赤如金錢花，見已告諸苾芻曰：「此是誰房？」諸苾芻白佛言：「是但尼迦苾芻陶師之子自造此室。」佛告諸苾芻：「可破此室。由此緣故，諸外道等謗讟於我言：『沙門喬答摩現在住世，而聲聞眾中有作如是有漏法者，何況滅度？』」時諸苾芻奉世尊教打破其室。爾時世尊見破室已，遂捨之而去。

時但尼迦苾芻來見室破，即告隨近苾芻曰：「誰破我室？」諸苾芻曰：「是大師教令苾芻打破。」但尼迦曰：「法主世尊勅令破者，斯為善破。」爾時王舍城中有掌木大臣，是但尼迦苾芻先時知友，言談得意。時但尼迦便作是念：「掌木大臣是我親友，我從覓木更造木舍。」作是念已詣大臣處，白言：「仁今知不？摩揭陀國勝身之子未生怨王先與我木，我欲取用，可見相授。」大臣答曰：「聖者！若大王與木，斯成大善，隨意將去。」但是城中所有諸木，皆是未生怨王之所掌守，極牢藏護，為欲修補王舍大城破落之處，亦為難事而貯此木，不許與他。時但尼迦苾芻遂取一木割截將去。是時守城大臣巡行街衢，見一大木被截將去，見此事已極大驚怖，便作是念：「豈非摩揭陀國未生怨王將有怨賊欲入城耶？此木乃是王所掌護，不許與他。何故有人輒便將去？」見是事已，即便詣彼掌木臣所告言：「大臣知不？我向巡行街衢，見一大木被截將去。我時見已，極大驚怖身毛皆豎，豈非未生怨王將有怨賊欲入城耶？或掌木官將此大木與餘人耶？」大臣告曰：「我不曾以此木與人。然我曾見但尼迦苾芻作如是語：『未生怨王與我此木，仁當見與。』我時答曰：『聖者！若是大王曾與木者，幸即將去隨意所用。』豈

非是彼將此木耶？」是時守城大臣，即便往白未生怨王：「王今知不？我向巡行街衢，見有一木是大王所須，擬用修補并為難事，遂被他人斬截將去。我既見已，極大驚怖身毛皆豎，豈非大王將有怨家盜賊當入城耶？即便問彼掌木大臣曰：『君不將木與他人不？』彼便答云：『我不曾以此木與人。然我曾見但尼迦苾芻言：「王與木。」時掌木官報云：「王若與者可隨意取。」』時彼苾芻即便斬截大木將去。豈復大王曾憶將木與餘人耶？」王曰：「我不曾憶。」即命掌木大臣。大臣奉命欲詣王所，爾時但尼迦苾芻因有少事入王舍城，時掌木官遙見但尼迦苾芻報言：「聖者知不？為仁取木，王今喚我。」苾芻報言：「汝可先行，吾當隨去。」時掌木官即便先行，但尼迦後至，并與來使俱詣王門，到已而住。時彼使者便詣王所白言：「大王！其掌木官今在門外。其苾芻雖不被喚亦來在門。」王曰：「掌木之人且勿令入，其出家者應可喚來。」使者出喚苾芻，入見申 手願言：「大王無病長壽。」在一面住。時王告但尼迦苾芻曰：「聖者！他不與木，合輒取耶？」但尼迦言：「不合。」王曰：「若爾，何故取我木去？」但尼迦言：「是王先與。」王曰：「我不曾憶；仁若憶者為我憶之。」但尼迦言：「王豈不憶，初受灌頂位時，於大眾中作師子吼唱如是言：『於我國中，若沙門婆羅門，持戒修善不行竊盜者，我之境內所有草木及水隨意取用。』」王曰：「我據無主物作如是語，此木乃是他所掌物，因何輒取？」但尼迦曰：「王言據無主者，此乃何干王事？」王聞此語發大瞋怒，額起三峯、攢眉嚬蹙、張目振手曰：「沙門！汝今合死，我不能殺，汝即宜速去，從今已往更不得如此。」是時人眾共出大聲作如是語：「希奇！摩揭陀國未生怨王，稟性暴烈所為造次。沙門合死，但以言責而便放免。」時但尼迦還到住處，白諸苾芻：「我向幾被未生怨王所殺。」諸苾芻問其故，但尼迦具以因緣告諸苾芻。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往白世尊，世尊命具壽阿難陀曰：「汝可著僧伽胝衣將一苾芻，入王舍城街衢之所眾人聚處，若婆羅門居士，或村邑聚落商主富人，若信不信，於如是等皆當具問：『盜幾許物犯王國法合當死罪？』」時阿難陀受佛教已入王舍城，如佛所教具問諸人：「盜幾許物王法應死？」諸人報曰：「若五磨灑、若過五磨灑是當合死。」阿難陀問已，出王舍城至世尊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世尊言：「大德！如佛所教，遍問諸人：『齊何合死？』彼皆報我：『若盜五磨灑、若過五磨灑王法合死。』」

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僧伽，知而故問、非不知問；時而問、非時不問；有利故問、無利不問，破決隄防斷除疑惑，為利益故知時而問：「汝但尼迦苾芻陶師之子，汝實作如此不端嚴事取王木

耶？」但尼迦言：「實爾。大德！」世尊呵責曰：「汝之所為，非沙門、非淨行、非隨順行，非出家者所應作事。」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乃至正法久住，為諸聲聞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若在聚落、若空閑處，他不與物以盜心取。如是盜時，若王、若大臣，若捉、若殺、若縛驅擯、若呵責言：『咄！男子汝是賊！癡、無所知，作如是盜。』如是盜者，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若復苾芻者，謂但尼迦，餘義如上。

若聚落者，謂牆柵內。

空閑處者，謂牆柵外。

他者，謂女、男、黃門。

不與者，謂無人授與。

物，謂金等。

以盜心取者，謂他不與物，賊心而取。

如是盜時者，若五磨灑、或過五磨灑。

若王者，謂剎帝利、若婆羅門、若薜舍、若戍達羅，受剎帝利王灌頂位者，皆名為王。若有女人受灌頂位，亦名為王。

若大臣者，謂王輔相，為王圖議政事以自存活。

捉者，謂執將來。

殺者，謂斷其命。

縛者，有三種縛：謂鐵、木、繩。

驅擯者，謂逐令出國。

作如是呵責：「咄！男子汝是賊！汝癡無所知」者，是輕毀言。

若此者，指行盜人。

苾芻者，謂得苾芻性。云何苾芻性？謂受圓具。云何圓具？謂白四羯磨，於所作事如法成就究竟滿足，其進受人以圓滿心，希求具足要祈誓受情無恚恨，以言表白語業彰顯，故名圓具。

波羅市迦者，是極重罪極可厭惡，是可嫌賤不可愛樂。若人犯此罪時亦纔犯已，即非沙門非釋迦子，失苾芻性乖涅槃性，墮落崩倒被他所勝不可救濟，如截多羅樹頭，不能孕茂增長廣大，名波羅市迦。

不應共住者，此人不得與諸餘苾芻而作共住，若褒灑陀、若隨意事、若單白、白二、白四羯磨、若十二種人羯磨，並不應差，由此故名不應共住。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總攝頌曰：

自取於地上，　或在空中墮，

氈乘及營田，　輸稅并無足，
旃荼羅世羅，　總收於十事。
別攝頌曰：
自取不與取，　盜心他掌物，
及作他物想，　有三五不同；
復有四四殊，　并二五差別，
斯皆據重物，　隨處事應知。
有三種相，若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三？謂自取、或看取、或遣使取。云何自取？謂自盜取，或自引取舉離本處。云何看取？謂自看盜取，或自看引取舉離本處。云何遣使取？謂自遣使取，或遣使引取離本處。若苾芻以此三緣，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
復有三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三？謂他不與、體是重物、離本處。云何不與取？曾無男女黃門授與其物，是謂不與取。云何體是重物？若滿五磨灑、若過五磨灑。云何離本處？謂從此處移向餘處。苾芻以此三緣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
復有三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三？謂起盜心、興方便、離本處。云何起盜心？謂有賊心欲盜他物。云何興方便？若手、若足而興進趣。離處等如前應知。
復有三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三？謂他所掌物、體是重物、離本處。云何他所掌物？謂是重物若女男黃門攝為己有，是名他所掌物。重物、離處如前應知。
復有三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三？作他掌物想、體是重物、離本處。云何他掌物想？若苾芻作如是念：「此物是他女男等所掌。」作他物想。餘如上說。
復有四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謂他所掌物、作他物想、是重物、離本處，苾芻得波羅市迦。
復有四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四？謂有盜心、起方便、是重物、離本處。餘如上說。
復有四緣，苾芻於他物不與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四？是他所護、作屬己想、是重物、舉離處。何謂他所護？如人有重物安在器中，若自守護、或令四兵而共防護。云何屬己想？人有重物置箱器等中，作屬己想：「此是我物。」餘如上說。
復有四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謂有守護無屬己想、或無守護有屬己想、重物、離處。何謂有守護無屬己想？如有盜賊破諸城邑逃竄林野，時守路人奪得彼物，聚在一處而守護之，

不執屬己。何謂無守護有屬己想？如有重物安在箱器等中，無人馬等兵而為守護，有屬己想不與而取。重物、離處、得罪同前。
復有五緣，苾芻他物不與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五？非己物想、非親友想、非暫用想、取時不語他、有盜心，得波羅市迦。
復有五緣，苾芻無犯。云何為五？作己有想、親友想、暫用想、取時語他、無盜心者，無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與取學處第二之二

攝頌曰：

若在於地上，　或時在器中，
或復在場篇，　田處諸根藥。

若苾芻，知他重物安在地上，所謂頸珠、臂釧、真珠、瓔珞諸莊嚴具，苾芻盜心起方便，從床座起整衣而去，乃至未觸著來，得惡作罪；若觸、未移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是謂為盜。隨時准價，若滿五磨灑，得波羅市迦；若不滿五磨灑，得窣吐羅底也。若其地平一段細滑，是謂一處。若地皮起或復破裂，或為大縫、或時書字種種彩畫，是謂異處。若盤器等一段細滑，是謂一處。若有破裂乃至彩畫，是謂異處。

若人重物安在場中，所謂頸珠乃至瓔珞，苾芻盜心起方便，乃至未觸著來得惡作罪；若觸、未移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是謂為盜。隨時准價，若滿五者，得波羅市迦；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場上穀麥等，平總為一色者，是謂一處。若穀麥等高下不平作種種色，是謂異處。

若他重物安篇窖中，謂諸寶物瓔珞之具。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觸著來得惡作罪；若觸、未移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滿五，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人重物安在篇窖內，若篇窖中穀麥等，與口平滿總為一色，是謂一處。若穀麥等不與口齊，高下不平作種種色，或復有木及席薦等為障隔者，是謂異處。

若人田中有諸根藥，謂雀頭香、黃薑、白薑，及諸根藥烏頭等類，苾芻興方便起盜心，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未移處，得窣吐羅底也；若離本處、滿五，得根本罪；不滿，得窣吐羅底也。

攝頌曰：

屋等處有三，　鳥物復三種，
禁呪取伏藏，　此有三不同。

若是人物雜色之衣安在屋上，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安梯磴以物鉤斲而昇其上，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著衣而未離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是名為盜，應准其價得罪同前。若浣衣人屋上曬衣，被風吹去墮在苾芻經行之處或落門傍，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著時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得罪同前。若人重物安在樓上，謂諸寶物瓔珞之具，若苾芻起盜心興

方便，安梯陞以物鉤斲而昇其上，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未離本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得罪同前。
若人於舍宅內或園池邊種花果樹，於節會日以上妙物而嚴飾之，所謂諸寶瓔珞之具及雜繒綵。時有飛鳥謂珠是肉，銜之而去。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而捉彼鳥，乃至未觸瓔珞已來得惡作罪；若觸、未離本處，作鳥物想，得惡作罪；若舉離處，是名為盜。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若苾芻作如是念：「此是人物，寧容禽鳥得有瓔珞？」若雖觸著、未舉離處，得窣吐羅底也；舉離處時，若滿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人以諸寶物及瓔珞具，置箱中安屋上，時有飛鳥持物將去。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而捉彼鳥，乃至未觸瓔珞已來得惡作罪；若觸彼物時未離本處，作鳥物想，得惡作罪；若舉離處，是名為盜。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若苾芻作如是念：「此是人物，寧容禽鳥得有瓔珞？」雖觸著、未舉離處，得窣吐羅底也；舉離處時，若滿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
若人舍中或在池內，為戲樂故養畜諸鳥，謂鸚鵡、舍利、俱枳羅鳥、命命鳥等，便以種種諸瓔珞具而莊飾之。苾芻見已起盜心興方便遂捉彼鳥，乃至未觸莊嚴具來得惡作罪；若觸彼物時未離本處，作鳥物想，亦得惡作罪；若舉離處，是名為盜。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若於此物作人物想非鳥物想，雖觸著、未離本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滿五者，得根本罪；不滿五者，得麁罪。
若有苾芻，於二伏藏：一是有主、一是無主。苾芻意欲取彼有主伏藏，從床而起整帶衣服，作曼荼羅於彼四方釘羯地羅木，以五色線而圍繫之，於火鑪內然諸雜木，口誦禁呪作如是言：「有主伏藏應來，無主伏藏勿來。」若於彼時有主伏藏隨言來者，乃至未見已來得窣吐羅底也。若眼見時，是名為盜。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麁罪。若作是言：「無主伏藏應來，有主伏藏勿來。」若於彼時無主伏藏隨言來者，乃至未見已來得惡作罪。若眼見時，是名為盜。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若於有主、無主伏藏，各於異時別別作法而盜取者，隨事重輕如上得罪。
攝頌曰：

若物在氈席，　或於石板等，
花果奇妙樹，　隨處事應知。

若人重物安在氈席及地敷上，所謂諸寶及瓔珞具。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彼物、未離本處，得窣吐羅底

也；若舉離處是名為盜，隨時准價得罪同前。若彼草敷同一色者，是名一處。若種種色別異不同，是名異處。
若人重物安在石上，乃至不滿，得窣吐羅底也。若石細滑總為一段者，是名一處。若剝裂縫開，或時書字，或種種彩畫，是謂異處。石上既爾，乃至板木、牆壁、薦席、蓋覆衣幞、衣櫃、衣笥、象牙、杙床、座處，若四足經架、若門閂閫，安物之時事並同前。
若三種樹：謂華樹、果樹、奇妙樹。苾芻斬截盜花樹等，價滿不滿得罪同前。
攝頌曰：

若物在鞍鞦，　及象馬車輿，
肥瘦應隨處，　偷船事差別。

如人重物置在鞍處，所謂諸寶眾瓔珞具。苾芻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昇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著物、未移本處，得窣吐羅底也；若移處時，價若滿五得罪同前。若於鞍上以一色物而蓋覆者，是謂一處。若雜色物而蓋覆者，是謂別處。
若人重物安在象上，所謂諸寶眾瓔珞具。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昇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著物、未移處，得窣吐羅底也；若移處時，價若滿五得罪同前。若其此象皮肉、血脈皆充滿者，是謂一處。若其身羸瘦，若牙耳鼻及腹肋脊腰據一一處，是謂別處。移離處時皆得本罪；若不移處，得窣吐羅底也。若於象上莊飾幰帳，於此帳上安諸寶物眾瓔珞具。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昇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著物、未離處，得窣吐羅底也；若移處、價若滿五，得罪同前。若此帳上以一色物而蓋覆者，是謂一處。若異色物蓋是謂別處。如象既爾，馬車步車牛車乃至諸輿，亦並同前。
若苾芻見船以纜繫之於橛，有心盜去，搖動之時得惡作罪；若解隨流，乃至眼見已來，得窣吐羅底也；至不見處，價若滿五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逆水而上，准與河闊分齊相似者得根本罪；未及其處，得窣吐羅底也。若從此岸盜向彼岸，眼見分齊與前無異。若牽船上岸盜而去者，亦准眼見分齊。若沈在泥中後時將去，泥掩之時此即成盜，得罪同前。若苾芻於盜物時，或藏泥中、若燒、若穿、若破，作如是念：「勿令此物屬汝屬我。」者，得窣吐羅底也。
攝頌曰：

營田有三種、　船有三種殊，
鵝鴈及池花，　獵漁并盜水，
弟子教賊處，　三種事不同。

若人秋時營作田業，所謂稻、蔗、鹽田。苾芻見自田中恐水乏少，遂於共有渠內，塞他水口決己田畦，作如是念：「令我田好，彼勿

成熟。」若自成他損，准價滿五，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見水多，於共渠內泄他水口、塞己田畦，作如是念：「令我田好，勿彼成熟。」若自成他損，若滿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

物有四種不同：一、體重價重；二、體輕價重；三、體重價輕；四、體輕價輕。云何體重價重？謂末尼、真珠吠、琉璃、珂貝、璧玉、珊瑚、金銀、馬碯、硨磲、赤珠、右旋是。云何體輕價重？謂繒綵及絲、麝金香、蘇泣迷羅是。云何體重價輕？謂鐵、錫是。云何體輕價輕？謂毛、麻、木綿、劫貝、絮是。若以上諸物置三種船中：謂甕船、木船、皮船。若以體重價重、體輕價輕隨置一船，若船破時物主告曰：「水上浮者任取，若沈沒者屬我。」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入水沈沒，乃至未觸物來得惡作罪；若觸著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價滿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沈泥中復擬取者，准前得罪。若作非自他心沈之於泥，不使其物屬彼屬我者，准前得罪。以下諸戒准此應知。

若以體輕價重、體重價輕物隨置一船，若船破時物主告曰：「水內沈者任取，水上浮者屬我。」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浮水而取，乃至未觸物來得惡作罪；若觸著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應准其價，得罪同前。若沈泥中復擬取者准前得罪。

若人於家中或泉池所，為戲玩故安置種種雜類諸鳥、鵝鴈、鴛鴦等，以眾瓔珞而莊飾之。苾芻起盜心興方便，入水中捉彼諸鳥，乃至未觸瓔珞以來得惡作罪；若觸著時，作如是念：「我取鳥物。」亦惡作罪；若離本處，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若作是念：「我取人物，寧容禽鳥得有瓔珞？」若觸物時得窣吐羅底也；若離本處，應准其價，滿五根本；不滿，得窣吐羅底也。

若於池中有水生花，所謂青蓮花、嗢鉢羅花、白蓮花、拘牟頭分陀利迦香花、時花，眾人所愛。苾芻起盜心興方便，入池盜花，乃至未觸以來得惡作罪；若觸其花採折持去，結之為束，乃至未離處來，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同前得罪。於池四邊種種陸生花樹，所謂阿地木、多迦占博、迦波吒羅、婆利師迦、摩利迦，如是等種種花樹。苾芻起方便興盜心，欲盜彼花，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昇樹採折其花置衣裾內，乃至未離處及離處來，准前得罪。若有獵師及彼徒黨，於林野處安諸獵具，謂羂索等，為捕諸獸為殺害業。苾芻盜心取獵具，准價得罪。若起悲心毀獵具，作如是念：「勿由此故令眾多命而置傷害，令彼獵徒獲無量罪。」者，得惡作罪。以下諸戒同此應知。苾芻盜心見在弶鹿而解放者，價若滿五，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捕魚人及彼徒黨，於河陂

處截其要口，安置梁筌殺諸魚類，苾芻盜心取彼筌時同前得罪；若作悲心同前得罪。若於筌中盜彼魚者，應准其價同前得罪。若多商旅持眾貨物過彼險途，其水難得，以眾器具持水而行，若甕、若瓨、若瓶、若皮囊，然於人畜水有分齊，苾芻起盜心興方便，若取人水分，未觸及觸准前得罪。若傍生分，滿五，得窣吐羅底也；不滿，得惡作罪。

如贍部洲人，共結商旅持眾貨物，昇舶入海欲求珍寶，為無水故以種種器藏貯其水，所謂甕瓨、瓶囊，然其水分，人與傍生請受有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盜人分時准前得罪；取傍生分亦准前得罪。

時有弟子與其二師隨路行去，師有衣物持付弟子。于時弟子有盜心故徐行不進，乃至眼見處來得窣吐羅底也；至不見處，若滿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弟子棄師在前急去，齊眼見不見處來，准前得罪。若弟子有盜心，欲取師衣從房中趣閣上、若從閣上往房中、或從閣上下至門橛階下，或於寺三層棚上向下而出，斯皆乃至眼見不見處來，同前得罪。

若有苾芻在阿蘭若處住，有破村賊，到苾芻所作如是問：「大德！頗知某村某家處不？」苾芻答言：「我知其處。」賊復問言：「彼家多女人少男子、無惡犬無多叢棘、易入易出於我無害取得物不？若得稱意，我當與大德共分其物。」若彼苾芻答言：「仁者，我知某甲舍，多女人少男子，無惡狗叢棘易入易出，於汝無傷能得其物。」苾芻作是教已，賊還與物，乃至未取分已來得窣吐羅底也；若取賊分，得罪輕重同前。若其苾芻共彼盜賊作是語已，於賊去後遂生追悔，就彼賊處作如是語：「仁等知不？我意造次不審思量便作是語，如愚小癡昧，不善其事妄為詶對，然彼家內少女人多男子，多惡狗叢棘難入難出，不令汝等無傷取物。」隨彼賊徒去與不去，苾芻得窣吐羅底也。若此苾芻見其賊黨欲劫村邑，往到彼家作如是語：「仁等警覺好自謹慎，今夜必有盜賊來入，勿令財物皆被賊將，或容身命亦遭傷殺。」隨彼盜賊來與不來，苾芻亦得窣吐羅底也。

若苾芻如前所作，偷盜方便有三種事。何謂為三？謂田事、宅事、店事。田事有二種取：一、言訟取；二、圍繞取。何謂言訟取？若苾芻為共俗人爭地詣斷事官所，若苾芻不如、俗人勝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得勝，乃至俗人心未息來，苾芻得窣吐羅底也。若彼俗人心息者，應准其價同前得罪，是謂言訟取。何謂圍繞取？若苾芻於他田處，若以樹枝若以席障，若作塹坑、若以牆壁圍繞，乃至圍未合來得窣吐羅底也。若其圍合得罪同前，是名圍繞盜。田事既爾，宅事、店事如上應知。

攝頌曰：

稅物持寄他，　將他物前去，
不受便強著，　為父母持行；
又為三寶故，　與直後均分，
衣主為持將，　令他染不染，
將稅入小門，　總奪商人物。

爾時世尊，初證無上智教未廣被，時諸苾芻難過關稅、俗人易過。時有眾多苾芻，與大商旅遊行他國，路次稅關。諸苾芻告賈人曰：「賢者！我等現有少多應稅之物，仁為我等持行過關方可與我，勿令我分入彼稅官。」賈人曰：「爾。」遂與持物過關，還彼苾芻。苾芻漸行至一住處，先住苾芻見客初至，便遙問言：「善來具壽！行李安不？山河關稅無勞擾耶？」答曰：「極善來，大德！隨我行來無他惱亂。」問曰：「豈諸具壽無應稅物？」答曰：「我有得意賈人，為持過關方授與我。」諸苾芻告曰：「合作如是至關稅處藏物過耶？」答曰：「縱令不合，我已過竟。」時行路苾芻心懷追悔：「我將不犯波羅市迦？」以此因緣白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諸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應持物私過稅處，違者得越法罪。」

爾時世尊於杖林中，令摩揭陀影勝王得見諦已，便往室羅伐城，為喬薩羅勝光王說《少年經》，令得調伏。時彼二王各宣教令：「於我國中所有苾芻，同王太子放免稅直，諸苾芻尼同後宮人亦免稅事。」由此苾芻及苾芻尼，越過關河無輸稅事。是時世尊教法弘廣，時諸苾芻易過關稅、俗人難過。時有苾芻隨他商旅，出外遊行至於稅處。時諸賈人禮苾芻足作如是語：「聖者！我於長時為寒熱所逼，風熱毒蟲蚊虻等害，求諸財物勤勞辛苦，其所獲利皆為三寶興設供養。我今所有輸稅之物，仁等為我持過稅關當還與我。」時諸苾芻為持過已還與賈人。苾芻漸行至室羅伐，時諸苾芻告曰：「善來具壽！行李安不？」廣如上說。答言：「大德！我亦為他施作恩益，豈復自身得有勞苦！」諸苾芻曰：「其事如何？」時彼苾芻以事具白，諸苾芻曰：「合作如是至關稅處藏物過耶？」答曰：「縱令不合，我已過竟。」時此苾芻心懷追悔：「我將不犯波羅市迦？」以此因緣白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此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應持物私越稅處，違者得越法罪。」

時有苾芻隨商旅遊行至於稅所，時諸賈人禮苾芻足作如是語：「聖者！我於長時為寒熱飢渴所逼，廣說如上。其所獲利皆為三寶興設供養，我今所有輸稅之物，仁等為我持過稅關當還與我。」苾芻曰：「佛已制戒，苾芻不應至輸稅處不與直過。我今不敢持物過稅。」是時賈人便作斯念：「苾芻不肯持過，我等宜應矯設方

便。」告苾芻曰：「聖者！我輩今朝情有擾亂不能辦食，仁等入村隨緣自乞。」時諸苾芻咸詣村中。苾芻去後，諸人各取苾芻衣帑鉢囊并雜物帑安己稅物。苾芻得食還歸商旅，食事既了，持己衣鉢同過稅處。時諸賈人皆來開解苾芻衣物，苾芻告曰：「何故仁等輒觸我物？」諸人報曰：「聖者！我以稅物安仁帑中，我今欲取。」苾芻告曰：「賢首！汝等故心令我犯罪。」彼便報曰：「仁等於此不起三業，何有過耶？」時諸苾芻心生惡作：「豈非我等得波羅市迦？」時諸苾芻漸至室羅伐，舊住苾芻見而告曰：「善來具壽！行李安不？」廣說如上。答曰：「我無辛苦，然我在路入村乞食，同伴商人開我衣帑，以諸稅物私內帑中，我等不知持過稅處。後時見已便生惡作，豈非我犯波羅市迦？」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苾芻無犯，然諸苾芻所有衣鉢，若無看者不應捨去，應留守護人。若不看者得越法罪。」

時有苾芻隨商旅行入村乞食，留一人看物。時看守人須去便利，或復取水。時諸賈人各以稅物，置苾芻衣鉢帑中，同前過關來取稅物，乃至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諸苾芻無犯，若看守物應留二苾芻。」

時有苾芻留二苾芻看守其物，時一苾芻或因便利或復取水，時諸賈人共詣看守一苾芻所，有執手者有捉足者，便以稅物置衣帑中，苾芻念曰：「同梵行者來我當告知。」諸苾芻乞食而還，時賈人等矯設方便現鬧亂相，令彼苾芻不獲相告。既過稅處各來取物。苾芻告曰：「何故仁等輒觸我物？」賈人告曰：「我以稅物，安此帑中。」時諸苾芻告曰：「今令汝二人看守衣物，云何更令我等共犯罪耶？」時二苾芻，具陳其事。時諸苾芻心生惡作：「將無我犯波羅市迦？」具以其事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無犯，其看物人見他安物，應令俗人或使求寂拔出其物。若無此輩，應自抽出各付彼人。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令子出家，因向他方得兩張氈，遂作是念：「如世尊說：『雖復出家，於父母處應須濟給。』我此二氈，一擬與父、一擬與母。」是時苾芻棄餘住處還歸故居，往室羅伐路次稅關，稅人問曰：「聖者！頗有可稅物不？」答言：「賢首！我無稅物。」告言：「且住，可將物來試為觀察。」纔披衣帑見兩張氈，告言：「聖者！仁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寧容為此兩氈作故妄語？」告言：「賢首！此非我物。」問言：「誰物？」答曰：「一是父物、一是母物。」報言：「父亦我不識、母亦我不識，還我稅直方可聽行。」久住稽留取其稅直遂放令去。彼至城已心生惡作，告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無犯。不應但作此語云是父母而已。應對稅官作如是語：『賢首！如世尊

說：「父母於子有大勞苦，護持長養資以乳哺，贍部洲中為教導者，假使其子一肩持母、一肩持父，經於百年不生疲倦，或滿此大地末尼、真珠、琉璃、珂貝、珊瑚、瑪瑙、金銀、璧玉、牟薩羅寶、赤珠、右旋，如是諸寶咸持供養令得富樂，或居尊位，雖作此事亦未能報父母之恩。若其父母無信心者令住正信，若無戒者令住禁戒，若性慳者令行惠施，無智慧者令起智慧。子能如是於父母處，善巧勸喻令安住者方曰報恩。父母既有如是深厚之德，今欲持此物往報其恩。」』若作如是讚說父母恩惠之時，放去者善；若不放者與稅而去。若不與者，得窣吐羅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與取學處第二之三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為諸苾芻說供養法門，而說頌曰：

「若人不作福，　常受於苦報；
若能修福者，　今世後世樂。」

時諸苾芻既聞斯說多行乞匄，於佛法僧廣興供養，時佛教法漸更增廣。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誕生一子，既漸長大遂便出家，時諸苾芻作如是念：「今此城中多有苾芻，乞求難得。我今宜可行詣餘方，為佛法僧而興供養。」便於他處隨意乞求，多獲種種繒綵之物，盛滿衣帒還室羅伐。路次稅關，稅人問曰：「聖者！頗有稅物不？」答言：「賢首！我無稅物。」告言：「且住！可將物來試為觀察。」纔披衣帒，見雜色物填滿帒中。稅官告曰：「若此帒盛不合稅者，豈待駝負方輸稅耶？」苾芻告曰：「賢首！此非我物。」問言：「誰物？」答言：「一是佛物、二是法物、三是僧物。」報言：「我復寧知佛法僧事，但須與稅方任前行。」久住稽留取其稅直放之而去。遂至室羅伐城心生追悔，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人無犯，不應但作此語云是三寶物。應對稅官作如是說讚佛、法、僧。云何讚佛？所謂薄伽梵、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名讚佛。云何讚法？所謂世尊善說法要，於現法中得無熱惱，隨機演說令趣涅槃，內證三明智慧圓滿，是謂讚法。云何讚僧？世尊所有聲聞弟子，安住正理直心恭敬隨順勝法，於眾僧中，有得預流向、預流果者，有得一來向、一來果者，有得不還向、不還果者，有得阿羅漢向、阿羅漢果者，此八大人皆尸羅圓滿、三摩地圓滿、般若圓滿、解脫圓滿、解脫知見圓滿，是合歸依是應恭敬，是諸世間勝上福田，是謂讚僧。如是讚歎三寶之時，放去者善；若不放者，應與稅直而去。若不與者，得突吐羅罪。」
時有苾芻供養三寶故，持諸雜物過稅關處，雖對稅者讚歎三寶。然此稅官不肯虛放，從索稅直，是時苾芻隨持一分而授與之。佛言：「應可均分，不應偏與。」苾芻均物，時節延遲遂失商旅，便被盜賊虎豹所傷。佛言：「不應在路而作分判，隨持一分與彼稅官，至住處已均分其物。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苾芻，明解三藏眾所識知，善能說法辯才無滯，遊行人間至王舍城。三月安居竟，欲求商旅往室羅伐城禮世尊足。時有商主欲持財貨往室羅伐，苾芻聞已詣商主處，為說三種勝福業事，謂施、戒、修。說此法時令彼商主心生敬信，遂請苾芻家中供養，并持妙疊而奉上之，便禮雙足作如是語：「聖者，令我欲作何事？」苾芻曰：「賢首！我今欲往室羅伐城禮世尊足，可於我所起悲愍心而為護念。」答言：「極善！」便與商主隨路而行。商主告曰：「仁為乞食我為修福，從王舍城乃至室羅伐，於此中間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所有資緣幸不須慮。」苾芻許之。路次稅關，商主所有財貨並輸稅訖，便作是念：「我物輸訖。聖者白疊猶未輸稅，若索稅者物從我出，應取彼疊安我物中。」告苾芻曰：「聖者白疊可見與我。」答曰：「仁所施物情生悔耶？」答曰：「我無悔心，然我之物已輸稅訖，仁疊未輸，若索稅者物從我出。」答曰：「賢首！世尊已制學處，苾芻有物持過稅關，不輸直者犯根本罪。」是時商主便念：「察斯意趣，不肯與疊，我自知時。」告言：「聖者！我於今朝情有擾亂不及營食，仁可入村隨緣求覓。」苾芻聞語行詣村中，商主取疊安己物中，既至稅所。稅人問曰：「聖者！仁衣帑中有稅物不？」苾芻曰：「我有一疊。」答曰：「將來試為觀察。」苾芻開帑不見其疊，便現愁容反手而歎，是時稅者告苾芻曰：「何故愁顏反手長歎？」苾芻曰：「我有一疊被賊偷去。」稅者曰：「何但仁被賊偷，我亦被偷，由失此物我無所得。」是時苾芻過稅處已，商主告曰：「何故憂愁情有不樂？」答曰：「仁有施福，無受用福。」答曰：「何意如此？」苾芻曰：「仁所施疊被賊將去。」答曰：「非賊將去，我恐稅處從索稅直，權將此物安我貨中，必若須者我今見授。」答曰：「賢首！寧被賊偷，不由此故令我犯罪。」答曰：「聖者！仁於此物不起三業，豈有罪耶？」苾芻聞已心生悔恨，次至室羅伐城。諸苾芻曰：「善來具壽！行李安不？」苾芻具以事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彼苾芻無犯。然於行路所有軌式，我今說之。行路苾芻入村乞食，所有衣物應作記驗，迴還之時應好觀察。若不依者得越法罪。」

佛在給孤獨園，有二苾芻：一老、一少，共為伴侶人間遊行。老者多有衣物資生之具，少者資具寡少。于時老者欲至稅關，物合輸稅，作是念：「我有可稅之物，若彼問時我若言無，得故妄語。若我道有，必索稅直。作何方便免斯二事？」即作是念：「可持我物與彼少年，待過稅關我當自取。」語彼少年曰：「可暫借我擎物。」少年便念：「豈非老人身生疲倦令我持物？」遂便受取在前而去。稅者問曰：「聖者有可稅物不？」答言：「我無稅物。」稅

官放過。老者空手隨後而至，稅官不問。過稅所已語言：「具壽！還我衣鉢。」少年問曰：「上座！今者勞已歇耶？」答曰：「我不為勞令汝持物，但為我有稅物作如是念：『若彼稅官問我有稅物不？我若言無得故妄語，若言有者定輸稅直。為此方便，令汝持物行過稅所。』今既過已，當可相還。」「若如是者，上座自身得免稅直，令我得罪。」答曰：「汝不相知，何因得罪？」時少苾芻心生悔恨，至室羅伐城到毘訶羅。諸苾芻見告言：「善來具壽！行路安樂不？」答曰：「何有安樂？」問言：「何意？」具以上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彼苾芻無犯。然諸苾芻行路之時，若不問知不應為他持物。若為持時應須具問：『此中無有可稅物不？』如是問者善；若不問者得越法罪。」

佛言：「不應持可稅物而過稅關，若持過者得越法罪。」時有六十苾芻，人間遊行至一聚落。有一長者，大富饒財多諸受用，深懷敬信，見諸苾芻請就家食。食已人各施一雙白疊，苾芻告曰：「長者！佛遮我等持稅物過關。云何我今得取此物？」長者默然不復施與。時諸苾芻為呪願已，隨路而去。至室羅伐已，諸苾芻告言：「善來具壽！行路安樂不？」答曰：「行路安樂，然有施主延請我等就宅而食，食竟人各欲施一雙白疊，我等不受。由佛制戒不聽苾芻持稅物過關，因失斯利。」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應受，受已應染。」時有苾芻得物欲染，為求染汁、柴盆、釜器，因此延遲遂失商旅，被虎狼等之所傷害。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以水灑捩令破裂，隨意持去。」既至稅所，仍不免稅，佛言：「應用水洗或以牛糞汁而為壞色。」仍不免稅，佛言：「乃至應截縷繢。若有難緣，我所開者於無難時即不應用，若常用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有苾芻在王舍城，夏三月安居竟未及分衣，欲向室羅伐城禮世尊足。時諸苾芻告曰：「何事忩遽？待分衣利方可遊行。」時彼苾芻情不樂住，有一苾芻便將一疊贈之而去。彼受疊已便作是念：「我若壞色，無暇得與同梵行者而為告別，應與知識苾芻令其壞色。」便持此疊與彼令染，報云：「為我染訖安衣帑中，我暫巡房與苾芻別。」時彼知識情懷懶惰不能為染，還依本色安著帑中。時彼苾芻持衣而去，行至稅處，時彼稅人問苾芻曰：「聖者！頗有多少可稅物不？」苾芻報曰：「賢首！我無稅物。」稅官曰：「但且將來試為觀察。」彼便將示，纔開衣帑見一大疊，報言：「聖者！仁於善說法律之中以信出家，寧容為一張疊故作妄語？」報言：「賢首！我實不知，然我臨途他與我疊，我持此疊令知識者為我壞色安衣帑中。我與諸人共為告別，彼懷懶惰不作壞色而安帑中。」稅人答曰：「彼非仁知識、是我知識，由此緣故令我得物，可還稅直隨意前行。」時彼苾芻與直而去，心懷悔恨

順路而行。至室羅伐城苾芻住處，諸苾芻見而告曰：「善來具壽！行路安樂不？」答曰：「何有安樂？」諸苾芻曰：「如何不樂？」具以上事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此苾芻無犯。然此苾芻應問彼苾芻然後取物，應問彼言：『與我染未？』若不問而取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六眾苾芻難陀向鄔波難陀作如是語：「彼諸黑鉢者，皆以獼猴脂用塗其足。若欲行時多獲利養，迴還之時復受客利，眾人愛念悉皆敬重。我等事同井蛙不曾出入，我等如何能獲利養，得使眾人皆共欽仰？我今宜去同諸苾芻。」鄔波難陀問曰：「欲何處去？」難陀答曰：「我今且去求覓商旅。」遂遇商旅欲詣北方，告曰：「仁等欲何所詣？」答曰：「我等欲向北方。」難陀報曰：「我願同行。」商人曰：「北方居處其地磽确，多有惡犬人性麁踈。仁等於彼未能愛樂。」難陀曰：「土地雖惡情樂觀方。」商人曰：「若樂去者可共同行。」難陀、鄔波難陀遂與商旅同至北方。初到之時心便不樂，遂於清旦行詣廛中，時彼商人俱來禮足，問言：「聖者！北方何似？生愛樂不？」報言：「賢首！我初到時情生不樂。」商人曰：「豈不先時以事相報，北方居處其地磽确，多有惡犬人性麁踈，仁等於彼未能愛樂。聖者今既不樂欲還中國耶？」報商人曰：「我今欲還。」商人曰：「我近至此，未有交易不及即還，有餘知識交易已了欲歸中國，仁可隨去。我今將仁投寄知識。」難陀曰：「善。」即入商營隨路而去。六眾性畏風塵，或前或後。商旅前去，別遇賈客從中國來，共相慰問：「仁自何方？」答云：「我從中國。」又問：「中國交易得利多少？於諸關稅無疲勞耶？」答言：「中國交易雖多獲利，然於關戍索稅極多，事同劫賊，實言相告終不見容，所有貨物盡奪將去。」時北方商人，聞此語已各懷憂惱，以手柱頤沈吟路傍。是時六眾尋後來至，問商人曰：「諸君何為以手拄頤懷愁而住？」商人曰：「聖者！我等常為寒熱飢渴所逼，蚊虻風雨蛇虺所害，勤勞辛苦無暫休息，欲求財物安樂受用，由是我等遠詣中國。今聞商旅傳彼消息，中國興易獲利雖多，然關稅處皆被欺奪，事同劫賊，所有資貨侵掠皆盡。我等聞此寧得不憂？」六眾報曰：「仁等是我知識，何事須憂？」商人曰：「聖者！豈能為我啟白王知不枉輸稅？」六眾曰：「我亦不能為君啟王，然室羅伐城王有制令，其不知者不從索稅。有十八大門、三十六小門，於彼小門我當共入。」商人聞已歡喜而去。去城不遠有一聚落，於彼停住，六眾報曰：「人等且應歇息駝馬，待至日暮方可入城。」時室羅伐掌稅諸人，聞有北方商旅欲至於城門處，祭祀藥叉守門而住，六眾告曰：「今既日暮可趣小門共入城內。」是時商旅爭驅鞍馱俱入城中，既至天明，於市店上

張設北方貨物。時有一人不及前徒從大門入，稅官見已問曰：「爾從何來？」答曰：「我從某聚落來。」問曰：「我聞北方有大商旅在彼居停，其事虛實？」報云：「彼即是我同伴商旅，我獨在後，彼已入城。」稅官聞已心生忿惱，作如是言：「我在城門佇立而待，曾不見過，何處入耶？」彼人報曰：「若不信者與我同行，至廛肆中目驗虛實。」是時稅官即共彼人行至店中，見諸商客出北方貨羅列交易，稅人見已問曰：「誰將汝等入此城耶？」答言：「我足。」報云：「我亦知君足行而入，我今欲問誰將君入？入在何門？」答言：「我從私門。」問曰：「我今與仁義同親友，幸可實言誰相引導？」答云：「聖者六眾。」稅官聞已便起譏嫌罵云：「此釋迦子是大惡賊非真沙門，知是他財方便偷盜。」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教他私路不輸稅直。若教他者得越法罪。」是時稅官便作斯念：「此之六眾皆是豪俠沙門，應共結親知令其心喜。」鄔波難陀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是時稅官見而往就，作如是語：「我畔睇聖者！」鄔波難陀答曰：「賢首！願爾無病長壽。」稅官問曰：「鉢中有食不？我欲暫看。」報曰：「賢首！汝欲於我鉢中覓稅物耶？」「聖者！我自盟誓實無此心，若有美味當惠少許，我欲食之。」報曰：「豈見河水而倒流乎？仁應與我、非我與仁。」「聖者！我戲言耳！願過我舍。」鄔波難陀即至其家，彼以上妙食滿鉢授與，頂禮雙足作如是白：「聖者！我是大德給侍之人，有事當告，我悉奉行。」報曰：「賢首！願無病長壽。」捨之而去。

爾時六眾苾芻凡在住處多遊門首，意欲為諸來往沙門婆羅門宣說法要，有論議者當折伏之：「我等六眾名稱遠聞利養增廣。」時鄔波難陀所居之房與路相近，於高閣上初夜後夜警覺思惟：「時有偷稅人，去寺不遠夜行而過。」時鄔波難陀明解聲相，既聞商旅行過之聲與常不同，而遙問曰：「行者是誰？」彼便默爾。遂疾下重閣詣行人處，而問之曰：「君等何人夜行而過？」報言：「聖者！我是偷稅商人。」鄔波難陀報言：「癡人！勝光大王恒於此寺供養眾僧，常令充足。上座憍陳如，親自為王而作呪願，願大王所有資生受用珍玩，未有者令有，已有者常令增廣。汝有貨物合大路入城，今既夜行欲偷稅直，我今豈得捨而不言，我當與汝作無利事。」時彼商人懼而告曰：「聖者！仁懷大慈願見容恕，我於聖者不敢忘恩。」報曰：「汝等欲何所作？」答曰：「有少食直，我當持奉。」報曰：「汝若能與，隨汝意去。」彼行稍遠自相議曰：「勝光大王所有稅直我尚不與，況此鄔波難陀無髮禿人！我能還彼飲食直耶？」即便夜入室羅伐城，旦詣廛中貨易而去。時鄔波難陀疾疾食竟，門前洗鉢顧望四方。時有少年苾芻，見彼四顧，問曰：「上

座何故瞻視四方？」報言：「具壽！我有知識商人，持諸貨物入室羅伐城，我今望彼。」少年報曰：「上座食時彼人已去。」時鄔波難陀心生忿怒作如是念：「我亦被欺。彼無知人，以拳投刃以針刺石。我於彼輩所應作者當自知之。」時彼賈人不久還來，同前捉得，告言：「我亦被汝之所調誑。」白言：「聖者！我於前時有少急事，不遑就禮，願重相容，前後之恩悉皆報謝。」報言：「賢首！若實與者，隨汝意去。」既去稍遠同前議曰：「勝光大王我不與稅，豈禿沙門我能相與！」鄔波難陀作如是念：「前已許我不來報恩，無更於今還復相誑。」作是念已早起持鉢，詣市廛內見彼商人，交易財賄現彼相貌。商人報曰：「聖者！物未出手待交易訖，不敢違命願且相容。」賈人交易持貨而去不過寺門。鄔波難陀疾歸住處，食訖洗鉢廣說如前，乃至商人已去。鄔波難陀聞是語已，轉增忿恨攘臂怒曰：「無識小人更復調我，若更見者我當執縛，令彼終身不為賈客。」時經未久還復重來，鄔波難陀同前捉得，告曰：「汝等數數詭誑於我，今我所作令汝知之。」白言：「大德！願見容恕，我等賈人事多鬧亂，雖復失期更不敢爾，前二恩直并及此迴，待貨易訖一時俱送。」鄔波難陀遂生念曰：「我若苦言彼便知覺。」作是念已告曰：「賢首！能實與不？」報言：「定與。」「若如是者，汝等且住！我先為汝觀其道路，勿令汝等致招罪責我得惡名。」去寺不遠商人被賊，彼諸商人隨語而住。鄔波難陀疾往詣彼稅官之處，竊聽其言。是時稅人警覺而坐，共相議曰：「我等如何得不愁惱？多有賈人數數偷稅，從小門入不輸其利。計會時至王性暴烈必不容許，我之妻子及餘親屬定當獄死。」時鄔波難陀至眾人所告曰：「仁等何故懷憂？」報言：「聖者！我等寧得不憂，多有賈人數數偷稅，從小門入不輸利直，計會時至王性暴烈不許分踈。具述如上。」鄔波難陀告曰：「癡人！誰令汝作掌稅官人，唯合多與杖木常令負土，或復擔樵，如何於偷稅人不能奪取財物？」彼便白言：「聖者！室羅伐城王舊有令，知者稅、不知者不稅，無極重稅，云何總奪？」鄔波難陀曰：「汝無智人！室羅伐城有極重稅知而方稅。」彼便白言：「我等久作稅官，常索稅直，唯聞知而取稅，不聞有極重稅。我今如何作極重稅？」鄔波難陀曰：「汝等宜住！我旦迴還放偷稅賊，汝當捉取總奪其財。賈人若云：『室羅伐城知而方稅，無極重稅。』者，汝等當告：『有極重稅知而方稅。』若云：『我等久為商客，不曾聞有極重稅。今有極重稅生，君等可來共往廛中詣平斷處。』若作是語者必莫隨言，應可將向王處。若王作如是語：『我久為王不聞室羅伐城有極重稅。何故今時有極重稅生？』應白王曰：『古昔大王梵摩達多，與諸商賈及聚落人共為制令：「若從某園、某天祠處、或眾人集處而入城者，知而

方稅不知無稅。若不從此園及天祠處、眾人集處而入城者，合極重稅總沒其物。」』若言：『此制今何所在者？』當報王曰：『在某庫內安某箱中，於赤銅鍱上分明書記，王當遣取親自檢之。』」是時稅官依鄔波難陀語，即便奪彼賈人所有財貨。賈人曰：「君等何故強奪我財？室羅伐城知而方稅，無極重稅，宜依分數取已放我。」稅官告曰：「室羅伐城偷路賈人當極重稅，我不放汝。」賈人報曰：「我等久為商客，唯聞此城知而取稅，無極重稅。如何今日有極重稅生？今可相隨詣平斷處。」稅官告曰：「我不能向尋常斷處，可將汝等直向王所。」時諸賈人高聲大喚，詣平斷處告諸人曰：「諸君知不？我有財貨並被奪去，願見救濟。」時平斷人共詣王所，而白王曰：「今有賈客來至城中，所有財貨並被稅官收奪將去，願王准法而見救濟。」是時大王命近臣曰：「喚稅官來。」奉命追至。王曰：「汝等何意於彼賈人盡奪財貨？」皆白王曰：「此等諸人是偷稅者，室羅伐城有極重罰，由此緣故我等稅人盡取其物。」王曰：「我久為王，不知此城有極重罰，何意今時有極重罰？宜可依實而取稅直，放賈人去。」稅官白言：「古昔大王梵摩達多，與諸商賈及聚落人共為制令。具說如前。」王告稅官曰：「若是我父所作教令，是帝釋令、是梵王令，斯為定量。」便告掌庫人曰：「將銅鍱勅來。」奉教取來對王讀訖，王聞父令悲不自勝，泣而言曰：「若我先王所作教令，是帝釋令、是梵王令，總奪財貨斯為善取。」時諸賈人遂便絕望啼泣而出，便問稅官曰：「誰報仁等道我來耶？」彼便報曰：「無人見語，我自聞知。然我昔來非不知有，為懷悲愍不能盡奪。汝今過分，我不能忍。」賈人報曰：「仁等何處得有悲心？今我與君事同知友，幸當見報誰先語君？」彼見苦言便告之曰：「聖者六眾相告。」時彼賈人咸共譏罵出諸惡言：「此釋迦子是大惡賊非真沙門，如是教他奪我財物。」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教他奪賈人物，若教奪者得越法罪。」

攝頌曰：

無足及二足、　四足并多足，
若盜如是類，　輕重准應知。

言無足者，謂蛇、蛭、鱓，此之三種是弄蛇人、王家醫人及山野人之所貯畜。何謂弄蛇人？謂取其蛇弄以活命。何謂王家醫人？謂諸醫人以蛭療病而為活命。何謂山野人？如山中人，取無足蟲與藥令吐，瓦中熟爆以供飲酒。若苾芻盜此等蟲時，應准其價，滿五，得根本罪；不滿，得方便罪。

言二足者，謂人及鳥。若盜人時有三方便：期處、定時、現相。云何期處？報彼人云：「汝若見我在某園中，或眾人集處、或在天

祠，當爾之時知事成就。」是謂期處。云何定時？「汝若晨朝、或午時、或晡時，遙見我者知事成就。」是謂定時。云何現相？「汝若見我新剃鬚髮、著赤色衣、持鉢執錫、盛滿蘇油沙糖石蜜，見此相時知事成就。」是謂現相。如是盜時，應准其價得罪同前。若盜鳥時有二方便：謂從地擎舉、若空中墮落。云何擎舉？鳥在地上擎舉偷去，滿不滿如上說。云何空墮？如捕鳥人火燎原澤，為欲取鳥被烟火逼，時墮在苾芻經行之處、或門屋前，若苾芻盜心取時，滿不滿如上說。

云何四足？謂象馬、駝驢、牛羊、麞鹿、猪兔等。若欲盜時有二方便：謂從群處、或於繫處。苾芻於象群中盜象去時，齊眼見處來得窣吐羅底也；至不見處，得根本罪。云何繫處？若象繫柱、若樹、若牆柵內，苾芻解放得罪如上。盜象既爾，自餘馬等，苾芻盜時如前應知。

云何多足？所謂蠐螬、蝗蛾、諸蜂蟻蝎等。此中所須者謂於三處：謂斷事官、守城者、海商客。何謂斷事官？謂斷事人畜養多足，謂蜂蠍等貯在瓮內，見被罰人不臣伏時，令以手足內彼瓮中，被蜇痛時疾臣其事，或多出錢物。何謂守城者？謂掌城者，於坏瓮內多貯諸蜂，若怨敵來與之共戰。若不退者，可於城頭放其蜂瓮，賊被蜂蜇四散逃走。何謂海商客？謂人入海為求珍貨，坏瓦器中多養諸蜂以防急難，賊來共戰。若勝者善，若不如者，便持蜂瓮遙擲賊船，不能復戰四散而去。

攝頌曰：

旃荼羅及蘇陀夷，　取衣比身無盜想；
師牟不語婆蘇多，　作自己分持小鉢。
月護知他欲取衣，　難勝持將得麁罪；
南國中方不相領，　拾得他物速應還。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二苾芻共為知友，得意相親同住一處：一名旃荼羅、二名蘇陀夷。其栴荼羅眾所識知，有大福德而形矬小，多有衣鉢網絡腰絛等。其蘇陀夷少有知識，其形長大但有三衣，而復故弊形體多露。諸苾芻告曰：「具壽！汝今少欲衣破露形，為有利養？為無利養？」答言：「無利。」彼便報曰：「何不乞求？」答言：「誰當捨彼佛法僧田而施於我？」彼便報曰：「其栴荼羅苾芻是汝親友，多諸知識，有長衣鉢網絡腰絛，何不從覓？」答言：「彼不肯與。」復問：「汝已從彼而乞求耶？」答言：「未乞。」報曰：「豈聞水聲而便脫鞋耶？汝宜乞求，彼應見惠。」既被勸喻便詣栴荼羅處，彼行不在，便作是念：「此栴荼羅其形短小，取彼僧伽胝我試量度，若與我身量得相似者我當從覓，若不相當何事忙忤？」便入彼房觀其衣物，於衣笥上見僧伽胝，即

便取彼便看長短。時栴荼羅從外忽至，見而報曰：「汝以賊心取我衣著，得波羅市迦。」答言：「具壽！我無盜心取此衣物，但作是念：『栴荼羅其形卑小，取彼僧伽胝試復量度，若與我身量得相稱者我當從覓，若不應量者，何用如是煩惱資具耶？』」彼便報曰：「具壽！不須強諱謾作分疏，汝以賊心取我衣著，得波羅市迦。」聞此語已便生追悔：「豈非我犯重罪耶？」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汝以何心？」彼便以實具白世尊。佛言：「此苾芻若作量度心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非親友處為親友想。有三種親友：謂下、中、上。於下親友作下心委寄、若中親友作中下心委寄、若上親友作上中下心委寄。若苾芻於非親友作親友心相委寄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五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與取學處第二之四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二苾芻：一名蘇師牟、二名婆蘇達多，共為知友情義相順。時蘇師牟有好大鉢，婆蘇達多有好小鉢。彼於異時俱並食訖一處洗鉢，時蘇師牟取婆蘇達多小鉢安大鉢中，作如是語：「具壽婆蘇達多！若人有此二鉢，足得省緣修諸善品。」婆蘇達多曰：「汝若欲得何不取之？」時婆蘇達多於一聚落有少緣事，語蘇師牟曰：「具壽！我於某處有少緣事，有能為我辦是事者，我持小鉢與之。」問曰：「汝言實不？」答曰：「實與。」時蘇師牟聞此言已便欲為去，覆生悔念：「勿由此緣令同梵行者作如是說。」蘇師牟與他客作，遂不復行。時蘇師牟於彼聚落有緣須去，遂作是念：「我為自事并辦彼緣斯亦佳矣！」即便往彼了其二事，還告婆蘇達多曰：「汝彼聚落所有營務我已為辦，宜授小鉢。」婆蘇達多曰：「汝自緣去，非為於我，我之小鉢誰能與汝？」蘇師牟曰：「汝不與者我當自取。」婆蘇達多曰：「汝若合得，何不取之？」時婆蘇達多有緣出外，蘇師牟即取小鉢安己鉢中。婆蘇達多歸不見鉢，問言：「具壽！誰將我小鉢去？」蘇師牟曰：「是物主將去。」婆蘇達多曰：「是誰之物？」曰：「是我物。」婆蘇達多怒曰：「汝賊心取，得波羅市迦。」蘇師牟聞已追悔，即以此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問蘇師牟：「汝以何心取他小鉢？」具以白佛，佛言：「此苾芻作己物心取鉢無犯。然諸苾芻不應受雇與他作務，若博換作業乃求福作無犯。苾芻受雇作務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二苾芻：一名難勝、一名月護，共結親友言談得意。其月護眾所識知，有大福德多足衣鉢鉢絡腰絛。難勝少有知識，但畜三衣而復破弊。有餘苾芻告言：「具壽！汝今何故少欲，著此破衣不能覆體？為有而不著？為無可得耶？」難勝答曰：「我無得處。」告曰：「何不乞求？」答曰：「誰肯捨三寶聖眾施我凡人？」彼便告曰：「月護苾芻是汝親友言談得意，多有衣鉢鉢絡腰絛，何不從乞？」難勝曰：「彼不肯與。」告曰：「汝先從彼乞求未？」難勝曰：「聞彼慳恪，我不從乞。」告曰：「豈涉渡者遙聞水聲便脫靴履，汝但往乞或當見與。」既聞勸已往月護所告言：「具壽！當施我鉢。」月護報曰：「我不相與。」難勝曰：「不與我鉢，可與我僧伽胝。」月護曰：「我豈是汝守庫藏人，索鉢不得又覓大衣，乃至少縷尚不相與，況

復衣耶？」時難勝聞已心生忿怒曰：「彼有作務我常為先，何故我今從乞云不與縷？若我不能總奪彼物者，我即不名為難勝也。」從此作意欲取其物。遂見月護自染衣服，難勝至其所告言：「具壽！我今亦欲助汝染衣。」彼言：「甚善！當助我作。」難勝為彼染衣，摩拭翻覆觀察其衣。月護見已，便作是念：「看彼意趣翻覆我衣子細觀察，必定有心偷我衣去。」既起疑心染衣乾已，置衣帑中枕頭而臥。是諸苾芻初夜、後夜警覺思惟作意而住。是時難勝告月護曰：「我等俱行共修善品。」月護報曰：「汝且前去，我身疲倦隨後當行。」彼聞便去。是時月護便作是念：「我若去者必當失衣，我若不去闕修善品，作何方便得不失衣復修善業？」即以自衣帑安彼頭邊，持彼衣囊枕頭而臥。時彼難勝既作業已還來偃息，是時月護告難勝曰：「具壽！可起共修善品。」答曰：「我已作了疲勞暫息，汝當起作。」月護便去，難勝念曰：「我且觀時堪得行未？」時既將曉，於彼頭邊取其衣帑出門而去。便作是念：「我試觀察是何色衣，令我犯波羅市迦耶？」開帑乃見便是自己破弊故衣，遂生憂惱作如是念：「我為自衣犯他勝罪，非出家行當噉鐵丸。」復作是念：「我今且往問佛世尊，若堪住者於世尊所修其梵行，若不堪者當作白衣。」作是念已往世尊所。是時世尊於彼無量百千苾芻眾中而為說法。爾時世尊遙見難勝來，告諸苾芻曰：「汝等見彼苾芻從外來不？」白言：「已見。」佛言：「此癡人難勝，盜取己衣得窣吐羅底也。」告諸苾芻：「汝等當知！若盜心取有此過失，是故苾芻雖己衣鉢，不應以盜心取。若盜取者，得窣吐羅底也罪。」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二苾芻尼：一住東方、一住南方。其東方苾芻尼前行，南方苾芻尼從後。是二苾芻尼俱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佛為說法，彼聞法已禮佛而退。時東方尼在前而去，以僧伽胝置在肩上。其衣欲墮，南方尼見告言：「聖者！衣欲墮。」時東方尼前行思法，復為方言有異不相領解，不覺衣墮。時南方尼便取其衣，作如是念：「我今若與者妨彼專思，待到住處我當授與。」既到住處，時東方尼遂於房外疾洗足已，便入房中，半加而坐。時南方尼復作是念：「若我今時與彼衣者，還復同前廢修善品，待出定已當付其衣。」遂於己房置衣架上。時東方尼至旦告弟子曰：「將我僧伽胝來，我欲乞食。」弟子入房遍觀架上，不見師衣還白言：「聖者！不見僧伽胝。」師曰：「可詣南方尼處求覓。」弟子至彼房中，見僧伽胝在衣架上，問曰：「誰將衣來置此架上？」南方尼曰：「是我將來。」弟子曰：「何故將來？」以事具答。時彼弟子與南方尼先有嫌，隙怒而告曰：「汝以賊心偷此衣來置己房內，汝得波羅市迦。」時南方尼即作是念：「豈非我實犯

波羅市迦耶？」具以此緣告諸苾芻尼。尼白苾芻眾，苾芻白佛。佛問南方尼曰：「汝取衣時可不告彼？」白佛言：「我雖言告，彼不領解。」佛言：「方言有異不相領解者無犯。然此過失皆由拾得他物，久不還主而自貯畜。由此緣故，若苾芻、苾芻尼拾得遺落衣物不應久持，若久持者得越法罪。」

時有苾芻見他遺物，知是某甲苾芻許，便詣彼房扣門而喚，彼便出定，告曰：「是誰？」答曰：「具壽！我於某處拾得汝衣，汝可領取。」時彼告言：「具壽！寧我此衣被賊將去，豈緣此故令汝扣門驚我勝定。」時彼苾芻便生追悔作如是念：「豈非我今驚彼靜慮而獲罪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彼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為小緣起他勝定。若得遺物將詣主邊，以繩懸置令後取得，勿驚寂定。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時有苾芻見他遺物，識知是某甲苾芻許，便持此物詣彼苾芻，告言：「具壽！此是汝物，我拾得來汝當領取。」時彼物主與此苾芻先有嫌隙，告言：「非汝拾得，故作賊心偷盜我物，汝可依法而說其罪。」時彼苾芻心生追悔：「非我緣此而獲罪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此苾芻無犯。然諸苾芻得他遺物，應可持付知僧事人。其知事人得此物已，於數日中應可再三以物白眾，本主索者可即將還；若無認者入四方僧隨眾受用。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攝頌曰：

世羅尼弟子，　試他從乞油；
目連作神通，　收還長者子。
畢隣陀婆蹉，　取兒并護物；
廣敘其盜事，　隨說可應知。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阿羅漢苾芻尼名曰世羅，斷諸煩惱。時有賣香童子見世羅尼深生敬重，往就其所慇懃致禮白言：「聖者所須之物，於我家中皆隨意取。所有言教我皆頂受。」時苾芻尼告曰：「賢首善哉！願汝無病。」後於異時，世羅苾芻尼身嬰重病不能乞食，有餘苾芻尼巡行乞食。時賣香童子見而致禮，問言：「聖者世羅苾芻尼何因不見？」報言：「賢首！彼身染患。」童子告曰：「聖者！我先白言：『若有所須隨意取用。』曾不見來從我求覓，彼有所須願尊為取。」彼便報曰：「如是賢首！願汝無病。」作是語已捨之而去。如是乃至三返慇懃請與。時有少年苾芻尼便生是念：「我屢聞此童子所言，我宜試之為虛為實。」便持小鉢授與童子告言：「賢首！聖者世羅今須少油。」時彼童子有新壓油，盛滿小鉢授與彼尼，告言：「聖者！更有所須隨意來取。」時苾芻尼受已而去，即以此油塗世羅身遍及手足，油並罄盡。世羅病

愈便行乞食。時彼童子見便禮足，白言：「聖者！久不相見。」尼便報曰：「我比嬰患。」白言：「聖者！先已言請，若有所須於我家中皆隨意取，曾不遣信從我求覓。唯見一尼云聖者患從我取油，我以新油盛滿小鉢持付彼尼。」世羅報曰：「善哉童子！願汝無病。」言畢而去，次第乞已還本住處，告諸少尼曰：「是誰就彼賣香童子持油鉢來？」有尼報言：「聖者！我行乞食，見彼童子再三告我：『聖者世羅我已言請，若有所須皆隨意取，曾不見來從我求索，若彼世羅有所須者願為持去。』我便生念：『應可試之驗其虛實。』即持小鉢授與童子，告曰：『聖者世羅今患須油。』時彼童子盛滿新油而授與我，我得油已將至房中，而為聖者塗身手足尋皆用盡。」時世羅尼告少尼曰：「我曾令汝就彼童子取覓油不？」少尼答曰：「不曾使我。」時有餘苾芻尼與此少尼先有嫌隙，聞此語已告世羅曰：「聖者！今此少尼緣仁疾苦，豈但一處擅取於油，室羅伐城遍皆求乞，他勝之罪其數難知。」時少尼聞此語已生追悔心：「豈我實犯他勝罪耶？」以此因緣白諸苾芻尼。諸苾芻尼白苾芻眾，諸苾芻白佛。佛問彼少尼曰：「汝以何心從彼乞油？」白佛言：「我於童子而起試心。」佛告苾芻：「若作試心，此苾芻尼無犯。然諸苾芻、苾芻尼，不問病者不應為乞。若乞取時問病者曰：『為向眾僧養病堂處而求藥耶？為詣信心及親族處？若親族多者於誰處求？』隨所指示應為求覓。若苾芻、苾芻尼，不問病人而為乞求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是時具壽大目乾連，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次第乞食至給孤獨長者宅。是時長者教其兒子讀誦外典聲明雜論。時大目連見彼長者教其兒息讀誦外典，告曰：「長者！此諸童子讀習何書？」長者白言：「阿離耶！此是外典。」告言：「長者！夫外典者如鐵石榴，辛苦作得終不堪食。習學外書亦復如是，徒費功勞終無所獲，不由此故而能出離，入正定聚斷諸煩惱。然佛所說初中後善，若解了者能趣涅槃，何意不教習讀佛法？」長者白言：「聖者！無人能教。」尊者報曰：「我當教讀。」長者白言：「善哉聖者！幸為教示。」便告子曰：「汝今宜往逝多林中，詣尊者處而學佛法。」童子唯然受教。時彼長者於日日中與其童子瓔珞嚴身，并諸侍從往給園中聖者目連處受學佛法。然其國內於秋初時，常有迦栗底迦賊。當諸苾芻夏安居竟，時諸秋賊共相議曰：「我與汝等欲作何業，於此年中不假劬勞，豐足衣食安樂受用？我聞給孤獨長者於日日中常令兒子身具瓔珞，往給園內詣聖者目連處受學佛法，可於中路共劫取之。聖者謂子在長者宅，長者謂兒在聖者處，各不相知未即求覓。我等若能偷得是兒，當盡形壽為我僕使。如不得者取其瓔珞嚴身之具，我緣此故不假劬勞得

受安樂。」共為計已，即於中路而待童子，見具瓔珞欲往園中，遂便共劫童子。時彼從者見賊將去，奔走歸舍告長者曰：「受業童子被秋賊劫將。」是時長者即便急往勝光王所白言：「大王！我子被秋賊劫去，今從大王欲乞此子。」時王聞已勅毘盧宅加曰：「汝宜急去掩捕秋賊覓長者子。」時毘盧宅加與給孤獨長者先有嫌隙，雖奉王教未為急行。時有一天於聖者大目連處深生敬重，白言：「聖者知不？仁之弟子被秋賊將去，可為急計。」時大目連便作是念：「此之童兒我若不救，子與父母皆生離苦，不敬信人聞而心悅，其敬信者或生退轉。往來之者被賊將去，誰復更肯入逝多林？我今宜可速現神力取彼童兒。」作是念已，聖者目連現大神通，化作毘盧宅加軍眾，於其四方擊大戰鼓。時彼秋賊忽見軍圍，悉皆驚怖作如是言：「仁等當知！毘盧宅加與諸軍士四面圍合，當棄小兒免被囚執。」即棄童子逃走而去。是時聖者大目乾連遂攝神力，於其路側宴坐樹下。時彼童子隨路而來，問言：「童子汝何處來？」白言：「聖者！我被秋賊將去。」「誰奪汝來？」「是毘盧宅加。」報言：「童子可急歸舍，汝之父母極生憂惱，明日可來依舊受業。」是時童子受教而歸。時毘盧宅加嚴整四軍，象馬車步出室羅伐城，見彼童子問曰：「汝何處來？」答言：「我向逝多林，於其中路遭秋賊劫去。」「誰取汝來？」報言：「是毘盧宅加將軍。」毘盧宅加便作是念：「我始欲去，云何而言是我取來？豈非別有大德聖者，具諸威力取是兒來。」問童子曰：「爾於彼處見有何人？」童子答言：「我於路側見聖者大目乾連。」毘盧宅加念曰：「是彼大德神力取來，餘無能者。」如是知已，心生歡喜高聲唱言：「我等今者快得善利，於我國中得有如是大智聖者，具諸威力於現法中，及未來世諸漏永盡。」作斯讚歎還室羅伐城。時六眾苾芻因事出城，於路逢見而問之曰：「仁讚歎誰？」答曰：「歎仁聖眾！」「我等何事令仁讚歎？」答言：「給孤獨長者子被秋賊將去，聖者大目乾連以神通力奪其子來。」六眾報曰：「汝愚癡人！我輩雖有如是神力，人不敬信；然有於彼拔髮癡人，露形外道心生敬愛。若彼露形見此事者，為彼秋賊指其出路。」毘盧宅加聞已默然。是時六眾苾芻難陀、鄔波難陀，共相謂曰：「我等且已善答其事，然少欲者今現犯罪，我等往彼令其悔過。」便還住處飯食已訖，詣聖者目連所，先致敬已，白言：「上座！願見容許，欲有詰問。」報言：「隨意。」白言：「上座！給孤獨長者子被秋賊將去，仁奪將來。其事虛實？」報言：「是我將來。」白言：「我先具知，上座已住靜慮受解脫樂，我實不知雖有慈悲而不能普，於弟子處愍念將來，於彼秋賊令生恐怖。又他所攝物強奪令歸，仁今犯罪可如法悔。」答言：「具壽！我不見罪。」是時六眾互相議曰：「仁等當

知如世尊說：『不見罪者當與此人作捨置羯磨。』」便往至彼知事人所，報言：「具壽！應鳴揵稚，今欲作捨置羯磨。」授事問曰：「所作為誰？」報言：「有少欲者，實自犯罪而不悔過，我今為彼作捨置事。」爾時身子為眾之首，告授事人曰：「無令有人於最勝法中欲作衰損。」又問言：「具壽！與誰作遍住法，或覆本遍住意喜出罪？」答言：「更無別事，但為聖者大目連犯罪不見，欲作捨置羯磨。」身子報曰：「具壽！勿以小緣見惱耆德。然薄伽梵是一切智見，於無上智境得大自在能斷他疑，汝可諮問，如佛所教我當奉持。」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知時而問，廣如上說。爾時佛告大目連曰：「汝以何心現神通力取彼童子？」是時目連以事白佛，佛告諸苾芻：「目連苾芻作如是心現神力者無犯。」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具壽畢隣陀婆蹉[外*男] 甥，於其舍中習讀外典。時畢隣陀婆蹉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至妹夫舍，見兒學業，問妹夫曰：「此兒讀者是何書論？」答言：「外典。」尊者令棄外學勸習佛經，便為妹夫親教兒子，廣說如上。乃至具諸瓔珞往竹林中，被秋賊劫將安置船中沿流欲去。時彼從者見賊將去，奔走歸舍白大家曰：「受業童子被秋賊劫去。」時彼妹夫即便急往影勝王所，白言：「大王！我子被秋賊劫去，今從大王乞子。」時王勅彼未生怨曰：「汝宜急去掩捕秋賊覓婆羅門子。」時未生怨與婆羅門先有嫌隙，雖奉王教未為急去。時有天女，於聖者畢隣陀婆蹉處深生敬重，白言：「聖者知不？仁之[外*男] 甥被秋賊將去。」時畢隣陀婆蹉便作是念：「此之[外*男] 甥我不救者，子與父母各生離苦，不敬信人聞而心悅，其敬信者或生追悔。往來之者被賊將去，誰復更肯入竹林中？我今宜可現神通力。」作是念已，聖者以神通力到彼船邊，令彼賊船不能得去。時彼秋賊作如是念：「何意我船不復前進？」而於岸邊見聖者畢隣陀婆蹉佇立而望。時賊告曰：「聖者！何因惱我？」報曰：「汝以惡法而惱於我，非我惱汝。若我不證如是聖法，婆羅門子永被將去。」賊言：「聖者！我放此兒任意收取。」即令上岸。是時聖者遂攝神力，告[外*男] 甥曰：「汝可速歸見汝父母，明當受業。」童子於路逢未生怨嚴整四軍出王舍城，路見童子問曰：「汝何處來？」答言：「我向竹林，於其中路被賊劫去。」「誰取汝來？」答言：「是我舅畢隣陀婆蹉。」時未生怨心生歡喜高聲唱言：「我等今者快得善利，於我國中得有如是大智聖者，具諸威力於現法中及未來世，諸漏永盡。」作是讚歎還王舍城。時六眾苾芻因事出城，於路逢見而問之曰：「仁讚歎誰？」答曰：「歎仁聖眾。」「我等何事，仁今讚歎？」答言：「婆羅門子往竹林中被賊將去，聖者畢隣陀婆蹉以神通力奪得其子。」六眾報曰：「汝愚癡人！我輩雖有如是神力，

人不敬信；然有拔髮癡人露形外道，反更於彼心生敬信。若彼露形見此事者，為彼秋賊指其出路。」時未生怨默然無對。時六眾苾芻難陀、鄔波難陀自相謂言：「我等且已善答其事，然少欲者今現犯罪，我等往彼令其悔過。」便還住處飯食已訖，隨次致敬已詣聖者畢隣陀婆蹉所，白言：「上座！願見容許，欲有詰問。」報言：「隨意。」「婆羅門子被秋賊將去，仁奪將來。其事虛實？」報言：「是實，我取將來。」白言：「我先具知上座已住靜慮解脫勝樂。我實不知有慈不遍，於親族處愍念將來，於彼秋賊心生不忍。又他所攝物強奪將來。仁既犯罪，可如法悔。」答言：「具壽！我不見罪。」是時六眾互相議曰：「仁等當知如世尊說：『不見罪者當與此人作捨置羯磨。』」「授事者誰？可鳴揵稚，應為此人作捨置羯磨。」便往至彼授事人所，報言：「具壽！應鳴揵稚。」授事問曰：「所為何事？」報言：「為少欲者實有犯罪而不悔過，我欲為彼作捨置事。」爾時身子為眾上座，觀察其事可不之宜，告授事人曰：「具壽！與誰作遍住法，或覆本遍住法意喜出罪？」答言：「更無別事，但為聖者畢隣陀婆蹉犯罪不見，與作捨置羯磨。」身子報曰：「具壽！勿以小緣惱亂耆德。然薄伽梵是一切智見，於無上智境得大自在能斷他疑，汝可諮問，如佛所教我當奉行。」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知時而問等，廣如上說。爾時佛告畢隣陀婆蹉曰：「汝以何心現神通力取婆羅門子？」時畢隣陀婆蹉具以其事白佛。佛告諸苾芻：「畢隣陀婆蹉若作此心現神力者無犯。」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頻毘娑羅王常法，每日恒往禮世尊足并諸大德、上座苾芻。曾於一時禮佛足已，在一面坐聽佛說法。時佛為彼頻毘娑羅說眾法要示教利喜，王聞法已禮佛而去，便往詣彼具壽畢隣陀婆蹉住處。時畢隣陀婆蹉於所住房有破壞處，躬自修葺，遙見王來便洗手足，至常坐處整容而坐。王前禮足在一面坐，白言：「聖者何自執勞？」答言：「大王！夫出家者皆自執務。我既出家，欲令誰作？」王言：「若如是者，我為聖者供給事人。」白言：「大王！願王無病長壽。」如是乃至五返，皆如上白：「我為聖者供給事人。」時具壽畢隣陀婆蹉有一弟子，為性質直，便白王曰：「自從大王許親教師供給事者，若我本師依大王言捨不修理，所有房舍皆已破壞。」王便報曰：「聖者！豈我已曾許給事人耶？」白言：「大王！非唯一度，如是至五，王國事繁忘不能記。」王之常法但有出言臣必書記，問記事人曰：「我實曾許給事人耶？」答言：「實爾。已經五返。」「若如是者當合罰我，我今應與五百淨人以充給事。」便告大臣曰：「宜給聖者五百使人。」時畢隣陀婆蹉而白王曰：「大王！我緣出家總捨給事，今得使者欲何所為？」白言：「聖者！為僧眾事當可受之。」「若如王

言，我當白佛。」王言：「聖者！可往白佛。」時畢隣陀婆蹉以事白佛，佛言：「若為僧眾當可受之。」時畢隣陀婆蹉奉教而受。時給侍人雖施入僧未蠲王役，是諸人等白聖者曰：「我等初聞作僧給侍心實歡喜，豈謂一身備遭兩役？」報言：「賢首！汝等勿慮，我當為汝白大王知。」後於異時影勝王詣聖者所，頂禮足已在一面坐，是時尊者白言：「大王前所施僧給侍人等，豈復大王生追悔耶？」王言：「聖者！我實曾無追悔之念。」又白王曰：「何意諸人未免王役？」王於爾時勅大臣曰：「我施聖者給侍之人既捨入僧，可免王役。」大臣奉教即皆放免。彼於異時國家興造須人作使，大臣追喚莫有來者，不施僧人亦皆妄說是給侍人。是時大臣以事白王：「緣有役使追喚不來，皆云我是僧家給使。」王曰：「若如是者可悉如舊令充王役。」從此已後先所施者並充王使。其所施人詣尊者所，白言：「我等還充國役，可為我等重白大王。」聖者為白：「所給侍人今更追悔？」王曰：「何意？」白言：「僧給侍人還充王役。」王言：「聖者！但有官役，咸言我是僧給侍人，令事有闕。唯願聖者可為別作淨人之坊，簡異其人無令雜亂。」聖者報王：「我當白佛。」王言：「可爾。」時畢隣陀婆蹉以事白佛，佛言：「我今聽許造淨人坊。」時諸苾芻不知何處應造。佛言：「王城精舍於此中間，聞喚聲處當可造立。」時諸苾芻受佛教已往白大臣：「今於此處奉世尊教造淨人坊。」是時大臣便白王知，王言：「隨佛所教。」大臣遍告諸淨人曰：「僧今為汝別造住處，汝等今可總就彼住。」淨人聞已即往其處，共造住坊安置已訖，是時淨人常往竹林充僧給使。時苾芻眾告諸人曰：「清淨之業應可作之，不清淨事皆不應作。由作淨業故曰淨人，若防護住處名守僧園人。」彼清淨人及守僧園人，每日皆往竹林中，諠亂苾芻妨修行業。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勿令恒集，有事應喚，若無使役令住本坊。」時諸苾芻又白佛言：「彼諸淨人所須衣食如何給濟？」佛言：「為僧使者可給衣食，不驅使者勿與衣食。有老病者可給衣食并諸藥餌。」後於異時鄔波難陀次知僧事，告諸淨人曰：「賢首！我是知僧事人，汝等明旦早來入寺。」爾時王舍城內，於諸苾芻夏安居竟，常有迦栗底迦賊。此諸秋賊共相議曰：「我與汝等欲作何業，不假劬勞於此年中豐足衣食受用安樂？」彼秋賊中有一作人，曾被苾芻驅使諳知僧事，告諸賊曰：「竹林園處有淨人坊多有財物，共往劫取，於此年中我等豐樂。」一賊告曰：「彼諸苾芻是淨人主，巡門乞匄尚不充軀，況此淨人得有財物？」其賊報曰：「汝等不知，諸苾芻等雖常乞食，惠施者多復自經求，計其財物王舍城人亦不能及，況諸淨人豈無衣物？」是時群賊僉議已定，即於其夜詣淨人坊欲劫其物。時有天人，於聖者畢隣陀婆蹉處深生

敬信，往白聖者曰：「有諸秋賊劫彼淨人，聖者慈悲願為救護。」時畢隣陀婆蹉便作是念：「我不救者令彼淨人心生愁苦，廣說如上。我今宜可現神通力。」作是念已，於淨人坊化作鐵牆周匝圍遶。是時賊徒持所盜物欲出其坊，但見鐵牆堅無出路，心生惶怖棄所盜物，於須臾頃不見鐵牆。是時賊徒還持盜物，所化鐵牆忽然復現，如是至七。賊相謂曰：「汝等知不？必有聖者具大威德，護斯物故現此神通，我應棄物急共逃竄。」時賊以物聚之一處悉皆奔走。淨人覺已競共諠聲，唱言：「被賊。」彼既失財共生憂惱，遍遶住坊求覓其物，遂見衣物聚在一處，便生歡喜即持其物，各還舍中守護而臥。是時彼天於其夢中告諸人曰：「汝等不被秋賊之所劫盜，皆是聖者畢隣陀婆蹉神力所致。」既至天明共相謂曰：「我等免失財物皆是聖者恩力，更無餘人能起慈念，我等宜應略申供養。」咸共洗沐著鮮白衣，塗飾香鬘持供養物詣竹林中。時鄔波難陀晨朝起已，執持鎖鑰欲開寺門，屏除燈燭塗掃堂宇敷設座席，於窣堵波香花供養，昇上閣鳴健稚四顧而望，遙見諸人著鮮白衣香鬘莊飾。鄔波難陀便生是念：「彼諸來者是何居士、商主、富人晨朝至此？」既近門已知是淨人，鄔波難陀便生瞋怒遙告之曰：「我未令汝晨旦早來，何因至此？」淨人白曰：「聖者！我等昨夜若無聖者畢隣陀婆蹉慈悲護念，我等財物被賊偷盡。」鄔波難陀告淨人曰：「汝恃彼力競騁諠譁，我為彼人作治罰法。」作是語已便呼六眾，共詣聖者畢隣陀婆蹉所，白言：「上座！願見容許，欲有詰問。」答言：「隨意。」白言：「於淨人坊所有財物被賊偷去，神力奪留。是事虛實？」答言：「實爾。」白言：「我先知上座已住靜慮解脫勝樂，然我不知雖有慈悲不能普及，於淨人所愍而護念，於秋賊處圍以鐵牆。又他已攝物強奪而留，仁既犯罪可如法悔。」廣說如上，乃至鳴揵稚欲為捨置。上座舍利子令其審察。諸苾芻白佛，佛告畢隣陀婆蹉曰：「汝以何心現神通力留淨人物？」畢隣陀婆蹉具以事白佛。佛告諸苾芻：「畢隣陀婆蹉若作此心現神力者無犯。」又無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亂、痛惱所纏。不與取學處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六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斷人命學處第三

總攝頌曰：

初緣馱索迦，　內身等行殺，
毒害起屍鬼，　後論浴室事。

別攝頌曰：

馱索迦波洛，　善語及吉祥，
鉢衣并墮胎，　長者鹿梵志。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二苾芻：一名馱索迦、二名波洛迦，得意相親共為交友。彼於異時波洛迦染患，馱索迦為看病人。時波洛迦忽於夜中大聲啼泣，馱索迦問曰：「具壽！何意啼泣？」報言：「我患飢渴所逼。」馱索迦報曰：「具壽！於出家法當可抑之，假令有食無授與人，況復今時無食可得！」彼便啼泣，迄至天明，云：「我飢渴。」馱索迦曰：「具壽！且嚼齒木，我問醫人。」至醫人處報云：「賢首！今有少年忽嬰時患，彼所宜者當為處方。」醫人報曰：「聖者！彼之苾芻應與如是如是藥。」時波洛迦於馱索迦去後，便從床起，整衣服著革屣，取君持執齒木出門外澡漱已，有餘苾芻問曰：「具壽波洛迦！何意通宵困苦啼泣？」報言：「我極飢渴。」問言：「我有水粥何不噉之！」答言：「極善！我今須噉。」既噉足已，復有苾芻問言：「具壽！我今有乳酪粥餅及肉羹，何不食之！」報言：「欲得。」即便就房貪餐食之，遂便太飽側脇而臥。時馱索迦問醫人已疾疾而還，醫所說藥兼亦持至，告言：「具壽波洛迦！宜可起嚼齒木。」報言：「已了。」馱索迦言：「善好。」即為作壇揩拭銅器喚起可食，護彼意故即便起坐。時馱索迦令人持食而授與之，取兩三匙食而便臥。馱索迦曰：「具壽！何意不食？」報言：「我情不欲。」告言：「汝於通夜極相惱亂啼哭稱飢，今我與食而云不欲，汝於今者定死不疑。」時餘苾芻報言：「具壽馱索迦！無勞見逼，已於我處噉水乳酪粥薄餅及肉，並皆飽足。」馱索迦問波洛迦曰：「具壽！汝實餐噉美飲食耶？」即便徐徐緩聲愧而言曰：「我已噉訖。」時馱索迦便告之曰：「我為汝故衣鉢罄盡，廢修善業而為給侍。汝自於身不善將慎寧噉毒藥，不應如是餐所忌食。」時波洛迦聞此語已，深懷愧恥便作是念：「同梵行者善哉此言，責及於我，乃至寧噉毒藥不餐忌物，我今實可服於毒藥。」即從座起，於雜藥

囊中撿得毒藥遂便噉之。藥發瞑眩幾將欲死，兩眼翻戴口中嘔沫，啼泣唱言：「馱索迦！我死！我死！」時馱索迦聞已驚怖而至，問言：「具壽波洛迦！何不忍疾而啼泣耶？」波洛迦曰：「聞汝為我求藥辛苦，不自將慎寧服毒藥，不應如是噉所忌食。我便生念：『同梵行者為我劬勞，不能自慎，我今當可服其毒藥。』遂於囊中撿見毒藥即便噉之。」時馱索迦聞是語已，悲淚盈目而告之曰：「具壽！汝今何故作不善事？」即便疾走往問醫人。其藥毒烈勢不可持，遂便命過。時馱索迦醫處得藥馳走而還，見波洛迦命已終歿，便生追悔作如是念：「豈非我今是勸死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馱索迦無殺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於病人前作是言說，令彼病者聞已求死。若作是語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然而世尊尚未為諸聲聞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二苾芻：一名善語、一名吉祥，情義相得共為親友。善語苾芻捨畋獵出家，吉祥苾芻捨長者出家。有二童子是善語[外*男]甥，父母俱亡流離巡歷，至逝多林門外而住。是時善語出門遇見，審觀顏貌知是宿親，即便告曰：「汝之父母今在何處？」童子答曰：「並已身亡。」善語聞已不覺流淚。時諸苾芻見而問曰：「此二童子是何人耶？」答曰：「是我[外*男]甥。」苾芻告曰：「既是舅親何不收養？」答曰：「我行乞食尚不自供，況復於他而能存養。」苾芻告曰：「令此二子供給苾芻樹葉花果及以齒木，苾芻當與鉢中餘食令得充濟。」時善語聞已即便收養。是二童子稟性恭勤善為給侍，為諸苾芻取樹葉花果及供齒木，時諸苾芻惠以餘食并給衣資。既經多時年漸長大容貌充滿，曾於一時在寺門前遊戲而住。有餘親屬，手執弓箭於逝多林前逐鹿而過，問童子曰：「汝等何緣得住於此？」童子報曰：「我舅於此釋子中出家，我依而住。」獵人告曰：「汝舅為人不自存活，於釋子中而求出家，汝等豈復不存活耶？應可立志習其父業。」童子即便報親屬曰：「舅於我等實有深恩，今可詣彼諮決其事。」便往舅所白言：「聖者！我今奉辭欲習父業。」舅便報曰：「我以信施養汝二人，云何於今還修惡行？」二子白曰：「設令頂繫金鬘我尚須棄，孰能捨置祖父業乎？」遂不用舅言俱捨而去，作畋獵事以自活命。後時吉祥身嬰重患，善語為看病人，于時吉祥為病苦所逼，便自生念：「我今持戒不造眾惡，天堂解脫如隔輕幔，今宜捨棄苦所依身當生勝處。」復作是念：「我今苦逼，誰當行殺斷我命耶？」遂憶善語有二[外*男]甥稟性麁暴。「彼能殺我，何假餘人！」作是念已告善語曰：「具壽！仁之[外*男]甥今在何處？」報曰：「彼二名字我不憙聞，皆以信施而為存養，彼於今時得行惡業，同其祖父為捕獵事，斷諸生命以自存活。」吉祥曰：「勿於彼

二生嫌恨心，然彼二子在逝多林，乃至蜫蟲未曾見害，惡人勸誘今為殺業，仁今特宜於彼惡黨勸令捨離。仁行出外我病獨居，更無餘人能相供侍，仁若見者可喚將來令看侍我。」是時善語出行乞食，便見二子販肉屠肆，[外*男]甥見舅俱來禮足。善語于時恨而告曰：「我與汝等是何親屬？」答言：「是舅。」「彼具壽吉祥！復是何親？」答曰：「彼亦是舅。」便告之曰：「自汝去後彼嬰疾患，曾不重來暫與相見。」答言：「我實不知，今即往看欲何所作。」報言：「彼有教者，汝當為作。」語已而去。時彼二子便詣吉祥，禮雙足已在一面坐。吉祥見已告二子曰：「聖者善語與汝何親？」答言：「是舅。」「我今與汝復是何親？」答：「亦是舅。」吉祥告言：「我比嬰患汝曾不來暫看於我。」答言：「阿舅，我實不知，纔始聞說我等即至。」吉祥告曰：「汝等願我生天堂不？」答言：「願生。」告言：「若如是者，我向他方豐樂之所，天堂解脫如隔輕幔，我願捨棄苦所依身當生樂處，汝今宜可斷我命根。」彼便答曰：「何有是事？假使餘人來害舅者我當殺彼，寧容我等共斷舅命！」告曰：「善語豈不已告汝等，彼有教者汝當為作。」報曰：「聞說。」「若聞說者宜相用語，與我斷此煩惱命根。」彼時二子共相議曰：「豈非我舅先有籌量，故喚我來作如是事？」時二子中一極麁獷，即持利刀割斷喉命，便以白氈通覆死屍。時善語還而告之曰：「汝等看守病人豈得令睡。」答言：「阿舅！此舅今睡更無起期。」善語聞說驚怪異常，便自思曰：「我今宜應更審尋問。」是時二子具述事緣。是時善語心生惶怖，便去白疊見其被殺，心即追悔：「豈非我是求持刀者斷他命耶？」時彼善語親愛別離轉增悔恨，具以此事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苾芻無殺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令無智人為看病者，必有他緣須自出外，於不善解看病之人當可教示：『勿令病者非理損害，墮水火食諸毒，持刀斧墮崖塹，或昇高樹食所忌食，皆應遮止，無令因此而致傷害。』若苾芻令無智人瞻視病者，又不善教棄而出去，得越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苾芻，所用之鉢色壞有孔，餘苾芻告言：「具壽！汝所用鉢有孔色壞，何不熏治？」報曰：「若熏治者多有所須，瓦籠牛糞及油麻滓等。」苾芻告言：「具壽！汝若無鉢豈得存耶？」報曰：「我無鉢者寧復得存？然於某處有一苾芻，身嬰重患不久命終。彼有一鉢光淨圓好堪得受用，彼若死者我當取之。」諸苾芻聞而告曰：「具壽！汝為鉢故生此極惡旃荼羅心。」彼聞慚恥復生追悔，默爾而住：「將非我今有犯罪耶？」即以此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苾芻無願死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為鉢生此極惡旃荼羅心，起此心者得

越法罪。然諸苾芻護持其鉢當如眼睛，應綴者綴、應熏者熏。若苾芻有鉢，應合熏綴而不為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苾芻，僧伽胝衣破弊塵垢，有餘苾芻告言：「具壽！汝僧伽胝破弊塵垢，何不浣染縫治？」報曰：「若修補者多有所須，柴薪染汁針線盆等。」苾芻告曰：「汝若無衣得存濟耶？」答言：「我若無衣寧得存濟？然於某處有一苾芻，身嬰重病不久命終，彼有僧伽胝衣新染赤色堪得受用，我當取之。」諸苾芻聞而告曰：「具壽！汝為衣故生此極惡旃荼羅心。」彼聞慚恥便生追悔，默爾而住：「將非我今有犯罪耶？」即以此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苾芻無願死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為衣生此極惡旃荼羅心，起此心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護惜衣服當如身皮，應浣染縫治者當隨事作，若不作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勝軍，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於同類族娶女為妻。未久之間婦便懷妊，經於九月遂誕一男，色相端嚴人所樂見。經三七日歡會宗親，其父以兒告諸親曰：「此兒今者欲作何名？」眾人議曰：「此是長者勝軍之子，應與立字名曰大軍。」未經多時復生一子，顏貌奇特倍勝於兄，人相圓滿乃至廣說如前詳議，大軍之弟名曰小軍。後時勝軍其妻亡歿，禮送林野以火焚之。日月既淹憂懷漸捨，便自思惟：「我更娶妻恐惱二子。」大軍成立即為娶妻，長者不久便遭衰疾，雖加藥物羸頓日增，慰喻二子而說頌曰：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說此語已即便命終，備具凶儀焚之郊外。大軍為父廣修福業，自念：「慈父在日供我衣資，今既身亡，宜自求覓無墜家業，我今應可持諸財貨，往詣他方求利取活。」作是念已告小軍曰：「弟今知不？慈父在日衣食無乏，棄背之後須自營求。汝宜在家勤心撿校，我欲求利暫往他方，隨有所得以存生計。」弟答兄曰：「善哉！」是時大軍多齎貨物往詣他方，凡所經求無不諧偶，書報弟曰：「我甚安隱多獲財利，汝宜歡慰善知家業。」因貪利故更詣遠方，後於異時重以書報，如有頌曰：

「由貪故求利，　得利轉生貪，
應作不應作，　為貪皆忘失。」

展轉求利遠趣邊方，經歷多年音信無繼。其大軍婦豐衣美食欲念便生，即於小軍現婬染相。小軍不許，欲念更增，告曰：「仁何不念？」小軍聞之掩耳告曰：「勿作此言，長嫂如母。」女人情偽，不學而知，遂著弊衣歸父母舍，現憂惱相臥麁惡床。母及家人俱告之曰：「有何憂苦而至此耶？」白言：「女人苦事可不共知，我被欲心之所纏逼。」母以種種方便而誨喻之。然於弊床寢臥不起，重白母曰：「我被欲心所逼，母應為我求別丈夫。」其母俛仰而告之曰：「汝之小郎容貌端正，何不求之？」答言：「我已苦求，彼不相許。」母便告曰：「汝豈不見諸餘婦人，夫壻遠行專守貞操，汝今何意獨懷憂苦？」報曰：「彼之夫主，時有信來可有希望，我夫信絕定是身亡。」母雖誘喻仍臥不起，復白母曰：「且置餘語，宜可為我求覓丈夫，若違我情必私逃竄，二家門族招大惡聲。」于時父母宗親共相議曰：「觀此女意鄙見不移，宜應具諸飲食以命小軍。」小軍蒙召便來赴席，食已告小軍曰：「今有私事故令相屈，仁之長嫂為欲所逼，可留心眷納勿使私奔。」小軍聞已便自思惟：「此嫂幼年來入我舍，無宜輒遣別適異人，又恐二宗惡聲彰露。」作是念已開意相從，便共歸家以備妻室，同居未久遂便有娠。女伴見怪而問之曰：「汝腹是何從何而得？」報曰：「我從夫去決志孀居，汝等何因妄相點污？」復有親密女人私相謂曰：「汝雖欲隱相貌已彰。」遂報有娠。問言：「誰許？」答：「是小軍。」女伴告曰：「若是小郎，此復何過？」腹既漸大，兄有書來報小軍曰：「我比興易遂至遠方，所有經求悉皆遂意，汝勿憂惱不久當還。」小軍聞已深生悔恨，私自念曰：「我憶大兄如旱思雨，久絕音信身復不來，我本無心作斯惡行，鄙事彰露方始言歸。世有言曰：『怨家之重，無越侵妻。』兄來若知必害於我，今宜逃避竄跡遠方。」又更思量：「家鄉難捨，今勝光王以釋迦子同王太子自在無礙，我當就彼而為出家。兄縱迴還欲何所作？」即便詣彼逝多林中，就一苾芻白言：「聖者！我欲出家，願垂矜許。」答曰：「財命非久，能捨出家斯為甚善！」遂與剃髮令服法衣，并受圓具略教儀式，告言：「賢首！鹿不養鹿，相濟極難，室羅伐城其處寬廣，汝宜乞食以自資身。」小軍白言：「鄔波馱耶！我今奉教。」即於晨旦執持衣鉢，入城乞食遂至本家，其妻遙見椎胸告曰：「小軍何意棄我出家？」報曰：「勿為此語。爾豈不知，我憶大兄如旱思雨，書信既絕身復不來，我遂與汝作斯惡事，兄來定知必害於我。」彼便報曰：「仁欲自免，我復如何？」小軍曰：「我被他逼元無本心，汝為欲纏自當勉力。」言已捨去。是時小軍有舊親識，先解醫方，詣其本家問：「小軍所在？」其妻報曰：「我被欺辱，棄我出家。」問曰：「何在？」答曰：「在逝多林沙門住處，如不信者可往尋

求。」依言往求見苾芻眾，形服相似不知誰是小軍。詢問苾芻：「小軍何在？」時有苾芻指示其處，亦既見已問小軍曰：「何不相語來此出家？」答曰：「不應責我輒爾出家，具述兄書兼陳己過，事不獲已而作沙門。」友人報曰：「我本解醫頗練方藥，若懷胎者有藥能銷。」小軍聞之默然而住。時彼知識即為合藥，令女送去與小軍婦，囑曰：「此之散藥，是小軍苾芻遣我送來，暖水和服必得平善。」其女至彼具以事告。婦聞取藥依教服之，胎便墮落無妊娠相。人共覺知，諸女問曰：「胎今何在？」報曰：「我先已言：『夫堺行後孀居守志。』勿以惡事來相塵黷。」時親密女私告之曰：「汝先所云：『是小軍許。』何因今日云：『我先無。』？」答曰：「從彼而來，還從彼去。」又問：「如何？」報曰：「小軍與我毒藥，服已胎銷。」諸女相告各起譏嫌：「諸釋迦子能為惡事非真沙門，與人毒藥令彼墮胎。」此之惡聲遍滿城邑，皆云：「小軍苾芻作斯罪業。」諸苾芻聞便往白佛。佛告小軍：「汝豈實作如是事耶？」白言：「不也。世尊！我但隨喜。」爾時世尊告諸苾芻：「由彼小軍無殺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於如是事心生隨喜，若隨喜者得越法罪。」

不久之間大軍得利歡喜而還，去城不遠且暫停住。凡世間人聞善助喜，見惡相憂，有人報彼婦曰：「大軍來到財利豐盈，應生歡喜。」婦人巧詐不學而知，既聞此言心甚憂懼，著麁弊服臥在惡床。時彼大軍既入城已，於廛肆處安置貨物，即便還家見其所居無吉祥相，問僕使曰：「家主在何？」答云：「在室中臥。」聞已往就告言：「賢首！汝聞我來，豈不欣慶？」答言：「今聞仁至，實生歡喜，但仁所留小軍令守護我，彼便壞我。」問曰：「何為？」答曰：「小軍非理，強見陵逼。」大軍報云：「彼不欺汝，是欺於我。汝宜速起，我能治之。小軍今何所在？」答曰：「聞君將至，私走出家。」問：「在何處？」「在逝多林釋子之處。」報其妻曰：「彼處豈是施無畏城，我當於彼以法治罰。」時有別人往告之曰：「小軍知不？爾兄來至。」問曰：「兄有何言？」報言：「汝兄作如是語：『彼逝多林豈是施無畏城，我今當以苦法治罰。』」時弟聞已生大憂怖。作如是念：「我由懼彼而來出家，豈於此處還遭彼害？雖知苾芻同王太子無有障礙，然我有過，若來相見必害於我，我今宜應逃避而去。」是時小軍作是念已，便白師曰：「鄔波馱耶！我由怖彼而求出家，聞彼欲來苦害於我。」本師問曰：「彼是何人？」白言：「彼是我兄，今從遠來擬相屠害，作如是語：『豈逝多林是無畏城，當以苦法而欲治我。』雖知國法同王太子安隱無礙，然我有過必害於我，今宜避去。」其師告曰：「汝欲何之？」小軍曰：「我今欲詣王舍城。」師曰：「彼處有我知識苾

芻，可齎我書投彼而住，必以恩慈護念於汝。」白言：「甚善！」時彼親教即便作書與彼苾芻曰：「此之小軍是我弟子，今欲往彼。遠相投寄，仁可流恩，願垂覆護，令安樂住。」時彼小軍既得書已禮師而出，左右顧瞻情懷怖懼，漸次而進到王舍城，訪彼苾芻。見已禮足，以親教書而授於彼。時彼苾芻披讀書已，告言：「善來具壽！我如汝舊師，汝如我弟子，宜於我邊受學佛法。汝有所須衣鉢絡囊水羅絛帶，我皆資給令無闕乏。然世尊說：『苾芻有二種所應作事：所謂禪思、讀誦。』汝今樂何？」白言：「我樂靜慮。」答言：「甚善！」依法而教。時彼便往至寒林中棄屍之處，策勵勤修斷諸結惑，證無生法得阿羅漢果離三界染，觀金與土平等不殊，刀割香塗了無二想，如手捻空心無罣礙，能以大智破無明縠，三明六通四無礙辯悉皆具足，諸有愛著利養恭敬無不棄捨，帝釋諸天所共讚歎。後於異時大軍往詣逝多林中，問諸苾芻曰：「聖者！頗有此城長者之子名曰小軍，於此出家不？」答言：「有。與汝何親？」曰：「是弟，今在何處？」「彼已遠去詣王舍城。」時彼大軍禮足而去，便作是念：「設令往彼，彼亦非是施無畏城，我當至彼以法治罰。」大軍即多齎路糧，到王舍城往竹林中，問諸苾芻曰：「聖者！頗有室羅伐城長者之子名曰小軍，先已出家，來至此不？」報言：「彼與汝何親？」答言：「是弟。」又問：「今在何處？」「在寒林中棄屍之處。」聞已即往，而彼林內多有苾芻同修梵行，大軍與弟離別既久，有昧形容於眾人中卒未能識，良久細察方始識知。大軍思念：「彼若識我必起害心，應且潛形別為謀計。」便出林中四顧而望，見有獵人執持弓箭欲求禽獸，就而問曰：「仁今執持弓箭欲何所為？」獵者報言：「我欲畋遊。」問曰：「汝之所獲得利多少？」答曰：「或時得利、或不得利。」問曰：「如若得利其數幾何？」答曰：「可得五、六金錢。」即便報曰：「我今與汝五百金錢，汝能為我殺一怨家苾芻不？」時彼獵人由貪利故便取其物，取已念曰：「此諸苾芻國王恩許，事同太子自在無礙，我於朝夕常此往來，若殺苾芻我之妻孥必當獄死。」又念：「我於晝日曾入此林，心生恐怖身毛皆豎，此諸大德無問晝夜，常在此林得安隱住，豈非成辦殊勝行耶？然而此人如白胡椒不知生處，我既得物可返殺之。」即便彎弓形如吒字，彀以毒箭洞貫心胸，既遭苦毒便起惡心：「今此獵人反害我者，必是小軍先為謀計。我今雖死，於當生處誓害小軍。」發惡願已即便捨命，遂於小軍門樞之下而作毒蛇。

雖阿羅漢，若不豫觀不知其事。是時小軍因開門扇碾殺其蛇，毒心不息後受蛇身於門上樞，同前碾殺。於床脚下復作毒蛇，如是四返於床脚下皆被壓殺。其蛇每死轉更受生，身漸微細毒心增甚，後於

異時在衣笥間受毒蛇身。是時小軍獨於靜室默然而坐，是時毒蛇由宿怨心，擲墮身上以毒螫彼。是時小軍遂便大叫告諸苾芻：「具壽！有異毒蛇猛熾可畏，小如鐵筋長四寸許，墮我身上以毒相螫。汝等俱來共捉我身舁出房外，勿令於此身肉潰裂，如把塵砂開手便散。」是時具壽舍利子去此不遠，於一樹下宴坐思惟，聞彼叫聲即便往就，問小軍曰：「我不見汝顏容有異，何故汝今作如是說：『有異毒蛇猛熾可畏，小如鐵筋長四寸許，墮我身上。汝等俱來共捉我身舁出房外，勿令於此身肉潰裂，如把塵砂開手便散。』」是時小軍白舍利子言：「大德！若於眼耳鼻舌身意有我我所，於色聲香味觸法有我我所，於地水火風空識有我我所，於色受想行識有我我所者，如是之人可使諸根容色變異。大德！我今不然，於諸根境六界五蘊無我我所，豈使我今容色變異。大德舍利子！我於長夜所有我我所、我慢執著、隨眠煩惱，已知已斷永拔根栽，如斷多羅樹頭不復增長，於未來世不復更生。豈使我今容色變異。」時具壽舍利子與眾多苾芻，共舁小軍而出房外，纔舁出已小軍之身百片潰爛，如把砂塵開手便散。是時尊者舍利子說伽他曰：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壽盡時歡喜，　猶如捨眾病。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壽盡時歡喜，　猶如捨毒器。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死時無恐懼，　猶如出火宅。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以智觀世間，　猶如於草木。
所作事已辦，　不住於生死，
於諸後有中，　其身不相續。」

爾時小軍既涅槃已，尊者舍利子共諸苾芻，收其骨肉焚燒供養，往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住，白言：「世尊！小軍苾芻毒蛇墮身猛熾可畏，細如鐵筋長四寸許，螫以害毒其身潰裂，如把塵砂開手便散，今已涅槃。」世尊告曰：「舍利子！若小軍苾芻，當爾之時誦此伽他及禁呪者，不為蛇毒之所中害，身不潰裂散若塵砂。」時舍利子請世尊曰：「何謂伽他及以禁呪？唯願世尊為我宣說，我等聞已咸共受持。」爾時世尊為諸苾芻說伽他及禁呪曰：

「我於持國主，　及曷羅末泥，
緝婆金跋羅，　咸悉生慈念。

喬答摩醜目，　難陀小難陀，
無足二足等，　亦起於慈念。
於一切諸龍，　依水而居者，
行住有情類，　我悉起慈心。
一切人天眾，　神鬼及傍生，
咸皆獲利安，　無病常歡喜。
所見皆賢善，　不遇諸怨惡，
我悉興慈念，　毒害勿相侵。
我於崖谷險，　一切處遊行，
齧毒及害毒，　常勿相忤嬈。
世尊大慈父，　所有真實言，
我說佛語故，　諸毒勿侵我。
貪欲瞋恚癡，　為世間大毒，
由佛真實語，　諸毒自銷亡。
貪欲瞋恚癡，　為世間大毒，
由法真實語，　諸毒自銷亡。
貪欲瞋恚癡，　為世間大毒，
由僧真實語，　諸毒自銷亡。
滅除諸毒害，　擁護而攝受，
佛除一切毒，　蛇毒汝銷亡。

「怛姪他菴　敦鼻麗敦鼻麗　敦薜　鉢利敦薜　榛帝蘇榛帝　雞榛帝　牟柰裔　蘇牟柰裔　彈帝尼擺雞世　遮盧計薜　嗢毘盈具麗莎訶」

佛告舍利子：「若小軍苾芻當時若自、若他說此伽他及神呪者，必免毒蛇之所侵害，不令其身潰爛分裂，如把塵砂開手皆散。」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白言：「世尊！唯願斷我疑念。今欲請問：小軍苾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而於今身生大富家多饒財寶。復作何業？由彼業力，於世尊所而為出家，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復作何業？由彼業力，雖得聖果被毒蛇螫，逼惱身心而入涅槃。」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此小軍苾芻曾所作業必須自受，而彼小軍自所作業增長時熟，緣變現前如影隨形，必定感報無餘代受。汝諸苾芻！若人所作善惡之業，不於外界地水火風令其受報，皆於自身蘊界處中而招異熟。」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諸苾芻！於往昔時無佛出世，有獨覺聖者出現世間，哀愍貧窮自常受用弊惡衣食，猶如麟角唯一福田。時有一村獵師居住，去村不遠有大林池，於彼池邊多諸禽獸之所棲集。時彼獵人多置機弶羂縢膠羂索，於日日中多獲鳥獸。是時獨覺遇至彼村，在天祠中依止而住。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村乞食，既得食已便作是念：『此之天祠人多諠雜，於聚落外有寂靜林，我當乞食在彼而住。』漸次求覓遂到池邊，見有靜林堪得居住，便以衣鉢置在一邊，濾水觀蟲以洗手足，取諸落葉布地而坐。飯食已訖洗手及鉢，安置鉢已即便洗足，於一樹下加趺而坐，威儀寂定猶如龍王蟠身而住，即於是日聞人氣故禽獸不來。時彼獵人晨朝早起詣陂池邊，遍觀機弶一無所獲，便作是念：『我於他日機弶不空，何故今時一無所得？』即於池邊四望觀察遂覩人跡，尋蹤而至便見獨覺，威儀寂靜加趺而坐。見已生念：『我今觀此出家之人，威儀寂靜似愛住處。若我今者不斷其命，能令於我衣食斷絕。』以毒害意不觀未來，即便彎弓彀其毒箭中彼要處。時彼聖者作如是念：『豈得令此無識獵師，長於惡趣受大苦惱，我應授手拔濟令出。』猶如鵝王飛騰空界，身出水火現大神通。諸異生類見神通者，速即歸依如摧大樹，遙禮彼足而白之曰：『真實福田，唯願速下！唯願速下！我癡無識沈沒欲泥，願見慈悲哀憐濟拔。』是時獨覺為愍彼故縱身而下，獵師悲感跪拔毒箭以物繫之，白言：『聖者！願至我家為辦瘡藥，若須金泥用塗瘡上亦為求覓。』于時獨覺便作是念：『今我此身臭爛膿血，所應得者今已得之，我今當可入無餘依妙涅槃界。』還昇虛空現諸神變而入涅槃。時彼獵師多財大富，以諸香木焚聖者身，復持牛乳而滅於火，便將餘骨盛置金瓶，四衢道邊起舍利羅塔，并持種種繒蓋幢幡花香伎樂申 供養已，至心禮塔而發願言：『我實愚迷不識善惡，遂於如是真實福田造極重罪，願於後世勿招惡報。所有供養善根，於當來身，常處富樂豐饒受用，顏容端正見者歡喜，具足如是殊勝福德，當得承事最勝大師不生厭倦。』諸苾芻！汝等當知，彼獵師者即小軍是。由於昔時以毒藥箭射彼獨覺要害之處，此惡業力便於無間大地獄中，滿足一劫受燒燃苦。有餘殘業於五百生中常被毒害，雖復今身得阿羅漢果，還遭毒害而入涅槃。由彼發願生富樂家顏容端正，乃至今時莫不備受，廣說如上。乃至於我法中而為出家，斷諸結惑證阿羅漢果，我於百千俱胝獨覺之中為最勝師，彼承事我不生厭倦。是故苾芻！汝等應知，若純白業得純白異熟，若純黑業得純黑異熟，若黑白雜業得雜異熟。汝諸苾芻當捨純黑業及以雜業，於純白業當勤修學。」此是緣起，仍未制學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七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斷人命學處第三之二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於同類族娶女為妻，歡娛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大母遂身亡。其父於後更娶繼室，于時長者告後妻曰：「汝頗能於不親生子而存養育同苦樂不？」答言：「我能。」未經多月婦遂有娠，便生惡念：「我若生子，當以彼兒用充僕使，不應令彼起傲慢心。」便給麁衣惡食加以鞭杖苦楚。子告父曰：「父今知不？繼親於我以惡衣食而見濟給，數加鞭杖苦楚非常。」父報子曰：「我當為汝誡勅於母不使更然。」便告妻曰：「賢首！我於先時已相告語：『能於不親生子而存養育同苦樂不？』汝答言：『能。』何故今時不順前語，便於此子以惡衣食而見濟給，數加鞭杖苦楚非常？」答言：「我為教詔欲令勝進，恐有世人怪笑於我，實無異心。」夫曰：「汝不須教，更不得以惡衣食加諸楚毒令生怨苦。」報云：「更不如是。」不久之間便誕一子，遂於前子倍生惡意同前苦楚。子便生念：「我父於母不能止遏，還復踵前苦治於我，今可捨出家。」便至父所白言：「繼親於我不垂愍念，父雖止遏尚不慈憐，今欲出家願見聽許，豈能於此受苦命終。」長者便念：「我此後婦為性不仁，雖頻勸誡仍不悛改，從彼出家冀全其命。」便告子曰：「我今放汝隨意出家。」蒙父許已往逝多林，投一苾芻而請出家。時彼苾芻與出家已，并授圓具告言：「具壽！凡出家人有二種業：所謂禪、誦。我比修定，汝樂何業？」白言：「鄔波馱耶！我樂讀誦。」報曰：「善哉！汝學三藏。」彼便生念：「三藏教法文義深廣，我之本師心樂靜慮，誰當於此教授我耶？我今宜可別往他處。」白師曰：「欲往他方習學三藏。」報言：「甚善！隨汝意去。」

時彼弟子辭往他方，遍學三藏博通文義，為大法師詞辯分明演說無礙。便自思念：「如世尊說：『父母於子有大劬勞，護持長養資以乳哺，贍部洲中教示我者最為第一。假使其子左肩擔父、右肩擔母，經於百年不生疲倦，或滿大地末尼、真珠、琉璃、珂貝、璧玉、珊瑚、金銀、馬瑙、牟薩羅寶、赤珠右旋，如是諸珍咸持供養令受安樂，雖作此事亦未能報父母之恩。若父母無信心者令住正信，若無戒者令持禁戒，若性慳者令行惠施，無智慧者令起智慧。子能如是於父母處勸喻策勵，令安住者方曰報恩。』然而我父於三寶中未生信敬，我今宜往為說法要。」便持衣鉢往室羅伐城，漸次遊行既至本國住逝多林，名稱普聞眾人讚仰。

彼長者子既出家已，便遊他國博通三藏還逝多林。時彼長者既聞此說心生歡慰：「我子出家遠遊他國遍閑三藏，今得旋歸住逝多林，我今宜往共申 喜慶。」即便往詣逝多林中，遂見其子告曰：「善來苾芻！自汝離我遍閑佛教，今還故居我深喜悅。」作是語已在一面坐。時彼苾芻為說種種微妙句義，其父聞法起深信心，為受三歸并五學處。時彼長者即請苾芻明當就食，彼默然受。父禮而去中路生念：「我向倉卒不善思量，請子歸家明當設食，我婦為人稟性踈慢，勿於我子無敬重心，今欲如何？」復更思念：「已為言請，不可重收，我今宜可善言誘喻勿令瞋忿。」至家告曰：「賢首！有子逃亡、身死、出家，此之三事為一、為異？」報言：「三事無異。」告曰：「賢首！汝之前子離我出俗為善苾芻，遊適他方妙閑三藏，今者來至逝多林中。」其妻報曰：「若如是者，何不請來就舍而食？」答言：「我已請訖，宜應具辦美膳。」時彼婦人心生喜悅，冷熱隨時悉皆具辦，旦令使者往逝多林，白言：「大德！飲食已備，宜可知時。」時彼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行詣父舍，到已洗足於所設座就之而坐，洗手滌鉢。長者及妻自手授與上妙飲食，食既飽滿澡漱已盛鉢器。時彼父母禮足而坐聽說法要，時彼繼母聞說法已深生敬信，請受三歸并五學處。爾時彼家既受化已，諸苾芻、苾芻尼皆來集會，猶如渴者奔驟泉池，但有捨施修營咸於二部僧處。

長者異時身嬰重病，子聞父患便作是念：「我當為父說法冀得痊除。」如是時時到其父所，白言：「父於今時勿復憂慮。所以者何？父今因我為善知識，歸佛法僧受五學處，布施持戒廣修諸福，捨此苦身當生善道，天堂解脫如隔輕幔。」答言：「實爾！我因子故發信敬心，捨此身已冀生勝處。」時子苾芻為說法已捨之而去，父作是念：「我子善閑三藏為大法師，智慧聰敏辯才無礙，有所宣陳並皆真實。我今病重苦惱非常，宜可方便自斷其命。」復更思念：「我今病重，何有餘人能為斷命？」其家有婢名波利迦，麁壯愚鈍。復生是念：「此波利迦必能殺我，更無別人能作斯事。」去此不遠有居士子為婚娶事，時長者婦被召相看，將波利迦隨後而去。婚姻既了，時長者妻告波利迦曰：「汝宜還家警覺長者勿令晝睡，待我辭別隨後即行。」其婢承命歸家至長者所，長者告曰：「汝何處來？」波利迦具以事白。問言：「婚姻好不？」答曰：「善好。」告曰：「我今與汝作此婚姻，汝意喜不？」答言：「甚喜。」復告曰：「隨我所言汝皆作者，知汝心喜。」答曰：「隨言皆作。」長者曰：「今有非人入我腹內，汝為我出。」問曰：「欲於何處令鬼出耶？」報曰：「先從脚按次腨及膝乃至胸頸，宜可急扼雖動勿放。」時彼愚婢承言即作，長者被扼既急便生悔心：「若

波利迦得重相放斯為極善。」時波利迦憶先言教，雖見動搖不肯相放，因斯苦劇遂即命終。時有天人，見此事已於虛空中說伽他曰：

「若被愚人扼，　或時遭鼈咬，
波利迦急按，　豈有得全生！」

既命終已，便以衾疊通身而覆。長者婦歸問其婢曰：「令汝前來警覺長者，何故不看令其晝睡？」時婦即便手搖病人欲令警覺，其婢報曰：「不須警覺，我為大家於長者腹中按出惡鬼，由斯暫得安隱眠睡。」時長者婦遂作是念：「我試觀察此之惡鬼其狀如何？」舉衾視之見已命過，便作是念：「非是我夫自斷其命，定是前妻之子解三藏者，由彼為其說如是法：『父勿憂慮。所以者何？父今因我為善知識故，歸佛法僧受五學處，布施持戒廣修諸福，捨此苦身當生善道，天堂解脫如隔輕幔。』今既身死必得生天。苾芻若來我當共活，所有家務令其檢校。」作是念已憂苦纏懷，具飾凶儀送屍林野，焚燒事畢憂恨而住。

時三藏子聞父身亡便作是念：「一切諸行皆悉無常，我今宜往為彼繼親宣說法要。」既至家已，其母遙見即便罵言：「汝前婦兒今得來至，由解三藏說生天法令父命終，今可還家與我共活，所有家務汝並知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心懷愧恥捨之而去，便生悔恨作如是念：「豈非我今是勸死耶？」即以此事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諸苾芻！彼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應對彼重病人前說如是法，能令病者聞已樂死。若苾芻說如是法，令彼病人欲求死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佛在廣嚴城勝慧河側娑羅雉林，為諸苾芻說不淨觀、讚修不淨觀：「汝諸苾芻！應修不淨觀，由於此觀修習多修習故得大果利。」如世尊說教諸苾芻修不淨觀得大果利，時諸苾芻便修不淨觀，既修習已於膿血身深生厭患，或持刀自殺、或服毒藥、或以繩自縊、或自墜高崖、或展轉相害。有一苾芻於膿血身深生厭離，便往詣彼鹿杖梵志沙門所作如是言：「汝來賢首！與汝衣鉢，當斷我命。」是時梵志即斷其命，便持血刀往勝慧河側就水而洗。時有天魔從水涌出，告梵志曰：「善哉賢首！汝今所作多獲福德，汝於沙門具戒具德，未度者令度、未脫者令脫、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更有餘利得彼衣鉢。」時彼梵志轉更增益罪惡之見，便作是念：「我今實爾獲諸功德，能於沙門具戒行者，度脫安樂至涅槃處，復有餘利獲彼衣鉢。」時彼梵志便挾利刀，詣僧住處及餘房院經行之所，而告之曰：「若有苾芻具足戒行，我當度脫安樂令至涅槃。」時有一苾芻厭恥自身，便出房外告梵志曰：「賢首！我未度脫安樂

涅槃，汝當令我得涅槃處。」時彼梵志即便就殺。如是二、三乃至六十苾芻，悉皆斷命。爾時苾芻眾漸減少。
佛於十五日褒灑陀時，於如常座既安坐已，觀苾芻眾，告具壽阿難陀曰：「何故苾芻數漸減少，存者無幾？」時阿難陀白世尊曰：「佛於一時為諸苾芻讚修不淨觀，若於此觀修習多修習者得大果利。時諸苾芻便修不淨觀已，於膿血身深生厭患，或有自殺或求他斷命，魔來勸喻乃至殺盡六十苾芻，由此緣故僧眾減少。」佛告諸苾芻：「展轉教殺是事實不？」白佛言：「世尊！實爾。」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所為非，非沙門、非隨順行、是不清淨，非出家者所應為事。」作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從攝取於僧乃至正法久住利益人天。我今為諸聲聞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若人、若人胎，故自手斷其命、或持刀授與、或自持刀、或求持刀者，若勸死、讚死，語言：『咄男子！何用此罪累不淨惡活為？汝今寧死，死勝生。』隨自心念以餘言說勸讚令死，彼因死者，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苾芻義如上。
言人者，謂於母腹已具六根，所謂眼耳鼻舌身意。
人胎者，謂初入母腹，但有三根謂身、命、意。
故者，謂是故心非錯誤等。
自手者，謂自手行殺。
斷命者，令彼命根不得相續。
或持刀授與者，若知彼人欲得自殺，便以大刀、剃刀、刺刀等而安其處欲令自害。
或自持刀者，謂自力劣不能行殺，但自執刀令他捉手而斷人命。
或求持刀者，謂覓男、女、半擇迦等命其行殺。
言勸死者，於三種人勸之令死：謂破戒人、持戒人及以病人。
云何勸破戒？如有苾芻於破戒苾芻有所求覓，若衣鉢絡囊水羅絛帶，及餘沙門命緣資具。時彼苾芻作如是念：「若彼破戒命存在者，彼衣鉢等無由能得，我應詣彼勸之令死。」即便往彼作如是言：「具壽！知不？汝今破戒作諸罪業，身語意三常造眾惡。具壽！乃至汝命得長存者，所作惡業轉更增多，由惡增故於彼長時受地獄苦。」若破戒者聞此語已，作如是問：「具壽！我今欲何所作？」彼便報曰：「應可捨身自斷其命。」若彼苾芻或可捨身、或時自殺，彼苾芻得波羅市迦。若破戒苾芻不受勸者，彼苾芻得窣吐羅底也。時勸死者雖說如前勸死語已，心生追悔，便往詣彼破戒苾芻所作如是言：「具壽！當知我前所說，猶如愚小不善分別、不審思量，倉卒而說。具壽！若能親近善友說除先罪，汝之所作三業不善，由彼力故而得清淨。由清淨故捨此身已當生天上。」若破戒者

或問彼曰：「具壽！我今欲何所作？」答言：「汝勿捨身汝勿自殺。」若不自殺者，彼苾芻得窣吐羅底也。若破戒人雖聞前語，不用其言而便自殺，其勸死者亦得窣吐羅底也。是謂苾芻勸破戒人死。

云何勸持戒人死？如有苾芻於持戒苾芻有所求覓，若衣鉢等廣說，乃至即便往彼作如是言：「具壽！知不？汝既持戒修諸善法，又能展手施、恒常施、愛樂施、廣大施、分布施。具壽！汝有此福必生天上。」若持戒人聞此語已作如是問：「具壽！我今欲何所作？」彼便報曰：「應可捨身自斷其命。」若彼苾芻聞是語已便自斷命，彼苾芻得波羅市迦。若持戒苾芻不受勸者，彼苾芻得窣吐羅底也。時勸死者雖說如是勸死語已、心生追悔，便往詣彼持戒苾芻所作如是言：「具壽！當知我前所說，猶如愚小不善分別、不審思量，倉卒而說。具壽！既能持戒修諸善法，乃至必生天上。」若持戒者或問彼曰：「我今欲何所作？」報言：「具壽！汝勿捨身汝勿自殺。」若不自殺者，彼苾芻得窣吐羅底也。若雖聞前語，不用其言而便自殺，彼苾芻亦得窣吐羅底也。是謂苾芻勸持戒人死。

云何勸病人死？如有苾芻於病苾芻有所希求，若衣鉢等命緣資具，時彼苾芻作如是念：「彼重病人命存在者，彼衣鉢等無由能得，我應往彼勸之令死。」即便往彼作如是言：「具壽！知不？汝既重病極受苦惱，汝若久存病轉增劇常受辛苦。」若病苾芻聞此語已作如是問：「我今欲何所作？」彼便報曰：「應可捨身自斷其命。」若病苾芻聞是語已，恐更辛苦便自斷命，彼苾芻得波羅市迦。若病苾芻不受勸者，彼苾芻得窣吐羅底也。時彼苾芻雖說如前勸死方便已，心生追悔，便往詣彼病苾芻所作如是言：「具壽！當知我前所說，猶如愚小不善分別、不審思量，倉卒而說。具壽！汝今宜可覓善知識，能為汝求應病之藥供給飲食，如法相看隨順不逆。若能爾者，不久便當病愈安樂，氣力平復隨意遊行。」若病苾芻或問彼曰：「具壽！汝今令我欲何所作？」報言：「汝勿捨身，汝勿自殺。」若不自殺者，彼苾芻得窣吐羅底也。若病苾芻雖聞前語，不用其言而便自殺，彼苾芻亦得窣吐羅罪。是謂苾芻勸病者死。

言讚死者，若有苾芻於樂死人前作讚死語，「咄男子」者，是呼召言。「汝今何用如是罪累，乃至死勝於生」者，皆是出輕毀言。

隨自心念者，謂隨自心而生異念。

以餘言說者，謂以眾多方便勸彼令死。

讚者，於病人前說讚美言，欲令必死心無所顧。

若彼由此方便而命終者，謂彼苾芻由此所說方便而致命終。不由餘事，謂非此餘善心等事。

苾芻者，謂有苾芻性。苾芻性者，謂受圓具，廣如上說。

波羅市迦義亦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攝頌曰：
有時以內身，　或用於外物，
或內外二合，　是名為殺相。
云何內身殺？謂若苾芻有殺心，若以一指打彼女、男、半擇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或當時不死，由此為緣後乃死者，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死者，得窣吐羅底也。如以一指，若以五指、拳、腕、頭、肩及餘身分，乃至足指而打於彼欲令斷命，若彼死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由此死者，苾芻亦得波羅市迦；若不死者，得窣吐羅底也。是名內身行殺。
云何外物殺？若苾芻有殺心，以竹、鐵等箭射彼女、男、半擇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不即命終、後方死者，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死者，得窣吐羅底也。若矛矟、輪鑶及餘兵刃，乃至棗核遙擲彼人，作殺害心欲令其死，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不即命終、後方死者，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死者，得窣吐羅底也。是名外物殺。
云何內外合殺？若苾芻有殺心，手執大刀殺彼女、男、半擇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不即命終、後方死者，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死者，得窣吐羅底也。如大刀既爾，諸餘兩刃、半刃、矟杖之類，乃至草莛打斫於彼，作殺害心欲令其死，由此方便而命終者，得波羅市迦，或得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內外合殺。
攝頌曰：
若以毒藥粖，　及在二依處，
或時以諸酒，　機關等害人。
云何以毒藥殺？若苾芻有殺心，若以毒藥、若毒和食，謂餅飯等，殺女、男、半擇迦。由此方便而命終者，得波羅市迦，或得窣吐羅底也。廣說如上。是名毒藥殺。
云何毒粖殺？若苾芻有殺心，以諸毒粖或用摩身、或將洗浴、或和塗香、或坌香鬘、或雜香煙，殺彼女、男、半擇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或得窣吐羅底也。廣說如上。是名毒粖殺。
云何依處殺？此有二種：一因地稽留、二因木稽留。何謂因地稽留？若苾芻有殺心，掘地作穽於內置機，羈絆其脚欲殺男、女、半擇迦，因此而死；或放師子、虎豹、鵰鷲鳥等而噉食之；或以風吹日曝形質銷盡，或令飢渴羸瘦。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

市迦；若不死者，得窣吐羅底也。餘如上說。如脚既爾，若脛、若髀、若腰、若胸，乃至於頸而為羈絆，或時欲令師子等食，乃至飢渴羸瘦。由此方便而命終者，得波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因地稽留殺。

云何因木稽留殺？若苾芻故心欲殺女、男、半擇迦等，或於大木、若柱、若橛，以濕繩索而繫其足，因此而死；或時欲令師子等食乃至飢渴銷瘦。由此方便而命終者，得波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因木稽留殺。

云何酒醉殺？若苾芻故心欲殺女、男、半擇迦等，與米酒令飲，因此致死；或令師子等食，乃至飢渴羸瘦。由此方便而致命終，得波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如米酒既爾，乃至根、莖、花、葉、果酒，或呪其酒、或以藥酒，飲令心亂癡無所識。由此方便而致命終，或由醉故欲令王賊、怨家而斷其命，得波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以酒殺。

云何機弓殺？若苾芻故心欲殺女、男、半擇迦等，便設機弓施以鐵箭，或安諸刀等置於路側，若彼女、男及半擇迦從此而過，便截手足或復斬頭及餘身分。由此方便而致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如機弓既爾，若作蹋發及餘機關欲斷人命事罪同前。

攝頌曰：

若起全半屍，　墮胎并作呪，
推落及水火，　遣使寒熱殺。

云何起屍殺？若苾芻故心欲殺女、男、半擇迦等，便於黑月十四日詣屍林所，覓新死屍乃至蟻子未傷損者，便以黃土揩拭、香水洗屍，以新疊一雙遍覆身體，以酥塗足誦呪呪之，于時死屍頻申欲起，安在兩輪車上，以二銅鈴繫於頸下，以兩刃刀置於手中。其屍即起，便問呪師曰：「汝欲令我殺害誰耶？」呪師報曰：「汝頗識彼某甲女、男、半擇迦不？」答言：「我識。」報曰：「汝可往彼斷其命根。」若命斷者，苾芻得波羅市迦。若於彼家以諸藥草而為鬘帶，橫繫門上及置水瓶、或門繫牸牛并同色犢子、或繫牸羊并同色羊羔、或家有磨藥石并有石軸、或門有因陀羅杙、或火常不滅、或家安形像、或有佛真身，或轉輪王、或轉輪王母、或懷輪王胎、或有菩薩、或有菩薩母、或有懷菩薩胎、或將欲誦戒或正誦戒時、或將欲誦《四阿笈摩經》或正誦時，若復大經欲誦正誦，謂《小空、大空經》、《增五、增三經》、《幻網經》、《影勝王迎佛經》、《勝幡經》。若有如是等事守護之時，彼所起屍不能得入者，此苾芻皆得窣吐羅底也；或不善解起屍之法，起屍却來殺其呪師，此苾芻得窣吐羅底也；若呪師苾芻殺彼起屍，亦得窣吐羅底也。

云何起半屍事？並同前，於中別者，車但一輪、一鈴繫頸、刀唯一刃，乃至結罪廣如上說。
云何墮胎殺？苾芻欲殺懷胎母不欲殺子，即便蹂蹋其腹。若母死非胎者，苾芻得波羅市迦；若胎死非母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二俱死，於母得波羅市迦；若二俱不死，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欲殺於胎不欲殺母，即便蹂蹋其腹。若胎死非母，苾芻得波羅市迦；若母死非胎，得窣吐羅底也；若二俱死，得波羅市迦；若二俱不死，得窣吐羅底也。
云何作呪殺？若苾芻有殺心，起方便欲殺女、男、半擇迦，作曼荼羅安置火鑪，燃火投木口誦禁呪，作如是念：「若燒木盡，令彼女、男、半擇迦命根即斷。」若火中木纔始燒半彼命斷者，此苾芻得窣吐羅底也；若木燒盡彼命終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有殺心，起方便欲殺女、男、半擇迦，以油麻芥子各一升置於臼中擣之，口誦禁呪作如是念：「若臼中物擣若成末令彼命終。」未末已來彼命終者，此苾芻得窣吐羅底也；若碎成末彼命終者，苾芻得波羅市迦。若苾芻有殺心，起方便以黃牛乳一升置於器中，以指攪乳口誦禁呪，作如是念：「若器中乳盡變成血，即令彼人命根斷絕。」若乳未盡成血彼命終者，得窣吐羅底也；若盡成血彼命終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欲殺人，起方便以五色線刺僧伽胝，口誦禁呪作如是念：「作此衣了令彼命終。」若衣未了彼命終者，得窣吐羅底也；衣了死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欲殺人，起方便以指畫地，口誦禁呪作如是念：「畫滿七數令彼命終。」若未滿七彼命終者，得窣吐羅底也；滿七死者得波羅市迦。是名作呪殺。
云何推墮殺？若苾芻欲殺人，於崖岸危險等處推彼令墮，由此死者得波羅市迦；當時不死、後因此死，亦得波羅市迦；當時不死、後亦不死，得窣吐羅底也。如崖既爾，或於牆樹處、或於象馬、車輿、床座、頭肩、腰背、髀膝、腨足，及餘身分而推墮時，由此死者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因此死，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死，得窣吐羅底也。是名推墮殺。
云何於水殺？若苾芻欲殺人推置水中，因此死者得，波羅市迦；不死者，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水謂河、海、池、井、泉，乃至以水一掬投彼口中令死，是名於水殺。
云何於火殺？若苾芻欲殺人推置火中，因此而死，苾芻得波羅市迦。廣如上說。火謂若燒村、林、城邑，乃至以火炭置彼口中令死，是名火殺。
云何驅使殺？若苾芻欲殺人，即遣其人向險難處，而致死者，得波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險難處者，謂賊、怨家、虎豹、師子等處，使人經過令其致死，是名驅使殺。

云何寒凍殺？若苾芻欲殺人，於極寒時猛風嚴烈，若晝安置陰中、若夜置於露地令坐濕草，因此而死，苾芻得波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寒凍殺。
云何炎熱殺？若苾芻欲殺人，於極熱時身生沸瘡，若晝置於露地、若夜安密室中，熏以烟火、覆以席薦及毛緂等，因此而死，苾芻得波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炎熱殺。
攝頌曰：

浴室及溫堂，　迦留不觀座，
施醋有二別，　十七惱令亡，
蘭若老苾芻，　重輕隨事識。

云何浴室事？爾時世尊住曠野林中，是時有一乞食苾芻，於得意居士家時時往詣為說妙法，令彼居士生敬信心，為受三歸并五學處。後時復往為說七有事福業，居士白言：「聖者！我欲為僧作有依福業事。」苾芻答曰：「甚善！此事應作。」白言：「聖者！欲何所作？」答言：「僧今現無浴室，宜可為作。」白言：「聖者！我有財物無撿校人。」答言：「我為撿校修營福業。」白言：「甚善！」時彼居士多與財物任其營作，苾芻即為修造。時曠野林中有大節會，諸傭作人皆不來集，時彼苾芻召彼傭人而告之曰：「賢首！汝等今日何故不來？」白言：「聖者！今日諸人為大歡會，緣此不來。」報曰：「賢首！諸有福人可為歡會，汝等客作活命何歡會耶？汝來為作倍與價直。」白言：「聖者！彼有福人常為歡會，我傭力者時復一逢，設令兩倍酬我價直亦不能作。」言已便去，時彼居士作如是念：「我今往觀所作福業為至幾何？」晨旦往觀並未營作，到苾芻所禮已，白言：「聖者！何意傭人今日不作？」報言：「居士！彼不肯作。」白言：「何意？」報曰：「彼傭力人作如是語：『今日世人共為歡會，我不能作。』」居士白言：「聖者！彼客作人有何歡會？豈非聖者不酬價直彼不肯耶？」報言：「居士！我酬一倍仍不肯作。便報我言：『諸有福人常為歡會，我傭力者時復一逢，設與兩倍亦不能作。』」居士言：「聖者！我修此福不為自身不為親屬。善哉聖者！為我助成勿令廢闕。」時彼苾芻以事白佛。佛言：「事未了者，令諸苾芻助彼修造。」時諸苾芻依世尊教，即助營造展轉擲甎，執不牢固甎遂墮落，打苾芻頭因而致死。時諸苾芻心生追悔作如是言：「諸具壽！此乞食者，多事營為強自辛苦，我之所愛同梵行者非分致死。」共生疑念：「豈非緣此我等共犯波羅市迦耶？」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皆無有犯。然諸苾芻不應展轉擲甎，應以手相授。若甎有璽裂告知方授，不爾者得越法罪。」佛言：「應助作業。」時諸苾芻盡日而作，諸婆羅門居士等咸生譏議：「云何苾芻終日作

業猶若傭人？」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不應終日而作，應可半日營其事業。」時諸苾芻於炎夏時午後營作，於寒冬時午前而作，佛言：「不應爾，於寒冬時午後而作，於炎夏時午前而作。」彼諸苾芻臨至食時方休作務，泥土污身便行乞食。諸不信者見而譏笑曰：「聖者！仁等作務過傭力人，彼客作者未至食時尚知休息，仁等營為臨食方止。」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准量日時早須休作，若乞食者當整容儀方行乞食，若僧食者亦應豫辦赴常食處。」如世尊言：「整理威儀方行乞食及赴食處。」者，諸苾芻不知何者是豫整威儀。佛言：「乃至得洗手足，并洗鉢器已來是名豫辦。凡諸苾芻若營造時，所有行法我今為說。若撿校人者，知彼諸人晨朝執作宜辦小食，若午後時為覓非時漿及塗手足油。若撿校人不依教者得越法罪。」是名浴室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八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斷人命學處第三之三

云何溫堂事？

爾時薄伽梵在曠野林中。苾芻造溫堂事同浴室，於中別者，如世尊言：「事未了者，應可令諸苾芻相助營作。」時諸苾芻於溫堂處助其營作，共舁材木安置梁棟，匠人在下遙共持舉。移木之時苾芻手脫，大木墮落打匠人頭，因此致死。時諸苾芻心生追悔，作如是言：「諸具壽！此乞食人多事營為強作辛苦，緣此營作打殺匠人，豈非我等犯波羅市迦耶？」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無犯。然諸苾芻不應輒舉力不禁物，必有事緣須移轉者，應問著俗人眾共扶舉，若舉、若放相告同時，若苾芻不依教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言：「苾芻不應輒移重物力不禁。」者，諸苾芻不知齊何是應舉物。佛言：「若俗人一擔之重，苾芻應分兩人，違者得越法罪。」是謂溫堂事。

云何黑迦留陀夷？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具壽黑迦留陀夷，教化旃荼女人令生敬信，為受三歸并五學處。時彼女人頂禮足已請言：「聖者！若有藥食資緣闕乏，我皆奉施。」時迦留陀夷不肯為受，告女人曰：「大妹！世尊之教普利為首，我今意欲饒益多人。」女人白言：「聖者！若不見許受我所請，我今欲為聖者敷設妙座，每乞食來常於此坐，食訖而去。」答言：「可爾。」常於日日就彼坐食，食已便去。時迦留陀夷別有因緣須詣他處，便作是念：「我今宜往，報妹令知。」即便詣彼告言：「大妹！我今欲往人間遊行，汝自將愛。」白言：「聖者！幸可早歸。勿於他處久為留滯令我愁憶。」告已還逝多林將欲行去。爾時世尊欲人間遊行，命具壽阿難陀曰：「汝可告諸苾芻：『我欲人間遊行。』」乃至廣說。時阿難陀告諸苾芻曰：「諸大德！世尊今欲人間遊行。若諸大德樂欲行者，應可料理衣服。」時迦留陀夷聞斯語已作如是念：「隨佛行者有十八種利益：一、無王怖；二、無賊怖；三、無水怖；四、無火怖；五、無敵國怖；六、無師子虎狼惡獸等怖；七、無關寨怖；八、無津稅怖；九、無闕防援怖；十、無人怖；十一、無非人怖；十二、於時時間得見諸天；十三、得聞天聲；十四、見大光明；十五、聞授記音；十六、共受妙法；十七、共受飲食；十八、身無病苦。」時迦留陀夷念曰：「隨佛多益，我今宜應從佛行化。」即便不去。

時旃荼舍有別女人誕生一息，是時旃荼告別女曰：「汝可洗浴孩兒，以新白疊嚴飾其身，置仙人座上，令兒長命。」彼便依教置於座中。時迦留陀夷乞得食已詣旃荼舍，然阿羅漢不豫觀察聖智不行，便於舊座放身而坐。時孩兒母忙怖告曰：「聖者！座有孩兒。」彼便急起，兒已命絕，其母見已即便號哭。時迦留陀夷報言：「大妹！汝勿啼哭，汝之孩兒植短命業，如世尊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然我今者理應啼泣，雖得阿羅漢果不善觀察。大師世尊！以我為緣，於諸弟子當制學處。」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迦留陀夷無犯。然諸苾芻往俗舍中，不善觀座不應輒坐，不觀而坐得越法罪。」是名迦留陀夷事。

云何施醋二緣事？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二長者，大富饒財多諸僕使，是時二人共為知友得意相親。於後漸漸二俱貧悴，二人議曰：「昔日富樂，今時貧苦，何用活為？我今宜可俱共出家。」便於善說法律之中剃除鬚髮修出離行。後於異時一人染患、一相看侍，其病漸羸不能復起，便問病者曰：「具壽！在俗之日曾病苦不？」報言：「曾有。」問曰：「何藥對治？」答言：「曾飲鹽醋。」「若爾，今者何不飲之？」答言：「我飲。」彼即為覓鹽醋與之令飲，飲已便死。時彼苾芻因生追悔：「將非我與不相宜藥，令彼命過犯他勝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問醫人，不應輒與病人藥服；若無醫人應問苾芻曾是醫者；此若無者應問曾與醫人為知識者；此若無者應問曾遭病人；此若無者應問耆舊苾芻。若苾芻不問醫人乃至耆舊，輒以自意與病人藥，得越法罪。」時諸苾芻共生疑念，俱往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彼病苾芻，醋先是藥今服便死？」佛言：「彼昔在家是痰癊病，今是風熱。由此緣故，昔藥今非。」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彼摩揭陀影勝王得見諦已，與八萬諸天并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無量百千眾俱。時影勝王於王舍城擊鼓宣令，普告王城及外來者：「諸人當知，於我國中居住之者不應作賊。若作賊者當遠流擯，所失之直我以庫物而用酬填。」

爾時世尊，為勝光王說《少年經》令生信已，時勝光王於憍薩羅國擊鼓宣令，普告城邑及四方客曰：「諸人當知，於我國中現居住者不應作賊。若作賊者當斷其命，所失之直我以庫物而用酬填。」于時摩揭陀及憍薩羅兩境之賊，聞斯令已咸悉投彼二國中間隨處而住。時二國人皆共聞知，多有賊徒在兩界中群聚而住，邀諸商旅劫物殺人。時摩揭陀有諸商人，欲往憍薩羅國，聞此事已遂多覓援人，持諸賄貨隨路而去，過摩揭國界入憍薩羅境。是時商人告諸人曰：「仁等當知，我聞憍薩羅勝光王雄猛暴烈，我設遭賊能以庫物

共相酬補，此防援人可放歸去。」時防援人告別而返。時諸賊侶於其要路安伺候人，時伺候人見諸防援悉皆去已，報賊徒曰：「援人已去。君等宜行入商旅中奪其財物。」是時諸賊於險林中便破商旅，或斷其命或傷支體，或有逃走往至室羅伐城，塵土坌身便詣王所，白言：「大王！我等商人今至王國財物皆失。」王曰：「何意？」白言：「大王！於王國境被賊劫奪。」時勝光王即便勅語毘盧宅迦太子曰：「汝可急往擒彼賊徒并所盜物。」太子既奉勅已，嚴整四兵象馬車步，於險要處尋知賊徒。時彼群賊不覺兵至，於一林中共分財物。于時太子掩其不備，或有當時斬殺，或有逃竄林野，餘所擒獲得六十人。賊既破已，太子便將六十賊徒并所得物送至王所，致敬已白大王曰：「此是賊徒并所盜物。」王問賊曰：「爾豈不聞我宣教令，若作賊者當斷其命，所失之直我以庫物而用酬填。」賊言：「並聞。」王曰：「汝若聞者何因作賊奪彼商人？」白言：「大王！若不作賊，貧窮不活。」王曰：「若爾但取其物，何故殺人？」白言：「欲令其怖，是故須殺。」王曰：「若爾，我今有法，令汝恐怖。曾所未見，今日見之。」王性暴虐，勅大臣曰：「今可將此賊徒至彼屠所斬其手足，被賊商客以我庫物而用酬填。」大臣奉教將諸賊侶往至屍林斬其手足，所盜之物依數酬與。如世尊說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於自他損惱、自他安樂應善觀察。何以故？汝諸苾芻！自他損惱、自他安樂，斯等皆是可厭離處。」

時諸苾芻憶持佛語，為生厭故多往屍林。時有諸苾芻尼亦詣屍林，見諸群賊手足皆斷。時有一人亦在屍林，共觀群賊作如是語：「若有好心愍斯苦者，可以鹽醋與之令飲，於此死已當更受生飲母新乳。」時諸苾芻尼中有一苾芻尼名曰圓滿，麁壯愚直，聞此語已便作是念：「我於善說法律之中得為出家，云何我今捨斯福聚？我今宜可求覓鹽醋而施與之。」時苾芻尼俱還住處，圓滿獨詣城中求得鹽醋，滿一大瓨并瓦甌六十，持還賊所。時彼諸賊為苦嬰纏，飢渴所逼求活無路。見苾芻尼便作是語：「善哉聖者！我為渴逼，願以瓨水見相救濟。」時苾芻尼作求福心，先與甌已次行鹽醋，人皆滿器得已便飲，皆悉命終。時苾芻尼暮方還寺，寺門已閉，即便扣喚。寺尼問曰：「扣門者誰？」報言：「我是圓滿。」問言：「汝今何故日暮方還？」報言：「姊妹隨喜！姊妹隨喜！」諸苾芻尼問曰：「汝作何事？為得阿羅漢果？為得不還、一來、預流果耶？或為僧伽造住處耶？或為僧伽求得飲食妙衣服耶？」報言：「姊妹！仁等更無所作，唯求飲食衣服？」苾芻尼問曰：「此皆無者，汝作何事？」圓滿報曰：「仁等於屍林處，豈不見彼斬手截足六十人乎？」答言：「我見。」圓滿曰：「我為教化多得鹽醋，人各飽飲

悉已命終，於當生處飲母新乳。」諸苾芻尼聞而告曰：「癡人！以他勝罪填滿腹中，而令我等共生隨喜。」於時圓滿聞已追悔，便作是念：「將非我犯他勝罪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此苾芻尼無犯。若有故心令他死者，得他勝罪。然諸苾芻尼不應於病人處，而與其醋令飲命終。應作是心：『此之病人由斯藥故，令得早差。』者無犯。若苾芻苾芻尼作如是念：『由此藥故當令命終。』若因死者得他勝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具壽大目連，將十七眾童子與其出家并授圓具，以鄔波離為首。此十七人若有一人為知事者，彼之十六盡皆相助。彼於異時有法事起通夜誦經，是十七人共來撿校。復於別日僧伽有浴室事起，彼亦詳來共相借助。復於別日中有一人合知寺事，即於是日莊嚴寺宇。時知事人專心看守，中有一人作如是念：「我困且眠，彼十六人豈可不能守護？」時十六人各生是念：「我困且眠。」其十六人並皆熟睡。唯有一知事者，通夜撿校不得眠睡，既至天明屏燈樹開寺門，掃灑房庭觀水淨不？瞻日時候敷設床座，窣堵波處燒香普熏，於寺上閣便鳴揵稚。時十六人聞揵稚聲方始眠覺，各各從房持鉢而出，見彼一人周慞馳走撿校寺事。時十六人共相謂曰：「諸具壽！豈無一人助斯營作？」時有一人作如是語：「我生是念：『我困且眠，餘十六人豈可不能撿校。』」諸人悉皆作如是語，詳聞此已共相謂曰：「此之一人於我等處，凡有所作常為先首，我不相助彼定生瞋，我等食竟從乞歡喜。」食已詳至其所俱共懺摩，其少年者即便禮足，若老大者手撫其肩，告言：「具壽！汝可容恕。」時彼默然而不應對，有親友者以指擊擪，彼笑而告曰：「施喜！施喜！」諸人各念此好方便，若一、若二，乃至諸人悉共擊擪，時彼風氣上衝即便命殞。諸人見死悲號大哭。時諸苾芻怪而問之：「何謂汝今共聚啼哭？」彼便報曰：「大德！我曹昔日有十七眾，今但十六，寧不悲啼！又我得意同梵行死，有愛別離苦，復有他勝罪。云何得不悲惱？」時諸苾芻聞已而去，彼十六人各在一邊懷憂而住。有餘苾芻知其同伴擊櫪致死，見而責曰：「具壽！汝十七眾，如燒草火疾燃疾滅，或時戲樂、或復憂愁。」彼為憂火燎心，雖聞此語竟不酬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彼諸苾芻無殺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相擊擪，若擊擪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去此不遠有一聚落，彼有長者，大富饒財多諸僕使，有淨信心意樂賢善。彼為僧伽造一住處，其狀高大有妙石門，廊宇周環悉皆嚴飾，見者歡喜。於此住處請六十苾芻夏安居竟，作隨意事已任緣而去。時彼施主見寺空虛令人守護，恐有賊徒盜床褥等。復有六十苾芻人間遊行，屆斯聚落求覓停處。時有一人

報苾芻曰：「聖者！何不住寺？」報言：「賢首！何處有寺？」答曰：「村外林中有好住處。」苾芻便往見守護人。彼遙見已告言：「善來！」即給與房舍、床褥、被枕，及小坐床并三柜木，告言：「聖者！可先濾水，我今暫往白長者知。」告長者曰：「仁今福德倍更增長，有六十客苾芻來至寺所。」長者聞已驚喜交集，報家人曰：「汝等可取酥、蜜、沙糖、石榴、石蜜、蒲萄、胡椒、乾薑、蓽茇堪作非時漿物持往寺中，有客僧伽來至住處，欲作非時漿令其飽飲。」家人聞已如所處分咸將至寺。時諸苾芻既濾水已，各任威儀隨處而住。是時長者便往寺中，遙見苾芻如蓮花叢充滿寺內，倍益信心深加歸向，說伽他曰：

「若村若林中、　若高若下處，
眾僧居住者，　令生愛樂心。」

作非時漿調和既訖，自手授與。諸苾芻眾飽飲漿已，爾時長者禮眾僧足自執香爐，引諸僧眾出遶制底，還歸住處在上座前長跪而住。上坐為說法要，長者白言：「明日中時唯願聖眾，就我宅中哀受微供。」苾芻許之，禮足而去。彼於明日辦諸美膳供養眾僧，眾僧食已為其呪願方歸住處。復於中後設非時漿，既澡漱已長者手執香爐，於上座前白大眾曰：「聖者！此之住處，我不為身亦不為親屬。然本意者但為四方僧伽造立，願見哀愍於此夏安居。」諸苾芻告長者曰：「世尊法主今現住在室羅伐城，於時時中聞說授記：某甲苾芻證阿羅漢，某甲苾芻成不淨觀，勝光大王、勝鬘夫人、仙授世主、毘舍佉母及餘長者婆羅門等並皆敬信。我等往彼，若法若食皆同受用，我等欲往。」長者白言：「受法義利惟仁所知，衣食資身我願供給，幸可留心於此停住，四事供養當無闕乏。」上座告言：「諸具壽！如世尊說：『若其施主有敬信者，應須悲愍增長信心。』我今欲於此住。」既作留意，即便於此內外觀察，遂見香花滿樹美果盈枝，清沼茂林皆可愛樂。上座告曰：「諸具壽！今此住處花果豐盈，若前安居果實未熟，我等宜可作後安居。」既籌議已遂後安居。時彼長者唯造一寺，所有福業皆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坊更無別寺，諸人福業亦皆臻湊。時諸苾芻於此安居多獲利養，隨意事訖於此而住。

時有迦栗底迦賊，共相議曰：「我等當作何業，於一歲中不假劬勞衣食豐足？」有作是說：「我等宜應偷苾芻物。」餘賊報曰：「彼一日中過百門闔，辛苦乞索僅得充軀，彼何所有？」中有一賊諳委苾芻，告諸人曰：「汝等不知彼大有物。所以知有，此造寺長者信心淳善唯造一寺，所有福業皆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坊更無別

寺，諸人福業亦皆臻湊。時諸苾芻於此安居多獲利養，若不信者可共親觀。」諸人報曰：「若爾，汝可先行，我當後去。」報言：「善好。」即便整理衣服，緩步從容口誦伽他，旋行制底便入寺內。

時門首有莫訶羅苾芻，賊見禮足而問：「聖者！此是誰寺？房宇莊嚴令人愛樂，願生天者是其梯蹬。」苾芻報言：「賢首！是某長者之所興建。」問言：「聖者！此是毘訶羅？為是毘伽多？」苾芻問曰：「何謂毘訶羅？何謂毘伽多？」報曰：「若資具充滿是毘訶羅，所須闕乏是毘伽多。」苾芻報言：「賢首！若如是者，此是毘訶羅非毘伽多，於此住處資產豐盈受用具足。」賊便報曰：「聖者！若足飯者不應餐土，若足衣者不著樹皮，仁之衣服應有多少？」時莫訶羅稟性愚直，便携賊手共進房中，報言：「汝觀架上衣物多少？」問言：「聖者！此是仁物為僧物耶？」報言：「賢首！是我私物。」問言：「聖者！仁是上座、為是法師？」報言：「賢首！我非上座亦非法師，我是求寂，居僧之下。」報曰：「仁所有物我已知之，然於眾庫有貯積不？」報言：「賢首！我居最下尚什物豐足，何況僧中？」報言：「聖者！大眾厨內煮食之物，為用瓦器為銅釜耶？」苾芻即便將示庫屋，告言：「於此庫中充滿銅器。」既知此已賊便欲出，報言：「聖者！向來廢仁善品妨我生業，今且辭去後更申禮。」報言：「善。」賊乃禮足而去，詣諸賊所告曰：「我於彼寺親已觀察，財物豐贍如富商客，宜可偷取。」中有一人告諸賊曰：「我曾聞說，有六十人善閑弓矢於此出家，不可造次輒為偷劫，若眾集聽經方可入寺。」諸人問曰：「不知何日當欲誦經？」其諳委人告諸賊曰：「八日已過月半當誦。」即便屈指數日而住。至十五日，上座自說波羅底木叉，為長淨已，令誦經者昇師子座，纔誦伽他曰：

「佛在給園中，　能斷一切惑，
諸根皆寂定，　告眾如是言：
『我於人天眾，　宣示微妙法，
聞已如說行，　得盡苦邊際。』」

于時賊徒扣門而喚，苾芻問曰：「汝是何人？」報言：「聖者！我是善男子。」時諸苾芻便作是念：「或聚落人來此聽法，我為開門。」其門既開賊徒競入爭取財物，苾芻告曰：「汝向報言是善男子，今來入寺便竊我財。」賊便報言：「聖者！我有二名：在外名善男子，入寺名劫賊。」苾芻告曰：「作汝名者非是好人。」偷得物已即便出寺。

時諸苾芻既遭賊已，共相議曰：「諸具壽！如世尊說：『凡[(殼-一)/牛]乳者不應令盡。』今此長者若見遭賊，出物供寺復與我等

定當傾竭。宜往室羅伐城同梵行處求覓衣服。」曰：「我等形露如何涉途？」一人告曰：「晝入草叢，夜當涉路。」不白長者於是便行，漸至室羅伐城。彼諸苾芻初夜後夜，警覺思惟勤修善品，見露形者來至門前惶遑顧望，彼諸苾芻遙問之曰：「汝等露形拔髮之輩因何至斯？此是毘訶羅非汝住處。」答言：「具壽！我是苾芻，非露形外道。」復問曰：「豈有如是形相？」苾芻答曰：「被賊偷劫。」問曰：「汝名何等？」答曰：「我名佛護、法護、僧護等。」彼便答曰：「善來，善來！具壽！」即為開門，彼便入寺，或以三衣、或以二裙、或僧脚崎、或漉水羅，或鉢腰條，隨其所有皆共周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凡於夜中未善諳識，不應輒與開門，可問種族名字，若體悉者方為開門。然誦經時應令苾芻而為守護，若知賊至應現驚怖，作叱喝相勿與開門，作如是語：『將揵稚來！并及椎杵、時輪、僧伽胝、七條、五條、衣帑、搭鉤、條索等物來。』聞是語聲賊便驚去。若眾首上座所有行法，我今制之。凡欲眾集誦經之時，上座應問知事人曰：『門已閉未？寺內遍看不？差守護人未？請誦經人未？大小行處並掃拭未？』若眾上座如前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爾時給孤獨園舊住苾芻，告被賊苾芻曰：「諸具壽！我等隨有多少衣鉢共相分給，猶未周贍。然被賊之處造寺長者信心淳厚，宜應往彼重與相見，必以衣服共相濟給。」聞此語已便共籌議：「諸具壽！同梵行者善哉此說，然我等輩前來忽遽不白長者，今可更去告彼令知，或容見濟多少衣服。」即便至長者處。長者見已禮而問曰：「聖者！何不相告遂即他行？」苾芻報曰：「長者，如世尊說：『夫[(殼-一)/牛]乳者應留少許。』當時我等作如是念：『寺今遭賊，長者見已出物供寺復給我等，必致傾竭恐相惱觸，故不白知便往室羅伐城，於同梵行處求覓衣服。』」長者白言：「聖者！寺中遭賊，豈我家內亦遭賊耶？善哉聖者！為哀愍我重來相見。」既倍生恭敬，人別各奉十三資具。彼賊聞已還復重來，便於夜中誦經之時扣門而喚。時諸苾芻知是賊至，共相告言：「諸具壽！昔時矯賊今更再來，宜依佛教作大驚咤，莫與開門。」即便高聲唱言：「急將揵稚、槌棒、時輪、僧伽胝、七條、五條、衣袋、搭鉤、條索物來。」諸賊聞已便大驚惶奔走而散。時有諸天說伽陀曰：

「兩足牟尼能說教，　令諸弟子恐怖賊；
口出驚喚善防身，　五百群寇皆奔散。」

時諳悉苾芻者告賊伴曰：「仁等何故輒自驚？」走賊徒答曰：「汝豈不聞，有六十人出家皆善弓矢，如何我等不奔走耶？然而我輩先

不曾聞揵稚棒等，如是器仗必當相殺。」彼便答曰：「此等皆非是實器仗。」諸賊問曰：「此是何物？」報曰：「揵稚木鳴以集僧，棒槌是打揵稚物，時輪用觀日影，僧伽胝等及以絛索是衣服所須，袋擬盛貯三衣，搭鉤開門之鑰。我等不應驚怖，還可共偷。」于時群賊悉皆復寺，彼有賊帥登梯而上。是時寺內有摩訶羅苾芻為守護者，見彼昇梯便作是念：「此之頑賊劫我衣鉢令使露形，今若縱捨還令我等露形而住，我當與彼現恐怖相。」即便徐行取揵稚木打賊頭上，賊被木打落梯而死。摩訶羅即便大喚：「有賊！有賊！」時諸苾芻便廢聽經爭昇上閣，問言：「賊在何處？」摩訶羅報曰：「於此寺邊昇梯而上，我示驚怖並已逃奔。」諸人報曰：「令賊逃奔斯為甚善。」天曉開門尋賊上處，便見賊頭流血而死。眾既見已各懷驚怖，共相告曰：「前非遭賊，今是遭賊。由打殺人遂令我輩犯他勝罪。」時諸苾芻便生追悔，以緣白佛。佛言：「汝等無犯。然諸苾芻不應作如是心打彼身上，其所擲物可在傍邊或於背後，欲令恐怖作驚呼聲。若苾芻作如是心打彼身者，得越法罪。」

云何老苾芻？佛在室羅伐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於同類族娶女為妻。後誕一男年漸長大，是時長者貲財損失，親族乖離其妻既亡，便告子曰：「我今衰老，不復能知家中事業，我欲別汝情希出家。」子白父曰：「若如是者，我亦出家。」父報子曰：「斯亦善哉。」遂即父子相隨詣給園中，至一苾芻處，即禮足已白言：「聖者！我欲出家。」苾芻問曰：「豈此童子亦願出家。」答曰：「亦願。」問無障難俱與出家。佛教常式，老者受利、小者知事，是時父子二人常被驅役。子白父曰：「我被眾欺常令作務為無學業，今可共往他方受習經典。」父言：「善哉！與汝同去。」所到之處為其年小，還被驅馳即令知事。子白父曰：「室羅伐城雖令知事，然法主世尊親在於彼，於時時中聞說授記：某甲苾芻證阿羅漢、某甲苾芻成不淨觀、勝光大王、勝鬘夫人、仙授世主、毘舍佉母及餘長者婆羅門等，並皆敬信。我等至彼若法若食皆同受用，今欲還彼。」便棄餘方至室羅伐。欲到住處午時既逼，聞揵稚聲便報父曰：「揵稚聲促宜應急往。」父老疲困不能速行，其子強推令其進路。子作是念：「推行有益。」復更強推，是時老父面覆於地塵土滿口，因即命終。子見父死遂大號哭，置之路左，持其衣鉢往逝多林。諸苾芻見告言：「善來摩訶羅子！汝之老父今在何處？」彼便啼哭，苾芻問曰：「具壽！何故啼哭？」報言：「我父已死。」諸苾芻告曰：「具壽！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汝於善說法律捨家出家，當自裁抑勿生憂苦。」報言：「我推父倒地，因即命終，我當殺父。」苾芻報曰：「如汝所言深合啼哭，一得無間罪，二得波羅市迦，在阿鼻地獄長時受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彼無

有犯。然諸苾芻不應在行路中，有困乏者強推令去。我今為諸行路苾芻制其行法。若道行時見疲極者，當與按摩解勞，為擎衣鉢及諸資具，能去者善；若不能去當可先行，至住處已洗鉢請葉，觀察無蟲可為請食。不能來者持食往迎勿令絕食，若在非時送非時漿。道行苾芻如我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時諸苾芻悉皆有疑，俱往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彼摩訶羅子，斷父命根非無間罪，亦非波羅市迦？」佛言：「汝諸苾芻！此人非但今日殺父無罪，於往昔時已曾殺父不得重罪。汝等應聽。於過去世一聚落中有浣衣人，唯有一子年漸長大。時聚落中有大節會，時人多併洗濯衣服。是時父子多得垢衣，父告子曰：『既洗多衣不能歸食，汝可持飯向彼池邊。』子於後時持食而去，父既食已告其子曰：『汝當浣衣，我困且眠。』即便睡著。然父頭上無髮，多有蚊蟲來嗟其頂，子浣衣已來至父邊，見其頭上多有蚊蚋，即便為拂。蚊子貪血打去還來，怒而言曰：『今我存在，豈使蚊蟲飲我父血。』將浣衣棒以打蚊蟲，蚊雖散飛父頭遂破，因而命絕。于時有天說伽陀曰：

「『寧與智者為怨惡，　不共愚人結親友；
猶如癡子拂蚊蟲，　棒打父頭因命過。』

「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彼時浣衣老人者即莫訶羅是；彼時子者即推父苾芻是。往時雖復殺父非無間罪；今時亦爾，雖斷父命非無間罪，不犯波羅市迦。又無犯者，最初未制戒，癡狂心亂痛惱所纏。」故斷人命學處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九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妄說自得上人法學處第四

攝頌曰：

最初劫比羅，　漁人眾五百；
苾芻住蘭若，　自顯記相違。

爾時薄伽梵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有五百漁人，於勝慧河邊結侶而住。時彼漁人有二大網：一名小足、二名大足。買魚人少便用小足，買魚人多即用大足，若大節會即二網俱張。彼於異時廣嚴城中有大節會，買魚者眾二網俱施，分五百人以為二朋，各持一網，施小足者多獲魚鼈黿鼉之類，岸上委積如大穀聚。時有摩竭大魚海中眠睡，隨潮泛濫遂入勝慧河中，持大足者即便網得。時二百五十人共牽其網，網逼魚身即便睡覺，曳網并人隨流而去，各大驚叫告小足人曰：「我等并網並被魚牽，仁可俱來共我相濟。」彼既聞已俱來共牽，五百諸人與網同去不能持得。時五百人發聲大叫，告隨近人曰：「諸人當知我五百人及大足網，並被魚牽隨流而下，共來相濟。」時近住者，若放牛羊人、採樵蘇人、正道活命人、邪道活命人，及餘諸人，百千萬眾俱來牽網。時彼諸人身體傷損其網破裂，極大艱辛方牽上岸。其摩竭魚有一十八頭、三十六眼、或有人頭、或有象頭、或有馬頭、駱駝頭、驢頭、牛頭、獼猴頭、師子頭、虎頭、豹頭、熊頭、羆頭、猫頭、鹿頭、水牛頭、猪頭、狗頭、魚頭，于時四遠諸人遞相告語：「勝慧河側五百漁人張大足網，捕得一魚牽在岸上，其形奇大有十八頭、三十六眼。」諸人聞已，時有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眾競集河所，或有情生喜樂往彼觀瞻，或有先世善根警悟令去。廣嚴城內外道六師，亦生喜樂共至魚所，大眾雲集注目詳觀，共相告曰：「仁等各並識此頭不？」生希有心指撝而住。諸佛常法觀察世間，無不見聞無不知者，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為第一最為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度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世八法、示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閑九定，充滿十力、名聞十方，諸自在中最為殊勝，得諸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察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堪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

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其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礙趣涅槃城。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愍念過於彼。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此摩竭魚今遭苦厄，於先佛所已植善根，我因魚故施大教網化度有情，宜往勝慧河側。」諸佛常法未入涅槃安住於世，為欲憐愍所化有情，時往棕洛迦、傍生、餓鬼、人、天諸趣，或往屍林或往河處。今由此事世尊欲往勝慧河邊，即便微笑口中出五色光，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并餘地獄，若受炎熱皆得清涼，若處寒氷便獲溫暖，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爾時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然我必由無上大聖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能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為法器見真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說二伽他曰：

「汝當於佛教，　勤求出離道，
能破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佛法律中，　勇進常修學，
能捨於生死，　得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光從胸入，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頂入。是時光明遶佛三匝從臍而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非無因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剎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眾生最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慼，
無緣不啟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為說，
如師子王發妙吼，　願為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為渴仰者說因緣。」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難陀！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輒現微笑。汝今應可告諸苾芻：『如來欲往河岸遊行。若諸具壽樂欲隨從如來去者，當可持衣。』」時具壽阿難陀承佛教已，告諸苾芻曰：「諸具壽！佛今欲往河岸遊行，若諸具壽樂隨從者當可持衣。」時諸苾芻既奉教已俱來佛所。爾時世尊往勝慧河，自調伏故調伏圍繞，自寂靜故寂靜圍繞，解脫解脫圍繞，安隱安隱圍繞，善順善順圍繞，阿羅漢阿羅漢圍繞，離欲離欲圍繞，端嚴端嚴圍繞，如栴檀林旃檀圍繞，猶如象王眾象圍繞，如師子王師子圍繞，如大牛王諸牛圍繞，猶如鵝王諸鵝圍繞，如妙翅鳥諸鳥圍繞，如婆羅門學徒圍繞，猶如大醫病者圍繞，如大將軍兵眾圍繞，如大導師行旅圍繞，猶如商主賈客圍繞，如大長者人眾圍繞，如大國王諸臣圍繞，如轉輪王千子圍繞，猶如明月眾星圍繞，猶如日輪千光圍繞，如持國天王乾闥婆眾圍繞，如增長天王拘畔荼眾圍繞，如醜目天王龍眾圍繞，如多聞天王藥叉眾圍繞，如淨妙王阿蘇羅眾圍繞，猶如帝釋三十三天圍繞，如梵天王梵眾圍繞，猶如大海湛然安靜，猶如大雲靉靆垂布，猶如象王屏息狂醉，調伏諸根威儀寂靜，三十二相而為莊飾，八十種好以自嚴身，圓光一尋朗踰千日，安步徐進如移寶山，十力四無畏大悲三念住，無量功德皆悉圓滿，諸大聲聞：尊者阿慎若憍陳如、尊者馬勝、尊者婆瑟波、尊者大名、尊者無滅、尊者舍利子、尊者大目連、尊者迦攝波、尊者阿難陀、尊者頡離伐底，如是等諸大聲聞，及諸苾芻眾共往河側。
時諸大眾遙見世尊并苾芻眾自遠而來，諸不信者共相議曰：「諸人當知，我聞沙門瞿答摩斷諸喜樂，彼亦愛好來觀此魚。」諸敬信者便作是說：「諸人應知，如佛世尊久除喜樂，豈非今日緣此魚故，為諸大眾降大慈悲，欲說希奇微妙之法。」共說頌曰：

「牟尼久捨喜樂心，　無信之人生誹謗；
最勝今來於此處，　必為時眾說微言。」

是時大眾見世尊至悉皆驚起，由佛世尊為菩薩時，於師僧父母尊重之處常起恭敬故。爾時世尊入大眾中，在苾芻前就座而坐，便告五

百漁人曰：「賢首！汝等先身曾作惡業，由此緣故生在卑賤漁捕人中。汝今更復手執刀網，為殺害業而自活命。今於此死，何處受生？」漁人請曰：「我今不知欲何所作？」世尊告曰：「汝今宜可放魚鼈等水族之類。」彼白佛言：「如世尊教。」即便放捨。爾時世尊以神通力，令魚鼈等如游於水入勝慧河，唯摩竭魚獨留不去，憶前生事能作人語，共佛酬答。爾時世尊告摩竭魚曰：「汝是劫比羅不？」答言：「我是劫比羅。」世尊復問：「汝曾作身語意惡行不？」答言：「曾作。」「汝頗知此三種惡行招惡異熟不？」答言：「我知。」「汝知此業自身受不？」答言：「現受。」「誰是汝惡知識？」答言：「我母。」「彼生何處？」答言：「生捺洛迦。」「汝生何趣？」答言：「在傍生中。」「於此死已，當生何處？」答言：「我於此死，生捺洛迦。」時摩竭魚作是語已即便啼泣。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汝墮傍生趣，　我今無奈何！
處在無暇中，　啼泣當何益？
我今悲愍汝，　汝宜發善心，
厭離傍生身，　當得昇天上。」

時摩竭魚聞是語已，於世尊所深生敬信。世尊即為說三句法，告言：「賢首！

「諸行皆無常，　諸法悉無我，
寂靜即涅槃，　是名三法印。」

是時大會各生希有，共相議曰：「何意此魚，世尊垂問令憶宿世，復為人語共佛酬答？諸人當知，大聖如來威德尊重，我等庸微不敢諮問。我宜共詣尊者阿難陀處，問其所由如說信受。」時敬信者即便共詣阿難陀所白言：「尊者！何意此魚善解人言，共佛世尊論宿命事？」時阿難陀報諸人曰：「汝今宜往請問世尊。」諸人答曰：「如來世尊威德嚴重，我等庸愚不敢輕觸。」阿難陀曰：「我亦同汝懼佛威嚴，今為汝等略問其事。」時具壽阿難陀即從座起往世尊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此魚何緣能解人語，共佛世尊論宿命事？」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欲聞此摩竭魚宿世緣不？」時阿難陀白言：「世尊！我等樂聞，今正是時。唯願為說此魚宿世所有因緣，我等苾芻及諸大眾，得聞法已信受奉持。」佛告阿難陀：「汝當諦聽，至極作意，善思念之。於過去世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世尊出現於世，號迦攝波如來、應、正遍

知、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薄伽梵，在婆羅疐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與大苾芻眾二萬人俱。時彼城中王名訖栗枳，時世安樂穀稼豐稔，人民眾多畜產滋盛，無有鬪諍兵甲休息，亦無病苦及諸賊盜，正法理國為大法王。於其國中有婆羅門童子，言從本國遠詣南方，彼有婆羅門，博通眾藝善解四明，遠近諸方皆來歸湊。是時童子便詣其所，到已致敬於一面坐。彼婆羅門曰：『善來童子！汝從何來？何所求覓？』答言：『我從中國來，欲於大師足下親承道業。』師問之曰：『欲學何書？』答曰：『學四明論。』報言：『善哉！應如是學，此是婆羅門所應作事。』是時童子即便受學，凡諸學者至休假日，或往河池沐浴、或往城市觀望、或採香薪以充祭祀。是時童子至休假日，與諸學徒共採薪木，便於路中共相問曰：『君等皆是婆羅門姓，從何處來？』一人報曰：『我從東方來。』一人曰：『我從西國來。』一人曰：『我從北方來。』時彼童子曰：『我從中國來。』諸人問曰：『諸餘方國我並略聞，中國軌儀未曾見說。』即說頌曰：

「『智慧出東方，　兩舌在西國，
敬順生南國，　惡口居北方。』

「時諸學徒問童子曰：『汝之中國其事云何？』童子答曰：『我之中國特勝諸方，甘蔗香稻果實充足，畜產豐饒快樂安隱，人物繁多咸重慈濟，聰明福德技藝過人。有弶伽河吉祥清潔，於河兩岸其水平流。有十八處仙人住止，各大精苦現得昇天。』復問之曰：『中國之地頗有聰叡辯才善能談論如我師不？』答曰：『現今中國有一論師，如師子王自在無礙，我師見之自懷慚恥。』時彼童子讚美中方，諸人既聞悉皆樂往。時諸童子各持薪木至本師舍，安置薪已詣其師處，各白師曰：『此之童子讚美中方，令我諸人悉皆樂去。』其師報曰：『方國美妙人皆甚言，但可耳聞無宜即去。』諸徒曰：『彼童子說現今中國有一論師，如師子王自在無礙，我師若見必懷慚恥。』其師報曰：『地豐珍寶人多俊乂，我豈自說區宇之內唯我一人更無勝者？』復白師曰：『若如是者我今樂去，一遍觀方國，二洗沐仙河，於大論師伏膺受業，降伏諸論、談吐激揚、發起名譽、多獲財利。』時婆羅門性少緣務愛愍學徒，報諸人曰：『汝等宜應將我資具，鹿皮疎服、三拒君持并祠祀器，我今與汝，俱去尋師。』彼便受教共往中國。所至城邑興大論場，諸來論者皆被挫折，壞其車輿懷慚而歸；或以灰瓶打其頭上，如教射處烏鳥散飛；或有繒蓋幢幡遠近迎接，咸稱弟子隨從而行。時婆羅門漸次遊行，所過城邑皆為上首，至婆羅疐斯城便自生念：『我今何故捨其根本

而取枝條？凡有聰明解激論者，及餘學士咸在王庭，我今宜應自詣王所。』作是念已即便往詣訖栗枳王。既至王所為王呪願：『願王降伏諸怨，長命無病。』作是言已在一面坐，而啟王曰：『大王當知！我於本國頗亦尋師，曾習少多書論文字，欲於王所建立論端，敢共諸人略申激難。』王既聞已命大臣曰：『今我國中有談論者，堪與此人共為酬對不？』白言：『有。』問：『在何處？』白言：『在某聚落，有婆羅門名劫比羅設摩，善解四明及餘書論，能立己義善破他宗，大智聰明如火騰焰，於眾人中而為上首。』王曰：『可喚將來。』大臣奉教便喚論師。既至王所，呪願同前，在一面坐。大臣啟曰：『此是所喚解論大師。』王曰：『善哉大師！頗能對我與婆羅門共相問難不？』答曰：『我能。』王勅臣曰：『卿今宜可嚴飾論場，立、敵兩朋善為處置。』大臣奉教嚴飾，王便整駕親至論所。王既坐已，大臣啟曰：『大王！欲遣誰作前宗？』王曰：『婆羅門遠自南國，主客之禮請作前宗。』彼婆羅門便立論宗，申說巧詞有五百頌，辯捷明利聽者罕知。時劫比羅設摩一聞悟會便斥是非：『此是相違、此是不定、此不成就。』時婆羅門既被破已默然而住。凡論議者，不能酬答即墮負處。時王見勝便大歡喜，問言：『大師住在何處？』白言：『大王！在某聚落。』報言：『大師善為談論，彼之聚落用賞論功。』即便謝王歡喜而去。既獲富盛遂取新妻，未久之間便誕一息。初生之日黃髮被頭，三七既終廣召親族，欲為兒子建立嘉名。父告親曰：『今我此兒欲立何字？』宗親告曰：『此是劫比羅設摩，兒又初生之時髮作劫比羅色，應與此子名劫比羅。』既為立字撫育滋養，哺以乳酪、間以諸酥，隨時服玩勝妙之物，便速長大如蓮華出池。既成立已便教習學書印算數，俗務取與皆悉明了，次教婆羅門威儀法式，執灰執土及持瓶器，洗沐之法清淨軌儀，甕聲蓬聲四明諸論：所謂頡力明論、耶樹明論、娑摩明論、阿闥明論，自解祠祀、教他祠祀，自解讀誦、教他讀誦，施物受財，所有方軌明此六事，成大婆羅門博通眾典，顯發自宗斥破他論，聰敏智慧如大明炬。

「後於異時劫比羅設摩，教五百婆羅門子誦婆羅門典。時子劫比羅亦教習學，便白父曰：『頡利遮字其義云何？』父告之曰：『汝所問字其義甚深，先師共傳卒難解了。』復問父曰：『豈古大師無義而說，然我忖度少有依希。』其父聞已便即思念：『世間之人皆欲子勝，今劫比羅道藝勝我，當以五百童子而委付之。』便告子曰：『汝今道藝勝我，此五百人汝當教誨。』即依父命教五百人。父捨學徒無復餘事，隨心所樂在處遊行。彼於異時往施鹿林所詣一芯芻白言：『聖者！此之文句其義云何？』芯芻答曰：『賢首！汝今不應作如是問，若作此問義不周悉，應如是問方得圓滿。』時婆羅門

既被教訶，便即生念：『我所致問尚不堪任，況能與之共為敵論。』於芯芻處生敬信心，於時時中請就家食。時婆羅門後便染患，告其子曰：『日月所臨處更無餘人與汝等者，我命終後於諸論場汝無疑懼，唯除迦攝波佛聲聞弟子。何以故？彼宗寬廣甚深難測，世論不能伏、俗智不能知，眾一其心不求名利，故汝不應共為論激。』子言：『甚善。』時婆羅門所患漸增，雖加湯藥日就羸困，如有說云：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婆羅門即便命終。其子與諸眷屬，以五綵繒輿送至屍林，以火焚訖懷憂而住。諸餘論師聞彼父死，共相告曰：『仁等當知，彼善論婆羅門今已身死，我等宜往詣訖栗枳王請申論事。』即便共往。既至王所呪願王已，便啟王曰：『我等曾於師邊少學文字，敢欲親對王所建立論端。』王告臣曰：『卿今宜往命彼論師。』大臣答曰：『彼師已死。』王曰：『由此緣故，如場中鳥雀今並競來。然彼大師頗有兒息及兄弟耶？』大臣白言：『有子名劫比羅。』王曰：『宜可命來。』奉命便喚。既至王所，呪願王已在一面坐。大臣白王：『此是大師之子名劫比羅。』王言：『善來！今有諸方論師遠近咸萃，欲於我所興建論端，汝能共彼相酬對不？』便白王曰：『敢申論難。』便立論場令其激難，王便整駕親觀得失，即令諸來論人並為宗主，遣劫比羅共為敵論。所有詰問隨事窮研，諸立論人咸皆杜口，凡論義不答即墮負處。時王既見無礙辯才，極生希有而歎之曰：『此兒年在弱歲德冠群英。』歡喜驚嗟特異優賞，令乘大象灌頂稱尊，號曰論王，眾所瞻仰。其劫比羅母遙生憂念：『豈我小兒為性輕躁，被奪封邑無面歸耶？』作是思惟懷愁而住。時劫比羅既蒙灌頂為大論王，群彥相隨共還本宅。其母忽遽而告之曰：『汝已摧破諸論師不？』便報母曰：『並已破訖，唯除迦葉波佛聲聞弟子。』其母即便迴面揮手。時劫比羅即白母曰：『何意慈尊迴面揮手？』母曰：『汝今知不？所有封邑猶未能安，終被芯芻共相侵奪，汝今宜往折彼沙門。』便白母曰：『慈父亡日誡以遺言：「日月光臨更無餘人與汝等者，我命終後於諸論場汝無疑懼，唯除迦攝波佛聲聞弟子。何以故？彼宗寬廣甚深難測，世論不能伏、俗智不能知，眾一其心不求名利，汝勿共論。」』母便報曰：『汝父在日是沙門奴，豈汝今時還作奴也？宜可即行挫其鋒銳。』劫比羅稟性仁孝，無違母言，便往鹿園。於其中路逢一芯芻，即便問曰：『芯芻從何處來？』報言：『仙人墮處施鹿林來。』問曰：

『仙人墮處有幾許苾芻？』答曰：『強逾二萬。』問曰：『苾芻之眾其數已多，所有經典未知多少？』報曰：『苾芻經典總有三藏。』問曰：『其一一藏數量如何？』報言：『一藏頌有十萬。』問曰：『在家俗侶頗得聞不？』報言：『得聞二藏，謂論及經。毘奈耶教是出家軌式，俗不合聞。』劫比羅便作是念：『其激論法不許他知。』作斯念已白苾芻曰：『仁今為我且說少多佛家要義。』苾芻便念：『此婆羅門是論難者，為稱量我而發斯問？為當不解而見請耶？我今試之。』誦伽他曰：

「『何處流當止？　何處道應行？
世間苦樂事，　何處當窮盡？』

「說伽他已，而報之曰：『婆羅門！汝當為我解斯頌義。』時劫比羅於諸明處周遍思量，盡其慧解莫測其義。云何流止？云何道行？即便四顧勿有餘人見聞於我，遂作是念：『若於此處有證義人，即令我身交被挫折。』便行矯詐報苾芻曰：『我觀此頌宗緒綿長其義深遠，汝宜且向婆羅疐斯，我有少緣當行鹿苑，不可倉卒為陳其義，後時重會解亦不難。』既言別已詣鹿林中，見諸苾芻讀誦禪思勤求出道，深生敬信即自思念：『誰復不顧後世情懷慘毒，於斯智者興覓過心共申狂論？』作是念已遂還本居。母見問曰：『汝已摧破迦攝波弟子？』即白母曰：『看母意趣，欲得亡失現居封邑。』母告子曰：『所說何義？』兒即報曰：『試往鹿林路逢苾芻。』並悉如前具報於母。母既聞已報曰：『若如是者，汝今宜可學於佛法。』白言：『欲學何事？』報曰：『彼論義法不教俗旅，汝可出家從其受學。』復白母曰：『寧容勝族於雜類中為小因緣投出家也？』母報之曰：『待學得已後當歸俗，豈於頭上生蔓草耶？』「其兒稟性仁孝，被母驅逼便欲出家。遂至鹿林到苾芻處告言：『大德！我欲出家。』時彼苾芻便作是念：『此婆羅門善能激論，若出家者紹隆佛法。』作是念已，報曰：『善哉！隨汝意樂，榮名富盛皆悉無常，能捨出家斯為最善。』劫比羅曰：『我於此處人皆識知，可往他鄉方為出俗。』苾芻言：『善。』遂即將往餘方，與其出家并受圓具，便教習學三藏俱明，為大法師詞辯無滯。若闡誦經法，必昇眾寶師子之座，吹雙螯振大鼓，王及士庶悉皆雲集，聞者歡喜。時劫比羅便自生念：『我之勤學其功已成，宜往婆羅疐斯迦攝波佛所，親奉大師承事供養。』既至城已，母聞子來即便尋覓至鹿林中，見子問曰：『汝已摧伏迦攝波佛沙門弟子耶？』便白母曰：『我雖解教而未證果，彼諸弟子教證俱明，我復何能輒相摧折？』其母報曰：『汝必須摧。』被母驅催不能自免，便白母曰：

『若聞莊嚴寶座擊鼓吹螺，大眾集時母當來至。』母報言：『善！時至我來。』

「後於異時劫比羅次昇法座，大眾皆集，母聞鼓振驚往鹿林，於高座邊默爾而住。是時法師便昇高座，初演正法後雜邪言。時諸苾芻聞而告曰：『具壽！汝莫謗毀佛教。建魔幟、摧法幢，捨此身已當生惡趣。』即無言對便下高座，遂白母曰：『見此事不？』答言：『見。』劫比羅曰：『豈不已言，我但解教，彼教證俱閑，豈我於彼能為挫折？』母曰：『我當教汝激論方便。汝若更為說法之時，先談正法後述邪宗。彼諸苾芻作訶諫言，引善惡事不聽語者，汝當口陳刀劍出不義言，彼諸沙門畏惡名稱即自默然，時俗諸人謂其墮負。』便報母曰：『是好方便，見昇座時母當重來。』報言：『好。』便於後時同前屈請，吹螺擊鼓七眾俱集，其母遂來於座後邊默然而坐。

「時劫比羅即昇高座准式誦經，初誦正經後陳邪法。時諸苾芻告言：『具壽！汝勿破正興邪，乃至當生惡趣。』便憶母言，口出刀劍，報苾芻曰：『汝口如象口何所識知？若法非法、律非律，汝如馬口、如駱駝口、驢口、牛口、獼猴口、師子口、虎口、豹口、熊口羆口、猫口、鹿口、水牛口、猪口、狗口、魚口、愚人口，汝復寧知法及非法？』時諸苾芻共相告曰：『此既口陳刀劍，我等宜行。』其不忍者悉皆捨去，其容忍者在座而聽，作如是念：『若陳正法我宜聽之，若說邪宗彼當受苦。』時劫比羅於學無學諸聖苾芻，作十八種惡口罵詈便下高座，白其母曰：『母今喜不？』母告子曰：『我今大喜，宜可共歸。』劫比羅曰：『我不能歸，我於迦攝波佛無上正覺教法之中情所愛尚。』母曰：『汝豈不聞婆羅門典，父母言教不可輒違。汝今即應共我歸舍。』便報母曰：『我不能去，若我流轉於生死中，願莫重遭如是之母。由惡知識故，令我於學無學聖人之所出麁獷言，緣此惡業必定當來招苦異熟。』是時彼母既喚不得，便於婆羅痆斯街衢巷陌人眾之處作如是語：『諸人當知，迦攝波弟子強奪我兒，仁當助我。』諸人聞已，其敬信者共相安撫；不信之人便生調弄。是時老母恥辱纏懷便歐熱血，因即命過生榛洛迦。劫比羅苾芻由作十八種惡口，罵學無學人及諸苾芻故，命終之後生摩竭魚中，其形可惡。」

時諸大眾聞佛說已，共相謂曰：「諸人當知，彼劫比羅苾芻，為大法師辯才無礙善能說法，令百千眾聞者歡喜。但由惡口生惡道中，我等命終當生何處？」作是思惟懷憂而住。爾時世尊觀察大眾意樂煩惱根性差別，隨其所宜而為說法。既聞法已，有得煖、頂、忍、世間第一法，或得預流、一來、不還果者，或有出家盡諸有漏獲阿羅漢，或於聲聞菩提，或於獨覺菩提，或於無上菩提心生希願，復

令大眾於三寶所生極信心。爾時世尊為大利益，廣調伏已捨之而去。

時摩竭大魚便自生念：「我今不應於世尊所聞三句法而更食耶？」即便斷食，傍生之趣火力增強飢渴所逼，於世尊所敬重逾深，即便命過生四大王眾天。凡生天者若男若女，即生三念：「我從何死？今於何生？由作何業？」便憶前身：「我於傍生趣死，今生四大王眾天，由於佛所生敬信故。」時彼天子便作是念：「我今不應留住經宿方見世尊。」是時天子作是念已即莊嚴身，具諸瓔珞光明殊妙，便以衣角盛妙天花：所謂嗢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迦花、曼陀羅花，過初夜分來詣佛所，便布天花供養佛已，頂禮雙足在一面坐。是彼天子光明赫奕，周遍照耀高閣堂中。爾時世尊隨彼天子意樂根性，為其說法令悟諦理。是時天子既聞法已，即於座上得預流果，既見諦已白世尊曰：「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眾、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得涅槃路，乾竭血海、超越骨山，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始從今日乃至命存受五學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即於佛前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路。
我依世尊故，　令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佛超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果。
我以莊嚴身，　淨心禮佛足，
右繞除怨者，　今往赴天宮。」

時摩竭魚天子既稱所願，猶如商主多獲財利，亦如農夫多收稼穡，如勇健者降伏怨敵，如重病人除去眾疾，時彼天子辭佛而去便往天宮。

時諸苾芻於初後夜，警覺專心思惟而住，見世尊處有大光明便生疑念。至天曉已白世尊曰：「於昨夜中豈有梵世諸天及天帝釋或四天王，或有諸餘威德天眾來禮世尊耶？」世尊告曰：「諸苾芻！非是梵天及餘天眾，汝等苾芻豈不見彼摩竭大魚有十八頭，我為彼說三句妙法？」苾芻白佛：「我等皆見。」佛言：「彼於中夜來至我所，我為說法，得見諦已，還詣天宮。」時諸苾芻復白佛言：「此

前身摩竭魚天子，曾作何業得生四天王處？復由何業親於佛所證四真諦？」世尊告曰：「諸苾芻！彼魚天子自所作業，增長時熟緣變現前，猶如瀑流不可迴轉，決定感報無餘代受。汝諸苾芻！彼魚天子凡所自作惡業，不於外界地水火風令其受報，然於自身蘊界處中而受異熟。」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諸苾芻！有生受業、有後受業。云何生受業？此於前身為摩竭魚，由於我邊起敬信心故，彼業異熟生在四大王眾天，是名生受業。云何後受業，即劫比羅於迦攝波佛正等正覺教法之中而為出家，讀誦受持為人演說，於蘊界處、十二緣生及處非處悉皆善巧，由彼積集善根業力得生天上，今於我所見四真諦，是名後受業。苾芻當知！若純黑業得純黑異熟，若純白業得純白異熟，若黑白雜業得雜異熟。是故苾芻！應離純黑及黑白雜業，當勤修學純白之業。」時諸苾芻聞佛說已，歡喜信受。
時彼五百漁人共相告曰：「仁等親聞彼劫比羅，為大法師善解三藏，辯才無礙化百千人，能令聞者悉生歡喜，但由惡口墮傍生中。我等常為惡業無有慈悲，廣殺有情以自活命。我等死後何處受生？我等今時若不生在下賤家者，亦於如來善說法律而為出家，發勇猛心勤求不倦，超度四軛、越四瀑流。」作是語已，各以手支頰懷憂而住。諸佛常法未入涅槃安住於世，為欲憐愍所化有情，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廣說如上。諸大聲聞亦復如是。時具壽舍利子，以聲聞慧眼觀察世間，便見五百漁人心生厭離懷憂而住，即便往詣五百人所，而告之曰：「賢首！何意汝等以手支頰懷憂而住？」時諸漁人答言：「聖者！我今云何得不愁苦？我等親聞彼劫比羅，為大法師善解三藏，演說無滯化百千人，能令聞者悉生歡喜，但由惡口墮傍生中。我等常為惡業無有慈悲，廣殺有情以自活命，我等死後何處受生？我等今時若不生在下賤家者，亦於如來善說法律而為出家，發勇猛心勤求不倦，超四軛越四流。斯我無分，寧不憂苦？」是時舍利子而告之曰：「賢首！牟尼法主聖教之中，不以家門氏族為勝，但以正行為先。」即說頌曰：

「如來教法中，　不問於族姓；
但觀過去世，　所作善惡業。

「若汝等情有希願，於佛法中欲求出家，并受近圓為苾芻者，汝等宜應往世尊所求請出家，世尊知時滿汝所願。」諸人白言：「聖者！若得如是，我當請佛而求出家。」時舍利子遂將五百善男子，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大德此五百善男子深心希願，於善說法律求欲出家，并受近圓而為苾芻，唯願世尊為憐愍故，與其出家并受近圓。」爾時世尊告五百人曰：「善來苾芻！可修梵行。」於佛言下鬚髮自落，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儀具足如百歲苾芻。頌曰：

「世尊唱善來！　髮落衣鉢具；
諸根咸寂定，　隨念悉皆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妄說自得上人法學處第四之二

爾時薄伽梵，與五百漁人出家圓具已，從薜舍離詣竹林聚落北，有升攝波林依之而住。時逢飢饉乞食難得，父母於子尚不相濟，況餘乞人！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今時飢饉乞食難得，父子尚不相濟，汝等宜應各隨親友得意之處，於薜舍離隨近聚落而作安居。我與阿難陀於此林住。」苾芻聞已唯然受教，各隨親友於薜舍離隨近聚落而作安居。時彼五百善來苾芻，見斯事已共相告曰：「仁等當知如世尊說：『今時飢饉乞食難得，父子尚不相濟，況餘乞人！汝等宜應各隨親友，於薜舍離隨近聚落而作安居。我與阿難陀於此林住。』我等於此無有眷屬，可得依止作安居事。然於捕漁人村有我眷屬，宜往相問，於其村外權為草室而作安居。」時五百苾芻即便往至捕漁村所，問其眷屬權為小室村外居停。時諸苾芻共相謂曰：「我等少聞未有學識，若諸親眷來相請問，我等云何為其說法？」「若彼來時我等宜應更相讚歎，汝諸眷屬大獲善利，汝聚落中得有如是勝妙僧眾於此安居。此苾芻得無常想，於無常苦想、於苦空想、於空無我想、厭離食想、於諸世間無愛樂想、過患想、斷除想、離欲想、滅想、死想、不淨想、青瘀想、膖脹想、膿流想、蟲食想、血塗想、離散想、白骨想、觀空想，此苾芻得初靜慮、二靜慮、三靜慮、四靜慮，得慈悲喜捨、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此得四果六神通八解脫。」

後於異時彼諸眷屬來相看問，時諸苾芻見眷屬來，即便更互共相讚歎：「汝諸眷屬大獲善利，汝聚落中得有如是勝妙僧眾於此安居。此苾芻得無常想，廣說乃至得八解脫。」時諸眷屬既聞說已，白言：「聖者！仁等證得如是勝果。」答言：「皆得。」時俗諸人聞得果者咸生愛樂，於自父母妻子親屬而不拯濟，於諸苾芻各以飲食共相供給。

爾時世尊未入涅槃安住於世，與諸弟子二時大集：一謂五月十五日欲安居時；二謂八月十五日隨意了時。若前安居者受教勅已往詣城邑村坊聚落而作安居，至隨意了皆來集會，隨所證獲皆悉白知，其未證者請求證法。近薜舍離安居苾芻，三月既滿作衣已竟，顏色憔悴形容羸瘦，執持衣鉢往竹林村。既至村已，時具壽阿難陀遙見諸苾芻，於同梵行者起憐愛心，遙唱善來即前迎接，為持衣鉢錫杖君持，并餘雜物沙門資具。又問：「具壽！仁等何處安居而得來至？」答言：「我於佛栗氏聚落三月安居，今來至此。」阿難陀

曰：「諸仁於彼安居三月之內，乞求飲食不勞苦耶？」答曰：「雖於彼處得安樂住，然乞飲食甚大艱辛。」爾時阿難陀即便報曰：「實爾，具壽！目驗衰羸、容貌憔悴，准知飲食定是難求。」時捕漁村五百苾芻既安居了，執持衣鉢亦至此村，顏色鮮好容貌肥盛。時阿難陀遙見諸苾芻，於同梵行者起憐愛心，遙唱善來即前迎接，為持衣鉢并餘雜物。如前具問乃至問言：「於捕漁村飲食易求安樂行不？」苾芻報曰：「我於彼住實得安樂，所求飲食易得不難。」阿難陀報言：「具壽！目驗肥充容色光澤，准知飲食定是易求。」時阿難陀即便問曰：「今既時世飢饉飲食難求，父母妻子尚不相濟，何故仁等食易得耶？」彼便答曰：「我於眷屬自相讚歎云：『此苾芻得無常想，乃至得八解脫。』」阿難陀問曰：「所陳之事為實？為虛？」答言：「是虛。」問言：「具壽！仁等豈合為少飲食，實無上人法自稱得耶？」彼便答曰：「從合不合，我等已作。」時諸苾芻樂少欲者，皆共譏嫌呵責非法：「云何汝等為貪飲食，實無上人法自稱得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眾，知而故問如前廣說。佛問勝慧河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實無上人法自言得耶？」彼白佛言：「實爾。大德！」爾時世尊種種呵責諸苾芻：「汝非沙門、非隨順行，所不應為，非威儀、非出家者所作。汝諸苾芻！應知世間有三大賊。云何為三？諸苾芻！如有大賊若百眾若千眾若百千眾，便往到彼城邑聚落，穿牆解鑰偷盜他物，或時斷路傷殺，或時放火燒村，或破王庫藏，或劫掠城坊，是名第一大賊住在世間。諸苾芻！如有大賊無百眾無千眾無百千眾，不往城邑聚落穿牆解鑰偷盜他物，亦不斷路燒村破王庫藏等，然取僧祇薪草花果及竹木等，賣已自活或與餘人，是名第二大賊住在世間。又諸苾芻！有其大賊無百眾無千眾無百千眾，不往城邑聚落穿牆解鑰偷盜他物，乃至不取僧祇草等活命與人，然於自身實未證得上人之法，妄說已有，是名第三大賊住在世間。汝諸苾芻！第一大賊、第二大賊，不名大賊，是名小賊。汝諸苾芻！若實無上人之法自稱得者，於人、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中，是極大賊。」說伽他曰：

「實非阿羅漢，　說言我身是；
於諸人天中，　是名為大賊。」

爾時世尊種種呵責彼苾芻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為諸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實無知無遍知，自知不得上人法、寂靜聖者、殊勝證悟、智見安樂住，而言：『我知我見。』彼於異時若問、若不問，

欲自清淨故作如是說：『諸具壽！我實不知不見，言知言見。』虛誑妄語，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爾時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眾多苾芻在阿蘭若住，受麁臥具勤策相應，得少自相寂止方便，世間作意折伏煩惱，欲染瞋恚不復現行。時彼即便更相告言：「具壽！汝今知不？阿蘭若中所應得者，我今已得。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我今可捨蘭若處住聚落中。」便捨靜林就村而住。時彼數數見諸女人，又見淨人及諸求寂共為雜住，煩惱還起、欲染瞋恚還復現行。時彼諸人各作是念：「世尊為諸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若復苾芻實無知無遍知，自知不得上人法、寂靜聖者、殊勝證悟、智見安樂住，而言：『我知我見。』彼於異時若問、若不問，欲自清淨故作是說：『諸具壽！我實不知不見，言知言見。』虛誑妄語者，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時諸苾芻即相告曰：「我等住阿蘭若，受麁臥具勤策相應，得少自相寂止方便折伏煩惱，便棄靜林來至聚落，既觀諸境煩惱現行，如前廣說，豈非我等犯他勝耶？我等共詣具壽阿難陀所，以事陳告，如彼所說我當奉行。」即便到彼問具壽阿難陀曰：「具壽！知不？如佛世尊為諸弟子制其學處：若復苾芻乃至波羅市迦不應共住。我等在阿蘭若煩惱不起，今來聚落煩惱還生，廣說如前。我皆有疑，豈非我等犯波羅市迦耶？當問具壽阿難陀，如彼所說我當奉行。由是事故我等今來，至具壽所詳欲諮決，豈非我等犯波羅市迦耶？」
爾時具壽阿難陀，聞諸苾芻說是事已，遂將諸人往世尊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大德！如是為諸苾芻，於毘奈耶制其學處：若復苾芻廣說乃至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此諸苾芻在阿蘭若住，受邊際臥具勤策相應，得少自相寂止方便，作意折伏煩惱，欲染瞋恚不復現行。時彼即便更相告語：『具壽！汝今知不？阿蘭若中所應得者，我今已得、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我今宜捨蘭若住處往聚落中。』即便捨靜就村住處。時彼數數見諸女人，又見淨人及諸求寂共為雜住，煩惱還起欲染現行。彼諸苾芻各生疑念：『將非我犯波羅市迦耶？』故來問我，我不敢決。咸來至此。大德世尊！將非彼犯極重罪耶？」世尊告曰：「阿難陀！除增上慢，彼無有犯。」爾時世尊種種方便為愛樂戒者、為尊重戒者隨順勸喻為說法已，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如是應知，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我今為諸聲聞弟子當如是說：若復苾芻實無知無遍知，自知不得上人法，寂靜聖者殊勝證悟、智見安樂住，而言：『我知我見。』彼於異時若問、若不問，欲自清淨故作如是說：『諸具壽！我實不知不見，言知言見。』虛誑妄語，除增上慢，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苾芻義如上。
言無知者，謂不知色受想行識。
言無遍知者，謂不遍知色受想行識。
上人法者，上謂色界在欲界上，無色界在色界上。人謂凡人。法者謂五蓋等，能除此蓋名之為上。
寂靜者謂是涅槃。
言聖者謂佛及聲聞。
殊勝證悟者，謂四沙門果：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
智者謂四智：苦智、集智、滅智、道智，及餘諸智。
見者謂四聖諦見。
言安樂住者謂四靜慮，是修非生。
言我知者謂知四諦法。
而言我見者，謂見天，見龍，見藥叉，見揭路荼、健達婆、緊那羅、莫呼洛伽、鳩槃荼、羯吒布單那、畢舍遮鬼，我聞天聲乃至畢舍遮鬼，我往天處乃至畢舍遮處，彼諸天龍乃至畢舍遮來至我所，我與諸天等常為狎習共作言談，彼諸天等亦來就我，常為狎習共作言談，其實未證而言我證，謂得無常想，廣說乃至得八解脫。
彼於異時者，謂是別時。
若問者，謂被他問。
若不問者，謂自生悔恨而懷憂惱。
欲自清淨者，謂希出罪。作如是語：「具壽！我實不知」者，謂意識也。「我實不見」者，謂眼識也。
虛誑妄語者，是異名說。
除增上慢者謂除增上慢，人實未證得自謂已得，由無誑心故不犯根本。
此者謂指其人。
苾芻者謂住苾芻性，廣說如上。乃至不應差作十二種人，是故名為不應共住。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見相阿蘭若，　舍中受妙座，
能知於自相，　方便顯其身。

若苾芻如是樂欲、如是忍可，作如是語：「我見諸天乃至羯吒布單那。」者，得波羅市迦；乃至「我見糞掃鬼。」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如是樂欲、如是忍可，作如是語：「我聞諸天乃至羯吒布單那。」者，得波羅市迦；乃至糞掃鬼者，得窣吐羅底也。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我詣天處乃至羯吒布單那處。」者，得波羅市迦；乃至糞掃鬼處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諸

天來至我所，乃至羯吒布單那來至我所。」者，得波羅市迦；乃至糞掃鬼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我共諸天常為狎習共作言談，乃至羯吒布單那。」者，得波羅市迦；若云糞掃鬼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諸天來共我常為狎習共作言說，乃至羯吒布單那。」者，得波羅市迦；若云糞掃鬼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實不得無常想而言我得。」者，得波羅市迦；乃至妄言得俱解脫，皆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多苾芻，若在村坊、或阿蘭若處住，多被非人之所嬈亂，於中若得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者，非人即不嬈亂。我在彼處不被非人之所嬈亂。」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於某舍中受他請食，敷設雜綵勝妙之座，若得四果者，方就其座而受飲食。我亦得彼勝妙座食。」者，是苾芻得波羅市迦。若有眾多苾芻，在阿蘭若村中住，少於自相而心得定，以世俗道伏除煩惱，欲貪瞋恚而不現行。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我亦在彼阿蘭若住，得少自相定，以世俗道伏除煩惱，欲貪瞋恚亦不現行。」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妄心欲自顯己，作如是語：「有苾芻親見諸天。」不言是我，得窣吐羅底也；如是乃至見羯吒布單那，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乃至糞掃鬼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聞諸天聲。」不言是我，得窣吐羅底也；如是乃至聞羯吒布單那，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乃至糞掃鬼，得惡作罪。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苾芻往詣天處。」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乃至羯吒布單那處，得窣吐羅底也；乃至糞掃鬼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諸天來就，乃至羯吒布單那。」不言是我，得窣吐羅底也。若糞掃鬼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常往天處，共諸天言談議論，乃至羯吒布單那。」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若糞掃鬼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諸天來就言談議論，乃至羯吒布單那。」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糞掃同前。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得無常想，如前廣說，乃至得八解脫。」不言是我，是苾芻得窣吐羅底也。如有眾多苾芻在阿蘭若村住，常被非人之所嬈亂，中有苾芻得四果者，不被非人之所嬈亂，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在彼村住，不被非人之所嬈亂。」不言是我，得窣吐羅底也。若有眾多苾芻，在俗舍中坐勝妙座而受其食，皆獲四果。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於彼舍中受勝妙座。」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諸苾芻在阿蘭若村住，得少自相定，以世俗道伏除煩惱、欲貪瞋恚亦不現行，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在彼村住，得少自相定乃至煩惱皆不現行。」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

攝頌曰：

記戰與言違，　旱時天雨少；
業力男成女，　溫泉聽象聲。

佛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摩揭陀國未生怨王，與廣嚴城諸栗姑毘先有違逆。未生怨王乃嚴整四兵象馬車步，往佛栗氏國欲共鬪戰。時佛栗氏國人，告廣嚴城栗姑毘曰：「摩揭陀國未生怨王，嚴整四兵來此欲戰。」時彼聞已亦嚴四兵出城拒逆。兵眾出時。具壽大目連執持衣鉢，於日初分入廣嚴城欲行乞食。時此城中栗姑毘眾，遙見大目連共相謂曰：「君等知不？尊者大目連我比曾聞，是第三聖無有少事而不見知，我等宜應問彼聖者，兩國交戰誰得勝耶？」即便往問，白言：「聖者！摩揭陀國未生怨王來破我國，今出相禦，兩陣交戰誰當勝耶？」尊者報曰：「汝等得勝。」彼既聞已共相謂曰：「聖者！目連與我等記，戰當得勝。」諸人聞已歡喜踊躍，情欺彼敵掩其不備，即與共戰遂便大破，軍兵瓦解逐北追奔，欲至弥伽河岸，廣嚴城人既得勝已倍生勇銳。時未生怨王便生是念：「此城中人心懷兇猛，今若渡河彼來取我，如網取魚盡當殺害。」作是念已遍告軍眾：「咸可併心迴兵共戰。」眾聞王教各作是念：「我等辭國來罰廣嚴，今者不應被破而活。」咸即同心迴兵共戰，時此城人遂便退敗，走入城中閉門自固。其摩揭陀王既得勝已，收軍率旅還王舍城。

於後城中諸栗姑毘，於街衢巷陌共起譏嫌：「彼大目連記我戰勝，今我此城總被敗喪，何戰勝耶？」是時六眾苾芻入城乞食，聞彼譏嫌而問之曰：「汝等今者譏嫌何人？」諸人答曰：「譏嫌汝等！」六眾報曰：「我等作何罪過令汝譏嫌？」諸人報曰：「聖者！大目連記我戰勝，今我此城總被他破，豈戰勝耶？」六眾答曰：「汝初鬪戰何國得勝？」諸人報曰：「我等鬪戰初時得勝。」六眾答曰：「汝戰得勝即合却迴，誰更遣汝逐他軍眾。汝豈不聞，野干被迫力同猛虎。」彼諸人眾聞此語已，自知無理默然不答。于時六眾苾芻共相謂曰：「我等且應時機答戰勝事，令彼人眾不作大嫌。然大目連有所犯罪，我今應詰令其說悔。」是時六眾苾芻既還住處，食已詣大目連所，合掌恭敬禮足白言：「我等今者諮詰少事，唯願慈悲賜垂聽許。」目連報曰：「五部之罪任意舉之。」六眾白言：「尊者與栗姑毘記戰得勝，而廣嚴城被他所破，豈是勝耶？持鉢乞食可不自供，而更妄語虛記他事，不見實狀令眾譏嫌，遂令我等所行之處，謗議盈途乞食不得。仁既犯罪應如法悔。」目連報曰：「具壽！我不見罪。」是時六眾共相謂曰：「仁等知不？如世尊說：『若不見罪，應與作不見罪捨置羯磨。』犯云不見？是難容隱。誰是授事人？遣鳴揵椎。」授事問曰：「欲何所為？」答曰：「少欲

目連有犯不見，今應與作捨置羯磨。」時授事人便與六眾往上座所，時具壽舍利子為眾上座。時授事人告上座曰：「須鳴健椎。」上座問曰：「欲作何事？勿令正法致有毀損，為誰作遍住法乃至出罪。」報言：「無如是等事，但為尊者大目連妄記他事，廣說如上，不肯見罪。我等依法與作不見罪羯磨。」舍利子言：「具壽！汝等勿作非法，惱亂耆宿有德苾芻。大師世尊具一切智，於一切事得大自在。汝今應往請佛決疑，隨佛所教汝當奉行。」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往白世尊，世尊告曰：「凡戰鬪時非人先戰後次於人，若非人戰勝人亦得勝。當爾目連記栗姑毘剎得勝，時廣嚴城非人戰勝、王舍城非人不如。既至河岸，王城非人得勝、廣嚴城不如。但記初勝，不記於後。若作如是始終問者，目連當時具答其事。汝諸苾芻！大目連無犯。若苾芻作如是心而記事者無犯。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佛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諸外道與俗授記，十二年中天旱不雨。具壽大目連執持衣鉢，入廣嚴城次行乞食。時城中人問言：「聖者！何時天雨？」目連報曰：「過七日已天當降雨。」諸人聞說過七日已聖記天雨，是時諸人於倉廩內所有穀麥咸種田中，過七日已雲騰雷震唯降少雨，纔得掩塵即便停息。時諸人等便於市肆街衢之所皆共譏嫌：「諸人知不？寧信外道不信沙門釋迦之子，常以袈裟覆體，如樺樹皮實無知覺。」時六眾苾芻方入乞食，聞此嫌言便問之曰：「仁等嫌誰？」答言：「我嫌汝等！」告曰：「我等何過令汝譏嫌？」諸人報曰：「大目連明言見記，過七日已必當降雨。我等聞已，於倉廩內所有穀麥咸種田中，而天不雨。」六眾報曰：「汝等常親外道，若見彼記雲興電擊纔少霑灑，即便唱令天時大雨。目連所記天雨尚多地有流水，然彼聖者豈為汝等作如是記，所種苗稼悉皆成熟？」答言：「不爾。」六眾報曰：「若如是者彼有何過汝等見譏？」彼即無言默然而住。六眾苾芻共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我且隨時答諸人眾，然少欲目連自身犯罪，我等就彼令其說悔。」還入寺中食訖收衣鉢已，便往詣彼大目連所白言：「畔睇上座！」目連答言：「無病。」彼復重言：「上座願見容許，我欲詰罪。」答曰：「五部罪中隨意當詰。」白言：「上座知不？外道所記十二年中天旱無雨，仁記七日已後天當降雨。上座應可褰衣勿令泥污，持鉢乞食豈不充身，何故虛心妄記他事，遂令我等所行之處，謗毀盈途乞食不得？仁既犯罪應如法悔。」目連報曰：「具壽！我不見罪。」是時六眾共相謂曰：「仁等知不？如世尊說：『若不見罪，應與作不見罪捨置羯磨。』誰是授事人？遣鳴揵椎。」廣說乃至舍利子為上座，令往白佛。佛告諸苾芻：「有五因緣天不降雨，而星曆人不善了知記言天雨。云何為五？苾芻當

知！若見雲興電擊雷震風驚，時星曆人記言天雨，然此大地有其火界，上騰虛空令雨乾燥，此是第一不雨因緣。復次苾芻！若見雲起風驚，時星曆人記言天雨，然於虛空有大風起，便吹此雨於杖林內或羯陵伽蘭、若林中，令雨偏注，此是第二不雨因緣。復次苾芻！若見雲起風驚，時星曆人記言天雨，然於此時行雨天神縱逸而住，於時時間不注甘雨，此是第三不雨因緣。復次苾芻！乃至星曆人記言天雨，由諸有情愛樂惡法，非分起貪住於邪見，緣此事故於時時中天不降雨，此是第四不雨因緣。復次苾芻！乃至星曆人記言天雨，然羅怙羅阿脩羅王從大海出，便以兩手捧其雨水棄大海中，此是第五不雨因緣，而星曆人不知記言天雨。苾芻當知！目連記雨之時，羅怙羅阿脩羅王以手捧雨棄大海中，然非無雨。豈彼當時問言稼穡皆成熟不？爾時目連即依事答。苾芻當知！大目連無犯。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世尊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有無衣外道門徒於此城住，其婦懷妊。是時具壽大目連入城乞食，次至外道門徒家，時彼家主既見尊者便作是念：「此大目連眾所共聞，是第三聖無不知見，我今應問我婦懷妊為男？為女？」作是念已問目連曰：「聖者！我婦懷妊為女？為男？」尊者報曰：「賢首！腹內是男。」凡諸世人聞富盛時悉皆歡喜，即便慶躍，以好上妙香美飲食，盛滿鉢中授與尊者，復便請曰：「餘日更來。」報言：「無病。」辭之而去。近此外道門徒之舍有露形人，為物師首，見大目連持滿鉢去，即便念曰：「我唯有一施食之家，還被沙門釋迦之子教化侵奪，此非好事。我今宜往到長者邊問其所以，共彼沙門作何籌議？」即便疾疾往至其家，問言：「長者！沙門目連來至家不？」長者報言：「來至。」告曰：「仁何所問？」報言：「我問：『婦今懷妊為男？為女？』報言：『是男。』」時露形者善明卜 筮，卜 知是女，即便迴面翻掌而笑。長者見已進而問曰：「何意迴面翻掌而笑？」報言：「我觀是女，不見有男。」時彼長者面現瞋相額起三峯，而告之曰：「汝拔髮露形何所知見？豈大目連智不及汝。聖者授記必定誕男，汝之淺識強云生女。」彼見罵已還更算之，剋定是女，即便作色告長者曰：「假令沙門瞿答摩記云是男，此不是男，必定生女。」彼既月滿便生於女。時彼長者及諸家眷，咸起譏嫌廣興謗議，寧彼外道記事不虛，不同沙門言皆是妄，目連記男反更生女。是時流言囂遍城郭，時諸人等便於市肆街衢之所咸共譏嫌：「諸人知不？寧親外道，不信沙門釋迦之子。」時六眾苾芻方入乞食，聞此嫌言便告彼曰：「仁等嫌誰？」答言：「我嫌汝等。」報云：「我有何過令汝譏嫌？」諸人報曰：「聖者！目連記外道婦當生於男，今遂生女。」六眾聞已告諸人曰：「世間諸人咸皆漂沒無智之

海，唯佛世尊於授記事出言無妄，餘所說者容有參差。然人之所生非男即女，豈復生狗及獼猴耶？」諸人聞已默然不答。是時六眾難陀、鄔波難陀共相告曰：「我且隨時答諸人眾，然少欲目連自犯其罪。」廣說如前，乃至報曰：「五部罪中隨意當詰。」白言：「上座應知，豈不自憶記彼外道門徒，懷妊之婦生必是男。今既生男可相慶賀，沙糖石蜜恣意餐噉。然持鉢乞食可不濟飢，更以虛心妄記他事，遂令我等乞食不得。仁既犯罪應如法悔。」目連報曰：「具壽！我不見罪。」是時六眾喚授事人，鳴揵稚集眾僧，廣說如前。乃至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有其四處不可思量。若強思者，心則迷亂或令發狂。云何為四？一、思量神我；二、思量世間；三、思量有情業異熟；四、思量諸佛境界。然大目連授記之時其實是男，彼於後時由業異熟轉之為女。若彼長者問大目連：『我婦產時為男？為女？』時大目連記言：『是女。』汝諸苾芻！目連當時據現事記，故無有犯。」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於此城內有一長者，聞有說言：「若不預告設僧飲食者，彼即忽然財食交報所求增長。」時彼長者即作是念：「欲覓錢財此好方便，我今宜可不預告知忽設僧食。」即往市肆多買淨肉，於大鑊內加以酥油作好美粥，既備辦已往至城門，告守門人曰：「汝今當知！若見苾芻乞飲食者令詣我家。」答言：「善哉！我當遣去。」彼見苾芻欲行乞食，報言：「聖者！某甲長者，今日中前施乞者食。」時乞食者既聞告已，皆悉往彼長者宅中。時彼長者各以美粥滿鉢授與苾芻，苾芻受已並還本處隨情飽食。于時天氣陰凝寒風慘烈，諸苾芻共相謂曰：「鉢膩難洗，我等宜應詣溫泉所煖水洗之。」即往泉邊各洗其鉢。有一少年苾芻便作是念：「此之溫水從何處來？」去斯不遠鄔波難陀亦自洗鉢，時少年者便到其所，致敬問曰：「大德鄔波難陀！此之溫水從何處來？」時大目連亦在溫泉洗鉢，鄔波難陀教少年曰：「汝今可往問少欲者。」時彼少年至目連所，齊整威儀倍加恭敬，問言：「大德！此之溫水從何處來？」報言：「具壽！從無熱惱大池處來。」鄔波難陀適聞此說，白言：「上座！勿害正經、勿虧法眼，我雖未證豈無阿笈摩耶？如佛所說：『無熱大池所有諸水具八功德，所謂冷美、輕軟、清淨、香潔、飲不損喉、入腹無患。』如所記言便違初德。然而持鉢乞食不濟身飢，以虛誑心妄記他事。」廣說乃至往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溫泉水實從無熱池而來至此。」苾芻白佛言：「若其此水從彼來者，何意今熱？」世尊告曰：「汝等應知！彼池水經遊五百熱捺落迦方至於此，由斯緣故遂變成熱。若問目連何因熱者，彼便具答不冷因緣。汝諸苾芻！然彼目連作如是想說時無犯。」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是時具壽大目連告諸苾芻曰：「具壽！我入無所有定，聞曼陀羅池水之岸有諸象王吼叫之聲。」鄔波難陀於眾中坐，聞此說已作如是言：「上座！勿虧正理、勿害法眼，我雖未證豈無聖教。如世尊說：『若入無所有定者，必當遠離色聲諸境。』如何入定而得聞聲？所授記者必無是處。」廣說如前。六眾詰罪鳴稚集眾，與大目連作捨置羯磨。時舍利子令往白佛，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如大目連所言無妄，雖復現入無所有處定，諸色聲想悉皆遠離。然大目連獲得靜慮解脫勝妙等持，速出速入，雖是出定謂在定中，便以其事告諸苾芻：『我在定中聞象吼叫。』汝諸苾芻！此大目連以實想說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妄說上人法學處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一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十三僧伽伐尸沙法

攝頌曰：

泄觸鄙供媒，　小房大寺謗，
片似破僧事，　隨從污慢語。

故泄精學處第一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鄔陀夷常所作事，若在聚落村坊寺內止住之處，晨朝早起灑掃庭宇，以新牛糞而塗拭之，方向房外淨洗手足嚼齒木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聚落中、或村坊內次行乞食，然不善護身根不住正念。既得食已遂還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便入房中以自消息。若彼欲意現在前時，即手執生支泄精取樂。時有眾多苾芻，看行房舍遂至鄔陀夷所住之處，共相慰問在一面坐。時諸苾芻問鄔陀夷曰：「具壽！堪忍眾事，無諸病惱安樂行不？不以乞食為勞苦也。」即報諸苾芻曰：「我今堪忍眾事無有病惱，乞食易得安樂而住。」諸人問曰：「何意具壽堪忍眾事，得無憂惱安樂而住耶？」鄔陀夷曰：「具壽知不？我之常業若在聚落村坊寺內止住之處，於晨朝早起灑掃庭宇，廣說如前。乃至手執生支泄精取樂，由此因緣得除熱惱安樂而住，不以乞食為苦。」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不喜不嫌捨之而去，往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具以上事白佛。佛以此緣觀二事故集苾芻眾。云何為二？一者欲令我諸聲聞弟子，知所作事是非法故。二者由此為緣，我欲為諸聲聞制學處故。諸佛常法知而故問，乃至廣說爾時世尊知時而問鄔陀夷曰：「汝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答言：「實爾。」世尊以種種呵責言：「汝所為非沙門，非隨順法、非清淨行，非出家人之所應作。云何癡人於我善說法律之中而為出家，聞說離貪、瞋、癡心慧解脫微妙之法，而汝作斯不善之事？癡人！寧以手執可畏黑蛇，不以染心自捉生支故泄不淨。云何汝癡人以其兩手，受彼信心婆羅門諸長者等所施飲食？云何以手作此非法將為安樂？」世尊作此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廣說如前，為諸聲聞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當如是說：若復苾芻故泄精者，僧伽伐尸沙。」

爾時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諸苾芻於睡夢中泄精，各生追悔心不安樂，共相謂曰：「仁今知不？世尊為諸苾芻於毘奈耶制其學處：若苾芻以故心泄精者，得僧伽伐尸沙。我等睡時夢中泄精，于時有泄精想，豈非我等犯僧伽伐尸沙耶？宜應共詣具壽阿難陀所具陳其事，如彼所說我當奉持。」時諸苾芻即便共詣阿難陀所，到已白言：「具壽阿難陀知不？如佛世尊為諸聲聞於毘奈耶制其學處：若復苾芻故泄精者，僧伽伐尸沙。我等於睡夢中泄精，皆有想心，咸生追悔：『豈非我等犯僧伽伐尸沙耶？』由此故來請問大德！如所陳說我當持之。」時阿難陀聞此語已，將諸苾芻詣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大德為諸苾芻制其學處：若復苾芻故泄精，得僧伽伐尸沙。此諸苾芻於睡夢中泄精，皆有想心。彼諸具壽咸生追悔：『將非我犯僧殘罪耶？』不知諸苾芻為犯不犯？」世尊告阿難陀曰：「彼諸苾芻想心緣慮，我不云無，然在夢中非是實事，應除夢中。」爾時世尊讚能持戒者、讚敬重戒者，為諸苾芻說隨順法，令於善品得增長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今是隨開，是故我今為諸苾芻於毘奈耶重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故心泄精，除夢中，僧伽伐尸沙。」

苾芻義如上。

故心者，謂故作意。

泄者，謂精正流泄移其本處。

精有五種：謂青、黃、赤、厚、薄。此中青者，謂是輪王及輪王長子，受灌頂法其精俱青。所餘諸子其色皆黃。輪印大臣其色皆赤。已長成人其精厚，未長成人其精薄。若人被女欲所傷、若檐重物、或涉長途、或身根損壞，如斯等類容有五精。

除夢中者，若在夢中無犯。

僧伽者，若犯此罪，應依僧伽而行其法，及依僧伽而得出罪，不依別人。

言伐尸沙者，是餘殘義。若苾芻於四波羅市迦法中，隨犯其一無有餘殘，不得共住。此十三法，苾芻雖犯而有餘殘，是可治故，名曰僧殘。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五事別：一、為樂故；二、為呪故；三、為種子故；四、為藥故；五、為自試故。云何為樂？若苾芻為泄精樂故，於內色處有染欲心，起方便發動生支而泄精受樂者，得僧伽伐尸沙。雖加方便，若精不泄，得窣吐羅底也。如是若為搖動生支樂故而故泄精，或為摩觸捉搦樂故而故泄精，或為出生支頭樂故而故泄精，得罪輕重廣如上說。如為樂既爾，若為呪、為求種子、為藥、或為試力而泄精者，得罪輕重如上。若苾芻為樂故欲出青精，

於內色處有染欲心，起方便而泄其精，或求黃、赤、厚、薄等，得罪如上。內色既爾，外色亦然。攝頌曰：

若舞及於空，　精動身中泄，
揩摩出時樂，　染意量生支，
或時染心視，　或逆流順流，
及逆風順風，　應知罪輕重。

若苾芻因作舞時泄精者，得吐羅罪；若精不泄，得惡作罪。若苾芻故於空中搖胯而泄精者，得窣吐羅底也；若精不泄者，得惡作罪。若苾芻精戰動時，遂便攝意而精泄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泄者，得惡作罪。若精已泄尚在身中，而加方便使精泄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泄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受他揩身因而精泄者，得窣吐羅底也；若有染心而不泄者，得惡作罪。若苾芻量生支作心受樂，因而精泄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泄者，得惡作罪。若苾芻以染心觀視生支，得惡作罪。若苾芻以染欲心，以己生支逆流而持，得窣吐羅底也；若順流而持，得惡作罪。若苾芻以染欲心，以己生支逆風而持，得窣吐羅底也；若順風持，得惡作罪。無犯者，若走、若跳戲、若浮、若趍坑塹欄楯，若行觸髀、觸衣，若入浴室、若憶故二，若見可愛之色、或搔疥癢，無受樂心而精流泄，斯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觸女學處第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眾苾芻共相告曰：「我等每於晨朝恒令一人在逝多林門，若有婆羅門長者居士來往經過，為說法要，有論議者我當折伏，令名稱遠聞眾所欽仰。」此六眾苾芻，於六大城所有氏族種類，及諸工巧名諱差別，無處不知、無人不識。時具壽鄔陀夷，於晨朝時嚼齒木，披僧伽胝禮窣覩波已，於逝多門外經行遊適。此城常法，若婆羅門居士、居士婦，共出都城往芳林內，周遍遊觀持諸花果，入逝多林禮世尊足并諸大德。時有眾多居士、居士婦至逝多林，鄔陀夷見已作如是言：「善來姊妹！猶如初月時一現耳。」諸女答曰：「大德！如世尊說：『若人居在八無暇中，於清淨行無容修習。』我之女身多諸障難，鎮營家業復是第九無容暇事。」時鄔陀夷聞是語已，報諸女曰：「汝豈不聞：

「『昔有娑竭王，　廣營眾事業；
所作事未畢，　其命已終亡。』
汝等營家業，　其事無竟時；
死是人共嫌，　寧知忽來至。」

諸女聞已答言：「大德！我緣此故來入寺中，禮世尊足并諸上座大德苾芻。」鄔陀夷曰：「善來姊妹！如世尊說：『以不堅身而求堅法。』汝等來入寺中隨喜禮拜實為善事，汝等於此寺中頗請苾芻為引導人，指授房舍及塔廟不？」諸女報曰：「大德！豈我手執明炬而更求燈燭，今捨大德別請餘人為引導耶？」時鄔陀夷便作是念：「若我為其指授房舍廢修善品，若不指授交有所闕，入城乞食誰當見與？雖廢正修宜應指授。」便洗手足即執香華引導而進，說伽他曰：

「若人以真金，　日施百千兩；
不如暫入寺，　誠心一禮塔。

「姊妹！此是如來所居香殿，然佛世尊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察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道陷沒欲泥？誰堪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其增長，安人天路、能盡苦際、趣涅槃城。」時鄔陀夷說伽他曰：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愍念過於彼。
佛以大悲心，　遍於生死內，
常隨所化者，　如母牛憐犢。

「然佛世尊、應、正等覺，具足十力、四無所畏，作師子吼覺悟群迷。汝應至心禮敬尊足。」
次至餘房，而告之曰：「此是上座阿若憍陳如所住之房。諸妹！然此世間盲冥無識，既罕將導長夜輪迴。爾時世尊初成正覺，以妙智藥為開法眼，三轉法輪令其啟悟，於大師眾弟子之中最為上首。耆年宿德善修梵行，受持法衣此為初首。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大迦葉波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大婆羅門勝妙之族，捨九百九十九具犁牛，二百餘碩碎金大麥，六十億金錢，有十八封邑僕使傭人，有十六聚落興易商估，妻名迦畢梨，身如金色，儀容美麗無與等者，如此眾事並皆棄捨如捐涕唾，於後夜時捨百千上服著麁衲僧伽胝，歸佛出家住於林藪。假使狂象舉目視之便捨狂

醉，少欲知足修杜多行，於大師眾弟子之中，威德尊重最為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舍利子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貴族婆羅門子，捨俗出家年始十六，帝釋聲明經心悟解，諸外論者並皆摧伏，如世尊說：

「『一切世間智，　唯除於如來；
不及身子智，　十六分之一。
一切人天智，　皆如舍利子；
不及如來智，　十六分之一。』

「於大師眾弟子之中有大智慧，具足辯才最為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大目乾連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輔國大臣婆羅門子，捨貴勝位而為出家有大神力，能以足指動帝釋宮，於大師眾弟子之中有大威德，具大神通最為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阿尼盧陀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佛堂弟，亦捨貴位隨佛出家有大勢力，曾有商主於大海中遭遇厄難，稱其名字船得安隱，不損珍財還到故居，於大師眾弟子之中，得淨天眼最為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次至尊者阿難陀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佛堂弟，捨位出家，於世尊所親奉供侍。雖經長夜無勞倦心，大智聰明聖所稱歎，如來所說一切經典，聞悉能受如瓶瀉水置之異器，於大師眾弟子之中，多聞總持最為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尊者難陀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佛親弟，捨俗出家，若不出家為力輪王，於大師眾弟子之中，善護諸根能防外境最為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具壽羅怙羅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佛之子，捨俗出家，若不出家當為轉輪王，於大師眾弟子之中，愛重學處奉持無失最為第一，汝應至心禮敬其足。」
次至難陀、鄔波難陀、阿說迦補捺、婆素迦蘭陀所住之房：「此是我房汝當觀禮。」既觀看已命之令坐。其鄔陀夷是婬染行，於其房中瑩飾莊嚴壁皆彩畫，以氈綿褥安在臥床，諸妙箱篋用貯資具，於机案上著香水瓶並諸杓器。時鄔陀夷告諸女曰：「姊妹！為先餐小食？為飲蜜漿？」諸女報曰：「大德！豈有河水而逆流耶？理應我等先有供養，寧容反受大德施耶？善哉聖者！我有所須幸當見施。」即便問曰：「爾何所須？」諸女報曰：「未曾聞法、願為我說。」鄔陀夷曰：「善哉姊妹！如世尊說：『於諸世間有其六事，

希有難遇。云何為六？一、諸佛出世難可逢遇；二、如來所說微妙法律難可得聞；三、人身難得；四、中國難生；五、諸根難具；六、信心難發。』姊妹！此是難事汝已得之。當起信心，如親對佛坐聽法要，我當為說。」是時諸女即便禮敬鄔陀夷足，在一面坐專心聽法。時鄔陀夷即為說法，隨所說法便生染心，猶如呪師不善呪術呪鬼病者，隨所呪時被鬼所打；其鄔陀夷亦復如是，隨所說法被染觸心，染心既生從坐而起，即便以手摩觸女身。時諸女中有相愛者，染言調戲身手相觸。若不愛者即出房外，徐步檐廊共生嫌賤作譏議言：「誰知水內更出火光，於歸依處反生恐怖。我等昔日謂此僧房安隱涅槃離惱無礙，然更於此有諸災患恐怖憂惱。」彼譏嫌時苾芻聞已，問言：「姊妹！汝嫌罵誰？」答言：「我罵仁等。」報言：「我作何事令汝生嫌？」答言：「我等昔來雖遭賊處及猖狂人，不聞鄙語如鄔陀夷所說，我之身體雖被夫主時有摩觸，未如鄔陀夷強見[麥*欠] 逼。若我父母兄弟姊妹夫主聞者，乃至不聽我等望逝多林，況入園中而申禮敬。」諸苾芻報曰：「姊妹！彼苾芻具持禁戒，是大臣子而性多愛欲，作此方便用暢染心。」女人答言：「聖者！如牛角雖利，豈可反破自腹耶？設有染心寧得自虧梵行。」諸苾芻曰：「姊妹且住！我當遮止。」答言：「聖者！若為遮止深是善哉。若不遮者，我等終不以足重來遊踐逝多園林。」苾芻報曰：「我共遮止，不使更然。」時諸女人共嫌而去。

時具壽鄔陀夷便行笑出房，諸苾芻見而問曰：「大德鄔陀夷！所為鄙媟污辱沙門，何意恣情更為歡笑？」鄔陀夷報曰：「我作何事？我豈飲酒、噉葱蒜耶？」諸苾芻曰：「麁重之事汝尚為之，飲酒噉蒜何疑不作！」報曰：「我作何事？」諸苾芻曰：「此婆羅門居士婦女譏罵而去，豈非過耶？」報曰：「汝等但解執持黑鉢巡家乞求，慳嫉纏心日見增甚，乃至不能為他說四句法，見他演說更起嫉嫌。」諸苾芻曰：「我觀具壽雖數為說，曾無一人能見諦者。」報曰：「且令根熟，漸入諦門。」諸苾芻有少欲者，皆共譏嫌而呵責曰：「云何苾芻所作非理，應懷恥愧，翻起貢高？」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因此集諸苾芻，知而故問：「汝鄔陀夷實作如是鄙惡事耶？」白言：「實爾。」佛言：「汝所為非，非沙門、非隨順、不清淨，所不應為。」爾時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我觀十利乃至我今為諸聲聞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以染纏心與女人身相觸，若捉手、若捉臂、若捉髮、若觸一一身分，作受樂心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或復餘類。

以染纏心者，有是染心而非纏心、有是纏非染、或俱有俱無。云何染而非纏？謂有染心非極染心現在前時。云何纏而非染？謂心緣外

境有所繫著未起染心。云何染纏俱心？謂有染心極染心，貪求前境心有繫著。云何染纏俱非？謂除前相。
女人者，若婦、若童女堪行欲事。
身相觸者，謂以身就身作摩觸事。
捉手者，謂腕已前。
捉臂者，謂腕已後。
捉髮者，謂是頭髮及相繫縷帶。
一一身分者，謂諸支節。
作受樂心者，情受欲樂。
僧伽伐尸沙者，廣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其九事。云何為九？謂觸、極觸、憑、捉、牽、曳、上、下、遍抱。
云何為觸？若苾芻以染纏心，共堪行婬女人故觸彼頭，無有衣隔，得僧伽伐尸沙；有衣隔者，得窣吐羅底也。如頭既爾，若觸肩、背、臍、[蹲- 酋+(十/ 田/ ム)] 乃至足指，有衣無衣皆如上說。如觸既爾，極觸、憑、捉亦復如是。
云何為牽？若苾芻以染纏心捉堪行婬女，從遠牽至近、從近推令遠，得罪同前。
云何為曳？謂苾芻捉女人，從右畔曳向左邊、或從左邊曳向右畔、或從足至頭、或從頭向足。
云何為上？謂捉女人，從地舉上過於足指，若無衣隔得根本罪；若有衣隔得方便罪。足指既爾，若過脛、膝及餘身分乃至于頂。若舉上床座、若象馬車輿、或上樓閣，若苾芻有染纏心，而受觸樂作快意想，隨以身分觸著之時，若無衣隔得根本罪；若有衣隔得方便罪，是名舉上。
云何為下？若苾芻捉堪行婬女，從樓閣上擎令向下、或至象馬車乘床座之上、擎下乃至足指著地，得罪同前，是名為下。
云何遍抱？若苾芻於堪行婬女人，以手捉搦其項乃至足指，隨觸身分得罪同前。凡觸女身，若是堪行婬者，無衣隔時得根本罪；有衣得方便罪。若不堪者，無衣得麁罪；有衣得惡作。若苾芻以染纏心，觸男黃門堪行婬者，無衣麁罪；有衣惡作。若無堪者，有衣無衣俱得惡作。若觸傍生，堪與無堪並得惡作。若無染心，觸母女姊妹並皆無犯。若見女人被水所漂、或時自縊、或噉毒藥等，為救濟時觸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說鄙惡語學處第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陀夷苾芻緣起同前。乃至隨所說法被染觸心，染心既生便對女人說麁惡語，謂是鄙惡婬欲相應，猶如夫妻論說俗事。時諸女中有相愛者，鄙言調戲身相撫拍。若不愛者便出房外作譏嫌言：「誰知水內更出火光，於歸依處反生恐怖。」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以染纏心，共女人作鄙惡不軌婬欲相應語，如夫妻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或復餘類。
以染纏心者，有其四句，廣說如前。
言女人者，謂婦及童女，於善惡言能解其義。
鄙惡語者，有其二種：一是波羅市迦因起、二是僧伽伐尸沙因起。
云何名此為鄙惡語？答：「有自性鄙故、因起鄙故。」惡者，謂罪過也，謂說婬欲交會之言。
如夫妻者，猶如夫婦說非法語。
僧伽伐尸沙者，廣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其九事？謂善說、惡說、直乞、方便乞、直問、曲問、引事、讚歎、瞋罵。
云何善說？若苾芻以染纏心，對堪能女解善惡言作如是說：「姊妹！汝三瘡門，實是善好形狀可愛。」若與葉婆合說之時，得僧伽伐尸沙；若不與葉婆合說者，得窣吐羅底也。是名善說。
云何惡說？若苾芻以染纏心，對堪能女解善惡言作如是說：「姊妹！汝三瘡門，實是不好形狀可惡。」若與葉婆合說之時，得僧伽伐尸沙；若不與葉婆合者，得窣吐羅底也。是名惡說(葉婆者，正目西方說男女交合不軌之言。若准此方音者，言多鄙媟。又復方音隨處不定，故存本字。然西方教授說此言時，亦不全道以鄙惡故，但云葉字、婆字耳)。
云何直乞？謂若苾芻乃至作如是語：「姊妹來！共我作如是如是事。」若與葉婆合說之時，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窣吐羅底也。是名直乞。
云何方便乞？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若有女人共男子作如是事，此女必為男所愛重。汝若共我作如是事，我今亦當憐愛於汝。」若與葉婆合說，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窣吐羅底也。是名方便乞。
云何直問？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若有男子共女人作如是事，此男子必為女人之所愛念。我今共汝作如是事，汝能於我生憐愛不？」餘並同前。
云何曲問？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若有女人共男子作如是事，此女人必為男子所愛。我今愛汝，汝於我處能作如是事不？」餘並同前。

云何引事？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我先曾於某處園中、天祠之所、大眾聚集，共諸女人噉美妙食飲、好蜜漿，布列香華敷勝床座，便於通夜庭列明燈，共彼女人作如是語：『若姊妹！當時來赴集者，我亦共汝作如是事。』」餘並同前。
云何讚歎？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若有男子與汝作如是語：『姊妹！若有男子與汝作如是事，彼得現樂，及受天樂。』我亦共汝作如是如是事，亦得現樂及受天樂。」餘並同前。
云何瞋罵？謂若苾芻以染纏心，對堪能女解善惡言作如是說：「汝應共蛇及驢畜等作婬欲事。」作斯罵辱，若與葉婆合說者，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窣吐羅底也。是名瞋罵。
如前苾芻對婦童女說其九事，若婦童女是堪者，解善惡言，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聖者！仁二瘡門，實是善好形狀可愛。」若苾芻聞是說已，以染纏心作受樂意印可而住，隨所說時以言報答，若與葉婆合說，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窣吐羅底也。是名善說。
云何惡說？廣說如前，乃至女人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聖者！仁二瘡門，實是不好形狀可惡。」餘如上說。
云何直乞？廣說如前，乃至女人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聖者！來共我作如是如是事。」餘如上說。
云何方便乞？廣說如前，乃至女人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若有男子共女人作如是如是事，此男必為女所愛重。仁若共我作如是如是事，我今亦當極相憐愛。」餘如上說。
云何直問？廣說如前，乃至女人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聖者！若有女人共男子作如是如是事，此女人必為男子之所愛念。我今共仁作如是事，仁能於我生憐愛不？」餘如前說。
云何曲問？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聖者！若有男子共女人作如是事，此男子必為女所愛。我今愛仁，仁於我處能作如是事不？」餘並同前。
云何引事？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聖者！我曾於某處園中天祠之所大眾聚集，共諸男子噉美妙食飲好蜜漿，布列香華敷勝床座，便於通夜庭列明燈，共諸男子作如是事。若聖者當時來赴集者，我亦共仁作如是如是事。」餘並同前。
云何讚歎？乃至作如是語：「聖者！若有女人共仁作如是事，彼得現樂及受天樂。我亦共仁作如是事，亦得現樂及受天樂。」餘並同前。
云何瞋罵？謂是堪行婬女解善惡言，來對苾芻作如是語：「汝應共驢畜等作婬欲事。」作斯罵辱。若苾芻以染愛心，作受樂意印可而住，隨所說時以言報答，若與葉婆合說，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窣吐羅底也。若無力女者，得窣吐羅底也。若男子、半擇迦

堪行婬，得窣吐羅底也；不堪者，得惡作。若傍生趣有力無力，皆惡作罪。無犯者，若說葉縛(言「大麥」也！)或說葉摩尼(言「帷幔」也！)，若於方國雖說鄙惡言，然非所諱者，皆非是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索供養學處第四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眾苾芻常所作事，每於晨朝恒令一人在逝多林門看守而住。時鄔陀夷見諸人眾來入寺中，即便引導指授房舍禮佛及僧，廣說如前。乃至為女說法自讚其身：「姊妹！此是第一供養中最，如我相似持戒修善，應以婬欲法而為供養。」說此語時於女人中，情相許者即便歡笑。其不樂者出譏嫌言，廣說如前。諸苾芻聞已呵責，便往白佛。佛以此緣集諸苾芻，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以染纏心，於女人前自歎身言：『姊妹！若苾芻與我相似，具足尸羅有勝善法修梵行者，可持此婬欲法而供養之。』若苾芻如是語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復更有餘如是等類。
以染纏心者，有其四句，廣說如前。
言女人者，謂婦及童女，於善惡言能解其義，謂歎自身求索供養。
言：「姊妹等……此是供養中勝。」者，謂是第一也。
與我相似者，自指其身。
具足尸羅者，謂具戒蘊。
有勝善法者，謂具定蘊。
言梵行者，謂具慧蘊。
言將此婬欲法者，此中法言目其非法，將此婬欲非餘事也。
婬欲者，謂不淨行。餘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十八事：謂最、勝、殊、妙、賢、善、應供、可愛、廣博、極最、極勝、極殊、極妙、極賢、極善、極應供、極可愛、極廣博。若苾芻以染纏心，對堪能女作如是語：「姊妹！於供養中此事為最。謂如我類具足戒行，應以婬欲法供養我。」者，得僧伽伐尸沙。如說最言其事既爾，乃至極廣大准說應知。具戒既然，善法、梵行亦復如是，一一別說。或云：「我是具戒善法、具戒梵行；善法具戒、善法梵行；梵行具戒、梵行善法。」二二合說。或云：「我是具戒善法梵行；善法梵行具戒；梵行具戒善法。」三三合說。若云：「如我等類以婬欲法而供養。」者，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對堪行婬女人，以染纏心作如是說：「姊妹！此供養中最，如我等類具戒之人應可供養。」而不與婬欲

法合說者，得窣吐羅底也。如最既爾，乃至極廣大准說應知。如是一一別說、二二合說、三三合說，皆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對堪行婬女，以染纏心作如是說：「姊妹！此供養中最，若有苾芻是具戒人應可供養。」與婬欲法合說，不云如我等類者，得窣吐羅底也，餘如前說。若苾芻廣說如前，不云如我等類，不與婬欲法合說者，得突色訖里多。一一別說等准上應知。如對堪行婬女，得根本罪；若對不堪者，得方便罪。若對堪行婬男子、半擇迦，得窣吐羅底也；若對不堪者，得惡作罪。若對傍生類，有力無力，皆唯惡作。又無犯者，最初犯人、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媒嫁學處第五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名黑鹿子，於佛法僧深生敬信，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妄語、不飲諸酒。於此城中多有知識、婆羅門、居士得意之處，若彼家中有女長成堪行婚娶者，便問黑鹿子言：「汝知某家有童男不？」報言：「知有。」彼復問言：「彼之童子策勤無惰、善營家業，能於妻子多給衣食，不令辛苦、少令作務不？」若黑鹿子報云：「彼雖有男，性多懶惰不營家業，不能令其妻子安樂衣食無匱。」聞此語時即不娉與。若其報云：「彼家童子策勤無惰、善營家業，能於妻子多給衣食、不令辛苦。」聞此語時即便娉與。若求婦者問黑鹿子曰：「仁知彼家有女娉不？」報言：「知有。」彼即問言：「彼之童女策勤無惰能營家業不？」若言：「不能。」即不娶其女。若言：「能。」者，便媾婚姻。若人嫁女至彼夫家不稱女意，是時女族於黑鹿子即便嫌罵，作如是說：「我與黑鹿子得意相知，親友之處遣作媒娉，翻令我女獲此艱辛，所求衣食不能充濟。」若向夫家衣食充足女不營勞，於黑鹿子即便稱讚。若有男家取得婦已，其婦不勤家事不稱夫心，於黑鹿子即便同前廣生嫌罵。若有男家取得婦已，孝養恭勤、能辦家業、夫妻相順，於黑鹿子即便同前廣生稱讚。時黑鹿子於室羅伐城，美惡聲譽俱時彰顯。後於他日黑鹿子於三寶中倍生敬信，遂於善說法律之中而為出家。既出家已還復如前，於其親友廣行媒嫁，其黑鹿子再於城中善惡聲出。此但緣起，然世尊尚未為諸聲聞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

爾時六眾苾芻亦行媒嫁，持男意語女、持女意語男，乃至男女私通亦為媾合。時外道等咸作譏嫌：「仁等應知！此沙門釋子作不應作，亦行媒嫁與我何殊？誰復能持朝中飲食，施此禿頭沙門釋子。」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即以此緣集諸苾芻，知而故問告六眾曰：「汝實持男意語女、持女意語男，及以私通為媒嫁事耶？」白言：「是實。」爾時世尊呵責六眾苾芻曰：「汝非沙門、非隨順、非清淨行、非善威儀，非出家人之所應作。」是時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媒嫁事，以男意語女、以女意語男，若為成婦及私通事，乃至須臾頃，僧伽伐尸沙。」

若復芯芻者，謂黑鹿子及六眾芯芻，餘義如上。
言媒嫁者，謂為使往還。
以男意語女、以女意語男者，謂持彼此男女之意更相告知。
若為成婦及私通事者，有七種婦、十種私通。云何七種婦？謂水授、財娉、王旗、自樂、衣食、共活、須臾。攝頌曰：

七婦謂水授、　財娉王旗得、
自樂衣食住、　共活及須臾。

水授婦者，謂不取財物，女之父母以水注彼女夫手中，而告之曰：「我今此女與汝為妻，汝當善自防護，勿令他人輒有欺犯。」是名水授婦。財娉者，謂得財物以女授之，如上廣說，是名財娉婦。王旗婦者，如剎帝利灌頂大王嚴整兵旗伐不臣國，既戰勝已而宣令曰：「隨意所獲女任充妻室。」此由王旗力獲女為妻妾。又若有人自為賊主，打破村城獲女為婦，是名王旗婦。自樂婦者，若女、童女自行詣彼得意男處，告言：「我今樂與仁為妻。」彼便攝受，是名自樂婦。衣食婦者，若女童女詣彼男子處，告曰：「汝當給我衣食，我當與汝為妻。」是名衣食婦。共活婦者，若女童女詣彼男處，告言：「我所有財及汝財物，併在一處共為活命。」是名共活婦。須臾婦者，謂是暫時而為婦事，是名須臾婦。
云何十種私通？謂為十人所護：父護、母護、兄弟護、姊妹護、大公護、大家護、親護、種護、族護、王法護。攝頌曰：

十護謂父母、　兄弟及姊妹、
大公與大家、　親種族王法。

云何父護？若女人其夫身死、或被禁縛、或時逃叛，其父防護，是名父護。母護亦爾。云何兄弟護？若女人，父母及夫並皆亡歿、或時散失，至兄弟家而為住止，兄弟衛護，是名兄弟護。姊妹亦然。云何大公護？若女人，父母宗親並皆亡歿，其夫疾患或復癲狂流移散失，依大公住，大公告曰：「新婦汝可歡懷，於我邊住，我憐念汝如觀己子。」大公即便如法守護，是名大公護。大家護亦然。云何親護？從七祖已來所有眷屬，並名為親，過此非親。若女人，父母兄弟姊妹夫主並皆亡歿，或癲狂等或流離他土，便於餘親依止而住，名為親護。云何種護？謂婆羅門、剎帝利、薜舍、戍達羅，女依種而住，名為種護。云何族護？謂於婆羅門等中有別氏族，如頗羅墮、社高、妾婆蹉等，女由此護，名為族護。云何王法護？若女人，親族並無唯有一身，由王法故無人敢欺，是名王法護。又有法護者，若有女人，孀居守節潔行貞心，人不欺犯，是名法護。
僧伽伐尸沙者，義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如前諸婦離別之狀有其七種。攝頌曰：

正鬪及已鬪，　折草投三瓦，

依法非我妻，　普告多人語。

云何為七？一、正鬪即離；二、鬪後方離；三、折草三段離；四、三方擲瓦離；五、依法對親離；六、言非我婦離；七、普告眾人離。若苾芻見他俗人於初三婦，因鬪諍等作離別時，若作初離和之令合，得一惡作；若作第二離和之，得二惡作；若作第三離和之，得三惡作；若作第四、第五、第六離和之，如次得一、二、三麁罪；若作第七離和，得僧殘。若餘之四婦及十私通，於七種離中隨一離別，若苾芻更重和合者，皆得僧殘罪。攝頌曰：

自受從使受，　二苾芻四儀，

前後相隨行，　尊卑緣及事。

若苾芻自受語、自往語、自還報，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自受語、自往語、遣使還報，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自受語、遣使往語、自還報，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自受語、遣使往語、使還報，僧伽伐尸沙。若苾芻於使邊受語、自往語、自還報；或於使邊受語、自往語、遣使報；或於使邊受語、遣使往語、自還報；或於使邊受語、遣使語、遣使報，並得僧殘。若苾芻於使使邊受語、自往語、自還報；或於使使邊受語、自往語、遣使報；或於使使邊受語、遣使語、自還報；或於使使邊受語、遣使語、遣使報，並得僧殘。若二苾芻自受語、二俱往語、二俱還報，俱得僧殘。若二苾芻自受語、二俱往語皆不還報，二俱二麁罪。若二苾芻自受語、俱不往語、俱不還報，二俱一麁罪。若二苾芻自受語，一云：「汝傳我意，往語還報。」依言作者，二俱僧殘。若二苾芻自受語，一云：「我但往語，不還報。」一便還報，其往語還報者得僧殘，其不還報者得二麁罪。若二苾芻自受語，一云：「我不往語，亦不還報。」其往語還報者得僧殘罪，其不往語不還報者得一麁罪。

若一苾芻共一男子、一女人同路而去，若彼男子語苾芻言：「聖者！頗能語此女人作如是語：『汝能與此男子為婦，或暫時共住不？』」或復女人語苾芻言：「聖者！頗能語此男子作如是語：『汝能與此女人為夫，或暫時共住不？』」若此苾芻受此言已，即便為說還報，得僧殘。如行既爾，立及坐臥准此應知。如是，若二苾芻、二男、二女，若三苾芻、三男、三女等，乃至廣說，得僧殘罪。

若二苾芻，一前行、一隨行，前行者自受語、往語、還報，前行者得僧殘，隨行者無犯。若前行苾芻自受語，遣隨行苾芻往語得實已，前行苾芻自還報，前行苾芻得二麁罪，隨行苾芻得一麁罪。若前行苾芻自受語，前行苾芻自往語，遣隨行苾芻還報，前行苾芻得二麁罪，隨行苾芻得一麁罪。若前行苾芻自受語已，遣隨行苾芻往語還報，隨行苾芻得二麁罪，前行苾芻得一麁罪。如前行苾芻，隨

行苾芻所作事業得罪多少如是應知。隨行苾芻遣前行者，所作事業得罪多少准說應知。
有二家長者：一自在、一非自在。言自在者是為主義，於自男女取與隨情，若往官司或眾人集處，雖說虛事人亦信受，是名自在。不自在者是卑下義，於自男女取與無力，若往官司或眾人集處，雖說實事人不信受，是名不自在。苾芻於自在人邊受語，往語自在、還報自在，得僧殘。苾芻於自在邊受語，往語自在、還報不自在，得二麁罪、一惡作。苾芻於自在邊受語，往語不自在、還報自在，得二麁罪、一惡作。苾芻自在邊受語，往語不自在、還報不自在，得一麁罪、二惡作。苾芻不自在邊受語，往語不自在、還報自在，得二惡作、一麁罪。苾芻不自在邊受語，往語自在、還報不自在，得二惡作、一麁罪。苾芻不自在邊受語，往語自在、還報自在，得二麁罪、一惡作。不自在邊受語，往語不自在、還報不自在，得三惡作。
苾芻復有三緣為媒嫁事，雖受得言不以言報亦成媒事。云何為三？一、期處，二、定時，三、現相。何謂期處？告彼人云：「若見我在某園中、或某天祠、或眾人集處，汝則當知其事成就。」是名期處。云何定時？「若於小食時、或於中時、或於晡時見我，汝則當知其事成就。」是名定時。云何現相？「若見我新剃髮、或著新大衣、或執錫杖、或時持鉢盛滿酥油，汝則當知其事成就。」是名現相，是為三緣，雖受得言不以言報亦成媒事。
復有三事，為使之時亦成媒事。云何為三？一、言，二、書，三、手印。若苾芻自受言使，以言往語、以言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言往語、以書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書往語、以言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書往語、以書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書往語，若以期處、或以定時、或以現相而還報者，俱得僧殘。是謂言使兼書有五差別。若苾芻自受言使，以言往語、以言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言往語、以手印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手印往語、以言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手印往語、手印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手印往語，若以期處、或以定時、或以現相而還報者，得僧殘。是謂言使兼手印有五差別。如於言兼書印，有二五不同。如是於書兼言手印，於手印兼言書及言書手印，更互相兼應為廣說。
若門師苾芻至施主家作如是語：「此女長成何不出適？此男既大何不取妻？」者，皆惡作罪。若言：「此女何不往夫家？」若云：「此男何不向婦舍？」亦皆得惡作。門師苾芻至施主家作違逆言，皆得惡作。若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造小房學處第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眾多苾芻廣造房舍，或嫌太長、太短、或嫌寬狹、或復朽故不堪修理，悉皆棄捨更造新屋。自作使人多有營務，便廢習誦妨礙思惟。復從長者居士，數數乞求草木、車乘及營作人，惱諸施主。時具壽摩訶迦攝波，在此城邊阿蘭若處住，聞諸苾芻多造房舍，乃至惱諸施主，聞是事已往世尊所，禮佛雙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聞有眾多苾芻多造房舍，或嫌廣狹復更造新，妨修善品乃至惱諸施主，如前具白。唯願世尊，為哀愍故教諸苾芻造房舍法式。」爾時世尊聞具壽迦攝波說是語已，默然而許。時迦攝波知佛許已禮足而去。時迦攝波至夜曉已，為欲將護同梵行者故，執持衣鉢遊行人間。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諸苾芻，乃至問言：「汝諸苾芻！汝實造諸房舍，或嫌寬狹廣作營為，乃至惱諸施主？」諸苾芻言：「實爾。世尊！」爾時世尊種種呵責，多欲無厭難滿難養，讚歎少欲知足易滿易養，趣得供身修杜多行，威儀齊整稱量而受。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乃至為諸苾芻，於毘奈耶中制其學處，當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乞作小房，無主為己作，當應量作。此中量者，長佛十二張手、廣七張手。是苾芻應將苾芻眾往觀處所，彼苾芻眾應觀處所，是應法淨處、無諍競處、有進趣處。若苾芻於不應法、不淨處、有諍競處、無進趣處，自乞作房無主自為己，不將諸苾芻往觀處所，於如是處過量作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是此法中人，餘義如上。

自乞者，自乞草木、求覓車乘及以人功。

小房者，得於其中容四威儀，謂行住坐臥。

作者，或自作、或使人作。

無主者，謂無男、女或半擇迦等為其施主。

為己作者，謂為自身當應量作。

此中量者，長佛十二張手。佛者，謂是大師，此一張手當中人三張手。十二張手長中人十八肘，廣七張手，謂寬中人十肘半。

是苾芻者，謂造房人。

應將苾芻眾往觀處等者，若不先自觀察，不應即將諸苾芻往。若自觀處所，有蛇蠍蟲蟻等為窟穴處，是名不淨，不應求法。若清淨者，次當觀察所依之處，若近王家及以天祠，或長者宅、外道家、苾芻尼寺，或有好樹須伐，是名有諍競，不應求法。若無此患，於其四邊下至一尋，容得往來亦須觀察，若有河井或臨崖坎，是名無進趣，不應求法。若處清淨、無諍競、有進趣者，彼苾芻應往寺中敷座鳴槌，先以言白。眾集已，於大眾中脫革屣、偏露右肩，隨其

大小致敬已，於上座前蹲踞而住，合掌作是言：「大德僧伽聽！我某甲營作苾芻，於造房處已觀察清淨。我某甲營作苾芻，於清淨處欲造小房，求僧聽許。唯願大德僧伽聽我某甲營作苾芻於清淨處造房，慈愍故。」如是至三。
時諸苾芻，不應信彼苾芻言不往觀察。諸苾芻應共往觀察，或時眾僧令可信者眾多苾芻往看房處。若有如前不清淨、有諍競、無進趣處，不應許作。若處清淨無諸妨難者，彼苾芻應歸住處，如法集僧已，於上座前蹲踞而住，作如是語：「大德僧伽聽！彼某甲營作苾芻造小房處，我等親已觀察，處所清淨無諸妨難，僧伽今可知時。」次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某甲營作苾芻於造房處觀知清淨。此營作苾芻於造房處事皆應法清淨，今從僧伽乞聽許。若僧伽時至，應聽許僧伽今與營作苾芻某甲於應法清淨處許作房舍。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為。若彼苾芻既眾許已隨意當作，勿致疑惑。
言僧伽伐尸沙者，此罪依僧而得除滅，乃至出罪非依別人，無殘有殘已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不淨處、有諍競處、無進趣處，自作、使人作小房時，於此三中隨有一過，皆得窣吐羅底也。若僧不許而作者，亦窣吐羅底也。若過量作者，亦窣吐羅底也。若總具前過而作房者，得僧伽伐尸沙。
若有苾芻往餘苾芻處作如是語：「仁當為我於無諍競有進趣處求僧聽許，勿令過量造作小房。」時彼苾芻為作小房，於有諍競處，或於無進趣處，或僧不聽許，或過量作。彼營作苾芻，皆得窣吐羅底也。若總具前過而作房者，得僧伽伐尸沙。
若彼苾芻往營作苾芻所作如是語：「汝今作房極是善好，如我所教不相違背。若有少闕草木泥等我當供給。」若於有諍處、或於無進趣處、或僧不聽許、或時過量，二人皆得窣吐羅底也。若總具前過，二人俱得僧伽伐尸沙。
若彼苾芻至營作苾芻所作如是語：「汝今作房極為不善，如我所言皆相違背，有所闕少皆不供給。」其營作人如前得罪，彼苾芻無犯。若得先成屋及舊受用房，或修營舊室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造大寺學處第七

佛在憍閃毘瞿師羅園。時六眾苾芻於他寺中止住之時常起嫌賤，是時難陀語鄔波難陀曰：「當觀此寺棟宇傾隤、牆壁崩毀，猶如象舍不可停居。」時諸苾芻聞而告曰：「諸具壽！仁等唯知住他舊寺，

自無功力能安片石及造小庵，而復流言譏嫌他事。」是時六眾互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我今極被黑鉢者之所輕賤，我等宜應別造餘寺，令黑鉢者曾所不見。」復相告曰：「我等若皆共營作者，彼黑鉢人得我瑕隙便作是語：『六眾苾芻並皆營作如傭力人。』致令我等乞食之時人見輕賤。我今宜應於自眾內，差請一人聰明利智善識機宜，能以細針引入麁杵，少作言說多獲珍財者，我當請作授事之人。」鄔波難陀報言：「極善！然我眾內誰是聰明利智、善識機宜？」「聖者闡陀即其人也，我等宜應共詣其所。」既俱至已而白之曰：「具壽闡陀！仁今知不？即具以上事次第告知。唯有大德智慧辯才、善識機宜，堪充知事。」闡陀告曰：「善哉！善哉！此大福田自他俱利，無違眾意共成隨喜。」

是時具壽闡陀便於房外洗足已即入房中，結跏而坐作是念：「以何方便我為僧伽能建大寺？」復更思惟：「今此世間人天諸眾，於世尊所普生敬信，彼某甲家於具壽阿慎若憍陳如心生敬信、彼家於具壽馬勝所、彼家於跋陀羅所、彼家於婆澁波所、彼家於大名所、彼家於滿慈所、彼家於無垢所、彼家於牛王所、彼家於舍利子所、彼家於大目連所，如是及餘諸大苾芻，皆有施主別生敬信。我既無好施主，當憑告誰而能造寺？」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大富多財，然稟性慳澁乃至滌器之水亦不惠人。「若能化彼令生信者，可為僧伽造大住處。」是時闡陀至天明已，著衣持鉢入憍閃毘而行乞食，先於一二家得片麨已，便往詣彼婆羅門家欲入其舍。時守門者告言：「法師！此是婆羅門家，無宜輒入。」闡陀報曰：「如佛世尊，乞食之人但遮五處：一、唱令家；二、婬女家；三、沽酒家；四、旃荼羅家；五、王家。豈可此家是前五種？」時守門者報言：「法師大見譏弄，此非唱令乃至王家，然是某甲婆羅門宅，仁不須入。」是時闡陀便作是念：「求執衣裾尚不聽近，欲求餘物豈可得耶？」于時有一長者，新誕兒息為大歡慶，奏諸鼓樂多將舞伎，在門前過。彼守門者貪觀伎樂便離其門，是時闡陀即便竊入。時彼威儀庠序如離欲人，時婆羅門既遙見來，而告之曰：「善來大德闡陀！宜於此坐暫時停息。」然闡陀所陳未得方便，告婆羅門曰：「我已巡門乞得片麨，仁可為羅。」時婆羅門告小婢曰：「汝可取羅，為羅此麨。」其女即便奉教為羅。是時闡陀於所羅麨就之觀察，婆羅門問曰：「仁何所觀？」闡陀告曰：「我欲觀蟲，若有蟲者我不應食。」婆羅門報曰：「若食蟲者，當有何過？」報曰：「如世尊言：『若殺生者由數習故，身壞命終墮於地獄受諸苦惱，設得為人短命多病。』」然闡陀苾芻遍閑三藏無礙辯才善能說法，即為婆羅門宣說法要，十惡業道廣為敷陳。時婆羅門既聞法已心生敬信，即便入舍，令辦種種上妙噉噏香美飲食供養闡陀。闡陀見已即便生

念：「我聞木釜一煮便休，若受此食即為前食亦為後食。」告言：「施主！我已受得他所施麨，豈容見棄噉美食耶？」婆羅門曰：「我宗族法，先得麁食後逢美妙，棄前惡食實無愆犯。」闡陀報曰：「婆羅門族不持戒行隨意所為，我受戒品，云何受他信施輒輕棄耶？」時婆羅門聞此語已倍生深信，闡陀即便見辭而去。婆羅門告曰：「大德！於時時間賜過我舍。」闡陀報曰：「我實欲得數數相過，而守門人如暴獄卒不聽前進。」時婆羅門喚守門者告云：「汝見法師闡陀不應遮止。」門人答曰：「爾。」是時闡陀便即思念：「若更有餘黑鉢者入，不識機宜令施主失信，我今宜可預設方便不令其入。」報守門者曰：「男子！汝今知不？此婆羅門我以大緣令生敬信。」門人報曰：「我已知之。」告云：「汝從今後，勿令諸餘黑鉢輒入此門，若令入者我當與汝重杖替以別人。」彼便報曰：「仁入此門非我所欲，豈令餘者而輒進耶？請勿為慮。」是時闡陀於時時間來詣其舍，為婆羅門夫婦宣揚妙法，令受三歸持五學處。時婆羅門盡家所有皆悉罄心持以奉施，隨所須者咸無恪惜，是時闡陀一無所受。

後於異時來過其宅，為婆羅門讚說七種有事福業，彼婆羅門聞說福利深生歡喜，白闡陀曰：「聖者！我今欲修有事福業。」報言：「賢首！今正是時，隨意當作。」婆羅門曰：「欲作何事？」闡陀報言：「可為眾僧營造住處。」即便生念：「我已屢曾家貲總施，然而聖者乃至縷線曾不為受。今時雖許復為眾僧，覩斯少欲殊深敬重。」白言：「大德！我今實有眾多財物，欲為僧伽，然地皆屬王無處造寺。」闡陀報曰：「賢首！仁不須憂，我為詣王求覓其地。」闡陀念曰：「我今先當參請於誰？為見國王？為大臣耶？參請之法不從於王，應從使者。」是時闡陀向大臣家而為參請，大臣問曰：「聖者闡陀！何意來此？」報大臣曰：「今有某甲婆羅門，欲為僧伽營造住處，然為地皆屬王無處營造，我今為此敢欲白王，幸願仁慈助我成就。」大臣報曰：「聖者！王若閑居我當相喚。」彼於異時王無機事但有大臣，命一人曰：「汝宜往喚聖者闡陀。」彼人奉命往喚，來至王門，告守門人曰：「汝今宜去啟白大王，苾芻闡陀來至門外欲見大王。」時守門者即為奏知，王聞遣入大德闡陀誰復遮止，既至王所即便呪願：「願王無病長壽。」王為設座即便就坐，時彼大臣為白王曰：「法師闡陀是釋迦子，捨俗出家善閑三藏，辯才無礙有大福德。」王曰：「我先知之。善來聖者！因何得至？」闡陀白言：「大王！有某甲婆羅門，欲為僧伽興建住處。然地是王物，我今為此諮白大王。」王曰：「聖者！隨情所欲，必樂於此任作僧園，我當出外，必其不爾。唯除王宅，餘外園田隨情造立。」闡陀呪願曰：「願王無病長壽。」辭退而去。

爾時闡陀還至住處，告六眾曰：「難陀、鄔波難陀！仁等隨喜，王與我願。唯除王宅，餘有園田隨情造寺。」是時六眾即便共往婆羅門舍，告曰：「賢首！仁今當知王與我願，唯除王宅，自外園田隨情造寺。賢首所費錢財宜當見授。」時彼即便多與財物。既得物已持之而去，共相謂曰：「欲於何處造毘訶羅？」一人議曰：「從憍閃毘向瞿師羅園，於此中間有一大樹形狀可愛，有婆羅門於此樹下教五百童子而受學業。每有苾芻於此經過，時諸學徒常為調弄：『咄！苾芻，此是初乞食人，此是第二乞食人，鉢袋開張多有容受。』常欺笑我。我今惱彼，當伐其樹充寺所須。」作是議已，即便往詣客作行中，雇五百傭人共論價直，便將諸人來詣寺所。傭人告言：「聖者！示我作處。」即便告曰：「且餐小食。」食已問言：「聖者！何處當作？」報言：「且油塗身片時當作。」次與晡食至黃曛時，告言：「聖者！當還價直。」報言：「癡人！汝等今日大作生活從我索價。」傭人報曰：「豈可聖者令我作業，我不作耶？」闡陀報曰：「賢首！汝可持籠把钁執斧，我當一倍還汝價直，當隨我來示汝作處。」便將諸人詣彼大樹，報言：「可伐此樹。」傭人告曰：「此是形勝大樹，我無二頭，誰能輒伐？」報曰：「癡人！王與我願，唯除王宮，自外所有隨充造寺。何緣不伐？」時諸傭人即便共議：「我今為斫，所有罪罰彼自當知。」即便伐樹斬斫令碎，并掘其根棄於河內，平治其地以繩絣基，共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於此地中與僧伽造寺，此處與佛世尊而作香殿、此處作門樓、此處作溫室、此作淨廚、此作靜慮堂、此作看病堂。」既布置已捨之而去。

彼諸學生常所作事，於日日中每使一人晨朝早起，於彼樹下灑掃清淨，以新牛糞而塗飾之。即於是日詣彼樹下不見其樹，即便走報其師云：「不見樹。」時餘學徒見言：「無樹。」而調之曰：「先生知不？此人定是昨日以醋和飯而食，熱氣衝眼不覩其樹。」師即更令幹事學生往觀其樹。彼至其所亦不見樹，還報師曰：「如彼所說其樹實無。」既聞此說，博士自率五百學徒，往舊樹邊詳觀其事。有憶念者而報之曰：「此是先生常講說處，此是我等蘊業之處。」時彼學徒共思念已懷憂而住。時有行人來過其處，問言：「先生！何為憂惱？」報曰：「君今知不？此處曾有形勝大樹，忽於昨夜不委誰誅？」報言：「先生！我昨黃曛見有六眾將客作者咸持斧钁，豈非是彼而剪伐耶？」雖聞此言憂懷未歇。是時六眾來詣其處，問博士曰：「先生何故似帶憂色？」答言：「聖者！此處先有形勝大樹，不知何意昨夜銷亡？」六眾聞已即便大笑。婆羅門曰：「豈是人等伐此樹耶？」六眾報曰：「癡人！我等故欲惱亂於汝，豈汝不憶曾作此言調弄我等：『此是第一乞食人、此是第二乞食人，鉢袋

開張多有容受。』」婆羅門曰：「沙門釋子固守怨嫌咸共譏罵，如斯之類焚燒正法失沙門行，形勝大樹無事斬伐。」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當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大住處，有主為眾作，是苾芻應將苾芻眾往觀處所，彼苾芻眾應觀處所，是應法淨處、無諍競處、有進趣處。若苾芻於不應法處、不淨處、有諍競處、無進趣處，作大住處，有主為眾作，不將諸苾芻往觀處所，於如是處造大住處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餘義如上。

作大寺者，大有二種：一、施物大；二、形量大。此中大者，謂施物大。

言住處者，謂得容行住坐臥四威儀。

有主者，謂有女、男、半擇迦等為作施主。

為眾作者，謂為如來及苾芻僧眾。

應將苾芻眾等者，應將苾芻觀其處所，清淨無諍、是有進趣，還白大眾乞求聽許。眾秉白二許其營作，並廣說如前。

犯相輕重、一二共作，乃至癡狂、心亂、痛惱所纏，亦如前房，廣說其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三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無根謗學處第八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波波國中有一壯士大臣名曰勝軍，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所有資產如毘沙門王，雖非王族時諸壯士作灌頂法扶以為王，於勝族女納以為妃歡樂而住。雖淹歲月竟無男女，為求子故祈禱神祇，遍諸天廟及同生天，希望後嗣不遂所願。然世有云：「由乞求故便獲子者此誠虛妄，斯若是實，人皆千子如轉輪王。」然由三事方有子息。云何為三？一者父母交會事；二者其母身淨應合有娠；三者食香現前。彼王業緣合會，時有一天從勝妙天下託蘊王妃，是最後生樂修勝行，有解脫性趣向涅槃，厭背生死於諸有中皆不欣樂。若聰慧女人有五別智，廣說如上，乃至娠在右脇，喜白王曰：「大王當知！我所懷孕必是光顯宗族，現居右脇是男不疑。」時王聞已即大歡慶作如是語：「我從久來常思繼嗣紹我洪業，我既長養終懷反報，廣為惠施福利宗親，我歿世後稱揚我名而為呪願：『願我父母所生之處以福莊嚴。』」是時彼王置妃高樓隨意而住，適其時節供給所須，常令女醫為調飲食，冷熱合度諸味具足，奇妙珠瓔以為嚴飾，如天婇女遊歡喜園，常處床座足不履地，目不觀惡色，耳不聽惡聲。經九月已便誕一息，顏貌奇特人所愛樂，額廣眉長、鼻高修直、頂圓若蓋、色美如金、垂手過膝，眾所稱歎。過三七日聚會宗親，其父以兒示諸親曰：「此兒今者當立何字？」其兒生已自然淨潔，未離床褥不為便利，諸人議曰：「中國之法若天然淨潔者名之為實，然此童兒稟識清淨，未離床褥便利不為，淨潔過人便成實物，復是壯力大王之子，應與立字名實力子。」其實力子誕生之日，五百壯士各並生男，隨其家族而立名字。

時勝軍王即以太子授八養母：二供乳哺、二作襁持、二為澡浴、二共歡戲，給以乳酪醍醐石蜜，速使長大如蓮出池。時有相師於母懷中覩見孩子，即便生念：「此孩子者是二足福田，若人於此少興供養，彼人當獲勝功德利。」作是念已告乳母曰：「幸見慈悲授我孩子，我欲隨情少時供養。」乳母報曰：「我於孩子實無自在，汝欲得者可白王知。」是時相師詣大王所，而白王言：「王之聖子是勝福田，若人於此少興供養，彼人當獲勝功德利。幸見授我微伸供養。」時王報曰：「可隨汝意。」時彼相師便抱歸舍，先沐浴已次

塗妙香，以上價衣而覆身上，以酥蜜乳粥盛寶器中持以奉上，既供養已送歸王所。

是時童子年漸長大，備教書算手印技術悉皆明了。又剎帝利王種族之法，所有業藝咸令習學，所謂乘騎象馬控御兵車，刀器干戈鉤索之類，手足奇巧斫射之儀，無不通解。時同日生五百童子，如前技藝亦皆明達，其父爾時於春夏冬為造三殿并三苑園，三種婇女謂上中下。後於一時其實力子昇處高樓，將諸伎女共為娛樂。每日三時五百童子常來集見，曾於他日其五百人出外畋獵，竟日馳騁一無所獲。遂住林野明日出遊，多有所得至暮方還，便相議曰：「日既將暮無緣赴集，待至明朝方見太子。」至第三日眾人方見，于時太子告眾人曰：「仁等與我同生常共遊戲，何意三日方來？」白言：「我等出畋。」曰：「何謂為畋？」答：「廣殺諸鹿。」太子曰：「彼何飲食？」答曰：「飲水食草。」「若如是者無損於人，何緣傷殺？」答曰：「若見殺時，心生喜悅。」太子曰：「仁等不應見他受苦心生歡樂。」諸人議曰：「由此太子不自出畋，於我諸人便生譏賤，我當令彼亦共畋遊。」時彼諸人至大王所，白言：「大王！王之太子生處深宮，若敵國來必生怖懼，何意不令太子遊獵？若數出畋心便勇健，與敵國戰情無退怯。」時勝軍王聞此議已，告實力子曰：「汝今可出試學畋遊。」答言：「不願。」王曰：「汝是剎帝利種應習兵戈。」于時太子不敢違命隨眾而出，諸人議曰：「今此太子父若歿後當必為王，我等今時盡心承事，能令於後祿位增長。」白太子曰：「可於斯住，我擁群鹿令至於此，即便安在合圍之處。」時彼諸人多擁群鹿，太子遙見群鹿驚走，身被箭中張口而至，便作是念：「假使有人心無慈愍不懼後世，尚不於此起毒惡心，況加殺戮。」去此不遠有守圍人，太子為護彼情，便放三箭遙射群鹿，或入髀間或穿角際，箭便墮地曾無傷損。諸有麋鹿至圍合所，悉皆放出隨意逃竄。時諸群從皆作是念：「太子久來善習弓矢，今日定應多殺麋鹿。」及至詳觀曾不獲一，皆作是念：「或容太子已令車乘先載歸還。」時彼諸人問太子曰：「所獲麋鹿今在何處？」太子報曰：「猛獸驚奔，幾將殺我！」彼守圍人報諸人曰：「君等何因遣不害人令其守當，若此欲殺一不得遺，直爾逕看任其走出。」諸人聞已皆共瞋嫌：「我極艱辛身體傷損擁聚群鹿，斯皆放散，我宜共害。」又更議曰：「若害此者，波波國主定當殺我，宜棄而歸。」是時太子便生是念：「此等與我撫塵共戲，為不獲鹿棄我荒林，我若為王於此諸人為不饒益。」作是念已徐歸本城，既至宮中以手支頰愁思而住。

時彼內人來至其所，于時太子不以目觀，內人見已入白王曰：「大王當知！太子見我目不正視，以手支頰愁悴而住。」王親顧問：

「汝今何意，懷憂不樂？」白言：「父王令我作屠獵事，豈得不憂。」王曰：「畋獵之事爾不愛耶？」白言：「實非所愛。」王曰：「從今已去更勿出畋。」時實力子便生是念：「俗徒多難眾苦逼迫，常被煩惱之所羈絆，出家閑寂乃至盡形純一無雜圓滿梵行，我今宜應以正信心，從家趣非家而離塵俗。」爾時波波國有外道六師不遠而住，所謂晡剌拏迦攝波子、末塞羯利瞿舍梨子、珊逝移毘剌知子、阿市多雞舍甘跋羅子、脚俱陀迦多演那子、尼健陀慎若低子等，非一切智懷一切智慢，令諸人眾渴仰歸誠。爾時實力子，便往詣彼六師之所，白晡剌拏迦攝波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授？勤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告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無施無受亦無祠祀，無善惡行無業因緣無異熟果，無今世無後世，無父無母，亦無化生有情。於此世間，無阿羅漢正趣正行，此世他世於現法中得自覺悟，正證圓滿皆悉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此事皆無。於此有命，名之為生。此身謝已五大分離更無生理，名之為死。地歸於地、水歸於水、火歸於火、風歸於風，諸根歸空，四人輿至焚燒之處，以火燒訖，但有殘骨更無所知，愚智同此。與者名施，取者名受，諸說有者皆是虛妄。」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此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是可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末塞羯利瞿舍利子所，而白之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授？勤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告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有煩惱，一切有情無因無緣為煩惱所逼，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有清淨，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得清淨，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有無知，一切有情無因無緣了無知事，一切有情無力無勤無勇無進無自無他，一切有情諸有命者無有威勢，於六生中常受苦樂，過此便無。」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是可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珊逝移毘刺知子所，而白之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授？勤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告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自殺教他殺，自斫教他斫，自煮教他煮，自盜邪行妄語飲酒，及以教人為殺等故，穿牆開鎖守捉險途，持諸劍輪殺害群品，於大地上所有有情悉皆斬斫，令其命斷為大肉聚，弶伽河已南作斯惡業，弶伽河已北設大福會，不由此故有罪福因招罪福報。又復不由布施持戒少欲知足而獲當果。」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多有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阿市多雞舍甘跋羅所，而白之曰：「大師！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誨？勤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答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此七事身無能作無所作，無能變化無所變化，不可損害其體恒存。何謂為七？所謂地身、水身、火身、風身、苦身、樂身、命身，聚在一處猶如蘆束，運動轉變互不相惱，罪福苦樂亦不相忤，假使有人斬截他首彼無苦痛，於其身中孔隙之內刀劍隨過不損其命，於此實無能殺所殺、能問所問、能憶所憶。於其四方有一萬四千緣生產門，復有六萬六千乃至五三二一半業差別，又有六十二行、六十二中劫、二千地獄、三千諸根、三十六精氣，四萬九千龍族，四萬九千妙翅鳥族，四萬九千以人頂骨食外道種族，四萬九千露形外道種族，四萬九千邪命外道種族，有七種想、七種阿蘇羅、七種畢舍遮、七種天、七種人，有七百七池，有七百七夢，有七百七岸，有七百七峯七種勝生，十種增長八大人地。如是經於八萬四千大劫，所有愚智皆盡苦邊。譬如有人以細絲縈擲虛空中還墮于地，如是愚智經八萬四千大劫輪迴往復盡苦邊際，於此世間實無沙門婆羅門能作是說：『我制戒禁令諸弟子常勤苦節堅修梵行，未熟之業能令成熟。業既熟已能捨眾惡至苦邊際，必定能斷諸有苦樂。』說劫增減此事皆無，然而必須流轉生死。」爾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便背正路行於邪道，猶如險途多有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脚俱陀迦多衍那子所，而白之曰：「大師！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誨？勤修梵行獲得何果？」彼師答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有人來至於我所，作如是問：『有後世耶？』我報言：『有。』『無耶？』我報言：『無。』『亦有亦無耶？』我報言：『亦有亦無。』『非有非無耶？』我亦報言：『非有非無。』若有問我：『為是耶？』我報言：『是。』『為非耶？』我報言：『非。』『為是非耶？』我報言：『是非。』『非是非耶？』我報言：『非是非。』若問後世一異，亦如是答。」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多有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尼揵陀慎若低子所，而白之曰：「大師！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誨？勤修梵行獲得何果？」彼師答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諸人等見有所受苦樂之事，皆由先世所造業因，以苦行力能除宿業不造新業，決生死堤證無漏法諸業便盡，諸業盡故諸苦亦盡。」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多有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還歸本宅昇高樓上，以手支頰作如是念：「於此世間人天魔梵沙門婆羅門，頗有一人能持一、二、三四句神驗呪術明藥方法，於生死中無明牢獄不用多功令我出離？」
諸佛常法觀察世間，無不見聞無不知者，恒起大悲饒益一切為大護者，雄猛第一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世八法示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閑九定，充滿十力名聞十方，千自在中最為殊勝，得四無畏震大音聲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界，誰

增、誰損？誰遭重苦厄難之事？誰趣惡道？我今以勝方便於三惡道拔濟令出，安人天趣使住涅槃，陷欲泥者常思拯救，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佛出世間誰當獲益？誰有無明瞖覆其眼？以大智藥令目開明，無善根者令種善根，種善根者令其成熟，其成熟者令得解脫。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愍念過於彼。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實力子，曾於佛所種諸善根，猶如熟癰唯待鈹決，今正是時堪任教化。」復觀此人為受佛化、為弟子化、為神力化、為威儀化？觀知乃由弟子威儀方能濟度。時馬勝苾芻於人天中威儀最勝，世尊即告馬勝苾芻曰：「汝可知時，當觀波波國中實力太子。」時馬勝苾芻默然受教，既至明日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食事既訖於食後時舉床席已，執持衣鉢漸次遊行，至波波國於水蛭林住。還以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波波城次第乞食，舉足下足觀視屈伸，擎持衣鉢威儀進趣悉皆詳審。時實力子於高樓上而遙見之，行步安詳曾所未有，威儀進止無有虧失，既遙見已作如是念：「於此國內諸出家人，此之威儀實所不見。然出家者於聚落內整肅威容，在蘭若中則不如是。今我宜應令人伺察居林野處能如是不？」作是念已，即令使者：「隨此苾芻所至之處，若居蘭若簡絕人徒，彼此容儀有別異不？」使者奉教隨馬勝後私觀察之。時馬勝苾芻城中得食，詣水蛭林衣鉢水羅置一面已，振去衣塵以羅濾水澡手濯足，取黃落葉布之於地却坐而食。飯食已收棄殘葉舉置衣鉢，更洗手足結跏而坐，譬如盤龍威儀寂靜正身而住。時彼使人既觀察已，還白太子曰：「城內見彼苾芻威儀庠序，既至林野百倍勝前。」時實力子告御者曰：「汝今宜應速可嚴駕，欲詣林所觀彼苾芻。」御者銜命嚴整駕駟，太子乘車導從而往，既至林所徒步而行，便詣馬勝住處，遙觀尊者馬勝跏趺入定，作如是念：「我今不應令彼苾芻亂殊勝定，待彼出定我當就禮。」作是念已隨處而住，時尊者馬勝至晡後時方始出定，時實力子即漸前行，頂禮雙足在一面住，白言：「大德！為是大師？為是弟子？」馬勝報言：「我是弟子，非大師也。」復問之曰：「師與弟子優劣如何？」馬

勝報曰：「極有優劣。太子當知，妙高山王比乎芥子，以大海水同於牛跡，亦猶白日等彼螢光。」于時具壽馬勝說伽他曰：

「妙高比芥子，　大海同牛跡：
空方藕絲穴，　白日擬螢光。
世間所有物，　不可為譬喻；
弟子望於師，　其事亦如是。」

時實力子聞是說已便作是念：「如苾芻說功德差別，豈非更有妙覺世尊及殊勝法。」如是知已問馬勝曰：「大德！我今頗得於此善說法律出家圓具成苾芻性，於大德所修梵行不？」馬勝報曰：「太子！汝之父母見聽許不？」實力子曰：「大德！未曾聽許。」馬勝報曰：「若如來及如來弟子與他出家，父母不聽無宜輒度。」實力子曰：「大德！我以方便必令見許。」馬勝報曰：「斯極善哉！」時實力子聞是語已，恭敬歡喜奉辭而去，便歸本宮白父母曰：「二親當知我已正信今願出家。」父母報曰：「汝今知不？我唯一子，常所愛念觀視無厭，假令命盡尚不欲離，況復形存而當見別！」太子白曰：「見聽者善，若不許者我從今日更不飲食。」雖聞此語亦未見聽。時實力子一日斷食，如是二三乃至六日不飲不食。時彼父母詣其子所，而告之曰：「汝自幼童常受安樂，於諸苦事曾所未經，梵行難修獨身難住，隨宜臥具蘭若難居，至盡形壽猛獸同處，至盡形壽從他乞食，至盡形壽斷諸欲樂，至盡形壽永絕嬉戲。太子！汝應住此受諸欲樂，隨情布施修諸福業。」太子雖聞是語默無所對。時彼父母令諸親屬勸實力子，時諸親屬同來勸喻，如父母所言悉皆向說，然實力子默然無答。時彼父母令實力子親友知識亦同勸喻，如前父母所告之言悉皆向說，然實力子同前默然，第二、第三亦無言答。時彼知識見其堅固，第二、第三一無言答，時諸親友知實力子志意堅固，詣王及妃具陳情理：「某等慇懃誘喻執志不移，觀此容色必無退轉。恐損太子，願垂聽許出家離俗明智共稱。若許捨家全其壽命，後不欣樂還歸本宮；若離生緣更何所趣？」父母報曰：「必如是者，宜聽出家，滿其志願。」親友承旨 報太子曰：「父母垂慈許令入道。」實力聞已慶喜彌增，稍加飲食漸益康健，辭違父母詣彼林中，禮謁馬勝苾芻在一面坐，白言：「大德！我之尊親已見聽許，幸願慈悲與出家法，進受圓具教以威儀，於大德所善修梵行。」時具壽馬勝報言：「如是即與出家并受圓具。」尋告之曰：「汝今知不？苾芻作業有其二種：謂讀誦、修定。汝為讀誦？為修定耶？」便報師曰：「鄔波馱耶！二種俱作。」便於晝

日專心讀誦，若在靜夜繫念禪思，如是不久善閑三藏，精勤策勵無捨須臾，煩惱斷除證阿羅漢果。
時馬勝苾芻所有弟子門人，隨其意樂所學差別悉令受已，詣餘村坊城邑聚落而作安居。至八月十五日前安居滿，作衣已竟執持衣鉢，往波波城水蛭林所，安置衣鉢濯足澡手，詣其師處禮雙足已在一面坐。時彼諸人各隨所證具白其師，復更問餘三藏要義，而白師曰：「我等既見鄔波馱耶親承諮決，我等欲往奉見世尊。」報言：「具壽！隨汝意去。」時實力子白馬勝苾芻曰：「鄔波馱耶！我已得見如來法身，未覩色身。我今欲往觀佛色身。」答言：「隨意。汝今當知如來、應、正等覺，是大珍寶出現世間，實難逢遇，如烏曇跋羅花時乃一現。」
時實力子既蒙許去，至明日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波波城次行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執持衣鉢詣王舍城，如前威儀洗手足已往詣佛所。爾時世尊於無量百千苾芻眾中而為說法，世尊遙見實力子來，告言：「善來！今正是時，隨汝意坐。」時實力子禮佛足已於一面坐，時王舍城中諸苾芻眾，不依同類分僧臥具，所謂經師與律師、經師與論師、經師與法師、經師與禪師、律師與論師、律師與法師、律師與禪師、律師與經師、論師與法師、論師與禪師、論師與經師、論師與律師、法師與禪師、法師與經師、法師與律師、法師與論師、禪師與經師、禪師與律師、禪師與論師、禪師與法師，於經師、律師、論師、法師、禪師，不以同類令聚一處，如是不依同類分與房舍臥具之時。時諸苾芻共相將護失所受業，各令善品不得增長，如蓮花無水日見衰損。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實力子於先佛所宿有正願。」作如是念：「我當云何得為僧伽作分臥具者？」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應差實力子與僧伽作分僧臥具人。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具五法者，應差作分臥具人；若無五法即不應差，設差應捨。云何為五？有愛、有瞋、有癡、有怖、不知分與不分。若具五法應差，已差不應捨。云何為五？謂無愛、無瞋、無癡、無怖、知分不分，如是應差。如常鳴揵稚敷座具，先言白已、次總集僧，對眾應問，當勸喻云：『汝某甲能與僧伽作分臥具人不？』彼答言：『能。』此苾芻作白羯磨(廣如百一羯磨中)。」
時實力子被眾差為分臥具人已，所有眾僧房舍臥具，皆依同類而處置之。經師經師共同、律師律師共同、論師論師共同、法師法師共同、禪師禪師共同。彼得隨意同住言議無違，所修善品日夜增長，如蓮處池其水充盈見日開發。
時有諸苾芻半更方至，時實力子以神通力，於一指放光而分臥具。復有餘諸苾芻眾，情欲樂見實力子勝上人法神通希有者，故至一更而來投宿，時實力子二指放光為分臥具；有一更半至，三指放光；

二更至者，四指放光；半夜至者五指放光與分臥具。時諸苾芻既見殊勝神通事已，各作是念：「我等不應令大聲聞具威德者為分臥具，而更以脇著床縱意睡眠，是不應作。」彼各初夜後夜減省睡眠端思而住，由勤策故未證者皆證，已證者不退。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諸苾芻！我弟子中分僧臥具，此實力子最為第一。」

世尊聖教既弘廣已，時婆羅門居士為苾芻眾設諸飲食，時六眾苾芻知有美好上妙飲食，即便往彼而噉食之。時諸信心婆羅門等作如是語：「聖者！大德耆宿何意不來？」六眾報曰：「如此麁飡彼豈來食。」施主報曰：「世尊記我於供養中最為第一，彼諸耆舊寧容不食？聖者仁於善說法律之中捨俗出家，不慎口言出無慚語，宜當速去更勿復來。」時諸苾芻聞是事已便往白佛，佛言：「應差實力子為分食人，若更有如是流類，亦應差遣作分食人。不具五法者即不應差，若差應捨。云何為五？謂有愛、瞋、癡、怖、不知分與不分；翻此應差。准前作法如是應差，令一苾芻作白羯磨(廣如百一羯磨中)。」

時實力子被眾差為分食人已，彼為僧伽分三種食：謂上、中、下。時有客苾芻初日與上食，第二日與中食，第三日與下食，至第四日令行乞食。時實力子為諸苾芻，若客若主分授房舍及以臥具飲食所須，隨現住者從老至少次第而與曾無虧失。時實力子與二苾芻：一名善友、二名大地，於生生中常為怨惡，從南國來至王舍城。時二苾芻問餘苾芻曰：「誰是僧伽知食？」次者報言：「是具壽實力子。」時彼二人詣實力子處，而報之曰：「我等二人隨次與食。」時實力子於初來日，便與二人上妙食次。時彼施主問曰：「明日誰當至我家食？」答言：「是友、是地。」施主聞已作如是念：「彼二苾芻聞是惡行，若來就食當設隨宜。」至第二日與中食次，施主有事復無好食，至第三日與麁食次。時彼二人作如是語：「我今極苦。云何實力子三日之中故心與我麁惡飲食，共相惱亂令受大苦？我當與彼作無益事。」彼二有妹苾芻尼名曰友女，住王園寺。于時友女往二兄處，至已各禮其足在一面坐。時彼二人雖見妹來，不相瞻視亦不共語。是時友女問二兄曰：「何意二聖見我來至，不相瞻視不共言語？」彼二答曰：「妹！我被實力子乃至三朝與我食次，極是麁惡令我食噉。汝今云何不助於我自安而住？」友女報曰：「聖者！我今欲何所作？」報言：「妹！汝今宜往詣世尊所作如是白：『大德！彼聖者實力子，作不軌事共我行不淨行，犯波羅市迦。』我亦當往作如是語：『如妹所言其事實爾，我等先知。』」友女報曰：「我今云何知彼實是清淨苾芻曾無愆犯，云何輒以無根他勝之法而毀謗之？」彼二報曰：「乃至汝若不為我等作如是語，我等終不瞻視於汝共為言說。」是時友女聞是語已，俛仰須臾告二

兄曰：「我當為作。」兄言：「妹！汝且住此，我等先可至世尊所，汝隨後來。」時二苾芻往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時彼友女斟酌兄至，便詣佛所禮已而立，白世尊曰：「大德！彼聖者實力子，作不軌事共我行不淨行，犯波羅市迦。」時友地苾芻即便白佛：「實爾。薄伽梵！實爾。蘇揭多！如妹所說我等先知。」時實力子亦復在此大眾中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四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無根謗學處之二

爾時薄伽梵命實力子曰：「汝聞斯語不？」白佛言：「我聞。薄伽梵！我聞。蘇揭多！」佛言：「實力子！其事如何？」實力子白佛言：「世尊！我之虛實，唯佛所知。」佛言：「實力子！於此時中勿作是說，應作是言，若實言實，若虛言虛。」實力子曰：「我不曾憶。薄伽梵！我不曾憶。蘇揭多！」爾時具壽羅怙羅，於世尊後執扇扇佛，時羅怙羅白佛言：「世尊！彼實力子何勞見問？現見友女苾芻尼親在佛前云：『實力子共為惡行犯波羅市迦。』兄弟二人面證言：『實。』」佛告羅怙羅：「我今問汝，隨汝意答。羅怙羅！若苾芻尼來至我所作如是說：『大德！聖者羅怙羅作不軌事，共我行不淨行，犯波羅市迦。』時友地苾芻即便證云：『實爾。薄伽梵！實爾。蘇揭多！如妹所說我等先知。』羅怙羅！我聞是語即問汝云：『其事虛實？』汝云何答？」羅怙羅白佛言：「世尊大德！若憶云憶，若不憶云不憶。」世尊告曰：「汝且癡人能云不憶，何怪實力子清淨苾芻，實無罪過云不憶耶？」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如實力子實無罪過。汝等應知，友女苾芻尼自言犯罪，應當滅擯。其友地二苾芻應可詳審善問其事，汝如何見？何處見？以何因緣往見其事？」

爾時世尊作是語已，即便入室寂定而住。時諸苾芻見佛寂定，便共憶持實力子是清淨人，友女苾芻尼以其自言共為擯斥。友、地二苾芻審問其事：「汝如何見？何處見？以何因緣往見其事？」時諸苾芻具問之。時彼二苾芻作如是說：「諸具壽！彼實力子，我不見犯不淨行法波羅市迦，然由具壽實力子乃至三日與我麁惡食，氣力衰羸極相惱亂。我以欲瞋癡怖故作是說。其具壽實力子，實是清淨無有過咎，不作不淨行不犯波羅市迦。」爾時世尊於晡後時從靜處起，於苾芻眾中就座而坐。時諸苾芻白佛言：「世尊！我等諸苾芻，見佛世尊入室寂定，便共憶持實力子是清淨人，友女苾芻尼由其自言已令滅擯。友、地二苾芻審問其事：『汝如何見？何處見？以何因緣而見其事？』我等具問之。時彼二苾芻作如是說：『諸具壽！彼實力子，我不見犯不淨行法得波羅市迦。然由具壽實力子乃至三日與我食次，令食惡食氣力衰羸極相惱亂。我以欲瞋癡怖故作是說。其具壽實力子，實是清淨無有過咎，不作不淨行不犯波羅市迦。』」爾時世尊聞是說已告諸苾芻曰：「云何彼二癡人！為少飲食因緣作故妄語毀謗清淨苾芻。」世尊即於爾時說伽他曰：

「若人故妄語，　違越於實法，
不懼於後世，　無有惡不造。
寧吞熱鐵丸，　猛焰燒身遍，
不以破戒口，　噉彼信心食。」

當爾之時，於虛空中有諸天眾說伽他曰：

「實力超三有，　尚招於毀謗；
是故有智人，　不應樂生死。
段食真可厭，　苦中最為極；
猶如食子肉，　增長諸煩惱。」

「如何汝今知清淨苾芻實不犯罪，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而見謗毀？」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廣說如前，乃至告友地苾芻曰：「汝二癡人，知清淨苾芻實不犯罪，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行謗毀耶？」彼二白佛：「實爾。世尊！」佛以種種呵責：「汝所為非，非清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為。」告諸苾芻曰：「應知有三種人定墮泥犁獄。云何為三？若人自行破戒、勸他破戒，此謂初人定墮泥犁獄。若人自行不淨行，於清淨苾芻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而謗毀之，此是第二人定墮泥犁獄。若人作如是見作如是語：『言欲是淨，言欲是妙，欲可受用，欲無過失。』於惡欲境極生愛著，此是第三人定墮泥犁獄。」世尊爾時說伽他曰：

「若人生世中，　口常出刀劍；
由此惡說故，　常斬於自身。
若讚於惡人，　毀謗賢善者；
由口生眾過，　定不受安樂。
猶如博弈人，　失財是小過；
於他清淨者，　謗毀成大愆。
經於百千歲，　墮在肉胞獄；
復於此獄中，　更受四萬歲。
若以惡心語，　謗毀於善人；
由斯惡業緣，　當墮於地獄。」

爾時世尊作呵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廣說如前，乃至我於毘奈耶中，為諸聲聞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懷瞋不捨，故於清淨苾芻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謗，欲壞彼淨行。後於異時若問、若不問，知此事是無根謗。彼苾芻由瞋恚故作是語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是友、地苾芻，若更有餘如斯流類。
懷瞋者，謂情生忿怒。
言不捨者，謂瞋恚不息。
清淨苾芻者，謂實力子。
無犯者，謂不犯其事。
以無根者，謂無三根：見根、聞根、疑根。
波羅市迦法者，於四事中隨說其一。
法者，已如前說。
謗者，說不實事。
欲壞彼行者，欲損彼人清淨學處。
彼於異時者，謂是別時。
若問、若不問者，謂說謗已情生悔恨不由他問，知此事無根謗。
謗者，諍也。諍有四種諍：謂鬪諍、非言諍、犯諍、事諍。
由瞋故作是語者，正出謗辭。
僧伽伐尸沙者，已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謗清淨苾芻十事成犯，五事無犯。云何為十？謂不見其事、不聞不疑，便作如是虛誑想，實無見等妄言我有見聞疑，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聞而忘、或疑而忘、作如是解、作如是想，云我聞疑不忘，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聞而信、或聞不信，而言我見；或聞而疑、或聞不疑、或但自疑，而云我見，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是謂十事成犯。云何五事無犯？謂彼不見不聞不疑，有見等解、有見等想，作如是語：「我見聞疑。」者，無犯。或聞而忘、或疑而忘、有聞疑想而言聞等，亦無有犯。如謗清淨人時，十事成犯、五事無犯；若謗清淨似不清淨人，亦復如是。
若謗不清淨人，十一事成犯、六事無犯。云何十一？謂不見不聞不疑，作如是解、作如是想、實無見等，妄言：「我有見聞疑。」作如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見而忘、或聞而忘、或疑而忘、作如是解、作如是想，而云：「見聞疑不忘。」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聞而信、或聞不信，而言我見；或聞而疑、或聞不疑、或但自疑而云：「我見。」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是謂十一成犯。云何六事無犯？謂彼不見不聞不疑，有見等解、有見聞等想，作如是說：「我見聞疑。」者，無犯。或見而忘、或聞而忘、或疑而忘，有見等解、有見等想，而言見聞等亦皆無犯。是謂六事無犯。若謗似清淨人，十一事成犯、六事無犯，亦復如是。

時諸苾芻悉皆有疑，為除疑故白佛言：「世尊大德！具壽實力子曾作何業？由彼業故，招異熟果生富貴家，多饒財寶受用豐足，捨俗依佛而為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分房舍中說為第一，雖得勝果而被謗讟。」

佛告諸苾芻：「汝等善聽！我當為汝說彼因緣。諸苾芻若自作業，必不於外地水火風四大之處果報成熟，但於自己蘊界處中善惡之業果報成熟。」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諸苾芻！於過去世，一聚落中有大商主名曰漁人。時彼商主齎持貨物，共諸商人將詣大海欲求珍寶。爾時世間無佛出世，有獨覺聖者現於世間拯恤貧賤，常受麁鄙飲食臥具，當時唯此為勝福田。時彼獨覺投此商主人間遊行，於其夜中入火光定，時警夜人見其光已，報商主曰：『仁今知不？此之苾芻聖行成就，我於夜中見如火聚放大光明。』是時商主聞已深敬，便詣其所禮雙足已作如是白：『聖者求食，我願求福，幸於商旅受我微供，食已隨去。』時彼默然受其請食。相隨漸次至大海邊，商主問言：『聖者！我今商旅欲入海中，仁隨去不？』獨覺報言：『賢首！汝為妻子欲入大海求諸珍貨，我何所為而共入耶？』是時商主設彼食已，以新妙氈而奉上之。時彼大德但現神通而不說法，為欲憐愍彼商主故，猶如鵝王飛騰空界，身出水火現大神通。凡夫之類若見神變，速即歸心如崩大樹，遙禮彼足發誓願言：『我於如是真實福田所設供養，此業所招異熟之果，願我當得生富貴家，當得如是殊勝威德，當得奉事勝此大師。』汝等當知！彼時漁人即實力子是。由昔供養獨覺聖人發大誓願，今得生在勝富貴家受用豐足，於我法中出家離俗，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我為大師，勝彼百千俱胝獨覺，能承事我不生厭背。

「又諸苾芻！此實力子雖得阿羅漢果，然而尚遭惡言毀謗。我今當說，汝等善聽！諸苾芻！過去世時，於一村中有大長者，於同類族娶女為妻，得意相親歡樂而住。雖經多歲竟無男女，遂便以手支頰心懷憂歎：『我今舍內多有珍財竟無紹嗣，我身沒後定被官收。』其婦見之即便問曰：『聖子！何意支頰長思似帶憂色？』報言：『賢首！我今舍中多有財物現無子息，如其沒後並被官收，既有此緣寧不愁悒？』其妻報曰：『若由我過無男女者，君今宜可更娶餘妻令有子息。』報言：『賢首！若人家內有二妻者，乃至麨漿亦不得飲，常於室中紛紜鬪諍。』婦報夫曰：『君可求來，若彼顏狀與妹同者，我作妹想看之。若與女相似者，我作女心瞻視。』時於異

村有一長者，娶婦未久便誕二男復生一女，後於異時長者夫婦並皆命過。時前長者為求婦故，至彼二兄之處求娶其妹，彼便嫁與。世間法爾得新棄故，時彼長者心親後妻，時彼前婦見其親密心生嫉妬，未經多日前妻有娠，白其夫曰：『君之後妻情有異念。』其夫告曰：『賢首！汝生惡意。』婦便默然，遂於後時誕一男子，長至五歲智慧分明，所有語言咸悉依實，時人遂名為實語者。其母便念：『我雖生子，然而夫主尚愛後妻，我今作何方便令使離別？』白其夫曰：『君於後妻雖極愛念，彼於君所無貞素心。』其夫報曰：『賢首！汝復生惡意。』婦便默然，別設方計告其子曰：『汝豈不知婦人苦事。』子白母曰：『我不曾知。』即告子曰：『謂是嫉妬。』子報母曰：『此非善事。』便語子曰：『我欲於汝異母彰露惡名，汝當為證。』子白母曰：『為實？為虛？』母言：『是虛。』子云：『世人共知我為實語，豈可隨母所說口出妄言？』母曰：『於我腹中懷汝九月，於此小事汝不見從，設為作證無勞口說，父若問汝但可點頭。』其子孝順不違母心，遂便許可。母於異時告其夫曰：『君之愛婦共他男子行邪惡事。』夫云：『賢首！汝復生惡意。』婦曰：『君若不信應問實語。』父作是念：『我此童兒世人共許是實語者，豈於我所而作妄語？必無斯事。』時彼童兒去父不遠遊戲而住，其父喚來置於膝上，而問之曰：『汝知異母與他男子行惡事耶？』但女人情偽不學而知，即便以手掩其子口，而告之曰：『彼是汝母不須言說，若事實者但可點頭。』彼即點頭。當爾之時口出臭氣，便於四遠惡聲流布，彼非實語是妄語人，於異母邊證其虛事，實語之名即便隱沒。時人皆喚為妄語者。其父見已告後妻曰：『汝行惡行不應住此。』便驅令出，既被逐已往二兄處，兄問之曰：『汝何意來？』妹報兄曰：『我被夫主之所斥逐。』『汝有何過？』『扞我行私。』『汝若行私不應住此。』『我實無私但由實語所證，彼是妄語非實語者。』兄曰：『如何得知？』『若不信者，宜當為問近住隣人。』時彼二兄私問隣伍，諸人皆云：『彼無惡行。』時彼兄弟知清白已情懷恨惱，後於異時忽有獨覺聖者，因行乞食來至其家，即便請食。食已其女憶所謗事發邪惡願：『如我今日被汝謗讒，於未來世假令汝得阿羅漢果，我亦謗汝終不相捨。』時彼二兄見而問曰：『汝發何願？』具以其事答彼二兄。兄曰：『我於彼時為爾兄弟共證其事。』」佛告諸苾芻：「汝意云何？勿生異念，彼時實語即實力子是，彼異母者即友女苾芻尼是，彼時二兄即友、地二苾芻是。實力子由其昔日惡謗母故，於多千歲在梵落迦受燒煮苦，彼餘殘業於五百生中常遭惡謗，雖於今日獲阿羅漢仍被惡謗。汝諸苾芻！由此應知，純黑之業得純黑

報，純白之業得純白報，黑白雜業得黑白雜報。汝等當離純黑、雜業，勤修白品。汝諸苾芻！當如是學。
「汝諸苾芻！其實力子，先作何業？於分衣人中最為第一。汝等應聽！乃往過去，於此賢劫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佛出現於世，十號具足。時實力子於彼佛教捨俗出家，至盡形壽勤修梵行，而於勝果竟無所獲，於命終時即便發願：『我於迦攝波佛最上福田教法之中出家捨俗，於殊勝果竟無所獲。如佛所記，於未來世人壽百歲時，有摩納薄迦必當成佛。我於彼教當為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如我今日鄔波馱耶，於迦攝波佛弟子之中分僧臥具最為第一。我於來世釋迦牟尼無上正覺弟子之中，分僧臥具亦為第一。』由願力故，於我法中分僧臥具亦最第一。汝諸苾芻！應如是學。」

假根謗學處第九

爾時佛在王舍城羯闌鐸迦池竹林中住。時具壽實力子在鷲峯山，去此不遠有石砌池，於其池岸是實力子晝日遊處。時蓮花色苾芻尼，因具壽大目連善知識故，得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斷諸煩惱成阿羅漢。彼便數數詣世尊所，恭敬供養及餘耆宿尊德苾芻。於具壽實力子特生尊敬，由實力子不憚勞苦，遂捨寂靜等持妙樂，如法為僧作授事人分房舍臥具。後於他日，是蓮花色苾芻尼禮世尊已，次更參覲諸大德僧。因至實力子所申 禮拜已，為聽法故在一面坐。時友、地二苾芻，與實力子前世怨結，友、地二人多得糞掃衣，遂生是念：「我於何處當洗此衣？」遂便即往石砌池邊欲浣衣服，既至彼已遂見二鹿飲池水已，作不淨行行婬欲事。是時大兄告其弟曰：「弟！今見此實力子共蓮花色苾芻尼，作不淨行行婬欲法，我等宜往告諸苾芻。」弟報兄曰：「妹尼前已為我等故被眾擯斥，我今豈欲俱受擯耶？」兄報弟曰：「前是虛說，今是實陳，汝豈不見實力子共蓮花色尼作不淨行行婬欲耶？」弟便默然，兄弟俱往告諸苾芻曰：「世間之人誰是可信？我今兄弟共見實力子與蓮花色尼作婬欲事。」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告友地曰：「具壽！汝今一向棄人天路，意專趣入三惡道中，此實力子證阿羅漢，居八解脫得上人法現大神通。云何汝今以異分事波羅市迦法而謗讟之？」彼二答曰：「實非我過，是眼過失，宜挑兩目。」諸苾芻曰：「如世尊說，應須詳審善問其事，何所見？何相見？何處見？汝等二人因何事往而得見之。」時諸苾芻既勘問已，二人遂即具以上事告諸苾芻。時諸苾芻有少欲者，並共譏嫌呵責其事：「如何汝今知清淨苾芻實無有犯，便以異分波羅市迦法而謗毀之？」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

尊。爾時世尊即以此緣集苾芻眾，廣如前說，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懷瞋不捨，故於清淨苾芻以異非分波羅市迦法謗，欲壞彼淨行。後於異時若問、若不問，知此是異非分事，以少相似法而為毀謗。彼苾芻由瞋恚故作是語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友、地二人也，復更有餘如是流類。
懷瞋者，謂先有忿恨不捨。
故者，瞋心不歇也。
於彼清淨無犯苾芻者，謂不曾犯他勝之罪。
異非分事者，異謂涅槃，乖生死故，謂四波羅市迦法非是其分。
波羅市迦者，於此四中隨以一事而謗於彼。
謗者，誣說其事。
壞彼淨行者，意欲令其虧失淨行。乃至得僧伽伐尸沙，廣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見彼苾芻犯四波羅市迦時，作無犯想、作無犯解、作無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
若苾芻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時，作僧伽伐尸沙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
若苾芻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時，作波逸底迦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
若苾芻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時，作波羅底提舍尼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
若苾芻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時，作突色訖里多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
若苾芻見彼苾芻犯僧伽伐尸沙時，作無犯想、作無犯解、作無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語時得僧伽伐尸沙。
如是乃至見犯突色訖里多，各有五番，應如廣說如上。無犯者，謂如實說最初犯罪，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破僧違諫學處第十

爾時世尊在王舍城羯闌鐸迦池竹林中住。時遭儉歲乞食難得，時諸苾芻得神通者往贍部林，由此林故得贍部洲名，既至彼林取贍部

果，色香味具盛滿鉢已，持之而歸自得充足，有餘分布與諸芯芻；或復有餘芯芻，去此林不遠，有頻羅果、林劫畢他果、菴摩洛迦果，同前持歸共餘分食；或有芯芻往東毘提訶、或往西瞿陀尼、或北俱盧洲，取自然香稻，同前持歸共餘分食；或往四大王眾天、或往三十三天，取天妙食，同前持歸共餘分食；或往餘方豐樂之處，取其好食同前共分。時提婆達多作如是念：「今遭儉歲乞食難得，時諸芯芻得神通者往贍部林，廣如前說，乃至取其好食同前共分。我若獲得神通力者，亦能如前取歸共食。」尋便思念：「誰能有力教我神通？我今宜應往世尊所諮問其事，隨有所說我當受持。」時提婆達多於晡後時從靜處起，往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唯願為我說神通事。」爾時世尊知提婆達多生邪惡念，告曰：「汝可先淨尸羅、勤修定慧，於神通事方可修習。」時提婆達多作如是念：「世尊不肯為我說神通事。」便即致敬辭佛而去，便往詣彼阿若憍陳如所，共言談已而白之曰：「唯願上座為我解說神通之事。」時具壽阿若憍陳如，即觀佛心，見佛知提婆達多欲生惡念，遂告提婆達多曰：「汝可於色如理觀察，方獲神通并餘勝德；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時提婆達多便作是念：「上座阿若憍陳如亦不為我說神通事。」便捨之而去，復往詣彼馬勝芯芻、跋陀羅、婆澁波、大名稱、圓滿、無垢、牛王、妙臂，如是乃至五百上座，皆詣其所請神通法。是時五百上座芯芻，皆觀佛心，見佛知提婆達多欲生惡念，亦復各各觀諸上座芯芻之心，知提婆達多欲生惡念，便告提婆達多曰：「汝可於色如理觀察，方獲神通并餘勝德；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時提婆達多作如是念：「斯等五百上座芯芻，皆不為我說神通法。豈非諸人先作言契，曾無有一教我神通？」時提婆達多復作是念：「誰能為我說神通法？」
是時具壽十力迦攝波在王舍城鷹窟中住，時提婆達多便生此念：「十力迦攝波性無諂誑所言真實，是我家弟阿難陀鄔波馱耶，彼能為我說神通法。」作是念已，即便往詣十力迦攝波處，禮其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上座！願為我說神通道法。」時具壽十力迦攝波，不觀佛心及諸上座，不知提婆達多欲起惡邪之念，便為提婆達多說神通法。時提婆達多初夜後夜警策修習，於後夜分依世俗道獲初靜慮，即發神通，轉一為多、轉多為一，或現或隱；山石壁障身皆通過，不能為礙猶如虛空；入地如水履水如地；在虛空中跏趺而坐，猶如飛鳥；或時以手摩捫日月。時提婆達多具斯德已便作是念：「今諸芯芻乞食難得，我為先往贍部林中，取香美果自食分餘。」為往東西北洲、四大王眾、三十三天及以諸處，同前取已分布餘人。「為當先化摩揭陀主，彼受化已不勞辛苦能伏多人。」復生是念：「此未生怨太子父亡之後，當為國王有大自在，我今宜應

先化此人，不勞艱苦能伏多人。」時提婆達多即便化作上妙象身，從太子後門安詳而入，從前大門出；從前大門入，從後門出；或作上馬同前出入、或作苾芻剃除鬚髮披僧伽胝手中持鉢同前出入。時未生怨太子作如是念：「此是提婆達多現神變事。」時提婆達多遂即變身為童兒形，具諸瓔珞便向太子懷中宛轉而住。是時太子遂捉童兒抱持嗚咳，便以洟唾內其口中。時提婆達多為貪利養，纏繞心故遂咽其唾。是時太子因斯發起惡邪之心，作如是念：「奇哉提婆達多！比佛大師其德殊勝。」轉深信敬欲申 供養，是時太子於旦暮二時，每恒從以五百寶車，往提婆達多所而為禮敬，每於食時奉五百釜上妙飲食。時提婆達多為上首，五百苾芻受斯供養。

時有眾多苾芻，於晨朝時入王舍城次行乞食，聞提婆達多自受如是勝妙供養，未生怨太子於旦暮二時，每恒從以五百寶車，往提婆達多所而申 禮敬，每於食時以五百釜上妙飲食而供養之。提婆達多為其上首，與五百諸苾芻受斯供養。時諸苾芻聞是事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於食後時收舉衣鉢，洗足已往世尊所，禮佛雙足在一面坐。時諸苾芻白佛言：「世尊！我諸苾芻於晨朝時入城乞食，聞提婆達多乃至與五百苾芻受斯供養。」具陳其事。世尊告曰：「汝諸苾芻！勿愛樂彼提婆達多受斯供養。何以故？提婆達多今被供養之所殺害，如芭蕉著子如竹葦生實；如騾懷妊皆自害軀。提婆達多亦復如是，受他供養必自害身。汝諸苾芻！若提婆達多得利養時，此之癡人能於長夜受無利益苦惱之事。是故汝諸苾芻！勿當希求名聞利養，設得之者心勿貪著。」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芭蕉若結子，　竹葦生其實；
如騾懷妊時，　斯皆還自害。
利養及名聞，　愚人所愛樂；
能壞眾善法，　如劍斫人頭。」

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奉持而去。

爾時提婆達多既得如是恭敬供養，即便發起邪惡之念：「世尊今者年衰老耄，為諸四眾：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教授勞倦。今可以諸大眾付囑於我，令我教授我當秉執。世尊宜應少為思慮，受現法樂寂靜而住。」提婆達多纔生此念神通即失，神通雖失然不自知。爾時有一迦俱陀苾芻，是佛弟子，曾於佛邊善修淨行學四梵住，於欲除欲多修習已，命終之後生處梵宮。時具壽大目連在江狵山恐畏林住，時迦俱陀以天眼觀，見提婆達多神通退失。如是知已，猶如壯士屈伸臂頃，於梵宮沒詣恐畏林，至具壽大目連所，禮雙足已而白之曰：「大德知不？提婆達多為貪利養纏結心

故，便起如是邪惡之念，來白佛言：『世尊今者年衰老耄，為諸四眾：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教授勞倦。今可以諸大眾付囑於我，令我教授我當秉執，世尊宜應少為思慮，受現法樂寂靜而住。』時提婆達多纔生此念神通即失。善哉大德目連！應往佛所具白其事。」時大目連默許其說。時迦俱陀梵天，知其許已隱而不現。

時大目連梵天去後，即如其事而入勝定，猶如壯士屈伸臂頃，於恐畏林沒至竹林中。詣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時大目連以彼梵天所告之語具白世尊。爾時世尊告大目連曰：「汝豈不先知提婆達多有邪惡心，梵天於後來相告語。」「大德！我已先知，梵天後告。」爾時世尊共大目連，於此中間別說餘事。

時提婆達多共其四伴：一、高迦梨迦，二、賽荼達驃，三、羯吒謨洛迦底灑，四、三沒達羅達多，來詣佛所。爾時世尊遙見提婆達多來，告大目連曰：「汝當善護其言，天授將至。此之癡人親在我前自陳已大。」時大目連禮佛足已即便入定，譬如壯士屈伸臂頃，於竹林沒往恐畏林。是時天授至佛所已，頂禮佛足在一面立，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年衰老耄，為諸四眾：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教授勞倦。今可以諸大眾付囑於我，令我教授我當秉執。世尊宜應少為思慮，受現法樂寂靜而住。」世尊告曰：「汝之癡人！如舍利子、大目連，我尚不以苾芻僧伽而見付囑，況汝癡人食人涕唾而相付囑！」是時天授便作斯念：「世尊讚歎舍利子、大目連，喚我為癡人、死屍、食唾愚人。」此是天授初於佛所起殺害心作不忍意。「我是提婆達多。」便三振頭捨佛而去。爾時具壽阿難陀在世尊後執扇扇佛。爾時世尊知天授去已，告阿難陀曰：「汝今可詣羯闌鐸迦池近竹林所，但是苾芻皆令集在常食堂中。」阿難陀奉佛教已，即便往詣竹林中，隨近所有苾芻皆令集在常食堂中已，往世尊所白佛言：「世尊！近竹林中所有苾芻，悉皆令集，願佛知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五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破僧違諫學處之二

爾時薄伽梵詣常集堂，於大眾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於此世間有五種師。云何為五？如有一師戒實不淨，自言戒淨，然諸弟子由共住故知不清淨，遂相告曰：『我之大師戒實不淨，而自謂戒淨。若其我等說向餘人，師若聞時便生不樂，我復云何而相依止？我等宜默，彼自當知。又復我師常以飲食、衣服、臥具、湯藥，病緣所須資給於我，我等宜應共相擁護。』然彼師主作如是念：『我諸弟子覆我過失。』此是第一大師於世間住。復有一師實命不淨，自言命淨。彼諸弟子由共住故知不清淨，遂相告曰：『我之大師命實不淨，自謂命淨。若其我等說向餘人，彼若聞時便生不樂。我復云何而相依止？我等宜默，彼自當知。又復我師常以飲食、衣服、臥具、湯藥，病緣所須資給於我，我等宜應共相擁護。』然彼師主作如是念：『我諸弟子覆我過失。』此是第二大師於世間住。復有一師智見不淨，自言智見是淨。彼諸弟子由共住故知智見不淨，廣說如前，此是第三大師在世間住。復有一師不閑授記，自言善閑授記如實了知。彼諸弟子由共住故知不閑授記，廣說如前，此是第四大師在世間住。復有一師依止親近惡說法律，自言所依之法是善說法律。彼諸弟子由共住故知是惡說法律，廣說如前，此是第五大師在世間住。

「汝諸苾芻，我所持戒清淨無過，我今自謂持戒清淨無有過失，汝諸弟子不須擁護於我，我亦無心令汝覆蓋，此是第一我住世間。又復諸苾芻我住淨命，我今自謂活命清淨無有過失，汝諸弟子不須擁護於我，我亦無心令汝覆蓋，此是第二我住世間。又復諸苾芻我智見淨，廣說如前，此是第三我住世間。又復諸苾芻我善閑授記如實了知，廣說如前，此是第四我住世間。又復諸苾芻我之所依善說法律，我今自謂善說法律，廣說如前，此是第五我住世間。

「諸苾芻！我今苦言慇懃告汝，汝等應可至心奉行，猶如陶師燒坏器時同爇薪火，好者成就、惡者破壞。汝等宜當善順我言，無貽後悔。」爾時天授命四伴曰：「汝等四人今應共我破彼沙門喬答摩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我歿代後獲善名稱聲滿十方。」作如是說：「沙門喬答摩現在世間，然而提婆達多有大威勢，共孤迦里迦、賽荼達驃、羯吒謨洛迦底灑、三沒達羅達多，破彼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時孤迦里迦告天授曰：「我今與汝，不辦斯事。何以故？然薄伽梵聲聞弟子有大威力，天眼明徹鑒察他心，其事雖遠而能遙見，彼身

在近人不見知，我等所為彼皆預了。」是時天授告其伴曰：「仁等宜應共設方便。」友人報曰：「方便云何？」天授報曰：「我今詣彼耆年宿德諸上座處，當以種種上妙資具供給所須不令闕乏。少年苾芻亦與供給令生歡喜，或以衣鉢鉢袋腰絛，教其讀誦作意相應。」友人報曰：「斯好方便。」是時天授廣為矯誑欲破僧伽。諸大苾芻，覺知天授所為進趣欲破僧輪，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天授有意欲破僧輪。」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宜應別諫天授，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可諫曰：『天授！汝莫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執受而住。天授！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天授！汝今應捨作破僧事。』」

時諸苾芻奉佛教已，尋即別諫提婆達多，告言：「天授！汝莫破和合僧，作鬪諍事非法而住。天授！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天授！汝今應捨作破僧事。」時諸苾芻別諫之時，提婆達多堅執其事無心棄捨，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具以此緣而白世尊：「大德！我已別諫提婆達多，我等為作別諫之時，提婆達多堅執不捨，而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爾時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對眾諫之，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如是諫。當敷坐具、次鳴揵稚，應先言白、後總集僧，僧伽集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此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非法而住。時諸苾芻已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其事不肯棄捨，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若僧時到僧許可，僧今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執受而住。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破僧事。」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執受而住。諸苾芻已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其事不肯棄捨，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僧今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執受而住。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破僧事。」若諸具壽忍許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執受而住。汝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如是破僧事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今已作白四羯磨諫提婆達多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諸苾芻既奉佛教已，即以白四羯磨諫彼提婆達多。時提婆達多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時提婆達多有助伴四人，共

相隨順說破僧事，告諸苾芻曰：「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善、若惡。何以故？然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方為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廣說如上乃至我亦愛樂。世尊告曰：「汝等苾芻！當與助伴四人作別諫法，若更有餘如是流類，亦應呵諫。應如是作：『汝孤迦里迦、褰荼達驃、羯吒謨洛迦底灑、三沒達羅達多，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執受而住。汝等共為助伴，莫相隨順說破僧事，莫向諸苾芻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方為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具壽！而彼苾芻非法律語，不依法律而作言說，不知而說非是知說，堅執而住。汝莫愛樂破和合僧，當樂和合僧，應與僧伽和合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具壽！汝今可捨隨順破僧不和合事。』」時諸苾芻奉教而作，即以別諫諫彼四人作如是說：「汝孤迦里迦等四人，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堅執而住，莫共為伴順邪違正。諸具壽！汝等勿於諸苾芻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論好、論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律語，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具壽！然彼苾芻非法律語，不依法律而作言說，不知而說非是知說。具壽！汝莫愛樂破僧事，當樂和合僧，應共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具壽！汝今應捨隨順破僧不和合事。」時諸苾芻別諫之時，彼助伴人不肯受語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已別諫孤迦里迦等，我等為作別諫之時，孤迦里迦等堅執其事無心棄捨，而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

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與孤迦里迦等作白四羯磨對眾諫之。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同前集眾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此孤迦里迦、褰荼達驃、羯吒謨洛迦底灑、三沒達羅達多，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隨順於彼不和合事。諸苾芻作如是諫時，汝等莫向諸苾芻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時諸苾芻為作別諫。別諫之時彼於其事堅執而住，作如是語：「此事實爾，餘皆虛妄。」若僧時到僧許可，僧今以白四羯磨諫孤迦里迦等四人：「汝孤迦里迦等，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執受而住，隨順於彼不和合事。諸苾芻作如是諫時，汝等莫向諸苾芻作如是語：『大德！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

亦愛樂。』何以故？彼苾芻非法語者非律語者，而彼苾芻於非法律執受而住，不知而說非是知說。諸具壽！莫樂破僧事，當樂和合僧，應共僧和合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諸具壽！汝今應捨隨伴破僧不和合事。」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為。」諸苾芻既奉教已白言：「如是言我等當諫。」即以白四羯磨諫彼孤迦里迦等。時彼四人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緣白佛：「大德！我等以白四羯磨諫彼孤迦里迦等時，堅執其事無心棄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違正，從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有大勢力。」

時提婆達多聞是語已，便作是說：「沙門喬答摩與我授記。」告諸苾芻曰：「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違正，從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有大勢力。」即告孤迦里迦等：「汝等當知沙門喬答摩與我授記：『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違正，從今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有大勢力。』」時提婆達多於破僧事更增勇猛，諸苾芻聞具白世尊。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僧伽，廣說如前，乃至世尊問提婆達多苾芻曰：「汝實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堅執而住。」提婆達多白言：「大德！實爾。」

爾時世尊告提婆達多曰：「汝非沙門、非隨順，不清淨、不應為，非出家人之所作事。」世尊如是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興方便欲破和合僧，於破僧事堅執不捨。諸苾芻應語彼苾芻言：『具壽！莫欲破和合僧堅執而住。具壽！應與眾僧和合共住，歡喜無諍同一心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久住。具壽！汝可捨破僧事。』諸苾芻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慇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提婆達多，若更有餘如是流類。

言和合者，謂是一味。

僧伽者，謂是如來聲聞之眾。

欲破者，謂欲為二分。

方便者，欲為進趣勸作諍事。

堅執而住者，謂提婆達多助伴四人，為鬪諍事攝受而住。

諸苾芻者，謂此諸人。

彼苾芻者，謂提婆達多。

言者，謂是別諫如教廣說。

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三諫，乃至廣說。僧伽伐尸沙者，事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興方便欲破僧，皆得惡作罪。若別諫時事不捨者，皆得麁罪。若作白四羯磨，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諫誨之時，捨者善；若不捨者，白了之時得麁罪，作初番了時亦得麁罪，若第二番了時亦得麁罪，若第三番羯磨結了之時而不捨者，得僧伽伐尸沙。若作非法而眾和合，若作如法而眾不和合，若作似法而眾和合，若作似法而眾不和合，若不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而秉法，並皆無犯。

時彼苾芻若於座上告大眾言：「大德！我苾芻某甲，犯僧伽伐尸沙罪。」者善。若不說者，乃至其罪未如法說悔已來，若復共餘苾芻作白羯磨乃至白四法，一一皆得惡作罪。又無犯者，初造過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隨順破僧違諫學處第十一

爾時世尊即於本座，為諸聲聞弟子欲制破僧隨伴學處，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且未須起，僧伽有少事業。」世尊知而故問，廣說如前。世尊即便問孤迦里迦等四人曰：「汝等實知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作破僧方便勸作諍事堅執而住。汝共為伴順邪違正，告諸苾芻曰：『大德！莫共彼苾芻有所論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律語，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方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不？」彼白佛言：「實爾。世尊！」世尊告曰：「汝非沙門、非隨順行，不清淨、不應為，非出家人之所應作。」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聲聞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若一、若二、若多，與彼苾芻共為伴黨，同邪違正隨順而住。時此苾芻語諸苾芻言：『大德！莫共彼苾芻有所論說若好、若惡。何以故？彼苾芻是順法律，依法律語言無虛妄，彼愛樂者我亦愛樂。』諸苾芻應語此苾芻言：『具壽！莫作是說：「彼苾芻是順法律，依法律語言無虛妄，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彼苾芻非順法律、不依法律，語言皆虛妄，汝莫樂破僧，當樂和合僧，應與僧和合歡喜無諍，同一心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久住。具壽！可捨破僧惡見，順邪違正勸作諍事堅執而住。』諸苾芻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慇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提婆達多。

一、二、多者，謂孤迦里迦等，一、二人已去名之為多。

順邪違正者，共彼為伴，順其邪見違失正理。

諸苾芻者，謂在此法中。

若好、若惡者，勿教提婆達多令其行善遮止其惡。何以故？彼是知法律人，有所言說皆是隨順大師教法，廣說乃至堅執而住，皆是別諫之辭。
若不捨者，僧應三諫，廣說如上作羯磨法。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助伴苾芻，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廣說如前。作惡方便共彼為伴，順邪違正皆得惡作，餘有犯相，如前破僧處廣說應知。

污家學處第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扨吒山有三苾芻：一名阿濕薄迦、二名補捺伐素、三名半豆盧呬得迦，作污家法行惡行，共諸女人言談戲笑，掉舉倡逸摩打其身，同一床坐共一盤食同觴飲酒，或自採花教人採花，或自結鬘教人結鬘，歌舞伎樂見他戲笑以物與之，或高抄衣跳身返擲，或為象叫、或作馬鳴、或為牛吼，或作孔雀聲、或為鸚鳥鳴，或拍水作聲，為諸戲笑，或作所餘倡伎之具，共彼女人作非威儀造諸過失。時扨吒山有婆羅門居士及諸人眾，見為惡行生不信心起諸謗議，於此所有舊住苾芻不能以食共相拯給，況復餘人。爾時具壽阿難陀於迦尸國人間遊行，次至扨吒山住。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扨吒山聚落而行乞食，空鉢而出，一摑之食亦無與者。是時具壽阿難陀作如是念：「我憶昔日曾至此山，人民豐樂乞食易得。今者此山同前豐樂，何意乞食迥無施者，空鉢而出一摑之食亦無與者？豈非於此有佛弟子，於巷陌中罵詈女人共身相觸，由此因緣遂令我今乞食不得。」時扨吒山諸婆羅門居士，有五百人於常聚處有事須集。時阿難陀往常集處，告諸人曰：「仁等知不？我憶昔日曾至此山，人民豐樂乞食易得。今者此山同前豐樂，何故乞食迥無施者，空鉢而入還空鉢出，一摑之食亦無與者？」時此會中有鄔波索迦，名曰水羅，即便前執阿難陀手，共向一邊而白言：「大德知不？此扨吒山有苾芻，名阿濕薄迦、補捺伐素，作污家法行惡行，共諸女人言談戲笑，廣說如前，乃至造諸過失令起謗議，於此所有舊住苾芻不能以食共相拯給，況復餘人。若其尊者因至佛所，願以此事具白世尊。」是時尊者聞是語已默然許之。時鄔波索迦知彼尊者默然許已，即便請曰：「唯願大德至我家中受一微供。」時具壽阿難陀默然受之。時鄔波索迦即將詣舍，安置勝座奉妙飲食令其飽足。時具壽阿難陀食已洗鉢還來就座。時鄔波索迦便敷卑座，於尊者前聽說法要。時尊者阿難陀為鄔波索迦種種說法示教讚喜，辭別而去。時具壽阿難陀還至住處，囑授僧常床褥等已，

執持衣鉢行詣室羅伐城。既至彼已洗手濯足，往給園中安置衣鉢，詣世尊所禮雙足已在一面住，具以鄔波索迦所陳之事而白世尊。
爾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宜共老宿苾芻六十許人往捃吒山，與阿濕薄迦、補捺伐素作驅遣羯磨，應如是作。欲至彼山可於路次一處而住，應差詰問。苾芻若無五德即不應差，設差應捨。何謂為五？謂有愛、恚、怖、癡、於詰不詰不能解了。若有五德此即合差，差不應捨。何謂為五？謂無愛、恚、怖、癡、於詰不詰善能解了，如是應差。如常集僧已應先問彼：『汝某甲苾芻能往捃吒山，詰問阿濕薄迦補捺伐素不？』彼答：『我能。』令一苾芻作白羯磨，如是應作：『大德僧伽聽！此詰問苾芻某甲，樂欲往彼捃吒山詰問阿濕薄迦、補捺伐素苾芻。若僧伽時至僧許可，僧今差某甲苾芻為詰問人，往捃吒山詰問阿濕薄迦、補捺伐素苾芻。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詰問苾芻某甲，往捃吒山詰問阿濕薄迦、補捺伐素苾芻。僧今差此詰問苾芻某甲，此苾芻某甲往捃吒山，當詰問阿濕薄迦補捺伐素苾芻。若諸具壽許詰問苾芻某甲往捃吒山，當詰問阿濕薄迦、補捺伐素苾芻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今差詰問苾芻某甲往捃吒山，詰問阿濕薄迦、補捺伐素苾芻。僧已許差詰問苾芻某甲竟，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諸苾芻！我今當說詰問苾芻所有行法。其詰問苾芻往捃吒山，敷座鳴槌如常集僧，應詰問彼阿濕薄迦、補捺伐素。若不肯集，由其傲慢不敬眾故，即應與作驅遣羯磨。彼若來集者，其詰罪人應問容許，若不許者與作驅遣羯磨。若許問者應當詰問。若云：『我不見罪。』便是慢眾，即應與作驅遣羯磨。若言：『見罪。』者，僧伽即應與作驅遣羯磨，如我所說詰問苾芻所有行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時具壽阿難陀并諸耆宿苾芻，聞佛教已奉辭而去，於其中路差詰問苾芻。時捃吒山有半豆盧呬得迦苾芻(譯為黃赤)等，是彼阿濕薄迦等惡行同伴。彼聞具壽阿難陀并諸耆宿苾芻欲來至此與阿濕薄迦等作驅遣羯磨，便作是念：「但是彼人身造惡行、口陳惡說，我等皆作。當知具壽阿難陀及諸耆宿大德苾芻來至於此，與阿濕薄迦等作驅遣羯磨已，尋為我等亦作驅遣。我等宜應往室羅伐城，詣世尊所及苾芻眾，請乞懺摩。」(言懺摩者，此方正譯：當乞容恕、容忍首謝義也。若觸誤前人欲乞歡喜者，皆云懺摩，無問大小咸同此說。若悔罪者，本云阿鉢底提舍那。阿鉢底是罪，提舍那是說，應云說罪。云懺悔者懺是西音，悔是東語。不當請恕，復非說罪，誠無由致。)復更議曰：「我等去時，諸大德等於路相見，必先為我等作捨置羯磨，後當為彼阿濕薄迦等作驅遣羯磨。我等宜應別設方便冀免其難，可預作衣幞所有利養，並共平分聽聲而住。若諸大德大門入時，我等即從小門而出。」咸然此計。未久之

間具壽阿難陀并諸大德至抌吒山來詣住處，從大門入，時黃赤等苾芻從後門出，急趣長途詣室羅伐城，禮佛足已詣諸苾芻所，隨其所犯應合說悔者對人說悔，應合責心悔者皆自責心，既除罪已共諸清淨苾芻一處而住，眾僧所有如法制令皆隨護之。

時詰問苾芻於抌吒山住處，敷座鳴槌集大眾已，時詰問苾芻問阿濕薄迦等容許之事，既容許已問罪虛實，彼便答言：「所問我罪，其事皆實。」是時大眾即便與作驅遣羯磨，其羯磨文准事應作。作羯磨已時具壽阿難陀及諸耆宿，並循來路還室羅伐城。時阿濕薄迦等苾芻作如是念：「仁等當知於地倒者還從地起，我應宜往室羅伐城，詣世尊所求哀容恕及苾芻僧伽。」時阿濕薄迦等至夜過已，明日晨朝執持衣鉢入村乞食，還來本處食事既了，囑授房舍及餘臥具，便持衣鉢往室羅伐城。既至住處，時諸舊住耆宿苾芻皆不共語，及黃赤等苾芻亦不共語。時阿濕薄迦即便問曰：「具壽耆宿大德理可不言，仁等於我因何不語？我等身造惡行口說惡言，仁等皆悉不同作耶？何故今時不共言說？」彼便答曰：「事雖實爾，然我至此隨其所犯，應合說悔者對人說悔，應合責心者皆已責心，既除罪已共諸清淨苾芻一處而住，眾僧所有如法制令皆隨護之，不復更與行惡行人言談聚集。」時阿濕薄迦等聞是語已，便生嫌賤作如是語：「諸大德等有愛、有恚、有怖、有癡，有如是苾芻，有驅者、有不驅者。」時諸苾芻聞是語已，而問之曰：「爾於何人說有愛恚怖癡？」阿濕薄迦曰：「謂具壽阿難陀并諸大德！往抌吒山與我等作驅遣羯磨，而於其中有不驅者。」諸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嫌責阿濕薄迦等曰：「云何汝等知諸大德往抌吒山如法驅擯，而故說彼有愛恚怖癡，有如是同罪苾芻，有驅者有不驅者？」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應可別諫阿濕薄迦等苾芻，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如是諫：『汝阿濕薄迦、補捺伐素，知諸大德往抌吒山如法驅擯，莫故說彼有愛恚怖癡，有如是同罪苾芻，有驅者有不驅者。然具壽等行惡行污他家，眾皆聞見眾共了知。汝等應捨有愛等言。』」時諸苾芻聞佛教已奉持而去，一一具說如佛所教，乃至汝等應捨有愛等言。時諸苾芻別諫之時，其阿濕薄迦等如先所說堅執而住：「如我等言，其事實爾，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等奉教已作別諫，其阿濕薄迦等如先所說堅執而住。而云：『我等所言，其事實爾，餘皆虛妄。』」世尊告曰：「汝等應可白四羯磨諫彼二人，若更有餘如斯流類，如是應諫。敷座鳴槌如常集眾，眾既集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其羯磨文准事應作。」時諸苾芻受佛教已，依法而作諫彼二人。當諫之時，而彼二人如先所說堅執而住，而云：「我等所言，其事實爾，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緣白佛：「我等以白四法諫阿濕薄迦等，

然彼諫時不受諫語，而云：『我等所言，其事實爾，餘皆虛妄。』」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知而故問，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聲聞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眾多苾芻於村落城邑住，污他家行惡行，污他家亦眾見聞知、行惡行亦眾見聞知。諸苾芻應語彼苾芻言：『具壽！汝等污他家行惡行，污他家亦眾見聞知、行惡行亦眾見聞知，汝等可去，不應住此。』彼苾芻語諸苾芻言：『大德有愛、恚、怖、癡，有如是同罪苾芻，有驅者有不驅者。』時諸苾芻語彼苾芻言：『具壽！莫作是語：「諸大德有愛、恚、怖、癡，有如是同罪苾芻，有驅者有不驅者。」何以故？諸苾芻無愛、恚、怖、癡。汝等污他家行惡行，污他家亦眾見聞知、行惡行亦眾見聞知。具壽！汝等應捨愛恚等言。』諸苾芻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慇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眾多苾芻者，謂阿濕薄迦、補捺伐素乃至多人。

於聚落中者，謂扤吒山。

污他家者，有二因緣而污他家。云何為二？一謂共住、二謂受用。何謂共住？謂與女人同一床坐、同一盤食、同觴飲酒。何謂受用？謂同受用樹葉花果及齒木等。

行惡行者，謂行麁重罪惡之法。

家者，謂婆羅門居士等舍。

見謂眼識。聞謂耳識。知謂餘識。

諸苾芻者，謂此法中人。

應語彼苾芻者，謂別諫之詞，如前廣說。

若別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謂苾芻應再三諫誨以白四法，亦廣如前。

僧伽伐尸沙者，亦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知彼如法為作驅擯羯磨，而後說言有愛恚等，皆得惡作。苾芻別諫之時，若捨者善。若不捨者，得窣吐羅底也。餘並同前破僧處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六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惡性違諫學處第十三

爾時薄伽梵在憍閃毘國瞿師羅園。時具壽闡陀既犯罪已不如法說悔，時親友苾芻見其如是，為欲令其利益安樂，告言：「具壽闡陀！汝所犯罪應如法說悔。」答言：「若犯罪者，彼即自當如法說悔。」親友告曰：「汝身犯罪，欲令誰悔？」答曰：「有追悔者彼當說悔。」告曰：「汝既犯罪，應生追悔。」答曰：「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若好、若惡。具壽止！莫勸我、莫論說我。諸具壽！汝種種姓、種種類而來出家，猶如種種樹葉風吹一處。然具壽等亦復如是，因我世尊證無上覺，汝種種姓族來求出家。」時苾芻聞彼闡陀作如是說，咸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與諸苾芻，同一佛法、同一學處，如法如律他諫悔時，自身不受諫語？」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應別諫闡陀，若更有餘類，亦應如是諫：『汝闡陀！與苾芻同一佛法、同一學處，如法如律而諫悔時，莫自身不受諫語。具壽！自身當受諫語。諸苾芻如法如律諫汝，汝亦如法如律諫諸苾芻，展轉相諫、展轉相教、展轉說悔，如是如來、應、正等覺苾芻僧眾便得增長。具壽！汝莫違諫。』」時諸苾芻聞佛教已，白佛言：「如是。世尊！」即如佛教諫彼闡陀，廣說如前，乃至汝莫違諫。時諸苾芻別諫之時，具壽闡陀如前所說堅執而住，云：「唯此事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等如佛所教，已作別諫諫彼闡陀，彼苾芻如前所說堅執而住，云：『我所言，其事實爾，餘皆虛妄。』」世尊告曰：「汝等應作白四羯磨諫彼闡陀，若更有餘亦應如是諫。敷座鳴揵稚如常集眾，眾集已令一苾芻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闡陀，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自不受語作如是說：「汝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諸具壽止！莫諫我。」時諸苾芻便為別諫。別諫之時，闡陀遂便堅執其事，作如是語：「我說是實，餘皆虛妄。」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以白四羯磨諫彼闡陀：「汝具壽闡陀，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莫自身不受諫語作如是說：『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具壽闡陀！汝今應捨自身不受諫語，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闡陀，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自不受語作如是說：「汝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諸具壽止！莫諫我。」時諸苾芻便為別諫。別諫之時，闡陀遂便堅執其事，作如是語：「我說是實，餘皆虛妄。」僧今以白四羯磨諫彼闡陀：「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莫自不受諫語作如是說：『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具壽闡陀！汝今應捨自身不受諫語。」若諸具壽忍許，僧與具壽闡陀作白四羯磨曉喻其事：「汝具壽闡陀！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莫自身不受諫語。具壽！自身當受諫語。諸苾芻如法如律諫具壽，具壽亦如法如律諫諸苾芻，如是如來、應、正等覺苾芻僧眾便得增長，謂由展轉相諫、展轉相教、展轉說悔故。汝具壽闡陀！應捨自身不受諫語、違僧諫事。」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結文准知。

時諸苾芻受佛教已，依法而諫當諫之時，闡陀苾芻如前所說，而云：「我說實爾，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等奉教以白四法諫闡陀時，然彼不受諫語，而云：『我說實爾，餘皆虛妄。』」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知而故問，廣說如前：「汝闡陀！何故堅執不捨？」種種呵責已，乃至「我觀十利，為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惡性不受人語，諸苾芻於佛所說戒經中如法如律勸誨之時，不受諫語，言：『諸大德！莫向我說少許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大德說若好、若惡。諸大德止！莫勸我、莫論說我。』諸苾芻語是苾芻言：『具壽！汝莫不受諫語，諸苾芻於戒經中如法如律勸誨之時，應受諫語。具壽如法諫諸苾芻，諸苾芻亦如法諫具壽，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佛聲聞眾便得增長共相諫誨。具壽！汝應捨此事。』諸苾芻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慇懃正諫，時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是闡陀，若更有餘如是流類。

惡性不受人語者，若善苾芻以隨順言不違正理正勸諫時，自用己情不相領納。

諸苾芻者，謂此法中人。

於佛所說戒經中者，佛謂大師，於戒經中說四波羅市迦、十三僧伽伐尸沙、二不定、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九十波逸底迦、四波羅底提舍尼眾多學法、七滅諍法。經者，是比次略詮義。依如是等法律勸誨之時，不受他語自守惡性堅執而住。

諸大德莫向我說若好若惡等者，謂好事不須勸、惡事勿相遮，此等皆是別諫之詞。
大德止者，更重慇懃彰不受語，乃至三諫廣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知諸苾芻如法諫時，得罪輕重亦如前說。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此闡陀苾芻有何因緣，依託如來族望勢力，對諸善好苾芻前自恃傲慢作[麥*欠]辱語？」佛告諸苾芻：「闡陀苾芻非但今日恃託我故慢諸苾芻，於過去世亦恃託我，於諸善好婆羅門居士中，自衒己身亦為憍慢。汝今應聽！於往昔時石砌城中，有婆羅門名曰月子，於同類族娶女為妻，未久之間便誕一息，與其立字名為月光。年漸長大，頗知家業。後於異時，其婆羅門身嬰病苦，彼之妻子捨而不問。其家有婢作如是念：『此婆羅門於日日中百過舉手，以求衣食資給我等，今遭病苦妻子不問。彼既是我曹主，不相看侍是所不應。』即便往詣醫人之處，告言：『賢首！仁識月子婆羅門不？』醫人報言：『我先曾識，今者如何？』其婢報曰：『今遭病苦，妻子不問。仁今為我，可處藥方。』醫人答曰：『彼之妻子既其不問，更有何人為作瞻養？』婢曰：『唯我看侍。』醫人即為依病處方。婢親供給，蒙加藥餌，病得痊瘳。時婆羅門便生是念：『我遭疾苦妻子不問，我今得活皆是使女之恩，既有劬勞寧容不報。』命使女曰：『賢首！我遭病苦，妻子不問。我今得活，皆是汝恩。汝欲何求？皆隨所願。』使女答曰：『大家！若於我處存私愛者，幸能降意共我交歡。』婆羅門曰：『汝今何用作此交歡？我當與汝五百金錢，放汝為良 長無賤稱。』使女答曰：『大家！我雖蒙放不免賤名，有愍念心交歡是勝。』婆羅門曰：『隨汝所願，月期若過身淨之時可來報我。』後於異時月期身淨，即便白主：『我今身淨。』是時家主共行交密，便即有娠。時婆羅門婦既自審察，知夫與婢竊有交通，即於婢所鞭打楚毒特異常時，弊衣麁食不充身口。使女自念：『豈有薄福有情託我胎內，初有娠日婆羅門婦即便於我加其杖木與惡衣食。』後時月滿便誕一男，使女生念：『此是薄福有情，初有娠日婆羅門婦極加楚毒，令我衣食不自充軀，若其長大飢貧更甚。』作是念已即取孩兒，置浣盆中欲棄於外。時婆羅門見而問曰：『賢首！此浣盆內是何物耶？』答言：『無物。』婆羅門曰：『可將來看。』乃見盆內有新生孩子，問言：『汝欲棄耶？』使女悲啼而告之曰：『此薄福物，處胎之後大家即便倍增嚴酷，弊衣惡食不自充軀，若其長大飢貧更甚，由此因緣我今欲棄。』婆羅門曰：『此復何辜？是我之過。』美言慰喻令其收養，報其婦曰：『汝豈不憶我前遭病命在須臾，而汝及子皆不相問。我於今日得存命者，皆是使女恩養之力。汝若於此好惡共同者善，若不爾者我當立彼以為家長，汝為婢使令

相供給。』時彼婦女既聞是語，即便驚懾遂生私念：『此婆羅門稟性暴惡，我不依教當被[麥*欠]辱。』報其夫曰：『我實不知，此之使女君有私愛，從今已去乃至戲笑亦不敢麁言。』而彼孩子由浣盆中欲棄於外，家人因此名作浣盆。其浣盆孩子凡所餐膳與父同食，有請喚處携以俱行。

「後於異時其婆羅門身嬰疾病，告長子月光曰：『我亡之後汝無所乏，浣盆童子年在幼稚，當須憂念苦樂是同。』于時月光敬受父教。其父雖加藥餌不見瘳損，因即命終。如有頌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婆羅門既身亡已，妻子親族悲號啼泣，以雜色繒綵嚴飾喪輿，送往屍林如法燒已，還歸本處懷憂而住。于時月光命浣盆曰：『爾來共我一處同食。』其母報曰：『汝不應共婢兒同食。』兒告母曰：『比來常云是我之弟，如何今日忽作婢兒？』便報子曰：『汝父在時稟性暴惡，誰復敢對喚作婢兒？』于時浣盆聞斯語已，往親母所白其母曰：『我豈實是婢所生耶？』母便報曰：『皆由往業，誰復婢兒強弱相[麥*欠]自是常事，此婆羅門婦極是惡行，汝今宜可自活他鄉。』于時浣盆即便辭母客遊他邑，即自改名號為月靜。

「是時月靜漸次遊行至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大臣婆羅門，唯有一女儀容端正人所樂觀，年漸長成可為婚禮。時婆羅門遂作是念：『我之少女不求族望、不覓錢財、不為容色而作婚娉。若其有人能於我所學四明論善通達者，我當娉之。』是時月靜客遊他鄉情存學業，詣婆羅門所而白之曰：『我今意欲就大師處習四明論。』問曰：『汝從何來？』答曰：『我從石砌城來。』問曰：『彼城人物汝並識不？』答云：『我識。』問曰：『汝識大婆羅門月子不？』月靜聞已不覺啼泣，彼便問曰：『汝何故啼？』答云：『彼是我尊，身已亡歿。』師報之曰：『彼是我友，久與別離，今已云亡，誠可悲悼。』因即攝受。彼便銳意勤學四明，稟性聰敏未盈歲月，於所習論咸皆洞曉。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我有宿願，所生之女不求族望、不覓錢財、不為容色，若其有人能於我所學四明論善通達者，我當娉之。』即便以種種瓔珞嚴飾其女，召命宗親門設火祀，左手携女右手持瓶，以吉祥水注月靜手，而告之曰：『摩納婆！今我以女授汝為妻。』月靜受之旋火三匝，餘婆羅門同聲呪願：『願得長壽無病，宗門吉昌。』即便廣設賓會共成婚禮。為大臣愛念，撿挍家室，所有取與咸皆委付。其家巨富多有珍財，遠近商人無不臻湊。

「時有石砌城商人，持諸貨物到室羅伐城，便見浣盆共相謂曰：『此之浣盆今者乃作大臣女夫，善習眾藝其家巨富多有資財，貧富無恒、業命何定？』時諸商人既交易已，持諸貨物還石砌城，告月光云：『我於室羅伐城見汝弟浣盆，善四明論為大臣女婿，其家巨富多有財產。』彼兄聞已便告母曰：『我聞浣盆在室羅伐，勢力豪富有異常人。』其母聞之情生不喜。後於異時月光家資漸見貧悴，母便告曰：『如汝前聞浣盆者是汝之弟，彼既巨富汝宜往看，所有錢財或容相濟。』月光報曰：『前云婢兒，今成兄弟。』不違母命便往室羅伐城。

「于時浣盆聞有大兄其名月光，與諸商旅來至此城，即便疾往商人之處，既迎見已歡喜跪拜，而白兄曰：『我自立名名為月靜，浣盆之字勿復口陳。』兄答：『如是。』便引其兄詣所住宅，報其婦曰：『此是我大兄，汝可存心好須供侍。』婦既聞已依教供給。其月光器量溫雅易為共住，浣盆稟性獷暴難可祇承，於妻室處常行楚毒，于時新婦便白月光曰：『伯於家弟一乳所資，何意伯則寬恕仁慈，弟乃剛獷惡性？』伯便報曰：『家弟稟性如是，汝復未誦家呪，緣此苦楚共相煎迫。』婦言大伯：『幸願恩慈賜我家呪。』于時月光說伽他曰：

「『明呪不惠人，　以呪換方與；
或時得承事，　或復獲珍財；
若不如是者，　縱死不傳授。』

「婦言：『大伯！奉上幾物得稱本情？』其伯答曰：『得五百金錢以呪相與。』其婦即便以五百金錢奉而禮足，請曰：『幸願恩慈賜我家呪。』其伯報曰：『待我歸日當可持來。』婦既蒙許情欣明呪，語其夫曰：『仁之家兄久至於此，何不發遣令還故居？』夫云：『賢首！汝辦路糧并設飲食，我求商旅資贈行人。』即便出外求覓商旅，新婦遂持五百金錢求請法術，伯受物已即說呪曰：

「『半城人共悉，　親族並皆知；
浣盆應默然，　莎訶更勿語。』

「說明呪已報新婦曰：『此呪義深汝當熟誦，如其我弟更鞭打時，即便報曰：「且勿行杖待我為誦家呪。」若問呪義，便可答言：「若更瞋呵，我當廣說。」』其夫出外覓得商旅，如法贈送月光歸鄉，還來舍內。其婦生念：『我雖得呪，未知驗不？我今可試。』洗浴之具並不預安，飲食所須亦不為辦，夫從索水，報曰：『無

水。』『我今極飢可與飲食。』報言：『食亦未作。』即便瞋怒而罵之曰：『比為兄在我不治汝。』遂便舉手欲打其妻，妻曰：『君宜且止，聽誦家呪。』報言：『誦看。』即說呪曰：

「『半城人共悉，　親族並皆知；
浣盆應默然，　莎訶更勿語。』

「夫便問曰：『此之明呪，其義云何？』答曰：『若更打我，當說其義。』夫曰：『若不說義，更不相打。』浣盆從此掩氣無言。
「汝諸苾芻！往時月子婆羅門者即我身是，彼浣盆者即闡陀是。往時恃我族望欺誑於人，今者還恃我宗欺諸同梵行者。是故汝諸苾芻！不應憑恃勢力欺蔑於人，當自攝心謙下而住。」
諸大德！我已說十三僧伽伐尸沙法，九初便犯，四至三諫。若苾芻隨一一犯故覆藏者，隨覆藏日，眾應與作不樂波利婆沙。行波利婆沙竟，眾應與作六夜摩那[卑*也] 。行摩那[卑*也] 竟，餘有出罪，應二十僧中出是苾芻罪。若少一人不滿二十眾，是苾芻罪不得除，諸苾芻皆得罪。此是出罪法。今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第二、第三亦如是問。諸大德！我知眾清淨，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二不定法

攝頌曰：

若在屏障中，　堪行婬欲處，
及在非障處，　無有第三人。

爾時世尊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鄔陀夷，日初分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至故二笈多舍。是時笈多逢見鄔陀夷來，即為敷設妙好床座，進而迎曰：「善來大德！此處床座宜應就坐。」時鄔陀夷即便就坐，笈多禮已，遂與鄔陀夷壓膝而坐為聽法故，時鄔陀夷即以美妙言辭為其說法。時鹿子母毘舍佉，聞說法聲作如是念：「此是大德鄔陀夷，為彼笈多以妙言辭而宣法要，美如新蜜。我當就彼聽其說法。」時毘舍佉即詣笈多處，見與鄔陀夷壓膝而坐。見已生念：「此非出家人之所應作，若有不信之人見斯事者，定謂苾芻與女人於私屏處共行非法，長眾譏嫌。我今宜可以此因緣白世尊知。」時毘舍佉便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具以上事而白世尊：「唯願世尊，從今已去為諸聖眾制其學處，令生憶念不應屏處獨與女人一處而坐，慈愍故！」
爾時世尊受毘舍佉請已默然而住，時毘舍佉見佛默然禮已而去。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為二事故：一者為令我諸聲聞弟子識知

此事不應作故；二者制諸學處故。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為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獨與一女人，在於屏障堪行婬處坐。有正信鄔波斯迦，於三法中隨一而說：若波羅市迦、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彼坐苾芻自言其事者，於三法中應隨一一法治：若波羅市迦、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或以鄔波斯迦所說事治彼苾芻。是名不定法。」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若更有餘如是流類。
獨者，唯獨苾芻。
一女人者，更無餘伴女、男、黃門。女人者，若婦、童女堪行不淨行。
在屏障者，有五種屏處：一、牆，二、籬，三、衣，四、叢林，五、闇夜。
坐者，若床、若座乃至高一尋內。
堪行婬處者，謂處堪作不淨行事。
有正信鄔波斯迦者，謂於佛法僧深起敬心得不壞信，於四真諦無有疑惑得見諦果，假令失命因緣不故妄語。
言三法者，是舉數也。
隨一一法說者，謂四他勝、十三僧殘、九十墮罪，於此罪中隨一有犯。然此正信鄔波斯迦於罪不識，亦復不識犯罪因起，但見彼苾芻自稱得上人法，共女人身相觸、或時飲酒、掘地、壞生、或非時食。此是不定，事無揩准故，彼苾芻應如法治令其說悔。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正信鄔波斯迦云：「我見彼苾芻共女人獨行，不見住坐臥。」或云：「我見行住非坐臥。」或云：「見行住坐非臥。」或云：「見行住坐臥。」者，此等皆依鄔波斯迦所說治之。若正信鄔波斯迦，見彼苾芻與女人共行住等，對問之時而苾芻不臣其事者，應與覓罪相羯磨。應如是與。敷座鳴槌，先為言白眾，眾既集已令一苾芻作其羯磨。
佛告諸苾芻：「其覓罪自相，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說。彼得法已，不應與人出家及受圓具及作依止，不畜求寂，雖是先畜不應與受圓具。若見他苾芻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淨命，不應詰責、與作憶念。不應教授苾芻，不應教授苾芻尼，設先差者亦不應往。不共作褒灑陀及隨意事，不作單白、白二、白四。若更有餘解毘奈耶者，不於眾中說毘奈耶。其得法苾芻不依教者得越法罪。若此苾芻心生恭敬隨順無違者，應於界內從眾乞解。若眾知彼人悉皆依實無違背者，應為作解。同前集僧已，其得法苾芻如常威儀致敬已，於上座前蹲居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伽聽！我名某甲，僧伽與作覓罪自相法。我心恭敬隨順無違，今於界內從眾乞解。眾僧為我作羯磨

者，其事皆捨不敢違逆，唯願僧伽為我解覓罪自相羯磨，慈愍故！』如是再三。次一苾芻為作羯磨。」
其不定法，初與第三事多相似，於中別者，即如初在室羅伐城，鄔陀夷苾芻與故二笈多是起犯人，鹿子母毘舍佉鄔波斯迦而說其事。第二在王舍城，室利迦苾芻長者婦善生，鄔褒灑陀鄔波斯迦前據三事，是堪行婬屏障之處。後是二事在不堪行婬處，此為異相。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獨與一女人，在非屏障不堪行婬處坐。有正信鄔波斯迦，於二法中隨一而說：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彼坐苾芻自言其事者，於二法中應隨一一法治。彼苾芻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或以鄔波斯迦所說事治彼苾芻。是名不定法。」二不定法竟。

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法

初攝頌曰：

持離畜浣衣，　取衣乞過受，
同價及別主，　遣使送衣直。

有長衣不分別學處第一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多畜三衣，每於嚼齒木時、洗濯手足、禮拜二師及禮世尊、掃灑寺宇或塗牛糞、或入村乞食、或噉飲食受教聽法，於此等時各別著衣，舒張卷疊多有營務，廢修善品讀誦思惟。時諸少欲苾芻見共嫌恥：「云何苾芻多畜長衣廢修正業？」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諸苾芻廣說如前，問知實已種種呵責：「多欲不足難養難滿。」讚歎少欲知足易養易滿，知量而受修杜多行。告諸苾芻曰：「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為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得長衣分別應畜。若不分別而畜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聲聞弟子制學處已，佛在王舍城竹林中住。爾時具壽大迦攝波，在此城側阿蘭若小室中住。時有居士每於長夜作如是念：「善哉！我於何時得遇大迦攝波，彼是人天之所供養。我當施食，以一上衣手為披服。而此願未滿。」時彼居士便持上衣詣具壽阿難陀處，作如是語：「大德阿難陀！頗知聖者大迦攝波今在何處？」阿難陀報曰：「賢首！我聞聖者在阿蘭若小室中住。」居士曰：「大德！聖者何時當見來此？」阿難陀報曰：「不久當至，於十五日長淨之時定當至此。」居士曰：「大德知時，我於長夜作如

是念：『慶哉！我於何日得遇大迦攝波，彼是人天之所供養。我當施食，以一上衣手為披服。我有此願猶未滿足。』大德！我擬施衣現持至此，既居俗累多有嬰纏，幸願大德見迦攝波來，為持此衣以申供養，哀愍我故而披著之。」時阿難陀便作是念：「我受衣者違世尊教，若不受者障施主福。大迦攝波又闕衣利，我今持衣往問世尊，世尊以此為緣當有開許。」時阿難陀為受其衣，居士辭去。阿難陀便持彼衣詣世尊所，禮雙足已具以白佛。佛告阿難陀：「善哉！善哉！阿難陀！我未聽者今汝預知。若有婆羅門居士施苾芻衣者，彼諸苾芻須應為受，應捨舊衣當持新者。」時諸苾芻雖聞此語仍未解了，所捨舊衣欲何所作？佛言：「所有舊衣及餘長衣，應於親教師及軌範師處，作委寄想而持用之。」時諸苾芻不為分別經久持畜，世尊知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重為汝等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得長衣齊十日，不分別應畜。若過畜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者，有作衣竟非出羯恥那衣、有出羯恥那衣非作衣竟、有出羯恥那衣作衣亦竟、有非作衣竟非出羯恥那衣。初句者，若苾芻浣染縫刺作衣已竟，然僧未出羯恥那衣。第二句者，若苾芻作衣未竟，僧已出羯恥那衣。第三句者，若苾芻作衣已了，僧復出羯恥那衣。第四句者，若苾芻作衣未竟，羯恥那衣未出。

言得長衣齊十日者，謂是十夜。長衣者，謂受持衣外別有餘衣，作分別法應畜。

若過畜泥薩祇波逸底迦者，此物應捨，其罪應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月一日得衣，苾芻於十日內，應持應捨、應作法應與他。若不持不捨、不作法不與他，至十一日明相出時，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一日得衣、二日不得衣，三日得衣乃至十日得衣，不為持等，至十一日明相出，九日中所得衣，皆泥薩祇波逸底迦。如是乃至八日等所得衣，作句日數多少准事應知。

若苾芻一日得衣、二日得衣，彼苾芻於十日內，前所得衣應持，後所得衣應捨等；或可翻此，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二日中所得衣，皆泥薩祇波逸底迦。如是乃至三日等得衣准事應知。

若苾芻一日得二衣，乃至二日等得衣，應同前作法。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皆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一日得眾多衣，若前若後應持一衣，餘皆作法。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時，皆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一日得眾多衣，二日已去亦得眾多衣，作法同前。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時，得罪同前。此等皆是由前染後相續生過故。若苾芻犯泥薩祇衣，此衣不捨，不經宿，其罪不說悔，若得餘衣皆犯捨墮。
若苾芻其泥薩祇衣雖捨，而不經宿，罪不說悔，餘所得衣並犯捨墮。
若捨衣、經宿而罪不說悔，得所餘衣並犯捨墮，由前染故。
若苾芻畜長衣已犯捨墮不為三事，凡所得衣、若鉢鉢絡、水羅腰條，乃至隨有所得沙門資具養命之緣，並泥薩祇波逸底迦，由前染故。若捨衣、經宿、其罪說悔，得所餘衣並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如此初戒所明犯相、三事法式，自餘諸戒，相似之事，更不重言。其不同者，隨事別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七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離三衣學處第二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多畜三衣，隨安居處所得衣財，浣染刺已內衣帑中，繫縛使牢寄主人苾芻，便著上下二衣遊行人間。既去之後，主人苾芻為彼藏舉，曝曬開張多有作務，遂廢讀誦攝念思惟。省事苾芻便生嫌賤咸作是語：「如何苾芻多畜長衣妨他正業？」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為諸苾芻讚歎少欲杜多正行，告諸苾芻：「我觀十利廣說如前，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於三衣中離一一衣界外宿，下至一夜，泥薩祇波逸底迦。」

佛在王舍城竹林中住，是時具壽大迦攝波，亦住此城西尼迦窟。此時僧伽同一褒灑陀界，時諸苾芻至十五日，褒灑陀時並皆現集，唯待大迦攝波。時大迦攝波從窟發來，路經賢雨河遇河瀑漲，渡水之時大衣被濕，便捩去水曬曝待乾，遂便晚至往褒灑陀處，於大眾中就座而坐。時諸苾芻白迦攝波曰：「我等諸人至褒灑陀日並已詳集，唯待尊者，何故晚來？」時具壽大迦攝波對大眾中具述前事：「我迦攝波年邁衰老，大衣厚重擎負誠難，為斯來晚，我今不知其事如何。」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諸苾芻！應與大迦攝波苾芻年邁衰老，作不離僧伽胝羯磨。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如是與。鳴揵稚集眾已，下至四人得為作法。時迦攝波苾芻，隨其大小為敬事已，在上座前蹲踞而住，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我迦攝波苾芻年邁衰老，今從眾僧乞不離僧伽胝法。唯願僧伽與我迦攝波苾芻年邁衰老不離僧伽胝法，慈愍故！』如是三說。時諸苾芻應作白羯磨(廣如百一羯磨中具述)。若其僧伽與彼苾芻作不離僧伽胝法已，應著上下二衣人間遊行，勿致疑惑。」是時舍利子亦在此會坐，便白諸苾芻曰：「我有風患，僧伽胝重不能檐荷，其欲如何？」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汝等應與舍利子為有風患，作不離僧伽胝法。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如常集眾，乃至四人應入眾乞，准迦攝波乞法及羯磨應作，既得法已同前遊行。」

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少欲知足，杜多功德為最端嚴，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後是隨開，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於三衣中離一一衣界外宿，下至一夜，除眾作法，泥薩祇波逸底迦。」

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有四句差別，廣如前說。
言離一一衣者，於僧伽胝、嗢呾羅僧伽、安呾婆娑三衣之中，離一一衣異界而宿，乃至明相出，除僧羯磨，泥薩祇波逸底迦。此犯捨物同前作法。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一二多舍村、　牆籬塹圍繞、
伎樂外道舍、　鋪店及樓場、
堂車船林樹，　皆有四不同，
於四威儀中，　護衣應善識。

有一舍村、二舍村、多舍村；牆圍村、籬圍村、塹圍村；一村有一勢分、有多勢分；多村有一勢分、有多勢分；一家有一勢分、有多勢分；多家有一勢分、有多勢分，如是應知。若伎樂家、外道家、若鋪、店、樓及場堂、車、船、林、樹皆有一多勢分，四種不同。
云何一舍村？謂山野人同居一舍。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盡舍內，外有一尋；又復齊其舂擣炒磨、飡噉飲食聚會之處，亦名勢分。若苾芻衣在舍中、身居勢分，或衣居勢分、身在舍中，明相出時此無有犯。若置衣舍內及勢分中，身居異處，乃至明相未出已來得惡作罪，明相出時得泥薩祇波逸底迦。一舍既爾，二舍亦然。
云何多舍村？謂村內人家門無次第撩亂而住。此齊幾何名為勢分？為異、為同？答：此村無勢分有異無同。離衣分齊據家為准。
云何牆圍村？謂村四面以牆圍繞。此齊幾何名為勢分？謂盡牆內，外有一尋；又復齊其雞飛墜處；又齊懷慚愧人便利之處，是其勢分，餘如前說。
云何籬圍村？謂村四面以籬圍繞。此齊幾何名為勢分？謂盡籬內，外有一尋；又復齊其十二肘梯所及之處；又齊六牛竹車迴轉之處，是其勢分。
云何塹圍村？謂村四面以塹圍繞。此齊幾何名為勢分？謂盡塹內，外有一尋；又復齊其牛羊足塵所及之處；又齊棄糞掃時麁大塼石所及之處，是其勢分。
云何一村有一勢分？謂於此村有一園林一神廟眾集之處，是謂一村有一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謂盡園林，外有一尋；又復齊其舂擣炒磨、飡噉飲食聚會之處，是其勢分。
云何一村有多勢分？謂於此村有多園林多神廟眾集之處，是謂一村有多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為異、為同？答：此無勢分，但齊室中說。
云何多村有一勢分？謂此多村有一園林一神廟眾集之處，是謂多村有一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村中並是，外各一尋；又復齊其舂

擣炒磨、飡噉飲食聚會之處，亦名勢分。
云何多村有多勢分？謂此多村有多園林多神廟眾集之處，是謂多村有多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為異、為同？答：此無勢分。餘並如前。
云何一家有一勢分？謂此家中唯一家長，兄弟不分，是謂一家有一勢分，事並同前一舍村說。
云何一家有多勢分？謂此家中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是謂一家有多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謂齊門來更無勢分。
云何多家有一勢分？謂諸家中唯一家長兄弟不分，是謂多家有一勢分。
云何多家有多勢分？謂此諸家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此齊幾何名為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
云何一伎樂家有一勢分？謂此家中有一家長兄弟不分，是謂一家有一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宅中總是，外有一尋；又復齊其安置竿鼓琵琶簫笛、料理供具聚會飲食處來，亦是勢分。
云何一伎樂家有多勢分？謂此家中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是謂一家有多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何共、何別？別謂據彼兄弟所居分齊，共謂安置幡竿處來。
云何多伎樂家有一勢分？謂此諸家唯一家長兄弟不分，是謂多家有一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宅中總是，外有一尋；又復齊其安置竿等，並名勢分。
云何多伎樂家有多勢分？謂此諸家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此齊幾何名為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
云何一外道家有一勢分？謂此家中同一見解無別意趣。此之勢分，宅中總是，外有一尋；又齊曬曝牛糞，安置柴薪及服君持，祠祀簞杓火爐呪祭，舂擣飲食聚會處來。
云何一外道家有多勢分？謂此家中有多見解意趣不同。此之勢分何共、何別？謂齊天祠。
云何多外道家有一勢分？謂諸家中同一見解無別意趣。此之勢分，宅中總是，外有一尋；又齊曬曝牛糞等處。
云何多外道家有多勢分？謂此諸家有多見解意趣不同。此之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
云何一鋪有一勢分？謂此鋪中有一家長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齊安置貨物，計稱量度交易之處。
云何一鋪有多勢分？謂此鋪中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此之勢分何共、何別？謂交易坐床。
云何多鋪有一勢分？謂此諸鋪唯一家長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齊安置貨物等處。

云何多鋪有多勢分？謂此諸鋪有多家長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
云何一店有一勢分？謂此店中有一家長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齊安置小麥、大麥、油麻、小豆、粟米、粳米、劫貝、絲綿、衣裳等物，計秤量度交易之處。
云何一店有多勢分？謂此店中有多店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著物板床處。
云何多店有一勢分？謂此諸店唯一店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齊安置麥豆等物。
云何多店有多勢分？謂此諸店有多店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
云何一樓有一勢分？謂此樓中有一樓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齊聚會飲食處來。
云何一樓有多勢分？謂此樓中有多樓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安置梯處。
云何多樓有一勢分？謂此諸樓有一樓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聚會飲食。
云何多樓有多勢分？謂此諸樓有多樓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
云何一場有一勢分？謂此場中有一場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安置穀麥筐斗之處。
云何一場有多勢分？謂此場中有多場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場界畔。
云何多場有一勢分？謂此諸場有一場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安置穀麥。
云何多場有多勢分？謂此諸場有多場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
云何一堂有一勢分？謂此堂中有一堂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謂繫牛馬處剉草棄糞所及之處。
云何一堂有多勢分？謂此堂中有多堂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到門內。
云何多堂有一勢分？謂此諸堂有一堂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謂繫牛馬剉草棄糞所及之處。
云何多堂有多勢分？謂此諸堂有多堂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
云何一車有一勢分？謂此一車有一車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駕車行住中間總是，外有一尋，飡噉飲食繫牛剉草棄糞及處。

云何一車有多勢分？謂此一車有多車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齊車軛。何共、何別？共謂軾處。
云何多車有一勢分？謂此諸車有一車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駕車行處。
云何多車有多勢分？謂此諸車有多車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
云何一船有一勢分？謂此一船有一船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船行住中間總是，外有一尋，謂繫船處、飡噉飲食。
云何一船有多勢分？謂此一船有多船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齊船邊。
云何多船有一勢分？謂此諸船有一船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船行住。
云何多船有多勢分？謂此諸船有多船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
云何一林有一勢分？謂此林中有一林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此林內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復齊其採花之處飡噉飲食。
云何一林有多勢分？謂此一林有多林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齊井來。
云何多林有一勢分？謂此諸林有一林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採花及處。
云何多林有多勢分？謂此諸林有多林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此無勢分。
云何一樹有一勢分？謂枝葉交密所及之處。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於五月日正中時樹影及處，若無風時花葉果子墮落之處，及天雨時水涕及處。
云何一樹有多勢分？謂樹枝葉踈散不交。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是齊樹根。
云何多樹有一勢分？謂此諸樹枝葉相交覆所及處，中間總是。
云何多樹有多勢分？謂此諸樹各各相離枝葉不交。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苾芻有犯、無犯？爾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世尊大德！若苾芻行住坐臥時，齊幾許來是離衣勢分？」佛言：「如生聞婆羅門種庵沒羅樹，相離七尋花果茂盛。此七樹間有四十九尋，齊此已來是行苾芻不失衣分齊，過此便失。若住坐臥時但一尋內；若二界中間臥時，衣角不離身來，是其勢分。若苾芻離衣宿，應為三事犯不犯。」文並如前說。

一月衣學處第三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諸苾芻多畜衣，有得青衣不即作衣，但知舉畜更望餘者：「若得如是相似之物，我當作衣。」如青既然，黃赤白衣及得厚薄亦皆貯畜。時少欲苾芻共生嫌賤：「云何苾芻多畜衣物，積而貯畜不肯作衣？」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佛以此緣具問諸苾芻，諸苾芻言：「實爾。」世尊呵責，廣說如前：
「我觀十利，為諸聲聞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應如前說：
「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得非時衣，欲須應受，受已當疾成衣。若有望處，求令滿足，若不足者，得畜經一月。若過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衣已竟，羯恥那衣已出，有四句廣如前說。
言得非時衣者，何者是時？何者非時？若住處不張羯恥那衣者一月，謂從八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若住處張羯恥那衣者五月，謂從八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是名時，餘名非時。
若有望處者，謂衣少更求得。
畜一月者，謂有望處，於父母、兄弟、姊妹、師主等處當與我衣。若五年會、若六年會、若頂髻會、若盛年會我當得衣。若足者善，若三衣隨一不足者，得齊一月。若過畜者，泥薩祇波逸底迦，廣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有望無望處，　望斷不同衣，
新故糞掃殊，　條數肘量等。

若苾芻月一日得少青色衣，未作而畜、有希望處，若得如是同色衣時，我當作衣。即於是日得同色衣。彼苾芻於十日內作衣，應持、應捨、應作法。若不持、不捨、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一日不得餘衣，二日方得衣、三日得衣，乃至十日得衣。彼苾芻於十日內作衣，應持、應捨、應作法。若不持、不捨、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十日不得餘衣，十一日不得、十二日不得，乃至十九日不得衣，二十日方得餘衣，即應如前作法，若不作法犯捨墮。
若苾芻二十一日不得餘衣，乃至二十九日得餘衣，三十日內作衣，應持、應捨、應作分別。若不持、不捨、不作分別，三十一日明相出，泥薩祇波逸底迦，由前得衣相染續故。如得青色衣既爾，得餘色衣事皆同此。
若苾芻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無別望處，便作是念：「若得如是同色衣者，我當作衣。」即於是日得同類衣。時苾芻於十日內作

衣，應持、應捨、應作分別。若不作法者，至十一日明相出時，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一日不得餘衣、二日得衣，乃至三十日得衣，廣如前說。如得青色衣既爾，得餘色衣等事皆同此。
若苾芻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有希望處，然希望處時節長遠，不稱所求無力能得，或於是日得青色衣，於十日內應作衣。如是廣說。乃至三十日方得餘色衣，事同前說。
若苾芻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有希望處，其所望處雖未得衣心不斷絕，或於是日得青色衣，如前廣說。
若苾芻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情有希望。若所望處皆斷絕者，彼苾芻所得之衣，於十日內應持、應捨，如前廣說。
爾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大德！有幾種衣？」佛言：「有二種：一、新，二、故。新謂新織，故謂曾經四月著用。鄔波離！復有五種衣：一、有施主衣；二、無施主衣；三、往還衣；四、死人衣；五、糞掃衣。云何有施主衣？謂有女、男、半擇迦為其施主。云何無施主衣？謂無女、男、半擇迦為其施主。云何往還衣？如有死人，眷屬哀念，以衣贈送置於屍上，送至燒處。既焚葬已，還持此衣奉施僧眾。云何死人衣？於屍林中死者餘衣，無主攝受。云何糞掃衣？此有五種。云何為五？一、道路棄衣；二、糞掃處衣；三、河邊棄衣；四、蟻所穿衣；五、破碎衣。復有五種：一、火燒衣；二、水所漬衣；三、鼠嚙衣；四、牛嚼衣；五、嬭母棄衣。
「若苾芻得新衣欲作衣者，應浣染裁縫，兩重為僧伽胝、兩重為尼師但；一重為嗢呾羅僧伽、一重為安呾婆娑。若苾芻二重為僧伽胝時，若欲更著第三重者，帖時得惡作罪；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便犯捨墮。若苾芻於新僧伽胝，摘去舊裏擬將別用，摘時得惡作罪；至十一日明相出，便犯捨墮。若苾芻於新僧伽胝，摘去其裏浣染縫治，還欲安此者無犯；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不安了者得泥薩祇。如僧伽胝既然，於尼師但事皆同此。若苾芻有新嗢呾羅僧伽帖第二重，帖時得惡作，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便犯捨墮。安呾婆娑亦復如是。若苾芻得故衣欲作衣者，應浣染裁縫，四重為僧伽胝、四重為尼師但、兩重為嗢呾羅僧伽及安呾婆娑。若苾芻於二重嗢呾羅僧伽及安呾婆娑，若欲更著第三重者，帖時得惡作罪；十一日明相出時，犯捨墮罪。若苾芻於此重衣，若欲摘去或安不安，有犯無犯廣如上說。若苾芻得有主衣、無主衣、往還衣、死人衣，准其新故重數應知。若糞掃衣，時隨意重數作無齊限。」
爾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大德！僧伽胝有幾種？條數云何？」佛告鄔波離：「有九種別。云何為九？謂九條、十一條、十三條、十五條、十七條、十九條、二十一條、二十三條、二十五條。鄔波

離？初三種衣，二長一短。次三種衣，三長一短。次三種衣，四長一短。應作、應持，過此已上便成破納。」
鄔波離白佛言：「大德！衣之大小有幾差別？」佛言：「僧伽胝有三：謂上、中、下。上者竪三肘、橫五肘；下者竪二肘半、橫四肘半；二內名中。若嗢呾羅僧伽及安呾婆娑亦有三種：謂上、中、下，量如僧伽胝說。鄔波離！復有二種安呾婆娑：竪二、橫五；竪二、橫四。若極下安呾婆娑，但蓋三輪，是持衣中最小。若泥薩祇衣最極小者，但齊縱橫一肘。若苾芻犯捨墮，應為三事廣如上說。」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使非親尼浣故衣學處第四

爾時菩薩從覩史天下，託生劫比羅城淨飯王家，于時四方有大名稱，云釋迦族生太子。在雪山邊分鹽河側劫比羅仙人所住之處，去斯不遠有婆羅門仙人，名阿私多，善解占相。王召觀察，授記有二種瑞：若在家者，為轉輪王化四天下，為大聖主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圓滿有大威力，勇健無雙能降怨敵，盡斯大地窮四海邊，無諸盜賊亦無酷罰，以法理人安隱而住。若出家者，剃除鬚髮以正信心，從家至非家當得成佛、應、正遍知，名聞十方弘濟群品。是時所有諸國大王皆悉聞知釋迦太子生在雪山，乃至名聞十方弘濟群品，各作是念：「我今宜往承事太子，當於後時受其福祿。」又作是念：「今我無緣能見太子，若我承事淨飯王者，即為承事太子身也。」時諸國王咸皆遣使，并持國信至淨飯王所。
後時菩薩養在深宮，年漸長大，由見老病死故，心懷憂惱，遂往林中，屏棄人事。時諸國王聞是事已咸作斯念：「我今所以事淨飯王者，意事太子。而今太子既往林中情求出離，我今何事徒為費損？」於是使人及諸國信悉皆斷絕。時憍薩羅國勝光大王與淨飯王國界隣近，信物雖絕使尚往還，於時時間遣使相問，所遣使人是國大臣名曰密護。是時密護至淨飯王所，論國事已便於大臣鄔陀夷舍而為停止。若淨飯王遣使往問勝光王時，便遣大臣鄔陀夷往。時鄔陀夷至室羅伐城，見勝光王論王事已，於密護舍而為停止。時密護有婦名曰笈多，顏貌端嚴人所樂見，是時鄔陀夷便與笈多共行非法。時彼密護聞婦與鄔陀夷私有交密，便作是念：「此二惡人當斷其命。」後更思念：「我若殺者擾亂王城為大驚怖，如何為此罪過婦女殺婆羅門耶？」即便捨而不問。後於異時密護身死，時勝光王以無子故，所有資財收入王庫。時鄔陀夷聞斯事已，便作是念：「我今存在，如何令彼笈多無所憑託？」便於夜中思利害事，曉便

往詣淨飯王所，作如是白：「王與勝光王國界隣接，見有如是不穩便事，應遣使人往彼籌度，若不問者當招禍敗。」王便報曰：「若如是者，卿當為使往彼商量。」時鄔陀夷即便往詣室羅伐城，作如是念：「我今為當先見大王？先見臣耶？」作是念已復更思量：「求事之法理從下起。」即便往至國大臣所陳其本意，云：「我啟主欲取笈多，幸願仁恩助我言及。」大臣聞已然可其事。時鄔陀夷即便詣勝光王所共論國事，即白王曰：「幸願大王賜與停處。」王曰：「卿已曾來何處停止？」白言：「我先停在密護之舍。」王曰：「今者宜應還停彼處。」便白王曰：「密護身死。」王曰：「家主雖死，宅豈死耶？」鄔陀夷曰：「宅雖不死，產業皆無。」王命臣曰：「可覓停處安鄔陀夷。」鄔陀夷出已，臣白王曰：「豈鄔陀夷更無停處？然彼先與笈多交通，本意緣斯欲為啟白，王今若能攝受此人，即是攝受淨飯王矣。」時勝光王即令使者命鄔陀夷至，便告之曰：「鄔陀夷！我實不知卿與笈多先有交密，今以笈多與卿為婦，宅及財物亦並相供。」時鄔陀夷拜謝而去，是時笈多聞鄔陀夷來詣其舍，即出當門大聲啼哭。鄔陀夷至門問笈多曰：「何意啼泣？」笈多報曰：「我之所愛夫主身亡，仁豈於今亦當棄我？」鄔陀夷曰：「我本相為而來至此，已白王訖。汝及家資悉皆相與，汝為此住？為向劫比羅城？」笈多自念：「我今若往劫比羅者，婆羅門婦不存我命，我今宜應留住於此於其本宅。」是時鄔陀夷便有兩宅：一在劫比羅，一在室羅伐城。

爾時菩薩於六年中，一無所有修苦行已，後便隨意欲受上妙飲食，即以飯食及諸蘇油遍塗身體，以暖湯水而為沐浴，遂便往詣勝軍聚落二牧牛女所：一名歡喜、二名喜力，受十六倍乳糜飽足食已，復詣善行男子所取吉祥草。時黑龍王讚歎菩薩，向菩提樹下手自布草不令聊亂，跏趺而坐，端身正意，心念口言：「若我諸漏未斷盡者，我終不解此跏趺坐。」是時菩薩未解跏趺眾惑皆盡。

爾時世尊降伏三十六億魔軍兵已，證一切智，受梵王請往婆羅疤斯，三轉十二行法輪度五苾芻。及以隨五苾芻已，即便行詣白氍毛林中，度六十賢部令住見諦。又至勝軍聚落，度二牧牛女亦令見諦。又至烏盧頻螺林側，度千外道出家受具。又至伽耶山頂，現三神變教化令住安隱涅槃。又至杖林，令摩揭陀主頻毘娑羅王住於見諦，并度八十百千諸來天眾，無量百千摩揭陀國婆羅門等。次至王舍城受竹林精舍，亦與身子、目連出家受具。次往室羅伐城受逝多林給孤獨園，次至憍薩羅說《少年經》令勝光王得見諦已，住逝多林。時勝光王遣使持書往淨飯王所，白言：「大王！王今慶喜，太子已證無上正覺，亦令有情同飡甘露，今現住在逝多林中。」時淨飯王聞此信已，以手支頰懷憂而歎：「往日一切義成太子修苦行時，我

常遣使問其安不？使者尋還報我住處。比令使問，竟無一還。今者云來逝多林內，其事如何？」
時大臣鄔陀夷前詣王所，便白王曰：「大王何故以手支頰懷憂而住？」王曰：「我今豈得不懷憂耶？往日一切義成太子修苦行時，我常遣使問其安不？使者尋還報我住處。比令使問，竟無一還。今有信云：『一切義成太子證無上正覺，亦令有情同飡甘露，來逝多林。』寧不憂也？」時鄔陀夷即白王曰：「若如是者，臣為使去持信還歸。」王曰：「卿今去矣，還於彼住亦不歸來？」鄔陀夷曰：「奉大王命，臣必重來。」時淨飯王自裁書曰：

「始從受胎後，　我養於世尊，
煩惱火恒燒，　常希最勝樹。
今既長成已，　徒眾數無邊，
餘人受安樂，　唯吾獨辛苦。」

書了印訖與鄔陀夷。時鄔陀夷持王勅書往室羅伐，至世尊所奉上勅書。世尊受書便自披讀，時鄔陀夷白世尊曰：「世尊！能向劫比羅城不？」
佛告鄔陀夷：「我共汝去。」時鄔陀夷憶昔太子踰城出家，父王頻召竟不還國，重白佛言：「必若世尊不肯歸者，我今有力自強將去。」爾時世尊聞斯語已，即說伽他報鄔陀夷曰：

「生死愛網若全除，　此即誠無將導者；
世尊威力無處所，　汝何方便能將去？
生死愛網若全除，　此即誠無將導者；
世尊境界無處所，　汝何方便能將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八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使非親尼浣故衣學處第四之二

爾時鄔陀夷聞佛世尊說伽他已，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我欲還宮白父王知。」佛告鄔陀夷：「為佛使者理不應然。」鄔陀夷白佛言：「為佛使者其事如何？」佛告鄔陀夷：「凡出家者方為佛使。」鄔陀夷言：「我願出家，然為要契事須還報淨飯大王，我今且去。」佛言：「待出家已方報前信。」鄔陀夷言：「善哉！我今出家。」然而世尊為菩薩時，生生之處於二師二親及尊重類，有如法教令曾不違逆，由此因緣言無違者。時鄔陀夷白佛言：「我今出家。」佛告舍利子：「汝與鄔陀夷出家，令其長夜永得利益。」舍利子言：「如是。」世尊便與出家并受圓具，所有行法略並告知。時鄔陀夷既受教誡，禮舍利子已，詣世尊所禮佛雙足，白佛言：「世尊！我已出家。」佛言：「汝今可去，然而造次勿入王宮，宜至其門立而告曰：『釋迦苾芻今至門外。』若喚入者即應隨入。彼若問言：『更有諸餘釋迦苾芻不？』答言：『更有。』若問：『一切義成太子亦作如是形狀耶？』答言：『亦作如是形狀。』汝亦不應宿王宮內。若問：『一切義成太子宿王宮不？』答言：『不宿。』問：『何處宿止？』答言：『或阿蘭若、或毘訶羅。』若問：『一切義成太子欲來此不？』答言：『欲來。』若言：『何時欲來？』答言：『過七日後方來至此。』」時鄔陀夷禮佛而去。

爾時世尊神力加被，令鄔陀夷如申臂頃即至劫比羅城，立王門外告守門者曰：「為我白王：『釋迦苾芻今在門外。』」門人問曰：「更有諸餘釋迦苾芻不？」報言：「更有。」門人即便入白王曰：「大王！釋迦苾芻來在門外，得令入不？」王言：「喚入！我觀釋迦苾芻其狀如何？」門人引入既至王所，王識顏狀，問言：「鄔陀夷！汝今出家？」報言：「我已出家。」王便問曰：「一切義成太子亦作如是形狀？」答言：「大王！亦同此狀。」時淨飯王無始劫來恩愛情重，聞是語已即便悶絕投身躃地，以冷水灑良 久乃穌，從地起已問鄔陀夷曰：「一切義成太子欲來此不？」答言：「欲來。」「何時欲來？」「過七日已方來至此。」時王即便命諸臣曰：「一切義成太子過七日已欲歸故居，卿等應可修飾城隍莊嚴道路，宮中內人亦令灑掃，太子欲來。」鄔陀夷言：「世尊不住王家及內宮裏。」王曰：「何處居停？」答曰：「或阿蘭若、或毘訶羅。」王告諸臣曰：「卿等往阿蘭若處屈路陀林，同逝多林造一住處，有十六大院、院六十房。」是時諸臣奉王命已，遂往阿蘭若屈

路陀林，同逝多林造十六大院、院有六十房。然大王教令隨言即成，諸勝天人舉心事辦，相應定力意念皆就，於此城中街衢巷陌屏除諸穢，以栴檀香水而遍灑之，處處皆有殊妙香供，懸眾繒綵建立幢幡，布列香花誠可愛樂，猶如帝釋歡喜之園。時諸大眾各懷渴仰，瞻望世尊企想而住。

爾時世尊在逝多林，命大目連曰：「汝今宜往告諸苾芻：『如來欲向劫比羅城。若諸具壽情樂欲見父子相遇者，應持衣鉢。』」時大目連受佛教已，告諸苾芻曰：「諸具壽！世尊欲向劫比羅城。若諸具壽！情樂欲見父子相遇者，應持衣鉢隨從世尊。」時諸苾芻既承告已俱來從佛。爾時世尊自調伏故調伏圍繞，自寂靜故寂靜圍繞，解脫解脫圍繞，安隱安隱圍繞，善順善順圍繞，離欲離欲圍繞，阿羅漢阿羅漢圍繞，端嚴端嚴圍繞，如栴檀林栴檀圍繞，猶如象王象子圍繞，如師子王師子圍繞，如大牛王諸牛圍繞，猶如鵝王諸鵝圍繞，如妙翅王妙翅鳥圍繞，如婆羅門學徒圍繞，猶如大醫病者圍繞，如大軍將兵眾圍繞，猶如導師行旅圍繞，猶如商主商客圍繞，如大長者人眾圍繞，如諸國王大臣圍繞，猶如明月眾星圍繞，猶如日輪千光圍繞，如持國天王乾闥婆圍繞，如增長天王鳩槃荼圍繞，如醜目天王龍眾圍繞，如多聞天王藥叉眾圍繞，如淨妙王阿蘇羅眾圍繞，猶如帝釋三十三天圍繞，如梵天王梵眾圍繞，猶如大海湛然安住，猶如大雲鬘鞬垂布，猶如象王屏息狂醉，調伏諸根威儀寂靜，三十二相而為莊飾，八十種好以自嚴身，圓光一尋朗逾千日，安步而進如移寶山，十力、四無畏、大悲、三念住，無量功德皆悉圓滿。諸大聲聞：尊者阿耆若憍陳如、尊者高勝、尊者婆瑟波、尊者大名、尊者無滅、尊者舍利子、尊者大目連、尊者迦攝波、尊者名稱、尊者圓滿等，諸大聲聞及餘人眾往劫比羅，漸次而行至盧呬多河。時諸苾芻，或有洗濯手足、或嚼齒木、或濾淨水、或時澡浴。是時劫比羅城所有人眾，聞一切義成太子今欲來至，皆大歡喜競共奔走往屈路陀林。

時淨飯王於寬廣處敷設床座以待太子，是時乃有無量百千大眾雲集，或有先世善根共相警覺，或有情生喜樂作如是念：「為父禮子？為子拜父耶？」時佛世尊便作是念：「我若足步入城中者，諸釋迦子各起慢情，共生不信作如是議：『一切義成太子大有所失，昔時去日百千天眾隨從空中，於劫比羅城圍繞而去。今者獲得無上妙智，更乃足步而還。』欲令諸人息輕慢心故，我今應以神變入劫比羅城。」爾時世尊隨心所念入三摩地，既入定已於座不現，共諸苾芻踊在虛空，猶如滿月共相圍繞，亦如鵝王舒翼而住，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廣現神變。爾時世尊先於東方入火光定，現種種焰青黃赤白紅頗胝色，或現變神通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

如東方既然，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次攝神通，於虛空中高七多羅樹。時諸苾芻但高六樹，世尊高六、苾芻高五，佛五眾四，佛四眾三，佛三眾二，佛二眾一。佛一眾與六人等，佛六眾五，佛五眾四，佛四眾三，佛三眾二，佛二眾一，佛一眾便居地。世尊去地高踰一人行空而去，并與無量百千俱胝人天大眾圍繞而去，至劫比羅城。時淨飯王既見佛已，頭面禮足說伽他曰：

「佛初生時大地動，　贍部樹影不離身；
今是第三禮圓智，　降伏魔怨成正覺。」

時諸釋迦及餘大眾，見淨飯王禮佛足已，情生不忍共相唱言：「云何尊父禮子之足？」時淨飯王告諸釋子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當時菩薩初生之日大地振動，放大光明普照世界，其色晃曜過於三十三天，於世界中間黑闇之處，日月威光之所不及。當爾之時並蒙光曜，彼處所有舊住有情蒙光曜已互得相見，共作是語：『仁等有情亦居此處。』爾時我見希有事已便禮佛足。又復菩薩曾往田中觀諸產業，於贍部樹影結跏而坐，遠離欲界惡不善法，有尋有伺得喜樂定，入初靜慮。日已過午，其餘諸樹影悉東垂，唯贍部樹影而獨不移蔭菩薩身。爾時我見希有事已復禮佛足。此是第三禮世尊足。」爾時世尊，於苾芻眾中及諸大眾就座而坐。時淨飯王復禮佛足一面而坐，此是第四禮世尊足。
時諸釋迦於屈路陀林中殊妙之處，敷設勝座并上供養，以待世尊及苾芻眾。爾時世尊詣彼林所，於大眾中就座而坐。時淨飯王即以種種盡世微妙殊勝供養供佛僧已，時淨飯王、白飯王、斛飯王、甘露飯王，及餘百千諸來大眾，禮佛足已在一面坐，或有諸人但為合掌，復有諸人遙望世尊默然而坐。時淨飯王即以伽他而問佛曰：

「佛昔在王宮，　出乘象馬輿；
云何以雙足，　遊於棘刺中？」

世尊報曰：

「我以神足通，　自在乘空去，
周行大地盡，　煩惱刺無傷。」

王復問曰：

「昔衣上妙服，　容色多光彩；

今著麁弊衣，　如何得堪忍？」

世尊報曰：

「慚愧為上服，　披著甚端嚴，
見者起歡心，　寂靜居林野。」

王復問曰：

「昔飡香稻飯，　盛以勝金盤，
乞匄噉麁踈，　云何得充濟？」

世尊報曰：

「我飡微妙法，　味與定相應；
蠲除飲食貪，　愍物故哀受。」

王復問曰：

「昔昇妙樓殿，　隨時以自安；
比在山林中，　云何不驚怖？」

世尊報曰：

「我斷怖根本，　煩惱悉蠲除；
雖處林野中，　永絕諸憂懼。」

王復問曰：

「昔在王宮內，　沐浴以香湯；
比居林野中，　牟尼以何浴？」

世尊報曰：

「法池福德津，　清淨人所歎，
智者於中浴，　去垢不霑身。」

王復問曰：

「昔日在王宮，　金瓶灌水浴，
比在江池處，　何器以澆身？」

世尊報曰：

「我浴淨戒水，　灌以妙法器，
智者共欽讚，　能淨身心垢。」

爾時世尊以妙伽他答淨飯王已，次觀大眾意樂隨眠界性差別，稱彼根機而為說法。其聽法者，所謂白飯王、斛飯王、甘露飯王，及餘百千諸來大眾，同聞妙法得預流果、或得一來果、或得不還果、或有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或發獨覺菩提之心、或有發起無上菩提之心，自餘諸眾皆令歸依三寶住正信中。時淨飯王由極歡喜故未得見諦，淨飯王及諸大眾禮佛足已恭敬而去。其淨飯王便於夜中作如是念：「唯我一子有此威德餘無及者。」爾時世尊知淨飯王心之所念，欲令降伏家宗慢故，至天曉已便命大目連曰：「汝當觀察愍念父王。」目連白佛言：「唯然。世尊！」即便執持衣鉢詣淨飯王所。時王既見目連來至，便唱善來命之就座。是時目連即如所念入三摩地，既入定已隱身於座踊現空中。時大目連先於東方入火光定，現種種焰青黃赤白紅色頗胝迦色，或變神通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如東方既然，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次攝神通現於本座。時淨飯王白大目連曰：「世尊弟子更有如是大威德類如尊者不？」時大目連即為父王說伽他曰：

「牟尼聖弟子，　皆有大威德，
三明及六通，　無不具足者。」

時淨飯王便作是念：「非唯我子有大威德，於餘亦有如是芻芻具大神力。」前起慢心即便除斷。是時淨飯王復作是念：「今者世尊唯人供養，不見諸天。」時大目連知王念已，便白王曰：「大王！我今還欲往世尊所。」白言：「隨意。」時淨飯王亦詣佛所。
爾時世尊知父王念，即於屈路陀林悉皆化作蘇頗胝迦。時淨飯王欲東門入，門人報曰：「大王勿入。」王曰：「何意？」門人報曰：「佛今純為諸天說法。」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何人？」門人答曰：「大王！我是東方持國天王。」時淨飯王便往南門欲見世尊，門人白言：「大王勿入。」王問：「何意？」門人報曰：「佛今純為諸天說法。」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何人？」答曰：

「我是南方增長天王。」時淨飯王便往西門欲見世尊，門人白言：「大王勿入。」王問：「何意？」門人報曰：「佛今純為諸天說法。」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何人？」門人答曰：「我是西方醜目天王。」時淨飯王便往北門欲見世尊，門人白言：「大王勿入。」王問：「何意？」門人報曰：「佛今純為諸天說法。」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何人？」門人答曰：「我是北方多聞天王。」

爾時世尊便以神力加被淨飯王，令於門外見佛世尊與諸天眾說微妙法。時淨飯王見是事已便作斯念：「今佛世尊非唯人眾之所供養，亦為諸天而來親奉。」令淨飯王慢心息已便攝神變。時大目連引淨飯王入見世尊，既至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隨淨飯王及餘諸眾意樂隨眠界性差別，隨其根機而為說法，令淨飯王以智金剛杵摧破二十身見高山得預流果。既證果已白佛言：「世尊！我今所證非高祖所作，亦非父母所作，非王非天非沙門婆羅門，非諸宗親之所能作。我依世尊善知識故方獲斯事，於捺落迦、傍生、餓鬼三惡道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能盡未來生死邊際，乾竭血淚巨海，越度白骨大山，無始已來曾所積集，身見窟宅今並除棄證斯妙果。大德！於生死流我今得出，我今歸依佛法僧寶為鄔波索迦。唯願世尊慈悲鑒察，我從今日乃至盡形，不斷有情命乃至不飲諸酒，頂受世尊所制學處。」時淨飯王禮佛而去，便詣白飯王所報言：「太子可受王位。」彼便報曰：「有何意耶？」王曰：「我今見諦不能為王。」問言：「何日？」報言：「今日。」彼便報曰：「我於世尊初來之日，即於彼時我得見諦。」次往斛飯王，後往甘露飯王所，冀稱王位，彼悉自云：「我已見諦。」淨飯王曰：「若如是者我今欲灌誰頂令受王位？」彼便報曰：「釋迦童子名曰賢善！可稱王位。」時淨飯王即便灌頂，以其王位授與賢善。

爾時世尊及苾芻僧眾，於日日中入王宮內受其供養。時淨飯王作如是念：「今佛弟子外道千人，心雖端正身非嚴好，由昔苦身形容瘦悴。云何得令世尊門徒，容儀可愛覩相生善？若令釋種陪隨世尊，方是端嚴，人共尊重。」時淨飯王集諸釋種而告之曰：「諸君當知，一切義成太子若不出家者當何所作？」彼皆報曰：「作轉輪王。」又問曰：「君等作何？」報言：「我等稱臣皆為從者。」王復告曰：「今一切義成太子證甘露法，亦令有情同飡斯味。仁等何因不為隨從？」彼皆報曰：「我今出家。」王曰：「各隨汝意。」諸釋子曰：「為全家並去？為當家別一人？」王曰：「家別一人。」時淨飯王即便槌鍾，宣令普告諸釋種中，家別一人出家奉

佛，若不肯者必招咎責。即於是時釋種之中，賢善、無滅等五百釋子悉皆出家。

如世尊說，若捨貴族而出家者多獲利養。時五百釋子苾芻極招利養，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諸釋子本為解脫而求出家，今捨少欲耽著財利。」世尊欲令絕利養故，即便旋往室羅伐城，在逝多林如昔安住。時具壽鄔陀夷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次第乞食，遂至故二笈多之宅在門而立。是時笈多遙見鄔陀夷來，瞻其顏狀知是故二，即便以手搥胸而告之曰：「鄔陀夷！仁今何意棄我出家？」鄔陀夷曰：「賢首！如我世尊為菩薩時，便捨寶女耶輸陀羅(持稱亦云具稱)、瞿比迦(密護也)、密伽闍(鹿子也)等六萬婇女而為出俗，誰能共汝塵垢之面而沈溺耶？」笈多報言：「鄔陀夷！若如是者，我亦出家。」答曰：「善哉！」笈多報言：「我今收斂家業尋當出家。」鄔陀夷曰：「宜疾勿遲。」遂捨而去。然鄔陀夷於時時中數來看問，告笈多曰：「汝未出家。」彼便報曰：「我之家業尚未收斂。」鄔陀夷曰：「要待憍薩羅國煨燼之後，汝之家業方可了耶？」笈多報言：「今即收斂明當出家。」時鄔陀夷便作是念：「我於今時由昔俗累，尚被黑鉢同梵行者所輕，況復令彼出家更招譏議，云六眾苾芻度苾芻尼。」便生追悔。至天曉已，執持衣鉢往王舍城，既至彼已安居坐夏。是時笈多付家業已，便於他日往逝多林，問諸苾芻曰：「彼向何處？」苾芻問曰：「彼者是誰？」報言：「聖者鄔陀夷！」諸苾芻報曰：「彼以遠趣王舍大城。」彼既聞已即便啼泣。苾芻問言：「笈多！何意啼泣？」報言：「聖者鄔陀夷！令我棄俗許與出家，我既付囑家產，彼便遠捨而去。我今不居俗舍復非出家，寧不憂惱？」有人報曰：「為剃刀故彼向王城，欲取新刀剃汝新髮。」于時苾芻尼眾為請教授來逝多林，見彼笈多行啼憂悒，問言：「笈多！何意啼泣？」笈多具以前事告苾芻尼，諸尼報曰：「汝誠無識，豈有苾芻度苾芻尼耶？還令尼眾度汝出家，可隨我來，至大世主喬答彌處度汝出家。」時諸尼眾便將笈多至大世主處，白言：「聖者！此之笈多情願出家。」時大世主即與出家。

時鄔陀夷在王舍城作如是念：「我為護惜諸黑鉢者故，不與笈多出家，我多喪失腰絛雜物資身之具。若餘黑鉢度笈多出家者，乃至暫欲見我亦無由得。」雖及安居情常不樂。時有摩訶羅苾芻，從室羅伐城夏安居已來至王城。時鄔陀夷於竹林精舍外近大道邊瞻望而住，遂遙見彼老苾芻來，髮若荻花眉長下覆，傴肩垂臂徐步而行。時鄔陀夷便作是念：「此之來者何上座耶？」既相近已告言：「善來！善來上座！」老苾芻云：「敬禮阿遮利耶！敬禮鄔波馱耶！」時鄔陀夷見無軌則不識二師，即知定是摩訶羅也，遂將入寺問言：

「爾從何來？」報言：「從室羅伐來。」時鄔陀夷便生是念：「若我先問笈多消息，聞者譏醜，我應次第而問。汝摩訶羅既從彼來，得知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在室羅伐為夏安居。」彼便報言：「世尊無病安樂在彼安居。」又問：「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眾，並得無病安樂如常所居，於時時中奉覲世尊聽正法不？」答言：「所問之人並得安隱，亦時時中來聞正法。」又問：「住位了教憍陳如、住位迦攝波、住位舍利子、大目連等諸餘尊宿，大世主喬答彌，及勝光王長者、仙授故舊、鹿母毘舍佉、善生夫人，悉得無病安樂住不？」答言：「並安樂住。」又問：「汝識長者婦笈多不？」答言：「我識。彼是大德鄔陀夷昔日之妻。」鄔陀夷曰：「彼豈今時尚為長者之婦？」答曰：「已出家訖。」鄔陀夷問曰：「誰與出家？」報言：「是大世主。」鄔陀夷便作斯念：「既是出家或容再面。」即便喚言：「摩訶羅且來濯足。」時鄔陀夷取彼衣鉢掛在極高象牙杙上，遂多與油令塗手足，報言：「今此房中有食有利，宜當安隱歡意而住。」彼便報言：「我不樂住。」時鄔陀夷便持鎖鑰而付與之，告言：「如世尊說：『苾芻不應空棄住處，捨之而去。』摩訶羅！此是鎖鑰汝自當知。」說是語已，即便涉路漸至室羅伐城逝多林內，灑掃房宇以軟牛糞而塗拭已，便掩半扇偃臥床上，作歌詠聲而誦正法。

時有苾芻尼，為請教授而來至此，諸尼聞此諷誦之聲識其響韻，即便共往鄔陀夷所，問言：「大德往時走去，比何處來？」答言：「我前須往王舍城中。」尼問知已即便歸寺，告笈多曰：「汝今喜滿，阿遮利耶現已來至。」笈多問曰：「若箇阿遮利耶？」報言：「是鄔陀夷！」笈多曰：「因何是我軌範之師？我豈從彼而受學業？」諸尼報曰：「汝無識人，多有諸尼與大苾芻共相繫屬，汝今宜往問其安不？」彼即具持屑香及油澡浴之物，往詣彼房扣門而喚。鄔陀夷問曰：「扣門者誰？」報曰：「我是笈多。」鄔陀夷曰：「善來！善來！長者之婦，隨意當進。」是時笈多入而告曰：「大德！我今豈是長者婦耶？我已出家。」問言：「誰復與汝而為出家？」報言：「聖者！大世主與我出家。」鄔陀夷曰：「我有他事須向王城，汝復何緣急求離俗？」彼便報曰：「豈非大德前作斯語：『汝當收斂家業，我度汝出家。』我依斯教付囑家產，大德棄我遠向王城。若大世主不度我者，我誠非俗亦非出家。」鄔陀夷曰：「我豈當時自貽重檐許言教汝，今且可坐為汝說法。」禮已便坐端心聽法。時鄔陀夷即為說法，說法之時即便追念昔時所有歡笑之事，問笈多曰：「汝憶往時在某園林天祠之處，飡噉如是美妙飯食。」談話之時欲意便起，欲心既起情多錯亂。凡智慧女人有五不共事表：知男女有欲盛心、無欲盛心。笈多覺知鄔陀夷欲心熾盛，

告言：「聖者！我暫須出，事了還來。」鄔陀夷作如是念：「此為便利而欲出耶？」遂令暫出。笈多出已撩舉裙衣急走而去。時鄔陀夷聞其走聲，即便出外隨後而去，喚言：「禿沙門女，走向何處？」復更急趁生支觸髀，其精遂泄。欲心既歇，徘徊而住。笈多知已亦復還來，報言：「聖者！我若許者，我非苾芻尼，仁非苾芻。」鄔陀夷曰：「姊妹！如世尊說：『若自護者即是護他，若護他者便成自護。云何自護即是護他？自能修習多修習故有所證悟，由斯自護即是護他。云何護他便成自護？不惱不恚無怨害心，常起慈悲愍念於物，是名護他便成自護。』」笈多報曰：「聖者！可脫裙來我當為浣。」時鄔陀夷即以衣付。是時笈多見衣精已便生悔心，即便自念：「我之身分未有聖者鄔陀夷不觸不見，我不順彼實非善事。」作是念已倍發染心，如佛經中說伽他曰：

「諸有耽欲人，　不見於義利，
亦不觀善法，　常行黑闇中。」

時彼笈多欲心亂故，取精一滴置於口中，復取一滴投女根內。有情業力事不思議，時有中蘊有情，是最後生而來依託。笈多至寺便為浣衣。諸尼見問，笈多具答其事。諸尼便問：「我言謂汝為求勝法往大德處，寧知更有此惡事耶？」笈多報曰：「彼之大德是持戒者，自出家後，我之身分曾不重觸。」諸尼報曰：「不觸身分尚有斯事，如其觸著汝欲如何？」諸苾芻尼知其事已往白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尼無犯波羅市迦，既其有娠應安屏室，與食供給無令闕事。當生其子，名童子迦攝波，於我法中而為出家，斷諸有漏成阿羅漢。我弟子中辯才巧妙，善能宣說最為第一。」爾時世尊遂作是念：「若有苾芻，令非親族苾芻尼浣故衣者有斯過失。」世尊以此因緣如前廣說，乃至「我今為諸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使非親苾芻尼浣染打故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若更有餘如是流類。
言親族者，謂從七祖父母兩人已來皆是親族，過此便非。
苾芻尼者，謂是笈多。
故衣者，七種衣中隨是一數。云何為七？一者毛；二者芻摩迦(此方無)；三者奢搦迦(此方無)；四者羯播死迦(白疊)；五者獨孤洛迦(紵布)；六者高詰薄迦(是上毛緂，此方無也)；七者阿般闍得迦(是北方地名，其處有此衣也。亦有釋云即是絁絹之衣耳)。
言浣者，下至水浸。染者，下至一入色。打者，下至手一打。
泥薩祇波逸底迦者，廣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非親族尼，作非親族想，令浣故衣犯捨墮，染、打亦如是。於三事中或令三事俱作、或令作二、或令作一；又於三中隨一為初，使非親尼皆得本罪。若非親尼疑，亦捨墮罪。若是親尼作非親想，得惡作罪。若是親尼而起疑心，得惡作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從非親尼取衣學處第五

爾時世尊在室羅伐城逝多林中。如佛所說，若捨貴族而出家者多獲利養，然諸釋種既出家已利養豐多，彼於衣服常事料理，長衣長鉢絡囊腰絛並多貯畜。世尊知已作如是念：「此諸釋子本求解脫而為出家，於出離因悉皆棄捨，不修善品耽著財利。我今應為說法令捨財利。」世尊時時為其說法，彼諸釋子不能見諦。世尊復念：「何因緣故釋子出家不能見諦，皆由耽著財利資生雜物。我今若作呵責治罰者，釋子苾芻無由開解，應示諸佛正覺調伏善巧化度之儀。」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我欲於此夏安居，三月之內宴默而住，勿令苾芻輒來見我；除一苾芻為我請食者，除長淨日。」時諸苾芻謹受佛教眾共立制：「於此夏安居內苾芻不得輒見世尊，除一苾芻為佛請食者及長淨日。若違制者，我等令其作波逸底迦罪說悔。」爾時世尊於三月內宴默而住，無一苾芻輒得見佛，除請食人及長淨日。時有苾芻名曰小軍，於王舍城作前三月安居，佛於室羅伐城作後月安居。是時小軍三月滿已，隨意事了并作衣竟，執持衣鉢順杜多行，與諸門徒端嚴整肅往室羅伐城。既至彼已小軍苾芻安置衣鉢，洗手足已詣世尊所。時六眾苾芻遙見小軍苾芻來世尊所，共作是說：「此客苾芻破僧伽制。」復有說云：「我當令作波逸底迦罪說悔。」時小軍苾芻詣世尊所，徐扣門扇，佛與開門，小軍入已禮世尊足在一面坐。

世尊常法見客苾芻來歡言慰問：「汝從何至？何處安居？」佛見小軍歡言慰問：「汝從何至？何處安居？」小軍白言：「大德！我從王舍城來，於彼安居。」世尊問曰：「王城苾芻已作隨意。」白言：「已作。」世尊問曰：「小軍！何意汝自端嚴端嚴圍繞？」(或云：「隨繞。」或云：「隨從。」或云：「眷屬。」皆一義也。)小軍白言：「大德！若有人來見求於我欲出家者，我便報言：『汝善男子！當住阿蘭若、常乞食、但三衣、糞掃衣、樹下坐，我為讚歎如是等事。若言能者，我度出家。若言不能，令隨意去。』若有欲受圓具、或求依止、或求讀誦、或學如理，作意寂念思惟來求我者，皆如前報。若言能者，隨彼所求圓具等事，若言不能令隨意去。由此緣故我身端嚴，門徒亦爾。」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小軍！汝

能誓度無量人天，利益無邊諸有情類，來求法者令得安樂。小軍當知！若能讚歎杜多功德者，則為讚歎我身無異。若有毀訾杜多功德者，即是毀訾我身。何以故？小軍！我於長夜讚歎稱揚如斯出要杜多功德，然汝不應違僧制令。」小軍白佛言：「我實不知此處僧伽作何制令。」世尊告曰：「小軍！我安居時告苾芻曰：『汝等當知我欲於此夏安居，三月之內宴默而住，勿令苾芻輒來見我，除一苾芻為我請食者及長淨日。』時諸苾芻受我教已又共立制，於此夏安居內苾芻不得輒見世尊，除一苾芻為佛請食者并長淨日。若違制者，我等應令作波逸底迦罪說悔。」小軍白佛言：「大德！我身是客，彼是主人，自立制令豈及於我？」佛告小軍：「無問客主，僧伽制令咸須遵奉。然我從今為客苾芻制其行法。凡客苾芻入寺之時，即應先問舊住苾芻曰：『具壽！今此寺中僧伽有何制令？』若問者善，若不問者得惡作罪。若主人報者善，若不報者亦惡作罪。」佛告小軍：「然阿蘭若苾芻與其饒益免依僧制。若阿蘭若人欲見我者，無問時節隨意來見，并與十三杜多功德相應者，亦隨意來見。若糞掃衣人、但三衣人(此二與衣相應)、常乞食人、次第乞食人、一坐食人、鉢乞食人、不重受食人(此五與食相應)、住阿蘭若人、樹下居人、露處住人、隨處住人、屍林住人(此五與處相應)、常坐人(此一與策進相應)，小軍當知，斯等諸人隨情見我。」

是時小軍苾芻聞佛說已，歡喜奉行禮佛而退。時六眾苾芻即便往詣小軍之所，白言：「具壽！可見容許我欲詰問？」小軍報曰：「具壽！五部罪中隨意當詰。」報言：「汝犯波逸底迦罪，須如法說悔。」小軍答言：「具壽！我不見罪。」報云：「汝豈不見破僧制耶？」答曰：「僧伽有何制令？」即如前所制具以告之。小軍曰：「具壽！世尊告我云：『小軍！我與蘭若苾芻作其饒益免依僧制，隨意入見咀他揭多。』」時彼釋種諸出家者，聞斯說已各生是念：「諸仁當知！具壽小軍在王舍城夏安居了，來見世尊即得承事親共言談。我等在此而不能得親奉承事，此意即是由見多貪擯斥於我。我等宜於長衣鉢物，觀之如病、如癰、如箭，當棄除之。」時諸釋子苾芻咸作是念：「我等宜將所有長衣鉢等，向具壽阿難陀所，隨有言教我等奉行。」時諸釋子苾芻，各各自持長衣長鉢絡囊腰絛諸資具物，至阿難陀所作如是語：「善哉大德！我等有此長衣鉢等資生之具，願為哀受。」時具壽阿難陀報諸釋子苾芻曰：「仁等且住，待我當為白世尊知。」時具壽阿難陀便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具以其事而白世尊。佛告阿難陀：「可為受取置一大房，并語諸苾芻：若有闕乏資具者隨意取用。」時具壽阿難陀唯然受教，即還詣彼諸釋子處，受其所有長衣鉢等，置大房中以為一聚，告諸苾芻曰：「若闕乏者，隨意於此取其衣鉢。」時諸釋子於彼長衣視

如癰箭，既棄捨已遠離多求樂修少欲，即便共往詣世尊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九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從非親尼取衣學處第五之二

爾時薄伽梵由小軍苾芻故，觀諸釋種意樂隨眠根性差別，為說當機微妙之法，令彼五百釋種苾芻，即於座上自證圓滿，破無明殼斷三界惑成阿羅漢，三明六通八解成就，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捲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時諸苾芻各生疑念而白佛言：「希有世尊！有何因緣由小軍苾芻故，遂令五百釋種苾芻，遠離多貪求少欲行得殊勝果，度生死海昇涅槃岸，究竟令住安隱之處？」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我於爾時離欲瞋癡無愛無取，於諸我慢悉皆除遣、脫諸有支，得一切種智證無上覺。由小軍故讚歎少欲，令五百釋種出生死海證大涅槃，此未希有。汝諸苾芻！如我往昔具欲瞋癡有愛有取，於諸我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不遣除，輪迴有支未得解脫非一切智，亦由我為小軍讚歎少欲呵責多貪，令此五百人得五通具足，此之因緣汝等當聽！於過去時婆羅疐斯國有王，名梵摩達多，為大法王。時世豐樂人物熾盛，無諸鬪戰干戈征罰、邪偽惡人共相侵害，亦無災橫及諸病苦，稻蔗牛羊在處充足，等觀兆庶猶如一子。時王夫人名曰妙梵，於此城中有一大池亦名妙梵。時王無子，為求子故，祈禱世間一切諸神及同生天，希望後嗣。世俗皆云：『由乞求故獲得子息。』此誠虛妄，若由乞求得子息者，於一一人咸有千子如轉輪王。此事既無，故知是妄。但由三事現前方有子息。云何為三？一者父母有染心；二者其母腹淨應合有娠；三者應受生者中有現前，具此三緣方有男女。其王一心求子而住，于時有一有情，於無上菩提誓願修證，從地獄出託娠妙梵夫人。諸慧女人有五別智，廣說如上。時彼王妃覺有娠已情生歡悅，遂白王曰：『大王！當知我所懷孕，必是大王光顯國位。今我有娠現居右脇，觀此相狀是男不疑。』時王聞已即大歡慶，廣說如上，乃至胎成常令適悅。

「時大夫人發如是念：『善哉！我欲於城東門廣行福施，如是南西北門及以城內普行福施，獄囚繫閉咸皆放捨。』時大夫人以事白王，王聞是已皆如所願，四城門內廣施無遮，所有獄囚並皆釋放。夫人既遂所求此念便息。夫人復生是念：『我今欲往花苑林泉暫為遊觀。』王隨出觀此念便息。復生是念：『我今欲往妙梵池中名花遍布，共諸婇女乘船而遊。』白王知已，為作輕舟置於池內，即命夫人并諸婇女乘船遊翫，既至船所便誕一男，得宿命智顏貌端正，

見者歡喜，身色如金，廣說如上。乃至『此兒今者當立何字？』諸親議曰：『今此孩子生在水中，應與立字，名曰水生。』時王即以太子授八乳母，廣說如上，乃至如蓮出池。

「是時水生太子既長成已，作如是念：『我何處死？在眾合獄曾作何業？我昔於人趣六十年中曾為太子，由作種種諸惡業故墮地獄中，今處人道生在王家。此非善處，若得為王還墮地獄。』遂便詭設方便，身不起行現攣躄相。水生太子當誕之日，五百大臣悉皆生子，各取當時瑞應而為立名。既漸童年堪能入出，大臣並將屢至王所，時諸童子王令歡戲共為跳躑。王既見已便作是念：『水生太子若不躄者，亦在此中共為跳戲。今我太子雖知跛躄終立為王。』爾時水生聞斯語已便作是念：『王今無事苦見恩逼，今我復應瘖而不語。』後於異時五百童子漸能言說，俱至王所。王復生念：『我之太子若不瘖者亦能言說。』先時名作水生太子，既瘖復躄，因即喚為瘖躄太子，水生之號人不復稱。王於異時以掌支頰長歎而住，諸臣見已俱白王曰：『大王何故以掌支頰似帶憂懷？』王曰：『我於今時寧不憂歎？我既為王富盛自在，稱尊海內男女俱無，雖有一兒身殘瘖躄。』是時大臣各命醫人俱會一處，令觀太子何病所中。時諸醫人共觀太子無別病狀，來白王曰：『大王！我等詳觀太子，諸根明利更無病狀。此恐多是情有憂懼所以不言。』時梵授王聞醫說已，遂設方便欲使起行復令其語，即命魁膾於屏私處而告之曰：『我此瘖躄太子，於大眾前遣汝將殺，汝可將去不應即殺。』膾者曰：『謹奉王命。』時王對眾人前，即以太子付彼膾者遣令依法。是時膾者便抱太子置寶車上，從城中出詣屠膾所。時瘖躄太子四顧城中，見其富盛而發言曰：『今此城中為空荒無物，為有人居？』是時膾者聞是語已，尋將太子還付大王白言：『今此太子作如是說。』時王便抱瘖躄太子置在懷中，告曰：『誰是汝讎？我為擯殺。誰是汝友？我當惠之。』是時太子聞是語已瘖而不答。時王復命膾者還將殺却，膾者奉命同前將去，太子于時見一死屍四人輿去，而發言曰：『此為死而更死，為活為死耶？』是時膾者聞斯語已，還將付王。王復同前置在懷中次第而問，太子亦復瘖而不對。王復同前付彼令殺，將出王城。是時太子見大穀聚作如是說：『此大穀聚若先不食根本者。』是時膾者聞斯語已還將付王，王復同前次第而問，太子亦復瘖而不言。王復同前付彼令殺，命膾者曰：『汝可疾去往彼屍林，宜以太子埋於坑穽。』時彼膾者同前將去，向深摩舍那掘地為穽。是時太子說伽他曰：

「『何意御車者，　於此疾穿坑？
我聞當速答，　穿坑何所為？』

「膾者報曰：

「『大王生一子，　口瘂不能行；
為此遣穿坑，　欲埋無益子。』

「是時瘂躄太子作如是念：『此魁膾者情懷嶮毒，手持利劍唯欲殺人，斷他命根以為活業。』心便驚怖：『或容以我填棄深坑。』如是思已告膾者曰：『若其父王隨我願者，我當口語足步還城。』是時膾人心生希有，馳走白王，王曰：『若太子須王位者我即與之，況餘所求不隨其意。』于時大王大喜充滿，告諸臣曰：『卿等即宜治掃街衢香花遍布，懸繒幡蓋極令嚴好。』如有言曰：

「『國主所出言，　或復諸天類，
及諸證定者，　隨意事皆成。』

「時諸臣等即奉王教，莊嚴城郭悉令妙好。于時無量百千人眾雲集街衢，企望太子步還城邑。是時瘂躄太子足步還城，至大王所禮父王足，說伽他曰：

「『大王今當知，　我非瘂躄者，
亦非愚騃類，　畏苦故須然。
我有足能行，　有口分明語，
恐入惡道苦，　故作如是事。』

「王曰：『愛子若如是者，何不言說、足步而行？怖懼之言有何意趣？』太子白言：

「『願王當善聽，　我為說因緣。
我於前世時，　曾經六十歲，
得為王太子，　具受五欲樂；
由斯六千歲，　墮在泥黎中。
備受諸苦惱，　不可以言說；
業盡方得出，　重獲於人身。
我憶如是事，　恐墮地獄中，
定不願為王，　放我之林野。』

「王曰：『愛子！本作祠祀及修勝行，設諸施會供養仙人，冀得子息以紹王位。汝今何故捨而出家？』太子曰：

「『我不求受欲，　怨諍由是生；
願修真梵行，　斯能壞怨敵。
我不求受欲，　猶如於毒果；
願修真梵行，　常飡甘露藥。』

「王曰：

「『世間所愛樂，　唯王是極尊；
何故汝今時，　捨之求離俗？』

「太子曰：

「『終能生苦者，　此不名為樂；
要求真樂處，　能令苦皆盡。
願王今放我，　捨俗往林中。』

「王曰：『愛子！汝今身處樓觀香花郁烈，床褥柔軟寢息安寧，絲竹音聲而為賞翫，上妙衣服披著以時，甘美餚饌隨情而食。若出家者，住止山林寢臥枯葉，狐狼虎豹吼叫相驚，皮草為衣根果充食，水皆熱濁欲飲無由，汝今何意棄捨尊榮樂居林野？』太子曰：

「『寧住林野鹿皮衣，　虎豹同居食根果；
不作國王恒殺罰，　來世善果共相違。
願王放我隱山林，　畢想勤修涅槃路。』

「王曰：『愛子！先當為我斷彼三疑，後欲出家未為難也。汝見城中所有富盛作如是語：「今此城中為空荒無物？為有人居？」汝何密意作如是語？』太子曰：『大王當聽！王今無事令人殺我，竟無一人稱理而說：「王今何為殺斯太子？」我緣此意故作斯語。』王曰：『善哉！汝又第二見輿死人便作是說：「為死而更死，為活而死耶？」汝何密意復作斯語？』太子曰：『大王當聽！若人自作惡行而身死者，此謂死而更死。若人自為善行而身死者，此謂活而身死。我緣此意故作斯語。』王曰：『此亦善哉！汝又第三見大穀聚復作斯說：「若先不食根本者。」汝何密意復作斯說？』太子曰：『大王善聽！彼諸耕人從他貸穀食而作業，後時穀熟積成大聚，債

主來索多並還他。如若先時不食他物便成大聚。人亦如是，由行十善方獲人身，若更造惡不修於善，前世善根即便銷盡，善根盡故亡失善道，與此相違即不亡失。我緣此意故作斯語。』王聞語已告言：『愛子！此更善哉！』時王即便抱持太子哽咽流淚，告言：『汝已決意，志不可移，今隨汝情修行善業，我亦於後隨至山林。』時梵授王命諸臣曰：『若我太子不出家者當是何人？』諸臣報曰：『當為國王。』『卿等諸子復是何人？』報言：『是隨從者。』王曰：『太子今既出家，卿等諸子何不隨從？』諸臣白言：『謹奉王命令其出家。』

「去城不遠有一靜處，有五通仙人，稟性慈悲哀憐一切。是時太子與五百人出婆羅疐斯，將諸侍從至仙人所求哀出家，時彼仙人並隨其願。既出家後勤教要法，太子不久獲得五通。後時仙人命過，太子便依喪禮焚葬其屍。是時痙鞞太子，於五百人躬為訓導，痙鞞太子其名遂隱，痙鞞大師勝號彰著。時痙鞞大師作如是念：『何意五百弟子不得五通？豈不由彼多畜鹿皮樹皮，廣停祭器水器雜菜根果繁以自供，四體常勞五通難證。我今若作呵責治罰者，彼五百人無由開解，宜可示其菩提薩埵無上善巧化度之儀。』爾時大師告諸摩納薄迦曰：『汝等當知！我欲於此夏三月內宴默而住，勿令一人輒來見我，唯除一取根果人，并月十四日長淨之晨。』時諸弟子奉受其教眾共立制，於三月內一人不得輒見大師，唯除一供果菜人并長淨日。若有違制，我等令其作波逸底迦罪說悔。其師於三月內宴默而住，無有一人輒得入見，唯除採果及長淨日。

「爾時大師於其住處見一飛鳥，報言：『善來飛鳥！我今與汝所作相似，汝所覓食唯求滿腹生知足意，我所求食亦唯滿腹作知足心。』次見一鹿，報言：『善來野鹿！我今與汝所作相似，汝所覓食唯求滿腹生知足意，我所求食亦唯滿腹作知足心。』時諸弟子聞師與鳥鹿言說，各生是念：『豈非大師捨默然禁。』咸詣師所禮已俱坐，彼師默然不共其語。時諸弟子復生是念：『豈我大師共傍生語，不與人言？』即便捨去。復更有一婆羅門子，名曰能施，遇來至此。仙人遙見告曰：『能施！我今與汝所作相似，汝唯持一鹿皮衣一祭器，我亦同爾。汝所覓食唯求滿腹生知足意，我所求食亦唯滿腹作知足心。不同此處，更有餘類多畜皮衣，廣停雜器貯諸果菜，求覓疲勞。』時諸弟子聞是說已，各生斯念：『今我大師讚歎少欲、毀訾多求，觀此意趣便是由見多貪擯斥於我，我等宜應於諸盈長皮衣雜器，觀之如病如箭如癰棄之河內，宜著一鹿皮衣雜器各一。』眾共許可，各以雜物棄彼河中，唯一供身俱詣師所。師觀根器而為說法，皆證五通。」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痤躄五通仙人即我身是，以菩薩行化諸有情。往時五百弟子即五百釋種苾芻是，往時能施即小軍是。我於往時由能施故，令五百人捨離多貪，修少欲行獲得五通。今時由小軍故，令五百釋種苾芻捨棄貪求遵知足行，具足六通成阿羅漢，究竟安住寂滅城中。汝等應知！作純黑業者得純黑異熟，作純白業者得純白異熟，作雜業者得雜異熟。是故汝等應棄純黑及以雜業，當可精勤修純白業，觀此因緣汝當修學。」此是緣起，然佛世尊未與苾芻制其學處。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未遮苾芻尼住阿蘭若。時有諸尼往靜林中，修習靜慮受勝定樂。時蓮花色苾芻尼，與其徒眾五百人俱往闇林中，在一樹下半跏而坐入滅盡定。是時餘尼至日晡後，各欲還向室羅伐城，有作是言：「聖者蓮花色！我喚令起。」復有說言：「聖者！具大威神，或容在前入寺。」便不喚起各自歸還。時蓮花色至日暮時，出定遍觀諸尼盡去，便作是念：「我為入城？為當住此？」即便入定。時有五百群賊行劫盜已至此林邊，諸賊議曰：「半人分物、半為防守。」遂於林內見入定尼，有云是木、有云是人、有云苾芻。時彼賊中有還俗人，報言：「是苾芻尼非苾芻也。」餘人問曰：「爾何得知？」報言：「苾芻全跏，尼則半跏，此既半跏明知是尼。」時諸賊徒生希有念：「君等當知，如斯可畏大闇林中，一苾芻尼能宿於此。」即便往詣賊將軍所，將軍問曰：「仁於林內頗見希奇事不？」答言：「見！有如斯可畏大闇林中，一苾芻尼能宿於此。」將軍聞已告防守人曰：「我試看之。」便見苾芻尼，顏容端正人所樂觀，寂定威儀靚而深敬，歎曰：「今此林中有二可愛：所謂朗月光明，及苾芻尼容彩。」將軍曰：「宜應喚起，我奉其食。」彼還俗人報曰：「此不非時食。」將軍曰：「林中苾芻尼有二可愛：所謂容儀端正，不非時食。」將軍曰：「令其飲酒。」彼還報曰：「此不飲酒。」將軍曰：「於此林中，復有二種可愛：所謂苾芻尼顏容端正，不飲諸酒。」將軍曰：「今我幸會遇上福田，而竟不果施一飡食。」便以貴價氎衣裹上妙食，掛於樹枝作如是說：「即如聖者容儀寂定，無所不覺，無所不知。我今留此衣食，幸願慈悲當為受用。」作是語已，捨之而去。

時蓮花色尼至天明已，從定而起，便見大眾行跡之處，便入定觀見彼五百賊徒至此而去。復觀於我無醜惡事不？知無有過。復見裹食掛樹，便作是念：「此由淨心敬信所致。」復作是念：「若更待餘授食之者，恐禽獸來壞其淨施。我今宜可持此上食奉施僧伽，然佛有教：『若尼惡觸、苾芻是淨，苾芻惡觸、尼亦是淨。』」遂即自手持去詣逝多林。六眾常法，每一二人鎮居門首。時鄔波難陀在寺門前經行而住，遙見苾芻尼來，問言：「大妹！豈天未曉，城門已

開？」尼言：「大德！我非城宿，從闇林來。」報言：「大妹！我曾晝日入彼林中，起怖畏心身毛皆竪。大妹！如何獨住於彼，手所持者是何物耶？」時苾芻尼具以緣告：「此時賊徒淨心留與。」鄔波難陀曰：「大妹！由汝威儀賊生敬愛獲得此物，彼若見我必當與杖令負物去。」鄔波難陀告言：「大妹！若有得此新好白疊，刺作兩重僧伽胝衣，少欲而住，修諸善品誠亦佳矣！」尼言：「聖者！須此衣耶？」答曰：「必若有餘隨情處分。」答言：「且住！我持初食奉施僧伽，迴來至此以衣相施。」鄔波難陀作如是念：「若更有餘黑鉢見者，必乞此衣，我無由得。」報言：「大妹！可住於此，我當為喚受初食人。」尼便許可。時鄔波難陀即入寺中，見受食人無事而住，報言：「具壽！施主在門擔食辛苦，汝今無事閑住房中，宜可急行受其施食。」彼便持器往詣寺門，就苾芻尼受取初食，尼與食已振白疊衣施與。鄔波難陀既得衣已喜而呪願曰：「汝所施物，是心瓔珞，為心資助，定慧莊嚴，得人天道。隨情受用勝妙衣服，終至無上安隱涅槃。」即便捨去。

時蓮花色苾芻尼便作是念：「我今為向本處？為禮世尊？我今已來當禮佛足。」便詣佛所禮世尊已在一面坐。時苾芻尼五衣破碎，世尊見已告阿難陀曰：「苾芻尼眾於安居時足利養不？」阿難陀白佛言：「足。」佛言：「何意蓮花色尼五衣破碎？」阿難陀曰：「大德！此苾芻尼深信堅固意樂淳善，其所得物於三寶中咸皆喜捨，來從乞者不逆其意。今日此尼得好大疊，施與尊者鄔波難陀。」佛告阿難陀：「苾芻於非親族尼處受取衣耶？」阿難陀曰：「苾芻受衣。」佛告阿難陀：「然非親苾芻不生是念：『此苾芻尼具五衣不？』隨所與時悉皆受取；若親苾芻則不如是，見其闕乏不肯受衣。」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於大房中貯衣之處，應取五衣與蓮花色苾芻尼。」時阿難陀奉佛教已，便取五衣授與蓮花色。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告諸苾芻：「廣說乃至於毘奈耶制其學處，當如是說：若復苾芻從非親苾芻尼取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世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已，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所有家產如毘沙門王，便於同望族娶女為妻。雖久共居，竟無男女，情懷憂悒，作如是念：「我今舍內多有珍財，無一紹繼。我死之後，所有資產，以無子故，沒入王家。來世路糧，又未修集。」以手支頰長歎而住。其妻問曰：「何故情懷憂悒支頰而住？」報言：「賢首！我今寧得不憂？」具述其事。妻曰：「云何修習來世資糧？」報言：「賢首！若能以好飲食供養佛及僧，食已人人各奉一雙上好白疊，是謂修習來世路糧預前安置。」妻言：「何故不為？」是時長者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世尊爾時即為長者演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是時長者從坐而起，整衣

一肩合十指掌，白佛言：「世尊！唯願哀愍，并苾芻僧伽，明當宅中受我微供。」世尊默然受之。長者知佛為哀受已禮足而去。時彼長者於其夜中，具辦種種上妙飲食，旦敷座席并安水器，令使往白世尊時到。世尊於日初分，著衣持鉢與苾芻眾隨從而去。至彼長者設食之處就座而坐。長者既覩佛僧如法坐已，便以上妙飲食手自供養極令飽滿。既澡漱已，奉佛及僧人各一雙上妙白疊。時彼長者取卑小席，於世尊前聽受妙法。佛隨根性示教利喜為說妙法，呪願頌已從座而去。是時長者隨佛出已，旋繞三匝禮足而退，於高樓上修捨施念，告其妻曰：「賢首！應生極喜，我已多作來世資糧。」妻便報曰：「仁今雖作，我未修營。」長者報曰：「今所修福，豈非共有？」妻曰：「雖知共有，然我情願，請大世主及苾芻尼僧伽，就宅食已人施一雙上好白疊，此即是我來世資糧。」長者告曰：「善哉！善哉！隨汝意作。」時長者婦即便往詣大世主苾芻尼所，頂禮雙足在一面坐，聽妙法已從坐而起，白言：「聖者！及苾芻尼眾，唯願哀愍明就我家。」廣如前說，乃至淨澡漱已，時長者婦便以大箱盛妙白疊，在上座前開之而住。時大世主作如是念：「世尊制戒，不許苾芻尼受上妙衣服。我今若受，便違學處；若不受者障施主福，諸苾芻尼失其利養。」尼眾各念：「若大世主受此衣者，誠亦善哉！」時大世主知眾心已作如是念：「世尊亦應緣此事故聽受好衣。」時大世主總為受衣，為長者婦作呪願伽他已從座而去。詣世尊所如常威儀，具以前事而白世尊。佛告大世主：「善哉！善哉！我未許者汝已知時。從今已去聽苾芻尼受貴價衣，於苾芻邊共為換易。」時大世主奉佛教已禮足而去，至尼住處分與上衣，報言：「世尊有教，聽苾芻尼受貴價衣，於苾芻邊易取麁者隨意受用。」時苾芻尼受得衣已往誓多林，共諸苾芻欲為換易。時十二眾苾芻尼便持貴衣至六眾所，報言：「聖者！世尊有教，聽苾芻尼受貴價衣，於苾芻邊共為換易。今者宜可取此好衣與我麁者。」六眾報曰：「姊妹！直爾持施我尚不受，況復共爾愚昧無識、不自由者為換易耶？」諸餘尼眾各隨自意持所得衣，詣老苾芻所述如上事以衣共易。老苾芻言：「姊妹且住！我當問佛。」時彼苾芻往詣佛所，而白佛言：「大德！有苾芻尼持好衣財，來至我所求換麁者，不知如何。」佛言：「我聽苾芻從尼受衣，除換易。換衣之時令苾芻尼歡喜無恨。」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少欲知足，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當如是說：若復苾芻從非親苾芻尼取衣者，除貿易，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

親非親義、衣有七種，廣如上說。

除貿易者，易得無罪。

泥薩祇義，捨悔之法，並如上說。
此中罪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非親尼，作非親想或復生疑，從彼取衣得捨墮罪。若苾芻於親族尼，作非親想或復生疑，得惡作罪。又無犯者，若苾芻尼將衣施僧，或為說法故施，或為受圓具時施，或見被賊故施，或時買得，或換易得，此皆無犯。
若苾芻尼眾人共識多獲利養，便持衣物到苾芻前，以衣置地作如是語：「聖者！我今多有如是財物，幸願慈悲為我納受。」作是語已，棄之而去，取亦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從非親居士乞衣學處第六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告曰：「賢首！我欲持諸貨物往詣他方，交易經求冀存家業。」妻曰：「年少之時宜受欲樂，衰老之日方可求財。」夫言：「賢首！少壯之時能忍辛苦，[麥*欠]冒寒暑正合求財，至老年衰坐而受用。」妻作是念：「我不勸為而自求作，當隨其意。」報言：「任自經求。」便即為辦所須路糧，周給資遣。彼持貨物往詣他處。其妻於後作如是念：「我之夫主辛苦經求，受諸寒熱飢渴等苦，皆是為我求覓財物。我今不應端坐而住。」便往市中買好劫貝，撚為上縷織成妙疊，種種香熏置於篋內。時彼長者經求獲利還來本居，其妻作好香湯令夫洗沐，開箱取疊而授與之。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先所留飲食之直，縱令全賣亦未得此衣。」問曰：「賢首！汝於何處得此上衣？」答言：「且宜著之。」彼便為著，更問曰：「何處得衣？」妻曰：「且當先食。」食已還問：「何處得衣？」妻遂以緣具告，夫曰：「善哉賢首！我作求覓人，汝為守護者善營家業，如斯不久舍內資財必當豐贍。」妻曰：「此衣是我辛苦營得，但自披著勿與餘人。」答言：「可爾。」時彼長者信心淳善，往逝多林禮世尊足，從城出時守門人見便作是念：「觀此長者所著上衣，今日定當多獲財利。」是時六眾多住寺門，時鄔波難陀見長者來，觀其衣服作如是念：「看此長者著好衣服，所求財利必得隨情。我今若不留得此衣者，我不更名鄔波難陀。」即便唱言：「善來長者！仁何處來？猶如初月久而方現。」報言：「聖者！我比興易遠詣他方，近始歸還故來禮佛。」問言：「長者，多獲利不？」答言：「隨時多少且免空歸。」報言：「長者！我已先知，見池流出表水澄深，目覩好衣知多獲利。然汝比來常有貪心經紀無歇，曾不修造來世資糧，汝且可來當為說法。」是時長者為聽法故在一面坐，鄔波難陀凡說法時，若說持戒因緣，其聽法者皆謂

自身即生天上；若說布施因緣，其聽法者乃至自割身肉持以奉施；若說罪業因緣，其聽法者即謂自身現墮惡道。鄔波難陀為彼長者說施相應法，彼生淨信，問言：「聖者！我幸得聞如是妙法，有一雙白疊當以奉施。」鄔波難陀即為呪願；「汝所施物是心資等。」廣說如上，既呪願已即從索衣，長者曰：「衣在宅內明日持來。」報言：「賢首！如世尊說：

「『修福宜應速，　寧知明日存？
終與死王軍，　必定相遭遇。』」

鄔波難陀曰：「長者！汝所著衣極好白疊，應持施我。我當刺作兩重新僧伽胝少欲而住，修諸善品福常資汝。」長者答曰：「非惜不與，然而我妻先為要契，衣但自著必莫與人。」鄔波難陀曰：「長者！我曾聞汝賢善淨信是大丈夫，寧知汝今更隨婦語？」遂即近前強抽一疊，得已細觀返手捲面，問言：「聖者！何意如此？」答言：「汝有施福無受用福，空壞架上無成衣用。我若更得彼一隻疊與此相似者，用作僧伽胝汝福圓滿。」長者曰：「豈我露形而歸耶？」報言：「長者！何假外儀將為容飾，但以性袪鄙恪慚愧為衣，無慚愧者雖著衣裳露體無別，汝有襯衣不？」長者言：「有。」「若如是者，今此城中諸長者等，身著襯衣手持麁杖，放牧牛畜日暮而歸。汝今亦可身著襯衣手中執杖，隨他牛後以入城中，諸人見時全無怪者。」即強取下疊。但著襯衣，授與一杖，逐牛而入。門人問言：「長者！向見出城著好白疊，今還露體豈遭賊耶？」長者曰：「不遭餘賊，但被聖者鄔波難陀為我說法強奪衣將。」門人聞已極生譏罵。

時給孤獨長者於日日中恒將五百從人，禮佛雙足并諸大德耆宿苾芻。既至城門，門人告曰：「長者雖復多諸僕從，然須在意勿被賊偷。」長者報曰：「豈往給園中間有賊？」報言：「長者！路雖無賊，園中有之。」長者曰：「咄男子！汝稟性惡如黑羊毛不可迴改，今此路中佛及僧眾常所遊履，雖經多載汝不變白。」門人報言：「長者！世尊善逝及苾芻僧眾，足所履塵我觀頂戴敢不敬耶？然昨日晨朝有一長者，著上衣服欲往給園，時鄔波難陀為其說法強奪將去，令著襯衣隨牛而入，口陳譏罵人皆共知。」長者聞已便作是念：「我於今日以此為緣便往給園。」時鄔波難陀見而告曰：「善來長者！」報曰：「我不善來。」鄔波難陀曰：「汝先有烟，今時火發。」長者報曰：「如何令我不火發耶？餘出家者咸欲捨貪，大德所為貪更增長。」鄔波難陀曰：「我作何事？」長者報曰：「豈非昨日有人欲來見佛，仁為說法強奪其衣，令著襯衣遣隨

牛入。」鄔波難陀曰：「世言諸天喜施，餓鬼便遮。」長者報曰：「豈可彼人金瓶注水持以相施。」鄔波難陀曰：「長者勿作多言，若不忍受隨情制戒。」長者曰：「我豈捨之，宜應且住！」鄔波難陀默然而住。時給孤獨長者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今此聖眾有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唯願世尊為諸聖眾作憶念事，勿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爾時世尊聞長者語默然許之。長者知已禮佛而去。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僧，廣如上說，問鄔波難陀曰：「汝實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耶？」答言：「實爾。」于時世尊種種訶責鄔波難陀已，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於毘奈耶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泥薩祇波逸底迦。」

爾時世尊為諸苾芻初制學處，佛在逝多林。時有四十苾芻，遊行人間被賊劫奪無有衣服。時諸苾芻共作是議：「如世尊制：不許從非親族居士若居士婦乞衣。我於此處無有親族，宜可還向室羅伐城，於同梵行者邊從覓衣服。我等如何露形而去？」議曰：「夜在道行、晝當潛伏。」如是漸漸夜至寺門。時彼苾芻初夜後夜警覺思惟，聞扣門聲出見形露，告曰：「無衣外道，非汝住處。」彼言：「具壽！我非外道。」「汝是何人？」「我是苾芻。」「何處得有如是苾芻？」「我被賊劫，欲遣如何？」問言：「汝名何等？」「我是四十乞食苾芻。」報言：「善來具壽！」便為開門。時諸苾芻競相供濟，或與僧伽胝、或嗢呾羅僧伽、或安呾婆娑、或僧脚崎、泥婆珊那、波呾羅、濾水羅。至天明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此緣故應除餘時。餘時者，若苾芻被奪衣、失衣、燒衣、吹衣、漂衣，此是時。」爾時世尊讚歎持戒，乃至廣說。告諸苾芻：「前時創制、今更隨開，為諸苾芻制其學處：

「若復苾芻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除餘時，泥薩祇波逸底迦。餘時者，若苾芻奪衣、失衣、燒衣、吹衣、漂衣，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鄔波難陀，乃至衣義並如上說。

乞者，謂從彼乞求。

言奪衣者，謂被賊奪。失衣者，謂自失衣。燒衣者，謂被火燒。吹衣者，謂風吹去。漂衣者，謂被水漂。有此難緣乞便無犯，若異此者得時犯捨墮。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事有三種：謂價、色、量。價者，若苾芻不為難緣，從非親乞一迦利沙波拏直衣(迦利沙波拏義，已如上不與取戒中辯訖)，若還得一迦利沙波拏直衣者，乞時惡作、得便捨墮。如是增數乃至五十迦利沙波拏等，隨乞隨得，罪之輕重准上應知。若苾芻從非親乞一迦利沙波拏直衣，得二迦利沙波拏直衣，乞時惡作、得時無犯。如是乃至五十迦利沙波拏等，乞少得多，有犯無犯亦准應

知。色者，若苾芻從他乞青色衣，還得青衣。乞時得惡作、得時招捨墮。如青既爾，黃赤白色及以厚薄，應知亦然。若苾芻乞青色衣，得黃色者，乞時惡作、得時無犯。如是餘色厚薄更互相望，應知亦爾。量者，若苾芻從他乞五肘衣，還得五肘，乞時惡作、得時捨墮。或乞五得十，乃至五十等准上應知。是名三事。若乞縷縩便得小片、若乞小片他與寬衣，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過量乞衣學處第七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波難陀作如是念：「我等所有經求之處，皆由給孤獨長者啟請世尊制其學處。我等假欲乞求狹小布巾尚無由得，況寬大耶？然佛世尊或因少欲苾芻乏衣服故有別開聽，我今宜應覓少欲者共相憑附，或緣彼故少有所獲。」即便隨處求覓其人，雖復周旋而未能見。有人報云：「阿蘭若中有四十眾苾芻少欲而住。」即往詣彼寂靜林中，見四十眾苾芻縫補破衣極生勞苦。時鄔波難陀報諸苾芻曰：「具壽！我所聞事與見不同，比謂仁等四十眾苾芻在阿蘭若中，受諸靜慮解脫勝樂，寧知在此唯補破衣艱辛亂意。」諸苾芻曰：「大德！我被賊劫。」鄔波難陀曰：「此不善事，極受辛苦。」諸苾芻曰：「大德！何故見憂？」鄔波難陀曰：「我不憂仁，愍彼盜者為貪心故枉行劫奪，捨身之後，當墮地獄；設得為人，受貧窮報。諸具壽！如世尊說：『汝等苾芻，若人由行偷盜數習力故，命終之後當生地獄受諸苦惱，設得為人衣食闕乏。』緣此事故我出憂言。然諸具壽！徒勞艱苦縫此破衣，新好疊布何不見乞？」諸人報曰：「誰捨三寶勝妙福田，於我貧人輒肯相施？」報言：「具壽！世尊每於處處讚歎仁等少欲知足。有信心者皆樂供養，何不求乞？」答曰：「我欲何處求乞衣耶？」鄔波難陀曰：「若無乞處何不請覓勸化之人？彼能為汝易得衣服。」答曰：「何處得有眾所共識大德苾芻，捨自善品為我求覓？」鄔波難陀曰：「我等六眾苾芻各有九弟子，成六十人，共為汝等求覓衣物。汝若無違隨我意者，我等門人因此亦得多少衣服。」答曰：「共得衣服於我何違？」鄔波難陀曰：「我等豈能自行乞食復覓衣耶？若不辛苦得飽食者可為覓衣。」諸人報曰：「此亦善哉！」時鄔波難陀還至寺已，洗足而進既至房中思惟：「作何方便於此城中總能勸化，唯除給孤長者不入其舍？彼若見我常懷忿怒，我今宜可先往貧家、次行富舍，後往勝光王宅，及行雨夫人并勝鬘夫人，仙授長者、故舊居士、毘舍佉母、善生夫婦。」如是次第從彼乞求。

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家中設食，鄔波難陀見已生念，告諸弟子曰：「具壽！明日汝等設有寺眾差使作務皆不須受。」報言：「我之二師少有驅使。」既至明日令一弟子往喚四十眾苾芻：「仁等可來我為求衣。」使者到彼，見諸苾芻悉皆入定，使者便念：「誰能於此

作麁獷心，不觀後世觸誤定者令其驚覺？」即便還至鄔波難陀所，報言：「阿遮利耶！彼皆入定，誰能驚覺？」時鄔波難陀怒而告曰：「癡人無智，汝今作此至誠，豈即盡諸煩惱。」遂便自往至靜慮堂，以脚踏門堂皆振動，彼從定起，問言：「大德何意如此？」報言：「汝四十人欲求衣服，何故省事於此坐耶？來可共去。」彼便報曰：「且少時住，待嚼齒木。」鄔波難陀曰：「可來，半路當嚼。」四十苾芻即隨而去。鄔波難陀便與門人共為議曰：「諸具壽！我等六眾猶如白象，所至之處人皆競集。我等不應老少依次群眾而去，應可間雜前後別行。」即隨議前進，既行半路嚼齒木已，入室羅伐市中貧人行內叢聚而住。鋪主問曰：「聖者！今日有憂惱事耶？」報云：「我有憂事，汝等頗聞有四十眾苾芻，佛於處處讚歎稱揚少欲知足不？」報言：「我聞。」鄔波難陀曰：「此即其人，悉皆被賊劫奪衣服。」鋪人聞已各相告語：「諸君悉可持諸弓刀牌矟之類共執群賊。」六眾告曰：「被劫已久，賊散他方。」諸人告曰：「我欲何作？」六眾報曰：「可施與衣。」時彼諸人即便收斂新故疊衣持以相施。是時六眾束成大擔，令諸少年荷將歸寺。次至富人行中共聚而立，彼同前問，此如前答。諸人各各將貴價衣持以相施，彼復還令送歸寺內。次往勝光王所攢集而住，時王見問，答事同前。王便命彼毘盧宅迦曰：「汝今宜應總諸將帥可即急去擒彼賊軍。」六眾白言：「遭劫已久，賊散他邦。」王曰：「若爾，聖者欲何所作？」六眾報曰：「可施與衣。」時勝光王即便人別各與十三資具勝妙衣服，是時六眾即令弟子同前擔去。是時四十眾苾芻告鄔波難陀曰：「大德！計所得衣，我等周足，勿復更乞。」鄔波難陀報曰：「具壽！汝等皆是懶墮之人，豈不共我先有誠言：『若於仁等無有違者，我亦因斯為諸弟子覓少衣服。』何故自足更不肯求。」時諸苾芻聞皆默然。爾時六眾苾芻遂便將至行雨夫人、勝鬘夫人、仙授故舊、毘舍佉母、善生夫妻處，各各問答具如上述。時彼皆與十三資具上妙衣服，所得衣處皆令弟子擔向寺中。是時六眾報諸人曰：「世尊昨日與諸苾芻受他請食，若於食處少百人者，行便空缺為施主所怪，汝等當去滿彼食行，亦當為我送其鉢食。」

時彼六眾遣諸人已，自往寺中選取上衣置之一處，其故破者為四十分。時四十人赴請食已還來寺中，六眾食了告弟子曰：「汝可喚四十少欲人來。」彼皆來至，鄔波難陀曰：「具壽！我是汝等守衣人耶？宜各取衣。」彼見破衣共相瞻視，六眾告曰：「汝等何故兩兩相看。」彼便報曰：「何因皆與破碎衣物？」鄔波難陀曰：「此用重疊作僧伽胝，此縫作嗢多羅僧伽，及安呾婆娑僧脚崎等，足得充濟何所嫌耶？若意不滿相隨更乞。」答曰：「且得充足，更勿求

餘。」便各將此破碎之衣往蘭若中隨事縫補。於其城邑，眾皆普聞四十眾苾芻，王及諸人七處皆得十三資具。時有苾芻至蘭若中見諸苾芻，各自劬勞補破衣服，告言：「諸具壽！我所聞事與見不同。」林中苾芻問曰：「所言何義？」報曰：「我聞仁等七處皆得十三資具，何意今時還縫破物？」諸苾芻報曰：「仁但耳聞，我自肩負。」「若爾，何處得此破碎衣裳？」時諸苾芻具以緣報。苾芻聞已極生嫌賤，遂至住處白諸苾芻，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乃至問四十眾苾芻曰：「汝等實爾受他施物不知足耶？」「實爾。世尊！」爾時世尊種種呵責，不順正理心不調寂，讚歎稱揚順理調善，廣說乃至「為諸苾芻於毘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奪衣、失衣、燒衣、吹衣、漂衣，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彼多施衣，苾芻若須，應受上下二衣，若過受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言奪衣等文並如上。

應受上下二衣者，有二種上下衣：一、苾芻上下衣；二、俗人上下衣。苾芻上下者，若是新衣兩重作僧伽胝：竪三、橫五。若泥婆珊：竪二、橫五。俗人上下者，上衣長十二肘、闊三肘。下衣者，長七肘、闊二肘。

應受者，謂作心領受。

若過受者，謂過前數。

乞得衣時便犯捨墮，釋名捨悔廣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從他乞俗人上下衣時，依量而得。若更乞時得惡作罪，得便捨墮。若乞苾芻上下衣時，事亦同此。若從他乞俗人上下衣時，縱減俗量不應更乞，若有長不却還主。若從他乞苾芻上下衣時，若少不充苾芻衣量，應更從乞；若有長，應却還主。若俗衣少更乞、若苾芻衣有長不還，得罪輕重准事應識。若元心擬過乞者，乞時得惡作罪；得物，犯捨墮。犯捨墮已更得餘物，悉皆同犯，廣說如前。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知俗人共許與衣就乞學處第八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先有自妻復行邪行，其妻告曰：「仁者不應作此邪行之事。」其妻屢諫夫不隨語，婦起瞋嫌共餘男子亦為私合。其夫每以家物贈彼私婦，其妻亦以家物遺彼邪夫。夫婦兩人破散財物幾將略盡。長者稟性暴惡打其婢使，常與弊衣惡食，告言：「由汝散我家資。」婢曰：「我實久知破散所以。然而二俱家主不敢斥言。」時彼夫婦知婢譏刺，俱懷慚愧並默無言。時鄔波難陀知是事已，便往詣彼長者宅中，為彼夫

婦毀呰破戒讚歎持戒，告言：「善男子！善女人！如佛所說，邪行之人命終之後當墮地獄；若得為人，妻不貞謹、夫有邪念。若離邪行，命終之後得生天上；若生人趣，妻室貞良 、夫不邪念。」說伽他曰：

「由聽能知法，　聞法離眾過；
聞法捨惡友，　聞法得涅槃。」

時彼夫婦既聞法已俱捨邪行，時鄔波難陀復為夫婦廣述歸敬殊勝功德，報言：「汝等二人更應善聽！如佛所說：

「『若歸佛陀者，　不墮於惡趣，
捨離於人身，　當得生天上。
若歸達摩者，　不墮於惡趣，
捨離於人身，　當得生天上。
若歸僧伽者，　不墮於惡趣，
捨離於人身，　當得生天上。』」

時彼二人聞法歡喜深生淨信，即便歸依三寶。復為讚歎五戒功德：「汝等善聽：如佛說有五種大施。何謂為五？若離殺生、偷盜、欲邪行、妄語、飲酒，是為五種大施。何故離此五事名為大施？由離五故得無所畏、無諸怨結，妻室貞良 、言則信受、常不驕逸。由此五故感無量樂常處人天，故名大施。」時彼二人聞此法已，倍生深信受五學處。鄔波難陀令彼二人住歸戒已捨之而去。
時彼長者，復於他日更以苦楚而打其婢，妻曰：「仁者！我先未識業果之時常行苦楚。今由聖者鄔波難陀善知識故，令我識業異熟，不應更行苦楚。然諸世人自受業報，貴賤無恒誰是奴婢？從今已往勿行杖木。」夫言：「賢首！善哉此說。」命其婢曰：「小女！汝可澡浴賜以新衣。」告曰：「應勤家業施汝無畏。」婢作是念：「此二家長先皆不仁，好行楚罰苦虐於我，弊衣惡食尚不充軀，今者恩慈事同父母。」復更思念：「自從聖者鄔波難陀入此舍後，仁心撫育更不打我，我今欲將何物報聖者恩。若於家中偷竊少物將報恩者，家主若知同前苦楚，既無得處但懷愧心。」後於異時鄔波難陀來為夫婦說法而去，時長者婦告其夫曰：「仁豈不知聖者鄔波難陀是我等善友，令捨惡業住善品中，歸敬三尊受五學處，復能時時以法相授。我等宜應奉施多少。」長者問曰：「欲作何事？」妻曰：「施一白疊帔。」其婢聞之便作是念：「我以此言持報聖者！」時鄔波難陀旦入城中，次第乞食至長者家，婢見禮足，告

言：「聖者！我有善言欲以相報。」問言：「何事？」婢曰：「我家長者及以夫人，欲將上衣持奉大德！」鄔波難陀聞已生念：「世間所有貪餮之人我當一數，今聞獲利實稱本心。然此婢子雖有此言我更窮詰。」便帶瞋色報言：「小女！汝以何緣輒弄於我？」報言：「聖者！豈敢相弄。」鄔波難陀報言：「小女！若言實者，家長設瞋我勸容恕。若其虛者，多與汝杖還同昔日。」報言：「聖者！何事須疑？但入宅中自當知矣。」時鄔波難陀即入其舍。彼二夫妻見唱善來，敷座令坐，既禮足已，便取卑座跪而聽法。為說法已，告言：「長者，許與大疊我今欲見。」時彼夫妻互相瞻視，鄔波難陀見而問曰：「何故仁等更互相看？」彼二答曰：「聖者！此是我等私屏之言，誰當告知？豈復聖者了他心耶？」鄔波難陀曰：「我從少來持鉢乞食齒落髮白，於斯少事汝不信耶？」時彼長者便授與衣。鄔波難陀受其衣已周遍觀察，即便翻手面帶憂相。長者問曰：「聖者！何意如此？」報言：「長者！汝有捨福無受用福，唯堪拂履或用簾窓，置在桁竿自然破壞。」長者問曰：「欲何所為？」報曰：「更求好者施我作衣。」答言：「聖者！更無可得。」報言：「可買與我。」答曰：「我無價直。」報曰：「且為賒買後當還價。」是時長者復看妻面，妻曰：「聖者鄔波難陀於我等處誠有大恩，可為買衣遂所希望。」時彼長者即將鄔波難陀往至市中詣一鋪所，鄔波難陀便作是念：「我令鋪主發動高心出上衣服。」報長者曰：「略觀此鋪多是貧人，寧容得有上好白疊？應向餘處別可求之。」是時鋪主聞此語已，便起高心出好上疊，報言：「聖者！何故相輕？試看此疊。」鄔波難陀曰：「實誠好物，其價如何？」商人報曰：「直五十迦利沙波拏。」鄔波難陀曰：「三十當取。」商人曰：「誰當還價？」報言：「長者相還。」問長者曰：「何時當與？」長者言：「某時當與。」商人曰：「善！隨意將去。」長者即便付與鄔波難陀。時鄔波難陀報言：「長者無病長壽，今所施物是心瓔珞是心資助，定慧莊嚴得人天道。」乃至廣說。鄔波難陀便持此疊往逝多林。

長者家貧，不能依時還其疊價，商人遂立長者於赫日中不聽其去。有知識見問言：「何意住立日中？為有瘧病為服酥耶？」報言：「我非瘧病亦不服酥，債久不還被立於此。」問言：「何時負債？豈汝祖父負他債耶？」報言：「由我於釋迦子生敬信心，以衣見施嫌惡不受，令買好者置此艱辛。」時彼知友聞此事已便起譏嫌：「沙門釋子貪求無厭。」諸苾芻聞已具以其事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廣說乃至佛告鄔波難陀曰：「汝實作如是不端嚴事，隨他所施無知足心，更求好物令彼辛苦？」白言：「實爾。」

世尊如前種種呵責，告諸苾芻：「我今為諸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非親居士居士婦，共辦衣價當買如是清淨衣與某甲苾芻，及時應用。此苾芻先不受請，因他告知，便詣彼家作如是語：『善哉！仁者為我所辦衣價，可買如是清淨衣，及時與我，為好故。』若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者，謂鄔波難陀。親非親等，義如上說。
言衣價者，謂金銀、貝齒等。
辦者，貯畜也。
如是衣者，謂七種，如上。
買者、謂從他買。
言清淨者，謂得如是堪受用衣。
與者，謂施衣時。
某甲者，謂鄔波難陀。
不受請者，先未言許。
因他告知等者，見他陳說往彼求衣，強索其價為好故。若得衣時便犯捨墮。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事有三種：謂價、色、量。云何為價？若苾芻從非親人得五迦利沙波拏直衣，受時無犯；不受此衣更過索者，索時犯惡作、得時犯捨墮。如是乃至五十迦利沙波拏等，隨覓隨得輕重准上應知，是謂為價。云何為色？苾芻得青色衣受時無犯，不受此衣更過索者，索時得惡作、得時犯捨墮。如青既爾，乃至餘色准此應知，是謂為色。
云何為量？若苾芻得五肘衣時受取無犯，不受此衣更過索者，同前得罪。如是乃至多肘，罪之輕重事並同前，是謂為量。此泥薩祇衣捨衣方法事亦同前。無犯者，若乞縷縩便得小片、若乞小片他與大衣，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知俗人別許與衣就乞學處第九

佛在逝多林。時鄔波難陀苾芻起犯因緣，長者及婦各與外人私通，因為說法捨惡修善，事並同前。但以二人各辦衣價為異，令彼二價共為一衣，致使長者受大辛苦。苾芻以緣白佛，乃至「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非親居士居士婦，各為苾芻辦衣價，買如是清淨衣與某甲苾芻。此苾芻先不受請，因他告知，便詣彼家作如是語：『善哉！仁者可共買如是清淨衣，及時與我，為好故。』若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此中犯相三種不同，並如前說。

過限索衣學處第十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鄔波難陀作如是念：「我等所有經求之處，皆由給孤獨長者啟請世尊制其學處。我等假欲乞求狹小布巾尚無由得，況寬大耶？然我昔時共行雨婆羅門同一學堂從師受業，我宜往見，或容與我多少衣物。」便就彼宅，門人止之：「聖者勿進。」報言：「賢首！世尊制我五處不行，唱令家、婬女家、酒家、王家、屠膾家，此家豈是五處耶？」門人報曰：「聖者！何須多作譏罵？斯非唱令婬女等家，然是婆羅門行雨之宅。」報守門人曰：「男子！汝宜入舍報婆羅門云：『大德鄔波難陀今在門外須欲相見。』」門人曰：「觀斯意氣似從勝光王斷事處來。」報曰：「癡人！為報者善；若更遲延，必當令汝招大杖罰。」門人自念：「看此形勢全無怖懼，不同餘者必有所由，當為報知勿受其辱。」即便入報：「大德鄔波難陀今在門外云須相見。」婆羅門曰：「喚大德入，誰復相遮？」門人聞已便作是念：「由此緣故豪望沙門全無怖意。」即便喚入。婆羅門見，遙唱善來敷座令坐，既坐定已發美妙音，讚歎施門殊勝功德。若鄔波難陀發喜悅心讚布施者，諸有信心婆羅門等聽法之時作如是念：「善哉妙法！我等宜應割肉持施。」時婆羅門聞法歡喜作如是語：「大德坐夏了日我當奉施六十金錢。」鄔波難陀曰：「賢首！無病長壽。」即為呪願：「今所施物是心瓔珞，乃至安隱涅槃。」即辭而去。

時有二苾芻從室羅伐至王舍城，為禮佛故詣竹林中。是時世尊命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宜往告諸苾芻：『如來欲往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若有情願隨從行者可料理衣服。』」時阿難陀受教而去，告諸苾芻宣世尊教。時二新來苾芻聞是語已憂心而住。鄔波難陀問曰：「汝二少年何意懷憂？」彼二答曰：「具壽阿難陀告諸苾芻：『如來欲往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若願去者當料理衣服。』大德！我適來至猶未解息，如何更往室羅伐城。」時鄔波難陀聞已憂惱作如是念：「我經多時纔蒙少施，寧知更有障礙事生。」至明旦已即便往詣婆羅門家，到已就座而坐作憂悒聲說施功德。時婆羅門問言：「大德！前來說法美妙音聲，今者似帶憂色其聲卑下，願聞其故。」鄔波難陀曰：「賢首！我經多時纔得相見，今時不久即欲別離。」作是語已懷憂而住，世有言曰：

「摩揭陀人聞聲解，　憍薩羅國覩形知；
半字便了五王城，　待言方解餘邊國。」

時行雨婆羅門聞鄔波難陀所說便作是念：「此不為我離別生憂，但為六十金錢而起愁惱。」報言：「大德！隨仁何處作安居了，我當奉送六十金錢。」鄔波難陀曰：「賢首！無病長壽。善哉！施心始終堅固，所為福利當招勝果。」即辭而去。

爾時世尊大眾圍繞如餘廣說，至憍薩羅往室羅伐住逝多林。時有商客從此城出，將諸貨物詣王舍城。然王舍城古昔常法，若於他處有大商旅至其國者，王自看稅或令行雨大臣。是時行雨看稅其物，報商客曰：「汝若還歸室羅伐者當報我知。」答言：「爾。」商人交易既了詣大臣所，報言：「我欲歸國。」即便付與六十金錢，告言：「此物汝可將與大德鄔波難陀。」彼受物已作如是念：「若與行雨大臣先相識者，彼定必是眾所知識大德苾芻，我當於彼少為利潤令彼生喜，可買細疊將向彼城。」往竹林中問苾芻曰：「何者疊衣堪苾芻著？」苾芻報曰：「賢首！汝今豈欲施僧衣耶？」報言：「我無暇施，然行雨大臣附我六十金錢與大德鄔波難陀，我今欲以金錢買疊將去望稱彼心。」諸苾芻曰：「汝今定當輸其白疊并索金錢。」商人念曰：「今此苾芻或與彼讎隙。」即便更詣餘苾芻處具述前事，苾芻報曰：「汝若不印金錢而將去者，彼定索利。」商人便念：「彼此語同，事須防慮。」往大臣所令其印署，大臣曰：「我今信汝豈勞須印。」商人曰：「雖相委信，商人之法事須詳審。」于時大臣便為印署。商人持往室羅伐城至逝多林，問苾芻曰：「聖者！鄔波難陀房在何處？」時諸苾芻示其住處。彼往不見，問苾芻曰：「大德鄔波難陀今向何處？」報言：「暫向寺外閑靜之處。」商人報曰：「此之金錢是王舍大臣行雨所寄，可為領取，彼來當與。」苾芻報曰：「賢首！汝頗曾見炬火發焰以頭觸之。」商人即念：「此必與彼先有讎隙。」即詣餘苾芻處白言：「大德！此之金錢是王舍大臣行雨所寄，與鄔波難陀。可為受取，彼來當付。」諸苾芻曰：「若其不印而將來者，彼必定當從汝索利，誰能為彼輒受此物？汝自面付。」商人念曰：「所言相似，此定是難。我在家中待彼苾芻，自解應答。」報苾芻曰：「若鄔波難陀還至此者，可為報知我在某處，必須物者可來取之。」言已捨去。

鄔波難陀後來寺內，苾芻告曰：「大德鄔波難陀！善哉！世尊有如是說：『若具戒行意清淨者，隨心所願皆得成就。』仁者今日息意林中，即便獲得六十金錢遠來供養。」鄔波難陀告言：「具壽！何處得有施主，佛及大眾千二百五十各與六十金錢？」苾芻報曰：「唯仁獨得，不遍眾僧。」鄔波難陀曰：「誰能惠我六十金錢？」報曰：「是王舍城行雨大臣寄來奉施。」報曰：「彼是我舊知識，

先已有心與我此物。誰為受之好觀察不？勿被揩損及以破落，是私鑄物不堪受用。」報言：「無人為受。」鄔波難陀曰：「我比住在惡友之中，誰肯為受？」作是語時，餘人報曰：「大德何事憂惱？商人留語：『我住某處，若須者可來取之。』」

時鄔波難陀聞是語已，即取僧伽胝疾行而去往彼家中。時彼商人遙見急步即自念言：「看此形勢定是豪族沙門。」問言：「仁是鄔波難陀？」答言：「是。」即便取錢，報言：「此是大臣行雨所寄，可領取之。」即為廣作呪願。商人曰：「此非我財勿為我呪，願應可為彼行雨大臣。」鄔波難陀曰：「損汝何事？汝亦於我大有功勞，遠從他方持物來至。借一小兒持錢將去，到市店所即遣歸來。」「聖者！我無小兒。」報言：「癡人！遠自王舍尚為持來，跬步之間不肯送去。」即命小兒令送錢去，語小兒曰：「當隨後去不得餘行。若其與汝餅果之直必不應取。」是時小兒持錢隨去至一店上，報言：「聖者！此處安錢。」鄔波難陀便作是念：「彼興生人教此童子不令隨我。」即報鋪主曰：「賢首！此之金錢且為收舉。」報言：「聖者！我有家長。」鄔波難陀曰：「願汝常不自由。」復更向一賣香童子處，告言：「賢首！暫寄此錢。」報言：「我之尊人出外不在。」鄔波難陀曰：「願汝家長更勿重來。」復更詣一賣香童子創發信心，報曰：「賢首！暫寄此錢。」報言：「我有大人不敢受寄。」鄔波難陀曰：「我言謂汝少有信心，寧知更是信心羅剎。若汝元無少許信者，捉苾芻足倒曳門外。」彼遂無語，報言：「聖者！可安此處。」鄔波難陀遂便歸寺。

時諸商人先有制令，若至日出不普集者罰金錢六十文。母告童子曰：「汝當早去勿令他罰。」時鄔波難陀夜便生念起追悔心：「賣香童子初發信心，或容於我諱所寄物。」既至天曉，將一小兒往彼店所。時彼店主閉門欲出，鄔波難陀報言：「賢首！還我金錢。」答言：「聖者！此處商人先有制令，若至日出方來集者罰金錢六十文。少時且住，赴集方還。」鄔波難陀曰：「癡人！我非汝僕使，自取已錢誰能脚疼於此久立？若不還我而便去者，違勝光王教更當罰汝六十金錢。」彼聞是語即便瞋罵，捉其錢裹擲之於地，泥印便破。鄔波難陀曰：「汝當且住我試解看，不揩缺不？非私鑄不？」鋪主報曰：「仁豈撿看而付於我。」鄔波難陀曰：「雖我不看，何故印破？」時彼鋪主銜恨而默。既至天曉集期便過，時諸商人來就家中，將彼六十金錢物去。其母報曰：「汝作何事違他眾制罰汝六十金錢？」子報母曰：「由與釋子共為親友，初發信芽即令摧折。」便起嫌罵。苾芻聞已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乃至廣說。問鄔波難陀曰：「汝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實爾。大德！」佛以種種呵責，乃至「我今為諸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應

如是說：若復苾芻，若王、若大臣、婆羅門居士等，遣使為苾芻送衣價。彼使持衣價至苾芻所白言：『大德！此物是某甲王、大臣、婆羅門居士等遣我送來。大德哀愍為受是。』苾芻語彼使言：『仁者，此衣價我不應受，若得順時清淨衣應受。』彼使白言：『大德！有執事人不？』苾芻言：『有！若僧淨人、若鄔波索迦，此是苾芻執事人。』彼使往執事人所，與衣價已語言：『汝可以此衣價買順時清淨衣，與某甲苾芻令其披服。』彼使善教執事人已，還至苾芻所白言：『大德！所示執事人我已與衣價，得清淨衣應受。』苾芻須衣應往執事人所，若二、若三令彼憶念，告言：『我須衣。』若得者善；若不得者，乃至四、五、六返，往彼默然隨處而住。若四、五、六返得衣者善；若不得衣，過是求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若竟不得衣，是苾芻應隨彼送衣價處，若自往、若遣可信人，往報言：『仁為某甲苾芻送衣價，彼苾芻竟不得衣，仁應知勿令失，此是時。』」

言苾芻者，謂鄔波難陀。

王者，若男、若女、或復餘人，以王法灌頂者悉名為王。

大臣者，執王政事相依而立。

婆羅門者，貴種多聞。

居士者，謂在家富贍。

等者，諸餘雜類。

遣使者，謂女、男、黃門。

送衣價者，謂金銀錢等。

彼使持衣價等者，謂持衣價到苾芻所白言。

大德者，謂命前人。

此物是某甲等者，謂述來處願為納受。

是苾芻等者，報不應受。

順時清淨者，謂稱理而得。

彼使語苾芻等者，謂問執事人。

苾芻言有者，指其人。

若僧淨人者，謂大眾淨人。

若鄔波索迦者，謂歸依三寶、受五學處。

彼使等者，明使意也。

買者，或買、或織。

與某甲苾芻者，指所與人。

言清淨者，謂堪受用。

善教已者，謂善教示。

具報苾芻若二若、三等者，出言往返數令彼憶念。

得者善者，謂稱求心。

若不得者乃至四、五、六返默然隨處而住者，出默住數。言隨處者，有四處：一、敝處；二、舍處；三、田處；四、店處。敝謂作瓦器等、或剃髮處。舍謂居宅。田謂稻、蔗等田。店謂賣貨處。
有六詰問，見彼六言隨事應詰。云何為六？若彼問云：「仁今何緣得至？」苾芻答云：「為彼事來。」若云：「仁極善來，此處應坐。」答云：「為彼事來。」若云：「食飯。」答云：「為彼事來。」若云：「噉餅。」答云：「為彼事來。」若云：「飲水。」答云：「為彼事來。」若於此六種隨一事中，見他語時尋聲即報，不徐緩答，令彼前人不暇作餘言者，是則不名圓滿善好。六種詰問若隨一事中，見他語時尋聲未道，徐徐緩答令彼前人得有容暇作餘語者，是則名為圓滿善好。六種詰問若作如是求時，得衣者善；若不得衣，過是求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過者，謂過三語、六默而更往求得也。
若竟不得衣，從衣來處，或自去、或遣可信人去。言可信者，謂弟子門人是可委信。報彼令知，遣其收取勿使虛失，此是還報法式。
若苾芻遣使報已，彼執事人來至苾芻所作如是語：「聖者！可受此衣價。」苾芻應報彼曰：「此之衣價我已捨訖，汝當還彼送衣來處。」如是報者善，若取衣者犯捨墮。
若執事人作如是語：「聖者！仁可受此衣價，彼之施主我共平章令其心喜。」若如是者取衣無犯。苾芻若不作如是次第受衣者，皆犯捨墮。既犯罪已捨悔之法，廣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人為施主、人為使者、人為給事，如法得衣者無犯，異斯捨墮。若人為施主、人為使者、非人為給事，如法得衣者無犯，異斯惡作。若人為施主、非人為使者、非人為給事，同前惡作。若人為施主、非人為使者、人為給事，同前捨墮。若非人為施主、非人為使者、非人為給事，同前惡作。若非人為施主、非人為使者、人為給事，同前捨墮。若非人為施主、人為使者、人為給事，同前捨墮。若非人為施主、人為使者、非人為給事，同前惡作。若苾芻從非人乞衣價時，得惡作罪；得，便捨墮。從龍乞衣價時，得惡作罪；得，便捨墮。若苾芻遣使往，或以書印乞時，惡作；得，便捨墮。又無犯者，廣說如前。

用野蠶絲作敷具學處第十一

攝頌曰：

高世耶純黑，　分六尼師但，
擔毛浣金銀，　納質并買賣。

佛在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作新野蠶絲臥具，若自作、若教人作，此物難得復是貴價。時諸苾芻為營造故多諸事業，妨廢正修讀誦作意，數數從彼婆羅門居士等乞野蠶絲。諸外道輩見而嫌賤作如是語：「諸人當知，此沙門釋子是殺生者，不捨害業，自作、使人用新野蠶絲作臥具，若用此者殺多有情。如何以好衣食施彼禿人斷物命者？」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問諸苾芻曰：「汝等實用新野蠶絲作臥具耶？」「實爾。世尊！」佛言：「汝等難滿難養，不順少欲知足之行。」種種呵責，讚歎杜多功德少欲知足，乃至「我今為諸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用新高世耶絲綿作敷具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

新有二種：一者新作，二者新得。此中新者，謂新作也。

高世耶作敷具者，有其二種：一者貯褥，二者衽成。此敷具言二種皆取作者，謂自作、教人，得捨墮罪，捨悔等法廣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料理高世耶時，若於一繭、若於小團、若於大聚，或披、或擘、或以弓彈而作敷具，作時得惡作；竟時得捨墮。若苾芻乞高世耶時及料理時，皆惡作；成犯捨墮。若得先已成或舊用物，或是舊物更新料理而受用者，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一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用純黑羊毛作敷具學處第十二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用純黑羊毛，自作敷具或復使人，由其難得復是貴價。時諸苾芻為營造故多諸事業，妨廢正修讀誦作意，數數從他婆羅門居士等乞黑羊毛。時諸少欲苾芻共生嫌賤，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廣說如前乃至「為諸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用純黑羊毛作新敷具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純黑者，有四種黑：一、性黑色，二、性青色，三、泥色，四、牦色。
羊毛者，非餘毛也。
新者，有二種新：謂新作、新得，此中意取新作。
作者，謂自作、使人作。
敷具者，有二種：謂貯褥及衽成，此中意取衽成。
得捨墮罪者，捨悔等法廣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料理羊毛時，若於一片、若於小團、若於大聚，或披、或擘、或以弓彈而作敷具，作時惡作罪；竟時，得捨墮。若得先已成者、或舊用物、或是舊物更新料理者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過分數作敷具學處第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制諸苾芻不得用純黑羊毛作新敷具，時諸苾芻用四分黑毛，隨著少許餘色雜毛作新敷具。少欲苾芻便共譏嫌，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問答訶責廣如前說。「我今為諸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新羊毛敷具，應用二分純黑、第三分白、第四分麁。若苾芻不用二分純黑、第三分白、第四分麁作新敷具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義如上。
新有二種，敷具有二種，乃至此中意取衽成，並如上說。
言純黑者，有四種黑，已如上說。
言白者，謂脇傍脊上及項邊毛。
麁者，謂頭、足、腹毛。

言二分等者，出其數量。且如欲作十斤毛褥，五斤純黑、二斤半白、二斤半麁，自餘增減准此應知。黑中分兩故成四分。若異此者，於後二中或減半兩或用純黑，作時得惡作；成便得捨墮。若不為已、或得先成、或黑者易得餘者難求，兩數增減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作減六年敷具學處第十四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多畜敷具，共相謂曰：「大德！此褥太長。」即便棄却更作餘者。此褥太短、此太小、此太寬、此總破碎不堪料理，並棄故造新。彼由作褥事務繁重，生過同前。諸少欲者共生嫌賤，具以上事而白世尊。世尊集眾問答呵責廣說如前，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新敷具，縱心不樂應六年持，若減六年不捨故更作新者，泥薩祇波逸底迦。」此是世尊初為制其學處。
佛在曠野林住處，是時嚴風勁急苾芻患寒，知事諸人所有臥具皆六年持。由制戒故不敢造新，由忍寒故所有營作悉皆停息。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知事苾芻營作停息？」阿難陀白佛言：「由佛為諸苾芻制其學處，不滿六年不得更作新敷具，時營作苾芻敷具久冷不堪寒苦，為此營功並皆停息。」佛告阿難陀：「凡諸知事營作苾芻畜其敷具，雖未滿六年不免寒者，彼苾芻應從僧伽乞六年內更作敷具。應如是乞。如常集僧已，其知事苾芻往至眾中，禮僧足已在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我某甲營作苾芻，於六年中不應更作敷具。我苾芻某甲，於六年內欲從僧伽乞作新敷具，願大德僧伽與我苾芻某甲於六年內更作新敷具。是能愍者願慈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
「若其僧伽體知彼人是可信者，即與其法；或令持舊敷具來至僧中，若太長者即應截却，若太短者以毛添之，太寬太狹准事料理，若有破處應將毛補，若皆破碎不堪修補者，僧伽應與其法。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廣如百一羯磨中說)。若知事苾芻，僧伽與法，於六年內隨意當作，勿致疑惑。」爾時世尊讚歎持戒恭敬戒者，隨順說法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新敷具，縱心不樂應六年持。若減六年不捨故更作新者，除得眾法，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義如上。
新者，有二種，廣說如前。乃至此取衬成。
雖情不樂應六年持者，要須滿六年持；若年不滿，或捨不捨更作新者得捨墮罪。捨悔等法事並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此年中作新敷具，即於此歲更復造餘，造第二時得惡作罪，成犯捨墮；初造者無犯。雖非同年，於第二歲更作餘褥，如是三、四乃至五年更造新者，得罪同前；其最初褥無犯。若苾芻先有敷具，即於此年更造餘者，當年若了，得捨墮罪；若當年不了乃至五年方始了者，得捨墮罪。若苾芻於此年中造新敷具，未了更復造餘，若俱了時云：「我持前捨棄於後，或可持後捨棄於前。」後犯捨墮；先造者無犯。若初作未了，於第二年乃至三、四、五年，若俱了時云：「我持前，我當捨後。」廣如上說。

若苾芻已造一褥，即於此年更造一褥未了便休，於第二年復更造一亦未了休，第三、第四、第五年亦如是，其未了者得五惡作罪；初作者無犯。若苾芻已造一褥，即於其年更不造褥，乃至第五年亦不作褥，然至六年方更造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作新敷具不為壞色學處第十五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得無上智已，於其四方有大名稱，皆聞中國有佛出世。時北方商人聞佛出世，若有人能興供養者，得大果報得大利益，名稱遠聞資財巨富。聞斯事已作如是念：「我今宜應持諸貨物往室羅伐城，一、得求利潤；二、得禮覲世尊。」作是念已，便與五百商人將北方貨物往趣中國。時諸商人至室羅伐，安貨物已即便往詣給孤獨長者所作如是言：「長者當知！我等今欲禮覲世尊。」長者答曰：「善哉！善哉！能生妙意。如來、應、正遍知是應禮敬，實難會遇時乃一現，如烏曇跋羅華。」作是語已，長者即便將彼五百商人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即為長者及五百商人宣說法要，示教利喜令信樂已默然而住。時諸商人聞法歡喜禮佛而退，即便往詣耆宿苾芻而申禮敬，復欲遍觀房舍及大眾苾芻。時給孤獨長者將諸商人周遍觀看，時彼商人見諸苾芻於床褥上尼師但那中間穿破，問長者曰：「何意諸大耆宿苾芻尼師但那中間穿破？」長者報曰：「諸尊宿苾芻夜多端坐乃至天明，由此因緣並多穿壞。」時諸商客極生敬重，便將五百妙疊奉施眾僧。時諸苾芻既得疊已作新尼師但那，所有故者近一舊房，安在露地總為一聚。

爾時有一長者，請佛及僧就家設供。時諸苾芻時至皆去，唯佛世尊獨留在寺令人取食。然佛世尊有五因緣不赴請處。云何為五？一、為宴默而居；二、為諸天說法；三、為觀察病者；四、為看諸臥具；五、為苾芻制其學處。此中世尊意欲看其臥具，并欲為諸苾芻

制其學處不赴請家。爾時世尊，苾芻出後未久之頃，便持戶鑰隨處經行周遍觀察，詣一舊房，見諸苾芻以故尼師但那聚之一處，糞掃和雜狼籍在地。世尊見已作如是念：「諸有施主深心信敬，如己血肉割以相供修諸福業。然諸苾芻捨故敷具非量受用，無愛護心隨處棄擲。」爾時世尊取故敷具，翻轉抖擻安在架上，便於房外洗手濯足房中端坐。時取食苾芻持食來至往世尊所，世尊法爾共取食苾芻歡喜言問：「諸苾芻眾飲食好不得飽滿不？」取食苾芻白言：「世尊！大眾皆得飲食飽滿。」世尊食已洗手濯足，還入房中寂默而住。世尊晡時從定起已，往大眾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汝等去後未久之頃，我持戶鑰隨處經行周遍觀察，詣一舊房，見諸苾芻以故尼師但那聚之一處，糞掃和雜狼籍在地。我時見已作如是念：『諸有施主深心淨信，如己血肉割以相供修諸福業。然汝苾芻於故敷具非量受用，無愛護心隨處棄擲。』此非善事。汝諸苾芻！若於他信心施物，稱量愛護順時知足而受用者，斯曰善哉！」爾時世尊讚歎愛護順時知足受用信施已，告諸苾芻：「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新尼師但那，應取故者堅處縱廣佛一張手帖新者上，為壞色故。若苾芻作新尼師但那，不以故者帖新者上，為壞色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義如上。

新有二種：一、謂新作，二、謂新得。此中意取新作。

尼師但那者，謂是敷具。

作者，謂自作或使他。

言故尼師但那一邊者，謂於舊尼師但那割取一邊堅好之處。

佛一張手者，謂大師也，其一張手當中人一肘半。

帖新者上者，謂刺在新者上。

為壞色故者，為欲令其得堅牢故。

若不帖者得泥薩祇波逸底迦，其捨悔法式並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以故尼師但那，如佛一張手帖著之時，若減一指半指者，亦得泥薩祇波逸底迦。無犯者，若以故者遍覆新者，或總破碎不堪補帖新尼師但那者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自擔負羊毛學處第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眾苾芻共相議曰：「難陀、鄔波難陀彼諸黑鉢者，以獼猴脂用塗其足，凡欲去時得將行利養，遠行初至復得供給，多人愛敬眾所識知。然而我等喻若井蛙，曾不遊

行欲何所獲？我等亦可四出遊行。」餘伴問曰：「當何所之？」鄔波難陀曰：「我今暫出求覓商旅。」復作是念：「我等眾徒若俱去者，我之所有門徒眷屬施食之家，悉被諸餘黑鉢侵奪。宜留一人，餘隨意去。」復共籌議：「誰當住此？大德鄔陀夷令其看守，所得之利迴還共分。」鄔陀夷答曰：「我住於此。」自餘五人出求商旅，見有多人向泥波羅國，苾芻問曰：「仁等何之？」答言：「我等欲向泥波羅國。」苾芻曰：「我等亦欲隨行。」商客曰：「聖者！泥波羅國地多磽确如駱駝脊，仁等未必樂住於彼。」苾芻曰：「我且共去試觀彼土。」「聖者！若如是者可共隨行。」即與商人隨路而去。時彼苾芻既至彼國皆無愛樂，便於他日往至鄽中問諸商客：「君等何時欲歸本國？」商人曰：「豈復聖者情不樂耶？」苾芻曰：「我初來到即於是日情無歡愛。」報言：「聖者！我等貨物尚未交易不及言歸，我有親知欲還中國，當為囑彼可共同行。」苾芻答言：「斯成善事！」然泥波羅國有兩種賤貨，謂羊毛、雄黃。時諸商客多買羊毛車載而去。諸苾芻眾亦與同行，然六眾苾芻性畏塵坌，或在前去、或在後行。時六眾苾芻徐行在後，於商旅內有一毛車忽然軸折，時諸商人共相議曰：「我等今時若料理軸者，其聲遠聞必有賊至，先當殺我後將財物。我等宜應持其精貨棄載而行。」作是議時六眾便至，問言：「仁等何意懷憂不進而住？」報言：「聖者！我車軸折。」具以前事而並告知。六眾問曰：「豈可棄羊毛耶？」報言：「棄去。」六眾報曰：「若其君等見容許者，我為作帽、或作靴氈、或作立幡，我當隨力盡持少多。」商人報曰：「隨意皆取，於我無用。」時難陀、鄔波難陀共相議曰：「今者豐饒糞掃之物。」時彼五人所有衣鉢令一人負，其餘四人接草為索，束為四擔隨路持行。時諸商人見而報曰：「聖者！我欲雇人來取其毛，今時聖者並悉將至，我欲酬價還取其毛。」苾芻報曰：「汝無識物，我等豈是客作人耶？汝若如是我當棄却。」商人報曰：「我等戲言，幸無見責，可持而去。」時商旅內有外道同行，調六眾曰：「此之重擔何處當解、得幾利潤？」六眾聞已忿而報曰：「破汝腹內，踏汝頭上，我擔方解，兼收其利。」彼便緘口默而無對。六眾議曰：「我等若在商侶中行多招譏調，我等應可在前而去。」至一聚落處多賊盜，彼之村隅令人遠望，遙見六眾擔來普相告曰：「仁等當知有象軍至。」諸人見已咸皆驚怖，棄其家宅走入林中，留諸強壯防守村邑，共相告曰：「彼非象軍，是駱駝也。」又曰：「彼非駱駝，應是牛駄。」又云：「彼非牛駄，是人擔物。」既近村已知是苾芻，告言：「聖者！奇特大擔，有異常人，能使村坊並皆走散。」六眾報曰：「汝無識者，見有擔來怖云是賊，賊若知者當來劫掠，汝鎮驚走所有家業並悉持將。」彼聞默

爾。于時六眾見是事已，便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我等若隨路行多招譏調，可於荒野望直而行。」即便棄道而去。
時稅關人隨處看守，既見擔至而告之曰：「君等商人屢為偷稅，不輸稅直竊路而行。」六眾報曰：「無智者，汝將我是偷稅商人？」問云：「仁等是何？」答云：「我是六眾苾芻。」彼即報云：「聖者隨去。」復相議曰：「我等若至逝多門者，諸黑鉢類共調弄我，宜取小門持擔而入。」既入小門，有摩訶羅見而問曰：「汝客擔人何因破籬而入寺內？」報言：「老叟！汝將我是客擔人耶？」問言：「仁等是何？」答云：「我是苾芻。」問云：「聖者！是六眾耶？」報言：「我是。」即云：「善來！善來！大德！」時彼既入，以諸毛擔總置寺中，悉積如山，見者稱異，問言：「具壽！仁等能持如斯重擔，豈不畏彼世俗譏嫌。」即便報曰：「我口豈唯噉食，有調弄者三倍弄之。」時少欲苾芻共生譏議作如是語：「云何苾芻持是重擔，所應恥事更以為能而起高慢？」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爾時集苾芻眾，廣說如前，「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行路中，得羊毛欲須應取。若無人持，得自持至三踰繕那，若過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者，謂是六眾，若更有如是流類。
行路者，謂在道中。
得羊毛者，謂是他物。
欲須者，謂有所作。
應取者，謂隨意持取。
至三踰繕那者，指其里數，謂無別人，過此持去者犯捨墮。捨墮之法廣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謂七極微成一微塵，此七成銅塵，此七成水塵，此七成兔毛塵，此七成羊毛塵，此七成牛毛塵，此七成隙遊塵，此七成蟣，此七成虱，此七成穬麥，此七成一指，二十四指成一肘，三肘半成一人，四肘成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踰繕那。若有七村，一一村間有一拘盧舍，持毛去時行至半路，皆得惡作罪；若至村時皆得捨墮罪。若從村處往曠野時，半半拘盧舍得惡作罪；滿滿拘盧舍得捨墮罪。若在曠野處齊三踰繕那無犯；過此犯捨墮。若為作帽及作布羅，或立幡等密而持去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使非親尼治羊毛學處第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眾苾芻共相告曰：「我今宜可分所持毛。」難陀問曰：「可為幾分？其大德鄔陀夷留住於此亦與分不？」時鄔陀夷聞斯語已便作是念：「我之徒侶多獲利養，作何方便得彼分耶？」問言：「仁等何所籌量？其所得者各還自入，仁得仁分，我得我分。」鄔波難陀聞斯說已作如是念：「世尊法主今住於此，諸來利養必是多得。」為此鄔陀夷作如是語：「我等昔來常是六眾，豈可今日為五眾耶？應為六分平等與之。」難陀曰：「誰作分者？」闡陀報曰：「大德鄔陀夷久息於此，宜可令彼為我分張。」眾皆稱善。時鄔陀夷總為六分，便將己物安自房中，阿說迦曰：「大德鄔陀夷！此所得物將來共分。」鄔陀夷曰：「具壽！從汝等去來，二十貝齒亦不曾得，若不信者大眾現在及同梵行者何不問之？」補榇伐素曰：「豈知鄔陀夷欺弄我等？」鄔陀夷曰：「若得多物不共分者斯為欺弄，我少貝齒尚不曾得，何成欺弄？」時彼五人聞已皆默。時鄔陀夷作是念：「我今多得羊毛，遣誰料理？若與作家，彼是難信無戒行故，或容俱失。若與十二眾尼，彼亦難信，為人細算，將充比來餅果之直。其達摩陀那苾芻尼善持經藏，所有眷屬亦復持經，讀誦勤心修諸善品。我與毛者，經歷多時不能事訖。其喬答彌善持律藏，所有門徒亦皆持律，思量持犯商搉重輕，我若付毛亦不能得。其大世主靜慮為心，所有門人皆修寂定，稍有容暇得請治毛。」作是念已，時大世主來禮世尊，鄔陀夷見而問曰：「喬答彌！如世尊說：『具禁戒者隨心所念事皆得成，由淨戒力獲果如是。』斯由善說。何以得知？我適生念：『善哉大世主喬答彌若來大好。』今者得來，深遂我願。」問曰：「大德！欲何所為？」答曰：「我有少許羊毛，事須料理，能為作不？」彼便答曰：「聖者！我本故來禮世尊足，若見佛已當令二尼就房相見，所料理物付與將來。」時鄔陀夷所有羊毛繫為兩束安房門後。時喬答彌禮世尊已欲還尼寺，便遣二尼就房取物，白言：「大德！聖者喬答彌遣取羊毛。」報云：「於門扇後有兩束毛可持將去。」彼即入門欲持毛去，以手牽挽尚不能動，彼二報言：「聖者！毛中豈有磨石耶？」鄔陀夷曰：「汝等少年豈可脊折！」時鄔陀夷以手小指擎一束著一頭上，復以一束著一腰間。時彼二尼頭痛腰疼辛苦至寺，既至寺已棄之于地委臥在床。餘苾芻尼見而問曰：「汝等二人豈脊折耶？將少羊毛現大疲苦。」報諸尼曰：「若壯於我，試擎起看。」彼便欲舉，竟不能動。諸尼報曰：「此毛束內有磨石耶？」二尼息定便開毛束遂成大聚，諸尼見已揚聲大笑。時大世主聞其笑聲，問曰：「汝諸具壽！豈顛倒耶？頭髮剃却，腋下髻生，至於今時不能寂靜。何事諠笑？」諸尼報曰：「聖者大德！鄔陀夷云『少許羊毛』尚致如是，若言多者其欲如何？」大世主曰：「諸

妹！彼行惡行，於佛教中常作毀壞，如好河岸崩令墮落。然佛所說有二善人：一謂不許其事，二謂許已令與。此既許言，事須周畢。汝等若能共料理者，隨取多少事了送還。」其毛既多卒難事畢。時鄔陀夷作是念：「其大世主常樂寂靜，勿使諸尼將充餅價。」思歎而住。

時有二尼料理毛訖送與鄔陀夷，報云：「聖者！我送毛來，欲著何處？」鄔陀夷曰：「汝等尚有餘心擬還我物。」便報尼曰：「大妹可著房中。」彼置房內捨之而去，餘毛治訖亦皆送至。其大世主為料理毛，手皆赤色如染緋師，便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爾時世尊見其手赤，問言：「喬答彌！何因手赤如客染師？」白佛言：「大德！如佛所言：『應作不作，翻作餘事。』今我為之。」佛言：「大世主所作何事？」時喬答彌具以其事而白世尊。佛告阿難陀曰：「諸苾芻使非親尼治羊毛耶？」阿難陀曰：「大德！諸苾芻令彼料理。」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問鄔陀夷曰：「汝實令非親尼料理羊毛耶？」白言：「實爾。」爾時世尊種種呵責鄔陀夷已，廣說如上。乃至「我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使非親苾芻尼浣染擘羊毛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者，謂鄔陀夷。

使非親尼者，親非親義如上說。

羊毛者，非餘毛也。

浣者，乃至一入水。

染者，乃至一入染汁。

擘者，乃至一片。

泥薩祇波逸底迦者，廣如上說。

此中犯相者，苾芻於非親尼作非親想，或復生疑，令浣羊毛或染或擘，並犯捨墮。或浣染不擘，或浣擘不染，或染不浣擘，亦犯捨墮。若於親尼作非親想，或復生疑，令作三事料理羊毛，並得惡作。餘如上說。若親親想，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捉金銀等學處第十八

佛在王舍城竹林中。時有聚落主居士名曰寶髻，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曾於近日在大眾中，王及諸臣並皆集會，有作是問：『仁等頗知沙門釋子得受捉金銀不？』有人說言：『苾芻得捉。』復有說言：『苾芻不合。』此二所陳誰為稱理？誰不稱理？誰是法言？誰非法言？誰是謗佛？誰為不謗？誰是勝人所恥？誰非勝人所恥？」世尊答曰：「居士！若彼說言沙門釋

子得受捉金銀者，斯不稱理，斯非法言，斯為謗我，是勝人所恥。異斯名善。何以故？居士！然實苾芻不得受捉金銀之物。若有苾芻不受捉金銀者，是沙門法，是釋迦子，是純善法。第二、第三我如是說。若受捉者，斯非沙門，非釋迦子，非純善法。第二、第三我如是說。」居士言：「大德！我意如是。若苾芻不受捉金銀之物，斯真沙門，善釋迦子。若受捉者，非真沙門，非釋迦子。」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居士！如汝意解，是善分別。」時寶髻居士聞佛說已，歡喜信受禮佛而退。爾時阿難陀住佛背後為佛扇涼，居士纔去，命阿難陀曰：「汝今宜去近此所有諸苾芻眾，悉皆令集常食堂中。」時阿難陀奉佛教已悉皆喚集，還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奉佛教，近此苾芻悉皆喚集在食堂中，唯佛知時。」爾時世尊詣食堂中，在大眾前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有聚落主名曰寶髻，來至我所禮我足下，在一面坐作如是白，廣說如上，乃至辭我而退。汝諸苾芻！彼聚落主於王眾中作師子吼，決定而說沙門釋子不合受捉金銀錢等。我亦說言：沙門釋子不應受捉金銀錢等。是故諸苾芻！若為修營房舍等事，應求草木車乘人功，然不應求金銀錢等。我不說言得有方便令諸苾芻畜捉金等。」此是緣起，尚未制戒。

佛在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眾苾芻自手捉金銀錢，或教他捉造作房舍，或置床座上。時外道見生嫌賤言：「此沙門釋子自手執捉金銀錢等，或教他捉，廣說如上，諸餘俗人亦皆如是，斯與我等有何別處？云何令他婆羅門居士等深生敬信，持諸飲食惠此禿人？」時諸苾芻聞是說已，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廣說如前。問六眾曰：「汝實自捉或教人捉金銀錢等耶？」答言：「實爾。」世尊如上種種呵責已，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自手捉金銀錢等，若教他捉，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六眾類。

自手者，謂以手捉。

金銀者，謂金銀及貝齒。

錢者，金等錢。

教人亦爾，皆犯捨墮。捨悔之法廣說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教他取時，其事不同有十八種，咸成其犯。謂告彼云：

「汝取此物；　汝於此取；　汝取此爾許。
汝將此物；　汝於此將；　汝將此爾許。
汝置此物；　汝於此置；　汝置此爾許。
汝取彼物；　汝於彼取；　汝取彼爾許。

汝將彼物；　汝於彼將；　汝將彼爾許。
汝置彼物；　汝於彼置；　汝置彼爾許。」

言汝取此物者，謂金銀等於可見處教他取，得惡作罪；捉舉之時犯捨墮罪。言汝於此取者，謂於諸帑及鐵木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取此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物，得罪同前。
言汝將此物者，謂金銀等物教他將來，得罪同前。言汝於此將者，謂於帑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將此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時，得罪同前。
言汝置此物者，謂金銀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言汝於此置者，謂於箱器等中而安置之，得罪同前。置此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此九皆據可見之處教他作也。
言汝取彼物者，謂金銀等於不見處教他取物，得惡作罪；捉舉之時犯捨墮罪。言汝於彼取者，謂於諸帑及鐵木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取彼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物，得罪同前。
言汝將彼物者，謂金銀等物教他將來，得罪同前。言汝於彼將者，謂於帑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將彼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時，得罪同前。
言汝置彼物者，謂金銀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言汝於彼置者，謂於箱器等中，得罪同前。言汝置彼爾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此九皆據不可見處教他作也。
若苾芻自捉金銀錢貝齒者，犯捨墮。若苾芻捉成未成金銀者，犯捨墮。苾芻捉文相成就金銀、錢、貝齒者，犯捨墮。苾芻觸末尼寶、璧琉璃寶，犯捨墮。苾芻捉方國共所用錢，犯捨墮。若捉非方國所用錢，得惡作罪。若捉赤銅、鍮石、銅鐵、鉛錫者無犯。
如是世尊為諸聲聞制學處已，佛在逝多林，于時占波國有一長者，在此城住，深信純善，以上妙物而行惠施。時彼長者為佛及僧造立住處，門戶窓牖欄楯交飾，殊妙莊嚴令人樂見為生天路，多諸僧眾在此安居。既安居了隨意事訖，白長者曰：「我等今欲向室羅伐城禮大師足，及諸耆宿尊、老苾芻現闕衣服時當見施。」長者報言：「聖者！此處之人無上妙衣疊，今聞商侶將欲到來，待來至時買以相惠。」苾芻言：「長者！若無好物，與麁惡者。」長者答曰：「聖者！我之立性常施好物，云何於今以惡物與？若不待者，衣直之錢可將持去。」答言：「長者！世尊制戒遮我捉錢。」長者報曰：「若如是者我寧不施，不能以惡物惠人。」時諸苾芻竟無所獲捨之而去，隨路而進至室羅伐城。諸苾芻見而告之曰：「善來！善來！具壽！豈非汝等於安居處多得衣服，云何著此麁破衣服而至此耶？」彼便答曰：「無衣可得。」苾芻曰：「仁在何處而作安

居？」答曰：「在占波國。」又問：「依誰而住？」答曰：「某甲長者。」諸苾芻曰：「聞彼長者好施上衣豈不施耶？」答曰：「祇緣此故我不得衣。」苾芻問曰：「有何所以？」時彼苾芻具陳其事，諸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諸有敬信婆羅門長者居士等，歡喜欲施苾芻衣價。我諸弟子情欲得衣，我應作法令諸苾芻得無廢闕。」告諸苾芻曰：「若有他施衣價，欲須便受，受已即作彼人物心而持畜之。然諸苾芻，應可求覓執事之人。」苾芻不知欲覓何人。佛言：「應求寺家人、或鄔波索迦。寺家人者謂是淨人。鄔波索迦者，謂受三歸五戒。應問彼云：『汝能為我作施主不？』若言能者，即作委寄此人心而畜其物，應使人持不應自捉。」

時有苾芻向他方處作如是念：「我今至此未有施主。」起追悔心以事白佛，佛言：「縱令遠去，但令彼命存已來常是施主。」

時有苾芻未求得施主，他施與物，苾芻疑惑不敢受之。以事白佛，佛言：「應受。受已持物對一苾芻作如是語：『具壽存念！我苾芻某甲得此不淨物，我當持此不淨之物換取淨財。』如是三說，隨情受用勿致疑心。」

時有施主於邊隅處造寺施僧，時時有賊來相驚怖。彼諸苾芻空寺而去，便有賊來取寺家物。佛言：「若僧伽物、若窣覩波物、所有金銀錢寶等，應牢藏舉方可移去。」佛言：「遣藏。」苾芻不知欲遣誰藏。佛言：「若淨人、若鄔波索迦，令其藏舉。」彼藏舉者便偷其物，佛言：「有深信鄔波索迦令其藏舉，若無深信應使求寂。求寂若無，苾芻自手應為藏舉。」苾芻不知若為藏舉，佛言：「應可穿坑。」不知使誰。佛言：「應使淨人、若鄔波索迦。彼便偷物，應令信者。此若無者應令求寂，求寂若無應自穿掘。賊去之後，應可如前而取其物還與僧伽。」佛言：「如我為難所開事者，難去之後則不應行，若當行者得惡作罪。」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出納求利學處第十九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遠近皆聞中國有佛出現於世，彼諸聲聞弟子有大神通作諸變化，廣說如上，若有人能於彼弟子作供養者，得大果報饒益增廣。是時北方有諸商客，聞此聲譽自相謂曰：「諸君當知！我等宜往中國興易，一則多得利潤，二乃供養三寶。」時諸商人遂即多賫北方貨物，往趣中國漸至室羅伐。於此城中有一露形外道，善識天文妙閑算記，聞有商客從北方來，作如是念：「我今試往觀問商人，或容於彼少有所獲。」即取相書占察前事，觀知商主父母名字及所持貨得利多少，便詣商主所，告言：「善來！善來！某甲商主，汝父名某甲母名某甲，將如是貨來詣此方，某日得爾許利。」商主聞已作如是念：「我比曾聞世尊弟子，大有神變騰煙注雨，此即其人。」商主既生敬信，便以北方朱色毛緂并北方奇果，盛滿器中手自持奉。彼既得已，即便披緂往同徒處。彼伴見已問曰：「汝於何處得此貴價上好物來？」報言：「北方商客我往看之，為說父母名字，彼心信敬見惠於我。」同徒告曰：「仁者！我等常被沙門釋子之所輕蔑，每告我曰：『汝等曾不親近貴勝好人，但唯狎習傭力賤品旃荼羅類。』仁今宜可披此貴服，往詣沙門釋子之處刺彼心胸。」答曰：「如是。」時露形外道即披毛緂往逝多林。時鄔波難陀於逝多林門經行遊適，遙見彼來便作是念：「外道披者是好貴物，我若不能得此物者，不復更名鄔波難陀矣。」既漸相近問言：「外道！汝今豈可新歸俗耶？」答言：「我不歸俗。」「若如是者，何披此衣？」報言：「北方商客，我為說彼眷屬名字，既懷敬重用此相施。」鄔波難陀曰：「此非善事！此非善事！豈容年邁衰朽為破戒耶？宜應暫坐，聊聽法要。」時彼外道隨言即坐。時鄔波難陀以歡喜心為其說法，若鄔波難陀為他宣說捨施法時，彼婆羅門諸居士等，皆欲割自身肉持以相施。鄔波難陀因說法次而告之曰：「外道！汝之大師性愛麁弊，教汝門徒露形拔髮、多行少住、常臥于地。若汝大師情所愛樂好衣食者，當許汝著價直千萬上妙之衣，百味飲食隨意餐噉，所住房舍價當五千。由彼狹情不見容許。我之大師情懷廣大，許我弟子著萬價衣餐百味食，所居房舍數直五千。若汝披此貴價好服行乞食者，信敬之人作如是念：『今此外道身行破戒。』至於飲食難以供身。汝此上衣宜應與我，我有毛緂持以相換，我當披著巡家乞食。若淨信人來

問於我：『大德何處獲此上衣？』我當答彼：『有露形人，姓名某甲，輟已相施。』彼便知汝，是深信人。汝乞食時彼若見者，當以酒糟盛滿銅器供養於汝。」時彼露形聞是語已便生信喜，作如是言：「大德鄔波難陀！若如是者可取此衣。」鄔波難陀即呪願曰：「無病長壽！然汝徒黨貧苦是常，聞汝施時還令相奪。」彼言：「大德！此之毛緂豈彼物耶？是我自由，幸無見慮。」鄔波難陀曰：「若如是者，我當為受。」既受得已，即便與一麁鞕毛緂。時彼外道披之而去，至同梵行邊。彼便問曰：「仁者何處更得此衣？」即報彼曰：「他與我換。」問言：「是誰？」答：「大德鄔波難陀共我迴易。」彼聞皆怒，報言：「仁者，此之釋子常思殺我，餘雖見欺不同六眾，六人之內無越鄔波難陀。仁若施與餘大德者我亦隨喜，而鄔波難陀欲飲我血，將衣施彼誰堪忍耶？即宜往索。若得者善，若不得者，我同擯汝，移汝坐處，覆汝食器，不相共語。」彼便怕怖，往鄔波難陀所。鄔波難陀既遙見來，即作是念：「看此外道舉動形勢，必當奪我上好毛緂。」便急入房閉戶而住。外道既至扣門相喚，鄔波難陀默然不對，諸苾芻見問言：「外道！汝何須見鄔波難陀？」報言：「將我毛緂故來相覓。」苾芻報曰：「汝若欲得舊毛緂者，往世尊所求哀歸向。」時彼外道往詣佛所。爾時世尊遙見外道來，告諸苾芻曰：「汝等見彼外道來不？」白佛言：「見！」佛言：「彼為毛緂故來。若索得者善，若不得者便歐熱血而致命終。」外道來至佛所作如是言：「大德鄔波難陀取我毛緂，唯願世尊慈悲哀愍令彼還我。若不還者，我等同梵行者擯斥於我。」如前具說。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汝自往告鄔波難陀：『願汝無病。』仍告之曰：『汝當還彼外道毛緂。若不還者，此之外道當歐熱血而取命終。』」時具壽阿難陀奉佛教已往鄔波難陀所，時彼遙見作如是念：「看此外道將佛侍者以為使人，必當見奪我之毛緂。」時具壽阿難陀報鄔波難陀曰：「具壽！世尊願汝無病。」鄔波難陀聞是語已即從座起，報言：「我今敬禮無上世尊。」阿難陀曰：「世尊有教，宜當見還外道毛緂。若能還者，斯曰善哉。若不還者，此之外道當歐熱血而取命終。」鄔波難陀曰：「敬奉佛教，豈敢有違。若非佛教遣我還者，汝令外道滿贍部洲數如竹葦甘蔗，皆歐熱血一時命終，我鄔波難陀一毛不動。具壽阿難陀可去，我當還彼。」便語外道曰：「汝之大師先行妄語欺誑世間，彼命終已墮在無間大地獄中，在彼舌上有五百犁晝夜耕墾。汝今妄語更倍於彼，當有千犁常耕汝舌。」鄔波難陀曰：「汝已著我毛緂，汝物我曾不用。」外道答言：「我亦不著。」時鄔波難陀取彼毛緂解其結處，攝為四疊安左手中，右手撥拍遂令其緂悉皆碎破，報外道曰：「汝舒兩手。」便以毛緂連頭總搭，遂便倒地便蹴

其脇，語言：「外道！急去！急去！勿令糞穢污我住處。」外道報言：「大德！我今命存得出去者，更不敢入逝多園林。」此是緣起，然佛世尊尚未制戒。
爾時六眾苾芻種種出息，或取、或與，或生、或質；以成取成、以未成取成、以成取未成、以未成取未成。言取者，謂即收取他方愛樂所有貨物載運將去，覓防守人立諸券契，是名為取。言與者，謂與他物八日、十日等而立契證，是名為與。言生者，謂是生利與他少物多取穀麥，或加五、或一倍、二倍等，貯畜升斗立其券契，是名為生。言質者，謂取寶珠等同前立契，求好保證與其財物，是名為質。言成取成者，謂以金銀等器取他成器。言未成取成者，謂以金鋌取他金器。言成取未成者，謂以金器取他金鋌。言以未成取未成者，謂以金鋌取他碎金。苾芻如是交易以求其利，時諸外道見是事已皆生嫌賤：「云何沙門釋子出物求利，與俗何殊？誰能與彼衣食而相供給？」諸苾芻聞具以白佛，佛言廣說如上，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種種出納求利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言苾芻者謂是六眾。
言種種者，謂非一事。
出納求利者，謂作取與生貪而覓利潤。
得捨墮罪者，作法廣說如上。
此中犯相者，若苾芻為求利故，收聚貨物作諸方便，驅馳車乘往詣他方，立契保人持輸稅物，乃至未得利來但惡作罪，若得利時便招捨墮。若苾芻為求利故，以諸財貨金銀等物，出與他人共立契保，乃至得罪如前廣說。若苾芻為求生利，將諸財穀舉與他人，升斗校量共立契證，乃至得罪如前廣說。苾芻為求利故，納取珍寶真珠貝玉計時取利，得不得利亦如上說。若苾芻為利故以己衣換他衣，求換之時得惡作罪；得犯捨墮。
又復世尊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重閣堂中，於此城中栗姑毘等，自所住宅皆高六重七重，見諸苾芻所居卑下，即便為造高六七重嚴好房舍。其舍經久多並隤壞，施主見已咸作是念：「我等現存寺皆破壞，命過之後其欲如何？我等宜應施無盡物令其營造。」便持施物到苾芻所，報言：「聖者！此是無盡施物，為擬修補當可受之。」諸苾芻報曰：「世尊制戒，我不合受。」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若為僧伽有所營造，受無盡物。然苾芻毘訶羅應三重作，若苾芻尼應兩重作。」時諸苾芻得無盡物置房庫中，時施主來問言：「聖者！何意毘訶羅仍不修補？」苾芻報言：「賢首！為無錢。」物主曰：「我豈不施無盡物耶？」報言：「賢首！其無盡物我豈食之，安僧庫中今皆現在。」施主報曰：「其無盡物不合如

是，我之家中豈無安處？何不迴易求生利耶？」苾芻報曰：「佛遮我等不許求利。」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若為僧伽應求利潤。」聞佛語已，諸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為佛法僧故施無盡物，此三寶物亦應迴轉求利，所得利物還於三寶而作供養。時諸苾芻還將此物與彼施主，索利之時多與諍競，便作是語：「聖者！豈我己物生鬪諍耶？」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不應共彼而作出息。」復共富貴者而為出息，索物之時恃官勢故不肯相還，佛言：「不應共此而作交易。」復共貧人而為出息，索時無物，佛言：「若與物時應可分明，兩倍納質書其券契，并立保證記其年月，安上座名及授事人字。假令信心鄔波索迦受五學處，亦應兩倍而納其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販賣學處第二十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眾苾芻種種交易取與買賣。時諸外道各起嫌賤：「此諸沙門釋子不生厭離，而於今者為交易事取與賣買。此禿沙門與諸俗人有何異處？誰復能於此禿人處沙門釋子以諸飲食而與供養？」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僧，呵責六眾廣說如前，乃至「我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種種賣買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六眾也。

種種者，謂非一事。

取與賣買者，取謂餘處物賤、此處物貴，即從彼取來也。

與者，謂此處賤、餘處貴，即從此持去，豐時買取、儉時當賣。泥薩祇者廣如前說。

此中犯者，苾芻為利故而作賣，買時惡作；賣時捨墮。若為利故買、不為利賣，買時惡作；賣時無犯。若不為利買、為利故賣，買時無犯；賣時捨墮。不為利買、不為利賣，二俱無犯。若向餘方買物而去，元不求利，到處賣時雖復得利，而無有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第三攝頌曰：

二鉢二織師，　奪衣并急施，
阿蘭若雨衣，　迴僧七日藥。

得長鉢過十日不分別學處第二十一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波難陀作如是念：「所有我等求利之處佛悉制戒，遂令我等求覓無由，所有利養因斯斷絕。」憂愁而住。時有六十人出遊園觀欲為讌會，時鄔波難陀見而生念：「若於此輩不獲財物者，我不更名鄔波難陀矣。」即便取一好鉢圓滿光淨堪受用者，以帗盛之置於腋下詣讌會所，對彼一人為其說法令生深信。彼既信已問言：「聖者！何意至此？」鄔波難陀曰：「賢首！我為鉢來。」報言：「我今無鉢，若有買處買以相施。」時鄔波難陀便於腋下抽出其鉢而呈示之，問曰：「如此之鉢價直幾多？」答曰：「直六十迦利沙波拏。」彼言：「我與六十迦利沙波拏，仁當自買。」鄔波難陀報曰：「賢首！願汝長命無病，今此施物為莊嚴心，是心資助是定資糧得勝上果，於人天中常為法器。」如是六十人人別各乞六十迦利沙波拏，便捨而去。時彼諸人各讌會已詳集一處，時有一人告諸人曰：「君等隨喜，我於向見聖者鄔波難陀釋種出家，為大法將善閑三藏無礙辯才，我以六十迦利沙波拏用充鉢價。」時彼諸人聞此語已，咸言：「我亦施彼六十迦利沙波拏。」便共議曰：「君等頗知若一苾芻可須幾鉢？」各云：「不知。」時有苾芻從此而過諸人問言：「聖者！若一苾芻可須幾鉢？」答曰：「唯須一鉢。」時彼聞已共生嫌賤：「沙門釋子多貪利養。」此是緣起，尚未制戒。

時六眾苾芻多得長鉢，不自受用，亦復不與諸餘苾芻。少欲苾芻見已嫌賤：「云何苾芻多畜長鉢，不自受用亦不與人？」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佛以此緣集苾芻眾，呵責六眾苾芻：「云何汝等多畜長鉢？」廣說如上，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畜長鉢過十日不分別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者，謂六眾等。

過十日者，謂過十夜。

長鉢者，除守持鉢，餘者名長。

畜者，作屬己心。

若更畜者得捨墮罪，捨之法式如上廣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月一日得鉢，於十日內應持、應分別、應捨、應與他。如是次第及以超間，如初衣戒中廣說其事，乃至捨之法式皆悉同前。若小、若白色或為擬與，欲受戒人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乞鉢學處第二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賣香童子有一好鉢，圓滿光淨堪得受用。有乞食苾芻，於日初分入城乞食巡至市中，賣

香童子見而告曰：「聖者！我有好鉢堪得受用，必若須者隨意持將。」苾芻報曰：「我現有鉢。」童子曰：「若餘苾芻有須鉢者幸可遣來。」答言：「可爾。」時彼苾芻乞得食已，還逝多林食訖洗器，告諸苾芻曰：「具壽！某處鋪上有賣香人，有一好鉢。若須鉢者可往取之。」時鄔波難陀去斯不遠，聞此語聲便作是念：「我宜呵彼乞食苾芻更莫傳說，勿令黑鉢之徒聞斯語已跳走而去。」便告乞食者曰：「具壽！食信心食更無別言，但肆貪心唯論衣鉢。」乞食之人作如是念：「世間多求常貪覓者，鄔波難陀即是一數。此聞我語尚致譏呵，若更有餘耆年宿德聞我此言，更重呵叱。」即便默爾不復敢言。時鄔波難陀告乞食者曰：「具壽！汝親教師是我知識，由此緣故我遂見呵，勿懷悒恨。」彼便答曰：「大德！我若更言，願重呵責。」鄔波難陀曰：「具壽！我向未善審聽，如何說云鉢與非鉢？大德若未曉了何因見責。雖然汝可更為說彼童子住在何處？」報言：「彼人住在某鋪，有一好鉢極堪受用。彼囑我云：『若有須鉢苾芻當遣來買。』」鄔波難陀曰：「我聽此言，猶未詳審。」作是語已即著僧伽胝，疾行而去詣彼市中。時彼童子遙見急行作如是念：「我今觀彼豪俠苾芻，威勢麁猛必來至此奪我鉢將。」即便取鉢深置床下。時鄔波難陀遙見藏舉報言：「賢首！何故藏鉢？」即便展手自取其鉢，而呪願曰：「願汝無病長壽。」廣說如前。童子報曰：「聖者！我興易人以利活命，不以虛言而即相與，可酬價將去。」報曰：「汝今豈可賣仙人之器乎？」說伽他曰：

「若人施瓦器，　當獲於金鉢；
此報定不虛，　何故生憂苦？」

童子曰：「聖者！縱出多言，非價不可。」鄔波難陀曰：「汝今慳惜此鉢，當來必墮大癭鬼中。」當惡語時有一長者來至其所，口云：「敬禮大德鄔波難陀。」時鄔波難陀即便報曰：「賢首！誰當須汝空禮拜耶？」長者答曰：「何曾聖者所出言教我不依隨？」告曰：「若如是者，可買此鉢持以施我。」長者即便問童子曰：「此鉢價直幾多？」答言：「爾許。」長者曰：「所論價直我後當還。」是時童子即便以鉢授與長者，長者取鉢奉施鄔波難陀。鄔波難陀即受其鉢呪願云：「願得長命無病，乃至於人天中常為法器。」廣說如上。長者便去。鄔波難陀報童子曰：「癡人！汝言謂我鄔波難陀不能乞得少許鉢價。汝今由此慳惜鉢故，必當定墮大癭鬼中。」童子曰：「何須誇誕？仁且得鉢，我今獲價。宜當疾去，豈假多言！」時鄔波難陀便持此鉢入逝多林，便以其鉢示諸苾芻，

告言：「具壽！此鉢何如？」時有少年苾芻問鄔波難陀曰：「大德！更有餘鉢不？」報言：「有。若如是者現有一鉢，合更求餘。」鄔波難陀曰：「我以脚踏怨家頂上更畜餘鉢。」少年問曰：「大德！豈可有怨家乎？」鄔波難陀曰：「汝即是我第一怨家，由汝不許我畜二鉢。」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現有一鉢而更求餘？」即以此事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諸苾芻，問鄔波難陀，廣說如前。種種訶責已告諸苾芻：「從今已去苾芻若現有鉢更不應求。」

時有乞食苾芻其鉢有孔，便持此鉢入城乞食，有人施麨即以鉢侈盛之，次得濕餅以鉢而受，孔中漿出便濕其麨復污鉢囊，有多蒼蠅遍皆附繞。諸小男女隨逐而行，告言：「聖者！曾修多眷屬業，如大商主長者貴人，多諸徒眾之所圍繞，蒼蠅眷屬亦復如是。」時給孤獨長者見諸童子，報言：「汝等何故調弄聖者？」童子答曰：「我等豈敢輒為調弄，然此聖者昔日曾修多眷屬業，譬如商主長者貴人眾所圍繞，隨從蒼蠅亦復如是。」長者聞已告苾芻曰：「聖者！於佛世尊端嚴教中而為出家，何因作此羞恥之事？」苾芻報曰：「作何恥辱？然佛世尊制諸苾芻，現有一鉢更不應求。」長者曰：「聖者！豈可唯畜如此穿壞鉢耶？」諸苾芻聞以事白佛，佛言：「諸苾芻！若鉢有孔應可補治。」時諸苾芻便以五種鎔濕之物，謂黑糖、黃臘、紫礦、鉛、錫，著熱物時即便脫落。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不應用此而綴於鉢，除此五種鎔濕之物，應作五種乾綴。」苾芻不知何者為五。佛言：「看孔大小應以釘釘，或於孔內安鐵鍱打之，或安鐵鍱四邊釘釘，或作摩竭魚齒或安屑末。」苾芻不知用何屑末。佛言：「有二種屑末：謂鐵末、石末。鐵鉢、瓦鉢如次應用。」苾芻以水研末安鉢孔中尋便墮落，佛言：「應用油研安其孔內。」諸苾芻依教作已，以猛火燒亦還墮落，或火太微亦復還墮，佛言：「應處中燒。」燒已澁鞕，佛言：「應以物揩摩。」苾芻以水揩摩，補物墮落，佛言：「油拭方揩。若鉢有細孔，以沙糖和泥遍塗孔處准法燒之。若鉢有璺，應鑽作孔以鋦綴之，是名綴鉢法。」佛令苾芻五種綴鉢。時有乞食苾芻，失手墮鉢便為五片。時彼苾芻多鑽為孔，以細繩連綴持將乞食，佛言：「凡是鉢者，當須淨洗。」彼便解綴洗繩淨已還復繫綴，遂致終日廢修善品。餘苾芻見，告言：「具壽！汝但以此解而復綴，疎洗盂器為善品耶？」報言：「具壽！如佛所制，若鉢破者應為五種乾綴。」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若鉢難得隨意修理，若易得處應可棄之更覓好者。」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廣說如前，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鉢減五綴堪得受用，為好故更求餘鉢，得者泥薩祇波逸底迦。彼苾芻當於眾中捨此鉢，取眾中最下鉢與彼苾芻，報言：『此鉢還汝，不應守持、不應分別亦不施人，應自審詳徐徐受用，乃至破來應護持，此是其法。』」
若復苾芻者，謂六眾也。餘義如上。
減五綴者，謂不滿五綴也。
堪受用者，謂得守持。
為好故更求餘鉢者，為欲貪好更求第二鉢，好謂勝妙也。
得者，謂求得入手。
泥薩祇者，廣說如上。
彼苾芻者，謂是犯人。
彼苾芻應於眾中捨此鉢者，當於眾中應差一苾芻令行有犯鉢。若無五德，不應差，若差不應令作。云何為五？有愛、恚、怖、癡、不知行與不行。若具五德，未差應差、差已令作。云何為五？反上應知，應如是差。鳴揵稚集眾僧，先問能不？「汝某甲能與僧伽行有犯鉢不？」彼答言：「能。」次一苾芻作白羯磨，如是應作(廣如百一羯磨)。
佛言：「行有犯鉢苾芻，所有行法我今說之。其苾芻應在和合眾中作如是白：『大德！我苾芻某甲當行有犯鉢。諸具壽！明日各各自持己鉢來至僧中。』既至明日，行鉢苾芻敷座鳴揵稚，諸苾芻各持己鉢往至僧中。時行鉢苾芻應持其鉢，向上座前立讚歎其鉢：『上座！此鉢清淨圓滿堪得受用，若欲得者隨意應取。』若其上座取此鉢者，行鉢之人應取上座舊鉢轉與第二。上座若不取者轉與第三，第三取時上座更索，初索不應與，第二索亦不應與，第三索應與，上座得越法罪，如法應悔。如是乃至大眾行末最小者，取此鉢時行末第三方索鉢者，其法與上座相似。乃至行了所得一鉢，行鉢苾芻應持此鉢，付彼苾芻作如是語：『苾芻！此鉢不應守持，不應分別亦不與人，詳審徐徐如法而用乃至破壞，此是其法。』若行鉢苾芻不依法行者，得越法罪。」佛言：「得鉢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制，應畜二鉢佉。好者應安長鉢，不好者應安舊鉢。若乞食時應將二鉢，得乾餅者著長鉢中，若得濕餅著舊鉢中。至住處已作曼荼羅安置二鉢，應於舊鉢中食已，應先洗長鉢次洗舊鉢，如是乃至曬曝安置皆以長鉢為先。若內安龕及火熏時，皆於好處先安長鉢。若道行時，舊鉢遣人持，長鉢當自持。無人為擎者，長鉢安在左肩，舊鉢應安右畔自持而去。若得鉢苾芻，於此行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此之治罰乃至盡形或至破來，應好守護。」
得泥薩祇者，廣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鉢破堪為一綴，雖未安綴尚得受用，更求餘鉢者，求時犯惡作、得便捨墮。若苾芻鉢破堪為二綴，雖未安綴尚得受用，更求餘鉢，得罪同前。如是三綴四綴，事亦如前。苾芻鉢破堪為一綴，安一綴已現得受用，更求餘鉢，求時惡作、得便捨墮。如是乃至四綴，得罪亦爾。若鉢堪為五綴，隨綴不綴、或堪用不堪用，更求餘鉢者無犯。若買得、或施得，此亦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自乞縷使非親族織師織作衣學處第二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波難陀作是念：「皆由給孤獨長者制諸學處，更欲勸化餅果之直亦不能得。我今宜可入大城中，或容教化少有所得。」即於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於芳林處有五百女人撚白疊線，見已便念：「斯等女人皆由自業，無問晝夜常執白犁，辛苦勞勤輸官課稅。」鄔波難陀即便就彼總告之曰：「諸妹！願汝皆得無病長壽。」時女默然竟無一對。鄔波難陀告曰：「諸妹！當有一法不久來至，是眾多人所不愛樂，咸不稱心，名之為死。當爾之時汝雖欲語求說無由。」時有白色女人，即從座起以座授與鄔波難陀。時鄔波難陀就座坐已，女便禮拜當前而坐，鄔波難陀告曰：「諸妹！汝等頗曾修少善事不？」報言：「我未曾作。」告曰：「汝等不應不為善業。此一女人具於二種善根令得增長：一、能於我所生淨信心殖端正業令得增長；二、見我來便起設座禮拜恭敬，於當來世生貴族業令得增長。若更能施少許物者，當獲珍財受用豐足。汝等諸妹何所作耶？」彼皆報曰：「我等但知撚線而已，何暇作餘？」鄔波難陀曰：「汝等頗曾少作當來道路糧不？」答言：「皆未曾作。」鄔波難陀曰：「斯亦不善。」彼便問言：「聖者！何嗟歎耶？」報言：「諸妹！汝於先世不修福業，被賊劫來今受辛苦。雖得為人更不修福被賊劫去。」諸女問言：「若爾，聖者！我等今時欲作何業，能使遠作當來路糧？」鄔波難陀曰：「諸妹！汝等若能眾議同心造一大疊，奉釋種內棄俗出家、三藏俱閑是大法將、辯才無滯眾共知者，斯即是汝預作來世道路資糧。」諸女答曰：「聖者！我等何處能得大疊？復於何處逢遇如是勝上福田？」鄔波難陀曰：「汝豈不知？我是釋種棄俗出家、三藏俱閑為大法將、辯才無滯眾所識知。汝言：『我何處能得大疊？』者，汝豈不知？

「『莫輕小施，　以為無福；　水滴雖微，
終盈大器。　諸有智者，　小福常修；

於勝田中，　能招大果。』

「諸妹！汝豈不能施一兩縷耶？」報言：「我能。」有云：「我施半兩。」有云：「我施一分。」如是乃至盡五百人咸隨喜捨。鄔波難陀告曰：「諸妹！既有捨心，縷須精細。」彼云：「聖者！我等皆是撚麁縷人，不能精細，然有一女能作細縷。」鄔波難陀曰：「試喚來看。」即便喚至。鄔波難陀報曰：「少女汝試撚看。」彼即為撚。鄔波難陀曰：「此未能善，更好撚看。」如是至三。女人報曰：「聖者！過此已往我所不堪。」鄔波難陀曰：「姊妹！汝等咸應如斯細撚。」報曰：「除此少女，我等不能。」鄔波難陀曰：「汝豈不能換其作業，此為撚細，汝為撚麁。」報言：「此女許者，我等隨作。」鄔波難陀報少女曰：「汝樂福者可為撚之。」彼便報曰：「聖者！若撚細縷多時方辦，幸勿疾催。」鄔波難陀見其許已呪願而去。既經多日便來問縷，諸女悉皆持縷相施。鄔波難陀既受得縷皆與呪願：「此之施物是莊嚴心，是心資助勝定資糧，當獲人天上妙衣服。」時鄔波難陀即持其縷還詣寺中，告諸苾芻曰：「具壽！試看此縷麁細如何？」彼皆報曰：「極妙細縷，然不知大德頗別好織師不？」鄔波難陀曰：「豈不仁等欺輕我耶？我若向者不出家者，一切伎巧無不精研，何況織師而不識別。」諸人報曰：「豈敢相輕，恐不知處。若須織師者於某坊中有健額織師，并有巧婦善能織疊，若得此縷必成好衣。」報言：「善哉！具壽！教處好匠者，此即是仁為我織疊。」鄔波難陀遂持其縷詣織師處，素非親友而說頌曰：

「善人騰美譽，　雖遠悉知聞；
如大雪山王，　人皆共瞻仰。
愚者守癡惑，　雖近不知聞；
如闇射箭時，　人皆不能見。

「汝今得大利益獲大名稱遍室羅伐城，試為看此縷線其狀何如？」彼看報曰：「大佳縷線！我若織者當成好疊。」鄔波難陀曰：「賢首！為織。」織師報曰：「誰與我價？」鄔波難陀曰：「汝諸織師價常不足，於未來世應作資糧。」時彼織師迴觀婦面，婦便告曰：「仁豈不聞此之大德深相讚歎，可宜施手為織疊衣。」織師報曰：「聖者！此縷極細多時方得，幸勿相催。」即為呪願而去。既經多日方重來看，是時織師授與其疊。時鄔波難陀受得疊已呪願而去，還至寺中示諸苾芻曰：「諸具壽！試看此疊其狀何如？」諸人報言：「大好白疊！若其更得第二張者，刺作兩重僧伽胝服，省事而

住修諸善品，誠亦善哉。」鄔波難陀曰：「具壽！仁等謂我無力能得第二張耶？仁等試看，我今如何教化其疊。」晨朝著衣持鉢便於別門入室羅伐城，從他覓縷至健額織師所，廣說如前以縷相示。彼言：「好縷！我若織者成好上疊。」「若爾為織。」答言：「價出何人？」報曰：「汝之織師不解修福，於當來世貧窮未休，應可更為資糧之業。」報言：「聖者！前為織衣，噉他飲食，比來還債猶未能了；今更虛作，事欲如何？」鄔波難陀觀彼婦面，夫言：「聖者！假令婦欲，我實不能。」鄔波難陀怒而告曰：「汝健額織師，我今指汝禿頂為誓，若我不能使汝織者，我不復名鄔波難陀矣！」時彼織師瞋而告曰：「汝禿沙門，我指為誓，我必不能與汝織疊。」鄔波難陀即便瞋怒思量而去。

時憍薩羅勝光大王有得意臣名曰賢善，與鄔波難陀是舊知識，遂行詣彼既至門所，而問之曰：「賢善在不？」報言：「向市。」時鄔波難陀即便就市覓之，是時賢善在沽酒家。鄔波難陀至其門所，遣信入喚為報賢善：「鄔波難陀要欲相見，可暫出來。」使者報知，賢善尋出即便合掌云：「我敬禮大德鄔波難陀。」時鄔波難陀告言：「賢善！無病長壽。我比謂汝常勤公事，寧知閑隙得在酒家。」報言：「聖者！我因公事來至於此，大德何緣至此相覓？」報言：「我有少縷可為織衣，仁當獲福。」報言：「我當奉疊，何勞織耶？」鄔波難陀曰：「斯誠善事，然我此縷是信心物，豈虛棄耶？」時彼即便命一使者，報云：「汝去語當織人，汝等可為大德鄔波難陀織好白疊。」鄔波難陀曰：「賢善！此亦無勞告當織者。然於某坊有一健額織師，并有巧婦可令彼織。」是時賢善即令使者：「汝今宜往健額織師所，報言：『賢善令織此衣。』」時彼使者持縷至彼，告曰：「大臣賢善遣將此縷，可為織衣。」織師見縷訖即便憶識，報使者言：「我之番次先已織訖。」時彼使人持縷還去，至賢善所具說所由。賢善報曰：「汝去語之：『今織此衣，後番相放。』」使者便去以語報知，織師答曰：「大臣賢善於城中秉權有力，我寧移去不住於此，誰能越次為織作耶？」使者還去，具以其語報賢善知。賢善復更報使者曰：「汝可還語當織之人，令依番次為織此疊。」鄔波難陀聞已告曰：「餘人不能，唯健額者。」賢善還令使者：「汝當更至健額之所，報言：『為織，我還汝價。』」使者便往，鄔波難陀亦即隨出，告使者曰：「愚癡人！誰復令汝承事王臣，汝合多與杖木令擔柴立，豈容為片作務頻遣賢善勞心？汝豈不能至織師所作如是說：『賢善遣汝織斯白疊。』若言：『我不能。』者，以手綰髮拳打脊梁。若叫喚者，卷其織具勿令執作。若其婦女來唱喚時，急曳頭髻牽使出門，而告之曰：『汝今違拒賢善教令，勝光大王必當罰汝五百金錢。』語言：『愚癡

人！汝若能得織成此衣者，彼多與汝辛苦之直，何須還往空置劬勞？』」時彼使者還至織師所，報曰：「賢善作如是語：『汝當為織，我酬汝價。』」織師答曰：「我今不能越次織此疊衣。」使者以手撮髮拳打脊梁，彼即大叫便卷織機，其婦唱喚遂捉其髮曳之而去，報言：「汝等違拒大臣教命，勝光大王必當罰汝五百金錢。」婦聞是已便大驚怖，告其夫曰：「我等繫獄誰當救濟，必嬰枷鎖而取終亡，我今宜可織此大疊。」織師即便報使者曰：「勿將我去付彼法官。」「我當與汝辛苦之直。」「隨汝來心可留其線。」使者留縷而去。是時織師報其婦曰：「賢首！我今為織令其失縷復不成衣。」婦便報曰：「看此形勢豪猛沙門，若織惡衣豈肯相放？」即便辛苦為織疊衣。即織衣了，鄔波難陀便就彼家索取其疊，織師告曰：「大德！可不與我飲噉直耶？」報言：「窮人從我索酒，何不飲毒及噉糟耶？」時彼織師便生嫌賤出毀罵言：「沙門釋子造作惡行非沙門法，如何自乞縷線，或因說法、或假託王力，令非親人織衣，共相惱亂。」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具以白佛。爾時世尊集苾芻眾，問鄔波難陀。彼言：「實爾。」種種呵責，廣說乃至「我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乞縷線，使非親織師織作衣，若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

自乞縷者，或一兩半兩等。

使非親者，廣說如上。

織師者，謂客織人。

衣有七種，亦如上說。

若得衣者犯捨墮，捨法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從非親乞縷、使非親織，皆得惡作；得衣之時，便犯捨墮。苾芻從非親乞縷、使親織衣，乞時惡作，得衣無罪。苾芻從親乞縷、使非親織，乞時無犯，得衣捨墮。苾芻從親乞縷、使親而織，二俱無犯。苾芻從非親乞縷、自織其疊，乞時惡作，衣成亦惡作罪。苾芻從親乞縷、自織其疊，乞時無犯，衣成惡作。若酬價織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三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勸織師學處第二十四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夫婦二人俱作邪行與外私通，事廣如前。從非親居士乞衣具說緣起，乃至彼婦告其夫曰：「聖子！大德鄔波難陀，頻於我等為說法要，我等於彼未表敬心，衣食之中宜申 供養。」長者報曰：「賢首善哉！應作。」婦曰：「我有細縷，令某織師織作鉢吒(言鉢吒者，謂是大疊，與袈裟量同，總為一幅。此方既無，但言衣疊，前云衣者梵本皆曰鉢吒也，此云縵條)，持與大德鄔波難陀令其披服。」便將縷線與彼織師，告曰：「賢首！汝以此縷織作鉢吒，擬奉大德鄔波難陀。」織師曰：「如是為作。」時彼使女聞是說已，作如是念：「我以此言當告大德鄔波難陀，令彼歡喜。」時鄔波難陀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到其舍，見彼使女掃灑門庭，遙見鄔波難陀放箒而禮，白言：「聖者！我有喜言敢欲相告。」報言：「欲道何事？」女曰：「宅主夫婦欲以鉢吒奉施大德。」鄔波難陀曰：「世間貪求我當一數，此之使女亦復諳知。」即告女曰：「汝今弄我。」報曰：「豈敢相弄。」鄔波難陀曰：「若其實者，家長瞋時當為求懺；若其虛者，多與汝杖，還令依舊衣食不充。」女復報曰：「若大德不信，應往某處某織師家，目自觀見。」即便往彼到織師舍，告言：「賢首！此之鉢吒欲為誰織？」織師報曰：「此為大德鄔波難陀。」即便告曰：「汝頗曾識鄔波難陀不？」報言：「我不曾識。」報曰：「我是鄔波難陀。賢首！此之鉢吒本為我織，宜可長申 復令寬廣。」彼便答曰：「聖者！如其線少何處求之？」報言：「長者自當相與，我亦復當與汝勞直。」即便捨去。

更於後日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至勝鬘夫人所住之宅，便為敷座令其安坐，夫人禮足在一面坐為聽法故。時鄔波難陀即為說法，既聞法已，白言：「聖者！今日頗有受請食處，為巡門乞耶？」鄔波難陀報言：「巡乞。」勝鬘夫人便作是念：「誰有施食能過於我？」即便取鉢以好美團盛滿授與，彼受得已，願言：「無病。」出門而去，即便往到織師之家，報言：「賢首！汝當展手。」既見展已，持一美團授與令食。彼既食已，問言：「氣味何似？」答言：「聖者！此歡喜團極成美妙。」問言：「汝曾得此美好食耶？」答言：「實未曾食。」報言：「可展衣裾。」彼即展裾，以鉢美團悉皆傾與，報言：「賢首！為我好織，我更時時知汝辛苦，於廣長中更可

增益。」報言：「縷線誰當見添？」鄔波難陀曰：「施主邊索。」後時線盡往施主家，于時夫在婦無，報言：「長者！我今縷盡當為添之。」長者即便以縷相與。後還縷盡更就家索，于時婦在夫無，報言：「大家！我今縷盡更為添之。」其婦即便以縷相與。復還縷盡更就家索，于時正屬夫婦皆在，報言：「長者！為織鉢吒其縷復盡，可更相添。」婦曰：「所織鉢吒豈更增大？」夫問婦曰：「我曾添縷，汝亦添之？」報言：「我添。」長者曰：「豈可鉢吒倍更增廣！」織師報曰：「豈是新增，初張機日大德親來，於廣長中令我增益，我便用語而更增廣。」婦便念曰：「吾今試往看彼鉢吒其狀何如？」即便持縷至織師宅，見其鉢吒極甚廣大堅密嚴好，即便努目含瞋告曰：「我此上疊不與苾芻，我當為彼更織餘疊。」語已便去。時鄔波難陀時時來問：「咄！男子！衣欲了未？」織師報曰：「我雖欲了，仁今未了。」鄔波難陀曰：「汝言何義？」報言：「彼長者婦觀見鉢吒，努目含瞋作如是語：『我此上疊不與苾芻，我當為彼更織餘疊。』」鄔波難陀告曰：「男子！知我於汝有恩情不？」報曰：「極知，所遺美團食猶未盡。」報言：「男子！見我在彼長者宅內，汝當持疊至彼相還。」織師曰：「聖者！宜去，待我片時料理餘繢送至彼家。」鄔波難陀即往其宅背門而坐，時長者妻便來禮足向門而坐。時彼織師持鉢吒至，其婦遙見舉手相遮不令其進，于時織師佯不相見低面而入，便以鉢吒置婦懷內，告言：「此是鉢吒。」時鄔波難陀即便攬取為其呪願，廣說如前。婦便報曰：「聖者！待長者來自手持施。」鄔波難陀曰：「我且為染，長者若來以仙人服如法相施。」婦便報曰：「聖者！世尊有說：『白色為勝。』」報曰：「仙人服勝，我為染之。」即便離座出門而去。時彼織師從婦索直，報言：「男子！汝今失我鉢吒更從索直，即宜疾去，其將衣者從彼覓錢。」是時織師即便疾詣鄔波難陀所，報言：「聖者！還我織價。」報言：「汝宜可向長者處求。」即便還來至長者處從索織價，長者瞋怒同前發遣。復至鄔波難陀所從索衣直，報言：「更去，彼當還汝。」即便復去，報長者曰：「還我衣價。」彼便大怒而報之曰：「汝若休去，我亦不言。若更來者，當以破瓦椀繫汝頸下，繞室羅伐城告令人眾。」聞是語已還至鄔波難陀所，告言：「聖者！彼長者婦期剋於我：『汝若停息我亦不言。若更來者，當以破瓦椀繫汝頸下，繞室羅伐城告令人眾。』唯願聖者愍我貧人當還織價。」鄔波難陀告曰：「男子！若他為我織衣服時令我還價者，我今豈有三衣鉢耶？汝苦索者，可來共算汝所得我美團之類計直幾多？」且論麵價乃至酥油糖蜜香物之屬，及至算了過其織價，報言：「男子！汝處却負我錢，因何從索織價？」久立日中困而放去。時彼織師既得脫已，極生嫌賤作罵詈

言：「沙門釋子不知厭足，恩義與我更徵其價，非真沙門有何正法？」諸苾芻聞以事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眾，問鄔波難陀：「汝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答言：「實爾。」世尊種種呵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非親居士居士婦為苾芻使非親織師織作衣。此苾芻先不受請，便生異念，詣彼織師所作如是言：『汝今知不？此衣為我織。善哉！織師應好織、淨梳治、善簡擇、極堅打。我當以少多鉢食、或鉢食之類，或復食直而相濟給。』若苾芻以如是物與織師求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及餘諸類。

親非親義及七種衣，廣如上說。

先不受請者，謂未曾告知。

便生異念者，謂心欲求衣。

詣彼織師等者，謂自述其意。

為我織者，明為己身。

應好織者，欲令衣長善應量故。

淨梳治者，欲令衣廣及鮮白故。

善簡擇者，謂除其結令精細故。

極堅打者，欲令滑澤及密緻故。

我當以少多鉢食者，謂與五種珂但尼食、五種蒲膳尼食。

或以鉢食之類者，謂以生穀等與之。

或復食直者，謂與其價。

言苾芻者，謂鄔波難陀。

以如是物者，謂是上事。

得衣者，謂衣入手。

泥薩祇者並如上說。

此中犯事其相云何？若苾芻為求衣故，從坐而起整理衣服，持二五種食等至織師所而授與之，勸令好織皆得惡作，得衣之時即犯捨墮。親、非親等並如上說。

奪衣學處第二十五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眾苾芻常法如是，若與他出家及受圓具、若彼門徒共住之時，未知師主行惡行者便與共住；若其於後知其行跡即便棄之，與善苾芻而為同住，唯除佛教每日三時，來詣師所恭敬禮拜。時難陀苾芻有一共住弟子名曰達摩，常懷慚恥追悔為心，於諸學處愛樂尊重，彼未曾知難陀惡行與之共住；既知行跡即便捨之，與善苾芻而為同住，除三時禮。于時世尊命具

壽阿難陀曰：「汝往告諸苾芻：『世尊欲往憍薩羅人間遊行，若諸具壽樂隨從者應料理衣服。』」時具壽阿難陀奉佛教已，至苾芻所如教宣告。時難陀苾芻聞是教已，便告鄔波難陀曰：「世尊有教欲去遊行，我等住此日歷百門方能滿腹。若我隨佛出遊行者，雖有十八種希奇利益，然而無量百千大眾圍繞，多飲濁水設樹下坐亦無由得。我今寧可將一故識苾芻，讚歎三寶在前而去。若如是者我等方得安樂而行多獲利養。」時鄔波難陀聞已作如是語：「阿遮利耶！仁今捨棄金鉢求瓦盂耶？仁之弟子名曰達摩，常懷慚恥追悔為念，於諸學處愛樂奉持，彼尚懷恥不來，餘人豈肯相逐？然佛世尊說四攝事：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若行此者彼或容來，我等皆無誰肯同住？」是時達摩有僧伽胝稍多故破，有人與疊，更欲造新，便作是念：「我今當去問鄔波馱耶，欲造僧伽胝。」便持所得疊往難陀所。時有乞食苾芻，見達摩去，問曰：「具壽達摩欲之何處？」彼便報言：「我有故僧伽胝，今得此疊，往問鄔波馱耶，欲更新造。」乞食苾芻聞而告曰：「汝若更造新大衣者，此之故物當與我來。」報言：「好。」是時達摩至難陀所，白言：「鄔波馱耶！我僧伽胝故，今得此疊欲造新衣，故來請白。」時鄔波難陀報難陀曰：「阿遮梨耶！今正是時。」難陀報曰：「具壽達摩！我有僧伽胝，今持與汝，何用造新？」達摩報曰：「不須。鄔波馱耶！我但縫此而作大衣。」鄔波難陀告曰：「達摩！我昔別聞、今時別見，我比聞汝常懷慚恥追悔為心，於諸學處愛樂奉持。我實不知汝違師教，豈可汝師相勸為惡？」是時達摩聞尊者責，默爾無對。難陀便以僧伽胝而授與之，彼便為受，作如是語：「鄔波馱耶！當受此疊。」難陀告曰：「具壽達摩！我豈共汝換易衣耶？此疊汝自受用。」達摩便念：「我今何用此癡物耶？」即便白師：「我今欲將此疊施與僧伽，曾有乞食苾芻從覓故僧伽胝，今欲與彼。」師曰：「隨意。」即以疊施僧伽，僧伽胝與乞食者。

達摩便於他日著僧伽胝禮親教師足，是時難陀報達摩曰：「具壽阿難陀傳世尊教，今者欲向人間遊行，能隨從者可料理衣服。我等若住於此，日歷百門方能滿腹。若我隨佛出遊行者，雖有十八種希奇利益，然而無量百千大眾圍繞，多飲濁水設樹下坐亦無由得。我等宜應讚歎三寶在前而去，若如是者我等方得安樂而行多獲利養。」達摩報曰：「鄔波馱耶！若從佛行有十八種利，然鄔波馱耶將為過患，我今情樂從佛世尊。」難陀報曰：「具壽！汝隨我去。」達摩報曰：「鄔波馱耶！我不前行，願隨佛後。」難陀瞋忿即便告曰：「愚癡物！我豈為福與汝大衣，本意望汝隨我後去。若不去者還我衣來，我不與汝。」是時達摩即自思念：「我寧無衣，不能共此六惡行人相隨而去，容生過惡。」即還彼衣。

爾時世尊大眾圍遶，廣如上說，隨路而去。諸佛常法將欲行時，猶如象王全身右顧，勿令徒眾披服乖儀，便見達摩著上下二衣欲人間遊履，見已便告具壽阿難陀曰：「阿難陀！豈安居後苾芻不得衣利耶？」阿難陀白佛言：「大德！苾芻得衣。」佛言：「若得衣者，何意達摩苾芻但著上下二衣欲人間遊踐？」時具壽阿難陀具以因緣而白世尊，世尊告曰：「豈有苾芻與他衣已而更奪耶？」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問難陀曰：「汝實奪衣。」答言：「實奪。」佛以種種呵責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先與苾芻衣，彼於後時惱瞋罵詈生嫌賤心，若自奪、若教他奪，報言：『還我衣來不與汝。』若衣離彼身自受用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釋子難陀。
與苾芻者，謂是達摩。
衣有七種，如前廣說。
與衣者，謂與共住門人或復餘類。
後時者，謂於別日。
惱瞋罵詈生嫌賤心者，謂身語心現瞋恚相。
自奪、使人奪取彼衣離身者，謂總離身。
自受用者，謂屬己也。
泥薩祇波逸底迦者，廣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三種相：謂身、語、二俱。身者，若先與衣，後懷瞋恨手自奪取、或牽、或挽，然口不言，乃至衣角未離身時得惡作罪，離身之時便招捨墮，是名身業。語者，謂出其言而奪彼衣，不動身手，結罪同前。二俱者，謂以身語而奪其衣，結罪同前。
言教他者，若教苾芻奪彼衣時，衣未離身二俱惡作，若離身者俱得波逸底迦。主有捨過，若教尼奪，罪亦同此。下之三眾皆得惡作；若諸俗人男女奪者，得無量罪。無犯者有二種：一、為難事，二、為順教。言難事者，若其二師見己門徒於恐怖等處，或在非時河岸涉險，恐其失落強奪取衣，此皆無過。言順教者，若其二師見己門徒與惡知識而為狎習或同路去，奪取其衣勿令造惡，是名順教。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急難施衣學處第二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逝多林。於聚落中有一長者信心賢善，於阿蘭若中奉為僧伽造一住處，種種莊嚴悉皆具足。有六十苾芻而住於此，四事供養無不豐贍。是時長者遇病身亡，從此已後供養斷絕。

時諸苾芻詣其子所，告言：「賢首！汝父造寺，供養六十苾芻衣食豐足，汝今頗能作是事不？」子答之曰：「有能施百或有施千乃至一億，或有自身而不能濟，我今不能如父供養。」時諸苾芻聞是語已悉皆捨去。于時有二年老苾芻，是此村人出家離俗，自行乞食住此寺中。後於異時北方商旅既見其寺，即便俱入高聲讚歎，周旋制底遍觀房宇，皆見空虛便作是念：「應是苾芻宴默而住，或可往詣晝日閑林更復細觀。」見二老者即便告曰：「阿遮利耶！此寺苾芻今在何處？」即以上事而具告知。商主聞已告同旅曰：「我於長夜常有此念：『善哉！我於何時得為僧伽造一住處，安置苾芻衣食供養。』此寺造訖現無施主，我當補處供養眾僧。」即便張一大疊以物置上，告諸人曰：「君等若能見隨喜者，幸可量力各出少多共求福事。」時諸商人各持惠施便獲多物。于時商主告老苾芻曰：「阿遮利耶！此物擬供六十苾芻於此安居以充衣食直。此是月八日直、此是十四、十五日直、此是供病醫藥直、此是衣利。有好苾芻招携住此，我至夏末當更重來，一百苾芻隨力供養。」作是語已禮拜而去。一老苾芻報同伴曰：「今多獲利，誰當藏舉？」報言：「小者當舉。」其時小者即為舉之。「誰復當往室羅伐城喚諸苾芻來住於此？」報言：「小者。」小者答曰：「我已掌衣，仁當自去。」時老苾芻即便往詣室羅伐城向逝多林。六眾常法恒令一人住寺門首，時鄔波難陀在門首住，遙見老苾芻來髮如荻花，鄔波難陀便作是念：「此老耆宿從何而來？」告言：「善來！善來大德！」彼告曰：「敬禮阿遮利耶！敬禮鄔波馱耶！」鄔波難陀即生是念：「此是摩訶羅，不辨尊卑。」即問之曰：「老叟從何處來？」答曰：「我從某處毘訶羅來！」告言：「老叟為是毘訶羅？為是毘伽多？」彼便問言：「何謂毘訶羅？何謂毘伽多？」答言：「眾事豐贍是毘訶羅，所須闕乏是毘伽多。」報言：「往昔毘伽多，今日毘訶羅。」鄔波難陀曰：「何意如是？」報曰：「北方商人來入寺中，捨財供養須六十人，我今故來喚苾芻眾。」鄔波難陀聞斯語已即作是念：「今此老叟勿令入寺。」告曰：「汝欲於此誑誘苾芻。老叟知不？勝光大王種種衣食供養苾芻，及勝鬘夫人、行雨夫人、并剎帝利、給孤獨長者、仙授古舊、毘舍佉母、善生夫人，更有眾多淨信婆羅門、長者、居士等，上座日日常為呪願。諸有苾芻未來至者情樂欲來，現在眾僧歡心樂住，四事供養曾無闕乏，世尊大師親為說法，法食兩途皆無闕少。若其大眾知汝欲來誑誘苾芻者，必當與汝作驅擯羯磨。然我兄弟現有六人，人各有十弟子，為愍汝故我等當行。」時老苾芻報鄔波難陀曰：「聖者！我欲暫往禮世尊足方還故居。」鄔波難陀作是念：「若有諸餘黑鉢之類，聞斯告時在前而去。」即便報曰：「老叟！汝豈不聞，佛說頌言：

「『諸法心為首，　心勝心速疾；
由心清淨故，　讚歎并身禮；
當受勝妙樂，　如影鎮隨形。』」

時鄔波難陀說此語已，即捉其項按使低頭：「汝應口道：『南謨佛陀、南謨達摩、南謨僧伽。』」彼便告曰：「阿遮利耶！我今渴乏應求水飲。」鄔波難陀報言：「老叟！可於此住，我以汝瓶添水令滿，於此飲之。」即便取水令其飲訖，報言：「老叟！即宜可去，更莫久留。」遠送登途，勿令其返。

六眾常法至日暮時同聚一處，有善惡事皆相報知。時鄔波難陀便入寺內，告六眾曰：「諸具壽！我等何時免此辛苦？」彼便問曰：「大德！頗有少多奇異消息？」報言：「有某處聚落有毘訶羅，北方商人來至其所，情樂供養六十苾芻，衣食豐足無所闕少。」諸人聞已咸云：「我去！我等於彼作安居不？」鄔波難陀曰：「不於彼處而作安居，我等往彼，於前夏中皆食噉已，還來至此作後安居。」即將門徒隨路而去。既至彼已，舊住二人遙見來至報言：「善來！善來！諸具壽！」即便授與房舍、臥具及諸小座安水器物。于時六眾作如是議：「我等遠來有所求覓，其所為事宜共觀瞻。」即語老苾芻曰：「現有利養可將出來。」時二苾芻稟性質直，所有利物並將出現：「此是六十苾芻供安居物、此供常食、此是月八日、十四、十五日所費之直、此是醫藥所須及供衣之利。」是時六眾檢見物已，自相謂曰：「此二老慳不肯施設精妙餐噉供養眾僧，然此老叟已為守護，僧家資具頗成勞苦，宜應放免驅役之事。」時二老人既蒙放免極生歡悅，六眾相謂：「我等應差能撿挍者，日日之中能為僧伽作十八種奇妙餅果供養僧者。」即便差作知事之人，彼受僧教日日常營上妙飲食，未久之間財物罄盡。時知事人於上座前白言：「大德！僧家食直今並已盡唯餘一日。」上座告曰：「具壽！若戒不具者可待節日，我等戒行具足豈待日耶？現有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擬供養者，皆預噉之。」其受事人依教即營。悉皆食訖，復白眾曰：「餘一日食在。」上座報曰：「五取蘊身常嬰病苦，所有藥直亦可噉之，現有衣資亦須分却，各自持去隨路而歸。」即便相與分其衣直。復白眾曰：「一日粥在。」鄔波難陀告知事曰：「喚老叟來！」報曰：「汝本請僧，云三月內供養豐足，未滿一月悉皆罄盡。」彼二答曰：「豈可施主遣日日中作十八種奇妙餅果常餐好食？」上座報曰：「老叟！得食之時低頭餐噉，今聞罄盡出嫌賤言。」鄔波難陀告知事人曰：「此二老叟，眾應與作驅擯羯磨。」有餘復云：「汝二老人疾當求懺，若更遲者久事低

頭項筋舒脫。」彼二即便對眾求懺補楑伐蘇，告大眾曰：「諸具壽！此二老人稟性愚直，大眾慈悲可共容恕。」大眾即便布施歡喜。鄔波難陀報老叟曰：「此聚落人全無信敬，我等於此乞食難求，若更有餘即可擎出，必其無者我等當行。」彼二答曰：「大德！更無遺孑。」時六十人悉皆隨路往室羅伐城，即至彼已咸坐後夏。

三月既了，彼舊商人還來至此，同前入寺讚歎禮拜，巡房重見二老苾芻，問言：「寺內苾芻今何所在？」報言：「賢首！此無苾芻。」商人曰：「豈不我云請六十苾芻於此坐夏？」時二老人具以事告。商主報曰：「仁於何處請得苾芻？」報言：「六眾苾芻并其徒伴。」商主報曰：「仁往大海取假瑠璃，豈逝多林更無餘人，仁等何因但請六眾？」是時商主及諸商人各生嫌賤：「沙門釋子無有恥愧，破壞淨法。我等初起信芽即令摧折。」諸苾芻聞以事白佛。佛言：「夏中分物有此過生，故諸苾芻不應夏中分夏利物。若夏中分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尚未制戒。

即於爾時於此城中苾芻尼大世主，常修寂定，所有門徒亦皆宴寂。法與苾芻尼常樂持經，所有門徒亦持經藏。斯之二人同居一寺，若大世主門徒從定起已，時法與尼告門徒曰：「諸妹！世尊聽許諸苾芻尼出家圓具，皆是大世主勸請之力。如世尊說：『若人能護他意當生多福。』諸妹！汝等亦應作無常觀。」是時門徒隨教而作。若法與門徒讀誦之時，大世主告門徒曰：「諸妹！如來世尊於三大劫修諸苦行，無量百千六波羅蜜多悉皆圓滿證無上智，斯等皆為饒益有情。如世尊說：『若人能護他意當生多福。』諸妹！汝等亦應誦無常經。」是時門徒隨教而作。時二苾芻尼及諸門徒相將護故，所修善品不能增進如花少水。有鄔波索迦名毘舍佉，於法與苾芻尼深生敬信，彼於苾芻尼所須資具皆隨意與。時毘舍佉曾於一時至法與尼所，為申禮敬。既至其所，尼便告曰：「鄔波索迦！多苾芻尼共在一處而作安居，更相護惜，所修善品不能增進如花少水。汝頗能與苾芻尼眾別造寺不？」彼即報言：「聖者！我大有物，而無其地，地皆屬王，我無由得。」法與報曰：「必其能者，我為白王望得其地。」毘舍佉曰：「若得地者當為造寺。」時法與尼即便往詣勝鬘夫人所。是時夫人見法與來，告言：「善來！善來！聖者可於此坐。」尼既坐已便禮雙足，告言：「聖者！何意得來？」報言：「夫人！我今欲為諸苾芻尼造一住處，然地皆屬王無處能作，我為地故欲白王知。」夫人報曰：「聖者！當去，我為白王。」時法與尼呪願無病從坐而去。是時夫人往詣王所，白言：「大王！王於今日獲得大利，聖者法與苾芻尼來至王宅。」王言：「聖者何為得來？」夫人報曰：「聖者意欲為苾芻尼造一住處，彼言：『大地皆

屬於王，為求地故欲有啟白。』」王便答曰：「必其聖者須我中宮將欲造寺，我當捨與別造居宅。若不欲者，隨所樂處任情修造。」是時夫人得王教已，令使往報：「聖者！王今隨願，王言：『必其聖者須我中宮將欲造寺，我當捨與別造居宅。若不欲者，隨所樂處任情修造。』」時法與尼聞是教已，具報毘舍佉知。

時勝軍王有二將帥：一名善劍，二名善弓。當爾之時善劍持兵出師他處，是時彼婦與外私通。近彼家邊有空閑處，法與求地遂便至此。法與報曰：「此中造寺形勝可愛。」時毘舍佉即於此地造寺興功，未久之間寺便成立。時苾芻尼遂與門徒於此居止。時善劍軍旋師歸故，彼之婦女隨意遊從，時彼諸人尋逐得已，將還至舍以杖打之，悉皆號叫出大音聲。諸尼皆來白法與曰：「聖者！我避天雨返溺河中。」時法與尼聞是語已作如是念：「彼諸人等有善根不？」即便觀察知有善根。繫屬於誰？皆在我所。即報門徒曰：「諸妹！為欲化度，當忍受之。」時法與尼遂以瓦盆置於一處，告門徒曰：「諸妹！所有殘食皆當置此。」時彼諸尼有殘餅食皆安於此。時小男女來入寺中，若是男者，時法與尼以油置手令自摩頭，以其殘餅而授與之；若是女者，時法與尼自持香油塗其頂上，皆以殘餅與之令食。時諸男女得餅果已悉將歸家，其母見已皆問之曰：「汝於何處得此餅來？」答云：「聖者法與惠我令食。」諸母聞已皆作是念：「觀此憐愛便是聖者法與助我養兒。」由此事故便於尼處敬信倍深，各生是念：「若我夫主更去征行，我等皆當詣聖者所承事供養。」便於後時彼之夫主從軍而去，時法與尼知彼諸女堪受化度，便遣門徒灑掃庭宇，以新牛糞而塗拭之，并安澡豆及以淨水，嚴設香花并供養具，美音聲者差令讚佛。時彼婦人夫主去已，皆相呼命來入寺中至法與所。時尼見已報言：「善來姊妹！」彼皆敬禮共相問訊，授以澡豆灌以淨水令洗手已，悉與香花教其右旋，供養制底歌詠讚歎。既供養已，時法與尼於大眾前就座而坐。時諸婦女皆致敬已，當前而坐為聽法故。時法與苾芻尼觀眾根機界性差別，隨其意樂而為說法，令彼諸女心得開悟，即於座上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皆得預流果，廣說如前。離三惡趣得涅槃道，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成鄔波斯迦。

時諸婦女禮尼眾已各並歸舍，既至舍已灑掃家庭，以新牛糞淨塗拭訖，威儀庠序寂止而居。後於異時夫主迴軍，各在途中而作是念：「我家中婦共何男子行非法耶？」時彼諸婦聞婿歸還皆共出迎，既相見已報言：「善來！善來！聖子辛苦。」即各引還至其居宅。時彼諸婦各與其夫，香油塗身湯水沐浴，供以美食冠帶花纓。時彼諸人各作是念：「希有今日，禮節威儀。」皆問婦曰：「何意今者供給異常？」婦答夫曰：「聖子知不？我蒙聖者法與苾芻尼為說妙

法，能令我等於生死中雖復流轉，極重煩惱不復現行，猶如往日。」時彼夫主各生是念：「聖者法與能調難調，我之妻室於昔日來多造邪行，我以種種杖楚苦言責罰然不能改，由蒙聖者為說法故便得調伏，此則聖者惠我大恩，我等宜應共白王知，往至寺中禮拜聖者。」時法與尼觀彼根機堪受化度，即便掃灑房宇廣說如前，令彼諸人皆得見諦，讚歎希有如前具說，乃至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作如是語：「聖者！我從今日乃至不以故心損蟻子命，然而我等持刀自活。今時斷殺其欲如何？」尼便報曰：「賢首！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木刀，勿生害意。」諸人答曰：「我等奉行。」彼諸軍士既見諦已，不飲酒、不博弈、不行邪行，由斯家業受用豐饒，所有象馬養餧如法亦皆肥盛。

後於異時憍薩羅勝光王邊隅逆命，發兵往征，所去軍師皆被他敗，復令將去還遭沒落。時國大臣進白王曰：「邊隅兵盛、王師日羸，王不親行彼難剋伐。」王聞是語即便宣令普告諸人：「於我國中持刀活命者，悉皆隨我伐彼不臣。」王有二軍：一名善劍，二名善弓。王既出已，令善劍先鋒、善弓後殿。王見前軍人馬肥盛，王問大臣曰：「此是何軍？」大臣白言：「是王善劍軍，前鋒而去。」時王迴顧，見其後軍人馬羸瘦，王問大臣曰：「此是何軍？」大臣白言：「是王善弓軍，以為後殿。」王曰：「卿等豈可給軍糧不平等與？」大臣白言：「均平給與。」王曰：「喚來。」彼便喚至，王親問曰：「汝軍得糧豈不均等？」白言：「大王！得料相似。」王曰：「何故前軍人馬肥盛，汝之軍眾羸瘦如是？」彼白王曰：「我等若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木刀不欲傷害，所有兵器賣以充食，我等軍兵亦皆肥盛。」王聞此語問前軍曰：「汝等豈可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木刀不欲傷害！」白言：「實爾。」王曰：「汝等豈欲將我至彼令他殺耶？」即便白言：「豈可器仗而能鬪戰，終須人力方破彼軍。」王聞忿怒告云：「若器仗不能戰人能戰者，汝等宜去降破彼城。」作是語已王便迴駕。時前軍人詣法與尼處，告言：「聖者！王遣我等往伐彼城，我等今時欲作何計？」法與報曰：「賢首！仁等但去，至彼邊城必當得勝，然每於宿處誦三啟經。既至邊隅圍彼城郭，即於其夜通宵誦經，稱天等名而為呪願：『願以此福資及梵天，此世界主帝釋天王，并四護世及十八種大藥叉王，般支迦藥叉大將，執杖神王所有眷屬，難陀、鄔波難陀大龍王等。』」

時彼軍人聞法與苾芻尼所說事已，即便禮足歡喜而去，每於住處誦三啟經，既至彼已遍圍城郭，即於是日通夜誦經。時彼將軍依法與尼所教之法，遂廣為呪願如前具說，并設祭食供養天神。當爾之時北方多聞天王，須往眾多藥叉集處，聞諸軍眾說呪願聲，便生是

念：「誰稱我名而為呪願？」遂俯觀察見諸軍眾，復作是念：「我此法弟非處驅馳。」即告般支迦藥叉將軍曰：「此之軍兵是我法弟非處驅役，汝等宜應降伏此城付彼軍眾。」藥叉敬諾，即便去斯不遠化作軍眾，象如大山、馬形如象、車如樓閣、人等藥叉。時城內人遙見軍來生大恐怖，共相告曰：「國之與命何者為先？國破更求，命斷難續。宜當保命豈顧城耶？」遂即各捨兵器開大城門，自繫其頸求哀乞命。時善劍軍見斯事已，各起悲憐不加殺害，取其將帥并諸封直，皆大歡喜返旆而歸。到其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兵眾及封直之物。」王極欣慶告軍人曰：「所將封直用賞勞勤，俘虜諸人設盟還放。」時善劍軍人便作是念：「我等出師安隱歸故，斯等皆是聖者法與威神之力。」遂相謂曰：「由聖者力使我得勝，今持此封直供養聖者。」即便持物往至其所，報言：「聖者！我等保命戰勝言歸，國王歡喜賞賜豐贍。今持至此略表丹心，唯願慈悲為受斯物。」法與報曰：「賢首！若於三寶不興供養，雖生天上而受貧苦，汝等宜應於佛法僧而興供養，當令汝等於長夜中常受安樂。」時彼諸人蒙斯教已，皆往逝多林請佛及僧，於三月夏安居內，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於日日中每於食前供養三寶，於食後時聽聞妙法，初夜後夜繫念思惟。

後於異時復有邊隅不臣王命，時王遂勅善弓軍曰：「汝等可去伐彼邊隅。」時善弓軍白大王曰：「我兵羸弱、彼軍強盛，可令彼去我更後番。」王命善劍軍曰：「汝等可去伐彼邊隅。」彼軍白王：「我番已了，未合軍行。」王曰：「且應此番，後當免汝。」時彼軍人承王教已，共相議曰：「前伏彼城是藥叉眾威神之力，我今更去定死無疑。然而我等於三月內請佛及僧，隨有所須悉皆供給。我等宜可奉彼夏衣從軍而去。」即持衣物往逝多林。于時世尊宴默而坐，諸人持物詣苾芻所，白言：「聖者！我等被使往伐邊隅，於彼戰亡難期再入，此是夏中施物，幸為受之。」時諸苾芻報言：「賢首！大師世尊已制學處，不許我等夏內分衣，我不敢受。」報言：「聖者！幸當受取置在一處，待夏了日眾共分之。」諸人以衣置一房中便捨而去。

時彼諸人持先器仗師旅而出，時給孤獨長者見而問曰：「君等何之？」報言：「長者！欲往征行。」長者報曰：「豈非君等先已征還？」答言：「行了。」「若爾，何故復更征行？」報言：「王遣我等，且應此番，後當相免。」長者報曰：「且住於此。我為白王。」是時長者便詣王所，白王曰：「王今何意使善劍軍？」王曰：「某城叛逆，今往討之。」長者曰：「彼當番未？」王言：「已去。」長者曰：「若如是者何故頻行？」王曰：「後番放免。」長者曰：「王今知不？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木刀能降

他不？然彼軍人皆是佛子，乃至蜫蟻不故斷命，前去征討乃是藥叉天眾為伏彼城。今者重行恐將沒落，豈非大王傷害佛子？」是時大王知是佛子，告大臣曰：「當宣我教告毘盧宅家，使知從今已去有征行處，更勿差遣善劍軍人。」

時諸苾芻夏安居了，往諸人所報曰：「賢首！我隨意事訖，有衣與我。」彼便報曰：「聖者！我先與之，彼處應取。」時諸苾芻開房取物，但見螻蟻土封積成大聚。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差藏衣苾芻。若苾芻五法不具者，此不應差，差不應作。云何為五？謂有愛、恚、怖、癡藏、與未藏不能曉了。五法具者，此即應差，差應令作。云何為五？謂無愛、恚、怖、癡、藏與未藏善能曉了，如是應差。先當勸喻一苾芻曰：『汝某甲能與僧伽於夏三月中藏護衣不？』若言：『能。』者，應敷坐席次鳴揵稚以言白訖，僧伽盡集，令一苾芻作白羯磨。」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及尊敬戒者，少欲知足行杜多行，威儀嚴肅知量而受，隨順苾芻所行之法，為宣說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前三月夏安居，十日未滿、八月半未滿，有急施衣，苾芻須者應受，乃至施衣時應畜。若過畜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者，謂佛法中人。

十日未至八月半者，謂去隨意時有十日在。

前三月夏安居者，非後安居也。

有急施衣者，有其五種。云何為五？或為自病故施、或為他病者故施、或將死時施、或為死亡故施、或將行時施。

苾芻須者，謂心樂欲。

衣者，謂七中隨一。

應受者，謂受畜已隨意分之。乃至施衣時應畜者，謂舉藏也。何謂施衣時？謂不張羯恥那衣一月，若張羯恥那衣五月，是謂為時；過此非時。若過此時不作分別而畜衣者犯捨墮，捨之法式廣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若於夏內分夏利養，或過時而畜，皆得捨墮。若於十日中得五種急施衣，分之無犯。若在夏中，或時施主欲得自手而行施者，取亦無犯。若其差得藏衣苾芻，或可施主作如是語：「我行還自手當施。」雖過時分畜亦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四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阿蘭若六夜學處第二十七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去斯不遠有一聚落，彼有長者大富饒財多諸僕使，彼有淨信心意樂賢善。彼為僧伽造一住處，其狀高大有妙石門，周匝欄楯悉皆嚴飾，生天梯陛見者歡喜。於此住處請六十苾芻，夏安居已隨意而去。時彼施主見寺空虛令人守護，勿使賊徒盜床褥等。是時復有六十苾芻人間遊行，屆斯聚落求覓停處。時有一人報苾芻曰：「聖者！何不住寺耶？」答言：「賢首！何有寺耶？」答言：「村外林中有好住處。」苾芻便往見，守護人彼遙見已，告言：「善來！善來！」即便以次給與房舍并及床褥，倚枕坐床并三木拒，告言：「聖者！可先濾水，我今暫往白長者知。」至已告曰：「長者！今仁福德倍更增長，有六十客苾芻來至寺所。」長者聞已即便驚喜，報家人曰：「汝等今可取酥、蜜、沙糖、石榴、石蜜、蒲萄、胡椒；乾薑、蓽茇，堪作非時漿物持往寺中。今客僧伽來至住處，欲作非時漿令其飽飲。」家人聞已咸將至寺，時諸苾芻既濾水已各住，威儀隨處而住。是時長者便往寺中遙見苾芻，如蓮花叢充滿寺內，倍益信心極加歸向，說伽他曰：

「若村若林中，　若高若下處，
僧伽居住者，　令生愛樂心。」

作非時漿調和既了自手授與，諸苾芻眾飽飲漿已，禮僧伽足自執香鑪，引諸僧眾出繞制底還歸寺中。居上座前長跪而住，上座為彼而作呪願。願已長者白言：「明日中時，唯願聖眾就我宅中哀受微供。」苾芻許之，禮足而去。彼於明日辦諸美膳供養僧伽，僧伽食已各歸住處。復於中後設非時漿，既澡漱已為說妙法，上座復與呪願。是時長者手執香鑪，於上座前白大眾曰：「聖者！此之住處我不為身，亦不為親屬。然本意者，但為僧伽造斯住處，願見哀愍於此夏安居。」諸苾芻告長者曰：「法主世尊今現在室羅伐城，於時時中聞說授記：某甲苾芻證阿羅漢，某甲苾芻成不淨觀。勝光大王、末利夫人、仙授世主毘舍佉母，及餘長者婆羅門等並悉敬信。我等至彼，若法、若義皆同受用，我等欲往。」長者白言：「受法義利，唯仁所知：衣食資身，我願供給。願少留心，於此停住，四

事供養當無闕乏。」上座告言：「諸具壽！如世尊說：『若其施主有敬信者，應須悲愍增長信心。』我今欲於此住。」既作留意，即便於此內外觀察，遂見香花滿樹美果豐枝，清沼茂林皆可愛樂。上座告曰：「諸具壽！今此住處花果豐盈，若前安居果實未熟，我等宜作後安居。」作是議已便後安居。

時彼長者唯造一寺，所有福業皆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坊更無別寺，諸人福業亦皆臻湊。時諸苾芻於此安居多獲利養，隨意事了猶未分散。時有迦栗底迦賊，共相議曰：「我等當作何業，於一歲中不假劬勞豐足衣食？」有作是說：「我等宜應偷苾芻物。」餘賊報曰：「彼一日中過百門閫，辛苦乞索僅得充軀，彼何所有？」中有一賊諳委苾芻，告諸人曰：「汝不知彼大有財物，所以然知此造寺長者信心淳善，唯造一寺所有福業皆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坊更無別寺，諸人福業亦皆臻湊。時諸苾芻於此安居多獲利養。若不信者可共親觀。」諸人報曰：「若爾，汝可先觀我當後去。」報言：「我且先行。」即便整理衣服緩步從容，口誦伽他旋行制底便入寺內。于時門所有一莫訶羅苾芻，彼賊見已禮足而問：「聖者！此是誰寺？房宇莊嚴令人愛樂，願生天者是其梯陞。」苾芻報言：「賢首！是某甲長者之所興建。」問言：「聖者！此是毘訶羅？為是毘伽多？」苾芻問曰：「何謂毘訶羅？何謂毘伽多？」報曰：「若資具充滿是毘訶羅，若所須闕乏是毘伽多。」苾芻報曰：「賢首！若如是者，此是毘訶羅，非毘伽多，於此住處資產豐足。」賊便報曰：「聖者！若足食者不應餐土，若足衣者不著樹皮，仁之衣服應有多少？」時莫訶羅稟性愚直，便携賊手共進房中報言：「汝觀架上衣物。」重復問言：「聖者！此是仁物？為僧祇耶？」報言：「賢首！是我私物。」問言：「聖者！仁是上座？為是法師？」報言：「賢首！我非上座，亦非法師。我是沙彌，在僧之末。」報曰：「仁所有物我已知之，然於眾家有臥具不？」報言：「賢首！我在最下尚七事具足，何況僧家？」問言：「聖者！眾家厨內煮食之物，為用瓦器？為銅釜耶？」苾芻即便示其庫屋告言：「於此庫中充滿銅器。」既知此已賊便欲去，報言：「聖者！向來廢仁善品妨我家業，今且辭去後更諮參。」報言：「好去。」賊乃禮足而行，詣諸賊所告曰：「我於彼寺觀察財物如陸地舟，宜可偷竊。」中有一人告諸賊曰：「我曾聞說，有六十人善閑弓矢於此出家，不可造次輒為偷竊，若眾集聽經方可入寺。」別人問曰：「不知何日眾聚聽經？」其諳委僧人告諸賊曰：「八日已過月半當誦。」即便屈指數日而住，至十四日上座自說波羅提木叉，為長淨事已令誦經者昇師子座，纔始發端誦伽他曰：

「佛在給園中，　能斷諸纏惑，
諸根皆寂定，　告眾如是言。」

于時賊徒扣門而喚，苾芻問曰：「汝是何人？」報言：「聖者！我是善男子。」時諸苾芻便作是念：「或聚落人來此聽法，我為開門。」其門既開賊徒競入爭取財物，苾芻告曰：「汝向報言是善男子，今來入寺便竊我財。」賊言：「聖者！我有二名：在外名善男子，入寺名賊。」苾芻告曰：「作汝名者非是好人。」偷得物已即便出寺。苾芻議曰：「具壽！如世尊說：『凡[(殼-一)/牛]乳者不應令盡。』今此長者若見遭賊出物供寺，復與我等定當傾竭，宜往室羅伐城同梵行處求覓衣服。」共相謂曰：「我等形露如何涉途？」一人告曰：「晝入草叢、夜當涉路。」不白長者於是便行，漸至室羅伐城。彼諸苾芻初夜後夜警覺定思勤修善品，見露形者來至門前惶遑顧望，彼諸苾芻遙問之曰：「汝露形拔髮之輩，因何至斯？此僧伽住，非汝住處。」答言：「具壽！我是苾芻，非露形外道。」復問曰：「豈有如是形相苾芻？」答曰：「被賊偷劫，欲使何為？」問曰：「汝名何等？」答曰：「我名佛護、法護、僧護等。」彼便答曰：「善來！善來！諸具壽！」即為開門。彼便入寺，或與三衣、或有與裙、或與僧脚崎、或與漉水羅、或與腰絛、或與波怛羅，隨其所有皆共周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諸苾芻住阿蘭若處者，於三衣中應留一衣置俗舍內。如佛所教，蘭若苾芻於三衣中應留一衣置俗舍內。」

時諸苾芻如佛所教以衣置村，由前制戒還往村中與衣共宿。時婆羅門居士告言：「聖者！仁等何意於此宿耶？」報言：「此有我衣。」彼便報曰：「我等豈可盜此衣耶？若不相信宜可持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彼宿。」時諸苾芻明相未出往至村中，見諸女人露形而臥，彼便問曰：「何故聖者未曉而來？」苾芻報曰：「此有我衣。」彼便報曰：「我等豈可盜此衣耶？若不相信宜可持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夜往。」時諸苾芻便至村外待明相出，遂被賊盜虎狼、師子之所驚怖。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於寺中待明相出。」時諸苾芻有三寶事須出界外，皆不敢去，云：「我有衣寄俗舍內。」苾芻白佛，佛言：「阿蘭若苾芻應齊六夜得向餘處離衣而宿。」時六眾苾芻出界外遂經七宿，諸苾芻告曰：「具壽！佛聽出界離衣六夜，仁等何因故經七宿？」答言：「具壽！遣經六夜至第七夜，豈飲酒噉蒜耶？」少欲苾芻聞此說已共生嫌賤作如是語：「佛聽六夜得離衣宿，云何苾芻遂經七宿？」時諸苾芻以緣白佛。爾時世尊以此因緣乃至告諸苾芻，廣說如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眾多苾芻在阿蘭若處住，作後安居有驚怖畏難處，苾芻欲於三衣中隨留一衣置村舍內。若苾芻有緣須出阿蘭若界者，得齊六夜離衣而宿，若過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眾多苾芻者，眾多謂三人已去。
苾芻謂是六眾。
在阿蘭若住處者，去村五百弓，有一拘盧舍名阿蘭若處、四拘盧舍名一踰膳那，從七極微至踰膳那，有十八種差別，如前廣說。
住處者，謂是寺也。
後安居者，謂從六月十六日為始。
有驚怖畏難處者，驚謂恐有賊來，怖謂虎豹狼等，畏難謂蚊虻、蛇蠍、風熱等事。
言苾芻欲於三衣中隨留一衣置村舍內者，三衣謂是僧伽胝、嗢呾羅僧、伽安呾婆娑。村者，謂有街衢巷陌可識。置者，安也。
若有緣須出界者，謂有三寶事或別人事。出界者，謂離常住處所有分齊。
得六夜者，謂得至六夜。
離衣而宿，謂望村內所寄之衣。
若過，謂至七日明相出時，犯捨墮罪，捨悔法式廣說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三衣中欲留一衣置村舍內，從阿蘭若界離過六夜，得捨墮罪。若有八難隨一事來，捨去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預前求過後用雨浴衣學處第二十八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如佛所言苾芻應求雨浴衣，時六眾苾芻預前求覓、過後而用，事務繁雜妨廢正修。少欲苾芻遂生嫌賤：「云何汝等故違佛言？」以緣白佛。爾時世尊以此因緣乃至告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春殘一月在應求雨浴衣，齊後半月來應持用。若苾芻未至春殘一月求雨浴衣，至後半月仍持用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六眾也，若復更有如是流類。
春殘一月者，謂去安居有一月在，即是從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
應求雨浴衣者，謂洗浴物。
齊後半月來應持用者，指用分齊，謂有半月在當作隨意事。謂從八月一日已去。若苾芻未至春殘一月便預求雨浴衣，至後半月尚持用者，得罪同前。捨悔法式廣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欲作前安居，即於春殘一月求雨浴衣。若苾芻欲作後安居者，便作是念：「彼尚求衣，我何不求？」若求得者犯捨墮罪。若苾芻作後安居，彼持雨浴衣至八月盡仍尚持衣，若前安居人作如是念：「彼尚持衣至八月盡，我何不持？」若持者得捨墮罪。若苾芻各依自夏求衣、持衣者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迴眾物入己學處第二十九

爾時佛在釋迦處販葦人聚落。爾時有一長者自起信心深生愛敬，造一住處施與別人聖者羅怙羅。時羅怙羅於此寺中時時住止，因有緣務須往室羅伐城。是時長者聞具壽羅怙羅捨其住處，執持衣鉢往室羅伐城。時彼長者見寺空虛，即便以寺捨入僧伽。時具壽羅怙羅事緣既了，即便還來詣舊住處，聞說長者以其住處施與僧伽。羅怙羅聞斯事已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住，即以上緣具白世尊：「我今欲如之何？」于時世尊告羅怙羅曰：「汝今可詣長者之處作如是語：『長者！豈於我所見身語業有不善處生嫌賤耶？』」時羅怙羅承佛教已，即便往詣長者之處作如是語：「長者！豈於我所見身語業有不善處生嫌賤耶？」是時長者即便禮足作如是語：「我實不於聖者之所見身語業有不善處起嫌賤心。」時羅怙羅呪願長者：「無病長壽。」即便捨去還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住，白佛言：「世尊！我承佛教，至長者所告言：『長者！豈於我所見身語業有不善處生嫌賤耶？』長者答我云：『聖者！我實不於聖者之所見身語業有不善處生嫌賤心。』」于時具壽阿難陀在於佛後執扇扇佛，世尊即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宜往販葦人聚落，告諸苾芻悉令集在常食堂中。」時具壽阿難陀奉命而去具宣佛教，彼苾芻眾皆令集在常食堂中已，還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彼聚落中諸苾芻眾，我奉佛教皆已集在常食堂中，唯願知之。」爾時世尊詣彼堂中於所設座就之而坐，告諸苾芻曰：「若有施主以所施物施一別人，後時復迴此物施一別人，此則施者非法，受者亦非法，名不淨受用。如是若更迴與二人、或與三人，或與僧伽，斯等皆名施不如法、受不如法、不淨受用。汝等苾芻！若有施主，以所施物施二別人，後時復迴此物施一別人，此則施者受者俱名非法，所有受用皆是不淨。如是若更迴與二人、三人，或與僧伽，施者受者俱名非法，所有受用皆是不淨。汝等苾芻！若有施主，以所施物施三別人，後時復迴此物施一、二、三人，或與僧伽，施者受者俱名非法，所有受用皆是不淨。汝等苾芻！若有施主，以所施物施與僧伽，後時復迴此物施與一、二、三人，與餘僧伽，施者受者俱名非

法，所有受用皆是不淨。汝等苾芻！若其僧伽破為二部，先施此部復將此物迴與彼部，乃至皆是不淨受用。汝等苾芻！若施一人不迴與一人，施者受者皆名如法，所有受用皆名清淨。如是若施二人、三人、僧伽、此部，更不迴與餘者，乃至受用皆名清淨，如上廣說。汝等苾芻！前是施、後非施。汝等苾芻！地屬於王、物屬於主，所有衣鉢等物應囑苾芻。施主所有施寺等物，若有破落應自修補，不應持此迴施餘人。汝等苾芻！應與羅怙羅先所住處。」時諸苾芻既奉佛教，即便授與羅怙羅先時住處。此是緣起，然佛世尊尚未制戒。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一乞食比丘，與一長者受三歸依并五學處，後於異時復為長者讚說七種有事福業。長者白言：「聖者！我今隨力欲作少多有事福業。」苾芻問曰：「欲作何事？」白言：「我欲供佛及僧苾芻。」報曰：「頗有少許衣物施不？」白言：「聖者！我是貧人，但有一雙白疊，聖者可為我往稱我名號，請佛及僧明日垂慈來我舍食時乞食。」苾芻便往園中見諸苾芻並皆詳集。時乞食苾芻稱長者名，請佛及僧明當就舍受其供養。時諸苾芻共相謂曰：「此乞食人今於俗家成教化者。」時有問曰：「彼長者家為有施物？為無施物？」報言：「彼是貧人，有一雙疊欲持奉施。」時鄔波難陀聞已作是念：「彼人請佛及僧，以一雙疊擬將奉施，彼必定是貴價之衣。我若不能奪此衣者，我更不名鄔波難陀矣。」作是念已，即於其夜辛苦至明，既天曉已即便著衣持鉢到長者所。見彼長者備辦飲食，問言：「長者！欲作何事？」報言：「我今具膳供佛及僧。」鄔波難陀報言：「長者！如佛善說：『若有眾生於日初分以身語心修諸善業，當知是人名初分善。若有眾生於日中時以身語心修諸善業，當知是人名中分善。若有眾生於日暮時以身語心修諸善業，當知是人名後分善。』仁今獲得三業初善，由供佛僧自手營辦，長者頗有多少施耶？」答言：「我家貧薄，但有一雙白疊。」報言：「長者！暫可將來我觀其狀。」時彼長者即便取衣，報言：「長者！新物善哉！然而長者有捨施福無受用福。何以故？佛之徒眾有千二百五十人，得汝一衣更待獲得千二百四十九衣已方可共分，汝今此衣於桁竿上而取銷盡。又如佛說：『若時僧伽得少食利，如小樹葉平等行之。若得少衣應為燈炷平等共分。』長者！汝所施衣若共分張形狀如是，何有受用之福利耶？」長者報曰：「聖者！我今作何方便，令得施福及受用福？」鄔波難陀報長者曰：「汝若能於釋種之中有出家者、明閑三藏為大法師、善能敷演辯才無礙，汝將此衣持施彼者，便能具足惠施之福及受用福。」長者報言：「聖者！何處得有如此福田我當奉施？」鄔波難陀曰：「我即其人。」是時長者便禮其足以衣授與，報言：「聖

者！願慈愍故為受此衣。」鄔波難陀報言：「長者！汝雖解施未體其儀，當待片時佛僧食訖，持此白疊在上座前，告大眾言隨喜，然後當施於我。」長者報曰：「我如是作。」時彼長者即便灑拭庭宇敷以座席，布列香花門安水器，即令使者命佛及僧，白言：「時至。」

爾時世尊及苾芻僧伽，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往長者家依次而坐。時彼長者見眾坐已，便以種種香美飲食，自手供奉佛及大眾。既飽食已長者即便持其白疊，於大眾前口唱隨喜，施與鄔波難陀。爾時世尊自為呪願已，從坐起去便即歸寺。時藏衣苾芻告授事人曰：「可於鄔波難陀處索取白疊。」授事往索，告言：「大德！今日施物可與我來。」鄔波難陀答言：「具壽！汝為持疊至寺，還我來耶？」報言：「不還。」鄔波難陀曰：「何意不還？」彼便答曰：「是大眾物。」鄔波難陀告言：「具壽！汝之衣鉢何故不與？將我衣鉢持施僧伽，我不與汝。」彼乞食苾芻在長者家，告長者曰：「仁今何意此處雷鳴彼處下雨？」長者答言：「聖者！我有何過？」苾芻報曰：「汝先以疊擬施眾僧，何因食訖迴與鄔波難陀？」長者答曰：「我欲如何？大德鄔波難陀來至我所作如是言：『汝有施福無受用福。何以故？佛之徒眾有千二百五十人，得汝一衣更待獲得一千二百四十九衣已方可共分。汝今此衣於桁竿上而取銷盡，并陳佛說均分衣食如小葉燈炷，乃至廣說。求好大德當施此衣，我即其人，宜唱隨喜當施我疊。』我聞此說如言便與，豈有過耶？」時乞食苾芻聞此語已便往寺內，餘苾芻見告曰：「汝乞食人長時教化得一施主，彼便此處震雷別處下雨。」乞食者告曰：「我與長者俱有何過？然有一人往至其家報長者云：『汝有施福無受用福，廣說如上。乃至唱隨喜已當施於我。』時彼長者隨言而作。我及於彼何有過耶？」時有少欲苾芻聞此語已極生嫌賤：「云何苾芻知他施僧物自迴入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爾時世尊即以此緣集苾芻眾，問鄔波難陀曰：「汝實迴僧物用入己耶？」白言：「實爾。」乃至廣說，「我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他與眾物自迴入己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若更有斯類。

知者，或自知或因他告。

僧伽者，謂佛聲聞。

眾物者，有二種物：謂食利物、衣利物，此處所言謂是衣利。

迴者，物定屬他化將入己。

泥薩祇波逸底迦，捨悔法式廣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屬一苾芻物，自迴入己，迴時得惡作，得便捨墮。如是乃至知屬二人、三人、或屬僧伽，自迴入己得

罪同前。
若苾芻知屬一苾芻物，迴與他一人，迴時得惡作，得時亦惡作。如是乃至知屬一人，迴與二人、三人，或迴與僧伽、自迴入己，得罪同前。
若苾芻知屬僧伽物，迴與一人，迴時得惡作，得時亦惡作。如是乃至知屬僧伽，迴與二人、三人，迴時惡作，得時亦惡作。
若苾芻知屬一僧伽物，迴與餘僧伽，迴時惡作，得時亦惡作。若知與苾芻僧伽，迴與苾芻尼僧伽；知與苾芻尼僧伽，迴與苾芻僧伽；知與二部僧伽物，迴與苾芻僧伽；知與二部僧伽迴，與苾芻尼僧伽；若知苾芻僧伽物，迴與二部僧伽；知與苾芻尼僧伽物，迴與二部僧伽；若其僧伽破為二部，知與此部迴與彼部；或知與此寺，迴與彼寺；知與此房，迴與彼房；知與此廊，迴與彼廊；或於房廊更互迴與，或與此柱間，迴與彼柱間，或柱間物，迴與門處，或以門物，迴與閣上，如是廣說，乃至展轉相迴，皆得惡作。若苾芻知與此佛像物，迴與餘佛像；若知與此窣覩波物，迴與餘窣覩波；若知與踏道初陞，迴與第二、第三，或迴與塔身，或與檐級；或此畔物迴與餘畔，或迴與覆鉢，或迴與方臺輪相初級，乃至寶瓶法輪立柱，或復從此迴至下基，如上迴互皆得惡作罪。若王力使迴者皆無犯。若與此貧人物，迴與彼貧人，得惡作罪；若覓不得者，迴與無犯。若苾芻，與此傍生食，迴與彼傍生，得惡作罪；若覓不得，迴與無犯。若擬與傍生物迴將與人，擬與人物迴與傍生，得惡作罪。若與出家物迴與俗人，或復翻此，得惡作罪；若覓不得者無犯。如是女、男、半擇迦苾芻尼及下三眾，若多若少與此彼更相迴互，准前應說。若覓不得，雖違本心與餘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服過七日藥學處第三十

爾時佛在王舍城竹林中住。爾時具壽畢隣陀子弟子門人，所有諸藥自觸、令他觸，或與飲食細末相雜，或更互相和，或自類相雜糅在一處，不知應捨不捨，時與非時任情取食。諸有少欲苾芻見是事已，起嫌賤心作如是語：「云何苾芻所有諸藥自觸令他觸，或與飲食相雜，或更互相和，或自類相雜糅在一處捨與不捨，亦復不知時與非時任情取食？」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眾，知而故問，廣說乃至問畢隣陀子弟子門人：「汝等實爾？所有諸藥自觸令他觸，或與飲食相雜，或更互相和，或自類相雜糅在一處捨與不捨，亦復不知時與非時任情取食耶？」白佛言：「實爾。大德！」于時世尊以種種呵責多欲不足難養難滿，讚歎少欲知足易養易滿，

知量而受修杜多行。告諸苾芻曰：「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為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如世尊說：聽諸病苾芻所有諸藥隨意服食，謂酥、油、糖蜜，於七日中應自守持觸宿而服。若苾芻過七日服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如世尊者，謂如來、應、正等覺。
說者，有所曉示也。
病苾芻者，謂此法中苾芻身嬰疾病。
所有諸藥隨樂服食者，謂與病狀相宜，清淨堪食。
酥者，謂諸酥。油謂，諸油。糖，謂沙糖。蜜，謂蜂蜜。
於七日者，謂七日夜。
自守持之觸宿而食者，謂得自取而食。
過七日者，謂越限齊也。
泥薩祇波逸底迦者，此物應捨其罪應說悔，故名泥薩祇波逸底迦。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月一日得藥，此藥即應於七日內自作守持，或可捨、或與餘人。若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八日明相出時得泥薩祇波逸底迦。若苾芻一日不得藥、二日不得，三日得乃至七日得，此藥即應於七日內自作守持，或可捨、或與人。若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八日明相出得捨墮罪。若苾芻一日得藥、二日亦得，於七日內此初日藥應守持，二日藥或捨、或與餘人，或第二日藥自作守持，初日藥或捨、或與餘人。若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如於一日二日相對作法，如是二日三日乃至六七日相對作法，餘如上法。若苾芻月一日得眾多藥，此藥即應於七日內自作守持，或捨、或與人。若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第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如於一日，如是乃至七日得眾多藥，此藥應於七日內自作守持，或捨、或與人。若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第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一日得眾多藥、二日亦得眾多藥，此初日藥於七日內應守持，二日藥或捨、或與人，或第二日藥自作守持，初日藥或捨、或與人。若不捨、不與餘人，至第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一日不得眾多藥，二日亦不得眾多藥，乃至第六第七日方得眾多藥，第六日藥於七日內應守持，第七日藥或捨、與人。若不捨、不與人，至第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
若苾芻所有諸藥自觸令他觸，或與飲食細末相觸，或更互相和、或同類相雜糅在一處不能分別者，此藥即應與寺家淨人或施求寂。若復苾芻於此諸藥不自觸、不令他觸，不與飲食細末相觸，亦不更互相和，亦不同類相雜，亦不糅在一處。捨與不捨、時與非時能善分別，於七日內自為守持自取服食。應如是守持，應在午前當淨洗手受取其藥，對一同梵行者作如是說：

「具壽存念！我苾芻某甲有此病緣，清淨醫藥我今守持，於七日內自服。」及同梵行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若已服一日，即告同梵行者云：「我此病藥已服一日，餘有六日在，我當服之。」如是乃至七日皆應告知。若滿七日已尚有餘藥，應捨與淨人或與求寂。若不捨者，至第八日明相出時，犯捨墮罪。

若苾芻有捨墮藥不捨與人、不為間隔、罪不說悔，若更得餘藥悉犯捨墮，由前染故。若苾芻犯捨墮，藥雖已捨訖，未為間隔、罪未說悔，若更得餘藥皆犯捨墮，由前染故。若苾芻犯捨墮藥雖已捨訖，已為間隔、罪未說悔，若更得餘藥皆犯捨墮。若苾芻藥犯捨墮未為三事，若更得餘衣鉢網絡腰絛，但是沙門所畜資具活命之物、若受畜者皆犯捨墮，由前染故。若苾芻犯捨墮藥已捨、已為間隔、罪已說悔，更得餘藥者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諸大德我已說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法，今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如是三說。「諸大德是中清淨，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五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九十波逸底迦法

總攝頌曰：

故妄及種子、　不差并數食、
蟲水命伴行、　傍生賊徒食。

初別攝頌曰：

妄毀及離間、　發舉說同聲、
說罪得上人、　隨親輒輕毀。

故妄語學處第一

爾時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爾時具壽羅怙羅於此城側溫泉林住。時有眾多敬信婆羅門居士等來詣其所，問言：「大德！世尊今者住在何處？」若佛世尊在竹林中，時羅怙羅即便報云：「在鷲峯山。」若在鷲峯山，報云：「在竹林中。」若在畢鉢羅窟，報云：「在西尼迦窟。」若在西尼迦窟，報云：「在畢鉢羅窟。」時彼諸人欲求禮佛不能得見，身體疲倦極生勞苦，詣羅怙羅處。時羅怙羅問諸人曰：「仁等得見世尊不？」答言：「不見。」諸人報云：「聖者！何因故惱我等？」答言：「實爾，我故相惱。」時彼諸人各生嫌賤。時諸苾芻以緣白佛。爾時世尊聞是語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於食後時即便往詣溫泉林所羅怙羅住處。時羅怙羅遙見佛來，為佛敷座即安置瓶水并洗足器，淨洗足手已往迎世尊，收取上衣白言：「善來世尊！願於此坐。」佛便就座，坐已即取瓶水自洗雙足，於洗足器傾去多水餘留少許，告羅怙羅曰：「汝見器中留少水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怙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慚恥亦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為乏少沙門之法。」世尊復以器中少水總瀉于地，告羅怙羅曰：「汝見少水盡棄于地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怙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慚恥亦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為棄盡沙門之法。」世尊復以其器傾側至地，告羅怙羅曰：「汝見此器傾側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怙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慚恥亦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為傾側沙門之法。」世尊復以其器覆之于地，告羅怙羅曰：「汝見此器覆在地不？」白佛言：「大

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怙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慚恥亦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為傾覆沙門之法。復次羅怙羅！如醉象王有大力勢，牙如車軸、肥壯勇猛、善能鬪戰，往戰場中共他戰時，四足兩牙尾及脊脇悉皆作用，唯有其鼻卷而不出。羅怙羅！此象為護命故不用其鼻以摧，彼軍象師即念：『此之象王護惜身命。』羅怙羅！若彼象王共鬪之時出鼻戰者，是時象師即知此象不恪軀命，自軍他軍遇便殘害無惡不作。如是羅怙羅！若復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慚恥亦無追悔，我說是人無惡不造。」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若人違實法，　故作虛誑語，
乃至命終來，　無惡而不造。
寧吞熱鐵丸，　猶如猛火焰，
不以破戒口，　噉他信心食。」

爾時世尊復告羅怙羅曰：「於汝意云何？何意世人手執明鏡？」羅怙羅白佛言：「世尊！彼執鏡者為觀已面善惡之相。」佛告羅怙羅：「如是！如是！汝之所有身業造作，應當數數善自觀察。我今欲起如是身業，此之身業為害自身并害他身，是不善事、是苦惡業，能於未來感苦異熟耶？為不害自身并不害他，是勝善事是安樂業，能於未來感樂異熟耶？羅怙羅！若汝作此觀察之時，即能了知此之身業我今欲作能損自他，是不善事、是苦惡業，能於未來感苦異熟，此之身業應當檢攝即不應作。羅怙羅！若汝作此觀察之時，即能了知此之身業我今欲作能益自他，是勝善事是安隱業，能於未來感樂異熟，此之身業應當發起修其善事。」
復次佛告羅怙羅：「汝之所有身業造作，應當數數善自觀察。我今正作如是身業，此之身業能害自他當受苦報，即不應作。若益自他當受樂報，便應修學。」復次佛告羅怙羅：「汝之所有身業造作，應當數數善自觀察，我曾已作如是身業，此之身業能害自他當受苦報，所有罪業應對佛前至誠懇惻說所作罪，或於清淨同梵行者前，說其愆咎發露說悔，將來禁戒更不重犯。若作善業能益自他，當受樂報應發歡喜心，於日夜中慶其所作勿為放逸。羅怙羅！如於身業欲作、正作、已作三時觀察，當知語業意業亦復如是。羅怙羅！當知過去未來及以現在，所有行業皆由意生，應數觀察棄捨妄念常起善心。羅怙羅！若有沙門婆羅門等，於身語意業現起之時，應善觀察令極清淨，常多修習相應而住。羅怙羅！如於現在觀察三業，令極清淨相應而住，過去未來亦復如是。是故汝今於三業中恒善觀察，令極清淨相應而住勿為放逸。」

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羅怙汝當知，　常觀察三業，
不令造眾惡，　是順諸佛教。
此是聲聞業，　汝今應可修，
修習此行時，　長善息諸惡。」

爾時世尊為羅怙羅示教利喜說是法已，時羅怙羅禮佛雙足歡喜奉行，于時世尊從座而去。此是緣起，尚未制戒。
佛在逝多林。爾時法手苾芻是釋迦子於此而住，善能言說降伏他論。于時中國有一摩納縛迦，為求學故往詣南方，事廣如前第四波羅市迦劫比羅因緣中具說。時摩納縛迦所事師主，是南方婆羅門博通諸論，與摩納縛迦及諸弟子漸次遊行，經諸城邑遂到室羅伐城。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為眾之首，聞有南方大論師至告諸學徒曰：「汝等知不？有婆羅門是南方大論師，今來至此欲求敵論。若彼論師於諸論中而立義者，汝等各隨所習共相酬對。若能破彼斯曰善哉！若不能者，宜當引彼往釋子中令與論議。若其論師能破釋子，此即是我婆羅門勝。若其釋子伏得彼者，斯亦是我婆羅門勝。何以故？能令八方震大名稱，云南方有一大婆羅門，善解四明妙通八術，來求激論至室羅伐城。城中有人能摧彼論，我等諸人亦非墮負。」
時彼論師於晨朝時以衣裹腹，手執炬火入室羅伐城。時彼城中婆羅門子問言：「大師何故以衣裹腹？」論師報曰：「所受學業滿我腹中，恐其破裂故以衣裹。」又問：「何因於白日中手執炬火？」論師報曰：「我見諸人愚癡闇昧，今輝智炬令使開明。」論師即便共彼學徒更相問難，有激論處人咸杜口，城中學士悉皆受屈。諸人白言：「大師何故辱自朋耶？」論師報曰：「豈可於此更有他朋也？」諸人云：「有。」論師曰：「彼是何人？」報曰：「是沙門釋子，近日方興，於四姓中獨稱尊勝，多聞辯說人所共知，師今可往共彼言論。」問曰：「彼居何處？」報言：「在此城中逝多林內。」問曰：「於彼眾中誰為第一激論之王？」報曰：「彼皆博識聰叡、詞辯分明。」作是語時，法手苾芻遇有他緣因屆其所，諸人見來告論師曰：「大師今可且置諸餘沙門釋子，宜應可共此法手苾芻以申論難。」論師即便正視苾芻，告諸人曰：「略觀此相定是論主。」即往就之告言：「苾芻！我於先師頗曾少學，欲共仁者聊敘論端。」苾芻報曰：「斯誠大善！我比有心欲求論難，何當遇敵得盡虛懷？仁既遠來深適吾願，隨意當作。」論師問曰：「何日對

談？」苾芻報曰：「明日可作。」「欲在何處？」「於某花園。」共作期已捨之而去。
時彼論師既共期已，即於此夜研覈兩宗，預設科條討尋徵斥，思惟不睡迄至天明。時法手苾芻作如是念：「我若破得此論師者，亦未能免巡百家門食方滿腹。若婆羅門儻摧我者，我之所有名稱花冠悉皆隱沒。」時婆羅門即於晨旦趣彼花園，佇望苾芻欲其來至，然而法手不赴前期，久待不來遂還城內。是時法手斟酌過期，便入城中次行乞食。彼婆羅門見而問曰：「苾芻何故不赴花園？」報曰：「何處花園？」婆羅門曰：「仁豈不憶昨日共期，云於某處將興往復。」法手報曰：「我忘其事。」婆羅門作是念：「我於通夜思搆論端。苾芻乃云：『我不曾憶。』」復作是念：「然此苾芻無過二種：一、是情識愚憃，二、是才辯過人。」復報之曰：「明日赴期。」報云：「如是。」彼婆羅門明至期時便赴園內，淹留相待還復不來，企望躊躇覆歸城邑。是時法手知過期已入城乞食，彼婆羅門見而復問：「苾芻何故還不赴期？」法手報曰：「我豈風病耶？豈唯論議一事更無餘業。然我每於晨旦承事大師，所未聞法敬心聽受，門徒之輩復自教詔，還往貴人逢迎說法。」婆羅門曰：「苾芻不應故心妄語。」答曰：「我實如是。」由此法手苾芻共他論者許期往赴，而故食言令彼論師屢勞往返。諸外道輩聞斯事已各生嫌賤：「君等應知釋子沙門故心妄語，共他論者結契園中，故作虛言令彼論者空勞往復。」諸苾芻聞已具白世尊。佛以此緣集苾芻眾，問法手曰：「汝實作如是故妄語事，共他期契故心不往耶？」答言：「實爾。世尊！」爾時種種呵責，乃至「我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故妄語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法手，義如上說。
故者，謂是故心了知其事。
妄語者，有九種妄語，八、七、六、五、四、三、二種差別不同。云何九種妄語？謂以無根他勝、僧伽伐尸沙、波逸底迦、提舍尼、突色訖里多，以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而作妄語。云何八種妄語？謂以無根他勝、僧伽伐尸沙、波逸底迦、提舍尼、突色訖里多，以無根見、聞、疑。云何七種妄語？謂以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以無根見、聞、疑。云何六種妄語？若苾芻欲作妄語，生如是念：「我當妄語。」正妄語時，作如是念：「我正妄語。」若妄語竟，作如是念：「我已妄語。」以無根見、聞、疑。云何五種妄語？謂以無根五部罪而作妄語。云何四種妄語？謂以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云何三種妄語？謂以無根見、聞、疑。又有三種妄語，作如是念：「我當妄語、我正妄語、

我已妄語。」云何二種妄語？謂我正妄語、我已妄語。無有一種成妄語者。

復有五種妄語，何者是耶？自有妄語得波羅市迦、有得僧伽伐尸沙、有得窣吐羅底也、有得波逸底迦、有得突色訖里多。云何妄語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實不得上人法自稱言得，此之妄語得波羅市迦。云何妄語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知彼苾芻清淨無犯，而無根他勝法謗，此之妄語得僧伽伐尸沙。云何妄語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在僧眾中故心妄語，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此之妄語得窣吐羅底也。云何妄語得突色訖里多？若苾芻半月半月作褒灑陀，誦戒經時彼問清淨不？而實不清淨自知有犯，作覆藏心默然而住，此之妄語得突色訖里多。除向所說四種妄語，諸餘妄語悉得波逸底迦。

波逸底迦者，是燒煮墮落義，謂犯罪者墮在地獄、傍生、餓鬼惡道之中受燒煮苦。又此罪若不慇懃說除，便能障礙所有善法，此有諸義故名波逸底迦。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內攝頌曰：

若實不見聞、　不覺不知想、
及疑而異說，　是妄語應知。

若苾芻不見、不聞、不覺、不知，作如是想如是忍可，便云：「我見、我聞、我覺、我知。」如是說時，語語皆得波逸底迦罪。若苾芻曾見聞覺知而忘其事，作如是想如是忍可，不憶其事而云：「不忘。」語語皆得波逸底迦罪。若實見聞覺知後遂生疑，彼作此想如是忍可言：「於見等無有疑心。」語語說時皆得波逸底迦。若實不見聞覺知有見等想，彼作此解後言：「我實有見等。」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見而有聞覺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後言：「我見，無有聞等。」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聞而有見覺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後言：「我聞，無見覺知。」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覺而有見聞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後言：「我覺，無見聞知。」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知而有見聞覺，作如是想如是忍可，後言：「我知，無見聞覺。」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見而忘、聞覺知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見不忘、聞覺知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聞而忘、見覺知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聞不忘、見覺知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

若實覺而忘、見聞知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覺不忘、見聞知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知而忘、見聞覺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知不忘、見聞覺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見而疑、聞覺知不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見不疑、聞覺知疑。」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聞而疑、見覺知不疑，彼作此想，

後言：「我聞不疑、見覺知疑。」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覺而疑、見聞知不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覺不疑、見聞知疑。」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知而疑、見聞覺不疑，彼作此想，後言：「我知不疑、見聞覺疑。」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見而作不見想，有聞覺知作聞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見、不聞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不聞作不聞想，有見覺知作見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聞、不見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不覺作不覺想，有見聞知作見聞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覺、不見聞知。」說時得本罪。若實不知作不知想，有見聞覺想，彼作此想，後言：「我知、不見聞覺。」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聞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而不忘其事，彼作此想，後言：「我見聞覺知而忘其事。」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而無疑心，彼作此想，後言：「我見聞覺知而有疑心。」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有見聞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聞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見、不聞覺知，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然有聞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聞、不見覺知，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聞，然見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覺、不見聞知，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覺，然見聞知。」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不見聞覺，彼作此想，後言：「我不知，然見聞覺。」說時得本罪。

若實見不忘、聞覺知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見而忘、聞覺知不忘。」說時得本罪。若實聞不忘、見覺知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聞而忘、見覺知不忘。」說時得本罪。若實覺不忘、見聞知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覺而忘、見聞知不忘。」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不忘、見聞覺忘，彼作此想，後言：「我知而忘、見聞覺不忘。」說時得本罪。若實見不疑、聞覺知有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見有疑、聞覺知不疑。」說時得本罪。若實聞不疑、見覺知有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聞有疑、見覺知不疑。」說時得本罪。若實覺不疑、見聞知有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覺有疑、見聞知不疑。」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不疑、見聞覺有疑，彼作此想，後言：「我知有疑、見聞覺不疑。」說時得本罪。若實見作見想，不聞不覺不知作不聞不覺不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然有聞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聞想、不見覺知作不見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聞，然有見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覺作覺想，不見聞知作不見聞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覺，然有見聞知。」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作知想，不見聞覺作不見聞覺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知，然有見聞覺。」說時得本罪。若芯芻凡

所有語違心而說，皆得波逸底迦罪。若不違心而說者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毀呰語學處第二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眾苾芻於諸苾芻作毀呰語云：「眇目、癭躄、背傴、侏儒、太長、太麁、聾盲、瘖瘂、柺行、腫脚、禿臂、大頭、哆脣、齲齒。」是時六眾苾芻作如是等毀呰語。時諸苾芻聞已慚赧憂愁不樂，讀誦思惟悉皆廢闕，懷憂而住。時有少欲苾芻見其事已，咸生嫌賤作輕毀言：「云何苾芻於苾芻處而作毀呰？云眇目等如上所說。」時諸苾芻以緣白佛。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乃至問六眾曰：「汝等實作毀呰之語，惱諸苾芻云眇目等耶？」六眾答曰：「實爾。大德！」世尊即便種種呵責，廣說如上，乃至「此非沙門所應作事。所以者何？汝等當聽！往古世時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歡愛同居，便生一女年漸長大。長者單身躬為耕墾，時有居士之子父母俱喪，常於林野販蕉為業。時居士子持其蕉檐來至耕處，田頭樹下棄檐息肩，見彼長者躬自耕作，就而問曰：『阿舅何故衰年自營辛苦，應居村落翻在田疇？』報言：『善來外甥！我無兄弟復無子息，不自躬耕衣食寧濟？』彼便報曰：『阿舅我且代耕，仁當暫息。』即便執犁代其耕作，遂至日午家中食來，喚言：『外甥可來共食。』亦既食已，報言：『阿舅宜可還家，然我未知舅之宅處，至日晡後當出村外路首相迎。』長者聞已即便歸舍。時居士子耕至日晚，牛放青稊躬持草檐并取柴束，驅畜而歸至彼村隅。長者迎見遂即相將到其宅所，時居士子掃除廠庫布以乾土，并設火烟多與牛草。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由此兒今受安樂，我之小女當與為妻。』令其食已，報云：『外甥當住於此勤修家業，此之小女授汝為妻。』報言：『甚善！』即依處分營作生業。

「時彼長者家有二牛每令驅使：大者為性調善，小者稟識貪餮，雖復拘制犯暴是常。童子發憤放石遙打折其一角，因即立號名為禿角。後於他日尚犯田苗同前不止，便放鎌斫遂截其尾，因即名為禿尾禿角。後於異時居士子告長者言：『阿舅先所許親，幸可作之。』爾時長者言：『好。』便告妻曰：『賢首！衣服瓔珞當可辦之，小女不久欲為婚娶。』妻便問曰：『曾未與人，如何辦具？』長者報曰：『吾已與人。』妻曰：『是誰？』報云：『此居士子。』妻曰：『此人宗族本不委知，如白胡椒莫了生處，如何以女輒為婚戚？凡婚姻者，親屬還往飲噉追呼，氏族相應我方與女。』報其妻曰：『賢首！此居士子自至我家，由斯代勞得受安樂。此若

無者，還嬰辛苦不免躬耕。』妻報夫曰：『我實不能將所愛女與客作人。』世間之人多用妻語，是時長者便作是念：『我若報云不與女者，作人今日便捨我去，我還不免自執耕犁。今且宜應詭設方便勿令即去。』時彼作人復於異時告長者曰：『家長宜應作婚姻事。』長者報曰：『外甥！我之親族其數寬廣，聚集之時多須飲食，宜待秋熟稻穀收成。』既收穀已復告成婚，報言：『外甥！事須沙糖，宜待甘蔗。』收已，復告成婚，報言：『外甥！餅麵是資，當待麥熟。』既收麥已，復告成婚，報言：『外甥！陳稻將盡，可待新杭。』時居士子見作推延遂生此念：『無容田實總一時成，看此事由便成誑我。我今宜可往告眾人，若不與者經官取定。』便對眾人告云：『阿舅可作婚姻。』諸人聞已告長者曰：『許言已久，何不為婚？』是時長者怒而告曰：『諸君當知！此是我舍客作之人，我以何緣與女婚娶？』諸人皆然。時居士子便作是念：『我不得錢復不得婦，虛淹歲序靡見成功。我今宜可損害其人方隨意去。』便將二牛半日驅使，多與杖捶繫之枯樹，暴以烈日方欲言歸。

「近劫初時畜解人語，其牛既遭苦楚，大牛便告居士子曰：『咄男子！汝先於我共相愛念，恩同父母知我劬勞，何故今時多行杖楚、繫之枯樹暴以烈日棄我還家？我於汝處有何愆過？』男子報曰：『汝無有咎，然汝曹主於我有過。』牛曰：『彼有何過？』男子報曰：『先許我女今者違信。』牛曰：『何不經官？』男子報曰：『為無證人。』牛便報曰：『我等為汝而作證人。』男子曰：『為作人語？為作牛音？』牛曰：『不作人語，我當現相令人表知。汝當為盟令人表信，汝當引我為證令人表知，牽我兩牛繫於廠內莫與水草，滿七日已，可於地中多水草處放我令出，乃至傍人來覩，信驗我等噤口不噉水草。我現相貌令王大臣信汝言實，我當飲噉。』是時男子聞是計已，即便俱解放茂草中。自詣王所致敬白王：『大王！某村長者許女為婚，使役多年今乃翻悔。』王喚長者問其虛實，長者白云：『我實不許。』王問男子：『汝有證不？』白王言：『有。』王曰：『為人？為非人？』白言：『非人。』王曰：『是何？』白言：『是牛。』王曰：『為作人語？為餘語耶？』白言：『不作人語。』王曰：『如何成證？』白言：『彼有實信令人表知，其牛於七日中繫在廠內莫與水草，滿七日已可於地中多水草處放牛令出。我引為證必有奇相，乃至大王未信已來牛終不食，此若虛者我當死罪。』王命臣曰：『當依此言看其證驗。』大臣奉教便取二牛，繫之廠內不與水草。時禿尾禿角報大牛曰：『豈期顛倒，唯獨我等日出西方，幽閉廠中不聞水草？』大牛報曰：『豈非我許居士子為作保證，於七日中自餓而住，乃至王未信來不食水

草。』禿尾禿角報大牛曰：『若放我者，逢石尚噉況水草耶？』大牛報曰：『此居士子愛念我等事同父母，豈得違信誤彼人耶？』禿尾禿角曰：『雖實愛念恩同二親，然常喚我為禿尾禿角，我聞喚時即欲以角決破其腹。』大牛聞已默爾而住。彼居士子時復來看，問其牛曰：『得安隱不？』大牛報曰：『我且安隱，汝不安隱。』居士子曰：『何意如此？』大牛曰：『此禿尾禿角作如是言：「若放我者，逢石尚噉況水草乎？」』居士子曰：『若如是者，我於今夜當急逃走，對王為誑命在須臾。』大牛報曰：『汝不須走，當與禿尾禿角穿鼻安繩，其紖促繫我角。放出之日，若彼違信食水草時，我以雙角舉鼻令上，汝即報言：「今此二牛告第五護世，世人共許有五種擁護者，謂地水火風日。」』時居士子遂與穿鼻，禿尾禿角報大牛曰：『仁當觀此苦虐於我。』大牛曰：『與著瓔珞何苦之有？』便以拘紖繫大者頭。

「至七日已，王及諸臣親共觀視，多水草田放二牛出，禿尾禿角既見水草即便欲食，是時大牛遂以雙角舉小牛鼻向日而望，王問臣曰：『何意二牛向日而望？』時有智臣白言：『大王！今此二牛，意欲啟王說如是事非直我二為證，亦兼告彼第五護世，明明白日助我證知。』王見是事極生希有，報諸臣曰：『畜生無知，尚能為人而作保證。事既非虛宜，以彼女共為婚戚。』便放二牛俱食水草。時居士子既得勝已娶女為妻。」

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在傍生趣聞毀呰言尚懷害念，況復於人。是故苾芻不應惡語毀呰他人。」此是緣起，猶未制戒。

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作毀呰語時，於現在世所作事業不能成就。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於一村中有長者住，以行車為業，彼有二牸牛：一名歡喜，二名美味。於春陽時各生一子，毛色斑駁。既漸長大，歡喜之子其角廣長，美味之兒頭禿無角。是時長者為其立字：一名歡喜長角、二名美味禿頭，及其壯盛俱有氣力。後於異時，諸行車人各因飲牛共集池所，作如是言：『誰牛最勝？』各云：『我牛勝。』長者答云：『我牛極勝。』諸人報曰：『何以得知汝牛極勝？』長者曰：『可於峻坂令牽重車。』共立盟言：『賭金錢五百。』作是要已便將己牛於峻坂處牽其重車。時彼長者便喚牛曰：『歡喜長角宜可疾牽，美味禿頭亦當急挽。』時禿頭牛聞毀呰語，即便却住不肯挽車。長者大怒，便以麁杖而栲楚之。餘人報曰：『汝今豈欲殺此牛耶？既其不如宜當放却。』是時長者便輸五百金錢，極大忿怒，於其二牛多與杖捶繫之枯樹。畜解人語已如上說。是時二牛告長者曰：『仁先養我事同父母，我有何過遂行楚毒？』長者報曰：『今由汝故罰我五百金錢。』歡喜長角報長者曰：『由汝口過自罰金錢，我等何咎？』長者曰：『我口何過？』

牛便報曰：『何故對眾人前毀辱於我？不言好稱喚作禿頭。若言好名不毀呰我者，更於峻坂牽倍重載，共立盟要倍賭金錢一千。』長者報曰：『汝今更欲倍罰我耶？』牛曰：『勿毀呰我，定當盡力。』後於異時各因飲牛事如前說，長者答云：『我牛極勝。』諸人報曰：『豈汝今時更求重罰？』長者報言：『設更罰我，君等何失？宜於峻坂倍駕重車，賭金錢一千，明為要契。』即如言契以牛牽車令上峻坂，便喚牛曰：『歡喜宜可急牽，美味當須疾挽。』二牛聞已便生喜悅，盡力牽車令至平地，既其得勝便獲金錢一千。時有天神於虛空中說伽他曰：

「『雖有極重載，　居在峻坂下；
二牛心若喜，　能牽出此車。
若陳順意語，　二牛聞慶悅；
牽車出不難，　主獲千金賞。
是故常愛語，　勿作逆耳言；
若出愛語時，　無罪常安樂。』」

佛告諸苾芻：「彼傍生類聞毀呰時，尚能為主作無利益，何況於人？是故苾芻！不應於他作毀呰語。」爾時世尊種種呵責諸苾芻已，廣說如前。「我今為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毀呰語故波逸底迦。」
苾芻義如上。
毀呰語者，謂於他人為毀辱事出言彰表，他領解時，得波逸底迦罪，廣說如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六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毀訾語學處第二之餘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總攝頌曰：

種族及工巧，　業形相病五，
罪及煩惱類，　惡罵為後邊。

別攝頌曰：

種姓織毛針。　鐵銅及皮作、
陶師并剃髮、　木竹作并奴。

若苾芻作毀訾語意，往婆羅門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婆羅門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剎帝利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剎帝利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薜舍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薜舍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戍達羅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戍達羅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織師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織師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毛作人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毛作人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縫衣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縫衣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如是乃至鐵作種、銅作種、皮作種、陶師種、剃髮種、木匠種、竹師種、奴種，皆應廣說准上應知，此論種族訖。

若苾芻作毀訾意，往婆羅門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婆羅門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及諸技術，謂婆羅門所有威儀法式，洗淨執瓶及取灰土，讀誦規矩瓮聲蓬聲四薜陀

書，作諸施會施受方法。」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剎帝利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剎帝利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及諸技術，若剎帝利所有威儀法式，所謂乘象馬車執持弓箭，迴轉進趣執鉤執索排[矛*(替-曰+貝)]之類，斬截斫刺相扠相撲射聲等術。」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薜舍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薜舍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若薜舍所有威儀法式，所謂耕田牧牛及興易等。」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戍達羅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戍達羅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若戍達羅所有威儀法式，所謂擔運樵薪餧飼諸畜。」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彼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織師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織師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有大疊小疊及披蓋物并麻紵衣等。」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織毛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織毛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大小氍毹，或厚或薄方圓座褥等。」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縫衣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縫衣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頭帽衫襖大小褌袴。」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鐵師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鐵師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大小鐵鉢針刀剃具斧钁等物。」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銅作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銅作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銅盤瓶器、鈴鐸等物。」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皮作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皮作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富羅鞋履鞍韉坐具等物。」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陶師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陶師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瓶瓦甌器等

物。」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剃髮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剃髮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剃髮剪爪料理卷舒等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木作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木作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床座門窓屋舍等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竹作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竹作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箱箕席扇傘蓋鼻筒等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奴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奴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與他濯足洗身驅馳使役等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此論工巧訖。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婆羅門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婆羅門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作其自業，謂婆羅門所有威儀法式，洗淨執瓶等業。」如前廣說。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得惡作罪。如是剎帝利種令作自業，廣說如前得惡作罪。若薜舍戍達羅及餘諸類，乃至奴所作業，廣說如前，准事應說加其器具，而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此論作業訖。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跛躄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跛躄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如是乃至眇目、盲瞎、曲脊、侏儒、聾瘂、枴行可惡相貌，向彼說時，彼聞是語，隨惱不惱，而此苾芻皆得波逸底迦罪。此論形相訖。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病癩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病癩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如是身生疥癬、禿瘡、噎饐、變吐、漧痟、熱虐、風氣、癲狂、水腫、痔漏塊等所有諸病。若苾芻作毀呰意，往如是病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帶病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此論病訖。
云何為罪？若苾芻作毀呰意，往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犯波羅市迦，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如是汝犯僧伽伐尸沙、窣吐羅底也、波逸底迦罪、波羅提提舍尼、突色訖里多，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此論罪訖。
云何煩惱？若苾芻作毀呰意，往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有瞋恚，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

同前得罪。如是汝有恨覆惱、嫉慳、諂誑、無羞恥、惡行、邪見，同前得罪，是謂煩惱。
云何惡罵？若苾芻作毀呰意，往苾芻所作種種鄙媟語而為罵詈。時彼苾芻聞是語已，同前得罪。無犯者，若一住處有多同名苾芻，若問他時他不識者，應報彼云是如是種類苾芻，悉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離間語學處第三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六眾苾芻於諸苾芻作離間語，時諸苾芻共相怨恨生大慚恥，各懷憂悒不能樂住，廢修正業讀誦思惟，久愛念心因斯斷絕。時諸少欲苾芻聞是事已，心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於諸苾芻作離間語？」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知而故問六眾苾芻：「汝等實作如是離間語不？」答言：「實爾。」時世尊告曰：「汝非沙門、非隨順行，不清淨、不應為，非出家人之所應作。」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曰：「汝等若作離間語者自損損他。汝當善聽！乃往古昔於險林中有母師子懷妊而住，凡母師子欲至產日，先多取肉後乃生兒。時母師子為求肉故，往牛群處隨逐而行。時有牸牛新生犢子，為護子故在後而行，時彼師子便殺牸牛牽往險林。是時犢子為貪乳故，逐死母行到其住處。師子見已便作是念：『此小犢兒我今亦取。』後更起念：『此不須殺，我若生兒將作朋友共為歡戲。』便即生兒，二俱乳養皆漸長大。後於異時母師子患臨命終際，並喚兩兒俱告之曰：『汝等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弟，須知人世離間之徒，搆合諂言滿贍部內，我終歿後宜好相看，背面之言勿復聽採。』作是語已即便命終。汝諸苾芻！諸法常爾。」即說頌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母師子既命過已，其兒於後取好麋鹿，熱肉熱血以自資養日漸長大。其牛由彼師子力故，所獲豐草隨情噉之形貌肥壯。時有老野干，常隨師子規覓殘食，師子每食熱血肉已疾還住處，與彼大牛而共歡戲，所有殘肉餘獸野干尋皆飡噉。時老野干作如是念：『我試觀察此師子王何處居止？』遂逐其後往至林中，見與牛王共為歡戲。見已便念：『此二皆當俱入我腹，我今宜可作離間事令其相殺。』時彼野干待師子去，向牛王邊垂耳而住。聖方國法，喚老者為舅、名少者為外甥。牛見野干年老喚言：『阿舅！豈可溫風吹身

困極垂耳耶？』野干報曰：『外甥！何獨溫風吹我身體，更有音息有同火焰。』牛王報曰：『消息如何？』野干答曰：『我聞師子作如是語：「此肉聚牛能向何處？我無肉時即便殺之以充口腹。」』牛曰：『阿舅！勿作此語，我母終時俱告我曰：「汝之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弟，須知人世離間之徒，搆合諂言滿贍部內，我終沒後宜好相看，背面之言勿復聽採。」』野干報曰：『外甥！看汝情懷死日無幾，我言利益而不見聽。』牛曰：『阿舅！以何相貌得知殺我？』野干答曰：『外甥！此之師子從窟出時，奮迅身體三聲哮吼四顧而望，如是次第來至汝前，即知此時方欲殺汝。』作是語已捨牛而去，詣師子邊垂耳而住。師子見已問言：『阿舅！豈可熱風觸體困極垂耳？』野干報曰：『外甥何但熱逼我身，更有惡言有同火焰。』師子曰：『消息如何？』野干答曰：『外甥！我聞牛王作如是語：「此噉草師子能向何處？此母昔時枉殺我母，我今必定決破其腹。」』師子報曰：『阿舅！勿作此語，我母終時俱告我曰：「汝之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弟，須知人世離間之徒，搆合諂言滿贍部內，我終沒後宜好相看，背面之言勿復聽採。」』野干報曰：『外甥！看汝意謂死日無幾，我陳利益而不見聽。』師子曰：『阿舅！以何相貌得知殺我？』野干答曰：『外甥！此之牛王從窟出時，搖動身體出聲吼叫以脚爬地，如是次第來至汝前，即知此時方欲殺汝。』作是語已，捨之而去。

「汝等苾芻！牛王與師子出窟之時，常作斯事而皆未曾將為過咎，後於異時師子出窟，奮迅身體三聲哮吼，四顧而望來向牛前。牛亦出窟，搖動身體出聲吼叫，以脚爬地向師子前。此常所為曾不存意，及其內心有離間想，彼二即便記所作事。牛見師子現相而來，便作是念：『此欲殺我。』師子見牛現其相貌，亦作是念：『此欲殺我。』師子即便以爪而搭彼牛項，牛便以角決師子腹，須臾之間二俱命過。時有諸天於虛空中說伽他曰：

「『若聽惡人言，　必無賢善事；
師子牛相愛，　野干令鬪死。』

「汝諸苾芻！此傍生趣由其聽採離間之言，不憶母語遂至相殺。何況於人作離間語！是故汝等不應於他作離間事。」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復次，汝等更當善聽。乃往古昔於大險林有母師子及以母彪，皆養一兒，於此林中各不相見。曾於一時其母師子出行求食，時師子兒林內遊行，遂到母彪所居之處。其彪遙見作如是念：『我當殺此用充飲食。』復更思念：『此不須殺，當與

我兒以為朋友共相歡戲。』時師子兒為飢所逼，遂向彪處共飲其乳。時彼師子還歸住處不見其兒，遂便尋覓周行山澤，見在彪邊而飲其乳。是時母彪見師子來遂欲奔走，師子告曰：『姊妹！幸勿奔馳，汝於我兒能生憐念，我今共汝一處同居，若我出時汝看二子。汝若覓食我護兩兒，善惡是同斯亦佳矣！』既合籌議遂即同居，便與兩兒各施名號，其師子兒名曰善牙，彪兒號為善髆，俱同育養皆漸長成。後於異時二母俱患臨命終際，並喚兩兒俱告之曰：『汝等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弟，須知離間之輩充滿世間，我終沒後背面之言勿復聽採。』作是語已即便命終。汝諸苾芻！諸法常爾，如前說頌。

「爾時二母俱命終已，其師子兒出外求食，飽飡血肉疾歸林藪。是時彪子若出行時久而方至，復於異時彪出求食，食昨殘肉疾疾而歸。師子見怪便問之曰：『兄弟！汝比求飡久而方至，何故今者疾疾而歸？』彪曰：『我藏餘肉疾噉而來。』師子告曰：『豈復汝噉陳臭肉耶？』答言：『我噉。』師子告曰：『我每出時取好麋鹿，上妙血肉飽食而歸，所有殘餘無心重顧。』彪言：『兄弟！汝有勇健堪得此為，我無力能食噉殘肉。』師子曰：『若如是者，求食之時與我同去，所得新肉可共俱飡。』作此籌量每多同去。

「未同行時有老野干，隨逐師子噉其殘食，後見彪隨，野干生念：『此二皆當俱入我腹，我今宜可作離間事令其相殺。』時彼野干待無彪時，於師子邊垂耳而住。師子即便問野干曰：『阿舅！豈可溫風吹身困極垂耳耶？』野干報曰：『外甥！何獨溫風吹我身體，更有音息事同火焰。』師子報曰：『此言何義？』野干答曰：『我聞猛彪作如是語：「此食草師子能向何處？每以殘肉與我令噉，我若有便必當殺之。」』師子報曰：『阿舅！勿作此言，我母終時俱告我曰：「汝之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事同兄弟，須知離間之輩充滿世間，我終沒後背面之言勿復聽採。」』野干報曰：『外甥！看汝情懷死日無幾，我陳利益汝不見聽。』師子曰：『阿舅！以何相貌得知殺我？』野干答曰：『外甥！此之猛彪從窟出時，奮迅身體三聲哮吼四顧而望，如是次第來至汝前，即知此時有心相殺。』作是語已，捨之而去，詣猛彪邊垂耳而住。彪見問言：『阿舅！豈可熱風觸體困極垂耳耶？』野干答曰：『外甥！何但熱逼我身，更有惡言有同火焰。』猛彪報曰：『消息如何？』野干答曰：『外甥！我聞師子作如是語：「此食殘彪能向何處？遣我辛苦求食與之，我若得便殺之噉肉。」』彪便報曰：『阿舅！勿作此語，我母終時俱告我曰：「汝之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弟，須知離間之輩充滿世間，我終歿後背面之言勿復聽採。」』野干報曰：『外甥！看汝意謂死日無幾，我陳利益而不見聽。』彪言：『阿舅！以何相

貌得知殺我？』野干答曰：『外甥！若見師子出窟之時，奮迅身體三聲哮吼，四顧而望來向汝前，即知師子有心殺汝。』野干作是語已，捨之而去。
「汝等苾芻！師子與彪出窟之時常作斯事，而皆未曾將為過咎。後於異時師子出窟，奮迅身體三聲哮吼，四顧而望來向彪前。彪亦出窟，搖鼓身體吼叫三聲。周迴四望向師子前。此常所為曾不存意，及其內心有離間想，彼二即便記所作事。彪見師子現相而來，便作是念：『此欲殺我。』師子見彪，現其相已，亦作是念：『此欲殺我。』復更思念：『我有大力勇健無雙，此復何能殺害於我？我今且問何因殺我？』說伽他曰：

「『形容極姝妙，　勇健多奇力，
善髆汝不應，　惡心來害我。』

「彪聞語已亦說伽他曰：

「『形容極姝妙，　勇健多奇力，
善牙汝不應，　惡心來害我。』

「是時善牙問善髆曰：『誰復相告云我有心欲行殺害？』善髆答曰：『此老野干。』善髆于時亦問善牙曰：『誰復相告云我有心欲行殺害？』善牙答曰：『此老野干。』善牙報曰：『由此惡物鬪亂兩邊，令我親知幾欲相殺。』即喚野干撲之令死。時有諸天說伽他曰：

「『不得因他語，　棄捨於親友；
若聞他語時，　當須善觀察。
野干居土穴，　離間起惡心；
是故有智人，　不應輒生信。
此惡癡野干，　妄作鬪亂語；
離間他親友，　殺去心安樂。』

「汝諸苾芻！此傍生趣作離間時自招斷命。何況於人！是故汝等不應於他作離間事。」爾時世尊以種種方便呵責六眾苾芻，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聲聞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離間語故，波逸底迦。」
苾芻義如上，此謂六眾苾芻，若更有餘如是流類。
離間語者，若苾芻於他苾芻處作離間意所有言說。

得波逸底迦者義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總攝頌曰：

種族及工巧，　業形相病五，
罪及煩惱類，　惡罵為後邊。

別攝頌曰：

種謂是四姓，　乃至於奴種，
工巧事皆同，　作業亦如是。
於中有雜類、　織師毛作針、
鐵匠銅作人、　皮作陶師種、
剃髮并木作、　及以竹作人，
類有十一殊，　奴最居於後。

若苾芻作離間意，往婆羅門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有苾芻云：『汝是婆羅門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問言：「是誰？」答云：「某甲。」彰其名者得惡作罪，所說種族亦惡作罪。剎帝利種罪亦同此。若薜舍等乃至於奴，若彰其名及以種族，皆得波逸底迦罪。於中廣說如毀呰語學處。無犯者，謂最初犯人，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發舉學處第四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爾時六眾苾芻知和合眾如法斷諍已，更於羯磨而發舉之，作如是語：「此之諍事不善滅除，是惡斷事，更應詳審為其除滅。」時諸苾芻更為斷諍除滅其事，廢修善品讀誦思惟。少欲苾芻便生嫌賤，作如是語：「如何苾芻知和合眾如法斷諍已，更於羯磨發舉事如上說？」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聲聞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知和合僧伽如法斷諍，事已除滅，後於羯磨處更發舉者，波逸底迦。」

苾芻義如上。
苾芻者，謂是六眾或復餘類。
知者，謂自解了說向他人。
和合者，謂同一味。
眾者，謂佛弟子。
如法斷者，謂如法如律如大師教。
諍者，四諍：謂評論諍、非言諍、犯罪諍、作事諍。
已除滅者，謂事消殄。
後於羯磨更發舉者，謂發舉其事令不止息。
墮義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評論諍事作評論諍事想，知事除滅作除滅想，或復生疑更發舉者，波逸底迦。事不除滅作除滅想，疑更發舉者，得突色訖里多。
若苾芻於評論諍事作非言諍事想，知事除滅作除滅想，或復生疑更發舉者，波逸底迦。餘犯同前。若苾芻於評論諍事作犯罪諍事想，知事除滅作除滅想，或復生疑更發舉者，波逸底迦。餘犯同前。若苾芻於評論諍事作事諍事想，知事除滅作除滅想，或復生疑，得罪同前。如以評論諍事為初，望餘三諍而為四句；餘諍為首類此應知，廣說總有十六句。
有五種別人。云何為五？謂主人、作羯磨人、與欲人、述自見人、客人。言主人者，謂於諍事了初中後。作羯磨人者，謂於此諍事為秉羯磨。與欲人者，謂於當時而與其欲。述自見人者，謂作羯磨時說其自見。客人者，謂於諍事不了初中後。於此五中初之三人，知和合眾於其諍事如法除殄，更發舉其事者得波逸底迦。後之二人於和合斷事，更發舉者得突色訖里多。境想句如常應知。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獨與女人說法過五六語學處第五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鄔陀夷善解身相，於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次行乞食，至婆羅門居士舍，見有少婦問曰：「汝姑何如？」彼便答曰：「我姑暴急如兔中箭。」鄔陀夷報曰：「汝姑何過？由彼兩乳中間及隱密處有暴惡相，謂黑靨赤靨及以旋毛，是此之過。」作是語已取食而去。後於異時復至其舍，問其姑曰：「汝之新婦性行如何？」報曰：「我家新婦性多懶墮不事恭勤，惡罵好瞋出言麁獷。」鄔陀夷報曰：「新婦何過？說相同前，是此之過。」作是語已取食而去。時鄔陀夷便於他日入室羅伐城次行乞食，於婆羅門居士家，因為說法，問其姑曰：「汝新婦何如？」報言：「聖者！我之新婦，孝同親女或如小妹。」鄔陀夷曰：「非彼之德，由彼兩乳中間及隱密處有良 善相，謂瓶魚文字盤屈等相，是此之德。」復於他日見其新婦，問言：「汝姑何如？」報言：「我姑如姊、如母。」鄔陀夷曰：「非彼之德，由彼兩乳中間如前。」具說所有徵相告已而去。彼婦及姑，後於異時因澡浴身體共相揩拭，於隱密處各覩其相，事同尊者鄔陀夷所言。及於後時因有鬪諍共相期剋，姑作是語：「汝敢對我為爭競耶？汝不自知與外男子私有交通。」答言：「我敢設盟，實無是事。」報曰：「若如是者，如何令他男子知汝隱處有靨等記？」于時新婦亦報姑曰：「我實無顏敢相斥觸，敢道家長與外交通，令他男子知其

隱相，請勿多言宜息斯事。」及其彼二共懺謝已，更相問曰：「誰曾告汝隱處相耶？」答言：「聖者鄔陀夷！」姑云：「我亦曾見鄔陀夷說。」是時彼二各共譏嫌：「大德！何因故惱我等？」時有耆老苾芻，因乞食次來至其家，姑便問曰：「鄔陀夷者何如人也？」苾芻報曰：「彼是大臣子捨家棄俗持戒苾芻。」答曰：「若是持戒苾芻，何因得知女人隱處有靨等相耶？」苾芻報曰：「彼解身相知有靨等。」答曰：「豈可有相皆告人知？」苾芻聞已還至寺中告諸苾芻，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說法故有如是過失，從今已去不應俗家為女說法。」

如佛所說不為女人說法。時諸苾芻入村乞食，女人白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報曰：「姊妹！世尊不許為女說法。」彼便答曰：「若仁不肯為說法者，我亦不能以食相施。」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應為女人作五句說法，告女人曰：『姊妹！色無常，乃至受想行識無常。』」苾芻入村乞食，女人白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為作五句說法：「姊妹！色等無常。」女復請曰：「更為說法。」苾芻報曰：「姊妹！佛但許此，不聽多說。」女人答言：「我亦但施少許飲食。」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與作六句說法。報言：『姊妹！眼無常，乃至耳鼻舌身意無常。』」苾芻入村乞食，女人白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為作六句說法：「姊妹！眼等無常。」女復請曰：「更為說法。」苾芻報曰：「姊妹！佛但許此，不聽多說。」女人答言：「我亦但施少許飲食。」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置男子，隨意多說。」苾芻乞食入村，女人白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報曰：「應喚男子。」白言：「何用丈夫？」報曰：「世尊制戒：『應對男子為女說法，隨意多說。』」女曰：「善哉！我有護者仁復無畏，足得隨意為我說法。」便喚男子，苾芻說法而去。

時六眾苾芻次行乞食到女人處，報言：「姊妹！可坐，我為說法。」女人白言：「聖者！小住，待我喚男子來。」六眾報曰：「何須男子？但令有一獼猴雞犬犢子小兒。」即為女人說法而去。時有耆老苾芻乞食而至，女人白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報言：「應喚男子，為汝說法。」女人白言：「聖者！此有獼猴雞犬犢子小兒，隨有一時即得說法。」苾芻報曰：「我不應對如此男子為女說法。」苾芻告曰：「誰教汝等將此當男而為說法？」女言：「聖者！六眾教我。」苾芻報曰：「非彼誰能作斯惡行。」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對有智男子方可說法。」

如世尊說為女人說法應五六句。時六眾苾芻為女人說五句法時故心至六，說六句時故心至七。時有苾芻見而報曰：「具壽！如世尊說為女說法應五六句，何故仁今故至六七？」六眾報曰：「豈六七句

飲酒噉蒜耶？」少欲苾芻聞生嫌賤，作如是語：「如世尊說：『為女說法不過五六句。』云何六眾苾芻故至六七語？」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眾，乃至問六眾曰：「我制為女人說法但五六句，汝等故心說六七耶？」答言：「實爾。大德！」佛以種種呵責廣說如前，乃至「我今為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為女人說法過五六語，除有智男子，波逸底迦。」
苾芻義如上，此謂六眾，若更有餘如是流類。
女人者，謂是有力解善惡語。
不得過五六語者，若說五句法時故心至六，若說六句法時故心至七。
法者，若佛說若聲聞說。說者，謂口宣陳。
除有智男子者，謂非無知解男子。
波逸底迦義亦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上閣中以五六句為女說法，故心至六至七，各得波逸底迦。若在上閣為女說法已下至中閣，時彼女人亦隨下閣，作如是語：「聖者！更可為我宣說法要。」時彼苾芻應報彼曰：「姊妹！我已說訖。」彼云：「聖者！更願為我宣陳妙法。」時彼苾芻應五六句為其說法，若至六七得波逸底迦。如是乃至閣下，或復至門或至檐前，過說之時皆得墮罪。若教女誦時或復彼問，或復有智女人能於後後轉生異問者，應隨所問，答之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學處第六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時六眾苾芻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於其住處作大囂聲，如婆羅門誦諸外論，又如俗眾在學堂中高聲習讀。于時世尊聞其住處音響諠聒，便告阿難陀曰：「何因住處作大囂聲，如婆羅門誦諸外論，又如俗眾在學堂中高聲習讀？」時阿難陀白言：「世尊此是六眾苾芻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為此寺中出大音聲，如婆羅門等具陳其事。」佛告阿難陀：「豈諸苾芻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阿難陀白佛言：「同句讀誦。」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如前廣說，乃至問六眾苾芻曰：「汝等實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不？」白佛言：「實爾。大德！」爾時世尊以種種呵責，乃至「我今為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與未近圓人同句讀誦教授法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若更有餘如是流類。
未圓具人者，有兩種圓具：謂苾芻及苾芻尼，餘並名為未圓具者。

言句者，有同句、前句。云何同句？謂圓具者云：「諸惡莫作。」時其未圓具者，便共一時云：「諸惡莫作。」是名同句。云何前句？謂圓具者云：「諸惡莫作。」聲未絕時，其未具者同聲道此句，遂在先云：「諸善奉行。」是名前句。云何同字？謂圓具者云「惡」字時。其未具者遂同時云「惡」，是名同字。云何前字？謂圓具者云「惡」字聲未絕時，其未具者同聲道「惡」字，遂在先云「善」，是名前字。
言讀誦者，誦言領受。
言法者，謂佛及聲聞所說之法。
波逸底迦者義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未圓具人作未圓具想及疑，與同句、先句讀誦法者，得根本罪。若於未圓具人作未圓具想及疑，與同字、先字讀誦法者，得根本罪。若於未圓具人作圓具想及疑，與其同句先句、同字先字說者，得惡作罪。若於圓具者作未圓具想及疑，同句先句、同字先字說者，得惡作罪。若於圓具作圓具想無犯。若口吃者若性急者，若捷語者並無犯。若教誦時、若教問時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及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七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向未圓具人說麁罪學處第七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眾多苾芻或老或少，由未離欲煩惱現前行於非法，遂犯僧伽伐尸沙。後於明解律藏者就之聽習，識知罪已各生追悔求欲除罪，即便如法行其遍住及摩那[卑*也]，便為眾僧供給飲水或為扇涼，或於世尊髮爪窣堵波所，以新瞿昧耶而塗拭之，并餘作務。時有信敬婆羅門居士等，見而議曰：「世間有人善別寶玉，觀諸寶物非偽濫者方收舉之。此諸苾芻亦復如是，善知因果收諸福業，雖年老耄親為眾僧供給飲水，并諸作務而不辭勞。然此六眾唯自養身不修勝福。」彼諸人眾作輕賤時，六眾聞已告諸人曰：「汝等謂彼情樂福故而供給耶？然彼非是好心自修福業，但是僧眾與治罰事令其營作。」諸人問曰：「彼有何過眾與治罰？」六眾報曰：「此老苾芻自作如是如是非法之事。」時彼婆羅門居士聞行非法，各生嫌恥作如是語：「斯等老宿尚作非理，諸餘年少有罪何疑？」諸老苾芻於食後時，復於窣覩波所同前塗拭。是時六眾詣彼老宿苾芻弟子求寂處，問言：「具壽！汝等二師今何處去？」弟子答曰：「大德！我之師主修諸福業。」彼便問曰：「修何福耶？」答曰：「於世尊髮爪窣覩波處，以細軟牛糞而為塗拭。」彼弟子等問六眾曰：「大德！仁等何不修福？」六眾報曰：「汝等知不？非汝二師自心求福，於窣覩波所而為供養；但是僧眾與苦治罰令其受行。」弟子問曰：「我之師主作何罪過而受治罰？」彼便答曰：「汝之師主自作如是如是非法之事。」時彼老宿苾芻既出罪已，令諸求寂作眾事業。彼便報曰：「師等何不自為？」師曰：「我不應作。」求寂報曰：「師等尚作如是如是非法之事，斯等作業何不合耶？」師便報曰：「雖有斯過，我等如法皆已說除。然此罪事誰向汝說？」求寂報曰：「是六眾苾芻。」時諸少欲苾芻聞生嫌賤：「云何苾芻於未圓具人說他麁罪？」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諸苾芻，廣說乃至問六眾曰：「汝等苾芻實向未圓具人說他麁罪不？」白佛言：「大德！實爾。」于時世尊以種種呵責，乃至「非出家者之所應作。」既呵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他苾芻有麁惡罪，向未受近圓人說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室羅伐城有苾芻名曰廣額，有苾芻尼名曰松幹。時此二人於諸俗舍作污家事現不善相，遂使諸人不生敬

信。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應差苾芻於諸俗家告語諸人云：『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作非法。』若苾芻不具五法即不應差，設差亦不應遣去。云何為五？有愛、恚、癡、怖、不知說與未說。若具五法應差，設差應去。如是應敷座鳴揵稚，眾既集已以言告知，先當問能：『汝某甲能往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不？』彼答言：『能。』次一苾芻為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於諸俗家作諸非法，遂令諸人不生敬信。此苾芻某甲能往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此苾芻某甲，於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於諸俗家作諸非法，遂令諸人不生敬信。此苾芻某甲能往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僧伽今差苾芻某甲於諸俗家為說過人，於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若諸具壽許此苾芻某甲於諸俗家為說過人，於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今已許差此苾芻某甲，於諸俗家為說過者，向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汝等苾芻！我今為彼於諸俗家說過苾芻制其行法。彼苾芻應至俗家作如是語：『諸仁當聽！有污俗家者有污出家者，譬如田畦稻穀滋茂，便遭霜雹遂令苗稼盡見摧殘。又如甘蔗莖幹敷榮，遭赤節病遂令損壞無有遺餘。仁等當知！彼二罪惡之人亦復如是。仁等莫與共為雜住虧損聖教，當知此人自身損壞，猶如焦種不復生芽，今於聖教法律之中不能增長。汝等當觀如來、應供、正遍知，及觀上座尊者解了憍陳如、尊者婆澁波、尊者無勝、尊者賢善、尊者大名、尊者名稱、尊者圓滿、尊者無垢、尊者牛王、尊者善臂、尊者身子、尊者大目乾連、尊者俱恥羅、尊者大准陀、尊者大迦多演那、尊者嗢頻螺迦攝、尊者那地迦攝、尊者伽耶迦攝、尊者大迦攝、尊者難提，如是等諸大苾芻，汝當觀察！』時彼告令苾芻應於俗家如是告已，即出其舍。」

時廣額苾芻聞斯事已，便作是念：「眾僧為我差彼苾芻，向俗家中說我過失。」即便詣彼苾芻處作如是語：「汝於俗家說我過失耶？」彼便報曰：「我得眾僧如法教令。」廣額答曰：「我於是事隨合不合當破汝腹決取中腸，繞逝多林令使周匝，斬截汝首懸在寺門，若破油瓶眾人共見。」彼聞是語即大驚怖，告諸苾芻曰：「廣額於我欲相屠害。」遂以上事具告眾知：「我今不能更於俗舍陳說

其事。」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彼之癡人，能欺別人不能欺眾，由是僧伽應作單白詳說其過。敷座鳴揵稚眾既集已，應言告知令一苾芻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於諸俗家作非法事，遂令多人不生敬信。今無別人能於俗舍說其過咎。若僧伽時至，僧伽聽許僧伽今若見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於諸俗家作非法處，即應於彼說其過失，當作是語：「仁等當知！此罪惡苾芻及苾芻尼，虧損聖教。當知此人自身損壞，猶如焦種不復生芽，今於聖教法律之中不能增長。汝等當觀如來、應、正遍知，及觀上座解了憍陳如等諸大苾芻所有行跡。」白如是。』」

如佛所教，令諸大眾於彼行處普告俗家。時諸苾芻於諸俗家，隨知不知悉皆告語，遂令眾人不生敬信，使乞食者飲食難求，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於諸俗家知彼苾芻苾芻尼行惡行處，當說其過，勿於不知處。由此當知，除僧羯磨。」爾時世尊讚歎持戒，隨時宣說少欲法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他苾芻有麁惡罪，向未近圓人說，除僧羯磨，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餘義如上。

言圓具者，有其二種：謂苾芻、苾芻尼，餘名未具。

言麁惡者，有二種：謂波羅市迦因起，及僧伽伐尸沙因起。此麁惡者，有二種相：一、自性麁惡。二、因起麁惡。

言告語者，謂彰露其事。

除僧羯磨者，謂除大眾為其作法。

波逸底迦義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不知俗家作不知想、疑，向彼說他麁惡罪者，得墮罪。若苾芻於知俗家作不知想、疑，向彼說者，得惡作罪。無犯者，於不知俗家作先知想、若大眾詳說其事，或時人眾普悉知聞，猶如壁畫人所共觀，非我獨知，說皆無過。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實得上人法向未圓具人說學處第八

爾時佛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有五百漁人，於勝慧河邊結侶而住。彼諸漁人有二大網：一名小足，二名大足，廣說如前，第四波羅市迦，乃至此五百人悉皆出家，精勤修習得阿羅漢。爾時世尊在竹林聚落，時逢飢饉乞食難得，奉世尊教隨處安居。彼諸苾芻俱往本村而作安居，各生是念：「我等前時以不實事共相讚歎遂被

呵責；我等今逢時世飢饉乞食難求，各以實德共相讚歎足得充濟。遂至親族所作如是言，乃至告云：『汝諸眷屬大獲善利，汝聚落中得有如是勝妙僧眾於此安居。此苾芻得無常想，於無常苦想，廣說乃至得八解脫。』」後於異時彼諸眷屬來相看問，時諸苾芻見眷屬來，便即更互共相讚歎：「汝諸眷屬大獲善利，近汝聚落得有如是勝上僧眾於此安居。此苾芻得無常想，廣說乃至得阿羅漢果、得八解脫。」時諸眷屬既聞說已，白言：「聖者！仁等證得如是勝果。」答言：「皆得。」時俗諸人聞得果者咸生愛樂，於自父母妻子親屬而不拯濟，於諸苾芻各以飲食共相供給。

然佛住世與諸弟子二時大集：一謂五月十五日欲安居時，二謂八月十五日隨意了時。廣說如前，乃至諸苾芻三月既滿作衣已竟，顏色憔悴形容羸瘦，執持衣鉢往竹林村欲禮佛足。既至村已，時具壽阿難陀遙見諸苾芻來，於同梵行者起憐念意，遂唱：「善來！」即前迎接為持衣鉢、錫杖、君持，并餘雜物、沙門資具，又問：「具壽！仁等何處安居而得來至？」「我於佛栗氏聚落三月安居，今來至此。」阿難陀曰：「仁等於彼安居三月之內，乞求飲食不勞苦耶？」答曰：「雖於彼處得安樂住，然乞飲食甚大艱辛。」時阿難陀即便報曰：「實爾。具壽！目驗衰羸容色憔悴，准知飲食定是難求。」時捕魚村五百苾芻既安居了，執持衣鉢亦至此村，顏色鮮好容貌肥盛。時阿難陀即便迎接如前具問：「於安居處飲食易求、安樂行不？」報言：「我於彼住實得安樂，所求飲食易得不難。」阿難陀曰：「具壽！目驗肥充容色光澤，准知飲食定是易求。」時阿難陀具問其事，彼便答曰：「我於眷屬所自相讚歎云：『此苾芻得無常想，乃至得八解脫。』」阿難陀問曰：「所陳之事為實？為虛？」答言：「是實。」問言：「具壽！仁等豈合為少飲食，以己所得上人之法向人說耶？」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因此集苾芻眾，知而故問廣說如前：「汝諸苾芻為飲食故，以己所得向未圓具人說耶？」彼白佛言：「實爾。大德！」爾時世尊即便種種呵責諸苾芻已，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實得上人法，向未近圓人說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五百漁人苾芻，餘義如上。

實得者，謂其事是實。

上人法等者，並如前第四他勝及次前廣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見想阿蘭若，　舍中受妙座；
能知於自相，　方便顯其身。

若苾芻無虛妄心作實有想，對未圓具人作如是語：「我見諸天、龍、藥叉、健達婆、緊捺羅、莫呼洛伽、阿蘇羅、畢麗多、畢舍遮、鳩槃荼、羯吒布單那。」者，得波逸底迦。若云：「我見糞掃鬼。」者，突色訖里多。
若苾芻無虛妄心作實解想，對未圓具人作如是語：「我聞天聲乃至羯吒布單那聲。」者，得波逸底迦。若云：「我聞糞掃鬼聲。」者，得惡作罪。
若苾芻無虛妄心作實解想，作如是語：「我詣天處乃至羯吒布單那處。」者，得墮落罪。若云：「詣糞掃鬼處。」者，得惡作罪。
此等如前第四波羅市迦，咸應廣說，於中別者，前他勝罪，此云墮落。前云麁罪，此云惡作。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謗迴眾利物學處第九

爾時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爾時實力子苾芻，被眾差令分張臥具及知食次。彼有信心意樂賢善，為眾撿校勞苦無辭，自己所有資生之物，於三寶田中及上行苾芻處悉皆施與，如是施已自己三衣並皆朽故。時諸苾芻見此事已共相議曰：「此具壽實力子被眾差令分張臥具及知食次，彼有信心意樂賢善，為眾撿校勞苦無辭，自己所有資生之物，於三寶田中及上行苾芻處悉皆施與，如是施已自己三衣並皆朽故。若其有人施僧伽衣者，當以此衣與實力子。」于時僧伽得好白氈，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應作單白，和眾與實力子此衣誠無過咎。應如是作，敷座席鳴揵稚如常集僧，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實力子有信敬心意樂賢善，為眾撿挍無辭勞苦，自己所有資生之物，於三寶田中及上行苾芻悉皆施盡。如是施已，自己三衣並皆朽故。今時僧伽得好白氈，若僧伽時至，僧伽聽許僧伽今詳許將此白氈與實力子。白如是。』」
時諸苾芻如佛所教便為單白，以僧白氈與實力子。然具壽實力子與友、地二苾芻積代怨讎業緣未絕，於苾芻前作嫌毀言：「諸具壽！何因眾僧能得利養，隨親識處而迴與之？」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告言：「具壽！作白之時，汝豈不集同心許耶？」答言：「同集。」諸苾芻曰：「若爾，何意作嫌毀言？」答曰：「豈可啼哭亦不得耶？」時諸少欲苾芻，聞生嫌恥眾共非斥：「云何苾芻先共同心，後便異說言：『諸具壽！眾僧得利隨親厚處迴與別人。』」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友、地二人實作此語：『諸具壽！眾僧得利隨親厚處迴與別人。』」彼二白言：「實爾。大

德！」爾時世尊種種呵責已，廣說如上，乃至「我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先同心許後作是說：『諸具壽！以僧利物隨親厚處迴與別人。』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友地二人，餘義如上。
先同心許者，謂先許其事。
後作是說者，謂於後時作如是語。
隨親厚者，何謂苾芻親厚。謂親教師與弟子、弟子與親教師、又軌範師與依止弟子、依止弟子與軌範師、同親教師同軌範師及餘親友。
是眾僧者，謂佛弟子。
物利者，有二種：一、衣物利，二、飲食利。此中利者，謂是衣利。
已至眾中迴與者，謂以僧物轉與別人。
波逸底迦者，義並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隨有多少眾僧利物，先同心許後作是說：「諸具壽！隨親厚以眾僧利物迴與別人。」者，皆得波逸底迦。若僧實不與輒自迴與者，說時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輕呵戒學處第十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告諸苾芻：「汝等半月半月應說波羅底木叉經。」時諸苾芻隨佛所教，半月說波羅底木叉經。時六眾苾芻聞說四波羅市迦時，默然無語。說僧伽伐尸沙時、二不定時、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九十波逸底迦、四波羅底提舍尼、眾多學法、七滅諍法，時六眾苾芻作如是語：「諸具壽！若知其事及識其人，何故於我所有瘡疣數更傷損？仁等於此小隨小戒，半月半月數宣說時，令諸苾芻心生憂惱發起追悔。」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報言：「具壽！我今不為汝等每於半月說別解脫經，然而我等奉大師教是故說耳。」于時六眾雖聞此語仍嫌毀未休：「云何用說此小隨小戒，令諸苾芻心生憂惱發起追悔？」諸苾芻報曰：「若不用聞者，汝等先來作何過失心生追悔？」時諸少欲苾芻皆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汝等於半月中，聞說四波羅市迦時默然無說，及說僧伽伐尸沙乃至七滅諍法，便作是語：『諸具壽！若知其事及識其人，廣說如前，乃至發起追悔。』」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六眾說戒之時實作此語？」廣問其事。答言：「實爾。大德！」世尊種種呵責已，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半月半月說戒經時，作如是語：『具壽！何用說此小隨小學處？為說是戒時令諸苾芻心生惡作惱悔懷憂。』若作如是輕呵戒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餘義如上。
言半月者，謂一月分兩。
戒者，謂從四他勝終至七滅諍。
經者，是次第相應義。
說者，謂宣說。
時具壽等！者，謂敘述其情彰憂惱狀。
輕呵戒者，謂出毀語以告前人。
墮義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每於半月說四波羅市迦時，說僧伽伐尸沙，乃至說七滅諍時作如是語：「具壽！何須說此小隨小戒？令諸苾芻心生惡作。」者，得波逸底迦。或「生惱悔憂熱。」或云：「思憶俗事。」或云：「不樂出家。」或云：「歸俗。」作斯等語皆得墮罪。如是應知，於餘十六事處及雜事處、尼陀那處、目得迦等處，及於律教相應經處及餘經處，說此等時，若苾芻作如是語：「具壽！何用說此小隨小戒？說此之時令諸苾芻生惡作。」者，得波逸底迦。若餘經處宣說之時作如是語：「具壽！何用依此經中說如是事，令人惱悔。」等者，得惡作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第二攝頌曰：

種子輕惱教、　安床草蓐牽、
強住脫脚床、　澆草應三二。

壞生種學處第十一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有一莫訶羅苾芻愚昧無識，欲為僧伽造立大寺，遂便斬伐勝妙大樹。時有天神依樹而住，是時此天過初夜分身光超絕，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此天身光周遍輝耀逝多園林，白佛言：「世尊！有一年老苾芻，愚昧無識不解時宜，欲為僧伽造立大寺，遂便斬伐形勝大樹。此樹是我久所依止舍宅之處。大德！今既時屬嚴冬，寒風裂竹，幼稚男女夜無所依，惟願世尊慈悲鑒察，我欲何計？」爾時世尊即便命彼餘大樹神而告之曰：「汝所住處可見容此無依天神。」時彼樹神奉教安置。爾時世尊至天曉已，集諸苾芻於如常座，安詳坐已告諸苾芻：「於昨夜中有一樹神光明超絕，來至我所禮我足已在一面坐，由天身光周遍輝耀逝多園林，作如是白：『世尊！有一年老莫訶羅苾芻，愚

昧無識不解時宜，欲為僧伽造立大寺，遂便斬伐形勝大樹。此樹是我久所依止舍宅之處。大德！今既時屬嚴冬，寒風裂竹，幼稚男女夜無所依。唯願世尊慈悲鑒察，我於今時欲作何計？』汝等苾芻！此莫訶羅所為非法，伐彼天神形勝大樹，令彼天神共相嫌賤，乖釋子法。」佛作是念：「由此苾芻斬伐大樹有罪過生，以此為緣從今已後苾芻不應斬伐其樹。若斬伐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猶未制戒。

佛在曠野林，如世尊教苾芻不應斬伐諸樹。時諸授事苾芻緣斯事故，於諸營造咸皆廢闕。于時世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授事苾芻所有營作悉皆停息？」時阿難陀白佛言：「世尊！佛在室羅伐城告諸苾芻不應斬伐諸樹。由此緣故無木可求，遂廢營作。」佛告阿難陀：「營作苾芻所有行法，我今說之。凡授事人為營作故將伐樹時，於七八日前在彼樹下作曼荼羅，布列香花設諸祭食誦三啟經，耆宿苾芻應作特欹拏呪願，說十善道讚歎善業。復應告語：『若於此樹舊住天神，應向餘處別求居止。此樹今為佛法僧寶有所營作，過七八日已應斬伐之。』若伐樹時有異相現者，應為讚歎施捨功德說慳貪過。若仍現異相者即不應伐，若無別相者應可伐之。若營作苾芻如我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此亦緣起，仍未制戒。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六眾苾芻自作、使人斬伐樹木及諸生草乃至華果，隨取而用。于時諸外道等見是事已，各生嫌恥作如是議：「此諸沙門釋子自作、使人斬伐草木。然我俗流婆羅門等乃至傭人，亦自作、使人斬伐諸樹及殺草等，釋子沙門亦作其事，雖復出家與俗何別？誰當供養如是禿沙門耶？」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問答呵責廣說如前，「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壞種子有情村，及令他壞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六眾也，餘義如上。

種子村者，有五種子：一、根種；二、莖種；三、節種；四、開種；五、子種。云何根種？謂香附子、菖蒲、黃薑、白薑、烏頭附子等，此物皆由種根乃生，故名根種。云何莖種？謂石榴樹、柳樹、蒲萄樹、菩提樹、烏曇跋羅樹、溺屈路陀樹等，此等皆由莖生，故名莖種。云何節種？謂甘蔗、竹[竺-二+韋]等，此等皆由節上而生，故名節種。云何開種？謂蘭香、芸荽、橘柚等子，此等諸子皆由開裂乃生，故名開種。云何子種？謂稻麥、大麥、諸豆芥等，此等諸子由子故生，故名子種。斯等總名種子村。云何有情村？有情者，謂蛗螽、蛺蝶、蚊虻、蜣蜋、蟻子、蛇蠍及諸蜂等，

此等有情皆依草樹木而為窟宅。若苾芻於草樹木若拔、若破、若斫截，皆波逸底迦，義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攝頌曰：

根等生種想、　斫樹草及花、
樹等經行處、　青苔瓶架等。

若苾芻於根種作根種想、生作生想，自斫、教人斫，得波逸底迦；若疑，波逸底迦。若乾物作生想、疑，俱得惡作罪。若苾芻於根種作莖種想、生想及疑，自斫、教人斫，皆得波逸底迦。若乾物作生想、疑，斷壞之時，皆得惡作罪。如是根種望節種、開種及子種皆有四番，准前應作。又以莖種自望，及望餘四各有四番。若想若疑，俱得墮及惡作，准事廣說。若苾芻於五種子自作、使人投著火中，作如是念：「令此種子悉皆損壞。」得五墮罪；若不損壞者，得五惡作罪。若苾芻於五種子自作、使人投著水中，亦如前說。若苾芻以五種子安著臼中，以杵擣築令子損壞，得五墮罪；若不壞者，得五惡作。若苾芻以五種子置乾燥地或安熱處，灰汁瞿昧耶及乾土等，和糅一處令其損壞，隨事得罪輕重如前。若苾芻以五種子置在羹臛飯汁之中令其損壞，得罪同前。若苾芻以一方便斫樹斷時，得一惡作、得一墮罪。若以一下斫兩樹，斷時得一惡作、得二墮罪。苾芻若以一斫斷多樹時，得一惡作、眾多墮罪。苾芻若以二斫斷一樹時，得二惡作、一墮罪。若以二斫斷二樹時，得二惡作、二墮罪。若以二斫斷多樹時，得二惡作、眾多墮罪。若以多斫斷一樹時，得多惡作、一墮罪。若以多斫斷二樹時，得多惡作、二墮罪。若以多斫斷多樹時，得多惡作及多墮罪。如樹既爾，若於生草及蓮花等，准事得罪多少同前。

若苾芻拔樹根者，得墮罪。若樹皴皮及不堅濕處壞，得惡作；若壞堅濕處及傷破處，皆得墮罪。若苾芻損樹草生葉，得墮罪；若損黃葉，得惡作罪。若損未開花，得墮罪；若花已開壞，得惡作。若果未熟壞，得墮罪；若已熟者，壞得惡作。若於生草地處以熱湯澆，及牛糞泥等傾瀉其上令損壞者，皆得墮罪；若不壞者，皆得惡作。若作傾瀉物心無損壞意者，悉皆無犯。若苾芻於生草地經行之時，起如是念令草損壞者，隨所壞草皆得墮罪。若但作經行心者無犯。若於生草地牽柴曳席，欲令壞者得墮罪；若無壞心者無犯。若於青苔地經行之時，同前有犯無犯。若於此地牽柴曳席，及餘諸物得罪同前。若於水中舉浮萍葉及青苔時，乃至未離水來，得惡作罪；離水得墮。若拔地菌，得惡作罪。若苾芻於瓶瓦等處及衣服上、若褥席等及衣架等處，有青衣白醭生者，若作損壞心皆得惡作。若令人知淨方受用者無犯。若五生種令人知淨者，亦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八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嫌毀輕賤學處第十二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于時實力子苾芻，被眾差令分僧臥具及知食次。時友、地二苾芻與實力子，積代怨讎業緣未終。此二苾芻共鄔波難陀一處言話，時實力子在傍而過。時二苾芻報鄔波難陀曰：「大德！仁若被眾差分臥具及知食次者，仁亦於我共相惱亂，如實力子見欺於我。」鄔波難陀告曰：「具壽！此苾芻被和合眾差，分臥具及知食次，汝等共知。何因對面而作嫌毀？」彼二答曰：「上座！豈可我自懊惱啼哭亦不得耶？」時諸少欲苾芻聞生嫌恥：「云何苾芻知他苾芻被和合眾差分臥具及知食次，對面嫌毀？」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苾芻眾應作法，呵責友、地苾芻對面嫌毀。若更有餘如是流類，亦應作法而呵責之。鳴健稚等如常集僧，眾既集已以言白知，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友、地二苾芻，知和合僧伽差彼苾芻分僧伽臥具及知食次，此二苾芻對具壽實力子前而為嫌毀。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呵責友、地二苾芻對面嫌毀。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友、地二苾芻，知和合僧伽差彼苾芻分僧伽臥具及知食次，此二苾芻對具壽實力子前而為嫌毀。僧伽今呵責友、地二苾芻對面嫌毀。若諸具壽聽許呵責友地二苾芻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今呵責友、地二苾芻對面嫌毀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于時僧伽既與友、地二人作呵責對面嫌毀已，後於異時友、地二人共鄔波難陀一處言話，時實力子在傍而過，彼二便報鄔波難陀曰：「大德！仁若被眾差分臥具及知食次者，仁亦於我共相惱亂如似一人。」鄔波難陀告曰：「汝之二人知和合僧差此苾芻分僧臥具及知食次，今汝二人假託餘事不道其名而作嫌毀。」彼二答曰：「我豈牒名及以氏族而為嫌賤？」鄔波難陀曰：「若汝不道他名及以氏族得作嫌毀者，我亦如是不道他名罵一切眾。」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苾芻，知和合僧差分臥具及知食次，假託餘事不道其名對面嫌毀？」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苾芻眾應作法，責數友、地二苾芻假託餘事不道其名對面嫌毀。准前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友、地二苾芻，知和合僧伽差彼苾芻分僧伽臥具及知食次。此二苾芻對具壽實力子前，假託餘事不道其名對面嫌毀。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責數友、地二苾芻假託餘事對面嫌毀。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友地二苾芻，知和合僧伽差彼苾芻分僧伽臥具及知食次。此二苾芻對具壽實力子前，假託餘事不道其名而為嫌毀。僧伽今責數友地二苾芻假託餘事對面嫌毀。若諸具壽聽許責數友、地二苾芻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今責數友、地二苾芻假託餘事對面嫌毀竟，僧伽已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後於異時，友、地二苾芻由對面毀及假託毀僧伽，與作二種責數羯磨。此二苾芻由昔業力，尚猶對面毀實力子事不停息。時諸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云何苾芻對面嫌毀及假託毀？」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如常集僧已，告友、地苾芻曰：「汝之二人實作對面假託輕毀分僧臥具知食次人耶？」答言：「實爾。大德！」世尊種種呵責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嫌毀輕賤苾芻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友、地二人，餘義如上。
嫌毀輕賤者，謂對面直言，及假託餘事以言彰表。
波逸底迦義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被僧作法為呵責已，於十二種人被眾差者事未停息，若嫌毀者，波逸底迦；若輕賤者，波逸底迦；若嫌毀輕賤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被僧作法為呵責已，於十二種人被眾差者事雖停息而嫌毀者，波逸底迦；若輕賤者，波逸底迦；若嫌毀輕賤者，波逸底迦。若苾芻不被眾僧作法呵責，於十二種人被僧差者事未停息而嫌毀者，得惡作罪；若輕賤者，得惡作罪；若嫌毀輕賤者，得惡作罪。若苾芻不被眾僧作法呵責，於十二種人被眾差者事雖停息而嫌毀者，得惡作罪；若輕賤者，得惡作罪；若嫌毀輕賤者，得惡作罪。境想句數准事應知。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違惱言教學處第十三

佛在憍閃毘國瞿師羅園。時闡陀苾芻犯眾多罪不如法說悔。時諸苾芻欲令利益安樂而住，諸苾芻告曰：「具壽闡陀！汝自犯罪應如法說悔。」彼便答曰：「諸具壽！其犯罪者，自當說悔。」諸苾芻曰：「汝自犯罪，遣誰說悔？」闡陀答曰：「若追悔者，彼自當知。」諸苾芻曰：「汝自犯罪，遣誰追悔？」闡陀答曰：「諸具壽！仁等犯罪，勿對我前而為說悔，應對餘人而為說悔。何以故？

仁等皆是種種族姓、種種家生而為出家。譬如諸樹莖葉各別，被風所吹聚在一處。諸具壽等亦復如是，種種族姓、種種家生而為出家。由我世尊證大覺故，仁等皆來共相依止。」作如是語違惱教時，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云何苾芻見他如法教時，出麁鄙言共相違惱？」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應作羯磨呵責闡陀苾芻，若有餘類亦同此作。如常集僧，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此闡陀苾芻，自身犯罪不如法說悔。時諸苾芻欲令利益安樂而住，諸苾芻如法告時違拒眾教。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呵責闡陀苾芻。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闡陀，自身犯罪不如法悔。時諸苾芻欲令利益安樂而住，諸苾芻如法告時違惱眾教。僧伽今呵責闡陀苾芻違拒眾教。若諸具壽聽許呵責闡陀苾芻違僧伽教者默然，若不許者說。』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今呵責闡陀苾芻違拒眾教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諸苾芻如佛所教作羯磨已，于時闡陀便生是念：「此是我過，由共諸人言相酬答。如有說云：

「『諸有智慧人，　善護四種語；
觀彼山林鳥，　能言被籠繫。』」

作是念已：「我今宜可默無言說。」後於異時復更犯罪，時諸苾芻欲令利益安樂而住，告言：「闡陀！汝今犯罪，應如法悔。」彼便無言默然相惱，乃至再三語時默然無說。少欲苾芻見而嫌恥作如是語：「云何苾芻自身犯罪，他告語時默然相惱？」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苾芻眾應作法，呵責闡陀苾芻默然相惱，更有斯類亦應作法。如常集僧，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此闡陀苾芻，自犯眾罪不如法悔。時諸苾芻欲令利益安樂而住，告言：「具壽闡陀汝自犯罪，應如法說悔。」彼便無言默然相惱。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呵責闡陀苾芻默然相惱。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闡陀苾芻，自犯眾罪不如法悔。時諸苾芻欲令利益安樂而住，告言：「具壽闡陀汝自犯罪，應如法說悔。」時諸苾芻如法語時，即便無言默然相惱。僧伽今呵責闡陀苾芻默然相惱。若諸具壽聽許呵責闡陀苾芻默然相惱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今呵責闡陀苾芻默相惱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諸苾芻受佛教已，呵責闡陀默然相惱。于時闡陀雖眾作法責其默惱，後於異時復自造罪，諸苾芻同前教語。時彼闡陀或言、或默二

俱相惱。少欲苾芻見是事已，便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苾芻自身犯罪不如法悔，他教語時若語、若默共相惱亂？」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違惱言教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闡陀，餘義如上。

違惱言教者，作惱他想以言表示。

波逸底迦，義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有苾芻，往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頗見苾芻新剃鬚髮著赤色大衣，以物替鉢手執錫杖，或以酥蜜沙糖石蜜盛滿鉢中擎之而去。」彼見問時答言：「我實不見如是相狀。苾芻！我見苾芻兩脚行去。」若苾芻故作是語惱亂他時，得波逸底迦。若他來問：「頗見如前所說衣鉢形相苾芻尼從此過不？」報言：「我實不見如是形相衣鉢苾芻尼從此而過，但見苾芻尼兩脚行去。」若苾芻故作是語惱亂他時，得波逸底迦。如是乃至正學女、求寂、求寂女，同前問答，得波逸底迦。若他來問：「頗見俗人擔持甘蔗、竹葦、柴草、酥油瓶等從此過不？」彼便答言：「我實不見如是之人，但見有人兩脚行去。」若苾芻作是惱者，波逸底迦。若有問言：「頗見俗人男子著青黃赤白等色之衣持酥瓶等從此過不？」乃至報云：「但見俗人兩脚行去。」如男子既爾，見女人等廣說應知，惱心說時皆得墮罪。如語既爾，默亦同斯，皆得墮罪。無犯者，若苾芻見有獵人逐麞鹿等來入寺內，苾芻見已，獵人問言：「聖者！頗見有走鹿從此過不？」苾芻不應答言我見。若是寒時，報屠人曰：「賢首！汝可暫入溫室中少時向火。」若是熱時，報言：「賢首！汝可暫入涼室飲清冷水少時停息。」若獵者云：「我不疲倦，我問走鹿。」即應先可自觀指甲，報彼人云：「諾佉鉢奢弭。」若更問者應自觀太虛，報彼人云：「納婆鉢奢弭。」(若據梵音：諾佉者是爪甲義亦是不義，鉢奢是見義，弭是我義，即是我見爪甲，亦目我不見義。苾芻眼看爪甲，即表不是妄言。彼人聞說道無，即謂無不見物，佛開方便救苦眾生。若直譯云：「我觀指甲。」道理無不相見，為此留本梵音，口授方能細解。納婆亦兼兩義：一、目太虛，二表不義。亦不可譯為東語，於中可不准諾佉，思之具如廣註：即如此方觀臂上毛，云：「我見毛。」亦是目其無義也)

若獵者云：「我不問指甲及以太虛，然問可殺有情於此過不？」苾芻即應遍觀四方作如是念：「於勝義諦，一切諸行本無有情。」即報彼云：「我不見有情。」此皆無犯。若苾芻於餘問時，不如實說者皆得墮罪。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俱詣佛所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闡陀苾芻見同梵行者如法勸時，不相用語以言惱亂，遂令僧伽作法呵責受斯

憂惱？」世尊告曰：「此之闡陀非但今日惱諸苾芻違善友語，於過去時亦由言故惱亂善友自受辛苦。汝等當聽！乃往過去，於一陂池有眾鵝群及以諸鼈同共居止。中有一鼈，共彼二鵝而結親友甚相憐愛。後於異時遇天大旱陂水將竭，時彼二鵝俱至鼈所，報言：『知識！汝可安隱居此泥中，我向餘方更求池水。』鼈告鵝曰：『與汝久居情義相得，將遭厄難棄我他行，斯誠未可！』鵝曰：『其欲如何？』鼈曰：『汝等當可將我共去。』鵝曰：『若為將去？』鼈曰：『汝等共銜一杖，我齩中央共至清池，豈非善事。』鵝曰：『我亦無辭共相携帶；然汝立性好為言說不能護口，必當棄杖墜落空中，我等見斯更益憂苦。』鼈曰：『我當護口銜杖不言。』鵝曰：『斯為善計。』即便覓杖各銜一頭，鼈齩中央騰空飛去，遂至一城市上而過。時彼諸人於虛空中見鵝持鼈，各生驚怪共相告曰：『仁等觀彼二鵝共偷一鼈。』鼈聞此聲默忍無語。又到一城還從市過，時諸男女同前嗟歎，鼈便自念：『我更幾時忍此辛苦，長懸頸項護口不言？』即便報言：『我自欲去，非是偷來。』作是語時遂便失杖墮落于地，童子共打而致命終。二鵝見已情懷憂恨，飛空而去。于時空中有天，見此事已而說頌曰：

「『善友利益言，　若不能依用；
墜落受辛苦，　猶如放杖鼈。』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昔時鼈者即闡陀是，昔時鵝者即難陀、鄔波難陀是。於往昔時聞善友語，不肯依用遂致命終。乃至今時亦復如是，於同梵行者言不肯依用，或言或默惱亂諸人，致使僧伽作法呵責。」

在露地安僧敷具學處第十四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善施長者請佛及僧於舍受食。時諸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詣長者家，于時世尊在寺內住，令人取食。佛有五緣在寺而食。云何為五？一、自須宴默；二、為諸天說法；三、為觀病者；四、為觀僧敷具；五、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此時佛欲觀僧敷具并制學處，由此為緣在寺內住，令人取食。爾時世尊眾僧去後，便持戶鑰遍觀寺內所有房舍，乃至寺外隨近園林普皆觀察。次至舊房，於此房中多有敷具，置在露地，忽有非時風雨蒙密而至，佛作是念：「斯等敷具，皆是信心婆羅門諸居士等，自苦己身減妻子分，而施僧伽為求勝福。而諸苾芻受用之時，不知其量、不善守護隨處棄擲。」世尊見已，作神通力屏除風雨，

而有重雲霺靆垂布不散，以待世尊收攝臥褥。于時世尊自取敷具安置室中，便取雨衣出於寺外方欲洗沐，即攝神通，雷霆晝昏遂降洪雨高下同潤。佛洗身已，洗足入房宴默而住。時取食苾芻持食既至，安在一邊，詣世尊所頂禮雙足。世尊常法，共取食人歡言問訊：「苾芻僧伽所受飲食得飽滿不？」答言：「大德！皆得飽滿。」即便以食進奉世尊。爾時世尊食事既訖，即出房外嚼齒木洗足已，旋入房中宴默而住。

爾時世尊至日晡時於如常座既坐定已，告諸苾芻曰：「向者僧伽赴食之後，我持戶鑰遍觀房舍，見於露地多安臥褥。時天欲雨，我以神力皆悉屏除，躬自收攝。」告諸苾芻曰：「諸有施主苦自己身施僧求福，汝等不能如法受用，虛損信施。」即說頌曰：

「於他信施物，　知量而受用；
自身得安隱，　令他福德增。」

爾時世尊讚歎知足依法受用信施物已，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我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露地處安僧敷具及諸床座，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眾多苾芻隨逐商旅人間遊行，遇至一城，於此城中有苾芻住處。時諸苾芻欲求停止，時有一人告苾芻言：「聖者！仁等何不詣寺而宿？」答言：「賢首！我隨商旅制不自由，若向寺停行伴便失。」彼言：「聖者！但於寺宿，商旅去時我當相喚。」時諸苾芻便詣寺所，敷僧臥具隨處而宿。於後夜時商旅發去，唯有一馱彼人方覺，即便疾起驚喚苾芻：「商人已發，仁當急去。」時諸苾芻聞其喚聲，即便疾起，先洗手已分付臥具。既延時節，商人遂遠。時諸苾芻於後尋趁，遂被賊劫衣鉢損失，便至逝多林。彼諸苾芻見而告曰：「善來！仁等行李安樂？」報言：「何有安樂？我被賊劫。」問言：「何故？」時客苾芻具答其事。時諸苾芻聞是事已，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於住止處若有苾芻，囑授而去。」時諸苾芻既聞佛教，設有因緣皆囑授去。

爾時室羅伐城有二長者，共為讎隙：一有信心，一無信心。其信心者作如是念：「我今何因增長怨隙？可捨怨惡而為出家。」便往逝多林中，詣一苾芻而求依止為出家法。時彼無信長者隨問一人：「汝頗知彼某甲長者今何所在？」答曰：「彼已捨俗出家。」問言：「何處？」答曰：「在沙門釋子中。」報言：「彼處豈是施無畏城？我當於彼以法治罰作無利事。」于時彼人是苾芻親友，聞此語已往告之曰：「聖者！知不？彼不信長者深相期剋作如是語：

『豈逝多林是施無畏城？我當往彼以法治罰作無利事。』」苾芻聞已便作是念：「我由怖彼而來出家，豈於此處還遭彼怖！我今宜可逃避他方。」作是念已便至師所，白言：「鄔波馱耶！我由怖彼而求出家，今聞彼來欲害於我。」本師問曰：「彼是何人？」答曰：「是舊怨家。」師曰：「若如是者，欲向何處得免其難？」答言：「我今欲向王舍城中。」師曰：「隨汝意去。」即便辭師，執持衣鉢發趣王城。時彼不信長者往逝多林，問苾芻曰：「聖者！頗識某甲長者來此出家，今在何處？」答曰：「已去。」問：「向何方？」答曰：「向王舍城。」報曰：「彼亦非是施無畏城，我當往彼作無利事。」時彼長者便持路糧隨趁而去。苾芻依時而去、非時不去；俗人則時與非時俱不停息。於其中路有一僧寺，是時長者趁及苾芻，遙見苾芻入斯寺內。長者自念：「若入寺中欲共語者，彼有多人必當害我。明當在路我自知之。」作是念已別求息處。時彼苾芻至天曉已，告諸苾芻曰：「仁等今可觀察臥具，我欲前行。」苾芻問曰：「欲何處去？」答曰：「欲詣王城。」苾芻報曰：「應尋此道，勿行餘路。」報言：「好住。」遂即前行。時彼長者旦入寺中，問苾芻曰：「某甲苾芻今在何處？」答曰：「已向王城。」問曰：「取何路去？」答言：「此路。」時彼長者隨路急去，趁及苾芻而告之曰：「咄！禿頭沙門欲向何處？」苾芻答曰：「賢首！我已出家，欲除怨諍。」彼便答曰：「我於今時為除怨諍。」即便以杖熟打苾芻幾將至死，所持衣鉢悉皆破碎，餘有殘命覆向寺中。苾芻見問：「具壽！何因作此困辱形容？」便問苾芻曰：「頗見俗人來此過不？彼有何言？」時彼苾芻以事具說，即告諸苾芻曰：「我若不告具壽所向之處，必定不遭如斯苦惱。」諸苾芻遂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除時因緣，餘當囑授。」爾時世尊讚歎持戒者，及尊重戒者少欲知足者，隨順說法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廣說如上，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露地處安僧敷具及諸床座，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若有苾芻不囑授，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此法中人，餘義如上。

僧者，謂是如來聲聞弟子。

敷具者，謂是大床、氈褥、被縗、氍毹、偃枕等。雜物者，謂是小床坐枮及資具。

於露地者，謂無覆蓋處。

去時者，謂離勢分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大德！離敷具時，齊遠近來名為勢分？」世尊告曰：「如生聞婆羅門種菴沒羅樹法，相去七尋方植一樹，枝條聳茂花果繁實，七樹之內有四十九尋。若安

敷具在露地時，齊此遠近當須囑授，離此勢分即須收攝。」若不自舉、不教人舉者，謂不收攝也。
有苾芻者，謂現有人堪可囑授。有五種囑授。云何為五？應報主人曰：「具壽！此是住房此房可觀察，此是敷具此應可當持，此是房門鑰。」若於其處無苾芻者，應囑求寂；此若無者，應囑俗人；此若無者，應觀四方好藏戶鑰然後方去。若於中路逢見苾芻，應報之曰：「在於某處我藏門鑰，汝可取之。」
言除時因緣者，謂除難緣。
波逸底迦者義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安僧敷具，故不囑授捨而去者，乃至未離勢分已來得惡作罪，若離勢分便得墮罪。若初去之時忘囑其事，在路憶者，應作是念：「我於某處安僧敷具，若有同梵行者來見之時，當為舉攝。」此行苾芻應心念口言：「我更不應作如是事，其所犯罪如法應悔。」若其於路逢見苾芻，應告言：「具壽！我在某處受用僧伽所有敷具，汝當收舉。」念此苾芻定為收攝，復應心念口作是言：「我更不應作如是事，其所犯罪應如法悔。」若到前住處方憶得者，應作是念：「我於某處安僧臥具，若有同梵行者來見之時，當為舉攝。」此苾芻應當心念口作是言：「我更不應作如是事。」若至住處，見有苾芻欲向彼處者，應告言：「具壽！我在某寺某處受用僧伽所有敷具，汝當收舉。」念此苾芻定為收攝，復應心念口作是言：「我更不應作如是事。」
若苾芻於露地處安僧敷具，迴入房中為欲安坐寂止亂心，既寂定已方隨意出，遂至初更，若不損壞敷具者得惡作罪，若損壞者得墮落罪。具壽鄔波離白佛言：「世尊大德！凡敷具者有幾種損壞？」佛告鄔波離：「有二種壞：謂風及雨。若風吹卷褵，是名風壞。若雨濕徹，是名雨壞。」若苾芻於日暮時露安敷具，至半更時而不收攝、不自他看守，若不損壞者得惡作，若壞得墮罪。如是乃至一更、一更半、二更、二更半、三更、三更半、四更、四更半、平旦(西方夜有三時，分十稍令難解故，依此方五更為數，冀令尋者易知耳)、日出時、小食時、隅中時、欲午時、正午時、過午時、日角時、晡時、晡後時、日暮時。若苾芻齊此晝夜於時中安僧敷具不即觀察，若未損壞得惡作罪，若損壞者得墮落罪。
攝頌曰：

誦經居小床，　因聽師子座；
俗人借坐物，　觀時應借與。
若是彼與物，　用訖可持還；
應書施主名，　隨情造佛像。
病者詳瞻侍，　不囑五種人；

受法代師為，　不依皆惡作。
少年因斷食，　俗坐見應收；
火水損與時，　先收於己物。

爾時有婆羅門居士等，來至苾芻住處作如是語：「聖者！可為我等演說妙法。」諸苾芻答曰：「賢首！世尊現在，仁等何因不往聽法耶？」彼云：「聖者！唯一大師來求者眾，或為天、龍、藥叉、健達婆、阿蘇羅、揭路荼、緊那羅、莫呼洛伽、人、非人等而宣法要，我等造次無緣聽受，仁等宜當為我誦法。」苾芻報曰：「世尊未許為人誦法。」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為誦經。」苾芻白佛：「不知如何為彼誦經。」佛言：「應坐小座為其誦法。」時給孤獨長者聞佛世尊許諸苾芻居座誦經，便以五百小座奉施僧伽。時諸苾芻悉皆一處高聲誦經，便大喧鬧無可聽覽。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令一人為眾誦經，餘者應聽。」時彼不知欲令誰誦——為老為少——便往白佛。佛言：「應為次第從老至少。」時少年者便在行末宣陳法要，令諸聽眾心不殷重。世尊告曰：「於上座處應為誦經。」演法之時，耆老苾芻失恭敬相，佛言：「應除二、三上座，應坐誦經。」當爾之時令彼法師乏少威肅威嚴不足，佛言：「於上座處置師子座令其誦經。」登陟之時稍難上下，佛言：「若是定處應用甎為蹋道，若處不定應為木梯。」法師棄唾為人所嫌，佛言：「應安唾器。」多集飛蠅，佛言：「於內安草或置砂土。」久便氣臭，佛言：「時當洗濯日暴令乾。」時聽法者一行而坐，行末之人不聞說法，佛言：「應作兩行敷其座席，或為半月形或作方池勢。」時有信敬俗人，請諸苾芻就舍而食，苾芻不許，婆羅門居士等白言：「聖者！若佛世尊未出于世，諸外道輩是我福田。今佛出世，仁等是我勝妙福田，我等來請仁不許者，我等豈可棄善路糧而向他世。」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人來請，應可受之。」彼設供時闕少座席，至苾芻處求借暫用，苾芻不與，佛言：「應與。」苾芻食訖自持而歸，俗人告曰：「仁等當去，我自持還。」苾芻畏懼不肯留與，佛言：「留與。」施主報曰：「聖者！且住飲非時漿。」苾芻不許，佛言：「應住飲已方行。」時諸俗人遇有緣事，所留之座不及送還，佛言：「應取。」時諸苾芻不知遣誰往取。佛言：「應鳴揵稚令少年者取。」復有俗人為設供事來就苾芻借所坐物，苾芻不與，彼便報曰：「我為仁等而設供養，仁等自坐何不與耶？」佛言：「應與。」時諸苾芻食了棄去，被賊所偷，佛言：「應令苾芻為守護者。」其守護人與俗同住，諸人問言：「聖者！豈可更欲重飡食耶？」苾芻報曰：「我不為食，看坐物耳。」俗人報曰：「我豈偷仁所留坐物？若不信者可自持將。」彼不能持，佛言：「應一邊住，勿雜俗人。」時諸俗人同前喚食，

佛言：「若誦經者，應在一邊誦經而住。若修定者，應在一邊端思靜慮，仍觀坐物，俗徒散已當可持行。」時有殘食及油不淨之物污穢座具，苾芻棄去，佛言：「若殘食污應以水洗，若油污者應用澡豆。若不淨污，以土牛糞而揩洗之，方可持去。」

如佛所教應為誦法者，時諸苾芻露地而坐被日光所迫，佛言：「應幕覆上。」時遭風雨棄之而去，遂便損壞，佛言：「應可收入。」不知誰收。佛言：「大眾詳收。」於耆年坐處多有敷設，老者力劣不能擎舉，佛言：「少者應收，上座老者可舉下行收入物。」時聚在一處致令爛壞，佛言：「分散安置。」時諸苾芻更不誦經典，佛言：「若露若覆隨情誦經。」時諸俗徒有敬信者，皆以真珠寶物金銀裝校，上妙衣服覆師子座。時諸苾芻不敢就坐，佛言：「作俗物想及無常想，坐時無過。」時遭風雨，苾芻但內僧物棄俗衣裳，因斯損壞，佛言：「應可內之。」

時有施主造二住處：一在村中，一居蘭若。其村中寺臥具豐饒，在阿蘭若床褥踈寡。後於異時於蘭若中欲設大會，時諸苾芻見無座席，詣村中寺從其暫借，彼不肯與，佛言：「當與。若疑天雨及正雨時，即不應與。爾時在路若逢天雨應安樹下，或在牆邊以一覆上。」彼用好覆，佛言：「當以惡者而覆其上。」供設既了不即送還，皆作是念：「彼此皆是一施主物。」佛言：「此是定屬，不應餘用。」兩寺之物共相合雜難可辯知，佛言：「於其物上應書寺名，并可書彼施主名字，云是某甲施物。」

時給孤獨長者來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若佛世尊在眾首坐時，眾便威肅；若不坐時眾無威德。若佛世尊見聽許者，欲造贍部影像置於眾首。」世尊告曰：「隨意當作，置於眾首。」于時大眾在露地坐遇逢天雨，時諸苾芻棄像入寺。時有婆羅門居士等見已譏笑：「仁等何故棄擲大師？」佛言：「應令俗人及以求寂移像令入。若此皆無，汝諸苾芻作大師想應可舉入。」

時有眾多苾芻，各遇時患無人瞻養，佛言：「若有病者，應當瞻視。」佛遣瞻病，苾芻不知使誰瞻視，佛言：「應從上座乃至下座，並應瞻病。」時有耆老苾芻皆來問疾佇立而住，因生患苦，佛言：「應坐看彼病人。」時諸苾芻自將座去，不信俗人見而怪問：「聖者今欲觀舞樂耶？」苾芻白佛，佛言：「諸看病者不應自持座去，其瞻病人於病者邊多置坐物。」時六眾苾芻亦來問疾，於病人所多作言話，時瞻病人報言：「具壽！且宜可去，廢供病者。」六眾報曰：「隨汝意作，誰復相遮？」報言：「仁當觀察，我欲他行。」六眾報曰：「病者若亡汝收六物，因何令我看病人乎？」作是罵已，令病者觀察雜物，即便出去。于時病人不能收攝，遂致虧損，以事白佛。佛言：「有五種人不應囑授令其觀察。云何為五？

一、無慚恥者，二、有雠隙者，三、年衰老者，四、病無力者，五、未圓具者。」

時具壽鄔波離問世尊曰：「若二苾芻同坐一座，若起去時誰當收舉？」佛言：「在後起者應收舉之，若一時起小者應收，如其同歲應共舉之。」時有親教軌範二師，出外經行，弟子門徒住在寺內，於諸善品不能增長，如蓮花乏水，佛言：「二師出時弟子隨去。」時彼二師自持床坐，弟子隨後垂手而行，佛言：「弟子門人應持床座隨逐而去。」時彼二師於經行處自為灑掃，弟子閑住，佛言：「弟子門人若見其師執掃篲，時弟子代為令其安住，若師被眾差為灑掃人，不代無過。」若彼二師為針線作，時弟子閑住，佛言：「應可代為，勿令辛苦。師被眾差作縫衣者，不代無過。」時諸弟子受業之時，受得業已即在師前而為誦習，佛言：「受得業已，應離聞處、在見處而為誦習。其習定者，受得法已，可向餘處靜慮安心。若見二師為眾使時，亦應隨時相問代彼執勞。若共二師出經行時，將座去者應可持還。」時彼弟子在前而去，師便在後，遇有他事不得隨來，佛言：「弟子還時應問師曰：『師欲歸不？』若言：『歸！』者，應持座去。若言：『未歸！』不須持座。汝等苾芻如我所制，不依行者皆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九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舉敷具學處第十四之餘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于時有一少年苾芻，策勵身心修諸善品，便作是念：「今日佛僧受請，我不入城乞求飲食，且當念誦待至臨中赴其請處。」作是念已，便持座杌出於寺外，詣一靜處隨情作業。時諸苾芻早去赴請，鎖門而出詣施主家。時念誦苾芻望時而入，覩見寺門鎖閉已了，便即生念：「我寧斷食不應棄僧座物，自招愆咎。」遂不赴請，即便斷食。彼諸苾芻食已迴還，此苾芻亦相隨入寺，乃至食勢尚存繫心善品，食力既盡委脇而臥。諸苾芻見，問言：「具壽！食是他物，腹豈他耶？汝何故貪食遂令飽悶善品廢修？」報言：「我不赴食，何容飽悶？」時諸苾芻問其所以，悉皆具告。時諸苾芻聞斯說已，以事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早去赴請令他斷食，應觀時節、鳴揵稚、眾僧詳集相顧而去。師主咸可觀已門徒知其去不？若閉門已後苾芻來至，有小床座，應安樹下及以牆邊當赴食處，不應造次輒為斷食。若無事斷食者，得越法罪(斷食者，謂絕食一日)。」時有婆羅門居士，來至寺中用僧坐物，及至去時棄在露地，無人收舉致有損壞，佛言：「若初見者即應收舉。」時有年老羸劣苾芻，見僧坐床棄在露地，不能擎舉，佛言：「老者應告授事人知，其授事人應作敬心舉置床座，若不舉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以僧敷具置於露地，行乞食後有風雨來，現在苾芻應可為舉，彼得食已憶念疾歸。

時有施主以敬信心於山林中造一住處，時有獵師為捕禽鹿縱燎原野，其火炎盛遍燒村邑遂來燒寺。時諸苾芻見火燒寺，即便競入取自衣鉢，於僧祇物無人為收，咸從火化。施主聞已來至寺所，問苾芻曰：「聖者！物不燒不？」苾芻答曰：「一不被燒。」有餘報曰：「但是僧物燒盡無遺。」施主曰：「僧物罄盡，何言不燒？」苾芻曰：「我物不燒。」施主曰：「若僧祇物亦俱出者豈不善哉！我久辛苦如割身肉減妻子分，供養僧田冀望勝福。云何仁等但收自物，不顧僧祇？」作是嫌已捨之而去。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若被燒時亦收僧物。」後於他日有餘苾芻被火燒寺，聞佛有教令出僧物，遂各棄己衣物收出僧祇，自物並燒遂便廢闕。佛言：「自闕惱重不並僧祇。若被火燒，先出己物後取僧祇。」復有遭火，諸苾芻等咸出己物置在外邊，入取僧物未出之頃，所有衣物被賊盜將，佛言：「既出物已，應使人看。」時諸苾

芻遣強者看守，弱者出物不能擎舉，佛言：「令弱者看，強者擎物。」時諸苾芻雖見盛火，恐損僧祇便入取物，遂被火燒，佛言：「若火盛者即不應入，物縱被燒此誠無過。」
時有施主，於山谷中造一住處，遭天大雨洪水彌漫寺皆漂蕩。時諸苾芻各出己物不顧僧祇，事並同前。但以水火為異，廣說應知，佛言：「如我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餘義如上。

不舉草敷具學處第十五

攝頌曰：

南方二苾芻、　兩村二住處、
井邊染須草、　經行穊瓦盆。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南方有二苾芻：一老、一少，為禮佛故向室羅伐城，在道日暮入寺寄宿。時諸苾芻遙見老者告言：「善來大德！」即依次與房及臥具等，其少年者但與其房而無臥具。此少苾芻立性勤策，多覓乾草立與膝齊，用充臥物。其老苾芻便作是念：「試觀少者臥物有不？」便往見彼草敷厚煖，即作斯念：「我若明朝還僧臥具恐廢行途，應還臥具就此同宿。」即還臥具，一處經宵，至曉便去。後有眾蟻依此草敷穿壞房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時諸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詣長者家，世尊不赴，令人取食，有五因緣如前露地戒中廣說。此時佛欲觀僧臥具并制學處，由此為緣在寺內而住，令人取食。
爾時世尊眾僧去後，便持戶鑰遍觀寺中所有房舍，乃至寺外近住園林。次至一房，於其室內見草狼籍，多諸蟲蟻內外穿穴。見已便念：「斯等房舍皆是信心婆羅門諸居士等，自苦己身減妻子分，奉施僧田以求勝福。而諸苾芻受用之時，不知其量、不善守護，遂令蟲蟻非分虧損。」世尊即便以神通力令土與蟻各在一邊，便以網輪具足百福莊嚴勝妙兩手捧蟻徐出，於其房外陰涼之地安置諸蟻令無損傷。于時世尊灑掃室已，收彼糞土棄於房外，洗手足已入房宴默。時取食苾芻持食既至，如前廣說。乃至爾時世尊食事既訖，即出房外嚼齒木洗足已，旋入房中宴默而住。爾時世尊日晡晚時就如常座，既坐定已告諸苾芻曰：「向者僧伽赴食之後，我持戶鑰遍觀房舍，隨所為事皆具告知。汝等苾芻！諸有施主，苦自己身施僧求福，汝等不能如法受用，虛損信施。」即說頌曰：

「於他信施物，　知量而受用，
自身得安隱，　令他福德增。」

爾時世尊讚歎知足、如法受用信施物已，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我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僧房內，若草、若葉，自敷、教人敷，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若有苾芻不囑授，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眾多苾芻，共諸商旅人間遊行到一聚落。日既將昏，欲覓居止，問一長者：「頗有宿處相容止不？」長者答曰：「先立要契方可相容。」苾芻曰：「其要如何？」長者曰：「明於我舍受食方行。」報言：「長者！我依商旅事不自由，行伴若停當受請食，如其彼去我即隨行。」長者曰：「斯亦善哉！」便與停處。苾芻白長者曰：「於仁舍中有臥具不？」報言：「無有。」時彼苾芻多有俗人及諸求寂共為伴侶，彼皆多覓乾草用充臥物，積與膝齊一處同臥。于時商旅星夜發去，苾芻見已棄草而行，長者至明作如是念：「我觀苾芻，若有住者當為辦食。」不覩苾芻，見草狼籍。時彼長者夫婦二人，屏除亂草幾將半日。此是緣起，猶未制戒。
復有眾多苾芻，隨諸商旅行至此村，詣彼長者求覓宿處。長者報言：「共立要契方可容宿。」苾芻曰：「其要如何？」長者曰：「不取乾草為臥物者可隨意住。」苾芻問言：「長者舍中頗有眠臥具不？」報言：「無有。」苾芻曰：「堅鞕之地，若為安寢？」長者曰：「聖者！先有仁等同梵行人投我寄宿，多聚乾草非分狼籍，令我夫婦收除亂草半日艱辛，為此今時共為要契。」時諸苾芻夜受辛苦明發便行，漸次而去至室羅伐。苾芻見之慰問：「安不？」報言：「何有安隱？」彼問其故？報云：「於一村中不許草臥，但眠鞕地辛苦通宵。」苾芻問曰：「汝於何村受此辛苦？」報言：「於某處村。」問曰：「寄宿誰家？」答曰：「某長者宅。」一人報曰：「我曾彼宿安隱草敷，汝有何辜獨遭鞕地？」苾芻問曰：「所眠之草誰為收除？」報曰：「我天曉已自涉長途，我來之後彼當屏棄。」苾芻報曰：「由斯惱亂彼致譏嫌，遣我通宵鞕地而臥。」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雖在俗舍用草敷時，亦應除棄。」
聞佛教已，時有眾多苾芻，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一聚落，中有長者為沙門婆羅門等故造一客舍，遠求軟草以充敷具。時諸苾芻於此宿已，並將其草棄糞穢處，各趣長途。長者至天曉已往問苾芻，但見其草棄不淨地，不可重收，因生嫌賤。復有眾多苾芻隨諸商旅行至此村，詣彼長者求覓住處，長者報言：「我有福舍隨情居止。」苾芻問曰：「頗有多少眠臥具不？」答言：「無有。」苾芻報曰：「我等如何臥堅鞕地？」長者答曰：「聖者！我為行客沙門婆羅門等造此福舍，我從遠處求覓軟草，用擬供承諸寄宿客。昔有仁等同

梵行者來此寄宿，至天曉已咸將軟草棄不淨中，若更欲求卒不可得。」時諸苾芻便於鞭地辛苦經宵。時此苾芻漸次遊行至室羅伐，彼諸苾芻問言：「行李安不？」報言：「眠臥鞭地，何有安樂？」問言：「於何處宿受此辛苦？」報言：「於某村福舍。」苾芻報曰：「我曾於彼福舍中宿，所有臥草旦並棄之。」答曰：「由汝棄草致生嫌賤，遂令我等鞭地而眠。」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所臥之草白施主知，若云棄者即應除棄，若云留者隨語應留。若違言者得越法罪。」

於一聚落有僧住處，於此寺中臥具寡少。時諸苾芻為供客故，遂於遠處求臥具草安一房中。時有眾多苾芻，人間遊行來至此寺，問主人曰：「我欲投宿，頗有多少臥具物不？」苾芻報曰：「此寺先貧無好臥具，我為客故遠求軟草，必不嫌者隨意止宿。」彼既宿已欲棄草敷，主人報曰：「我為客故遠求此草，實是難得，無宜輒棄。」客苾芻曰：「仁等無知自身犯罪，欲令我等亦犯罪耶？」作此責已，即便取草棄外而去，致令爛損。後有眾多苾芻，遊歷人間遇至此寺欲求寄宿，問：「有臥具不？」主人答曰：「此無臥具，我為客故遠求軟草。前有苾芻來此投宿，所有草蓐並欲收棄，我等不聽。不肯隨語反相責數，並棄而行，故於今時更無可得。」彼便地臥。天曉便行至逝多林，諸苾芻見共相問答，廣說如前，乃至我於彼宿強棄其草，答言：「由此緣故來寄宿者備受艱辛。」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此不應棄，若有苾芻囑授而去，遣棄方棄，廣說如前。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復有眾多苾芻，共諸商旅人間遊行，遇至井邊即便止宿。時諸苾芻多以乾草而為敷具，去此不遠有婆羅門宿。時諸商旅曉便發去，苾芻婆羅門咸留草敷俱隨商旅，道逢商旅從遠而來。時婆羅門逢彼商人，所求之事皆得稱心，即共商人返跡而去，至前井處，便為宿止。于時有諸露形外道，於苾芻宿處便為安止。時露形者共相告曰：「不知何物齧我身體？」餘者報曰：「汝於昨日多噉酒糟，惡欲尋思共相齩齧。」持火來看見有眾蟻便作是語：「誰無智人曾於此宿，去時不解舉此草敷？」時婆羅門聞而報曰：「前有釋子於此宿去。」露形罵曰：「沙門釋子於諸人中自云有智，停宿之處不舉草敷。」婆羅門曰：「沙門釋子不斷殺生，隨處即眠不作觀察。」去斯不遠有鄔波索迦，聞此說時默然而記，後至苾芻住處具以事告，諸苾芻白佛。佛言：「雖居曠野亦舉草敷。」

時諸苾芻聞是教已，復有苾芻隨逐商旅至蘭若村便為止宿，多用乾草以為臥具。商旅夜發，苾芻棄草，時節遲晚不及商人，在後而行，便遭賊劫。漸次方至逝多園林，苾芻見已共相慰問：「行李安不？」報曰：「我被賊劫，何有安隱？」問其何故？以事具陳。時

諸苾芻白佛。佛言：「雖在蘭若其草不應散棄，可聚一邊隨意而去。汝諸苾芻如我所制不依行者，皆越法罪。」

時諸苾芻為染衣事，於日光處布諸乾草以曬衣服，草不收舉蟲蟻多生，佛言：「染衣既了其草須棄。」復有苾芻為染衣故勸留其草，時彼苾芻不受其語遂便棄擲，佛言：「餘有所須即不應棄，應與彼人。」後曬衣已不肯收棄，云：「非我草。」佛言：「前與後時應問彼曰：『草若用訖汝能棄不？』若言：『能棄。』應可與之。若云：『不能。』即不須與。」

時有經行之處，其地堅鞕令足傷損，佛言：「應布軟草勿令傷足。」彼布草已蟲蟻便生，佛言：「應棄。」彼日日棄妨廢正修，佛言：「不應數棄，時可觀察。若捨去時當須總棄。」又經行處有設供事，須草稕坐，同前致蟻，佛言：「應以繩繫挂在樹枝。」又經行處以瞿昧耶安在地上，蟲蟻因生，佛言：「安破瓦中勿令其濕。」

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及尊重戒、少欲知足已，告諸苾芻：「前是創制、此是隨開。若有難緣不須囑授。是故我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於僧房內，若草、若葉，自敷、教人敷。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若有苾芻不囑授，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餘義如上。

僧房者，謂是如來弟子住處，於中堪得為四威儀行住坐臥。

敷具者，謂若草、若葉，若自他敷。

不自舉去者，謂離勢分。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世尊！未知齊何是敷具勢分？」佛言：「如生聞婆羅門種樹之法，廣說如上。有四十九尋，是名敷具勢分。」及五種囑授，乃至遍觀四方藏其戶鑰，並廣說如上。

有苾芻不囑授者，謂有苾芻而不告語。

除餘緣故，波逸底迦，亦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僧住處，若草、若葉，自敷、教人敷，不舉而去，有人不囑授，乃至未離勢分已來得惡作罪，若離勢分便得墮罪。若苾芻初去之時忘囑其事，在路憶得，或時在路逢見苾芻，或到前住處方始憶得，或到住處見有苾芻以事相囑，心念口言，並廣如上說。草敷有二種壞：謂風及蟻。風壞，謂是風吹草卷。蟻壞，謂是蟻穿草穴。若苾芻於日暮時，在僧房中安草敷具，若夜若晝時時觀察，若壞不壞得罪輕重，廣說如上。若在甎鞕地，或在沙石中，無蟲蟻處布以草敷，設不數看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強牽苾芻出僧房學處第十六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具壽鄔陀夷至彼眾多少年芯芻處，勸喻之曰：「汝等共我人間遊行，降伏他宗自獲名稱。汝等所欲讀誦禪思，及衣食利皆令無闕。」時諸少年聞斯勸已，各各自詣阿遮利耶、鄔波馱耶所，白言：「我今請問二師，欲往人間隨意遊涉。」彼師問曰：「汝欲共誰以為伴侶？」報云：「大德鄔陀夷共我為伴。」彼師報曰：「具壽！彼人惡性當惱於汝。」復白師曰：「大德鄔陀夷善言勸喻，事同父母豈當惱亂？」時彼少年不受師言，共鄔陀夷決意而去。時鄔陀夷將諸少年出界外已報言：「具壽！汝等豈得無有依止遊歷人間？」即並喚來令其長跪，教說依止方共前行，或以三衣帑與之令負，或與鉢盂、或與雜帑、或與君持淨器、或與常用觸瓶、或與錫杖、或與皮鞋，所有資具悉令擎去，自垂兩手著上下二衣，調弄諸人隨路而去。至一聚落近大井邊，與諸門徒共為憩息。此聚落內有毘訶羅，於日晡時便鳴揵稚，諸人聞已白鄔陀夷曰：「阿遮利耶！寺鳴揵稚，我等往看。」報言：「具壽！此或多是黑鉢之類嬾修善品，鳴搥集僧欲有作務，我等既疲道路誰能執作？」門徒答曰：「阿遮利耶！此或容是分物揵稚，我及界者合得其分，如軌範師眾所知識，有大福德財利易求。我等少年誰當見施？今欲入寺觀彼何緣？」師便告曰：「隨汝意去，若有利者亦取我分。」少年入已問寺諸人云：「是分臥具揵稚？」主人見來即便報曰：「具壽！汝請臥具。」報云：「我有尊師，亦當見授。」問曰：「彼復是誰？」答曰：「阿遮利耶鄔陀夷！」主人曰：「彼亦受取。」即總授之。時鄔陀夷於彼井邊多聚人物為其談話，問諸人曰：「此是誰村？此是誰寺？此是誰塔？此是誰園？」林井浴池牛羊之屬，目覩皆問，彼便具答。時諸少年共相議曰：「阿遮利耶！何故來晚？」遂相告曰：「作其常事。」於師臥處皆為敷設，濯足水塗足油安在一邊，各自洗足入溫堂中，誦所持經隨處眠臥。時鄔陀夷既見日暮方入寺中，四顧無人，遂便大喚：「具壽！具壽！」諸人出看告言：「大德鄔陀夷！何故非時來入寺內，大聲叫喚如牧牛人？」答主人曰：「我有少年在前而入，恐有病患，是故高聲。」少年聞已告言：「阿遮利耶！因何大喚？在彼房中敷設臥具，洗塗足物並已具安，可往彼臥。」怒而告曰：「汝等白誰為洗足等事？」答言：「軌範來遲，我等更相告白，便自洗足。」報云：「汝可出寺，誰能與汝不恭敬、無怖懼、懈惰之輩作依止師耶？」即便強驅令出。彼居露地寒苦通宵，既至天明俱申言敬，白言：「阿遮利耶我欲辭去。」鄔陀夷曰：「具壽！汝等何之？」答言：「還室羅伐。」報云：「且住！我當與汝瞻病所須。」答言：「師主！我本無病，仁遣病生，況復有病而能瞻養？」遂便棄去還逝多林。時鄔陀夷亦復隨逐漸至給園。時諸芯芻

見少年者至，唱言：「善來具壽！行李安不？」報言：「同梵行者何有安樂？聖者鄔陀夷驅我令出，通宵寒苦僅得存生。」問言：「何故？」諸少年者具以事白。少欲苾芻聞是事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驅他苾芻出僧房外故相惱亂？」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集僧問鄔陀夷曰：「實作如是驅遣苾芻夜出房不？」白言：「實爾。大德！」世尊種種呵責，廣說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瞋恚不喜，於僧住處牽苾芻出，或令他牽出者，除餘緣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苾芻居土窟房，時此苾芻身嬰疾患。天欲將雨五色雲興，諸苾芻見報言：「具壽！宜可急出，天將大雨，恐土房崩。」時彼病重不能自出。時諸苾芻懼犯戒故不敢扶出。天既洪雨土窟遂崩，壓彼病人，因斯命過。佛言：「有此難緣應當牽出。」告諸苾芻：「前是創制、此是隨開。重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瞋恚不喜，於僧住處牽苾芻出，或令他牽出者，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

僧住處者，謂佛弟子所住之處。

牽出者，或言驅出、或以手牽、自作使人。

除餘緣者，謂除難緣。

墮義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以瞋恚心，於僧寺中若自遣、若他驅牽此法中苾芻令其出者，皆得墮罪。遇八難緣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強惱觸他學處第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具壽鄔陀夷至彼眾多年少苾芻處勸喻之曰：「汝等共我人間遊行，降伏他宗自獲名稱。」少年各往諮白師主欲去遊行，廣說如前。乃至夜入寺中，發聲大喚遣令開戶。彼既臥已不肯為開，時鄔陀夷即便脚蹋門扉，遂令溫堂振動。時諸少年共相議曰：「可與開門，彼有大力恐當損壞眾僧堂舍。」遂與開門。彼便即入於少年床上縱身而倒，或有傷腹，或有損腰，或有損足，告言：「阿遮利耶！我痛！我痛！」告云：「若嫌痛者，自當出去。」少年議曰：「此有大力，若不出者當斷我命。」即便俱出露地而臥。於一夜中備受寒苦，既至天曉白言：「阿遮利耶！我今欲去。」問曰：「何之？」報言：「向室羅伐城。」報云：「且住！我當與汝瞻病所須。」廣說如前，乃至到室羅伐城具

告苾芻，苾芻白佛。佛呵責已，告諸苾芻：「我今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僧住處，知諸苾芻先此處住，後來於中故相惱觸，於彼臥具若坐、若臥，作如是念：『彼若生苦自當避我去。』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
知者，謂了其事。
苾芻先此處住者，謂此法中人先在此中而為止宿。
後來於中等者，謂是縱身強為坐臥。
彼嫌苦痛者，謂被惱不樂也。
自當避我去者，謂以此為緣不由餘事。
波逸底迦，義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了知其事，如向所說乃至避我去者，皆得波逸底迦。
攝頌曰：

麁食及好食、　寒熱瓦盆利、
禪誦怖有無，　因斯共相惱。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鄔陀夷至彼眾多少年苾芻處而勸喻曰：「汝等共我人間遊行。」廣說如上。將諸少年投寺寄宿，乃至各自洗足入溫堂中，共相謂曰：「我於今日噉麁惡食氣力稍劣，應可禪思。」即便加趺繫念而住。鄔陀夷夜入寺中，發聲大喚：「具壽！」時少年者聞其喚聲報云：「阿遮利耶！我等在溫堂中端心禪寂。」遂便入室而告之曰：「具壽！豈不佛說：『諸無知者不應修定。』宜應且起誦習尊經。」遂遣通宵冷地而坐強使誦經。時諸少年既受辛苦，曉而告曰：「阿遮利耶！我欲還歸。」問言：「欲向何處？」答言：「向室羅伐。」報云：「且住！我當與汝瞻病所須。」答云：「師主！我本無病，仁遣病生，況復有疾而能瞻養？」遂棄而去，乃至給園廣說如上。苾芻聞已具白世尊，乃至告諸苾芻：「若苾芻故惱他苾芻者，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於中別者，乃至時諸少年共相謂曰：「我等今日噉精妙食氣力豐足，應可房外隨意誦經。」即便習誦，乃至鄔陀夷見告言：「具壽！豈不佛說：『若不習定智慧不生。』應入溫室坐禪繫念。」遂令通夜跏趺而坐身體疲倦，既至曉已還逝多林，乃至佛告諸苾芻：「若苾芻故惱他苾芻者，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於中別者，乃至時諸少年苾芻共相謂曰：「具壽！今時稍寒，共入溫堂可為止宿。」遂便入宿。鄔陀夷見告言：「具壽！何故入室？」白言：「時寒入室取煖。」報云：「具壽！汝熱處宿，恐染黃病。汝等多人若其病者，我獨云何能為瞻侍？汝可急

出。」遂令露地而住，冷水遍灑以扇扇之，至明不睡。至天曉已還逝多林，乃至佛告諸苾芻：「若故惱他者，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於中別者，乃至少年共相告曰：「今時極熱，共入疎堂可為止宿。」即便入宿。鄔陀夷見告言：「具壽！何故疎室而臥？」白言：「時熱此處極涼。」報云：「汝涼處臥，或觸風得病，或痰癊傷寒，我復何能供侍汝等？」遂便入室總閉諸窓，為然炭火房門急掩，毛毯通覆縱身坐壓，令彼通夜不得眠睡。至天曉已還逝多林，乃至佛告諸苾芻：「若故惱他者，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時鄔陀夷勸諸少年人間遊行，若隨逐行者皆被惱亂，無復一人共之為伴。遂便單己遊歷人間，遇至一寺，於此寺中無大小行處。時諸苾芻夜有所須，各安瓦瓮，至天曉已於外棄之。寺內苾芻共知鄔陀夷是惡行者，竟無苾芻喚入房宿。便作是念：「此諸黑鉢不共我言，於今夜中自解躓頓。」即便旋昇蹋道至第三層，見有瓦瓮在處安置，便作是念：「此復豈是破瓦等耶？」遂以足指夾棄於外。苾芻夜起欲大小便，覓彼瓦瓮無一可得，遂於上層通水之處棄其不淨。及至天明諸信心輩梵志居士來入寺中，禮拜虔誠巡觀房宇。時鄔陀夷告諸人曰：「汝等當觀黑鉢之類恒為惡行穢污僧田，於寺上層棄其不淨。」諸俗人等聞生嫌賤。時諸苾芻具以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故心惱他者，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時鄔陀夷既無伴侶，獨遊人間至一寺所。時諸苾芻知其惡行，竟無一人喚入停息。鄔陀夷即作是念：「我今宜可別設方便惱彼寺僧，令諸黑鉢知我鄔陀夷是難欺人。」即便多服瀉藥在溫堂中隨處便利，如世尊說：「諸有病者應須瞻侍。」寺中所有耆老苾芻皆來問疾，問言：「四大何如？」答曰：「困弱。」時老苾芻暫相問已，即便欲出，報云：「老宿可住片時。」彼既暫留即還欲出，如是至三，耆年報曰：「鄔陀夷！汝欲故心惱亂於我。」答曰：「我入寺內仁不共語，暫時佇立何事辭勞？」苾芻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故心惱他者，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廣說如上，乃至鄔陀夷到一寺中，多有苾芻修習靜慮。時彼諸人知鄔陀夷是惡行者，無人共語。時鄔陀夷見斯事已生惱害心，然此寺院始起半功，時鄔陀夷便往詣彼造寺人處，報云：「長者！既有信心造寺，何不早成？豈不佛說：

「『若勤修善時，　罪惡心不起；
於福不勤者，　心便造諸惡。』」

長者聞已告苾芻曰：「聖者！我今多有財物，此處匠者卒不可求。」報云：「長者！世尊有教：『若營作處苾芻助成。』」長者

曰：「若共助成，斯為甚善。」鄔陀夷曰：「我當相助。」即便歸寺打揵稚已自為作業。如佛所教若聞揵稚眾僧應集。眾既總集，見鄔陀夷自擎甎墼，時諸苾芻亦共擎持，悉皆竟日執作不休，共相謂曰：「具壽！昔來此寺皆勤習定，豈謂今日盡共營勞，我等捨茲詣室羅伐。」彼諸舊人見客苾芻至各唱：「善來！」告言：「具壽！我聞彼寺皆並修禪，久願往彼隨喜相見。仁有何事廢修靜慮得至此耶？」客苾芻報曰：「往時彼寺皆勤習定，至於今日盡共營勞。」問曰：「何意如此？」答曰：「由鄔陀夷遣令如此。」具以事告，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故心惱他者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乃至鄔陀夷到一寺中，多有苾芻誦習為業，見鄔陀夷皆不共語。寺未成就，廣說乃至告彼寺主，令諸苾芻盡日營作，皆捨而去往至給園。苾芻白佛，佛言：「得罪同前。」
又緣起同前，乃至鄔陀夷到一寺中，當爾之時寺有賊怖。時諸苾芻見鄔陀夷來，知其惡行皆不共語。時鄔陀夷見是事已遂相惱亂，至日暮時大開寺門，當閾而立。時授事人報云：「大德！勿當門立，我欲掩扉。」答曰：「汝之房戶自可牢閉，大眾之門何干汝事？」時諸苾芻通宵大怖不得睡眠。苾芻白佛，佛言：「故心惱他，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乃至鄔陀夷到寺中，寺無賊怖夜多開門。時苾芻出寺便利，時鄔陀夷見其不語便生忿怒，遂牢閉其門當閾而臥。時諸苾芻夜須便利，報云：「大德！勿復當閾，我出便利。」答言：「具壽！於汝房中穿牆而出，我行疲極，誰能為起！」時諸苾芻既無出處，或在簷前或門屋下或水竇處，或在中庭而棄不淨。至天明已諸信心者入寺禮拜，時鄔陀夷見而告曰：「仁等看此黑鉢之類，每於寺中糞穢狼籍，仙人居處豈合如此！」作是語時令諸俗徒共生嫌賤。諸苾芻白佛，佛言：「若苾芻故心惱他苾芻者，皆得波逸底迦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故放身坐臥脫脚床學處第十八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鄔波難陀至彼眾多少年苾芻處勸喻曰：「汝等共我人間遊行，必當降伏他宗自獲名稱。汝等若欲讀誦禪思，及以衣食病緣所須皆令無闕。」時諸少年雖聞此勸，共知鄔波難陀稟性惡行不堪共居，竟無一人許共同去。時有乞食苾芻聞其覓伴，遂告鄔波難陀曰：「我共大德人間遊行。」有同行人報乞食者曰：「此鄔波難陀為人惡行，汝今隨去必遭惱觸。」遂報同梵行者曰：「我滿十夏不依止他，亦不就彼求受學業，彼於我處欲何所為？」知識報曰：「不相用語，後自當知。」不受勸言遂與同去，出至界外。時鄔波難陀報云：「乞食者汝可為我擎持衣帒，吾年衰朽且宜相助。」乞食者答曰：「大德！豈可不見佛法僧寶勝妙福田持以奉施，而多畜此生惱物耶？」報乞食者曰：「我遣擎物汝不肯持，亦未乖理。然汝非我二師輒相呵責，斯豈合耶？」時鄔波難陀便作是念：「此乞食者未須與語，且忍共去後自當知。」遂漸遊行至一聚落，即於林外詣井池邊俱共憩息。村中有寺打揵稚聲，時乞食者既聞聲已報言：「大德！寺鳴揵稚，我欲往看。」報言：「具壽！此乃多是黑鉢之類嬾修善品，鳴搥集僧別有作務，我等既疲道路誰能共彼執作？」乞食者曰：「或是分利揵稚，我既及界理合得之。」鄔波難陀曰：「汝宜可去，若是分利揵稚者亦取我分。」答云：「如是。」遂至寺中問知乃是分臥具揵稚。主人苾芻報云：「阿瑜率漫宜受臥具。」報言：「我有大者亦為受不？」問：「彼是誰？」報云：「是大德鄔波難陀。」答曰：「彼人眾所識知，亦為取分。」即便兩人臥具皆悉受之。時鄔波難陀在於井處，廣問諸人兼為說法，具如前說。諸人既散，時景將曛，便入寺中高聲大喚。彼乞食者在閣下房閉戶而臥，聞喚聲已報言：「大德何為高聲？我於上房已為敷置眠臥之具，及洗足物，並在一邊，就彼應臥。」報言：「乞食者可為開房，欲有商度。」彼作是念：「若容入房，乃至天明言未能了，我今宜臥不與開門。」報言：「大德！我行疲極無暇商量，設有平章待至天曉。」時鄔波難陀知其意止不為開門，即向上房洗足入室，問曰：「得塗足油，安在何處？」報曰：「近在床邊。」鄔波難陀善知聲相，觀其臥處即移床脚，安彼頭邊放身而坐。令床脚脫打破彼頭，報云：「大德！打破我頭，極為苦痛。」鄔波難陀報云：「乞食者

何故頭破？」彼作是念：「我若苦言，或容更打。」即默爾而住。至天曉已便往就別。報言：「大德！我今欲去。」問曰：「汝欲何之？」答曰：「向室羅伐城。」報云：「且住！我當給汝病藥所須。」答言：「大德！我本無病，故破我頭；設更有疾，豈能瞻養？」說是語已捨之而去，還逝多林。時同梵行者見唱：「善來！」問：「安樂不？」報言：「被打頭破，何有安樂？」具以緣告。時諸苾芻聞是事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在上棚臥，知脫脚床放身而坐，令床脚脫打破他頭？」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集眾問鄔波難陀曰：「實作如是惱亂事不？」白言：「實爾。」世尊種種呵責，廣說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僧住處，知重房棚上脫脚床及餘坐物，放身坐臥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
僧住處者亦如上。
知者，或時自作、或被他教。
重房者，謂居重閣危朽。
棚上脫脚床者，謂此床脚不連上蓋，及餘諸座。
放身坐臥者，謂極縱身或坐、或臥，故令脚出傷損他人。
波逸底迦者，廣釋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僧房舍有脫脚床，縱身坐臥欲惱他者，皆得墮罪。若是版棚或是甎地、或脚以版支或時仰著，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用蟲水學處第十九

佛在憍閃毘瞿師羅園。爾時具壽闡陀以有蟲水澆草土牛糞等，諸苾芻見告云：「具壽闡陀！勿以有蟲水澆草土牛糞等。」闡陀報曰：「豈諸生命我喚將來？豈復有人數以相付？豈可欲去我不聽行？四海寬長因何不去？江河池沼盎瓮瓶瓨何不走入？」諸有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以有蟲水將澆草等，自作使人不顧生命？」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諸苾芻，問闡陀曰：「汝實用蟲水及以教人澆草等耶？」「實爾。大德！」世尊以種種呵責，非出家人所應作事，讚歎少欲尊重戒者，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水有蟲，自澆草土、若和牛糞，及教人澆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闡陀，餘義如上。
知者，或自知、或他告語。

水，謂井、池等水。
蟲有二種：一為眼所見，二為羅所得。
若自用、若使他澆草澆土、若和牛糞等者，得波逸底迦，義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有蟲水作有蟲想，若自用、若教人用澆草等，得波逸底迦；疑亦如是。若水無蟲作有蟲想用時，得惡作罪；疑亦如是。若苾芻河池水處多有蟲魚，苾芻殺心決去其水，隨有蟲魚命斷之時，皆得墮罪；若不死者，皆得惡作。若於此水處偃之令斷，於其下畔隨蟲命斷，或時不死，得罪同前。若無殺心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造大寺過限學處第二十

佛在憍閃毘瞿師羅園。爾時六眾苾芻每於他寺生輕賤心作如是語：「此寺崩隤猶如客舍象馬之廐。」諸苾芻聞已告言：「具壽！仁等於他住處得便居止，而自不能安一基石，依他處所強作譏嫌。」六眾聞已，時難陀、鄔波難陀共相告曰：「我等常被諸黑鉢類之所欺輕，云：『汝恒居他寺自無居止，乃至一石不能安置。』我等今應共造一寺，令諸黑鉢曾所未覩。」于時難陀告鄔波難陀曰：「若我六人皆營作者，諸餘黑鉢得我瑕釁作如是說：『六眾苾芻不修善品悉皆營作。』我等所有施食之家勸令心變。我等宜應於六人內簡取一人，識性聰敏善解說法，能令細針引入麁杖。我等六人誰能如是？」鄔波難陀曰：「具壽闡陀！眾所識知辯才無礙，能作如是針杖相隨。」阿說迦曰：「若如是者應可詳去，共請其人勸為授事。」即便詳去告闡陀曰：「具壽當知，我等常被諸黑鉢者之所欺弄，而云：『我輩恒居他寺多生譏恥，乃至不能自安一石。』今應共造一寺，令諸黑鉢曾未見聞。我等共營恐招譏議云：『往時六眾，今作傭人。』」具陳可不，共請之曰：「大德！仁可發勇猛志作授事人，為諸僧伽造一住處。」報云：「善哉！既是勝田，我當為作。」于時闡陀受眾勸已即便洗足，入已房中結跏而坐通宵不寐作如是念：「以何方便我為僧伽能建大寺？」復更思惟：「今此世間人天諸眾，於世尊所普生敬信，彼某甲家於馬勝所偏生敬信、彼家於吠陀羅所、彼家於婆澁波所、彼家於大名所、彼家於滿慈所、彼家於無垢所、彼家於牛王所、彼家於舍利子所、彼家於大目連所，如是及餘諸大苾芻，皆有施主別生敬信。我既無別施主，當憑告誰而能造寺？」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稟性慳恪，乃至滌器濁水亦不惠人。「若能化彼令生信敬，可為僧伽造成大寺。」

是時闡陀至天明已，著衣持鉢入憍閃毘而行乞食。先於餘家乞得麨已，便詣彼長者家欲入其舍。時守門者告言：「聖者！此是大長者家，無宜輒入。」闡陀報曰：「如佛世尊乞食之人但遮五處：一、唱令家；二、婬女家；三、酤酒家；四、旃荼羅家；五、王家。豈可此家是前五種！」時守門人報言：「聖者！大為譏弄，此非唱令乃至王家，然是某甲長者之宅，仁不須入。」是時闡陀便作是念：「求執衣裾尚不聽近，欲求餘物其可得乎？」于時有一長者，新誕孩兒，為大歡慶奏諸鼓樂，多將舞者在門前過。彼守門者貪觀伎樂便離其門，是時闡陀即便竊入。時彼具壽威儀庠序如離欲人，長者遙見告曰：「善來大德闡陀！宜於此坐暫時居止。」而言談由緒未得其便，告長者曰：「我已巡門乞得片麨，仁可為羅。」長者告婢可為羅麨，其婢為羅。是時闡陀觀所羅麨，長者問曰：「仁何所觀？」闡陀告曰：「我欲觀蟲，若有蟲者我不應食。」長者報曰：「若食蟲者，當有何過？」報曰：「如世尊言：『若殺生者由數習故，身壞命終墮於地獄、餓鬼、傍生受諸苦惱，設生人中短命多病。』」然闡陀苾芻妙閑三藏得無礙辯，善識時宜應機說法，即為長者宣說法要，讚修十善、毀行十惡。時彼長者既聞法已心生敬信，即便入舍令辦種種上妙飲食，并諸異味盛滿盤器持來供奉。闡陀見已即便生念：「我聞木釜一煮便休，若受此施即為前食亦為後供。」而告之曰：「施主！我已受得他所施麨，豈容見棄噉美食耶？」長者曰：「我等俗法，先得麁食後逢美妙，棄前惡食實無愆咎。」闡陀報曰：「長者！俗人無戒隨意所為，我受戒品豈得同彼受他信施輒輕棄耶？」是時長者聞此語已倍生深信，闡陀即便見辭而去。長者告曰：「大德！於時時間賜過我舍。」即便報曰：「我實欲得數數相過，而守門人猶如暴惡琰摩獄卒，不聽前進。」于時長者喚守門人告云：「汝見聖者闡陀入時不應遮止。」答曰：「依教。」是時闡陀便即思念：「若更有餘黑鉢者入，不識機宜令其失信，我今宜可預設方便不令其入。」報守門者曰：「咄！男子汝今知不？此家長者我以大緣令其敬信。」門人報曰：「我已知之。」告云：「汝從今後，勿令諸餘黑鉢之輩輒入此門，若放入者我令長者與汝重杖替以別人。」彼便報曰：「仁入此門非我所欲，豈令餘者而輒進耶？請勿為慮。」

是時闡陀於時時間來詣其舍，為長者夫婦宣揚妙法，令受三歸持五學處。時長者報曰：「聖者！若於資緣有所須者，於我家中隨意當取，請勿為外。」于時闡陀雖聞此告，一無所受。後於異時來過其宅，為彼長者讚說七種有事福業。長者聞說福利深生歡喜，白闡陀曰：「聖者！我今欲修有事福業。」答言：「賢首！今正是時，隨意當作。」長者曰：「欲作何事？」闡陀報曰：「可為眾僧營造住

處。」長者便念：「我已屢將家貲奉施，乃至縷線曾不見受。今時雖許復為眾僧，觀此知足我深敬重。」白言：「大德！今我舍內多有財賄，得為僧伽造立住處，然無助我撿校之人。」闡陀報曰：「我願助汝成斯福事。」于時闡陀報長者曰：「仁今宜往詣僧伽處諮問大眾，求請我作撿校之人。」長者報云：「善哉！我去。」即與闡陀相隨向寺入大眾中，禮僧足已敬白大眾：「此聖者闡陀，樂為眾僧興造住處，我為施主，幸願僧伽慈悲聽許差作授事人。」爾時舍利子為眾上座，見長者請便作是念：「此六眾輩比不被差常惱僧眾，況今差遣相惱不疑。」報言：「具壽闡陀！我昔營造逝多園林，誰復差我？具壽大准陀造此瞿師羅園，亦是誰差作？汝若欲為眾僧造住處者，當自撿校，何待眾差？」闡陀聞已便作是念：「黑鉢之徒不欲見我，何況差許為授事人？」眾既不差，便共長者俱時起去，詣長者家多取錢物，往作甎人處告云：「賢首！汝等豈能於一日中，以成熟甎造三層寺一百口房不？」甎匠答曰：「若多與錢物，眾人共為，此應可辦。」即隨索多少給與其錢。次向疊甎匠處告云：「賢首！汝等豈能於一日中，剗削熟甎造三層寺不？」次向木匠處告云：「賢首！汝等豈能於一日中，總集諸木匠造三層寺不？」次向泥匠及畫工處，各隨所作問答同前。次復多覓傭力之人將入寺中，併功相助造三層寺，一日便成。然造寺時，下無水竇，上無泄渠，戶中窓牖皆不安置無踈通處，形若方篋，但有小門纔通出入。營造既訖，便往至彼長者之家，報云：「長者造寺已成，應為慶讚。」長者答曰：「今時不辦，明日當作。」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六眾闡陀所造之寺，於後夜分必定崩隤，若我及僧眾不為受用所造寺者，彼之施主見寺崩壞生大懊惱，必歐熱血而取命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宜於瞿師羅園諸苾芻處而告之曰：『汝諸苾芻！我每為說密修善行、發露眾罪，汝等若有獲得勝定，當以定力於初夜分往詣闡陀所造寺中各修善品。』」時阿難陀奉佛教已，告諸苾芻曰：「諸具壽！世尊有教：『我每為說密修善行、發露眾罪，汝等若有獲得勝定，當以定力於初夜分往詣闡陀所造寺中各修善品。』」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得勝定者如佛所教往彼寺中隨修善品。世尊便於半夜亦往寺中起世俗心。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者，帝釋諸天悉皆知意。是時帝釋諸天來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佛為宣說諸法無常，禮佛足已忽然不現。時諸苾芻與佛俱去，至後夜時四面雲起，風驚雷震便下大雨，滿彼寺中，形如大篋水無出處，其水浸漬寺便崩倒。至天明已六眾聞之，總生惶怖悉皆逃走。時彼施主即於是日車載種種上妙飲食，來詣寺所欲申慶讚，問苾芻曰：「我所造寺何者是耶？」有一苾芻晚暮出家，與彼六眾先有瑕隙，報長者曰：「此是汝寺，猶如駱駝蹲伏崩倒。汝須

存意入己寺中，勿令門額觸汝頭髻。」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捨珍財其數無量，未曾受用遂見崩隤。」即便懊惱悶絕于地。時諸親族以冷水灑面，得少蘇息。世尊爾時命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宜往告彼長者曰：『多有施主奉為如來造立房舍，然佛世尊竟不受用，於彼施主福亦隨生。何況汝寺於初夜時有耆宿德行苾芻皆入受用，於後夜分世尊自往，及帝釋諸天皆來雲集，入汝寺中共為受用，宣說妙法。汝之福利無量無邊，當須歡喜，勿為憂悒。』」時阿難陀奉佛教已，詣長者所具以佛語告之。長者聞已白阿難陀曰：「大德！世尊大悲入我寺中為受用耶？」阿難陀曰：「已為受用。」長者曰：「大德！若佛世尊入我寺中已為受用者，我能日日奉為世尊造斯住處。」爾時長者問諸人曰：「我善知識六眾苾芻今在何處？」六眾傳聞長者見問，皆疾來至到長者所。長者即便請其食已，便以新氈人奉一張，苾芻所須資具之物，隨意供給。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報六眾曰：「仁等能為長者造立大寺，實是牢固。」六眾答曰：「汝何見譏？我等六人能令長者深生敬信，雖復損失財物，然於我等敬信彌隆，供以上飡人奉一氈，沙門資具隨意當給。」其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賤：「云何六眾苾芻，於所作事理應羞恥，反更自高？」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集僧告六眾曰：「汝等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六眾白言：「實爾。大德！」世尊以種種呵責廣說如前，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大住處，於門楹邊應安橫屆及諸窓牖，并安水竇。若起牆時是濕泥者，應二三重齊橫屆處。若過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

大者，有二種：一、施物大，二、形量大。此謂形量大。

言住處者，謂於其中得為行住坐臥四威儀事。

作者，或自作、或使人。

於門樞邊應安橫屆及窓牖水竇，若起牆時是濕泥者，始從治地築基創起牆壁。是濕泥者，應二三重布其模墼。

若過著者，得波逸底迦，釋義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為僧造大寺，用濕泥墼及曳泥模，過二三重作者，皆得墮罪。若是熟甎及以石木，或可施主欲得疾成，雖過重數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具壽闡陀求僧差作授事人時，有何因故尊者舍利子方便遮止而不聽作？」佛告諸苾芻：「此舍利子非但今日以善方便遮止闡陀，乃往古昔亦曾遮止。汝等應聽！於過去世，雪山之中極深險處，有大群鳥依止而住。中有鳥王共相統

領，因遭疾病遂致命終。時諸群鳥既無其主，更互相欺為不饒益。時諸群鳥共集一處而相告曰：『我等無主不可久存，欲覓鳥王同為灌頂共相領立，我於何處當可得耶？』去斯不遠有老鵂鶹，眾皆議曰：『此鳥耆宿堪可為主，我等若扶必有弘益。去此非遠有一鸚鵡，稟性聰慧善識機宜，我等共問扶鵂鶹為主是事可不？』即共往詣鸚鵡之處問言：『欲立鵂鶹為主，是事可不？』于時鸚鵡觀鵂鶹面而說頌曰：

「『我不愛鵂鶹，　以為眾鳥王；
不瞋面如此，　瞋發欲如何？』

「時諸群鳥聞此說已不立為主，便立鸚鵡以為其主。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鸚鵡即舍利子是，老鵂鶹者即闡陀是。昔扶為王，方便遮止；今差授事亦方便不聽。」
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第三攝頌曰：
不差至日暮、　為食二種衣、
同路及乘船、　二屏教化食。

眾不差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一

內中攝頌曰：
佛令難鐸迦，　教誡苾芻尼，
為說甚深經，　皆證阿羅漢。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於此處為夏安居，與五千苾芻俱。有耆宿苾芻尼亦在此王園寺而作安居，所謂准陀苾芻尼、民陀苾芻尼、末臘婆苾芻尼、大衣苾芻尼、善行苾芻尼、曠野苾芻尼、明月苾芻尼、安隱苾芻尼、少力苾芻尼、喬答彌、蓮花色、大世主苾芻尼等大聲聞尼咸於此住。時大世主苾芻尼，與五百苾芻尼以為侍從，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爾時世尊為大世主等宣說法要，示教利喜令歡慶已，告言：「大世主！時至可去。」時大世主聞佛說法，頂戴受持禮佛足已即便出去。爾時世尊見大世主出去之後，告諸苾芻曰：「汝等應知！我今年衰老朽氣力羸憊，不復更能為諸四眾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宣說法要。汝等從今已去，耆宿苾芻應為次第教授苾芻尼。」時諸苾芻聞佛教已，即依次第而為教授。時具壽難鐸迦次當教授，而不願去教授諸尼。時大世主苾芻尼，復與五百苾芻尼往詣佛所，廣說如前，乃至禮佛出去。

佛見大世主出去之後，告阿難陀曰：「今當次誰教授尼眾？」阿難陀曰：「比來皆是耆宿苾芻更次教授，今至具壽難鐸迦，而情不樂欲教授尼眾。」時難鐸迦亦在佛邊眾內而住。爾時佛告難鐸迦曰：「汝當教授苾芻尼，應為諸尼宣說法要。何以故？難鐸迦！我當隨力教授苾芻尼，汝亦教授苾芻尼。我為諸尼宣說法要，汝亦如是宣說法要。由此緣故，令彼諸尼眾得大利益、有大光輝，能廣增長獲究竟處。汝不應辭教彼尼眾。」時難鐸迦蒙佛教已，默然而受。時具壽難鐸迦過於夜分至天曉已，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次第乞食。既得食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嚼齒木洗足已，旋入房中宴默而住。

時難鐸迦於晡後時從定而起，著僧伽胝，將一苾芻以為後從，向王園寺欲教授苾芻尼。既至彼已，時諸尼眾遙見難鐸迦來，白言：「善來大德！」即為敷座請其安坐。時諸苾芻尼禮難鐸迦足已於一面坐，時難鐸迦告諸苾芻尼曰：「我今為諸姊妹說問答法門，汝等善聽。若解者言解，若不解者言不解，於義善解如理修行，於義不決當可覆問。」「大德！此言之義我未能解。」諸苾芻尼聞是教已白難鐸迦曰：「大德！我蒙善教深生希有慶悅無已，如是大德善教我等，我等咸皆隨所教事，而為問答順理修行。」時具壽難鐸迦告諸尼曰：「姊妹！汝知內眼處有我我所不？」諸尼答言：「大德！我不見有。」又問曰：「姊妹！如眼既爾，乃至耳鼻舌身意內處有我我所不？」答言：「大德！我不見有。何以故？大德！我等順修正行實作此解，以正慧見觀內六處實無有我，心生信解了無我故。」時難鐸迦報諸尼曰：「善哉姊妹！善能解了言所詮義，此內六處無我我所，如是應知。又於外色處有我我所不？」諸尼答言：「大德！我不見有。」又問曰：「姊妹！如色既爾，乃至聲香味觸法外處有我我所不？」答言：「大德！我不見有。何以故？大德！我等順修正行實作此解，以正慧見觀外六處實無有我，心生信解了無我故。」時難鐸迦報諸尼曰：「善哉姊妹！善能解了言所詮義，此外六處無我我所，如是應知。復次姊妹！眼色為緣能生眼識，此之識性有我我所不？」「大德！無有。」「如是乃至意法為緣能生意識，此等識性有我我所不？」答言：「無有。何以故？如上廣說。」乃至「如是應知。復次姊妹！眼色為緣能生眼識，由此三和能生於觸。此觸有我我所不？乃至意法識三能生於觸，此觸有我我所不？」答言：「無有。何以故？如上廣說。」乃至「如是應知。復次姊妹！此眼色識三和生觸，能生於受。此受有我我所不？乃至後三因觸生受，此受有我我所不？」答言：「無有。何以故？如上廣說。」乃至「如是應知。復次姊妹！此眼色識三和生觸，此觸生

受，此受生愛，此愛有我我所不？乃至後三之愛有我我所不？」答言：「無有。何以故？如上廣說。」乃至「如是應知。」

「復次姊妹！譬如因器油炷及火方有焰生。姊妹！如焰無常，乃至火炷油器皆亦無常。姊妹！若復有人作如是說：『器油炷火雖是無常，然依此等所生之焰，定是堅固不可變壞常住之法。』如是說時，可說此人為實語不？」答言：「大德！斯非實語。何以故？此器油等皆無常故，所生之焰豈得是常？」「姊妹！如是內六處無常。若復有人作如是說：『此內六處雖是無常，然依此等所生喜樂，定是堅固不可變壞常住之法。』如是說時，可說此人為實語不？」答言：「大德！斯非實語。何以故？乃至廣說。大德！我等順修正行實作此解，以正慧見觀內六處皆是無常。心生信解，由彼彼法生故此此法生，彼彼法滅故此此法滅，終能獲得寂靜清涼解脫之處。」難鐸迦報諸尼曰：「善哉！善哉！姊妹！若能解了言所詮義，心生信解了是無常，由彼彼法生故此此法生，彼彼法滅故此此法滅，終能獲得寂靜清涼解脫之處。」

「復次姊妹！譬如大樹，根莖內外枝葉花果貞實具足，此之大樹根是無常，乃至花葉皆亦無常。若復有人作如是說：『此樹根等皆悉無常，然而樹影定是堅固不可變壞常住之法。』如是說時，可說此人為實語不？」答言：「大德！斯非實語。何以故？此之大樹，根莖枝葉乃至花果皆悉無常，若無根等所依之物，能依之影皆不得有。」難鐸迦曰：「姊妹！外之六處皆悉無常亦復如是。若有人來作如是語：『外之六處皆是無常，然而依此所生樂觸，定是堅固不可變壞常住之法。』如是說時，可說此人為實語不？」答言：「大德！斯非實語。何以故？廣說如前，乃至終能獲得解脫之處。」

「復次姊妹！更說譬喻。汝等應聽！諸有智者以譬喻故能解其義。如善屠牛人及諸弟子，手執利刀斷其牛命，方便剝剝外皮內肉皆不傷損。然於腹中肝肚腸胃，細割斬截悉皆除棄，重取其皮周遍蓋覆。姊妹！有人見時作如是語：『此牛與皮相連不別，是有命牛。』可說此人是實語不？」答言：「大德！斯非實語。何以故？此屠牛人及餘弟子，手執利刀斷牛命時，雖不損皮肉，然於腹中肝肚腸胃割截除棄，但重取皮周遍蓋覆，此肉與皮不相連著。」「姊妹！我舉此喻欲曉餘義，如理應知。所言牛者，謂有色身麁重四大，父母精血羯剌羅等聚集成就。復以飲食共相資養，假籍塗香及澡浴等，終歸磨滅破壞銷散。言內肉者，謂內六處。言外皮者，謂外六處。腹中五藏者，謂欲貪等。言善屠牛人及餘弟子者，謂是多聞利智聲聞弟子。言利刀者，謂智慧刀。謂佛弟子心持慧劍，斬彼相應繫縛煩惱及諸隨惑，對治損壞悉皆除棄。是故汝等了斯事已，當勤修學，勿為放逸後生悔恨。姊妹！若於汝等情所染著愛樂之

處，當善防心。染未斷故，於可瞋境當善防心。瞋未斷故，於愚癡境當善防心。由癡未斷故，於四念住當善護心正觀而住。修念住已，於七菩提分法應善修習、多為修習。於菩提分既修習、多修習已，於八支道正念成就能除欲漏。除欲漏已，有漏、無明漏心當厭捨，生厭捨故便得解脫，得解脫已證解脫智見，即能了達：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汝等姊妹！如是應學。」
爾時具壽難鐸迦為諸尼眾示教利喜，宣說法已從座而去。既至明日，時大世主與五百苾芻尼還至佛所，如常威儀聽妙法已禮佛而去。佛見大世主出去之後，告諸苾芻曰：「汝等觀此難鐸迦，為彼五百苾芻尼正教正誡，令得解脫而未證究竟。若於今日而命終者，我不見彼諸苾芻尼有一繫縛煩惱而不除斷，由斯結惑為羈絆故，重來此世而更受生。汝等苾芻！譬如白月十四日月在空中，人皆觀見咸悉有疑，云：『此明月為滿、不滿？』然此明月不是圓滿，由未究竟故。如是難鐸迦苾芻，為彼五百苾芻尼正教正誡，令得解脫而未證究竟。若於今日而命終者，我不見彼諸苾芻尼有一繫縛煩惱而不除斷，由斯結惑為羈絆故，重來此世而更受生。」爾時世尊記彼五百苾芻尼得不還果已，告難鐸迦曰：「汝當教誡諸苾芻尼，為說妙法令速出離。何以故？我及於汝，教誡諸尼令其解脫。」時難鐸迦聞佛教已默然受教。
時具壽難鐸迦至明日已，於初分時著衣持鉢，入大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嚼齒木澡漱已，於外洗足，入房宴坐。至日晡時從定而起，著僧伽胝，將一苾芻以為從者，詣王園寺欲教授苾芻尼。既至彼已，時諸尼眾遙見難鐸迦來，白言：「善來大德！」即為敷座請其安坐。時諸苾芻尼禮難鐸迦足已於一面坐，時難鐸迦為諸尼眾，宣說法要示教利喜，既說法已從坐而去。時大世主苾芻尼將五百尼眾，往世尊所禮足已，廣說如前，乃至禮佛而去。爾時世尊尼眾去後，告諸苾芻曰：「汝等觀此難鐸迦苾芻，已正教誡五百苾芻尼，悉令解脫得究竟處不？是諸尼眾，若於今日而命終者，我不見彼一人於生死路而重遊履。故於今時盡諸苦際。汝等苾芻！譬如白月至十五日月處空中，人皆覩見無復生疑，云：『此明月為滿、不滿？』然此明月是極圓滿，由究竟故。如是難鐸迦苾芻，為彼五百苾芻尼正教正誡，令得解脫至究竟處，若於今日而命終者，流轉路絕不復受生。」爾時世尊記五百苾芻尼得阿羅漢果已，諸苾芻眾聞佛所說歡喜信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一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眾不差輒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一之二

內攝頌曰：

六眾教非理，　大路及小路：
佛令彰勝德，　廣說昔因緣。
因鼠獲多財，　醫王心起慢；
為說智馬事，　非聖勿稱量。

爾時世尊令諸耆宿苾芻應為次第教授苾芻尼。時六眾苾芻，至其次日便往詣彼苾芻尼處，共彼諸尼言話戲笑，或以身手互相捫摸，於彼尼中有愛樂者共作非法；若不愛者即不隨彼，遂於廊下經行出嫌罵語。時彼苾芻尼樂少欲持戒者，便以其事往白苾芻，苾芻聞已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雖當次第，不應令彼六眾苾芻教授尼眾。」時彼六眾雖聞此教，自為次第教授諸尼，還復如前共作非法。佛言：「若不眾差，不應教授。」是時六眾聞是語已，俱出界外自相差遣，還同前過。佛言：「不應界外而相差遣。」聞斯語已，是時六眾便於界內取病者欲，不問餘人。佛言：「不應如是別眾差人，當於十五日褒灑陀時眾僧普集，應當差遣教授尼人。應如是差，先當問能：『汝某甲能教授苾芻尼不？』彼應答言：『我能。』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為教授苾芻尼人，此某甲樂欲當教授苾芻尼。若僧伽時至僧伽應許，僧伽今差苾芻某甲為教授苾芻尼人，此某甲樂欲當教授苾芻尼。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為教授苾芻尼人，此某甲樂欲教授苾芻尼。若僧伽許差苾芻某甲為教授苾芻尼人，此某甲樂欲當教授苾芻尼。若諸具壽許差某甲為教授苾芻尼人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今許差某甲當教授苾芻尼竟，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諸苾芻聞世尊說，令差教授苾芻尼人，遂不簡擇即便差遣。佛言：「若自不調能調於他、若自不靜能靜於他、若自不安能安於他、自不斷滅能斷滅他、自陷欲泥能拯濟他者，無有是處。」告諸苾芻曰：「不應不為簡擇輒便差遣。若苾芻具七法者，眾應差教授苾芻尼。云何為七？一者持戒，二者多聞，三者住耆宿位，四者善都城語，五者不曾以身污苾芻尼，六、於八他勝法善能分別，七、於八尊重法能善解釋。云何名持戒？謂於四波羅市迦法一無虧犯。云何多聞？謂能善誦二部戒經。云何住耆宿位？謂受圓具滿二十夏，或復過此。云何善都城語？謂能善解王都言音語通方域。云何

不以身污苾芻尼？謂曾不與尼以身相觸，設曾身觸此罪已如法說悔。云何分別八他勝法？謂於初八善識開遮。云何善解八尊重法？謂於八事善能開演。若苾芻具七法，眾應差作教授苾芻尼人。」如世尊說：「若具七法，眾應差遣教授尼眾者。」時六眾苾芻，雖不被差便行教授，少欲苾芻聞生嫌恥：「云何苾芻不被眾差，而便自往教授尼眾？」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便問六眾廣說如前種種呵責，乃至「我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僧不差，自往教誡苾芻尼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娶妻之後，婦每生子便即命終。後於異時妻復有娠，時婆羅門知是事已，以手支頰懷憂而坐。有鄰家老母，來至其所告言：「婆羅門何故懷憂支頰而住？」答曰：「我婦薄福，每所生子便即命終。今復有娠，設生還死，寧得不憂？」老母報曰：「若至汝妻誕孕之日，當宜喚我。」後時其妻至誕生日，即喚老母。母至婦所見誕一男，老母取兒淨澡浴已，持鮮白疊周匝裹身，上妙生酥置於口內，授與使女告云：「汝可抱此孩兒安四衢大路，若見沙門婆羅門行過之時，汝應慇重致敬告諸人言：『此小孩兒禮聖者足。』至日暮時若命存者，即可持歸。若命不存，隨處當棄，汝可歸還。」是時使女隨教抱兒，往四衢大路安在道邊。諸外道輩於晨朝時禮諸天廟，涉路而過。是時使女遙見彼來，遂便致敬，指示孩兒告言：「聖者！此小孩子禮聖者足。」彼呪願云：「令汝孩子無病長壽天神擁護，父母所願悉令圓滿。」復有眾多耆年苾芻，入室羅伐城欲行乞食，亦從此過。使女見之亦同前告白，時諸苾芻如上呪願。

爾時世尊，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欲行乞食，亦從此過。時彼使女見世尊來，慇重至心五輪著地禮世尊已，指示孩兒合掌白佛：「此小孩子禮世尊足。」世尊告曰：「令汝孩子無病長壽天神擁護，父母所願悉令圓滿。」如是致敬至日暮時，就觀孩子見命尚存，抱持歸舍，家人見問：「孩子活不？」報言：「得活。」又問：「汝抱此兒安在何處？」報云：「在大路傍。」父母欣悅便集宗親為大宴樂，欲與孩兒施立名號，諸人議曰：「今此孩子初誕生已置之大路，宜與此兒名為大路(梵云莫訶半託迦)。」

此大路童子由勝資養身速長大，學諸藝能書算等技，廣如上說。於婆羅門所有法式，著衣噉食洗淨軌儀，唱誦音聲咸盡其妙，善四明論解六作業，具大智慧，有五百童子就其受學。時婆羅門不能離欲，如有說云：「若人渴逼便飲醎水，渴更增多。如貪婬者習欲之時貪更增長。」婆羅門染欲不捨，婦更有娠，將誕之時還命老母。

其母至已看其誕孕，見產一男，還復同前淨洗浴已，裹以白疊授與使女，告云：「可持此子安大道邊，如前教示。」時彼使女稟性懶惰，便抱孩子置小路邊，見有沙門婆羅門外道內道及以大師，同前指示，皆為呪願，廣說如上。至日暮時孩兒存活，抱持歸舍父母歡喜問使女曰：「汝抱此兒安在何處？」報云：「安小路傍。」父母即便廣設大會與子立名，皆云：「此兒欲求長命置小路傍，應與此兒名為小路(梵云朱荼半託迦。朱荼是小，半託迦是路。舊云周利槃特迦者，訛也)。」既漸長大令其受學，其師先教讀悉談章，稟性愚鈍，道談忘悉、道悉忘談。時親教師報其父曰：「我昔曾教眾多童子，未曾見此愚鈍小兒。大路童子少授之時多所領解，然此童子道悉忘談、道談忘悉，我實不能教其學問。」父聞語已便作是念：「非一切婆羅門皆有文學，宜可教其闇誦明論。」將付明師令教誦業，師乃教誦明論，道蓬忘瓮、道瓮忘蓬(此「蓬、瓮」二聲是婆羅門四明論中秘密之字，能含多義、統攝人神，習誦之者廣生福智，凡厥初學皆以手逐聲令其誦習，亦云闡陀聲，是節斷義。然「悉、談、蓬、瓮」字不可翻，是故存其梵韻)。是時彼師告其父曰：「我昔曾教眾多童子，未曾見此愚鈍小兒，道蓬忘瓮、道瓮忘蓬，我實不能教其誦習。」時婆羅門聞斯語已，復作是念：「非一切婆羅門皆能誦習，但作種姓婆羅門自然得活，亦何事辛苦。」由此童子稟性愚鈍，時人皆悉喚為愚路。父於愚路偏鍾愛念，有請召處必將隨逐。後於異時父婆羅門身嬰重病，雖加醫藥漸就衰羸，告大路曰：「我歿世後汝無憂慮，然愚路無識，爾勿見輕，安危共同始終相濟盡兄弟義，當憶吾語。」如佛言曰：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會合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說是語已即便命終。二子悲號具辦凶禮，送至林所焚燒既訖，懷憂而歸。

是時舍利子及大目連，與五百苾芻詣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至室羅伐城。城中人眾聞舍利子及大目連與五百苾芻欲來至此，出城迎接。爾時大路於此城外在一樹下，領五百人授其學業，見諸大眾俱共出城，問學徒曰：「今此人眾欲何處去？」學徒報曰：「此諸人眾聞舍利子及大目連與五百苾芻欲來至此，共出迎候。」大路問曰：「彼二人者有何可觀？我昔聞彼俱棄最上婆羅門種，於第二族剎帝利種沙門喬答摩處而為出家，何足迎也？」彼門人中有摩納縛迦崇重三寶，前白師曰：「大師勿作是語，彼獲聖果有大威神，若大師聞彼說法，必當隨從而求出家。」時諸學徒，每於假日或觀城市、或往仙渠、或採祠薪、或禮天廟。後因休假學徒出行，大路念曰：

「摩納縛迦稱讚佛法，我今宜可竊往聽之。」便出城外，見一苾芻樹下經行，往詣其所告言：「苾芻！世尊妙法為說多少？」時彼苾芻即為廣說十惡業道、十善果報，大路聞已心生敬信，告言：「苾芻！我當不久還更重來。」遂捨而去。於後假日重詣彼苾芻所，還請說法。苾芻即為廣說十二緣生，彼既聞已倍生深信，白言：「聖者！我頗得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在如來所修梵行不？」時彼苾芻作如是念：「我今宜可許其出家，令駕法輿令持法炬。」告婆羅門曰：「隨汝意樂。」婆羅門曰：「我於此處眾所知識，不能出家。當詣他方為出家事。」苾芻遂即將向餘處，而與出家并授圓具，告言：「具壽！如佛所說有二種業：一者讀誦，二者禪思，於此二中汝樂何事？」答曰：「鄔波馱耶！二種俱作。」便於晝日讀誦眾經，未久之間善閑三藏，於初後夜觀察思惟，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捣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

爾時大路既得果已便自生念：「我比讀誦勤苦思惟，所應得者今已獲得。我今宜往室羅伐城，禮世尊足承事供養。」遂與五百門徒執持衣鉢，漸次遊歷至室羅伐城。時此城人聞具壽大路將五百人，從憍薩羅人間遊行欲來至此，時諸大眾咸皆出迎。時彼愚路與兄別後家業日衰，遂至貧窮乞求活命。見眾人出，問曰：「何意諸君俱出城郭？」諸人報曰：「聖者大路與五百人，從憍薩羅今來至此，是故諸人出城迎接。」愚路聞已作如是念：「此諸人等非彼兄弟亦非宗親，尚出相迎。我是其弟，因何不去？」即隨俱出與兄相見。兄慰問曰：「愚路與汝久別，若為存養？」答曰：「辛苦為活。」問曰：「何不出家？」答曰：「我既至愚至鈍，誰肯教我出家？」大路便念：「不知此弟有善根不？」因即觀察見有善根，雖有善根與誰相屬？觀知屬己，告言：「可來，與汝出家。」答曰：「善哉！」便與出家并授圓具，授一伽他令勤習誦。

「身語意業不造惡，　不惱世間諸有情；
正念觀知欲境空，　無益之苦當遠離。」

爾時愚路誦此伽他，雖經三月不能誦得。有諸牧人聞其誦聲悉皆闇得，是時愚路起恭敬心，詣牧人處請授伽他，彼便為說。然諸佛常法，於二時中聲聞弟子悉皆普集：一謂五月十五日欲安居時，二謂八月十五日隨意之時。若於初集來者，各於師所受其學業，所謂思惟讀誦。既授得已，便於城邑聚落而作安居。若後集來者，試曾授經更請新業，有所證悟皆悉白知。時具壽大路所有弟子門人各隨處

安居已，至後集時詣大路所，試曾受經更請新業，有所證悟皆悉白知。若愚鈍者，於六眾邊共相承事。爾時愚路亦近六眾，六眾告曰：「愚路！汝之同學各向師所請受學業，汝何不去請新業耶？」答曰：「我於三月誦一伽他尚不能得，何暇求新？」六眾告曰：「具壽！可不聞說：『所受之業，若不習者，日增生澁。』豈有不誦得伽他耶？汝今宜可求教誦者。」是時愚路見苦勸進，便往到彼親教師邊，白言：「大師！幸願授我教誦之人。」大路聞已作如是念：「為是愚路自發此心？為是傍人共相激發？又更觀察見被他人之所勸獎。復觀愚路，為因勸讚方能受化？為因呵責堪化度耶？」觀由呵責方能受化，遂乃手扼其項推令出房，責曰：「汝是至愚極愚、至鈍極鈍，汝於佛教欲何所為？」是時愚路乃於房外泣淚交胸而長歎曰：「我非在俗復非出家，今受艱辛欲何控告？」

世尊常法，於時時中或遊山澗、或遊林藪、或往屍林、或遊於寺。爾時世尊有因緣故往大路房，到已便見愚路房外悲啼，問曰：「汝今何意房外悲啼？」白言：「世尊！我性愚鈍無聰慧力，被親教師驅出房外，既非居俗復非出家，今受艱辛無控告處。」世尊告曰：「理不如是，牟尼聖教非是汝師，於三無數大劫，備受無量百千苦行，圓滿修成六到彼岸之所持來。然此聖教，但是我於長時具修萬行而自持來，汝頗能於我邊親受誦不？」爾時愚路白佛言：「世尊！我既至愚極愚、至鈍極鈍，云何能得於大師所親受學業？」爾時世尊伽他告曰：

「愚人自說愚，　此名為智者；
愚者妄稱智，　此謂真愚癡。」

然佛世尊於受學者親教句字，無有是處。爾時佛告阿難陀曰：「汝可教授愚路。」時阿難陀唯然受勅教其讀誦，而彼不能受持學業。時阿難陀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既親侍大師受持法藏，指撝徒眾婆羅門等為其說法，而我無容得教愚路。」爾時世尊便喚愚路授兩句法：「我拂塵、我除垢。」此亦不能隨言記憶。世尊見已知其障重教令除滅，告愚路曰：「汝能與諸苾芻拂拭鞋履不？」白佛言：「能。」「汝今宜去為諸苾芻拂拭鞋履。」即既奉教而作，諸苾芻不許，佛言：「汝等勿遮，欲令此人除去業障，其兩句法汝等應教。」時諸苾芻令拂鞋履教兩句法，愚路精勤常誦此法，積功不已遂得通利。時愚路苾芻便於後夜時作如是念：「世尊令我誦兩句法『我拂塵、我除垢』者，此之字句，其義云何？塵垢有二：一、內，二、外。此之法言，為表於內？為表

外耶？為是直詮？為是密說？」作是思惟忽然啟悟，善根發起業障消除，曾所不學三妙伽他，即於此時從心顯現：

「此塵是欲非土塵，　密說此欲為土塵；
智者能除此欲染，　非是無慚放逸人。
此塵是瞋非土塵，　密說此瞋為土塵；
智者能除此瞋恚，　非是無慚放逸人。
此塵是癡非土塵，　密說此癡為土塵；
智者能除此癡毒，　非是無慚放逸人。」

爾時愚路憶此頌義，如理修行蠲除三毒，勤勇無怠斷諸煩惱，於須臾頃證阿羅漢果，平等運心愛憎無二，破無明殼永出樊籠，釋梵諸天尊重供養，廣說如上。即於其處加趺未起。大路因行見其端坐，然阿羅漢若不觀察智見不生，乃牽其臂喚云：「具壽！且起習誦，然後思惟。」愚路苾芻見兄慈悲引臂喚起，不離於座長舒其手，如象王鼻隨逐而去，大路迴顧見希有已，問言：「具壽！汝能證會此殊勝德。」愚路默然無對。

時彼愚路苾芻得勝果已，諸外道輩共起譏嫌：「沙門喬答摩自云：『我證甚深妙法，難知難悟非思量者之所能測，大聰智人方能解了。』者，斯誠妄說。何以故？今此愚路至愚極愚、至鈍極鈍，尚能證入，何甚深耶？」世尊知已作如是念：「我此弟子德若妙高，云何諸人皆起嫌謗？今者宜應顯揚其德。」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往勅愚路令教授苾芻尼。」時阿難陀奉佛教已，詣愚路所，告言：「具壽！大師有命，令具壽教授苾芻尼。」愚路聞已便作是念：「何意世尊捨諸耆宿大德苾芻，令我教授苾芻尼眾？意欲令我自彰勝德，今我宜應滿大師意。」時有苾芻尼來入寺中請教授師，問授事苾芻曰：「聖者！誰為我等作教授師？」報言：「具壽愚路。」彼尼聞已自相告曰：「仁可觀諸大德輕蔑女人，此之苾芻於三月中不持一頌，云何欲遣教授諸尼？然彼諸尼有閑三藏辯才無礙，是大法師，如何令彼來相教授，我等試當就禮其足。」至已致敬，白云：「阿遮利耶存念！王園寺苾芻尼眾畔睇逝多林苾芻僧足，奉問大德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今令我等請教授師。」愚路答曰：「奧筈迦。」(譯為方便，此語意道：「汝所陳者皆是趣涅槃之方便。」若譯為：「好」或云：「爾」者，雖不異舊，便乖方便之理。為此時存本字耳)彼尼聞已自相告曰：「此亦解道奧筈迦。」即辭而去。至尼寺中，諸尼問曰：「姊妹！誰當欲來教授我等？」報言：「是聖者愚路。」時十二眾苾芻尼，聞斯說已共相告曰：「仁等觀諸大德輕蔑女人，彼苾芻於三月中不持一頌，云何欲遣教授諸尼？」廣

說如上。遂相告曰：「姊妹！我等六人當敷師子座高十二肘。六人當往室羅伐城，於諸聚落衢路之所，遍相告令諸人當知：『明日王園寺有大法師，辯說無滯，來教授諸尼說殊勝法，若能聽者當得見諦，於生死內不復輪迴。』如是諸人來聽其法，愚路苾芻若當默然無有酬對，大眾嗤笑。由此緣故，令諸愚者不復更來教授尼眾。」作是議已，六人敷設高座，六人遍告坊城，隨所思惟咸皆作了。

爾時愚路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次行乞食。既得食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旋入房中，繫念而住。至日晡後從禪定起，將一苾芻詣王園寺。時彼寺內有無量百千大眾雲集，或有先世善根之所警覺，或有現緣共相啟悟。時彼大眾見具壽愚路從遠而來，共相問曰：「兩人俱至，誰是法師？」有人告曰：「前是法師。」時諸大眾各生輕賤作如是語：「諸苾芻尼故心惱我，此之愚路於三月內一頌不持，豈能教授為我說法？」有作是說：「我等且觀，若能說法當可聽之。若故相調弄，起去非損，去亦非晚。」諸人咸坐共觀得失。是時具壽愚路見師子座高便作是念：「為相調弄？為敬重耶？」觀知相惱無心恭敬，時具壽愚路便舒右手如象王鼻，按其高座令使卑小安詳就坐。是時大眾處寬不能普見，法師即便斂心入定。既入定已隱身不現，即於東方騰空而上，現四威儀身出水火，作十八變，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神通已還居本座，告諸苾芻尼曰：「我於三月受一伽他，汝等樂欲聞其義不？假令我於七日七夜，於一一字句分別其義，亦未能盡。」即便為說伽他之義：「身語意業不造惡者，佛說不令有情造諸惡業。所謂身造三惡：殺、盜、邪婬。語為四罪：妄語、離間語、麁惡語、綺雜語。意作三罪：貪、瞋、邪見。此等諸罪，世尊不欲令諸有情隨心造作。」如是半頌善為譬喻說未了時，眾中一萬二千有情，皆悉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明見真諦、或得煖法、或得頂忍、或世第一法，或得預流、一來、不還、或有出家證阿羅漢果，或有發趣聲聞菩提、或獨覺菩提、或無上菩提。是時大眾咸悉歸依佛法僧寶，歎未曾有。爾時具壽愚路既為諸人宣說法要，示教利喜已從座而去，苾芻尼眾歡喜奉行。時十二眾苾芻尼不遂所懷，默赧無說。

時六眾等遙見愚路從外而來，各作是念：「今日愚路令眾多人不生敬信。」六眾不能對面言告，但問從者苾芻曰：「愚路今日令幾人眾生不信耶？」答曰：「唯有希奇！曾無一人心生不信。然佛世尊於婆羅痆斯施鹿林所為人天眾三轉法輪，愚路今時更復隨轉，乃至半頌伽他說猶未了，令諸大眾獲果無邊，趣三菩提歸向三寶。」

是時愚路便詣佛所，禮佛雙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於我聲聞弟子之中心善解脫者，愚路是也。」爾時世

尊讚歎持戒速得解脫，毀訾破戒沈溺生死，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我今為諸苾芻重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僧不差遣，自往教誡苾芻尼者，除獲勝法，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僧義如上。
不差遣者，謂不作白二法。
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
教誡者，謂以戒定慧法而教授之。
除獲勝法者，若得殊勝之法不差無過，是故言除，餘如上釋。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苾芻，於界外差人者，眾得惡作罪；被差之人，若往教誡，得墮罪。若雖於界內差人，而非褒灑陀日眾，得惡作罪；被差之人，若往教誡，得墮罪。若雖於界內復是褒灑陀日，然眾不集，得罪同前。若差法無過，然非持戒，得罪同前。雖復持戒，然非多聞，未滿二十夏；雖滿二十夏，然非善解都城之語；雖善解方言，然曾污苾芻尼不如法除悔；雖復清淨，然於八他勝法不能分別教示於尼；此雖能說，然於八尊法不能分別；此等諸法若不具足者，眾得惡作罪。被差之人，悉得墮罪。若差遣如法眾德圓滿，眾僧無過，教授者無犯。
若於住處無教授尼人者，應為略教授法。若苾芻尼來請教授人時，若上座若授事人應告彼曰：「姊妹！苾芻尼僧伽和合清淨無過犯不？今此眾中無人樂往教授尼眾，汝等僧伽當謹慎勿放逸。」答曰：「奧簞迦。」尼應禮足而去。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欲請世尊斷除疑惑，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十二眾苾芻尼？又十二眾苾芻尼，何故欲與具壽愚路作無利事反成大益？唯願世尊為說因緣。」世尊告曰：「汝等苾芻！非但今日欲作無利反成大益，乃往古昔，斯等諸尼欲作無利反招利益。汝等應聽！過去世時於一聚落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生一息，於後復誕一男，如是乃至生十二子，年俱長大各並娶妻，廣為居宅。其母不久染患命終，父既年衰、兩目青盲一無所覩。時彼新婦兒不在時，便與外人行邪惡事。婆羅門善知聲相，聞行聲時，知是己子、知是他人。聞彼行聲知非己子，即呵叱彼新婦曰：『汝莫如是造邪惡行。』時彼新婦知其瞋已，共相告語：『此婆羅門當與我等作無利事，我今宜可絕其美食。』便與麁飯投以醋漿，時婆羅門年既衰耄不堪噉食。時婆羅門告諸子曰：『汝諸新婦與我麁食投以醋漿，豈能濟命？』時彼諸子告其婦曰：『汝等何因與父麁飯和以醋漿？』婦告夫曰：『大翁福盡，我等何過？每煮飯時於其釜中投以白米，變成赤飯；和以美酪變作醋漿。』其夫報曰：『何有斯

理？』妻便答曰：『仁若不信當可親觀。』諸婦議曰：『我已告夫，須求免過。』遂至陶師處告曰：『賢首！汝頗能作兩枚瓦釜，口一腹二各容數升？』陶師曰：『與我倍價我當為作。』報言：『善！』陶師作已，婦即酬直，持歸為翁作食。在私屏處，於二釜中一隔內投赤米、一隔內置醋漿，既對夫前，即便一隔內投白米，一隔內置美酪。二釜俱熟遂告夫曰：『為先與翁食？君先食耶？』夫曰：『先奉我父。』其妻即於一釜中斟與赤飯，次於一釜酌與醋漿。次至夫邊授以白糜，并安美酪，兒既見已白其父曰：『慈父福德實爾消亡，同一釜中，看著白米及安美酪，及其熟已變為赤飯醋漿。』其父聞已竊作是念：『我從少小不行欺誑，興立生計皆如法求財。何故今時福業消盡？蓋應是此惡行婦人，自為詐偽見欺於我。』老翁便伺人不在時，獨入厨中摸諸釜器，便闇捉兩釜俱腹中有隔，遂即持釜藏之屏處。諸子既至，持釜告曰：『汝等當知！非我福盡，釜令福盡。』說伽他曰：

「『諸子汝當知，　他釜一口腹；
吾今福業盡，　一釜兩腹生。』

「時彼諸子見斯事已，各忿其妻嚴加楚撻，告云：『若更如是者，當與重杖驅汝出舍。』是時諸婦聞是語已，遂相告曰：『此老婆羅門共兒計校欲害於我，我等宜應作餘方便斷其命根。』時有弄蛇人來入其宅，諸婦問曰：『有毒蛇賣不？』答曰：『須何等蛇？為死？為活？』報言：『死者。』彼作是念：『何意諸婦從索死蛇？豈非有意當欲殺此老婆羅門耶？』問曰：『欲酬幾價？』答曰：『隨汝所索。』然諸毒蛇被逼惱時毒在兩處，謂頭及尾。蛇師乃出一黑蛇，以杖打瞋截去頭尾，取其中腹持付婦人。時彼得已將用作羹，羹既熟已，持至翁所，白言：『大翁有好肉羹，能得食不？』時婆羅門作是念：『何處得肉與我作羹，豈非方便欲殺於我？』復作是念：『我今老疾無濟念者，何用活為？從是、從非，我當噉食。』報新婦曰：『必有肉羹將來我食。』授與食訖，由羹氣故，眼瞙便開漸能見物，然而詐云：『我死！我死！』諸婦聞已，願速命終，白言：『尚有餘羹能盡食不？』報云：『能食。』其婦總皆授與，重更食之，眼轉明淨，顧眄左右悉皆明察，私心喜慶佯眠不起。彼諸新婦如患眼時，對婆羅門造諸非法，婆羅門把杖急起告云：『我今見汝勿復更然。』是時諸婦默赧無對。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昔時婆羅門者即愚路是，十二婦者即十二眾苾芻尼是。往時欲害其命反成大利，今時欲令恥辱更彰聖德。」

時諸苾芻更復有疑，問世尊曰：「具壽愚路先作何業得受人身至愚至鈍？」世尊告曰：「此愚路苾芻曾所作業，增長時熟果報現前。汝等苾芻！凡諸有情，自所作業善惡果報，非於外界地水火風令其成熟，但於己身蘊界處中而自成熟。說伽他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過去人壽二萬歲時，有迦葉波佛出現世間，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薄伽梵。時聲聞眾有二萬人，俱於婆羅疤斯國住。愚路是彼眾數，明閑三藏為大法師，稟性慳法曾不教人，乃至四句伽他亦不為說。命終之後生在天宮，從彼死已墮在人趣，生販猪家，年漸長大屠猪為業。於其村側有一大河，渡河不遠有一聚落。節會日至，屠者念言：『我今若多殺猪持肉賣者，儻無交易肉皆爛壞錢有損失，宜并猪命將至彼村，至日方屠以賣其肉，此無損失得利尤多。』遂以繩縛猪安在船上。猪相蛎觸搖動船艚，其猪及船一時傾沒，救濟無處猪並命終。時彼屠人亦隨流而去，於河岸邊有五百獨覺，依林而住。是時有一獨覺取水河濱，遙見一人隨流而下，乃作是念：『此沿流者為死？為活？』審細觀察知是活人，即現神通長舒右手如象王鼻，牽取其人，於乾砂潭合面而去。時彼溺人吐水既盡，即便起立四觀方城，見有人蹤尋跡而行，至獨覺處致禮敬已，求依止住。於日日中為諸獨覺，採花摘果取諸根葉以相給侍。時彼獨覺各以殘食共相供濟，時諸獨覺咸加趺坐靜慮而住。屠人見已亦學加趺，頻修不已得無想定。於後命終生無想天處，從彼終已生此人中。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屠猪人者即此愚路苾芻是，由彼昔時慳恪於法，乃至四句伽他不為人說，又多屠殺諸畜生故，復由生在無想天中，由彼業緣至愚至鈍。是故汝等苾芻不應慳法，以清淨心為他說法，當如是學；於諸有情常生悲愍，遠離邪定，當如是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眾不差輒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一之三

爾時諸苾芻見如上事咸復生疑，重白佛言：「世尊！何意愚路苾芻因少教誡自發正勤，於生死中速能出離，證得究竟安隱涅槃？」世尊告曰：「汝等當知！愚路苾芻非但今日因少教誡而能證悟，於過去時，亦因少教自發正勤，得大富貴安樂而住。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於某聚落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娶妻未久便生一子，容貌端正廣說如前。告其婦曰：『賢首！吾今有子費用處多，欲往海中求覓珍寶。』妻言：『隨意。』長者便念：『我若多留財物與婦人者，此必驕奢恐造非法。』遂便少與。於此聚落有一商主，是其知識，持餘財貨皆悉寄之，告云：『今欲經求還期未卜 ，我婦若於衣食有乏當可給濟。』即持財貨入于大海，遭風破舶往而不歸，被寄之人不為存念。時長者婦假親族力，及自營為養育其子，年漸長大問其母曰：『我之父祖作何生業得存家道？』母作是念：『我若報云入海興易，或恐此子亦往海中，遭難不還我受孤苦。』遂即報云：『汝之祖父於此興易以為活命。』子白母曰：『可與錢財我學興易。』母告之曰：『我於何處得有錢財？但假宗親貧力養汝，更無餘物遂汝所求。然某甲商主是汝之父故舊知識，可從覓物隨意經營。』

「其子聞已詣商主處，時商主家有人取錢，三返失利，彼正瞋責，求入無因。其家婢使持糞掃出，中有死鼠 ，俱欲棄之。長者懷恨告取錢人：『汝今知不？世間有人解求利者，能因此婢所棄之鼠產業豐盈。』彼長者子遙聞是說便作斯念：『此大商主終不虛言，豈不由此死鼠能得富樂。』即隨婢使觀其住止。婢以糞鼠棄于坑內，童子取鼠詣大市中，見有飢猫繫頸於柱，以鼠示之。彼猫見鼠遂便跳躑，是時猫主告童子曰：『可與死鼠 。』童子報曰：『豈以空言便覓他物？若酬價直我當與鼠 。』猫主便以一捧豌豆用酬其直。是時童子留鼠取豆，便於瓦上熬之令熟，即作是念：『我若盡食，本物全無。』遂以衣裾裹豆，瓶持冷水，出向村外，於賣樵人停息之處待彼歸還。時賣樵者日晚俱至，童子見來報言：『大兄！時既炎暑可且停息。』時賣樵人即便暫止，童子遂將熟豆行與諸人，授以冷水。諸人問曰：『小弟！汝欲何去？』答曰：『我欲取樵。』報言：『我旦出城今始來至，汝今若去齊暮不還，徒事艱辛必無所獲。』時彼諸人各減一樵持以相惠。童子得樵合為一擔，詣市賣之，所得貝齒並買豌豆，悉皆熬熟，瓶持冷水，還之舊處以待樵

人。諸人既來同前分布，樵人見喜云：『賴蘇息。』報言：『汝當日日於此相看，我等人各剩持一樵以酬勞直。』童子緣此遂多獲利。是時童子報諸人曰：『兄等持柴勿向市賣，總積我舍，我為賣之計束酬價。』諸人許可與柴取直。後於異時遇天陰雨，霖過七日柴價增高，更多得利。童子自念：『我雖獲利終非久長，賣柴為活人所輕賤。』即買諸雜物自為小鋪，獲利轉多。復作是念：『此之雜物商人所恥。』便置香鋪依價而賣，倍獲多錢。復更思惟：『此無大用。』便設金鋪得利彌甚、映蔽諸鋪。

「商人嫉之，便與施號名鼠 金鋪主。眾共議曰：『諸君當知！由此鼠 金鋪主映奪我等交易不成，我等宜應共至其所，激令入海多求寶物，致令因此死而不歸。』即俱近鋪邊聞語聲處，共為議曰：『君等知不？觀諸世間不紹繼人，所為日退。譬如有人先時乘象後便乘馬、棄馬乘輿，復更棄輿步涉而行。此鼠 金鋪主亦復如是，自祖父已來皆入大海求好珍寶，自濟濟人遠近稱歎。此兒今日不自存立，開小金鋪貝齒交關辛苦求生，誠哉可念！』彼聞此語便問諸人：『君等向來談論何事？』諸人具以事答。聞是語已默然歸家問其母曰：『我之祖父曾入大海，求覓珍寶為富商主耶？』母作是念：『豈非此子他處聞知，今我不應自作欺誑，宜當依實以事告之。汝乃祖乃父皆入海中，為大商主人共稱歎。』白母言：『我今亦欲往海洲求覓珍寶。』母曰：『汝不須去。』不久更白，母知意正遂不遮止。見母許已即令遍告城邑：『諸君若有欲入大海求珍寶者，應隨鼠 金商主，不輸稅物安隱去還，入海之貨當可預辦。』時有五百商人，聞告令已各辦海物佇望行期。

「時鼠 金商主卜 問良 辰為吉祥事，遂共諸人將諸貨物，車馬擔運往適海濱。既至海已，諸興易人望海生怖咸有退意，不欲昇舶。爾時商主恐人盡歸，告栴師曰：『仁可以實報知海中珍貨之物。』栴師即便告諸人曰：『汝贍部洲人各應善聽！此大海中多有奇貨珍玩之物，所謂末尼、真珠、吠琉璃寶、珊瑚、貝玉、金銀、赤珠、右旋妙螺，眾寶非一。汝等若能入大海中得此寶者，自於一形歡樂受用，父母妻子親族知識，及諸童僕無辛苦者，於時時間悉能給施沙門婆羅門等，當生善趣果報自隨，得往天宮受諸快樂，漸修勝福登涅槃路。若樂此者宜共昇舶入大海中。』然世間人聞得富盛悉皆心喜，即俱昇舶。人多舶重，商主便念：『既親勸上，今者如何更令下舶？』即告栴師曰：『汝今宜可說大海中過患之事。』是時栴師聞商主語，即便以實告諸人曰：『贍部洲人汝等當聽！此大海中有大怖畏，所謂摩竭大魚吞舟吐浪，洪波迴狀淼漫無邊，江狵海猸在處為難，黑風卒起漂泊山隅，裂帆摧幢控告無處。復有青旗海賊非意忽來，打破大舶俱斷汝命，遂令汝等棄所愛身，父母宗親不復相

見。汝等當自思察不去為善。』時諸人眾多怯少勇，聞斯告已下舶者多，其舶遂便輕重合度，三告令已便拔沈石，長風鼓扇大舶[麥*欠]波，猶如駃雲一翥而去，悉皆安隱得至寶洲。栴師告曰：『贍部洲中所有商客皆悉須知，此之寶洲多假琉璃與真寶相似，仁等應可善為試驗方可持之，勿至本鄉方生悔恨。又此寶洲有鳴鶴、羅剎依止而住，若見人時作諸方便，出柔軟語諂誑於人，遂令君等喪失身命。又此洲中多是醉果，人若食者於七日中不能醒覺，仁等須知可為警慎。又此洲處多有非人依止而住，於七日中共相容忍，過七日已便放大風吹破商船。』時諸商人聞是語已各自防固，多收珍寶如稻麻穀豆傾置船中。是時栴師候風便還贍部。如是七度安隱而歸。

「其母告曰：『汝可娶妻安置家業。』兒白母曰：『我還債後方隨母教。』母告子曰：『非汝祖父先有債息，因何今日云還債耶？』答曰：『我自知有。』即以四寶造鼠四枚，復以銀槃盛滿金粟，上置四鼠詣父知識商主之家。時彼商主共諸人眾論及鼠金：『諸君知不？鼠金商主有大福德，若執瓦石盡成金寶。』作是語時，守門之人告商主曰：『鼠金商主來在門外。』報言：『喚入！無宜見遮。』門人引入，即以寶鼠金槃前奉商主，白言：『此是本鼠，此是利直。』商主告曰：『我不曾憶與汝錢財，何故今時云酬本利？』答曰：『我為憶之。』便以往日棄鼠因緣具報商主。商主問言：『汝是誰子？』答云：『是某長者之子。』商主曰：『汝即是我知識之子，我宜與汝，豈汝酬還？汝父去日以多少物置在我處，尚未相還。』即以長女許彼為妻，瓔珞嚴身送至其宅。」

世尊告曰：「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商主即我身是，鼠金商主即愚路是。我於往日說少因緣，言及死鼠，遂令因此得大富盛。今時因我說少教授，便自策勵斷諸煩惱出生死岸，成勝妙果永證涅槃。」

爾時具壽愚路於善說法律中出家得果已，王舍城中有大醫王名侍縛迦，聞佛世尊與具壽愚路至愚至鈍而為出家，便作是念：「若佛世尊來至此者，我當請佛及苾芻僧伽，唯除愚路不在請限。」爾時世尊為欲化度諸有情故，從室羅伐漸漸遊行，至王舍城住羯闌鐸迦竹林園中。時侍縛迦聞佛來至在竹林園，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却坐一面，佛為說法要示教利喜。既聞法已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及苾芻僧伽，明日就舍受我微供。」世尊默然而受，時侍縛迦親覩世尊威德嚴重，不敢對面云除愚路，禮佛而退，往阿難陀所致敬白言：「大德！我於明日請佛及僧欲設微供，佛德尊重不敢親對云：『除愚路。』」時阿難陀報侍縛迦曰：「隨王子心，令福增長。」時彼王子禮足而去。時阿難

陀，王子去後往愚路所報言：「具壽！仁今當知，侍縛迦王子明日請佛及僧就舍受食，唯除具壽一人。」是時愚路聞斯語已，報阿難陀曰：「隨王子心，令福增長。」時彼王子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至旦敷設安置水盆，遣使白佛：「今食已辦，唯願知時。」爾時世尊，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大眾隨行唯除愚路詣王子家，到已觀水無蟲、洗足就座而坐。

佛告阿難陀曰：「愚路坐處應可為留。」時阿難陀奉教留處。是時王子手執金瓶，盛滿清水從上欲行。爾時世尊不肯為受，侍縛迦白佛言：「世尊何不受水？」佛言：「王子！苾芻僧伽猶未普集。」王子白佛：「誰未到來？」佛言：「愚路苾芻尚猶未至。」王子白佛：「我不請彼。」佛言：「王子豈汝不以佛為首普請僧眾？」白言：「世尊！普請大眾。」佛言：「王子！豈彼愚路在眾外耶？」王子曰：「不在眾外。」佛言：「若如是者應可往喚。」侍縛迦便作是念：「我敬佛故令人往喚，不能尊重施其飲食。」便命使者曰：「汝今可往竹林中喚具壽愚路。」是時愚路於竹林中知王子意，遂化作千二百五十苾芻，皆如愚路形容不殊。使者至寺喚：「具壽愚路，具壽愚路。」時諸苾芻一時咸應，使者不知誰是愚路，便即歸還報王子曰：「於竹林內滿中苾芻，我實不知誰是愚路。」佛告使者曰：「汝往寺中作如是語：『是真愚路當可出來。』」使者尋去到竹林中，喚言：「是真愚路當可出來。」是時愚路以神通力詣彼留處，就座而坐。時侍縛迦見其來已，供佛及僧次第行食，至愚路所不為慇重，雖復授與無信敬心。世尊便念：「我之弟子德重妙高，此侍縛迦以愚癡故而自傷損，我今宜可彰其勝德。」爾時世尊飯食訖，時阿難陀欲取佛鉢，世尊不與。然世尊常法若未收鉢，諸苾芻眾咸不收鉢。愚路見諸苾芻飯食訖，不收鉢者有何因緣？觀知欲彰我德，便移半座長舒其手，如象王鼻，至世尊所而取其鉢。是時王子在佛邊立，見其手已，「是何大德現此神通？」隨鉢而行欲觀形狀，知是愚路。既見是已生大懊惱悶絕躃地，時諸親族以水灑面方乃穌息，便就愚路執足頂禮，求哀懺謝說伽他曰：

「栴檀之性恒涼冷，　嗢鉢羅花體鎮香；
金盤常發妙光明，　吠琉璃寶常鮮淨。
罪惡之人常恚害，　猶如畫石卒難除；
聖人常與妙善俱，　幸願哀憐容恕我！」

爾時愚路報王子曰：「我常懷忍，豈有恨心。」是時王子便詣佛所，禮佛足已敬辭而退。

時諸苾芻至住處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何因緣故侍縛迦王子，未知具壽愚路真實德時即不恭敬，知已禮足求哀懺謝？」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作如是事，於往昔時亦復如是。汝等當聽！於過去世有一大王名梵摩達多，時北方有販馬商客，驅五百匹馬往詣中國。時彼商主有一草馬，忽因有娠，是智馬種。從懷胎日時諸群馬不復嘶鳴，商主便念：『我此群馬為有病耶？何因多日不復嘶鳴亦不跳躑？』後時馬生駒已，五百群馬垂耳而住，不敢噴嗤作聲。是時商主見斯事已即便生念：『何因有此薄福有情生馬群內，由斯過故令我諸馬皆悉患生？』每常乘此草馬，上妙草穀皆不與之。漸次南行至中國境到一聚落，名曰恭侍。即於此處時逢夏雨，商主便念：『我若去者馬盡漏蹄，因此患生多有損失，我今宜可於此居停。』既停住已，於相近處村邑諸人，隨其工巧各以奇物持奉商主。既至夏了商旅將行，時諸工人悉來送別，商主隨先所得准物相酬。時有陶師，先以瓦器見奉商主，聞其將去婦告之曰：『君今宜可往別商主，或容憶念以物相酬。』是時陶師聞妻言已，即將泥團作吉祥印，持見商主。商主見已告言：『男子！汝來太遲，我有貲財並已去訖，欲將何物以表念心？』然而商主於小馬駒情無愛惜，謂非吉相，告瓦師曰：『我今唯有此小馬駒，汝若須者隨意將去。』瓦師報曰：『我多用功造諸器物，將此駒子蹋之令碎，此無用物於我何須？』爾時馬駒聞是語已，跪就瓦師舐其雙足，瓦師見已便生愛心，遂即受取牽將至舍。妻見問曰：『往商主處得何財物？』夫曰：『得此馬駒。』妻曰：『善哉此物！勞我作器隨成蹋損。』駒聞此語便至妻所舐其雙足，其妻見已亦起愛心。時彼馬駒於諸生熟瓦器之間，行步周旋一無所損，妻報夫曰：『可愛小駒善能用意，行瓦器內竟無傷損。』是時瓦師遠去取土，此馬駒子隨後而行。時彼瓦師盛土滿帑，小駒便去低背就之，瓦師以帑安脊，徐負其土還來宅中。夫告妻曰：『可愛馬駒代我勞苦，我於田中以土帑安脊，汝在舍內可為擎下，常以稻糠和油麻滓用充其食。』

「爾時婆羅疐斯梵摩達多王有一智馬，因疾而終。時邊遠國聞王馬死，各遣使報王：『王今宜可輸我國稅，若不與者勿出城門。若更出者繩縛將來。』王雖聞語不與其物，怖不出城。時販馬商人至婆羅疐斯國，王既聞有北方馬至其數極多，告大臣曰：『我頃得勝皆由智馬，今時馬死，乘被欺輕。我欲幾時城內潛伏，卿等宜應為求智馬。』諸臣受教，共相馬人入馬商旅，觀五百匹馬，知此諸馬被智馬所調，然而遍求不見智馬。時相馬人見其草馬，告牧馬人曰：『君今知不？此之草馬必產智駒，何意不見？』共問商主曰：『君於馬眾曾有出賣或乞人耶？』報言：『不曾賣馬，然有一駒將為不吉，於某城邑乞瓦師家。』時相馬人告諸臣曰：『君等當知彼是智

馬，商主頑愚不別良 駿，棄醍醐上味持無用酥滓。』俱白王已，往恭侍城到瓦師所而問曰：『君今何用此馬駒耶？』報言：『我令負土。』相馬人曰：『我與汝驢共相博換。』報言：『不可。』大臣報曰：『四牛兼車肯相換不？』報言：『我愛此駒車牛無用。』諸臣曰：『汝可審思，明當重來。』即便辭去。馬駒雖居畜類智識過人，相時而動便為人語，諸臣去後馬駒告瓦師曰：『向者人來欲何所覓？』報言：『覓汝。』『若相求者何不與之？仁今不應作如是念，令我終身為君負土，稻糠麻滓而充食耶？若有剎利大王受灌頂位，百枝金蓋擎以覆身，如是勝人我當持負。若我食時，於金盆內蜜和糠米隨意食之。若彼諸人明日來至問馬駒者，仁應報曰：「君等何故相輕？若稱智馬詐為不識，喚作馬駒。若論價者索一億金，或可以金盛之於佉，以我右足盡力牽來。若得此者當以相與。」』諸臣明日來問瓦師：『男子！汝思量未？』答曰：『我已思決。』曰：『與馬駒不？』瓦師即以智馬所言悉皆具答。時相馬人聞是語已，自相謂曰：『此之瓦師頑愚寡識，寧知此馬智非智耶？蓋應是馬思欲報恩，於昨夜中教其作計。』大臣告曰：『瓦師！隨智非智可論價直。』瓦師曰：『與真金一億當可隨意，或復滿袋盛金，令馬右足牽得為量。』諸臣議曰：『此有大力一倍牽金，宜酬一億斯為揩定。』諸臣遣使往白大王：『今獲智馬，索金一億。』王得信已告使者曰：『隨索多少與價將來。』便持億金令使取馬。其使到彼既與金已，便將智馬至婆羅疤斯，牽入馬廐安第一槽，便以穬麥并草餧之。馬不肯食，王自親觀見其不食，報掌馬人曰：『豈此智馬先有病耶？』白言：『大王！馬實無病，我今應問。』說伽他曰：

「『汝豈不憶陶師舍，　穀麥水草常闕乏；
身體羸瘦唯皮骨，　飢虛自食野田苗。
日夜恒隨瓦師意，　身常負土遭困辱；
今為國王乘御首，　何因不食似懷憂？』

「爾時智馬心懷不忍，怒而報曰：

「『我有迅足心驍勇，　詳審智策眾無過；
所有勝德汝皆知，　何故令人共輕慢？
唯汝能知於善惡，　不依古法相遵奉；
我今閉口寧當死，　不被他輕而得生。
縱被愚人久欺慢，　我分不生憂惱心；
見知己者暫生輕，　令我懷愁不望活。』

「時掌馬人聞此說已白大王曰：『王今宜可於智馬處，隨古仙法所為次第而供給之；若非次第必不肯食。』王曰：『如何次第？』答曰：『應可去城有三驛許，平治道路幡蓋莊嚴，王從四兵當自迎接，所安置處以赤銅鍱而砌其地，東宮太子自擎千枝金蓋而覆其上，王之長女執金寶莊拂為去蚊蠅，國大夫人蜜塗穬米盛以金盤，自手擎持用充其食，第一大臣親執金箕以承其糞。』王曰：『如斯供給，此即是王，我復何用？』掌馬人曰：『此非常爾，但齋七日，延迎法式理必須然。』王曰：『已過之事不可重為，餘現前者應如法作。』即於廐中馬住之處布赤銅鍱，太子自持千枝金蓋而覆其上，王之長女執拂祛蠅，國大夫人金盤授食，大臣執箕為其承糞。馬見如是微妙供給即便噉食。時掌廐人說伽他曰：

「『大王今與汝，　上妙供給事；
所須皆稱意，　於王當盡心。』

「馬答彼人曰：『我隨君言，所應作者心無怠慢。』爾時大王欲詣苑園，臣以種種殊妙寶物而為鞍轡，莊嚴智馬至大王所。是時智馬見王將御，馬便偃脊。王曰：『馬患背耶？』御者答曰：『此不患背，恐王難昇所以偃脊。』王便御馬行至河邊，馬不肯進。王問御者曰：『馬有怖心，不肯入水？』答曰：『此非怖水，恐有霑濕灑著王身，為斯不入。』即結其尾盛以金囊，涉水而過。王至苑內縱逸而住，遂經多日，四遠諸國聞王住居苑內，多興兵眾來投城門。王聞邊國兵眾俱至，便乘智馬欲取後門而入城內，於其中路有一大池名曰妙梵，多諸蓮華嗢鉢羅等彌覆其上。是時智馬既至池邊，足蹈蓮花徐行而過，得入城中，邊賊逃散。時王大喜告諸臣曰：『卿等知不？若有能於灌頂剎利大王救其命者，彼欲如何以酬恩德？』諸臣白言：『合與半國。』王曰：『彼是畜生，如何與其半國之賞？宜應為彼於七日中廣設無遮，與作非時俱物頭會，隨所須者皆悉給之。』諸臣奉教悉皆為作。

「時販馬商主見設大會，問諸人曰：『何故非時作此大會？』諸人報曰：『君豈不憶於恭侍城以一馬駒乞瓦師耶？彼是智馬舉世稱珍，王以一億金就彼市得，能活王命。緣斯喜慶故設無遮。』商主聞已便作是念：『豈我留駒是其智馬？我今宜往觀彼形容。』既至廐所，智馬見已問言：『商主！所賣眾馬獲得幾何？我獨一身以一億金報瓦師訖。』商主聞已悶絕躃地，水灑方穌，便捧馬足申謝而去。」

爾時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商主者即侍縛迦太子是，往時智馬者即愚路苾芻是。往昔商主未識智馬有勝德時便生輕蔑，知勝德已懺謝而去。今時侍縛迦未知愚路有勝德時便生慢心，及知具德禮足申 謝。是故諸苾芻！凡夫之人自無慧目，不應於他輒生輕慢，當以智慧隨處觀察，如是應學。」

教授苾芻尼至日暮學處第二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令難鐸迦教授苾芻尼應為說法。時蓮花色苾芻尼與五百徒眾，來詣具壽難鐸迦所，俱禮足已在一面坐，求請教授宣揚妙法。時難鐸迦即以圓滿句義，美妙言辭為其說法，聽者忘疲遂至日暮。諸尼方去即至門所，城門已閉。時諸尼眾喚為開門，守門者曰：「門已關訖。」尼復告曰：「汝父敬信，何因遮我？當為我開。」報云：「門鑰已付王家，無由能得。」時諸尼眾既不得入，遂相告曰：「去斯不遠有空園林，可共投宿。」如世尊說：「雖居樹下亦依次共分。」彼便依次而分與之：此是聖者某甲樹，此是某甲地，便作諠聲令外聞徹。時有五百盜賊，欲至城傍而為偷竊，聞彼尼聲便相告曰：「未可近城，且當劫此諸老宮人。」時蓮華色尼觀知賊至，便作是念：「勿令群賊劫同梵行現可惡相，我當觀察，勿使由此諠聲生他不信。」觀見五百群賊欲來竊盜，遂化作毘盧宅家軍兵鼓聲四合。賊相告曰：「此是王軍四面圍合，必當殺我命在須臾。我等宜應四竄逃走。」賊既散已，時蓮花色尼告諸尼曰：「姊妹！有五百群賊夜聞語聲欲來相劫，我以神力令其逃竄。汝等宜應小聲分布。」即於此宿旦乃入城。時婆羅門居士等見苾芻尼從外入來，便生譏謗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大有妙法，男女雜居而修淨行。」少欲苾芻聞生嫌恥，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諸苾芻告難鐸迦曰：「汝實教授尼時乃至日暮耶？」答言：「實爾。」世尊種種呵責不知時宜不寂靜者，讚歎知時能修寂靜，告諸苾芻曰：「我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雖被眾差教誡苾芻尼，乃至日沒時而教誡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難鐸迦，餘義如上。
被眾差者，謂以白二。
教誡者，謂以三學法而教誡之。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日暮日暮想及疑，皆得墮罪。若未日暮作日暮想、疑，得惡作罪。若不日暮作不日暮想，若雖日暮作不暮想者，無犯。若通宵說法，或寺門相近，或不閉城門，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時諸苾芻請世尊曰：「大德！何因蓮花色尼護五百尼令免賊難？」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共相濟免，於過去時亦相救濟。汝等當聽！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一商主，娶妻未久，告曰：『我今欲往他方興易經紀。』妻言：『善好！既無子息我亦隨行。』夫曰：『長途險難誰相供給？可於此住，勿隨我行。』其婦見其遮遂便啼泣。行伴報曰：『何意須啼？』答言：『我欲相隨，不將我去。』行伴報商主曰：『可相隨去。』商主曰：『誰相供給？』伴曰：『我為供看。』即便將去。既涉長途宿在山險，諸人皆睡，唯商主婦一人警覺。時有師子來入商營，是時婦人手旋火頭趁却師子。空中天見說伽他曰：

「『未必諸事業，　男子悉能為！
雖復是女人，　有智驅師子。』」

佛告諸苾芻：「往時商主婦者，即蓮花色苾芻尼是。昔時於夜救諸商旅，今復能護五百諸尼，為驅群賊。」

謗他為飲食故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令難鐸迦教授苾芻尼并為說法。時大世主苾芻尼與五百徒眾，詣難鐸迦處俱禮足已，求請說法却坐一面。時難鐸迦以深妙音演說句義，女人少智卒未能解，懷怖懼心不敢諮問。時大世主及諸徒眾，既聞法已禮足而去，便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大世主白佛言：「世尊！我等適往聖者難鐸迦所求請說法，時彼聖者以深妙音演說句義，女人少智卒未能了，懷怖懼心不敢諮問。如佛所說：『由布施故能得無畏。』若佛世尊許諸尼眾於苾芻邊設供養者，我當隨力而為供養。」佛言：「隨意應作。」時苾芻尼不知將何供養。佛言：「應以五種正食、或五噉食、或與腰絛等。」時有苾芻尼，躬持乳粥及以美團入逝多林，詣具壽難鐸迦處。時六眾苾芻每令一人在寺門前經行而住，時鄔波難陀於寺門前，見苾芻尼問言：「姊妹！所持何物？」答：「是乳粥及以美團。」問言：「欲與誰食？」答曰：「將奉尊者難鐸迦。」鄔波難陀曰：「姊妹！若我鄔波難陀常得乳粥及美團者，我亦常能教授尼眾。」次復有尼更持酪粥、或持諸餅，鄔波難陀見而報曰：「我比謂難鐸迦以如法心為尼說法，寧知但為小小飲食因緣而相教授。」少欲苾芻聞是語已便生嫌恥：「云何苾芻作如是語：『為飲食故教授諸尼。』」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集苾芻眾，問鄔波難陀曰：「汝實作是語：『諸苾芻為飲食故教授於尼。』耶？」

鄔波難陀曰：「實爾。大德！」世尊種種呵責，乃至「我今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向諸苾芻作如是語：『汝為飲食供養故教誡苾芻尼。』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鄔波難陀，餘義如上。
飲食者，謂五噉、五嚼，餘並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向他苾芻作如是語：「為飲食故教授苾芻尼。」者，皆得波逸底迦。若見苾芻實為飲食教授尼者，說之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與非親苾芻尼衣學處第二十四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夫妻共居更無男女，至年衰邁，親舊知識物產資生悉皆將盡，告其婦曰：「賢首！我今年老不能經紀，欲求出家。」婦曰：「我亦出家。」報言：「隨意。」即便相隨詣大世主處，頂禮足已白言：「聖者！我妻欲於善說法律而求出家，唯願聖者與其出家并受圓具。」時大世主問知無難，即與出家并受圓具。時大世主報其夫曰：「賢首！女人之法體多愛著，仁可時時來相看問。」報言：「甚善！」夫即往詣逝多林中一苾芻處，求哀出家。苾芻問已即與出家并受圓具。時城內人聞長者出家，嗟歎希有，諸人皆以飲食、衣服、臥具、湯藥而為供養，冀希勝福。彼於異時披著上服，往尼寺中詣故二尼處。尼禮足已在一面坐，頻頻舉目觀僧伽胝，是時苾芻報言：「姊妹！汝意欲得此大衣耶？」答曰：「必有盈餘，施亦佳矣！」苾芻便念：「此意難違，我與此衣，更作餘者。」即與衣而去。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可告諸苾芻：『世尊欲向人間遊行，若有願樂隨佛去者，當持衣服。』」時阿難陀奉教告知，世尊便與大眾寂靜圍遶，如上廣說。世尊欲往摩揭陀國，世尊常法將出行時，即以全身右旋而顧，如大象王觀察徒眾，恐諸苾芻衣服不整。見彼苾芻唯著上下二衣欲出遊行，世尊見已告阿難陀曰：「苾芻豈可安居之處不得夏衣耶？」白佛言：「得。」佛言：「何故此苾芻無僧伽胝，但著二衣隨我遊行？」時阿難陀具以事白，世尊告曰：「苾芻以衣與非親尼耶？」白佛言：「與。」佛言：「若非親尼者不知籌量，有衣無衣得時便受，親則不爾。」世尊以此因緣問彼苾芻：「汝實以衣與非親尼耶？」白言：「實爾。」世尊種種呵責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非親苾芻尼衣，除換易，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餘義如上。

衣有七種，並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於非親作非親想、疑，與衣者得墮罪。若親作非親想、疑，與衣者得惡作罪。若親親想、非親親想，與衣者無犯。若見遭難無衣服者，與之無犯；或因說法愛樂美言持大氍毹施、或因受戒而施、或復賣與、或博換與。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三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與非親苾芻尼作衣學處第二十五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笈多苾芻尼五衣破壞，多有餘衣，便作是念：「誰當為我刺作大衣？」如是念時，有餘諸尼來至其所，告言：「笈多！何故似有憂色？」彼便報言：「姊妹！我之五衣並多朽故，而僧伽胝極是破碎。我今多有疊衣，不知欲遣誰作？」諸尼報曰：「汝豈持金鉢從他乞食耶？汝有聖者鄔陀夷眾所知識，寧容憂念無人刺衣？」報言：「彼是尊德，豈能為我？」答言：「或容為汝。」報曰：「彼定不能。」答言：「豈有將涉渡人聞水流聲即脫靴履？可持疊去，或能為刺。」是時笈多即持白疊，往鄔陀夷所禮足而坐。時鄔陀夷見其大疊報言：「笈多！若人得此新好白疊，刺作複僧伽胝衣隨時受用，修諸善品日有增益。」笈多曰：「大德若須，理合持奉。然我大衣極成破碎，今將此疊憑為作衣。」時鄔陀夷便作斯念：「我與刺者，十二眾尼若有刺衣皆來憑我，我復何容為他勞苦？若不刺者笈多見恨，我今宜可作法刺之，令如木釜一煮便壞，不復更來令我縫刺。」報笈多曰：「可留疊去。」時六眾苾芻來，見大疊問言：「大德！此是誰疊？」報言：「是所愛人物。」問言：「誰是所愛？」報：「是笈多。」「若如是者，我等共為。」即截其疊尋便刺了。時鄔陀夷持此大衣詣經行處，以五色線刺作自身共笈多尼相抱之像，便持大衣置房中架上。笈多既至，問：「衣成未？」報言：「衣始刺成，汝即來至。」遂便以衣置彼肩上，告曰：「乃至未染已來不得輒開，開便獲罪。」是時笈多持衣而去。彼同伴尼告言：「笈多可將衣來，我試為觀，不知尊者如何刺作？」笈多報曰：「汝可不聞聖者鄔陀夷作如是語：『乃至未染已來勿輒開衣，若開得罪。』」既至寺內諸尼報曰：「我試看衣，刺作何似？」報言：「聖者鄔陀夷作如是語：『乃至未染已來，不應輒開，若開得罪。』」時有得意苾芻尼強就肩上抽取大衣遂便開張。諸尼見已皆大譏笑作如是語：「聖者鄔陀夷久與笈多不能相見，今日始得交頸同居。」時喬答彌大世主報諸尼曰：「汝等頭上無髮腋下毛長，有何歡情而更諠笑？」諸尼白言：「聖者！鄔陀夷作非法事，由斯見笑。」遂問其故，尼以事白。時大世主告諸尼曰：「彼常惡行虧損聖教，令法河岸日見崩隤。」諸苾芻尼以此因緣白諸苾芻，諸苾芻眾聞生嫌恥，具以白佛。佛告鄔陀夷：「汝實與非親尼作衣耶？」白言：「實

爾。大德！」世尊集諸苾芻，種種呵責鄔陀夷已，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非親苾芻尼作衣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得罪輕重六句同前，無犯如上。

與苾芻尼同道行學處第二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眾苾芻難陀、鄔波難陀，作如是念共相告曰：「此諸黑鉢用獼猴脂以塗其足，常遊四方，將欲行時受他利養，行還之日復受供給，多人愛敬。我等猶若井蛙未曾遊歷，是故無緣得他利養。我今宜可告姊妹知。」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往十二眾苾芻尼處告言：「姊妹！汝等善住，我欲遊方隨處教化。」時彼諸尼聞皆啼泣。鄔陀夷問言：「姊妹！何故啼泣？」答曰：「大德行矣！給苑空虛。」報言：「姊妹！大師處世百千聖眾，汝等何故輒謂空虛？」答曰：「諸黑鉢者聞我名時尚不歡喜，豈容至彼許我安坐，賜以言談為宣妙法？」鄔波難陀曰：「若如是者可相隨去。」吐羅難陀尼曰：「苾芻與尼同一道行，是事合不？」鄔波難陀曰：「道理合去，誰復相遮？多辦路糧可相隨去。」時苾芻尼隨言辦訖，六眾苾芻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既得食已往尼寺中。十二眾見白言：「聖者！可食小食。」六眾為受，所有路糧悉皆食盡，告諸尼曰：「姊妹！汝等造得路糧，應可將來觀其好不？」尼便報曰：「向者小食並是路糧，今已食盡。」六眾曰：「若如是者何得長途共相支濟？更可多作，若少乏者當受飢苦。」彼更營辦俱投商旅。時有乞食苾芻亦欲隨去，諸人報曰：「斯等六人並皆惡行，若同去者被惱不疑。」乞食者曰：「我不從彼受業，亦不依止為師，彼以何緣而相惱亂？」不受勸言遂即同去。是時六眾既至界外，自相謂曰：「我等何能久事容範？宜各隨意作自威儀。」是時難陀與難陀苾芻尼、難陀弟子及尼弟子，乃至求寂及求寂女，同在一處隨路而行，其鄔波難陀等亦復如是。時有婆羅門居士等，見其合雜作如是語：「此是沙門婦、此是男、此是女、此是兒婦、此是孫子，與俗不殊，何有正法？」鄔波難陀聞而告曰：「儜惡婆羅門！假令我今脚蹋汝咽，多畜妻子，法與非法何干汝事？」時彼乞食苾芻聞已生念：「我寧身死，誰能共此惡行之人共為遊歷？」遂即旋返至逝多林。時諸苾芻見而問曰：「善來！行李安樂不？」答言：「具壽！寧有安樂？我共六眾同道而行，彼行惡事虧損佛法。」問曰：「彼作何事？」即便具答。少欲苾芻聞生嫌賤：「云何苾芻與尼同路人間遊行？」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知

已待六眾至，集眾問曰：「汝等六人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答言：「實爾。」世尊種種呵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與苾芻尼同一道行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

佛在給孤獨園。有眾多苾芻尼在王舍城，於王園寺三月安居。夏既終已，欲詣給園禮世尊足，出求商旅。於商人中見有苾芻，遂相謂曰：「姊妹！此有苾芻，不合同去，當更別求。」諸商旅中皆有苾芻，復相告曰：「我雖久覓皆有苾芻，不可同行。」但遙望商旅隨後而去。時苾芻尼在後行時趁伴不及，便被盜賊劫奪衣資，漸漸遊行至室羅伐，詣苾芻尼寺。尼既見已告言：「姊妹！行李安樂不？」答曰：「寧有安樂？在路遭賊劫我衣物。」諸尼報曰：「豈無商旅與同行耶？」答言：「有。」「若爾，何因遭賊？」答：「有苾芻不合同去，緣斯在後，遂遭賊劫。」諸尼曰：「九十六種諸外道類，皆悉慈愍不棄女人，唯佛世尊獨棄我等，令無依怙，被賊劫奪。」諸苾芻尼聞已白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除時因緣。」

復於異時有眾多苾芻，隨逐商旅人間遊行，飲食有闕，佛言：「應持路糧。」如佛所教持路糧者，諸苾芻不知遣誰持去。佛言：「應令男淨人或女淨人；此若無者，令求寂男求寂女；此若無者，苾芻苾芻尼應更互持去更互授食。」又有眾多苾芻人間遊行，有染患者，諸苾芻棄之而去，佛言：「不應棄去，應可輿行。」苾芻力少不能持去，佛言：「若有苾芻尼應共輿去。」苾芻近頭、尼在足處，便生染心，佛言：「苾芻近足、尼在頭邊。」行至村坊俱看病人，不行乞食遂闕飲食，佛言：「應留一人看守病者，餘皆乞食。若苾芻尼病，亦應准此將去。」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苾芻尼共商旅期行者，除餘時，波逸底迦。餘時者，謂有恐怖、畏難處，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苾芻。

尼者，謂十二眾。

期者，謂同結伴。

行者，謂涉路而去。

除時因緣者，謂有難緣得同商旅，若無商旅不能得去。恐怖畏難乃至結罪，並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共苾芻尼商旅同路行時，若越半半拘盧舍，皆得惡作；滿滿拘盧舍，皆得墮罪。或從村詣野、或從野詣

村，里數結罪，咸皆准此。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與苾芻尼同乘一船學處第二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眾苾芻難陀、鄔波難陀共相謂曰：「此諸黑鉢用獼猴脂以塗其足。」如是等廣說如前。乃至告十二眾知，彼便啼泣，令辦路糧遂共同船男女交雜，諸人譏笑。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便呵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苾芻尼同乘一船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
在給園中去斯不遠有河，名曰難渡。於此河外有村，名曰白鴿。村有長者，造立大寺修營既畢，欲施與僧，便請二部僧尼就彼設供。時有一尼勤修善品，作如是念：「我於今日不行乞食，且當作業，待至臨中我當赴供。」既修禪誦見日欲中遂到河岸，見諸苾芻先在船上，是時船主報言：「聖者！宜可上船。」尼言：「賢首！我不合去，宜待後船。」船更迴來，取人將去，復喚尼上。尼見苾芻，復云：「在後。」船到彼岸繫纜而去。時苾芻尼遂便叫喚船人：「船人！可來取我。」船人不肯，尼乃佇立河邊，見日過午即便歸寺，乃至食勢尚存能為習誦，飢虛既逼倚臥一邊。是時諸尼赴供迴已，問此尼曰：「聖者！食是他物，腹豈他耶？多食貪餮飽悶而臥。」報曰：「我不去食，何悶之有？」問曰：「何因不食？」具以其事告語諸尼。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除直渡。」世尊以此因緣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苾芻尼期乘一船，若沿波若泝流，除直渡，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餘義如上。
期乘一船者，謂共乘船過津濟處。
沿波者，謂下水。
泝流者，謂上水。
直渡者，謂正趣傍岸。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共尼同乘船，計其遠近，得罪輕重同前道行。若篙棹折隨流而去，或復柂折或避灘磧，或柂師不用其語，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獨與女人在屏處坐學處第二十八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鄔陀夷，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至故二笈多之舍。是時笈多遙見鄔陀夷來，即為敷座告言：「善來！聖者可於此坐。」即共笈多相對而坐。時鄔陀夷為其說法，憶昔同歡告笈多曰：「汝憶昔日於彼園中或天祠處，敷設如是臥具、然如是燈明、食如是飲食，作如是歡戲不？」答言：「我憶。」時有乞食苾芻亦至笈多舍，笈多見已作如是念：「我今若起與食恐絕言談。」即便捲手令去。時鄔陀夷見其捲手，告言：「笈多！汝對我前情無羞恥，便與外人手相捲遣。」報言：「聖者！我實不與外人漫相捲遣，然有乞食苾芻欲來求食，我作是念：『若起與食恐絕言談。』遂以手捲，更無別意。」鄔陀夷曰：「豈我為汝說四聖諦法而畏絕耶？然我於昔時常自舉手，從他乞匄得斯產業，捨而出家。汝今不能助成福事惠施乞人。」于時笈多即便重喚乞者，以上妙飯食授與滿鉢。時乞食者得食便去，其鄔陀夷於此飯食訖歸逝多林。彼乞食者便作是念：「我今宜往大德鄔陀夷所助其歡喜。」往彼告言：「大德當生慶喜，我於今日受仁妙供。」鄔陀夷曰：「汝初入舍見作何事？」答曰：「見以手遮。」問曰：「後作何事？」答曰：「彼出好食持以相施。」報曰：「當爾之時我在舍內，令施汝食。」問曰：「大德當時共女人一處坐耶？」答言：「爾。」曰：「此事合不？」答：「從合不合我已作訖，何干汝事？若汝不能共容忍者，當告苾芻制其學處。」答曰：「我豈相捨！」即以此事白諸苾芻。少欲者聞各生嫌恥：「云何苾芻與女人屏處獨坐？」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乃至問鄔陀夷，廣說如前，「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獨與一女人屏處坐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

女人者，謂堪行婬女。

獨者，謂無第三人。

屏處有三：謂牆、柵及幔。

坐者，謂一尋內縱身而坐，結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獨與女人在屏處縱身而坐，無第三人，得波逸底迦。若在門屋下或在房門前，或令女人獨於此處摩煮諸藥，大開其門，來往諸人皆得見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與苾芻尼屏處坐學處第二十九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是時笈多既出家已，次當授事。時諸尼眾，於日初分著衣持鉢皆行乞食，唯有笈多獨在寺住。時鄔陀

夷入城乞食，至苾芻尼寺。是時笈多躬為灑掃，於寺門前遙見鄔陀夷來，告言：「善來聖者！」即便放簪，前禮其足在一面立。時鄔陀夷便為說法，說法既久憶昔同歡，告笈多曰：「汝憶往日於彼園中，廣說如前。」乃至答言：「我憶。」時有老病苾芻尼在門屋下坐，作如是念：「此之二人乃至母嫁時事亦共評論。」時既延久，笈多報曰：「聖者！應去。諸苾芻尼欲來入寺，見不掃除恐生嫌恨，我當掃灑。」鄔陀夷遂去。笈多掃灑，諸尼見問：「掃地何少？」答曰：「自汝去後我立不坐。」老尼聞已報曰：「仁等去後笈多不坐，其事實爾。然大德鄔陀夷來至於此，立共笈多恣意言話，乃至母嫁亦並評章。」諸苾芻尼問笈多曰：「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答言：「實爾。」諸尼聞已咸生嫌恥：「云何苾芻與苾芻尼獨在屏處立？」以此因緣白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眾，問答呵責廣說如前，乃至「為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獨與一苾芻尼屏處坐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
釋獨等義廣說如前。
此中犯相立臥皆犯，餘如前說。

知苾芻尼讚歎得食學處第三十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具壽大迦攝波在城東園鹿子母舍，時迦攝波於晡後時從靜慮起，往世尊所禮佛足已退坐一面。爾時佛告迦攝波曰：「汝今年衰朽老，所著布糞掃衣極成重滯，此應棄捨。當隨我教依眾而住，受別請食及施主衣，應以刀截并染壞色而守持之。」時迦攝波奉教歡喜禮佛而去。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於長夜中作如是念：「善哉！大迦攝波合受人天恭敬供養，我當何時於己舍中得設微供延請來食？」長者聞佛令迦攝波依眾而住并受別請，往詣其所禮足已在一面坐。時迦攝波為彼長者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長者便念：「我若獨請大德詣舍食者，或容不肯受，我今宜可通請四人。」長者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禮敬白言：「聖者！唯願大德并已四人，明日就家受我微供。」是時尊者默然受請。時彼長者見受請已禮足而去，既至舍已告其妻曰：「賢首！我於長夜作如是念：『善哉！大迦攝波合受人天恭敬供養，我當何時於己舍中得設微供延請來食？』我於向者延請大德通已四人，明來我舍為受供養。彼已慈悲許受我請，賢首宜可多辦清淨上妙飲食。」其妻聞已尋皆備辦，應合冷食今日修營，堪熱食者明朝當作。
時彼長者至明日清旦便作是念：「我今若於三層舍下敷設坐席，乞食諸人共相諠鬧。若在第三層上，烏鳥亂飛恐污飲食，宜於中層敷

其座褥。」
既敷設已即令使者往白尊者迦攝波：「大德！飲食已辦，幸願知時。」如佛所說：「若為先首受他請者應在前赴。」時大迦攝波於日初分通已四人往長者舍，既至彼已便昇中閣就坐而坐。是時長者禮尊者迦攝波足已在一面坐，時大迦攝波為其說法示教利喜。時吐羅難陀苾芻尼亦來乞食前入長者舍，告其婦曰：「妙相無病長壽，當施好食。」長者婦見報言：「聖者！今日稍忙無暇相與。」問言：「何為？」答曰：「尊者大迦攝波一切人天皆恭敬供養，今我舍內聊設踈供，請彼四人來此受食，時將欲至，仁可且去。」尼便報曰：「彼是外道出家至愚至鈍，多有諸餘釋迦上族出家具戒，為大法師三藏俱明詞辯無礙，何不供養乃施餘人？」時大迦攝波聞此語聲作如是念：「勿令此尼廣為惡業。」故作謦欬，金聲雅亮響遍宅中。尼聞妙音知是迦攝波，作如是語：「彼大龍象已至宅中。」長者聞已遂作是念：「前云：『外道出家至愚至鈍。』後更說云：『是大龍象。』」便起怒心從閣而下。彼下閣時急行震響，尼聞行聲便作是念：「聽此行步響異尋常，必當於我作無利事，宜可急出勿令見我。」即攘裙急步疾出其舍，長者告曰：「禿沙門尼！何故逃走？更不得來入我宅內。」尼遙報曰：「汝家如廁、如獄、停旃荼羅，我蒙國王同宮內人無有障礙。汝若觸著我者，當截汝雙腕。」長者告曰：「禿沙門尼！諸耆宿尼蒙王恩澤，非汝貪恚無識之人，且放汝去。」長者自持種種上妙飲食竭誠供養，飯食既訖收鉢澡手嚼齒木已，長者及妻卑席而坐，聽說妙法。時大迦攝波為說法要示教利喜，從座而去。
至住處已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蒙佛教令依眾住受別請食，由斯乃是外道出家至愚至鈍，復是佛弟子中為大龍象。我於今日得斯毀譽。大德！我於長夜自居闌若、讚住闌若，自常乞食、讚常乞食，自居樹下、著糞掃衣，讚居樹下、著糞掃衣。」佛告大迦攝波：「汝見何利自居闌若、讚歎闌若，自常乞食、讚歎乞食，自居樹下、讚歎樹下，自著糞掃衣、讚歎糞掃衣。」大迦攝波白佛言：「世尊！我見二利。云何為二？一者於現世中得安樂住，二者於未來世能與多人作大燈炬示其正路。時彼諸人咸共聞知作如是語：『佛在世時有大德苾芻，捨俗出家淨修梵行。大師所讚智者所稱，自居闌若乃至示其正路。』時諸苾芻等聞是事已各自策勵，如說修行勤求出道，彼於長夜得安樂住。」說是語已，佛告大迦攝波：「善哉！善哉！汝能如是，於長夜中與未來世同梵行者作大饒益，哀愍世間人天等眾，惠利一切令得解脫。迦攝波！若有毀訾杜多行者，我毀其人；若有讚歎杜多行者，我讚其人。何以故？迦攝波！我於長夜讚歎行此杜多功德，稱揚顯說諸行

中最。迦攝波！汝從今日常住闌若，讚歎他人住闌若處，乃至廣說。汝等應當勤心修學。」時迦攝波奉教修習。此是緣起，仍未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世飢饉乞求難得，時有淨信婆羅門長者居士等，於諸大德尊宿苾芻常為供養。時六眾苾芻入城乞食，詣十二眾尼所。時彼諸尼見六眾至，報言：「聖者！就座可食小食。」鄔波難陀曰：「誰當授我？」答言：「我等。」報曰：「今日雖爾，明朝遣誰？」答曰：「我當還奉。」報言：「姊妹！設得此食，未能支濟。汝等若能順我等意為饒益者，諸婆羅門等先所供給諸大苾芻種種供養，汝當勸彼迴施於我。若能如是得好供給，我當支濟。」時吐羅難陀尼白言：「聖者！我苾芻尼合作此事不？」鄔波難陀曰：「深是合作，誰復相遮？豈令我等受餓而死。」尼曰：「我等奉教。」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入城乞食，到彼尊者憍陳如施主之舍，至彼舍中作如是語：「仁比於誰以食供養？」答曰：「聖者憍陳如我常供養。」報曰：「汝若能於釋種出家，明閑三藏辯才無礙，是大法師為供養者，仁等必當獲殊勝福。」彼便問曰：「誰是釋種具斯眾德？」報曰：「聖者難陀即其人也。」答曰：「我隨教作。」長者遂便以憍陳如供養迴與難陀。如是諸餘耆宿尊德所有供養，悉皆迴與六眾苾芻。

爾時六眾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施食家受諸飲食，餅果之類盛滿角袋，并持飯鉢還歸住處。諸苾芻見問曰：「袋中盛滿何處將來？」報言：「願我姊妹無病長壽，緣彼教化我得美食。」諸苾芻曰：「具壽！合遣諸尼教化飲食而受用耶？」答曰：「據何不合？深誠應理。豈我不食自餓而死！」少欲苾芻聞生嫌賤：「云何苾芻令苾芻尼教化飲食而受用耶？」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乃至廣為問答，「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苾芻尼讚歎因緣得食，食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

室羅伐城有一長者，為二種業：一、謂興易，二、謂營農。於曠野中耕地既訖下糠麥種，即於田處葺作小廬，復持錢財餘處興易。時有乞食苾芻，人間遊行至室羅伐。出城觀望見彼小廬，作如是念：「此處閑靜堪為止宿。」即便每日入城乞食權停小廬，由人氣故諸餘鳥鹿不來侵損，復蒙時雨苗實極成。時彼長者他處經求安隱得至，藏舉貨物，洗浴食已告其婦曰：「我於先時於某處田中下糠麥種，遂出經求。不知今時可得種不？」遂往田中見苗實成熟，便作是念：「我所種苗不作籬柵，亦不使人而為守護。何故今時非意成熟？」即便按行，見有人跡，尋蹤而去至舊草廬，窺戶內觀見乞食者加趺端坐宴默禪思。長者便念：「我田得成由此人力。」遂前問

曰：「聖者！住斯？」答言：「如是。」長者告言：「聖者！此是我田，幸可依住。若須花葉及齒木者，隨意當取，明就我家為受踈供。」苾芻報曰：「我是乞食人不受他請。」便不相許。時彼長者禮足而去，既至家已報婦曰：「賢首！應料理倉庫，田麥極成。」婦曰：「仁誑我耶？」夫曰：「我先下種不安籬柵，亦不使人而為守護，今極成熟。何事相誑？汝勿致疑！」婦問其故，答曰：「我於田邊造一草室，有乞食者於彼居停，由其力故苗實成熟。」婦曰：「若如是者，何不請來就舍受食？」答曰：「我已言請，彼不肯受。自云：『我是乞食之人，不受他請。』」婦曰：「彼乞食者，日歷百家乞求辛苦，方能滿腹。仁不慇懃，所以不受。宜可更去，苦相邀屈，必應為受。」時彼長者聞婦勸已，遂便復去，至已禮足白言：「聖者！幸願慈悲，明當就宅，受我微供。」苾芻報曰：「長者我是乞食人，不受他請。」長者報曰：「願當降意，明至我家，略受踈食，勿違所請。」時乞食人見彼長者慇懃不已，遂默然受。長者見受禮足而去，既至舍已告其婦曰：「賢首！乞食苾芻已受我請，明日許來，應可為辦上妙飲食。」其婦聞已即便備辦，堪冷食者今日預為，須熱食者明日營作。是時有餘乞食苾芻來至田中草室之內，喚乞食者曰：「可來共行。」乞食報曰：「有別長者來請我食，時至當赴，不及相隨。」餘乞食者作如是語：「汝大福德能獲利養，為物受請，時至當行。」

爾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巡次至彼設供之家，便入其舍，見長者婦報言：「妙相！願汝無病長壽，當施我食。」婦人答曰：「聖者！且去我有憂愁，無容授食。」問曰：「何憂？」答曰：「請乞食者許來就舍，今既不至恐其絕食，是故懷憂。」尼便報曰：「我若喚來，與我食不？」報言：「與食。」尼曰：「我雖蒙食，其伴如何？」報言：「亦與。」「守寺之尼誰當與食？」報言：「亦與。」吐羅難陀便作是念：「入城乞人今皆欲出，新來入者即是其人。」尼往城門遙望而住。其乞食者作如是念：「我既受請，不為乞食且修善品，時至當行。」看時欲至，著衣持鉢往赴城中。時吐羅難陀見而便念：「此之來者是受請人。」即前問曰：「聖者！於某甲舍受其請耶？」答言：「爾。」尼曰：「我於彼家已相讚歎。」報言：「姊妹！我先令汝相讚歎耶？」便作是念：「如世尊說：『若苾芻尼讚歎得食，即不應食。』我今寧可忍飢絕食，不緣此故而犯其罪。」即欲迴還。吐羅難陀見其欲去，報言：「聖者！我不知仁名字氏族，云何輒爾共相讚歎？」時乞食者報言：「姊妹！若先是實，後便妄語；若後是實，前言是虛。」說是語已遂還本處。尼極羞恥，便行乞食。時彼苾芻還歸草室，乃至食力未盡已來修諸善品，食力消已遂便倚臥。餘乞食者來

問之曰：「食是他物，腹豈他耶？」答曰：「我何所作？」報曰：「多貪飽食，遂使不能修諸善品。」問：「誰貪飽食？」答曰：「汝是多貪。」報曰：「我不曾食。」問曰：「有何因緣？」時乞食者具以其事白諸苾芻，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除施主先有意受，食無犯。」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呵破戒者，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知苾芻尼讚歎因緣得食食，除施主先有意，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餘義如上。

苾芻尼者，謂吐羅難陀。

讚歎者有其二種：一、讚歎持戒，二、讚歎多聞。

食有二種，已如上說。

食者，謂吞咽也。

除施主先有意者，若施主先有心請此苾芻。設令讚歎食之無犯。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如有眾多苾芻受俗家請，若苾芻尼先往其舍作如是語：「仁等設供請何苾芻？」報言：「某甲。」尼曰：「欲行何麨？」施主報曰：「欲行麁麨。」尼曰：「應與細麨。」彼苾芻或有證得預流果者，或得一來果者，或得不還果者，或有證得阿羅漢果者，尼曰：「欲行何酥？」報曰：「羊酥。」尼曰：「應與牛酥，彼苾芻得四果故。」尼曰：「欲行何鹽？」報言：「鹹鹽。」尼曰：「應與石鹽，彼苾芻得四果故。」若行醋漿應與酪漿，乃至諸菜餅果悉皆勸與勝上好者，欲與非時沙糖漿，尼曰：「應與石蜜漿。」欲與粟米飯，尼曰：「應與粳米飯。」欲與菜羹，尼曰：「應與肉羹，彼苾芻得四果故。」若諸苾芻，知苾芻尼見彼施主行麁食時勸讚行好，讚彼苾芻獲得勝果。若苾芻知如是虛相讚歎，食其食者，皆得波逸底迦。若苾芻尼讚歎苾芻，云持三藏應與好食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實得諸果，實解三藏，尼雖讚歎食之無犯。

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四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攝頌曰：

數食一宿處、　受鉢不為餘、
足食別非時、　觸不受妙食。

展轉食學處第三十一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具壽大目乾連於時時中，常往捺落迦、傍生、餓鬼、人、天諸趣慈愍觀察，於捺落迦中見諸有情備受刀劍斬斫其身，屍糞燖煨猛焰爐炭燒煮等苦；於傍生中見其更互相食噉等苦；於餓鬼處見為種種飢渴所逼等苦；於諸天處見將墜墮愛別離苦；於人趣中見有種種艱辛求覓資生衣食殺罰等苦。既見是已，於四眾中普皆宣告：「諸人當知！如我所見五趣差別，苦樂之報皆悉不虛。汝等應信，勿致疑惑。受苦報者惡業所招，謂殺、盜、邪婬，乃至邪見，不敬三寶、欺慢尊親，無慈愍心不持禁戒，由斯惡行得苦異熟。受樂報者善業所感，謂不殺盜乃至不邪見，崇信三寶、敬重尊親，具慈愍心奉持禁戒，由斯善行得樂異熟。」諸人聞已歎未曾有，悉皆舉手高聲唱言：「善哉！聖者能為我等盲冥之輩，但見現在不覩未來，親於五趣，觀善惡事還來相告，我等始知報應影響必不唐捐。從今已去改惡修福，希生善道不墮惡趣。」是時四眾既自聞已皆作是念：「我之男女或弟子等常為惡業，不勤修習清淨梵行。」欲令棄捨諸惡業故，悉皆將至聖者大目乾連處，令其聽法。既聞法已冀修善行，免墮惡趣證殊勝果。當爾之時四眾雲集來聽法要，人眾諠囂。世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大目乾連處四眾雲集？」時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具壽大目乾連遊行五趣見諸苦惱，於四眾中具說其事，由此諸人為聽法故皆來集會。」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非一切時處常有大目乾連，如是之輩頗亦難得，是故我今勅諸苾芻，於寺門屋下畫生死輪。」時諸苾芻不知畫法，世尊告曰：「應隨大小圓作輪形處中安轂，次安五輻表五趣之相。當轂之下畫捺洛迦，於其二邊畫傍生、餓鬼。次於其上可畫人、天，於人趣中應作四洲：東毘提訶、南贍部洲、西瞿陀尼、北拘盧洲，於其轂處作圓白色，中畫佛像，於佛像前應畫三種形：初作鴿形表多貪染，次作蛇形表多瞋恚，後作猪形表多愚癡，於其輞處應作溉灌輪像，多安水罐畫作有情生死之像。生者於罐中出頭，

死者於罐中出足，於五趣處各像其形，周圓復畫十二緣生生滅之相，所謂無明緣行乃至老死，無明支應作羅剎像，行支應作瓦輪像，識支應作獼猴像，名色支應作乘船人像，六處支應作六根像，觸支應作男女相摩觸像，受支應作男女受苦樂像，愛支應作女人抱男女像，取支應作丈夫持瓶取水像，有支應作大梵天像，生支應作女人誕孕像，老支應作男女衰老像，病應作男女帶病像，死支應作輿死人像，憂應作男女憂慼像，悲應作男女啼哭像，苦應作男女受苦之像，惱應作男女挽難調駱駝像。於其輪上應作無常大鬼蓬髮張口，長舒兩臂抱生死輪，於鬼頭兩畔書二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次於無常鬼上應作白圓壇，以表涅槃圓淨之像。」如佛所教，於門屋下應作生死輪者，時諸苾芻奉教而作。諸有敬信婆羅門居士等見畫輪像，問言：「聖者！此之畫輪欲表何事？」苾芻答曰：「我亦不知何所表示。」諸人報曰：「若不解者何因圖畫？」時諸苾芻默無所對，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應差苾芻於門屋下坐，為來往諸人婆羅門等，指示生死輪轉因緣。」如佛所教令指示者，時諸苾芻遂不簡擇，令無識解者開導其事，不生物信更招譏醜，佛言：「令知解者指示諸人。」

時王舍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男，顏容端正人所樂見，告其妻曰：「賢首！我今有子，多有費用，宜入大海經求珍貨。」妻告言：「善。」長者即便持諸雜物入大海中，因風破舶往而不返。其妻辛苦，或假宗親、或以自力長養小兒，以孤貧養育名曰貧生。時貧生童子既漸長大，付師受業，遂與同學往竹林園。至寺門下見畫五趣生死之輪，問言：「聖者！此名何物？」苾芻報曰：「此是五趣生死之輪。」白言：「聖者！為我宣說。」苾芻告曰：「汝當善聽！所謂捺洛迦、傍生、餓鬼、人、天趣別。」又問：「聖者！此捺洛迦有情，曾作何業受斯斬斫碎身等苦？」苾芻報曰：「賢首！此於十惡業道，以極重心數作不息，由彼業力今受斯苦。」又問：「聖者！此傍生趣，曾作何業受斯負重相食等苦？」苾芻報曰：「賢首！此由造作十惡業道，以輕微心數作不息，由彼業力今受斯苦。」又問：「聖者！此餓鬼趣，曾作何業受斯飢渴燒然等苦？」苾芻報曰：「賢首！此由慳惜己物不肯惠施，見他施時便為遮止，於三寶處、父母親族無分布心，數習不已，由彼業力今受斯苦。」

又問：「聖者！此之天趣，曾作何業受勝妙樂？」苾芻報曰：「賢首！此由以慇重心修十善業，敬信三寶受持禁戒，由彼業力今得生天受勝妙樂。」又問：「聖者！此之人趣，曾作何業受處中樂，而有馳求活命等苦？」苾芻報曰：「賢首！此於十善業道，以輕微心而數修習，由彼業力今得人身受處中樂，而有馳求活命等苦。」童子白言：「聖者！下三惡趣我所不欲，生人天中情有欽尚。聖者！我作何業生彼天中？」答曰：「汝若能於佛正教中善說法律而出家者，於現世中策勵修習，斷諸煩惱盡苦邊際。若不獲果，有餘煩惱而命終者，當生天上。」「聖者！若出家者當作何業？」答曰：「乃至命終無虧梵行。」曰：「我不能作，更有何業得生天上？」「若受八支及五學處為近住近事。」曰：「此作何事？」答曰：「若一日夜或至盡形，不殺、盜、婬、不妄語等。」曰：「此亦不能，更作何業當得生天？」答曰：「若以飲食供佛及僧，由此福因當生天上。」「聖者！可用幾物得為飲食供佛及僧？」答曰：「可用五百金錢。」「聖者！此事可辦。」即從座起禮足而去。

還家白母曰：「我於向者詣竹林園，於寺門下見有彩畫五趣生死之輪，所謂捺洛迦、傍生、餓鬼及以人、天。下三惡趣我所不欲，上之二趣心有愛樂，母今欲得生人天不？」母曰：「欲得。」「若如是者，當可與我五百金錢，奉佛及僧一中供養，當得生天。」母曰：「汝少失父孤惸養育，或以自力、或假宗親，今始成人付師受業，束脩之直尚自不充，五百金錢卒何能得？」白言：「若貧無者，我當傭力求覓金錢。」母曰：「汝今少年氣力微劣，何能客作求覓珍財？」答曰：「我當勠力望及餘人。」母見慇懃即放令去，往市店所求自傭賃。時有婆羅門居士等來覓作人，曾不見問乃至日暮，佇立行中諸人散盡，遂便還舍。母問曰：「得傭力處不？」答言：「曾無見問。」母曰：「豈有作人如汝束帶。凡作人者，頭蒙塵土著破弊衣，在作行中他人見問。」既至明朝如母所說，著麁衣服住作行中。時有長者欲造宅舍，來至行中覓傭力者，將餘人去不問貧生。于時貧生報長者曰：「我亦客作，何不相雇？」長者曰：「汝容貌柔軟，豈能執作？」答曰：「傭力之人豈先與價？」長者曰：「日暮方酬。」貧生曰：「我且為作，至日晡時若稱作功當酬價直，若不愜意物不須與。」長者將歸令其作務，諸餘作者並不齊心，唯此貧生盡力為作。諸人報曰：「觀汝形勢，未解客作，但可度日，何苦自身？」貧生報曰：「兄等知不？我由惡業生在貧家，今更欺人當生何道？」諸人報曰：「汝今未解，且事勤勞，不久之間懶劇於我。」時彼貧生善能談說，為諸作者巧說當機，諸人樂聞執作隨走，欲聽其話不暇徐行，貧生引之乃至終日，一日之作比餘兩倍。長者至暮自來檢察，覩其所作倍勝於常，問當作人曰：「汝

於今日加作人耶？」報言：「不加。」「若爾，何故兩倍於前？」其當作人以事具告，長者聞已極生歡喜，遂與貧人兩倍之價。貧人問曰：「兩日之價，豈併相酬？」長者曰：「我心愧汝，故倍酬直。」貧人曰：「若稱意者，乃至宅成常容我作，所有價直且未須還，作了之辰一時當付。」長者曰：「善哉！」遂常令執作，至宅功畢長者算錢欲酬作直，唯得四百五十未滿所期。貧人見已遂便啼泣，長者曰：「何故啼泣？豈我於汝相欺負耶！」答曰：「長者大人無容欺負，然我本心求錢五百，於佛及僧擬申供養，錢既未足更復苦身，為此因緣我悲啼耳！」長者曰：「若緣福事我願助成。」貧人報曰：「長者添滿自成福業，乖我本願不得生天。」長者曰：「汝以信心奉佛眾不？」報言：「如是。」「若爾，汝可往問世尊，如佛所說汝當奉行。」

時彼貧人尋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為供佛僧眾，自賃己身求五百金錢，在某長者家多時客作，及至作了五百不充。長者見欠為我添滿，為當取耶？為不取耶？」佛言：「童子！應可取之。」白佛言：「世尊！他物相助恐不生天。」佛言：「童子！汝初發心當生天處，何況捨施不生天耶？」奉佛教已歡喜而去，至長者家取五百金錢還詣母所，白言：「慈母！此是五百金錢，幸願營辦供佛及僧。」母曰：「汝豈不知，家道先貧觸途闕乏，食手器具座褥皆無，欲請佛僧若為能濟？汝今可去白傭力處長者，令知彼舍寬容或能為作。」貧人聞告，詣長者處白言：「今我家貧觸途匱乏，食手器具座席並無，欲請佛僧事不能濟，敢欲憑告就此宅中為辦所須，請佛僧食是事得不？」長者便念：「我造新宅得供佛僧斯成善事。」告曰：「汝可留物往請佛僧，來就宅中為受供養。」時彼貧生留物而去，遂於明日往詣佛所，禮佛足已長跪合掌白言：「世尊！唯願明日就某宅中哀受微供。」

爾時世尊默然受請。見佛受已禮足而去，報長者知時。彼長者即為具辦種種上妙飲食，於晨朝時敷設座褥，安大水器布列香花，令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爾時世尊，於日初分著衣持鉢，與諸聖眾詣長者家。是時六眾芯芻問授事人曰：「今日誰家請佛僧眾？」報言：「某長者子。」六眾議曰：「彼客作人有何飲食？我今宜往餘相識處求覓小食。」至彼舍已，彼言：「聖者！可食小食。」即皆飽食方詣請處。爾時世尊并諸大眾至長者家，各洗足已就座而坐。是時貧生便以清淨上妙飲食，手自供給悉令飽滿，見六眾芯芻不能美食，便詣佛所白言：「世尊！我見眾中有諸聖者不能美食，將非由此障我生天？」佛言：「賢首！但施座褥定得生天，何況佛僧為受飲食。」是時貧人見佛僧眾飯食既訖，收鉢器已，便持小席在佛前坐，聽說妙法。佛為宣說示教利喜從座而去。

當爾之時有五百商人，從大海來過王舍城，初至之日遇大節會，所將珍貨無人交易，共相議曰：「既無交易事欲如何？飲食所須無求覓處。」中有一人，曾近苾芻諳知法式，告諸人曰：「宜可散問，今朝何處供佛及僧？其家必有餘殘飲食，我等往彼而求覓之。」訪知某甲長者之宅已供佛僧，「我等往彼當以價直而求贖之。」即便至舍白言：「長者！佛僧食訖必有餘殘，求贖多少？」長者報言：「非是我食，是此少年所設飲食。」商人就彼同前求覓。貧人報曰：「我不須錢，直爾相惠。」時彼商人悉皆恣食，既飽滿已咸並稱歎，白長者曰：「仁於今日獲大善利，於己舍內供佛及僧，我等商人亦蒙飽足。」長者報曰：「此非我食，是此少年所設供養。」問曰：「今此少年是誰之子？」報云：「是某甲長者子。」商主報曰：「此人即是我知識之子。」便以大疊敷之于地，并安珍寶普相告曰：「諸君當知！我聞眾縷成衣滌水盈器，仁有施者宜安此處。」須臾之間便成寶聚。商主報曰：「當受此物。」貧生曰：「我但施食，無求物心。」商主曰：「斯非食價，此中一寶能成百供，非關食直，以慶喜心共相贈遺。」報言：「我今設食求覓生天，仁雖見惠我不敢取，勿緣此故障我生天。」商主曰：「汝信佛不？」答言：「我信。」「若信佛者可往問佛，隨佛所教當奉行之。」時長者子往詣佛所，禮佛足已白言：「世尊！我向設供尚有餘食，與五百商人皆令飽滿。時彼歡喜以眾多珍寶見惠於我，為受此物為不受耶？」佛言：「受取。」白言：「世尊！勿緣此寶障我生天！」佛言：「此是花報，果報在後。」時長者子禮佛而去，為受珍寶。

爾時王舍城中有一首望長者，遇疾身亡更無子息，眾人議曰：「長者身死，首望交無，欲覓於誰共相領攝？宜應共覓大福德人立為首望。」諸人議曰：「如何得知是大福德？」中有智者，告諸人曰：「應以眾多種子置一[土*瓦]中，令彼諸人以手探取。若得一色種子者，當立其人以為首望。」即便如議，以雜種子置一瓨中，眾人各探咸得雜種，獨此貧生得純色種子。眾人雖見而僉議曰：「我等豈可立客作人以為首望？」便令三取，皆得純色。諸人既見共生希有，云：「是天神之所加護，我等今者宜可同心請為尊首。」是時郭邑共拜貧生以為首望。時設供長者見是事已，即以眾寶瓔珞嚴飾其女而娉與之，時貧生善業力故宅中珍寶忽然自生，眾人因此號曰善生。時善生長者作如是念：「今我宅中所受果報，皆是世尊威神之力，我今宜可請佛及僧，來至宅中受我供養。」是時善生長者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佛為說法既聞法已，即起長跪整衣一肩，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慈悲與諸苾芻，明當就宅為受微供。」爾時世尊默然為受。善生長者見佛受已，即禮佛足從坐而

去。時善生長者，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廣說如前，手自持食奉佛僧眾。見收鉢已為欲聽法，便持小席在佛前坐。爾時世尊知彼長者意樂根性隨機說法，令彼長者心得開悟，即於座上夫婦二人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白佛言：「世尊！我等由佛得解脫果，此非父母、高祖、人王，及諸天眾、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逢世尊大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苦際得涅槃樂，乾竭血海超越骨山，無始積集所有身見，悉皆除滅獲得初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鄔波斯迦，始從今日乃至命終，受五學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說是語已俱禮佛足歡喜奉行。爾時世尊為彼夫婦宣說法要，示教利喜得勝果已，從座而去。

至住處已，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彼善生長者曾作何業？由彼業力為客作人，復作何業於其宅中珍寶自出？」世尊告曰：「今此善生先所作業，緣合成熟果報不失。凡諸有情先身所作善惡之業，非於外界地水火風而令成熟，然於自身蘊界處中業果成熟。」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此之因緣，汝等應聽！過去世時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春陽之月眾花遍開，茂林清池皆可愛樂，異色諸鳥發和雅音，所謂舍利、鸚鵡、百舌之類。時彼長者將諸男女，詣花林中共為遊觀。爾時世間無佛，有獨覺者出興於世，於貧窶類常懷哀愍，住下房舍及以麁食，譬如麟角獨現世間。時此獨覺為愍物故，人間遊行至斯聚落，於日初分著衣持鉢欲行乞食，復自思念：『我今何故為難滿身辛苦入村多處求食？宜住園內。若有節會人來，隨彼所施用自充足。』是時獨覺即往園中。長者遙見身心湛寂容儀詳序，彌加信敬起渴仰心，便就禮足白言：『聖者！仁為求食，我為求福，宜住園中受我供養。』時彼獨覺默然許之，長者於日日中奉施飲食。後時長者有事須詣餘村，告其婦曰：『賢首！我今有事須往某村，汝於聖者如常供養勿令有闕。』告已便去。時長者婦晨朝早起備辦飲食，其子問曰：『母今辛苦每日為誰？』母曰：『為上福田。』聞已怒曰：『彼不傭力而受他食。』母便訶叱：『汝莫作此口業重罪。』長者後還問其妻曰：『聖者飲食無闕乏不？』婦報之曰：『所供飲食無闕時須，然我童兒於聖者處作口業罪。』具陳子語。長者便念：『小兒無識自害其軀，當墮惡

趣。』即携童兒詣尊者處。時彼獨覺遙見長者與子俱來，便作是念：『長者比來獨行而至，何故今日與伴俱來？』觀知事已，不用口言以身說法，為愍彼故踊身空界，猶若鵝王，現大神通作十八變，上騰紅焰下流清水，卷舒自在令生深信。凡夫之人見神通時，速能發悟如摧大樹，頓首歸依遙禮尊足，白言：『尊者慈悲淨意，唯願哀愍速為下來受我微誠略申 供養。』時彼聖者為哀愍故縱身而下，長者即以隨時香花殷懃供養，父子悉皆頂禮尊足，而發願言：『此大福田是應供養，而反為惡罵出傭力言，願於當來勿受苦報。所有勤誠供養功德，願於來世生大富家，并得如是殊勝之果，勝此大師我當承事不生厭背。』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長者子者即今善生長者是，由於獨覺所發瞋怒心作傭力語，遂於五百生中常為客作，至今傭力惡業方盡。復由至誠供養功德生大富家，由昔願言并得如是殊勝果者，今於我所得見真諦。又願勝此大師我當承事不生厭背者，我勝獨覺百千億倍，供養於我無厭背心。是故汝等苾芻！若作純黑業得純黑異熟，若作純白業得純白異熟，若作黑白雜業得雜異熟。汝等苾芻！應離純黑及以雜業，當修純白業得純白報，如是應學。」此是緣起，尚未制戒。

爾時世尊出王舍城詣廣嚴城，住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有長者名曰勇利，聞佛來至在高閣堂中，便詣佛所禮佛足已却坐一面，佛為說法示教利喜，令歡悅已默然而住。時勇利長者即從座起，頂禮佛足白言：「世尊！唯願哀愍，佛及眾僧明就我家為受微供。」世尊爾時默然而受。是時長者見佛受已禮足而去，既至宅已告家人曰：「我已請佛及僧明當就食，然佛僧眾疲於道路，汝等多辦上妙飲食。」時彼家人依言備辦。長者於晨朝時敷設座褥安大水器，遣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六眾苾芻前至此城往門徒舍，彼見致敬，報言：「聖者！當食小食。」答曰：「我受他請。」又復白言：「可食少許菴沒羅餅。」答言：「好。」遂即飽食。時有乞食苾芻從門前過，長者出見亦喚食餅，苾芻報曰：「我一坐食，不應二處。」長者曰：「若如是者，隨意將去就彼俱食。」即以小鉢受取赴彼請家。爾時世尊不去赴請，苾芻皆往。有五因緣佛遣取食。云何為五？一為自宴默，二為諸天說法，三為觀病者，四為觀臥具，五為弟子制其學處。此中所為欲制學處，住在堂中令人取食。時勇利長者覩眾坐定，手自奉獻種種清淨上妙飲食，悉令飽滿。時彼長者行食之時見乞食者於小鉢中所持之飯，行食將了在乞食者前立，乞食苾芻作如是念：「今此長者獨觀於我欲有言說，乃至此未發言我當先語。」報言：「長者！何但我獨食此菴沒羅餅？彼六眾苾芻亦皆食訖。」長者答言：「聖者！是何言歟？」乞食者

曰：「非我獨食菴沒羅餅，彼之六眾亦皆食訖。」長者聞已忿怒作色，告言：「聖者！豈我宅內無斯餅耶？」告家人曰：「汝可行此菴沒羅餅。」彼即行餅。時取食苾芻受得食已，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世尊常法與取食人共相言問：「今日眾僧飲食飽不？」白言：「世尊！上妙飲食悉皆飽滿，然彼勇利長者有忿僧眾。」佛言：「何意？」時彼苾芻以事具白。佛言：「勇利長者出忿恨言，是應道理。」爾時世尊飯食訖收衣鉢，澡漱已出外洗足，旋入房中宴默而坐。於晡後時便從定起，詣常集處於僧眾前就座而坐，告六眾曰：「汝等實作展轉食耶？」六眾白言：「實爾。大德！」世尊種種呵責：「汝非威儀、非隨順行、非清淨法，所不應為。云何汝等作展轉食？」既呵責已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展轉食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

佛在廣嚴城高閣堂中，時有苾芻身嬰疾苦，有解醫者來入寺中。苾芻見已報言：「賢首！宜觀我病為處藥方。」醫言：「聖者！可食小食。」報言：「賢首！世尊不許。」醫言：「此即是藥，非餘能療。」苾芻答曰：「世尊制戒不許我食。」醫曰：「世尊大悲，為有病緣必應聽食。」時諸苾芻聞斯事已以緣白佛，佛言：「除病因緣。」

又有苾芻為營僧務，或為窣覩波事，身體飢虛遂便偃臥廢修善品。時有淨信婆羅門居士等來入寺中，見其偃臥作如是語：「聖者！世尊教法一向勤修，何故今時偃臥而住？」答言：「賢首！我極虛羸。」報言：「應食小食。」答曰：「佛制不許。」諸苾芻白佛，佛言：「除作因緣。」

爾時世尊從廣嚴城往給孤獨園。時有苾芻，疲於道路身體羸損，共相謂曰：「我身疲倦。若佛世尊聽許我等食小食者，雖涉長途身不勞倦。」以事白佛，佛言：「除道行時。」

爾時世尊至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自立要期，每於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盡日，於此四日受聖八支近住學處。又作要期，請苾芻就舍而食，乃至苾芻未來食者必不先食。同於此日有餘長者，請佛及僧就舍受食。佛及僧眾赴請之後，長者遂遣使人往詣寺中請僧來食。使者至寺不見苾芻，還報長者：「我於寺內不見一人。」長者曰：「彼何處去？」答曰：「有別長者請佛僧眾就舍而食。」長者曰：「彼食苾芻隨喚取一。」使人去喚，見彼苾芻悉皆食訖從舍而出，白言：「聖者！某甲長者家中設食，唯願慈悲無違所請。」苾芻曰：「我已食訖。」還報長者：「苾芻食訖。」長者曰：「汝更疾去白言：『聖者！可來就食，食了之後，以大氈施。』」使者復去報苾芻曰：「可來就食，食了之後，以大

氈施。」苾芻曰：「我已足食，隨氈大小無宜更去。」使報長者：「苾芻足食更不肯來，隨衣大小無宜重食。」時彼長者為待苾芻日時已過，遂便一日絕食。時彼隣人聞是事已共生嫌賤：「云何此諸沙門釋子他施衣時亦不肯食。違彼長者信敬之心，由不受請令他絕食。」諸苾芻聞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除施衣時。」爾時世尊讚歎少欲持戒敬重戒者，說隨順法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廣說如前。「我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展轉食者，除餘時，波逸底迦。餘時者，病時、作時、道行時、施衣時，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也，餘義如上。

展轉食者，謂數數食。

除餘時者，謂除其時。此中時者，謂是病時。病時者，若苾芻於一坐時不能飽足。作時者，若於窣覩波所有營作及眾僧事業，或時掃灑大如席許，或復塗拭如牛臥處。道行時者，若行半驛迴還，或直行一驛。施衣時者，謂如拭巾、裙量、縵條量等，此皆無犯，結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施衣之時請有多種，謂有衣施、或無衣施等有十六番。

若苾芻前請有食有衣、後請有食有衣，兩請俱受二處皆食，並悉無犯。若苾芻前請有衣、後請無衣，應受前請，勿受後請。若受已，應轉與餘人，若不轉與人，受時惡作，食得墮罪。若苾芻前請有衣、後請有衣有衣直，俱受無犯。若苾芻前請有衣、後請無衣無衣直，應受前請，勿受後請。若受已，應轉與餘人，若不轉與餘人，受時惡作，食得墮罪(此是初番，餘句咸應准此)。

若苾芻前請無衣、後請有衣，俱受無犯。若苾芻前請無衣、後請無衣，應受前捨後。若苾芻前請無衣、後請有衣有衣直，俱受無犯。若苾芻前請無衣、後請無衣無衣直，應受前請，勿受後請。若受已，應轉與餘人，若不轉與人，受時惡作，食得墮罪(此是第二四番)。

若苾芻前請有衣有衣直、後請有衣，俱受無犯。若苾芻前請有衣有衣直、後請無衣，應受前捨後。若苾芻前請有衣有衣直、後請有衣有衣直，俱受無犯。若苾芻前請有衣有衣直、後請無衣無衣直，應受前請，勿受後請。若受已，應轉與餘人，若不轉與人，受時惡作，食得墮罪(此是第三四番)。

若苾芻前請無衣無衣直、後請有衣，俱受無犯。若苾芻前請無衣無衣直、後請無衣，應受前捨後。若苾芻前請無衣無衣直、後請有衣有衣直，俱受無犯。若苾芻前請無衣無衣直、後請無衣無衣直，應

受前請，勿受後請。若受已，應轉與餘人，若不轉與餘人，受時惡作，食得墮罪(此是第四四番) 。
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五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施一食處過受學處第三十二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邊方處大聚落中有一長者，信心慇重，為諸四方沙門婆羅門等造一住處，若有於此停住者，施以飲食。爾時世尊於室羅伐城現大神變，時諸外道皆被驅逐，人天咸悉深心歡喜敬仰世尊。然外道輩奔趣邊方，有六十露形外道至斯聚落，詣長者所作如是語：「仁獲法利！仁獲法利！」長者問曰：「仁等是何今來至此？」答曰：「我是出家人。」長者告曰：「善來！我為四方沙門、婆羅門等造此住處，仁可於斯隨意停息，所須飲食我自供承。」時諸外道即於此住，受長者供給。時室羅伐城有淨信居士，將諸賄貨至此聚落，亦於長者店鋪停止，便與長者情敦布素。時彼長者手自授與露形外道餅果飲食，長者令使命居士曰：「仁可暫來共我供養勝上福田。」居士聞已便作是念：「此言慇重多是佛之弟子，我今宜往頂禮其足。」既至彼已見是無慚露形外道，然而不能對面非毀，遂默然而住。時彼外道食了而去，長者報居士曰：「好田好種，豈不善乎？」居士答曰：「種實精好，而田下惡，醎鹵磽确，終無所收，露形無慚常懷惡見。」長者報曰：「除斯之外有勝田耶？」居士曰：「有！謂如來大師聲聞弟子。」長者曰：「彼若來者我當四事而為供給。」時彼居士聞此語已默記于懷，舊貨既盡更收新物，即便還至室羅伐城。到市店中安置貨物已，往逝多林禮苾芻尼僧足。然六眾常法多於門首經行，時鄔波難陀在門外立，遙見居士從遠而來，遂便迎接告言：「善來居士！猶如初月久而方現，比於何處興易經求？」居士答曰：「敬禮阿遮利耶！我比在某聚落，彼有長者造一住處，招携四方諸沙門等，并好飲食常為供養，於佛弟子情懷渴仰。」鄔波難陀聞已便念：「若更有餘黑鉢之類聞此語者，當在我前至彼住處。我今宜可責彼居士勿使語人。」告曰：「居士！汝常謂我不習禪思、不勤讀誦，恒念衣食以自活耶？」居士便念：「世間多貪不知厭足，鄔波難陀是當一數。此聞我告尚起譏嫌，況復諸餘大德之類，聞我此說重責何疑？」於是默然不復陳告。時鄔波難陀見長者去，往語六眾苾芻曰：「具壽！我等何能久受辛苦於此居住？」諸人告曰：「大德！頗有好消息耶？」答言：「具壽！亦有多少。」鄔陀夷曰：「消息如何？」鄔波難陀曰：「於某聚落有一長者，以信施心造一住處，并以飲食供養四方沙門婆羅門無礙受用，宜可共行受其供

養。」諸人問曰：「豈可六人悉皆往彼？」報言：「並去理亦何傷。」即六人俱行詣彼聚落。時露形外道共相謂曰：「我等宜應暫出觀化，必有好處移就彼方。」便留一人令其看守，餘皆悉去。是時六眾漸次遊行到彼聚落，至長者家，既相見已告長者曰：「願無病長壽。」長者問曰：「仁等是何？」答曰：「是佛世尊聲聞弟子。」長者告曰：「善來聖者！我比翹心願見佛眾，仁今得至，深稱本懷。我有宿心造一住處，并設飲食，意為四方沙門婆羅門等作停止處，仁今可住。」六眾報曰：「彼處頗有床座、臥褥、被枕以不？」答曰：「先無。」六眾曰：「彼若無者豈地上坐耶？」長者即送諸床座并以褥席。是時六人往彼舍中，時一外道見而告曰：「汝沙門釋子何故輒來？此舍非是汝等住處。」報言：「外道！非汝住處，是何言歟？汝若默者得容且住，若更出言必見治罰。」外道便念：「此有六人我唯單己，誰能共彼以相禦敵？勿令見辱宜當走避。」六人日日恒於長者家食。後時長者有緣須往餘處，白六眾曰：「我有少緣詣某聚落，仁當如舊於我舍中受其供養，至我迴還。」長者即告家人曰：「汝等如常供養聖者，至我迴還勿令闕乏。」長者便去，六眾如常受食。時鄔陀夷報鄔波難陀曰：「誰能默然無語於長時中依他軌範，宜當顯露作自威儀。」鄔波難陀曰：「斯亦善哉！」時諸女人來授飲食，鄔陀夷告難陀鄔波難陀曰：「汝等觀此美女，眼耳口鼻腰髀手足悉皆端正真堪受用。」女人聞已各並着慚潛居室內，待其食了取器而去。長者事了迴還至家，問家人曰：「汝等自我去來供養福田無虧乏不？」家人報曰：「何用如是惡福田耶？」長者問曰：「何出麁言？」女人答曰：「比見癡狂調弄舞樂之流，出麁鄙言，無如仁家福田所出之語。」長者曰：「彼作何事？」答曰：「此出鄙言，調弄倡優所未曾說，我等聞已慚恥疚懷。」長者便念：「凡是女人樂觀男子，露形之類遂彼染心，由此因緣情生愛樂。沙門釋子軌式端嚴衣服覆形，女人不樂。」即便告曰：「外道露形汝等樂見，沙門覆體情不欲觀。」其妻報曰：「若不信者當令自驗。」長者便念：「我試自觀察其虛實。」數日停住告六眾曰：「聖者！我尚有事暫須出行，仁等如常可受供給。」即於密室潛形窺覘。六眾時至就其食處，長者之妻躬自授食，六眾同前出言調戲：「可觀此女面首端正眉目纖長，形儀合度實堪愛念。」長者聞已作如是念：「如婦女言，非福田也。我今不應頓絕供給，宜設方便令其自去。」及至明日減其一餅，闡陀告難陀鄔波難陀：「今朝餅果，何意疎薄？」難陀曰：「具壽！我於日日持其殘餅布施貧兒，從今已去不復當與。」至第二日更除一餅，阿說迦曰：「具壽！今朝餅果，全見空疎。」鄔波難陀曰：「我比食竟鉢有餘餅，從今已去無復遺餘。」如是漸減，乃至但有

赤餅醋漿以充其食。補楴伐素曰：「具壽！飲食既盡，我等可行。」鄔陀夷曰：「具壽！既絕望心，今應行矣！」未去之頃，時語彼防守外道曰：「我等好食斷絕，事由於汝，汝可出去。」彼便出外遊行，逢見諸餘先出外道，問曰：「仁等比來四出求覓，頗得多少好門徒不？」諸人告曰：「令汝看守，因何出行？」答曰：「彼驅出我。」問：「是何人？」曰：「是沙門釋子。」問曰：「現有幾人？」答曰：「唯有六人。」外道議曰：「我等六十豈可不能禁六人耶？打令熟手驅之令出。」時彼上座告諸人曰：「我今共去至彼舍中，我若發聲道作事時，汝等諸人十人捉一，好打令熟曳出村隅，作此平章共入村內。」上座告曰：「我等先當見彼長者。」既至彼已問其安不？尋便問曰：「長者仁之住處本為於誰？」答曰：「我造住處無准的心，在中住者供給飲食。」外道曰：「長者中平意無偏黨。」即俱至常住處，問言：「汝沙門釋子此非住處，宜應急出，勿更居停，若不出者與汝毒手。」鄔波難陀聞而告曰：「拔髮外道出無義言：『沙門釋子此非住處。』若非我者豈屬汝耶？」時彼露形怒而告曰：「汝等作事。」時諸外道十人捉一，即便打搭。難陀告曰：「具壽！各各自當護其眼耳，無令損瞎為同梵行者所嗤。」告外道曰：「行者可打肩膊及以腰胯。」時諸外道打棒疲勞手足皆困，遂便停歇。闡陀告曰：「諸具壽！次我作事。」時彼六人俱有大力，展右手時撲五外道，次舒左手復倒五人，或以錫杖或以手足，拳打脚蹴恣意熟搥。鄔陀夷曰：「諸具壽！當護本罪，莫使命斷，勿令我等得波羅市迦。」既熟打已悉皆推出。諸婆羅門等見已相告：「汝觀釋子共外道鬪，必定天神當下大雨。」是時六眾驅外道已，阿說迦曰：「諸具壽！我今戰勝不辱僧徒，宜可俱行詣室羅伐。」

爾時南方有一外道論師，名鄔陀夷，是盧迦曳，多說無後世，為求論議來至室羅伐城，入逝多林。詣尊者了教憍陳如處作如是語：「苾芻！我曾師邊受少學業，欲於仁處共立論端。」時尊者憍陳如報言：「婆羅門諸樂論議者，汝可共論，此之言談非我所愛。」時婆羅門遍皆至彼諸大德所：尊者馬勝、尊者賢善、尊者大名、尊者名稱、尊者圓滿、尊者無垢、尊者牛王、尊者妙臂等，既至其所求申論議，皆如尊者憍陳如不共言論。次至具壽舍利子所作如是語：「苾芻！我前曾習少多學業，欲於仁處共立論端。」時舍利子聞其語已作如是念：「試觀此人有善根不？」即便觀見有少善根，雖有善根緣在誰處？即觀此人與我相屬。復更思念：「更有如斯有情之類，因觀論議能受化不？」觀知更有彼受化者。何時當集？知至第七日皆來集會。即於是日少立論宗，尚留餘義，於六日中悉皆如是。至第七日，四遠咸聞，南方論師是無後世外道，來至於此，與

舍利子共相擊論竟無勝負。時有百千萬億有情，皆生喜樂，或有先世善根之所警覺咸來集會。時舍利子知眾既集，觀時復至，即以深法伏彼外道令使無言。時彼外道既被屈已，起敬信心，合掌恭敬作如是白：「大德！我願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圓具成苾芻性，於世尊所而修梵行。」時舍利子即與出家，并受圓具教其法式。彼便專心自勵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捣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是時大眾咸生希有作如是言：「諸人當知！此大論師人無敵者，今舍利子以無礙辯令其降伏，與授學處，證阿羅漢果。」諸來大眾敬信倍常。時舍利子，知諸大眾意樂隨眠界性差別，當機說法，遂令十二億有情，或證燸、頂、忍法、世第一法，或得預流果乃至出家，獲得阿羅漢果。時諸大眾或發聲聞心，或發獨覺心，或發無上大菩提心者，皆於三寶深生敬信。

時舍利子於日初分摧彼外道，於食後時六眾苾芻從彼聚落來至給園。時諸苾芻既相見已告言：「善來具壽！比者隔闊，從何處來？」報言：「從某處大聚落來。」諸人告曰：「仁等薄福不覩大事，近舍利子降伏南方論師外道，令其捨俗得阿羅漢，巨億徒眾獲果發心。」

爾時六眾聞是語已報言：「諸具壽！此未希有。何以故？其舍利子是第二大法將，助佛轉法輪，伏一外道何足可稱？假令舍利子被他屈時，尚有大師共相救濟，未為奇特。我等所作實成希有，以我六人降六十外道。」苾芻問曰：「以何明術？」難陀報曰：「純用棒術。」又問曰：「說何法義？」答曰：「以身說法。」問曰：「為當並死？為命存耶？」答曰：「當時命在，至於今日死活寧知？」時諸苾芻具問知已各生嫌賤：「云何苾芻作極惡事，理應羞恥，而更因斯反生驕逸？」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爾時世尊集諸苾芻問六眾曰：「汝等實作如是不端嚴事損我法耶？」白言：「實爾。大德！」世尊種種呵責，廣說如前，乃至「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外道住處得經一宿一食，若更受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

時彼信心居士，還持商貨到前聚落，至舊長者店上安置。長者猶尚供養露形，還令使來喚彼居士，共為隨喜與福田食。居士聞已便作是念：「我試往觀，多是世尊聲聞弟子。」於彼見已仍是外道露形無有羞恥。居士不能對面有所言說，默爾而住。露形食已從座而去。時彼長者報居士曰：「好田好種廣說如前。勝上田者，謂是世尊聲聞弟子。」長者聞已作如是語：「知識！莫道彼字，我不願

聞，何況欲見？」問曰：「彼已來耶？」答曰：「已來。」又問：「是何人？」答言：「六眾。」居士曰：「彼至於此作何事耶？」長者具報其事，居士曰：「汝往大海收假琉璃。」長者曰：「豈復世尊有好弟子？」居士曰：「有。」長者曰：「彼字何等？」答曰：「謂舍利子、大目乾連等，仁若見者必起殊勝信敬之心，獲希有事。」長者曰：「彼若來者我當供養。」居士便念：「我若還彼當白世尊。」時彼居士交易既了，更取餘貨還室羅伐城，安貨物已往詣佛所，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於某聚落有一長者，彼為四方沙門婆羅門等造一住處，若有來者施其飲食，於佛弟子情懷欽慕。善哉！世尊！為愍彼故，令苾芻往，遂彼信心。」世尊爾時默然許之。是時居士知佛許已禮辭而去。爾時世尊作如是念：「誰於長者及其眷屬并諸人眾有宿緣耶？」即便觀知，唯舍利子於彼有緣，能令受化。告舍利子曰：「汝可往某聚落度彼長者及其眷屬并諸人眾。」時舍利子從佛聞已，即奉佛教將五百苾芻，以為圍繞詣彼聚落。既至彼已，便於長者施食之處而為停息。長者聞有尊者舍利子，將五百徒眾來至住處，即便往詣舍利子所，頂禮雙足在一面坐。時舍利子為彼長者宣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

時彼長者即從座起，整衣左肩合掌稽首，白言：「大德并諸大眾！明就我家哀受微供。」時舍利子默然受之。長者見舍利子默然受已，禮足而去。即於其夜具辦種種上妙飲食，至天明已，敷設座席安大水瓶。即命使者往白舍利子及諸大眾：「飲食已辦，幸願知時。」時舍利子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并諸大眾詣長者家就座而坐。時彼長者見眾坐定，自手行食悉令飽滿。時舍利子知眾食已澡漱復訖，便收鉢器。是時長者自持小席，於上座前合掌而坐，白舍利子曰：「大德！當為說法。」時舍利子報長者曰：「若樂聞法者，可於廣博顯敞之處多敷座席，擊鼓唱令普告諸人：『仁等若樂聞妙法者，明當總集，聽大德舍利子宣揚法義。』」作如是語教長者已，為彼長者隨時呪願說伽他曰：

「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如是等頌，教以福利資及存亡，普為有情離障解脫，為呪願已從座而去。然此長者於大聚落中最為稱首，如尊者教，遂於空地多敷座席，擊鼓宣令咸皆告知：「明日尊者法將舍利子為說妙法，若仁等樂聞咸皆普集，當希見諦，不於生死久沒輪迴。」

時尊者舍利子至明日已，於小食時與諸僧眾，就法場處昇座而坐，無量百千大眾雲集，諸有情輩皆生喜樂，或有先世善根之所警覺令

樂聽法。時舍利子知諸大眾意樂，隨眠界性差別，稱機說法，遂令彼長者并諸眷屬及百千有情，得四善根獲四勝果，於三菩提隨緣發趣，於三寶處敬信彌隆。時舍利子久為說法背發風勞，復為佛先制戒，時過不食。時彼長者請舍利子及大眾曰：「願於我舍留神久住，當以四事共相供給。」時舍利子報長者曰：「以汝為緣，佛為苾芻當制學處，我今欲去。」
爾時舍利子身帶風疾斷食飢虛，將諸大眾詣室羅伐。既至彼已，時諸苾芻問舍利子弟子曰：「善來具壽！行李安不？」報言：「有安、不安。」彼問：「何故？」答曰：「我鄔波馱耶！廣為濟度，斯成安樂。然說法時久，背纏風疾，一日不食遂涉長途，此不安樂。」時諸苾芻聞是事已以緣白佛，佛言：「聽諸苾芻應畜偃帶以自安息，又施食處應除病緣。」爾時世尊讚持戒者如前廣說，告諸苾芻：「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若復苾芻於外道住處得經一宿一食，除病因緣，若過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餘義如上。
於外道住處者，謂彼施主以其住處先與外道，此處應受一食。
除病因緣者，若有病緣過食無犯。若無病者，過食得墮罪，餘并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別住處已受一食，若更經宿得惡作罪；若受食者，便得墮罪。若於此宿餘處受食，宿時惡作，食時無犯。若於餘處宿、此處食，宿時無過，食得墮罪。若餘處宿、餘處食，暫來此者無犯。若此處所是多人共作，或施主見留，或是親族造此住處，過食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過三鉢受食學處第三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北方有大商主，來至此城郭外停止。六眾聞之共相告曰：「難陀、鄔波難陀！我聞北方有大商主，來至此城郭外停息，我今暫往就彼相看，必有容者少多勸化。」難陀報曰：「此亦善哉！」即便俱往，自相告曰：「彼諸商人若喚我等食者，應可報云：『我有飲食且得充濟，若施衣者是要所須。』」既到彼已問言：「商主自遠而至不疲勞耶？」答言：「聖者！勞此相問。」六眾曰：「必有容者暫可聽法。」時彼商主恭敬合掌即便聽法。既聞法已商人請曰：「聖者！可於此食。」答言：「賢首！我自充濟不勞辛苦。」便於他日更復相看為其說法，商主慇懃請其受食，復還報曰：「我不須食。」後於異時商人議曰：「此處乏草，當向某村逐草放牧。」即將牛馬往詣彼方。是時

六眾明日還去，就彼商人欲為說法，既至彼已不見商人，懷憂而住。時有人來問言：「大德！何故憂愁？」鄔波難陀曰：「此有商人是我相識資貨豐贍，不見告辭捨我而去。」報言：「聖者！彼非全去，為此乏草暫往某村，逐草放牧兼賣貨物，不久還來。」鄔波難陀曰：「願汝無病長壽。」作是語已即往彼村，遙見商人說伽他曰：

「邊方險路不應往，　設令去者勿居停；
非但處所不堪行，　彼人勿共為親友。
山險居人初見好，　如金揩石創鮮明；
中方居者則不然，　始終不動如山岳。」

時諸商人聞此語已，答聖者曰：「何因致恨，苦見譏誚？」六眾曰：「賢首！已與仁等略申情義，廢我善品頻為說法。何不言別遂即私來？」答言：「聖者！非我長來，隨草故爾。如其歸日還至室羅伐城，相與告別。」闡陀曰：「賢首！更可暫來聽我說法。」時彼諸人即共敬禮，各取卑座坐而聽法。為說法已，商主曰：「聖者！可於此食。」答曰：「不須。」時彼商主告諸人曰：「仁等數請受食皆言不須，豈非聖者乏少衣服？仁等宜應隨己所有以衣奉施。」諸人報曰：「斯亦善哉！」遂便人人各以一張上好毛綟持用奉施，闡陀便與呪願：「此之施物，福利無邊。」鄔陀夷既得物已告言：「賢首！汝比頻頻請我受食，今可將來，是何供養？」時彼商人即持餅果羅列目前，鄔陀夷便舒大鉢報言：「賢首！可著此中。」商主意念：「此鉢絕大，若與滿者可足六人充一中食。」即盛以滿鉢奉鄔陀夷。時馬勝苾芻復更舒鉢，還與滿鉢。乃至六人悉皆舒鉢，商人俛仰咸並與之。所有路糧無不罄盡，乃至釜中飲食亦用相供。時諸商人告苾芻曰：「聖者！我所現作多少路糧，並皆罄盡。」時諸商人報苾芻曰：「我欲令人相逐往至城中更覓路糧，仁當看買，迴還之日幸給援人，勿使中途致遭賊盜。」難陀報曰：「當為汝看。」時彼商人遣人隨去，既至寺已馬勝報曰：「賢首！可為我作如是事業。」隨言為作，尋復告言：「為作此事。」如是展轉至日將暮，告言：「男子汝可歸還。」時彼使人出城而去，途經險處為賊所劫。既入營中，諸人問曰：「路糧何似？」報言：「幾將失命，寧有路糧。」問曰：「豈不聖者與汝援人。」答曰：「准理即是彼令賊劫。」問：「其何故？」答曰：「彼至寺中令我作務，憑看市易總不言及，至日將暮方遣出城，由此夜行遂遭賊劫。」時諸商人聞是語已咸共譏嫌：「此諸釋子失沙門行。云何委寄反被相欺？」此是緣起，尚未制戒。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女，眇其右目。後漸長大，同年女伴皆並娉人，唯此一女眇目無相，其年雖大人無娶者。於此城內復有居士，於同望族娶女為妻，未經多時妻遂身死，更娶第二亦復身亡。如是乃至第七娶妻，悉皆身死。時人並皆喚為妨婦，即因此事以立其名。時妨婦長者更欲娶妻，人皆不與，作如是語：「我今豈可令女死耶？我不能與。」復求寡婦欲娶為妻，彼便告曰：「我於己命豈不恪惜入汝舍乎？」時彼長者求妻不得，躬自營勞檢校家事。後於異時有舊知識，來至其家，見其作務告曰：「仁何所為？」答曰：「我營家事。」彼便告曰：「何意仁今自知家務？」曰：「已娶七婦皆悉身亡，無第二人可知家業。」友人報曰：「何不求餘？」答言：「比日雖求，人不見與，皆云：『我豈不惜女耶？娉向汝家令其早死。』」「若如是者，何不更求諸餘寡婦？」長者具以事答：「雖求寡婦亦不肯來。」知友曰：「某家有女，眇其右目，何不見求？」答曰：「彼亦不與。」知友曰：「試往求之，或容相許。」是時長者便詣彼家，至已問家長曰：「比得安不？」彼問：「何意得來？」答曰：「欲求娶仁女。」問曰：「何女？」答曰：「眇右目者。」父曰：「隨意為婚。」問曰：「欲取何日？」父曰：「某日吉辰，可得成禮。」既見許已歡喜而去，還至家中待其吉日。時彼知友既勸喻已作如是念：「我令知友覓眇目女共為婚媾，是所不應。彼有惡相，勿令至舍妨我知識。」時彼知友作是念已，詣長者所問曰：「得眇目女不？」答言：「求得。」是時知友說伽他曰：

「波羅舍條將淨齒，　若人頭向西出眠；
眇右目女娶為妻，　此亦能虧天帝釋。
兩惡相逢必有損，　譬如刀石共相投；
夫婦皆是妨害人，　若娶定當遭死事。」

說是語已報長者曰：「女眇右目是妨不疑，仁若娶者恐遭夭喪，宜可棄之。我有一妹，比者孀居，若相應者共為偶匹。」長者曰：「已有言交，不可即棄，宜設方便，勿失彼情。」知識曰：「善。」時眇目父母，欲至吉辰即為營辦種種會設。六眾苾芻共彼長者先是相識，六眾便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長者家見其營造奇妙餅食，難陀問曰：「姊妹！作何節會？」其母報曰：「聖者！仁外甥女欲娉他宗，將至吉辰為斯營辦。」難陀答曰：「姊妹！我於今日得嘗少多不」？母曰：「聖者！此是仁物，豈待他授。」難陀報曰：「餘時惠施自是常途，今日珍羞且與多少。」時彼婦女稟性寬恕，遂將餅食盡授六人。既受得已即為呪願：「無病

長壽。」從舍而出。時彼長者來見餅無，問言：「何故？」婦曰：「有福田來，我皆持施，仁今可往報彼夫家，更待他辰別為營辦。」長者報曰：「彼定不肯延至他日，且先嫁女，後設宗親。」婦曰：「彼既妨妻，誰當與女？令待餘日一時總費。」長者既受婦勸便向夫家，報言：「賢首！我家營辦所擬宗親，六眾福田并皆持去。現未能辦，可待後時。」其人報曰：「已卜 吉辰不能移轉，若依舊日我娶為妻，若更在後必當見棄。」長者還家以言告婦，婦曰：「彼多妨妻，誰卒與女？留至他日方共交婚。」婦即漸辦餅食遂過先期。夫家聞已，遂娶知友之妹孀居寡婦以為妻室。其婦餅食既辦，更令長者往命成婚，報夫家曰：「我餅食皆辦，可為親禮。」彼人答曰：「前期既過，我不須女。」長者發怒引至官司，斷官准理，長者不如。還報其婦，婦便大哭：「我女久居今始欲嫁，事緣六眾棄不成婚。」隣伍聞之共生嫌賤：「六眾苾芻失沙門法壞清淨眾，令成婚女為夫所棄。」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便集眾問彼六人，呵責同前，乃至「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眾多苾芻往俗家中，有淨信婆羅門居士，慇懃請與餅麨。苾芻須者應兩三鉢受，若過受者波逸底迦。既受得已還至住處，若有苾芻應共分食，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六眾也。過二已去名曰眾多。
俗家謂白衣家婆羅門等。
往者，謂到其所。
淨信者，謂信三寶深心歸敬。
慇懃者，謂心至極。
請者，謂發言延。
請麨餅者，謂所施食。
須者，謂情樂也。
兩三鉢者，鉢有三種：謂上、中、下。上者，謂受摩揭陀國二升米飯；中者，謂受一升半米飯；小者，謂受一升米飯。
應兩三鉢受者，指其限齊。
還至住處者，謂至寺中。
若有苾芻應共分食者，謂與同梵行者共相分布。
若過受得波逸底迦者，釋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以三大鉢受他食時，得惡作罪；若吞噉者，得波逸底迦。若以二大鉢、一中鉢受他食時，同得惡作罪；吞噉之時，得波逸底迦。若以二大鉢、一小鉢受他食時，得惡作罪；吞噉之時，得波逸底迦。若以二中鉢、一大鉢受他食時，得罪輕重同前。要而言之，若苾芻乃至取他食時，過四升半米飯分量已上，皆得波逸底迦。若取一大鉢、一中鉢、一小鉢，或惟二大，或二

中、一小，或二小、一大，或二小、一中，或三中，或三小等，此皆無犯。又若施主任取多少者，取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六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足食學處第三十四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告諸苾芻曰：「我為一坐食時常得少欲無病，起居輕利氣力康強安樂而住。汝等亦應為一坐食，由一坐食故亦得少欲無病，起居輕利氣力康強安樂而住。」
如佛所說，一坐食時有如是功德，時諸苾芻皆一坐食。然正食時見阿遮利耶、鄔波馱耶及餘耆宿來至其處，即便離座。既離座已，將為足食，更不敢食。由少食故，顏色痿黃身體羸瘦。世尊見已知而故問阿難陀：「我一坐食乃至得安樂住，教諸苾芻亦一坐食得安樂住。何故諸苾芻顏色痿黃身體羸瘦？」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我一坐食得安樂住，汝等亦應為一坐食得安樂住。』時諸苾芻如佛所教為一坐食，正噉食時見二師來及諸尊宿，即起離座。既離座已，將為足食，更不敢食。由少食故，顏色痿黃身體羸瘦。」佛告阿難陀：「若苾芻食時，乃至未足已來隨意飽食，若受食已更不應起。」
如佛所教，乃至未足已來隨意飽食，若受食已更不應起者，時諸苾芻隨得多少羹菜之類，及食熟豆，即謂足食，起已更不敢食。由此因緣身皆瘦損。世尊見已問阿難陀曰：「我教諸苾芻，凡欲食時行鹽已去乃至未足已來隨意飽食，若受食已更不應起。何故諸苾芻身體羸瘦不能充悅？」時阿難陀即以上緣具白世尊，乃至身體羸瘦不能充悅。世尊以是因緣告阿難陀曰：「有五種珂但尼食(是嚼齧義也)，若食不成足食。云何為五？謂一、根，二、莖，三、葉，四、花，五、果。食此五時不成足食。有五種蒲繕尼食(是含噉義也)，食成足食。云何為五？一、飯，二、麥豆飯，三、麨，四、肉，五、餅，噉此五時名為足食。若苾芻先食五種嚼食，後時得食五種噉食。若先食五種噉食，更不應食五種嚼食。若更食者，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五種嚼食不名足食，五種噉食名足食者，時諸苾芻所受得食纔食少許，有緣起已，即謂成足更不敢食，身皆瘦損。世尊見已知而故問阿難陀曰：「我說五種嚼食不成足食，五種噉食方是足食，皆令飽食。何意苾芻身形瘦損？」阿難陀白佛言：「如佛所說五種嚼食不名足食，五種噉食是足食者，時諸苾芻所受得食纔食少許，有緣起已，即謂成足更不敢食。由是因緣身形損瘦。」佛告阿難陀：「有五因緣方成足食，復有五緣不成足食。云何五緣成足

食？一、知是食，二、知有授食人，三、知受得而食，四、知遮食，五、知捨威儀。云何知食？謂知是五噉食、五啜食。云何知有授食人？謂知女、男、半擇迦等。云何知受得而食？謂二五食從他受得而食。云何知遮食？謂遮二五食。云何知捨威儀？謂於此坐捨之而起，具此五緣名為足食。云何五種不名足食？謂知非是食、知無授人、知受得未食、知不遮食、知未離座，是名五種不足食。復有五種足食。云何為五？一、是清淨食，二、少有不淨食相雜，三、非惡觸食，四、少有惡觸食相雜，五、捨其本座，是名五種足食。復有五種不名足食。云何為五？一、是不清淨食，二、多有不淨食相雜，三、惡觸食，四、多有惡觸食相雜，五、未離本座。是謂五種不名足食。復有五種足食。云何為五？謂見行食者與食之時，苾芻報云：『我不須。』或云：『去。』或云：『休。』或云：『已足食。』或云：『已了。』斯五皆是決斷不取無餘之言，作此語時即名足食。復有五種不足食。云何為五？謂見行食者與食之時，苾芻報云：『我且未須。』或云：『且去。』或云：『且休。』或云：『且待食。』或云：『且待了。』斯五皆是未為決斷有餘之言，作此語時不名足食。」

如世尊說：「苾芻不應飽足食已更復受食。」時六眾苾芻隨足未足更復噉食，少欲苾芻聞之嫌恥作如是語：「云何苾芻違佛所教，隨足不足更受而食？」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問答知實，廣說如上種種呵責，告諸苾芻，乃至「十利故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足食竟，更食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

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有眾多苾芻身嬰病苦。其瞻病人亦去就食，既自食已，并為病者持食而歸。時諸病人不能盡食，瞻病之人自足食已更不敢食，復無求寂、淨人可與令食，便將殘食併棄一邊，便成大聚。時諸烏鳥競來噉食，遂致諠聲。爾時世尊聞其聲已，知而故問阿難陀曰：「此之烏鳥因何作聲？」阿難陀白佛言：「世尊！今日長者請佛及僧於舍受食，於此住處多病苾芻。時看病人為持食來，其病苾芻不能食盡，看病之人自足食已更不敢食，復無求寂、淨人可與，將所殘食棄在寺外，便成大聚，遂有烏鳥競來噉食，因致諠聲。」世尊聞斯語已便作是念：「我今宜可為諸苾芻得安樂住故，及彼施主得受用福故，聽作餘食法食。」告阿難陀：「我今聽諸苾芻作餘食法隨意而食。」如佛所言，聽作餘食法食。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作餘食法，即以此緣往白世尊。世尊告曰：「若有苾芻已足食竟，更有施主與五噉、五啜美好餘食。時諸苾芻情希欲食者，彼苾芻應淨洗手受取其食，可詣彼現食苾芻未離座者，當

前而立作如是語：『具壽存念！我苾芻某甲已飽滿足食竟，更復得此珂但尼食、蒲繕尼食等情希更食。具壽當與我作餘食法。』時彼苾芻即應為作餘食法，食二三口已告曰：『可去，此是汝物，隨意當食。』時彼苾芻既作法已，持向一邊任意飽食。若苾芻既足食已，情希更食，不作餘法而食者，得越法罪。」
有五因緣不成作餘食法。云何為五？謂住界外、或遠處障處、或居背後、或在傍邊、或所對人已離本座，此皆不成作餘食法。有五因緣成作餘食法。云何為五？謂同一界內、在相近無障處、非背後、非傍邊、其所對人亦非離座，此成作餘食法。復有五緣不成作餘食法。云何為五？謂在界外、或遠障處、或不以器盛、或手不持捧、或所對者已離本座，此不名為作餘食法。有五因緣成作餘食法。云何為五？謂同一界內、在相近無障處、或以器盛、或手物持捧、其所對者未離本座，此乃名為作餘食法。若其一人作餘食法已，有眾多苾芻來共食者，悉皆無犯，勿致疑惑。
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及敬重戒者，為諸苾芻說隨順法，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為諸苾芻重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足食竟，不作餘食法更食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六眾也，餘義如上。
足食竟者，謂飽食已離其本座。
不作餘食法者，謂不持二五等食對他作法。
更食者，謂是吞咽。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足食足食想及疑，皆得墮罪。不足食足食想及疑，得惡作罪。不足食不足食想、足食不足想，無犯。
爾時鄔波離白佛言：「世尊！食何等粥名為足食？」佛告鄔波離：「若粥新熟竪匙不倒，或指等鉤畫其跡不滅，食此粥時名為足食。」「大德！食何等麨名為足食？」佛言：「若初和水攪時竪匙不倒，或五指鉤其跡不滅，食此麨時名為足食。又鄔波離！凡是薄粥、薄麨皆非足食。」
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勸他足食學處第三十五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既久竟無男女，所有親戚亦並喪亡。家道日貧年將衰邁，報其婦曰：「賢首！我今年老，不復更能營辦生業，欲捨俗務而為出家。」其婦報曰：「必有信心可隨意去。」長者遂去至逝多林，見一年少苾芻就禮足已，白言：「大德！我欲出家，唯願慈悲隨我所欲。」苾芻答曰：「我今年少不應為人作出家事。」長者曰：「我今創來至

大德所，幸願將導指授餘人，得遂本心為出家事。」時少年苾芻有親教師，常修寂定住空林野，便將長者往詣師處，禮足已白言：「鄔波馱耶！此善男子欲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願親教師與其出家并授圓具，慈愍故！」時親教師報弟子曰：「具壽！我無容暇。如世尊說：『寧作屠兒常為殺害，不與他出家、受圓具已而不教授。』」弟子白言：「願親教師與其出家并受圓具，我當教授讀誦作業。」師聞是語便許可之，即問難法知清淨已，遂與出家并受圓具，告言：「賢首！此是汝阿遮利耶！汝當就其受諸學業，所有進止並須諮問。」時阿遮利耶教彼讀誦及諸事業，時老弟子年既衰邁不能記憶，數有所犯。其教授師頻令長跪發露罪咎，時老弟子作如是念：「此阿遮利耶日日令我當前長跪說其罪過，作何方便令彼對我長跪說過？」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諸大眾詣長者家。飯食訖為彼長者說妙法已，并諸大眾從座而去。時教授師與老弟子相隨而出，往親識家，到已，主人白言：「聖者！可食。」苾芻曰：「我已食訖。」長者曰：「若如是者日時未過，隨意持去，作餘食法慈愍食之。」師問老者曰：「汝欲得不？」答言：「欲得。」即持二分至寺外池邊，時教授師報老弟子曰：「汝為濾水？為作餘食法耶？」老弟子曰：「我作餘食法。」師便取水，彼即入寺詣未足食苾芻處，便將已分作餘食法，師分不作。師取水已來入寺中，問言：「具壽！作餘食法未？」報言：「已作。」即便取食。師既食已，老者白言：「願見容許，欲詰犯事。」報言：「隨意。」老者曰：「師今有罪，應如法悔。」師曰：「我不見罪。」答曰：「不作餘食法食。」報言：「具壽！我豈不問汝：『作餘食法未？』汝云：『已作。』何意食已方云不作？」答曰：「我分已作，非阿遮利耶分。」師曰：「具壽！我實無罪，准斯道理，汝當有過。」即以此事告諸苾芻，苾芻聞已共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知餘食不作餘食法，故令他食？」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緣集苾芻眾，問答因緣廣如上說，乃至：「云何苾芻知食未作餘食法故令他食？」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乃至「為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知他苾芻足食竟，不作餘食法勸令更食，告言：『具壽！當噉此食。』以此因緣欲使他犯生憂惱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老苾芻，餘義如上。

知者，或自覺知、或因他告。

他苾芻者，謂此法中人。

足食竟者，謂飽食已。

不作餘食法者，謂不對於人他不取食。

勸者，謂遣更食。

以此為緣欲令他犯，結罪釋義並廣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他足食，不作餘食法勸他令食此可噉嚼者，波逸底迦。又無犯者，廣說如前。

別眾食學處第三十六

佛在王舍城羯闌鐸迦池竹林園中。爾時提婆達多與眾多苾芻在近寺處別眾而食。少欲苾芻共生嫌恥：「云何苾芻於近寺處別眾而食？」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苾芻眾，問答因緣廣說如上。乃至「云何苾芻別眾而食？」世尊種種呵責已，「為十利故，與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別眾食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眾多苾芻身嬰疾苦，有一醫人來至寺中，諸苾芻問言：「賢首！此苾芻染患，請說方藥。」報言：「聖者！當服如是如是藥，兼與小食。」病苾芻曰：「誰能施與？」醫曰：「我能施與。」苾芻曰：「一切僧伽悉能施不？」報言：「非諸僧伽，仁病當與。」答曰：「世尊制戒不許別眾食。」醫曰：「仁之大師常有慈悲，緣斯事故必當開許。」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除病因緣。」
又諸苾芻為窣覩波事及營眾事，身生疲極隨處偃臥廢修善品。時有信心長者入寺見已，問言：「聖者！佛之教法務在精勤，何故晝眠不修善業？」苾芻報曰：「賢首！我身飢乏。」長者報曰：「何不小食？」答曰：「賢首！誰當與我？」報言：「我與。」苾芻報曰：「一切僧伽悉能施不？」報曰：「非諸僧伽，仁困當與。」答曰：「世尊制戒不許別眾食。」長者報曰：「仁之大師常有慈愍，緣斯事故必當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除作因緣。」
又諸苾芻與商旅同行至一聚落乞食，時至報諸人曰：「賢首！暫時為住，我欲入村乞少飲食。」商人曰：「聖者！此處險途多諸賊盜，可隨我去，我當與食。」苾芻曰：「一切僧伽悉能施不？」答曰：「不能，或可隨力與二、三、四等。」苾芻曰：「世尊制戒不許別眾。」時諸苾芻並皆絕食，廣說如前，乃至佛言：「除道行時。」
又諸苾芻附船而去，人間遊行次至一村，時諸苾芻報船人曰：「暫時為住，我欲入村乞求飲食。」船人報曰：「此處河險多有賊盜，可宜共去，我與仁食。」苾芻報曰：「為一？為眾？」答曰：「我不能多，或與三、四、五等。」苾芻報曰：「世尊制戒不許別眾食。」時諸苾芻皆一日絕食。以緣白佛，佛言：「除船行時。」

如世尊說五年六年應作頂髻大會，時有無量苾芻總集。有淨信居士等，別請苾芻曰：「聖者！來食。」苾芻報曰：「為一？為總？」居士報曰：「我不及眾，但可二十、三十隨力供養。」答曰：「賢首！世尊制戒不許別食。」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除大施會時。」

爾時影勝王未得見諦，以竹林園施露形外道，及生淨信得見諦已，遂廢外道奉施佛僧而為受用。時影勝王舅在外道中出家，王白僧曰：「此是我舅，願且留住，乃至過失未生任其住止，若過起者當遣出去，王自供食。」時諸苾芻於初後夜警覺思惟，外道見已起敬信心，報苾芻曰：「我與苾芻食。」苾芻曰：「善！為一？為眾？」答曰：「我不能多，我之飲食從王處來，或十、或二十，事容得濟。」苾芻報曰：「世尊不許別眾食。」苾芻白佛，佛言：「除沙門施食時。」爾時世尊讚歎少欲及尊重戒者，為說法已告諸苾芻：「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我今為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別眾食者，除餘時，波逸底迦。餘時者，病時、作時、道行時、船行時、大眾食時、沙門施食時，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提婆達多，餘義如上。

別眾食者，謂別別而食。

除餘時者，謂除別時。病時者，於一食時不能安坐。作時者，或窣覩波、或是眾事，下至掃地大如席許、或時塗拭如牛臥處。道行時者，若行半驛或一驛往來。船行時者，若附他船、或半驛一驛。大會者，謂多人聚集。沙門者，謂佛法外諸外道類亦名沙門，以彼勞身求道故。此是隨開，結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同界內作同界想及疑，為別眾食，得波逸底迦。若在界外作界內想疑，得惡作罪。若在界外作界外想，及在界內為界外想者，無犯。凡言住處有二種：一、根本住處，二、院外住處。若於本處苾芻食時，應問院外苾芻同來食不？若不問而食者，得惡作罪。若院外苾芻食時，應問本處苾芻來同食不？若不問知，四人同食者，得波逸底迦。若三人食、一人不食，若三圓具、一未圓具食，皆無犯。若以食送彼，乃至鹽一七 、或草葉一握，與彼眾處食，皆無犯。或時施主作如是語：「但來入者我皆與食。」或時施主造別房施云：「於我房中住者我皆與食。」斯亦無過。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餘如上說。

非時食學處第三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大目乾連，與十七眾出家并受圓具。以小鄔波離為首，悉皆少壯，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

女人之行以貪愛為首，時有眾多少年女人，見十七眾年少苾芻持鉢乞食，即皆以手搥胸，作如是語：「此諸苾芻從小至大，勞母養育曾無報德便捨出家，有何果利？何不生已，將土填口棄之坑塹？」時十七眾聞斯語已咸生愧恥，共相謂曰：「我今寧可絕粒忍飢，不復巡家聞他惡說。」各歸寺所斷食而住，乃至食力未盡已來修諸善品，食力既盡悉皆僵臥。時鄔波難陀見而問曰：「汝十七眾，食是他物，腹豈他耶？云何飽食而臥不修善品？」彼言：「大德！誰飽食耶？」答：「是汝等。」時十七眾即以上事告知，鄔波難陀聞已默去。是時有諸俗侶，在園林中遊戲歡讌，日已過中。時十七眾亦至園內，於眾人前自摩其腹，說伽他曰：

「佛說美妙語，　遍滿於世間；
苦中無越飢，　斯言最為實。」

諸人見已問言：「聖者！欲得食耶？」答曰：「欲得。」諸人以好飲食而持與之，彼皆飽食，既飽滿已各還本所，兩兩相隨高聲誦習。時鄔波難陀聞誦習聲，來至其所問言：「汝十七眾，何故今時發起精進，高聲誦習倍異於常？」十七眾答曰：「豈不曾聞世尊有說：『若心歡樂者能演於法義。』」鄔波難陀曰：「汝於今日得好食耶？」答言：「於彼園中得飽足食。」鄔波難陀曰：「向我問汝云並飢虛，何故今時乃云飽足？豈可汝等非時食耶？」答曰：「午前不得中後不餐，豈我忍飢而取命過？」少欲苾芻聞生嫌恥共作是語：「云何苾芻非時而食？」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即便集苾芻眾，問答緣起廣說如上，乃至：「云何苾芻非時而食？」世尊種種呵責，告諸苾芻：「為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非時食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十七眾，餘義如上。
言非時者，有其二種：一、謂過中已去，二、謂明相未出已來，結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非時非時想及疑，食者波逸底迦。若時非時想及疑，食得惡作罪。若時作時想、非時時想，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餘如上說。

食曾觸食學處第三十八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哥羅常法如是，每居村邑，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村邑中次第乞食，威儀詳審防護諸根善安念住。若得食時，是濕飯者以鉢受之，若是乾飯置鉢巾內。既得食

已，所有濕飯當日食之，乾飯曬曝舉之瓮內。若遇風寒陰雨，即以煖水潤漬用充其食。既飽食已，便受靜慮解脫等持等至微妙之樂。諸佛常法安住世間，於時時中往捺洛迦、傍生、餓鬼、人、天諸趣，及山林河澗停屍之所，或苾芻住處而為觀察，此中因緣為觀住處。爾時世尊便往具壽哥羅所住之房，見曬乾飯，告阿難陀曰：「今此曬者是誰乾飯？」時阿難陀具以哥羅乞食之事如前廣說，乃至受微妙樂。佛告阿難陀：「頗有苾芻食曾觸食耶？」阿難陀白佛言：「有。」世尊集眾種種呵責，嫌毀不寂靜，讚知足行，告諸苾芻曰：「我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食曾經觸食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哥羅苾芻，餘義如上。

曾經觸者，有二種觸：一、謂中前受過午觸，二、謂過午受過更觸。若苾芻知是曾觸食，不作法而重吞咽者，結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曾觸食作曾觸想及疑，食者波逸底迦。若非曾觸作曾觸想疑，得惡作罪。若非觸非觸想，或觸作非觸想，無犯。佛言：「若諸苾芻曾所觸鉢未好淨洗，若小鉢、若匙、若銅盞、若安鹽器，而用飲用食者，皆得波逸底迦罪。若手觸鉢帗、若拭巾錫杖、若戶鑰及鎖，如是等物若觸捉已不淨洗手，捉餘飲食乃至果等，吞咽之時皆得波逸底迦罪。若苾芻欲飲水時不淨洗口，吞咽之時得惡作罪。若以澡豆土等清淨澡漱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餘如上說。

不受食學處第三十九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具壽大哥羅苾芻，於一切時常用深摩舍那處鉢(謂是棄死屍處，舊云「尸陀」者，訛也)，著深摩舍那處衣，食深摩舍那處食，受用深摩舍那處臥具。云何深摩舍那鉢？若有人死棄在野田，時諸親族以瓦甌鉢而為祭器，時大哥羅取以充鉢。云何死人衣？是諸親族以衣贈死棄之田野，時大哥羅取以浣染縫刺為衣。云何死人食？是諸親族以五團食祭饗亡靈，時大哥羅取而充食。云何死人臥具？此大哥羅常在屍處而為眠臥。是謂屍林鉢衣食臥具也。若人多死時，大哥羅身體肥盛，不復數往城中乞食。若無人死時，大哥羅身形羸瘦，數往城中巡門乞食。時守門者作心記念：「大哥羅苾芻若人多死身則肥盛，若死人少身便羸瘦，豈非聖者大哥羅食死人肉耶？」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女，女既長大父遂身亡。時諸親族具嚴喪禮，送至屍林焚已歸舍，其妻及女哭在一邊。時大哥羅看燒死屍，時女見已告其母曰：「今此聖者大哥羅猶如瞎烏，守屍而住。」時有人聞來告苾芻，苾芻白

佛，佛言：「彼婆羅門女，自為損害我聲聞弟子德若妙高，作麁惡言共相輕毀，緣斯惡業於五百生中常為瞎烏。」時遠近人眾咸聞世尊記婆羅門女於五百生中常為瞎烏。其母聞已作如是語：「佛記我女五百生內常為瞎烏，何苦之甚！」母即將女往世尊所，禮佛足已白佛言：「世尊！唯願慈悲恕此小女，緣無識故，非毒害心輒出此言，願見容捨。」世尊告曰：「豈我為惡呪令彼受耶？由此女子輕心麁語墮傍生中，若重惡心當墮地獄。」女人聞已從座而去。
時城中人見守門者云：「具壽大哥羅食死人肉。」復聞小女所出惡言，諸人即便作如是語：「我等宜應往屍林所看，具壽大哥羅云食死人其事虛實？」復共議曰：「我等如何得知虛實？可令一人作死人狀，諸人共舁至屍林處。」遂遣一人為死屍相，其人報曰：「豈欲令彼食我肉耶？」諸人報曰：「汝不須憂我當相護。」時彼即便作死人像，以黃薑油遍體塗拭，臥在床上安祭食五團，共舁出城向屍林所。時大哥羅入城乞食，見舁屍出便作是念：「我今迴去食此五團，何假巡門辛苦求乞。」時佯死人見苾芻迴，告諸人曰：「大哥羅來必欲食我。」諸人報曰：「我共相護汝不須憂。」即便舁至屍林置之于地，各入叢薄伺彼苾芻。有一野干欲向屍處食彼五團，時大哥羅便作是念：「忽此野干噉其祭食，令我一日受其飢餓。」即便疾去驅彼野干。時佯死人見苾芻來遂便大叫：「噢我！噢我！」時彼諸人各執棒杖來至其所，告苾芻曰：「聖者！汝著大仙服捨俗出家，而更於今作重惡業。」苾芻報曰：「我作何事？」諸人告曰：「汝食人肉。」答曰：「仁等見我持刀割肉而噉食耶？」答言：「不見。」諸人曰：「若如是者，何意疾走向死人邊？」哥羅報曰：「我見野干來餐祭食，此若食者我受飢虛，意欲疾驅更無惡念。」諸人報曰：「任汝所言隨食何物，然聲遍城郭云：『汝食人。』」作是語已相隨而去告諸苾芻。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具白世尊，世尊聞已作如是念：「凡諸苾芻由不受食有此過生，是故我今勅諸苾芻，受取應食令他證知故。」如佛所教受取方食。諸苾芻不知如何成受。佛言：「有五種受：一、身與身受；二、身與物受；三、物與身受；四、物與物受；五、置地受。云何身與身受？謂他手授，以手受取。云何身與物受？謂他以手授，以鉢受取。云何物與身受？謂他以鉢授，以手受取。云何物與物受？謂他以鉢授，以鉢受取。云何置地受？汝等苾芻應知，有一邊國人多惡賤，乃至父母兄弟姊妹情多嫌惡不用相近。若苾芻至此國時，可於巷陌乞食之處作小曼荼羅壇，應置鉢已在一邊住，心緣於鉢。有施食者令著鉢中，即名為受。又有五種受：或床、或座、或枯、或衣、或鉢。苾芻應可用心，仰手承其一邊，令彼懸放，皆名為受。有五種不成受

食。云何為五？謂在界外、或見遠處障處、或在傍邊、或居背後、或時合手，是謂五種不成受食。有五成受，反上應知。」

時有淨信婆羅門居士，以諸好果供養苾芻，苾芻不受。諸人報曰：「若佛未出世，我等皆以外道而為福田。既出世間，我等以仁為福田處，我有所施仁不受者，我等豈可捨善資糧欲行他世，幸願慈悲為我受取。」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為受取，作淨應食。」苾芻不知如何作淨。佛言：「有五種作淨。云何為五？謂火淨、刀淨、爪淨、蒐乾淨、鳥啄淨，是謂為五。復有五種作淨：謂拔根淨、手折淨、截斷淨、劈破淨、無子淨。云何火淨？謂以火觸著。云何刀淨？謂以刀損壞。云何爪淨？謂以爪甲傷損。云何蒐乾淨？謂自蒐乾不堪為種。云何鳥啄淨？謂鳥[此/ 束] 啄損。次五易知。」

如佛所教作淨應食，苾芻即便一一作淨，遂至過中不得噉食，佛言：「所有果等應為一聚，應以火、刀於三四處而觸損之，此名為淨。」如世尊說受果應食，時諸苾芻一一別受，日遂過中，佛言：「隨食總取，不應別受。」又僧家淨人行果之時，不能均等，佛言：「應令求寂行之。」此復不均，佛言：「應大苾芻受取自行。」仍不能均，佛言：「應為三等，謂上、中、下，應觀好惡均等與之。」其行果人所應得分行了方與，或得惡者、或可總無，佛言：「應先出分。」便出好者，苾芻見嫌，佛言：「彼之二師應為受分。」仍得好者便起悔心，佛言：「至於座次應為受取。」時比座苾芻起而為受，佛言：「不應起受，隨手及處應為受取。」置鉢中時果便轉去，苾芻更受，佛言：「不應更受，隨手及處應取食之，手不及處應須更受。」苾芻行果時器物重大不能獨舉，俗人來見，報言：「大德！我相助行。」苾芻不許，佛言：「應可共行。」苾芻與俗各執一邊，俗人先執苾芻在後，佛言：「不應爾。苾芻應先受取，執一邊已次令俗人執，後共行之。」俗人先放苾芻在後，佛言：「不應爾，應苾芻先放，俗人在後。」苾芻行時，諸苾芻更受而食，佛言：「若於苾芻邊受得者，即成舊受。若俗人邊受得者，便成新受。」時有淨信施主，以[土*瓦] 盛酥蜜油及沙糖來施現前僧，諸苾芻不肯受，佛言：「應受，苾芻應行。」行時污衣，佛言：「應以草替。」若置地時[土*瓦] 便轉側，佛言：「下安支物。」行酥蜜已[土*瓦] 歸本主，彼言：「聖者！豈施酥蜜[土*瓦] 不施耶？此亦隨仁所須受用。」苾芻不知得成淨不？佛言：「應取，置深水中漬七八日，待諸魚鼈嗟盡油膩，應與僧家淨厨處用。」

如佛所說受取應食，六眾苾芻隨受不受取之而食。少欲苾芻見已嫌恥：「云何苾芻故違聖教不受而食？」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集

諸苾芻問其虛實，廣說如前，乃至「為諸苾芻，為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不受食，舉著口中而噉咽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制學處已。
時有阿闌若苾芻，水及齒木無人授與，便捨靜處至聚落中。世尊見已知而故問：「阿難陀！何處闌若苾芻棄彼住處來入聚落？」時阿難陀白佛言：「如佛所制不受之物不置口中而為吞咽，為此闌若苾芻水及齒木無人授與，皆來入村求授與人。」佛告阿難陀：「除水及齒木。」
時有諸苾芻人間遊行，經過險路無人授食。時有菩薩為調伏有情故，現作智馬、獼猴、熊羆，為諸苾芻授其果食。苾芻不受，時諸苾芻迴還白佛。佛言：「若諸有情知授未授，皆得授食，勿致疑心。」由此因緣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不受食，舉著口中而噉咽者，除水及齒木，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大哥羅也，餘義如上。
不受者，謂不從他受得也。
食者，謂二五等。
噉咽者，謂吞咽也。
除水及齒木者，謂除此物餘皆須受，結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不受食作不受想及疑等，二重、二輕，後二無犯。及無犯事，廣如上說。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具壽大哥羅曾作何業，常樂住在深摩舍那，依佛出家斷除諸惑成阿羅漢，而被謗讒云汝食人？」世尊告曰：「此大哥羅自所作業，若善若惡。因緣會合果熟之時，還於自身蘊界處受，不於外界地水火風而令成熟。」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善聽！於過去世時婆羅疐斯城有一獨覺，名曰希尚，依此城外古仙住處而為居止，常有無量百千萬億諸天徒眾隨逐其後。每入城中須乞食時，常在屍林邊。過此棄屍處有一藥叉，依止而住食死人肉。若希尚獨覺從林過時，由諸天威勢此藥叉神即便逃避。時諸死屍便被野干狸狗之所食噉。藥叉作如是念：『此出家者常惱於我，我今宜作不吉祥事令不復來。』便以死人手棄彼鉢中令諸人見，時此城人皆傳惡響：『此出家者每食人肉。』獨覺知已便生是

念：『勿當令此無識藥叉受諸苦報。』為憐愍故即於其前踊昇虛空，現大神變上出烟焰下流清水，作不思議令生正信。諸異生類見神通時疾能改悔，投身于地如大樹摧，遙禮聖足求哀懺謝作如是語：『願大福田速放身下，我之無識沈惡行泥，幸降慈悲授手相濟。』時彼聖人即放身下，藥叉便於鉢中取死人手棄之於外，告城中人曰：『非出家者實噉人肉，是我惡心為此誹謗，禮足申謝。我作惡業惱勝福田，勿於當來受大苦報，深心禮敬所有懺謝功德，於未來世當遇勝此無上大師，承事供養當獲聖果。』」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藥叉者即大哥羅是，由於獨覺惡心誹謗彰惡聲故，復生悔恨求哀懺謝。由惡業故於五百生中常被惡聲之所謗說，由生悔心發誓願故，得值遇我而為出家，斷眾煩惱證羅漢果。我勝羅漢百千萬億，得相遭遇恭敬供養心無厭捨。汝等苾芻！若作純黑業得純黑異熟、若作黑白雜業得雜異熟、若作純白業得純白異熟，是故汝等捨餘二業當修純白，如是應修。」

後攝頌曰：

常處於屍林，　及以守門者，
諸人作伴死，　共觀虛實事。
受食有五種，　苾芻開自行，
險途許畜生，　哥羅緣最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七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索美食學處第四十

爾時薄伽梵在釋迦住處人間遊行，至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釋子大名，聞佛世尊今來至此多根樹園中，即便往詣。既至彼已頂禮佛足在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釋子大名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慈悲，佛及僧眾明日就舍受我微供。」爾時世尊默然而受。時釋子大名見佛默然為受請已，禮佛而去。既至舍中告家人曰：「佛及僧眾新來至此，道路艱辛，汝等宜應具辦美食，冀解疲倦。」時彼家人既承教已，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時六眾苾芻晨朝起已共聚一處，上座難陀告諸人曰：「諸具壽！我等宜可詣親友家觀其好不？」諸人報曰：「如是應行。」是時六眾共詣俗舍，親友見之白言：「聖者！可於此食。」六眾曰：「我等已受釋子大名請食。」諸人曰：「若如是者明當來食。」答言：「爾。」時釋子大名遣使往白：「飲食已辦，願聖知時。」爾時世尊并諸大眾往大名舍，於所設座就之而坐。大名既見佛僧坐已，即奉種種上妙飲食，大眾食訖乃至為其說法，佛及大眾從座而去。時釋子大名隨從佛後既出舍已，繞佛三匝還入舍中，於高樓上修習施觀。時彼家人收攝座褥及餘食已，是時六眾於三十家勸覓食已，更相告曰：「日時將至可往請家。」既至釋子大名舍內，見無坐處復無飲食，闡陀報曰：「請佛及僧就舍受供，不見敷座復無飲食，欲令佛眾於一日中而絕食耶？」家人報曰：「仁豈晝寢不覺他行，佛及僧眾食了皆去。」闡陀曰：「看爾意況不與我食。」家人報曰：「聖者！暫住待白家尊。」即便入白：「六眾苾芻今來索食。」大名曰：「所有殘餘任與令食。」遂命安坐授與飲食，見彼單踈互相告曰：「釋子大名大張其口，請佛僧眾受供家中，如此輕微得請佛僧者，我鄔陀夷亦能日日請佛及僧，然此貧窮何所噉嚼？」告家人曰：「咄男子！汝向某家取好乳來，某家取酪，某家取酥，某家取魚、肉及乾脯等。」家人即為取來，既飽滿已便歸寺內。諸苾芻問曰：「仁等今朝何處受食？」答曰：「與仁同處。」諸苾芻曰：「我不相見。」答曰：「我在後至。」問曰：「食何飲食？」答曰：「乳酪、酥、肉，是事豐盈。」諸苾芻曰：「我於彼家無如是食。」阿說迦曰：「彼貧窮人寧有此食，我自從彼親友之家索來飽食。」諸苾芻曰：「仁等豈合於白衣家從索如是美好飲食？」六眾曰：「從合不合我已食訖，豈令我等餓腹經

宵？」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云何苾芻於白衣家從索如是美好飲食？」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眾，問六眾曰：「汝諸苾芻！如我所說上妙美食：謂乳酪、生酥、魚肉、乾脯如是美食，汝於俗舍而乞食耶？」答言：「實爾。大德！」爾時世尊種種呵責，廣說如前，告諸苾芻，乃至「為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如世尊說上妙飲食：乳酪、生酥、魚及肉。若苾芻為己詣他家乞取食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

時有苾芻身嬰患苦，問醫人曰：「賢首！為我處方冀愈斯疾。」醫人報曰：「聖者！宜可飲乳。」報言：「賢首！誰與我乳？」答言：「聖者！於門徒家乞取當飲。」報言：「賢首！世尊制戒不許從乞。」醫曰：「由病因緣佛當聽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病因緣乞好美食者無犯。」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及尊重戒者，為說法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重為制戒，應如是說：

「如世尊說上妙飲食：乳酪、生酥、魚及肉。若苾芻無病為己詣他家乞取食者，波逸底迦。」

如世尊說者，謂如來、應、正等覺。

上妙飲食，謂乳酪等。

無病者，謂無病苦。

為己者，謂自欲得不為餘人。

他家者，謂四姓等。

乞取者，謂乞覓也。

食者，謂吞咽也。結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無病乞美食無病而食，乞時惡作，食便墮罪。苾芻無病時乞、有病而食，乞時惡作，食時無犯。苾芻有病時乞、無病而食，乞時無犯，食時墮罪。若有病乞、有病食，無犯。若苾芻入村乞食至彼門前，女人見已持飯而出，苾芻若須餘物者，勿受其飯默然而住。女人問曰：「聖者！欲何所須？」作此言時即是表其隨情所欲，苾芻須者即可隨覓，此無有犯。又若施主見苾芻時報言：「聖者！有所須者隨意當索。」苾芻隨覓何物，皆無有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第五攝頌曰：

蟲水二食舍、　無服往觀軍、
兩夜覿遊兵、　打擬覆麁過。

受用蟲水學處第四十一

佛在憍閃毘國瞿師羅園。爾時闡陀苾芻用有蟲水，時諸苾芻見而告曰：「具壽闡陀！何因故心用有蟲水？」闡陀報曰：「此水內蟲誰數付我？諸餘盎瓮江河池沼，四大海水何不往耶？自生自死於我何過？」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苾芻知水有蟲故心受用？」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問其實不？廣說如上。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乃至「為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水有蟲受用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闡陀，餘義如上。

知者，或自知、或他告。

水有蟲者，蟲有二種：一、謂纔觀即見，二、羅漉方見。水謂諸水。用水有二：一；謂內受用，二、謂外受用。云何內受用？謂是內身所有受用，洗浴飲噉、或嚼齒木、或洗手足。云何外受用？謂於身外所有受用，謂洗濯衣鉢、若浣染衣、若灑地、若牛糞塗拭等。

波逸底迦，釋義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用蟲水作有蟲想及疑，皆得波逸底迦。若水無蟲作有蟲想疑，得惡作罪，餘二無犯。若苾芻知麨、蜜糖、油、醋水漿及醋乳酪、餅果等有蟲而受用者，皆得墮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知有食家強坐學處第四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具壽鄔陀夷解俗法術預知他事，時鄔陀夷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此城中有一賣香少年初為婚娶。至香鋪所纔始開鋪便生邪念，欲還舍內與婦交歡，還閉香鋪。時鄔陀夷見而生念：「自餘諸鋪今始開張，此一少年何因掩閉？」即以他心道術而觀察之，知其欲歸共婦歡戲：「我今宜可廢彼欲情。」即在少年前往其宅內，就座而坐，告彼婦曰：「汝來此坐我為說法。」婦便敬禮聽受法義。正說法時少年來至，告其婦曰：「汝宜取食與聖者鄔陀夷令其歸寺。」時鄔陀夷報少年曰：「賢首！我廢善品來汝宅中，令增信心為汝說法，汝不樂聽欲何所為？」即強喚坐令其聽法，既久聽已欲念便歇，鄔陀夷知已從座而去。時彼少年極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知他俗人有欲樂意，故相惱亂使失望心，令於己妻不得自在？此則何有沙門之法？」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咸生嫌恥：

「云何苾芻知有食家強為住止？」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具問鄔陀夷，廣說如上。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苾

芻，乃至「為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有食家強安坐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
知義如上。
有食者，男以女為食、女以男為食，更相愛故，名之為食。
家者，謂四姓等。
強者，謂他不許強縱自心。
坐者，謂放身而坐，結罪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他男女有欲意，強於家中而坐者，得波逸底迦。若知無欲心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具如上說。

知有食家強立學處第四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具壽鄔陀夷晨朝乞食，見賣香少年初為婚娶，開閉香鋪染念歸家。鄔陀夷見已前詣其舍，廣說如前。鄔陀夷既入舍已，於戶扇後藏蔽其身，家有婢使，見苾芻默爾無言。時彼少年從市歸家，捉其婦臂牽至屏處欲行非法。其婢報曰：「家主！此戶扇後有尊者鄔陀夷！」少年聞已作色而住，報其婢曰：「聖者鄔陀夷！在自房中修習諸定受三摩地樂，因何至此？」便觀戶扇後見鄔陀夷，欲情遂歇，作如是語：「云何苾芻失沙門法，來至俗家屏處強立，令他俗人於自妻室不得自在？」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賤，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即便集諸苾芻，問答同前。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乃至「為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有食家屏處強立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
釋此戒相，廣說同前，但屏立為異，餘並可知，乃至痛惱所纏。

與無衣外道男女食學處第四十四

佛在王舍城羯闌鐸迦池竹林園中。時此城內有諸商人來詣佛所，頂禮雙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為諸商人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諸商人既聞法已深心歡喜，禮佛而去。復詣具壽阿難陀所，禮已而坐。尊者為說法要，乃至默然而住。時諸商人既聞法已，即從坐起白言：「大德！世尊於此夏安居了當向何處？」阿難陀曰：「人等自可往問世尊。」商人答曰：「世尊大師威德嚴重，我等何敢輒有諮問？」時阿難陀報商人曰：「我亦見佛威德尊重，豈能專

輒有所諮白！」商人曰：「大德阿難陀若不問者，云何得知如來大師三月夏了欲向某處？」阿難陀曰：「由觀相貌及以言說，方知世尊欲向某處。」商人問曰：「觀何相貌及何言說，得知如來欲向某處？」阿難陀曰：「若望彼方而坐嚼齒木者，此是相貌。若讚彼方人物者，此是言說。」商人復問：「比者世尊向何方處而嚼齒木？復於何處讚歎其人？」阿難陀曰：「近者世尊向憍薩羅而嚼齒木，讚歎室羅伐城所有人物。」時諸商人聞是語已，知佛世尊不久當向室羅伐城，禮足而去。時諸商人，即便收覓入室羅伐城所有賄貨。爾時世尊三月夏了，命阿難陀曰：「汝可告諸苾芻：『世尊今欲往憍薩羅人間遊行，若有情願隨逐如來出行者，應可料理衣服。』」時阿難陀奉佛教已，告諸苾芻，如前具說，乃至料理衣服。時諸商人聞阿難陀告苾芻眾：「世尊欲往憍薩羅國室羅伐城。」時彼商人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爾時世尊為諸商人宣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商人皆起稽首合掌白佛言：「世尊！我聞如來欲往室羅伐城，經遊道路所須四事，佛及僧眾我悉供養，唯願慈悲為我哀受。」于時世尊默然為受。時諸商人見佛受已，禮佛而去，便詣尊者阿難陀所，禮已白言：「大德！世尊一日可行幾許？」阿難陀曰：「猶如輪王。」復問：「輪王之法日行幾多？」答曰：「兩踰繕那。」時諸商人准當程路每兩踰繕那安置所須，於日初分供佛及僧，食既了已商人前去，如是准置乃至室羅伐城。爾時世尊將諸大眾隨路而行，自寂靜故寂靜圍遶，阿羅漢、阿羅漢圍遶，如是等廣說如前，往室羅伐。

時商旅內有露形外道亦與隨行，于時外道每於行路為飢渴所逼，作如是念：「我今云何得設方便免斯飢苦？」便作是念：「應投釋子共為徒伴可免飢虛，雖涉長途而不勞倦。」即詣苾芻所白言：「聖者！仁之大師性愛美好，常以金犁而為耕種，許仁等弟子受百味食著千金衣，上妙房舍價直一億。由斯仁等於現在世得安樂住，命終之後必定生天當得解脫。我之大師性愛麁惡，麻滓之犁亦不耕種，令我弟子拔髮露形，乞食人間寢居鞭地。由斯我等於現在世身常受苦，命終之後生地獄中久淪苦海。」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外道有信敬心。」告言：「外道！汝今情樂苾芻所有，鉢食之餘而能食不？」外道聞已遂生念曰：「苾芻殘食我不餐者，必當飢虛受餓而死。」報苾芻言：「聖者！我能食之。」苾芻答曰：「眾僧食時汝於見處隨意而住，苾芻當以鉢中餘食見惠於汝。」答言：「極善。」便持大銅甌隨教而住。時諸苾芻既並食已，各持殘食授與露形，餅果之類填滿其器。時彼外道得滿器已，持之出外，於其門首，商主見怪問曰：「誰以餅果見惠於仁？」答商主曰：「汝之所重為福田者，我與彼類而作福田，彼以餅果見贈於我。」

商主聞已語外道曰：「苾芻於汝起慈悲心持以相遺，汝今乃說為彼福田，此非善事。若其世尊聞此語者，必緣斯事為諸苾芻制立學處。」外道聞已情懷愧色，報商人曰：「向是戲言勿以為意。」即便辭去。于時有別商旅從室羅伐城來，彼商旅中有一露形外道。彼既見此問言：「仁於行路有道糧不？」答言：「有。」問曰：「從何而得？」答曰：「有禿居士為我濟辦。」時彼外道怒而告曰：「汝不知恩，蒙彼惠給得免飢虛，乃出麁言云『禿居士』。然我見彼釋子苾芻數有五百，獲阿羅漢入般涅槃，我等群類外道之中，頗曾見有一涅槃不？」作是語已說伽他曰：

「云何汝身不陷地？　云何舌不百片裂？
云何諸神見此事，　不以霹靂破汝身？
野干每食師子殘，　而常有念害師子；
十力聖眾以食濟，　汝今見罵不知恩。
彼定證得一切智，　於友非友心平等；
汝等外道可惡人，　尚亦相依蒙濟給。
若人不識恩與義，　當知此類不如狗：
狗於人處解施恩，　汝似惡蛇常吐毒。」

時彼露形外道說伽他已捨之而去，此是緣起，尚未制戒。
爾時世尊於憍薩羅國人間遊行，漸至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於一園處有五百女人，依此園林撚劫貝線以自活命。時諸女人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諸功德法悉皆顯現，身如火聚放大光明，亦如金輪映發燈炬，尊重徐進如移寶山，又如金幢莊以雜寶，光明清淨智無所畏。時諸女人既見佛已心大歡喜，譬如有人於十二年中勤修妙定，忽然通悟心生悅樂，如貧窮人遇珍寶藏，如無子人獲得子息，如求王者得灌頂位，女人歡喜復過於此。時諸女人便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彼女人演說妙法示教利喜，既說法已默然而住。時諸女人更相謂曰：「若佛世尊入王城已，暫求禮敬亦無由得，我等宜可即於今時請佛及僧為受微供。」作是議已俱從座起，各禮佛足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苾芻眾，明當受我所設供養。」于時世尊默然而受。時諸女人見佛受已辭佛而去，諸女即便詣尊者阿難陀所，禮足已白言：「王子！供佛僧眾可費幾多？」阿難陀曰：「可用五百金錢。」時彼女人各留一錢以充供直，作如是語：「王子！我等貧人無有器具及諸座席。唯願王子為辦供設及諸所須，我等至時手自行食。」阿難陀報曰：「我當為作。」時諸女人留錢而去。

時給孤獨長者聞佛世尊遊化至此，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佛為說法乃至默然而住。是時長者即從座起，整衣左肩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苾芻眾，明當就舍受我微供。」世尊告曰：「長者！我已受彼五百女人明日請食。」長者聞已心生隨喜禮佛而去。時給孤獨長者次往具壽阿難陀所，致敬禮足在一面坐，見彼金錢問言：「尊者此是誰物？」答曰：「有五百女人留此金錢，明當請佛及僧一中供養。仁可持此金錢更添己物，營造妙供明日持來。」長者於是持錢而去，既至家中更添己物，營辦上供送至給園。時阿難陀遣使報諸女曰：「營辦既了可來行食。」諸女俱至白阿難陀：「仁是我等真善知識，幸見慈愍自手助我供佛及僧。」時阿難陀即共行食。有二女人：一老、一少，少是露形外道，來從乞食。諸女報曰：「此是王子之供。」時露形女詣阿難陀從乞飲食，白言：「王子！我等飢乏，願惠餘餐。」阿難陀曰：「坐與汝食。」彼二便坐。時阿難陀授食之時，不善觀察餅有相黏，老者與一，少者得二。于時老者既食餅已，問少者曰：「汝得幾餅？」報云：「得二。」老者曰：「王子與我一餅，汝便得二。定知於汝心生愛念，當自嚴飾。」少者曰：「勿作是語！今此王子棄上宮闈出家厭俗，脫屣塵勞如捐涕唾。豈當於我垢穢容儀而生顧眄。」老母曰：「汝豈不知，凡諸丈夫於女人處愛樂不同，觀斯意況似求於汝。」時少欲苾芻聞是說已，各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苾芻自手與諸露形外道及餘外道男女飲食餅果之類？」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因此集苾芻眾，廣說如前，問答呵責，種種方便讚寂靜行毀不寂靜，告諸苾芻，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手授與無衣外道及餘外道男女食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阿難陀。

自手等者，謂以手授食。食義同前。

無衣者，謂是露形之儔，及餘雜類外道，皆得波逸底迦，餘義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苾芻自手與諸外道男女食者，皆得墮罪。若是親族、或是病人，與者無犯。或欲以食因緣除彼惡見，與亦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觀軍學處第四十五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憍薩羅國邊隅反叛，勝光大王令一大將領兵征伐，其軍至彼遂被他降，如是再三皆被他破。是時大將歸白王曰：「叛者兵強王師力弱，自非大王親臨無由降伏，願王

整施除彼不臣。」時勝光王擊鼓宣令勅國人曰：「若有解武用者悉可從軍，無由放免，若不去者罰五百金錢。」時六眾苾芻聞兵欲去，共相告曰：「難陀、鄔波難陀！我等宜去觀大勝王軍士何如？所發四兵堪能戰不？」便往路所見象軍來，難陀問曰：「君向何處？」答言：「聖者！今有邊隅不臣，王命我等欲去除其叛逆。」難陀報曰：「癡人！如此象軍豈能降彼，我觀汝象其狀如猪，邊隅大象形如山嶽，看汝形勢有去無歸。汝可暫還與宗親取別，以苣勝水共相祭祀方可從軍。」時彼諸人聞此語已，情懷不樂在一邊住。次見馬軍來，鄔波難陀問曰：「君向何處？」答言：「聖者！今有邊方不奉王命，我等欲去征彼不臣。」報曰：「癡人！如此馬軍豈能降彼，我觀汝馬狀如鈍牛，邊隅之馬其形若象，看汝形勢有去無歸，汝可還家。」廣如上說。次見車軍來，六眾見已問答同前。報曰：「癡人！如此車軍豈能降彼，我觀汝車形狀朽壞，彼車牢固形若峯樓，汝可還家。」廣如上說。次見步軍來，六眾見已問答同前，報曰：「癡人！我觀汝等兵士如縛草為人，彼之兵眾如勇健藥叉，汝可還家。」廣如上說。時勝光王整軍後至，見兵不進，問曰：「汝等軍士何故不行？」白言：「大王！我等奉命出征恐成不利，今禿沙門披割壞服出無義言，令我憂惱。」王問：「是誰？」答曰：「聖者六眾。」王曰：「彼是豪貴沙門隨情出語，君等宜去不應採錄。」時勝光王便作是念：「勿使沙門數相惱亂。」命使者曰：「汝今可往詣世尊所，頂禮足已當傳我言：『敬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調適、安樂行不？』復傳我語：『唯願大德為諸聖眾少有憶念為制學處，勿令苾芻往觀軍陣。』」時彼使人既奉王教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勝光大王故遣我來，禮世尊足敬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調適、安樂行不？」爾時世尊告使者曰：「勝光大王得安樂不？汝身健不？」使者曰：「王有啟白！『今諸聖眾來觀軍陣，極相擾惱。唯願世尊少有憶念為制學處，勿令苾芻往觀軍陣。』」爾時世尊聞使語已默然而許。時彼使者知佛許已禮足而去。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問六眾曰：「汝等實往觀整裝軍耶？」答言：「實爾。」世尊即便種種呵責，廣說如前，乃至「為十利故，與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往觀整裝軍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餘義如上。

整裝軍者，謂將欲戰整帶甲冑裝束軍儀。有一類軍謂唯有象，有二類軍謂兼以馬，有三類軍謂兼以車，有四類軍謂兼以步。

往觀者，謂向其處，結罪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觀整裝軍者，得波逸底迦。若苾芻為行乞食路見軍來，或時寺近大路，或軍入寺，或苾芻為王所喚，或夫人太子大臣及諸人等所請，設見軍時，並皆無犯。若見軍時不應說其好惡。又八難緣隨一現前，見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軍中過二宿學處第四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憍薩羅國邊隅叛逆，王命討罰同前被破，大臣白王：「廣說乃至罰錢五百。」于時大王親帥軍旅自往邊城，至彼合圍尚未降伏。大臣白王曰：「給孤獨長者有大福力，彼若來者或可歸降。」王曰：「此亦善哉！應與勅書命來至此，令使齎勅至長者處。」長者奉勅頂戴而受，白世尊已尋詣王營，雖在軍中彼仍不伏。時給孤長者身形羸瘦，時王見已問言：「長者！豈可長者憶男女耶？」長者答曰：「不思男女，但思聖眾。」時勝光王即便以書白諸僧眾：「今有少緣欲見聖眾，使往眾內宣王勅書。」大眾聞已即遣行籌，諸老宿苾芻作如是語：「我年朽老不復堪行，其少年者亦云不堪，我豈至彼為他添瓶取水耶？為王說法我等不解，空往何益？」時彼六眾共相告曰：「難陀、鄔波難陀！今既大師住世，我等亦存，無上正法廣流化世。若大師涅槃弟子隨滅，所有正教悉亦淪亡。我等今時幸有餘力，於聖教轅當牽莫倦。」遂即取籌赴王軍所。既至彼已為王說法，王大歡喜。夫人、太子及大臣等悉為說法，咸皆欣慶。王命諸將曰：「好整軍兵共破邊賊。」六眾聞已即相告曰：「我等豈能多日作他威儀，今可作自儀式隨意而住，可共觀彼大勝王所整軍兵其狀何似？」便詣路所見象軍來，告軍人曰：「君欲何為？」報曰：「欲戰。」告曰：「汝等此象其狀若猪，如何欲戰？」便捉象牙撲之於地。見馬兵來，同前問答：「此馬如牛。」即便捉尾擲置一邊。見車兵來，云：「此破車。」即便捉軸拔之路左。見步兵來，云：「如草人。」便扼其項擲之軍外。時彼四兵既見陵辱無可奈何，各在一邊懷憂而住。王仗後至，問言：「卿等何故不行？」軍人答曰：「大王當知，我等豈能降伏叛逆，今禿沙門以惡身語極相折辱。」王曰：「是誰？」答云：「六眾。」王曰：「卿等宜戰，彼是豪貴沙門無勞採錄。」時勝光王便作是念：「勿彼聖者，數相惱亂。」命使者曰：「汝持我語往世尊處，如前廣說。唯願世尊為諸聖眾少有憶念制其學處，勿復更令久住軍內。」使者便去，如前廣說，問起居已辭佛而去。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問答同前，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因緣往軍中應齊二夜，若過宿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餘義如上。
有緣者，謂是王等乃至眾庶所有請喚。
軍中者，謂軍兵欲戰。四兵如前。
齊二夜者，二夜應宿，過此不應。若過宿者，波逸底迦。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苾芻至軍中過二夜而止宿者，皆得波逸底迦。若其王等請留住宿及八難事，過宿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擾亂軍兵學處第四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同前邊隅叛逆。王師既去令命給孤長者，遣使白眾，對眾行籌，六眾取籌，乃至為其說法咸皆喜慶。王整軍兵將欲出戰，六眾共行觀兵何似為勇？為怯？遂於險林之處預先藏伏，四兵欲至便作叫聲，所有軍師逃走驚怖。六眾就問：「君等何驚？」答言：「賊城兵出，我等逃竄。」六眾報曰：「非是賊來，是我笑耳。若彼賊城知汝怯弱者，每於日日繩繫汝頸牽入城中，我欲為汝安布軍陣必望得勝。」諸人許可便與象軍，見小象時云：「此何所用？」便撲一邊。次與馬軍，見患脚馬：「此何所用？」捉尾棄却。次與車軍，見有舊車：「此何所用？」即便捉軸棄在一邊。次與步軍，見健額人云：「禿頭人！此何所用？」便扼其項棄在一邊捨之而去。時諸四兵既被辱已，各在一邊懷憂而住。王仗既至，問諸人曰：「何不布陣？」諸人答曰：「臣等何有情賴欲布兵軍求決勝事？」王問：「何故？」廣答如前，乃至「彼是豪貴苾芻，言何採錄？卿等宜應自布軍陣。」王作是念：「勿令六眾更為擾惱，我今宜可白世尊知。」便命使者敬問世尊，述起居事已白佛言：「世尊！六眾苾芻久宿軍中擾動兵眾，唯願世尊少有憶念為制學處，令諸聖眾雖過二夜在軍中宿，勿觀軍士共相擾亂。」使受王語往世尊處，皆悉白知，世尊默許。使去之後，佛集僧眾問答呵責如前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立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在軍中經二宿，觀整裝軍見先旗兵及看布陣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餘義如上。
過二宿者，謂過二日二夜。
整裝軍者，謂將欲戰往布陣處。
旗者有四種：一、師子旗，二、大牛旗，三、鯨魚旗，四、金翅鳥旗。兵有四種：謂象、馬、車、步。陣有四種：一、槊刃勢，二、

車轅勢，三、半月勢，四、鵬翼勢。若觀此等軍陣之時，苾芻便得波逸底迦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二夜在軍中，若觀四兵未著甲冑未執杖者，得惡作罪；若觀整裝者得波逸底迦。若其王等請留住者及八難事，見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打苾芻學處第四十八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大目乾連與十七眾出家并受圓具，此十七眾咸皆親近六眾苾芻共為狎習。時鄔陀夷報言：「汝等可來作如是如是事業。」彼便答曰：「仁等豈復是我親教師、軌範師耶？所有處分我不能作。」時鄔陀夷便搭一人報云：「癡物！汝等更復作何事業不受我言？」時十七人悉皆仰倒啼泣，而言：「打我。」諸苾芻見已問鄔陀夷曰：「何故打彼少年？」答曰：「我唯打一，十七皆倒高聲啼泣。」苾芻問曰：「彼唯打一，何故總啼？」報言：「上座！若不總啼，皆被打搭。」少欲苾芻聞是事已，各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以瞋恚心打他苾芻？」以此因緣往白世尊。世尊由此集苾芻眾，問答呵責，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瞋恚故不喜打苾芻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
瞋者，謂恚纏心起忿惱時。
打者，謂打搭也。
苾芻者，謂此法中人已受圓具。釋罪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以內身分、或以外物、或兩俱兼。云何內身？苾芻以瞋恚心，若以一指打苾芻時，得一墮罪；若二得二，乃至以五指打時得五墮罪。若以拳肘頭肩胯膝乃至足指，皆得墮罪，是謂內身。云何外物？苾芻以瞋恚心將細草莛、或以箭幹及餘器具，乃至棗核、或掬芥子遙打擲他，隨一著時皆得墮罪，是謂外物。云何二俱？若苾芻手執刀杖打擊前人，及餘種種兵器之類，乃至箒莛樹葉，隨所著處皆得墮罪，是謂二俱。若為令彼怖，或為成就呪術打搭前人，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八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擬手向苾芻學處第四十九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住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大目乾連與十七眾出家并受圓具，廣說如前，令其執作，彼不隨教。時鄔陀夷即便瞋忿，努手向一，彼十七人一時皆倒高聲啼泣。餘苾芻問其故：「何因瞋一，十七俱倒？」答曰：「我若不俱倒地恐皆被打。」苾芻嫌賤，以事白佛。佛便呵責，乃至「我觀十利，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瞋恚故不喜，擬手向苾芻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等者，事並同前。

言擬手者，謂舉手擬他。釋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內外俱：內謂苾芻努其一指擬苾芻時，得一墮罪，乃至五指得五墮罪，或以拳肘從頭至足，准事如前，是謂為內。外者，將草莛等擲擬前人，如上廣說。俱者，謂手執杖等以擬前人，皆得墮罪。若為利益令彼恐怖，或復欲令呪術成就努擬前人，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覆藏他罪學處第五十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眾苾芻與他出家，并受圓具而為共住。時諸弟子若未知彼是惡行人，悉皆承事親近供養；後既知已便捨而去，與善苾芻共相狎習，然為敬佛教故每日三時親為敬禮。其難陀苾芻有親弟子名曰達摩，彼未知師是惡行者，與之共住；後既知已捨之而去，與善苾芻同居。敬佛教故每日三時常來禮謁，因白師曰：「鄔波馱耶存念！我今請白，欲向寺園閑靜之處隨情作業。」難陀報曰：「爾當謹慎。」鄔波難陀聞是語已報達摩曰：「汝持我座，共爾俱行。」達摩白言：「豈阿遮利耶亦於晝日詣閑林處而逐靜耶？」鄔波難陀曰：「癡人！汝意謂我心常散亂無所了知。何靜慮門我不通解？」達摩答曰：「我實不敢作此思惟，但問軌範師向晝日遊處不？」是時達摩便持彼座，往晝遊處置一樹下，即自斂身詣一靜處，加趺而坐繫念思惟。鄔波難陀隨後而至，達摩遙見白言：「大師！彼處樹下已安座訖，宜當就彼安靜而住。」時鄔波難陀即便往彼就座而坐，衣覆頭面斂念思惟心不能安，還從座起周迴四顧。見一女人毀籬欲入，鄔波難陀遙喚達摩

曰：「達摩！汝今知不？有人毀籬。」達摩報曰：「阿遮利耶！幸可思念《逝多林經》。」鄔波難陀曰：「癡人！汝今方解依經而住，汝豈不聞世尊之教，於僧祇物不應捨棄，我今自往遮彼女人。」即從座起，既至彼已，問言：「少女！何意毀籬。」女人便笑，時鄔波難陀染心遂起，即便捉臂遍抱女身，嗚咂其口捨之而去，往達摩所問言：「汝何所見？」答曰：「唯除交會，餘事皆見。」鄔波難陀曰：「具壽！雖知汝見勿告餘人。」報言：「大師！乃至未見，善苾芻來我終不說。」鄔波難陀曰：「汝親教師有鄙惡事，我當覆蓋，汝見我過不藏護耶？」達摩曰：「大師！知他有麁惡罪共相覆護，如此之事我當先說。」達摩便去，告諸苾芻。諸少欲者聞生嫌賤，舉以白佛。佛集苾芻，乃至「我觀十利，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他苾芻有麁惡罪，覆藏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鄔波難陀，餘義如上。

知義亦如上。

苾芻者謂是難陀。

麁惡罪者有二種：謂波羅市迦罪、僧伽伐尸沙罪。何故此二名為麁惡？自體及因皆麁弊可惡，故言麁惡。

覆藏者，謂掩蔽也。釋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復苾芻見苾芻犯他勝罪時，作心覆藏，乃至明相未出已來，得惡作罪；明相出已便得墮罪。若覆他殘罪事亦同此。若苾芻見苾芻犯波逸底迦罪時，作心覆藏，乃至明相未出已來，得惡作罪；明相出已亦得惡作。如是別悔法乃至惡作罪，覆藏亦爾。若說罪者恐他與為障礙之事、或為梵行等難、或復緣此令僧破者，覆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第六攝頌曰：

伴惱觸火欲、　同眠法非障、
未捨求寂染、　收寶極炎時。

共至俗家不與食學處第五十一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難陀苾芻有弟子名曰達摩，性懷慚恥於犯追悔，廣說如前，乃至重佛教故日別三時就師致禮。時鄔波難陀語難陀曰：「大德當知！達摩於我先有讎隙，我必對佛僧及餘眾前，彰其惡響作不饒益事，或令一日絕食受飢。」難陀報曰：「此之達摩稟性持戒，愧恥為懷追悔在心，曾無有犯。何能與彼作無益事？」鄔波難陀曰：「我今必當令彼無食受餓。」難陀聞已便

作是念：「寧使絕食，不可令其漫彰餘過。」時有長者來請難陀、鄔波難陀就舍而食。是時難陀報鄔波難陀：「今日我令達摩絕食。」鄔波難陀曰：「今正是時。」達摩時至欲得乞食，便詣師處禮拜合掌白言：「鄔波馱耶存念！我今欲行乞食。」師便報曰：「我於今日有一施主，來請我食并弟子一人，汝可與我就彼而食。」便白師曰：「豈我比來曾隨師後受請食耶？」鄔波難陀聞其語已而告之曰：「達摩！我先別聞與今見異，我意謂汝稟性持戒慚愧為懷，遵奉師言情無違逆，豈復本師以不淨物而勸於汝，何故汝今見違上命？」是時達摩既蒙大德呵責默然而止，復白師曰：「我取水羅及乞食鉢方從師去。」鄔波難陀報言：「具壽！更復何用水羅鉢為，於彼舍中自有淨器，其水先濾亦復無蟲，即可與我相隨而去。」是時達摩尋從師後。有一乞食芯芻見而問曰：「具壽達摩！欲何所適？」報言：「欲往請處。」乞食者報曰：「具壽！知量而食。」達摩曰：「大德！事未可知，為當得食？為絕食耶？」時乞食者相隨而去入室羅伐城。時難陀、鄔波難陀與其弟子至一店所，其難陀、達摩便住於此。鄔波難陀即往施主家，飽足食已還來店上，難陀次往就舍而食。達摩便白鄔波難陀曰：「阿遮利耶時將欲至，我當行矣。」鄔波難陀報曰：「彼施主家眾事皆辦，至便噉食，更何所憂，待至臨中我當共去。」達摩即起以足量影。鄔波難陀報達摩曰：「癡人！汝言謂我不護尸羅、心常懈慢非時食耶？汝今宜去！若住於此令我不樂，若語若坐無有歡心，不如獨住，汝勿居此。」達摩念曰：「我若持羅及鉢來至此者，當行乞食，今既無羅及鉢，其欲如何？」遂歸寺所，乃至食力未盡已來專修善品，及食力衰委脇而臥。時乞食者還至寺中，見達摩臥告曰：「具壽達摩！食是他物腹豈他耶？恣意飽餐遂令不能作業。」答言：「大德！誰餐飽食？」報云：「豈非今日受他請食？」答曰：「不食。」問言：「何故？」即以上緣次第陳告。時乞食者告諸芯芻，芯芻聞已各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芯芻故心令他芯芻絕食？」以緣白佛。佛集僧眾，問答虛實，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芯芻語餘芯芻作如是語：『具壽！共汝詣俗家，當與汝美好飲食令得飽滿。』彼芯芻至俗家竟不與食，語言：『具壽！汝去。我與汝共坐共語不樂，我獨坐獨語樂。』作是語時欲令生惱者，波逸底迦。」

若復芯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

餘芯芻者，此法中人。

共至俗家者，謂四姓家。

言美好飲食，謂五噉食及五噉食。

令得飽滿者，謂恣意而食。

汝去等者，是驅遣言。語謂讀誦，坐謂禪思。
獨坐等樂者，明作惱意令彼絕食，以此為緣，不為餘事。釋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故心令他苾芻絕食者，得波逸底迦。若為病緣醫遣絕食，不與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如上。

觸火學處第五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諸商人，往詣佛所禮雙足已，次至阿難陀處問曰：「世尊！夏了欲向何處？」阿難陀具答，廣說如前，觀其先兆欲向王舍城。商主問：「知行日多少？」即皆預辦供設所須。時阿難陀每日常在商主前行，遂見岐路奉待世尊。世尊見已，問言：「汝今何故住此不行？」阿難陀曰：「大德！今此二路：一是直道，多有師子虎豹恐怖難行。一是曲路，安隱無礙。我今不知欲趣何路。」佛告阿難陀：「宜取直路，怛他揭多離諸怖畏故。」爾時世尊便取直路至一聚落。時聚落中有二童子，在村門戲，一人持鼓、一人執弓。時二童子見世尊來，即便禮足白佛言：「世尊！善來！善來！因何世尊欲從險道而為遊涉？唯願世尊勿生恐怖，我等為佛作引導人。」一在前行鳴鼓而去，一持弓矢隨後而來。世尊見去便作是念：「此二童子久植善根，今遭遇我。」告曰：「汝等二人今可歸去，如來大師久離怖畏，師子虎豹何所能為？」一人佛前聲鼓，一人對佛彈弓，禮佛足已遂還本處。爾時世尊即現微笑，有種種光從口而出，所謂青黃赤白紅頗胝色。此之光明或有沈下或復上昇，其光下者下至速活地獄、黑繩、眾合、小叫、大叫、小熱、大熱、阿毘地獄及八寒地獄。光既至彼，若諸有情受炎熱者皆得清涼，若處寒氷便獲溫暖。彼諸有情離苦安樂皆作是言：「我與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爾時世尊為欲令彼諸有情類生信喜故，便遣化身往地獄內，彼見化已咸作是說：「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必是由此希奇大人威德力故，令我身心除苦得樂。」既生信已便能消滅地獄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常為法器能見諦理。其上昇者上至四大王眾天、三十三天、夜摩天、覩史多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眾、梵輔、大梵、少光、無量光、光音、少淨、無量淨、遍淨、無雲、福生、廣果、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色究竟天。所至之處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復說此二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精懃，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修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已，還至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光於胸入；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光從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頂而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非無因緣熙怡微笑。」即說伽他曰：

「世尊遠離掉憍慢，　於有情中第一尊；
降伏煩惱及諸怨，　若無因緣不微笑。
如來自證真妙覺，　諸有聽者皆樂聞；
牟尼最勝願宣揚，　大眾疑心為開決。」

佛告阿難陀：「如是！如是！如來、應、正等覺，非無因緣而現微笑。汝見二童子引導我不？」白佛言：「見。」佛告阿難陀：「以此善根於當來世十三劫內，不墮惡趣生人天中，於最後身得成無上正等菩提，一名法鼓音如來、二名施無畏如來。」爾時世尊說是記已隨路而去，至一村隅林中而宿。如佛所說，苾芻住處乃至樹下亦應隨次共分。時六眾苾芻分得一枯樹，夜被寒逼以火燒樹，於此樹中有蛇依止，蛇被煙熏緣枝而上垂身欲下。六眾見蛇高聲唱言：「欲墮！欲墮！」時諸商人聞是聲已咸作斯念：「有師子入營跳躑而墮。」便大驚怖四向奔走。于時世尊告阿難陀曰：「何意商旅四面逃奔？」阿難陀白佛言：「大德！如佛教勅：凡諸苾芻所在之處，應隨長幼而共分之。六眾苾芻今宵宿處分得枯樹，被寒所逼以火燒樹，於此樹中有蛇依止，蛇被煙熏緣枝而上放身欲下。六眾見蛇高聲唱言：『欲墮！欲墮！』時諸商人聞是聲已咸作斯念：『有師子入營跳躑而墮。』便大驚怖四面奔逃。」世尊告曰：「汝可急去報諸商人，如來在處離師子怖，速命商旅勿復驚惶。」時阿難陀奉教告知，諸人咸至。時諸苾芻見是事已悉皆有疑，俱來白佛：「大德！何意六眾作墮落聲驚諸商旅？」世尊因此重為安慰令離憂怖。

佛告阿難陀：「非但今日驚怖商旅，乃往古昔已曾恐懼於他，令彼四面逃走，我為安慰令離憂惱。汝等當聽！於過去世在彼水側有頻螺果林，於此林中有其六兔，共為知友依止而居。時頻螺果熟墮水

作聲。于時六兔聞果落聲，形小志怯，便大驚怖四向逃走。時有野干，見其奔走來問其故。兔曰：『我聞水內有非常之聲，將非猛獸欲來害我，緣此事故我等逃奔。』野干亦走，如是猪鹿、牛象、豺狼、虎豹及小師子等，各相詰問，聞斯語已悉皆奔竄。去斯不遠於山谷中，有一猛師子王依止而住。于時師子見諸獸類惶怖奔馳而問之曰：『汝等皆有爪牙勇力，何所怖懼各見驚馳？』皆悉報言：『我聞惡聲非常可畏，定有猛獸來害於我，為此驚惶求安靡地。』師子報曰：『在何處所而作惡聲？』諸獸答曰：『我亦不知何處作聲。』師子報曰：『若未委者，君等莫走，我為審觀是何聲耶？』即問虎曰：『汝何處聞？』答曰：『我從豹聞。』如是展轉問詰至兔，兔云：『此之怖聲是我親證，非是傳聞。仁等俱來共觀聲處。』于時諸獸咸悉共至頻螺林所，兔曰：『此是驚怖起處。』須臾暫住，還聞果落墮水作聲。師子報曰：『此是食果，非關恐怖。』爾時空中有天，見已說伽他曰：

「『不應聞他語便信，　當須親自審觀察；
勿如樹果落池中，　山林諸獸皆驚走。』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師子王者即我身是，往時六兔驚恐諸獸，我已為其作安隱事，六兔者即六眾是。今時復緣驚諸商旅，我亦為其作安慰事。」爾時世尊為說昔緣，令諸苾芻斷疑惑已，告阿難陀曰：「汝今可去遍告商人：『汝等今日不應先去，如來當在商旅前行。』」時阿難陀如佛所教具告商旅：「汝勿先去。」爾時世尊及諸僧眾皆在前行，至險林中有師子王欲來害佛。世尊見來便舒右手，於五指頭化出五師子，彼聞此氣即便奔走。世尊便於四面化為猛火，紅焰侵天飛光裂地，八方遍合求避無由，唯見佛邊清涼可愛。是時師子便詣佛所頂禮雙足，爾時世尊便以百福莊嚴、眾相具足、無畏右手摩師子頭，告言：「賢首！汝於先世已作惡業墮傍生中，復於今時常以害心斷他生命活自己身，於此命終還生惡趣。賢首！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汝於我所應生信心，於傍生趣深起厭離。」時諸苾芻亦以手觸師子，師子見觸作不忍聲，佛告諸苾芻：「汝等勿觸師子。何以故？猛獸獷烈性難親附，若輒觸者致有損傷。是故汝等莫觸師子。若諸苾芻觸師子時，得惡作罪。若觸石師子、草師子、或泥土作及畫者，並皆無犯。」調師子已佛與苾芻隨路而去。

時師子王辭佛而住，便作是念：「我今不應親於佛所聞三句法，更斷他命而活己身，我今宜應要心絕食不復餐噉。」凡諸畜類火力增強不堪忍飢，遂便命過生四大王眾天。初生天者法爾有三種念：

「我於何處死？今於何處生？由何等業招斯異熟？」即便自知從畜趣死，今生四大王眾天。曾作何業？由於佛邊生淨信心。時此天子復作是念：「我今宜應往詣佛所承事供養。」于時天子以天瓔珞莊嚴其身，以天妙花盛滿衣角，過於夜分放大光明來詣佛所，即以天嗢鉢花、俱牟陀花、鉢沓摩花、分陀利花，布列佛前而為供養，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由此天身光明赫奕周遍晃耀，闌若林中悉皆明顯。

爾時世尊隨彼天子意樂隨眠根性差別，而為說法，能令悟入四真諦理。是時天子既聞法已，即於座上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白世尊曰：「大德！由世尊故，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高祖人王天眾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逢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趣涅槃路，乾竭血海超越骨山，無始積集薩迦耶見山，以金剛智杵而摧破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始從今日乃至命存受五學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作是語已，時彼天子深心歡喜得未曾有，禮佛而去還適天宮。

時諸苾芻於初後夜，警覺用心思惟而住，見世尊處有大光明，周遍晃耀闌若林中，便生疑念：「有何天眾來詣佛所？由彼福力光遍林中。」至天曉已往詣佛所，頂禮尊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我於昨夜見大光明遍滿林中，便生是念：『豈非梵世諸天及天帝釋，或四天王及餘殊勝大威德天，來詣佛所親承供養，由彼力故光遍林中。』」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昨夜光明非是梵王、帝釋及餘天眾威神之力，汝豈不見林中大師子王，親於我邊聞三句法？」諸苾芻白佛言：「我等已見。」佛言：「彼師子王從我聞法，於此命過生四大王眾天。既受天身報恩供養，來至我所奉獻天花，我為說法。既聞法已便得見諦還本天宮，由彼力故光遍林中。」

時諸苾芻聞是語已請世尊曰：「我等不知彼師子天曾作何業？由彼業故招異熟報墮師子中。復由何業命終之後，生在四天王天？復作何緣聞佛法已獲預流果，得未曾有還本天宮？」世尊告曰：「汝等當聽！此之天子前身作業，因緣運合至成熟時，不於外界地水火風令使成熟，還於自身蘊界處中內善惡業而受其報。」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應至心聽！於過去世人壽二萬歲時，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號具足。有二萬弟子以為眷屬，在婆羅痆斯國而為住止。彼

迦攝波佛未出世時，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學善四明博通諸論。時世人眾極生尊重，同心敬仰以為大師。彼迦攝波佛出世之後，人皆敬佛，不復就彼共相承事。時迦攝波應正等覺，於無量百千大眾之中宣揚妙法。時婆羅門在眾邊過，見彼世尊於百千眾中而為說法，便生嫉妬口出鄙語，作如是說：『此之沙門不知怖畏，猶如師子在大眾中為他說法，諸餘聽者猶如小獸敬受其法。』時彼世尊聞此語聲告婆羅門曰：『婆羅門！汝於天人師處出麁惡言，當於地獄受諸苦報。汝今宜可來至我所至心說罪，罪得輕薄。』時婆羅門聞佛教已內興恥愧，於世尊前自言其過。既說罪已，即於佛邊歸依三寶，受五學處為鄔波索迦。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婆羅門者，由其惡口親於佛前作輕慢語，因彼惡業雖復說罪尚有餘報，於五百生中常為師子，或受餘報今猶未息。由於我所生正信心聞三句法，得生天上。由於迦攝波佛前歸依三寶受五學處，緣彼業力今於我所證真諦理，得預流果，還本天宮。是故苾芻，汝等當知！作純黑業得純黑異熟，作純白業得純白異熟，若作雜業受雜異熟。汝等從今當捨黑業及以雜業，當莫放逸修純白業，如是應學。」時諸苾芻及人天眾，聞佛說已信受奉行。

爾時世尊漸次遊行到摩揭陀，至王舍城住羯闌鐸迦池竹林園中。時六眾苾芻於燃火處，各以火頭共相調弄，或作日月形。外道見時各生輕賤作如是語：「仁等知不？沙門釋子火頭調戲，與彼童兒有何異相？云何減割妻子之分，給此禿人充其鉢食？」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具白世尊。

爾時世尊集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若自然火、若教他燃者，波逸底迦。」爾時世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不應觸火。諸苾芻眾於如來窣覩波處，更不燒香然燈以為供養，亦不承事親教師軌範師以煖湯水，及熏鉢染衣等並不復作。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阿難陀！何故苾芻不燒香燃燈供養如來窣覩波處，及以二師湯水等事？」阿難陀曰：「由佛世尊為制學處不得觸火，以此因緣諸苾芻眾，遂便斷絕供養等事。」佛告阿難陀：「若觸火者作時守持，雖觸無犯。」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作時守持。佛言：「凡觸火時作如是念：『我為供養佛故今須觸火。』或云『為法為僧、為鄔波馱耶、阿遮利耶及己自受用并同梵行者，為某事故今須觸火。』」諸苾芻為染衣熏鉢等事數數觸火，觸時忘念而不持心，便生悔恨起惡作心：「我今如何故犯此罪？」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佛言：「應云：『乃至事了長時守持。』」時一苾芻身苦風病，詣醫人所，報言：「賢首！為我准如是病而處方藥。」醫人報曰：「凡是風病得火為良，當須近火。」

報言：「賢首！世尊制戒不許向火。」醫曰：「聖者！世尊大慈，緣斯事故必定開許。」以緣白佛。佛言：「前是創制，今更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無病為身，若自燃火、若教他燃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餘義如上。
無病者，謂除其病。
自他等義如前廣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以火頭共相戲弄，或作日月輪形，皆得墮罪。凡苾芻燃火之時，應觀其事而守持之；若不守持輒燃輒觸者，得波逸底迦。若滅火者，亦得墮罪。若苾芻捉火頭前火、或抽火頭、或翻轉火炭、或翻轉糠麩等火，隨作何事，謂作食煮水燃燈燒香等，觸著之時皆惡作罪。若以毛髮爪唾等棄火中者，亦得惡作罪。若此等事作時守持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與欲已更遮學處第五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鄔陀夷斷除煩惱得阿羅漢果已，時闡陀苾芻遂往憍閃毘國靜緣而住，其阿說迦、補捺伐素二俱命過，其難陀、鄔波難陀在逝多林年並衰邁。彼十七眾苾芻年漸長大，勇健有力善三藏教，便共詳議咸作是說：「我於長時常被六眾之所欺輕，於彼眾中難陀、鄔波難陀常為毒害，於二人中鄔波難陀更為苦切，我等宜應為作捨置羯磨。」一人告眾曰：「上座難陀即是其兄，善明法務，我等何能與作羯磨？」一人議曰：「我今應權為誘誑不令入眾，我等即便共為羯磨。」作是議已，遂至其所告言：「畔睇阿遮利耶！」答言：「願具壽無病！」白言：「上座所著支伐羅，非常垢膩，何不浣濯？」報言：「具壽！我今年朽，弟子門人見是衰邁各起輕心，誰復肯為洗濯衣服？」彼便答言：「大德！可與我衣，當為浣濯。」于時難陀便以一衣付與令洗。彼復報曰：「一種辛苦，可總與衣俱時浣濯。」即便披一破服總與三衣。彼得衣已咸悉漬以灰汁，即往集處敷座席已，便鳴健椎。俱至難陀所白言：「大德！眾僧有事，健椎已鳴，宜可暫入眾中共觀其事。」難陀報曰：「具壽！我今如此形儀，何得入眾？若於眾中有如法僧事，我當與欲。」即便與欲。彼持其欲往至眾中，為陳說已，一人即起詣上座鄔波難陀所，作如是語：「大德有罪，我欲詰問，幸見容許。」報云：「隨意。」白言：「大德！頗憶於某時某處自作是語：『我當破汝等腹決取中腸繞逝多林。』其事實不？」鄔波難陀聞斯語已報言：「具壽！豈已差之瘡重更傷損，此事過

去，何勞在言？」白言：「大德！如來大師亦依過去事為諸弟子而制學處。」即便強與作捨置羯磨。大眾散已，時鄔波難陀詣難陀所啼泣而住，難陀問曰：「爾有何事今忽悲啼？」報言：「被諸黑鉢與我作捨置羯磨。」難陀報曰：「彼與我弟作羯磨者，便是自於村坊城邑三界之內驅遣其身，於弟何過？然我今時當為申謝。又彼僧伽作別眾羯磨，作法不成，我不赴集。」餘人報曰：「豈非大德前與欲耶？」難陀曰：「若作如是非所愛事，我不與欲。持欲不成，是惡與欲。」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各生嫌賤：「云何苾芻先時與欲，後更追悔作如是語：『還我欲來不與汝欲。』」時諸苾芻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以此緣告諸苾芻，問答虛實，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他苾芻欲已，後便悔言：『還我欲來，不與汝。』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難陀，餘義如上。

又苾芻者，謂此法中人。

與欲已者，謂先已言與。

後便等者，是索欲詞。釋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先與欲已，後便生悔報眾云：「還我欲來，我不樂與。」者，便得墮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九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與未近圓人同室宿過二夜學處第五十四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眾多敬信施主來至寺中，白諸苾芻曰：「聖者！幸為我等宣揚正法，樂欲聽聞。」苾芻報曰：「賢首！汝等有心樂聞法者，當詣佛所，佛自為說。」彼云：「聖者！唯一大師，瞻仰者眾，天龍人鬼皆願聞法，知欲為誰而演法要？仁等亦可為我誦經。」苾芻報曰：「世尊未許。」諸俗聞已共起譏嫌捨之而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隨時誦經。」世尊既許苾芻誦經，彼便日日誦經不息。諸有福德閑暇者，晝常來聽，既歸家已，便於夜中告諸無福營作之人，作如是語：「君等當知！彼諸聖眾於日日中常誦正法，言詞美妙令眾樂聞，聽者忘疲如蜂食蜜。」時營作者聞斯語已報諸人曰：「仁等有福逢佛出世，得聞法要獲大利益，於日日中得未曾有。」報作人曰：「汝何不聽？」答曰：「仁有福德，雖晝聽經家生得濟，我等薄福作業求活，恒去聞經終當餓死。若其聖者夜誦經者，我亦樂聽。」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便往白佛，佛言：「雖在夜中亦誦經法。」彼便通夜而為誦經，因生疲苦，佛言：「不應晝夜誦經。」苾芻隨時少宣其法，諸來聽者共生嫌意，佛言：「不應隨宜，當圓滿說。」時諸苾芻夜夜常誦，諸作業人無暇鎮來。時有福人，既至家已同前為說，作人自歎：「我等薄福不得聞經。若諸聖者每於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盡日通夜誦者，我等常聞能生福利。」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當於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盡日通夜誦經。」時有乞食苾芻，在阿蘭若住，告同住者曰：「今是十五日，我欲向寺共為長淨并復聽經。」便詣寺所慇懃聽法乃至夜半，時乞食者作如是念：「今既非時，無緣得往蘭若之處，且留此住於一面坐。」諸聽法俗人亦住於此。時知寺人將滅燈燭，俗人告言：「聖者！勿去燈明，我助油燭。」有摩訶羅苾芻，共於此臥不用心眠，便在夢中見與故二共為聚集，遂即竊言說非法事。俗人聞已遂即遍觀，見摩訶羅仰腹而臥，口說竊言說非法事。諸俗見已共作是議：「仁等觀此年老苾芻，尚為斯事。諸餘少壯當欲如何？」時乞食者聞俗嫌議，旦詣林中，於蘭若內習定之人見而問曰：「具壽！於彼寺中同梵行者夜誦經時，能令諸俗人生淨信不？」報言：「聽微妙法皆生喜信，然而有一年老苾芻，起俗譏嫌。」彼問：「何故？」即以事具答，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

「由諸苾芻與未圓具者同一室宿及然燈燭，有是過生。是故我今不聽苾芻與未圓具人同一室宿及燃燈燭。」此是緣起，尚未制學處。佛在憍閃毘妙音園中。時尊者舍利子有二求寂：一是准陀，二是羅怙羅。于時羅怙羅有緣須至晝日遊處，有客苾芻來入寺中，見授事人已覓停止處。其授事人見羅怙羅出外不在，即便令客權止房中。其客苾芻即取羅怙羅所有衣鉢置之房外。時羅怙羅從外靜處還至本房，見其衣鉢在房門外悵然而立。于時准陀來至其所，問言：「具壽！何故愀然似帶憂色？」答曰：「我暫出遊，有客來至以我衣鉢棄在房前，日時欲暮天復將雨，我於今夜何處當臥？」准陀報曰：「隨處隨時，且容身臥，詎勞憂悒徙倚房前？」答曰：「仁具福德有大威神，化作草菴即堪止宿。我無威力其欲如何？」准陀聞已默然而去。時有淨信施主，為佛及僧以妙香泥塗拭圊廁，羅怙羅見已便作是念：「非時見佛，欲有諮問，無有是處。我今宜可於此眠宿以度今宵。」遂入廁屋權時而臥。即於其夜天降大雨，去斯不遠於地穴中，有大毒蛇依止而住。水滿穴中，其蛇遂出便往廁上。如來大師得無忘心作如是念：「若彼毒蛇螫羅怙羅者，此必當死但有其名。又釋迦種自恃高慢，便生不信作如是語：『若羅怙羅不出家者繼轉輪王位，今既出家無所依怙，臥於廁上被蛇所螫枉苦身亡。』」作是念已便舒右手如象王鼻，到羅怙羅所擎取其身，至己房內安自床上。佛於是夜時行時坐以至天明。有餘苾芻，於晨朝時嚼齒木澡漱訖，往世尊所欲申禮敬。世尊常法，若欲為諸聲聞制學處者，未至苾芻待其總集，其現至者不即令去。時求寂准陀至羅怙羅所彈指警覺，告言：「羅怙羅！汝何處臥？」彼既覺已知是佛床，即便驚起惶怖而立。准陀告曰：「羅怙羅！向使世尊不念汝者，被毒蛇螫必定無常，但空名在。」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凡諸求寂無父無母，唯有汝等同梵行人共相慈念。此等多是阿羅漢胎終將出離，汝等若不共相愍護，誰當見憂？是故我今聽諸苾芻，與未圓具人齊二夜同宿無犯。」

時有苾芻忽得下痢不淨污足，房無燈燭求洗無由，遂垂足床前偃臥經宿。天將欲曉，弟子門人入房參問：「不審鄔波馱耶，四大安不？」答曰：「不安。」問言：「何故？」具以患狀告彼令知，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應置燈明。」時諸苾芻置燈明已，有病不眠因斯更重，佛言：「苾芻有病須燃燈者，對臥無犯，勿致疑心。」時看病人亦不敢臥，因加疾病，佛言：「其看病人雖臥燈明，亦無有犯。」時彼病者須受藥食，無人為授遂闕所須，佛言：「未受具人應令共宿。」時諸苾芻過二宿已遂不敢睡，因更病生，佛言：「病人雖過二夜共宿無犯。」有病苾芻不能自噉，令受具者哺而方食。時受具人出行不在，佛言：「未受具者亦聽哺食。若無

此人，雖大苾芻自取而哺。」時諸苾芻於日月光下不敢睡眠，佛言：「日月之光非所避物，臥時無犯。」

如佛所制：苾芻不得與未受具人過二夜宿。時諸苾芻過二夜已驅出寺外，被賊惡獸及蚊蟻等之所損傷，佛言：「不應遣彼令出寺外。」時諸苾芻遣出檐外，佛言：「不應驅出檐外，應離房門勢分令其止宿。」時有苾芻畜一求寂，夜令出宿，有罪惡苾芻從外來至，問求寂曰：「汝於今夜何處當宿？」答言：「於門屋下。」時彼師主聞其語聲，問言：「彼說何事？」弟子具答，師主聞已喚入房中一處止宿，自便通夜，或行或坐以徹天明。時弟子門人共來參問：「不審鄔波馱耶宿夜以來，起居輕利氣力安不？」答曰：「不安。」問言：「何故？」是時師主具以事答。弟子聞已白師主曰：「師豈不聞，如佛所言：『有二種事方成大人：一者知是不可為事即不應為；二者已為其事即不應捨可令究竟。』師既愍彼求寂已為攝養，當存終始，豈得辭勞？」師聞便默。爾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若有如此罪惡人來，能驅擯者應共斥逐。若不可者應將求寂往餘寺中。若於夏內安居已後，有惡苾芻來寺中者，時彼師主應與求寂同房而宿，以至夏終，勿致疑惑。至夏罷已，能驅逐者可擯斥之，若不可者應將求寂別詣餘寺。」時有眾多苾芻，隨路而去并將求寂，過二夜已便令出宿，遂被惡獸之所傷害。以緣白佛，佛言：「不應令出，應分苾芻以為二處，隨夜未滿共宿無犯。」時諸求寂夜起之時於路睡著，苾芻棄之而去，亦被傷害，佛言：「不應棄去，應令在前。」時彼求寂於小食時從索飲食，苾芻不與，佛言：「應與。」至午還索，苾芻報曰：「已與朝食因何更索？」遂不與食。佛言：「少年火盛，更可與食。」又與未具隨伴道行，苾芻相告曰：「如佛所制：過二夜已不許與未圓具者同宿。」彼便警覺通夜不眠，遂生勞倦，佛言：「應護明相，不假通宵。」時諸苾芻猶尚疲勞，佛言：「如在行路通夜應眠，勿生疑惑。」

時鄔波難陀有二求寂：一名利刺，二名長大，與此二弟子過二夜宿。諸苾芻見告言：「具壽！佛制不許二夜共宿。仁今何意故違佛語？當可改之。」鄔波難陀曰：「此第二夜與第三夜有何異相？又第三夜豈可飲酒食葱蒜耶？」時有少欲苾芻，聞是語已便生嫌賤：「云何苾芻不奉佛教？世尊不聽過二夜與未受具人同室宿，而故違聖教，與之同宿。」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集眾問答虛實，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未近圓人同室宿，過二夜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

有二圓具，謂苾芻、苾芻尼。餘非圓具，謂求寂等，餘義可解。

室有四種：一、總覆總障，如諸房舍及客堂樓觀等，上總遍覆四壁皆遮；二、總覆多障，於四壁少安窓戶；三、多覆總障，即四面舍，於四邊安壁，中間竪柱，四檐內入，或低或平；四、多覆多障，謂三面舍，於四面舍無其一邊。若半障半覆、或多覆少障、或檐際等，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不捨惡見違諫學處第五十五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苾芻名曰無相，自生惡見作如是語：「如佛所說：『障礙之法不應習行。』我知此法習行之時非是障礙。」時有眾多苾芻，聞是語已往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苾芻眾！應與彼無相苾芻作別諫事。若復更有如斯等類，應如是作。往至其所而告之曰：『汝無相莫作是語：「如佛所說：『障礙之法不應習行。』我知此法習行之時非是障礙。」汝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汝無相，世尊不說障礙法非障礙法，以種種方便說是障礙法，若習行者定是障礙法。無相！汝今應捨如是惡見。』如是應諫。」諸苾芻奉教而去，至無相所，如佛所教諫誨之時，於其惡見固執不捨，作如是語：「我說是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見諫不隨，便詣佛所作如是語：「大德！我已如佛所教別諫無相，諫誨之時彼於惡見固執不捨。」乃至廣說。佛言：「汝諸苾芻！應作白四羯磨諫彼苾芻。應如是作，鳴槌集眾，眾既集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此無相苾芻自生惡見作如是語：「如佛所說：『障礙之法不應習行。』我知此法習行之時非是障礙。」時諸苾芻為作別諫。別諫之時，所有惡見堅執其事不肯棄捨，云：「我說是實，餘皆虛妄。」若僧時到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汝無相苾芻作白四羯磨開曉其事。「汝無相莫作是語：『如佛所說：「障礙之法不應習行。」我知此法習行之時非障礙法。』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汝無相！世尊以種種方便說欲是障礙法，若習行者定為障礙。汝無相當捨如是惡見。」白如是。』次作羯磨，應准白成。」

時諸苾芻作白羯磨，開諫之時無相苾芻所有惡見堅執不捨，云：「此事是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見其不改，即以不隨諫事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諸苾芻！應與無相苾芻作不捨惡見捨置羯磨。應如是作，餘亦如是。鳴槌集眾等，令一苾芻作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無相苾芻自生惡見，廣說如前，乃至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無相苾芻作不捨惡見捨置羯磨，乃至此

無相苾芻如是惡見未捨已來，眾僧不應共語共說，可惡極惡如旃荼羅。白如是。』次作羯磨，應准白成。」
時諸苾芻雖與無相作捨置羯磨，然彼惡見堅執不捨。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集僧眾問無相曰：「汝實作此語：『如佛所說障礙之法，我知非障礙，習行之時不為障礙。』」白佛言：「實爾。大德！」世尊種種呵責廣如前說，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法，欲是障礙者，習行之時非是障礙。』諸苾芻應語彼苾芻言：『汝莫作是語：「我知佛所說，欲是障礙法者，習行之時非是障礙。」汝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世尊以無量門於諸欲法說為障礙，汝可棄捨如是惡見。』諸苾芻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慇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無相，餘義如上。
作如是語者，說其事也。
我知佛所說法者，謂如來、應、正等覺，法謂佛說、或聲聞說，說是障礙義。
障礙法者，謂四他勝及眾教、二不定、三十捨墮、九十一墮、四別悔、眾學法。
習行之時非障礙者，謂不能障沙門聖果。
謗者，謂出非理言。
不善者，招惡異熟。
諸苾芻見是語時應作別諫，若不捨者作羯磨諫，乃至結竟，廣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等。」諸苾芻見是語時應作別諫。捨者善，若不捨者得惡作罪。羯磨諫時，若作白時及初二羯磨，若不捨者皆惡作罪；若三羯磨竟時便得墮罪。若作非法等羯磨者，彼無有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隨捨置人學處第五十六

時無相苾芻得捨置羯磨，往鄔波難陀處啼泣而住。鄔波難陀告言：「具壽無相！何故啼泣？」報言：「諸黑鉢者為我作捨置羯磨。」鄔波難陀曰：「設與城邑聚落及三界有情作捨置羯磨者，豈城邑等而非有耶？且勿憂惱當求懺謝。」如是教已便共言說、受用衣食、同室而臥。時少欲苾芻見是事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知彼苾芻是惡見人，眾與羯磨未行隨法，而與言談為同住事？」即以此緣具白

世尊。世尊集眾問其虛實，種種呵責，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如是語人未為隨法不捨惡見，共為言說、共住受用、同室而宿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
如是語人者，謂是無相。
未為隨順法者，未作隨順懺摩之法。
不捨惡見共為言說等者，謂作教授依止等事，於四室中同宿天明，結罪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如是語人未作隨法，為言論共住等事，便得墮罪。若彼身病，看侍無犯。或共同居令捨惡見，此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攝受惡見不捨求寂學處第五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住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波難陀有二求寂：一名利刺，二名長大。時有異處眾多苾芻來至其所，與二求寂以為共住，言戲掉舉身相摩觸。時諸苾芻後生懊悔，便自剋責所犯之罪，應責心者責心而悔，應對說者對說而除，發勇猛心起決定意，斷諸煩惱證阿羅漢，獲大神通。後於異時彼二求寂林中採花，於虛空中見彼苾芻乘空而至，遂遙問曰：「仁等是誰？」苾芻答言：「我是某甲。」彼二報曰：「仁等豈不昔與我等而為共住，言戲掉舉身相摩觸作諸罪業，云何於今獲增上證？」彼便答曰：「此事實爾，然我後時情生懊悔，深自剋責所犯之罪，如前具說，乃至獲得道果。」求寂聞已便作是念：「此諸苾芻昔與我等共作如是如是非法之事，云何於今得增上果？以此因緣，我知佛所說法云：『習諸欲是障礙』者，此非障礙。」具以此事告諸苾芻。時少欲者聞是語已不嫌不喜，具以其事往白世尊。世尊爾時告諸苾芻：「此二求寂所言非理，汝等應可作別諫法而開曉之。若有餘人作斯事者，亦如是諫，告言：『汝利刺、長大莫作是語：「我知佛所說法『欲是障礙』者，此非是障。」勿作是語謗讟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佛以種種方便說：「行諸欲是障礙法。」汝今二人當捨惡見。』」
時諸苾芻奉佛教已，往二求寂所如佛所教曉喻其事。如是諫時，彼二求寂所有惡見堅執不捨，作如是語：「此事是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我等奉教別諫彼二求寂時，彼之惡見堅執不捨，而云：『我說是實，餘皆虛妄。』」佛言：「汝諸苾

芻！應作白四羯磨諫二求寂。如是應作，鳴槌集眾。眾既集已，令二求寂離聞處在見處，應令一人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利刺、長大二求寂，自起如是惡見，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法『欲是障礙』者，此非是障。」苾芻與作別諫之時，彼二惡見堅執不捨，作如是語：「此事是實，餘皆虛妄。」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彼二人作白四羯磨曉喻其事。「汝等二人莫作是語：『如佛所說「障礙之法不應習行。」我知此法習行之時非是障礙。』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說，世尊以種種方便說：『欲是障礙法，若習行者定為障礙。』汝之二人當捨如是惡見。」此是其白。』一苾芻向二人所報言：『眾僧與汝作白四羯磨，已作白竟，汝今應捨惡見。』若捨者善；若不捨者，彼苾芻應還眾中，告言：『惡見不捨。』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准白應作，乃至初羯磨了。』如前令問。若不捨者，還報眾知。次作第二、第三了時，亦如前問，如是應作。」
時諸苾芻奉佛教已，喚彼二人為作白四羯磨曉喻之時，彼於惡見堅執不捨云：「此事是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我等已作白四羯磨諫彼二人，彼於惡見堅執不捨，云：『此事是實，餘皆虛妄。』」佛言：「汝等苾芻！應與彼二求寂作不捨惡見擯羯磨。如是應作。鳴槌集眾。眾既集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大德僧伽聽！彼利刺、長大二求寂，自起惡見，如前廣說。僧伽為作別諫，及白四羯磨曉喻之時，堅執不捨，云：「此事是實，餘皆虛妄。」若僧時到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此二人作不捨惡見擯羯磨，應告之曰：「汝等二人從今已去，不得更云：『如來、應、正等覺是我大師。』亦復不應隨苾芻後同一道行。如餘求寂與大苾芻二夜同室宿，汝今無是事。汝愚癡人！今可滅去！」白如是。』應一苾芻向二人所報言：『眾今與汝二人作白四擯羯磨，已作白訖，汝等應捨如是惡見。』若捨者善，若不捨者還至眾中具告其事，廣說如上。次應與作羯磨，准白應為。作一番訖還令苾芻向彼陳說：『眾已與汝作初羯磨訖，應捨惡見。』廣說如上。乃至第三羯磨竟，結文准作。」諸苾芻白佛言：「大德！應如是作。」
時諸苾芻承佛教已，喚二求寂為作驅擯羯磨已，惡見不捨，便往鄔波難陀所啼泣而住。鄔波難陀問曰：「汝二具壽！何故啼泣？」答言：「諸黑鉢者已為我等作擯羯磨，今欲如何？」鄔波難陀曰：「若彼為諸村坊城邑乃至三界作擯羯磨，豈村坊等而非有耶？汝勿憂惱，當就懺摩。」便受彼二供給供養，言談同宿。少欲苾芻見是事已，生嫌賤心作如是語：「云何苾芻，具知如是惡見求寂，大眾與作擯羯磨已，受彼供承言談同宿？」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集

眾問鄔波難陀，廣說如上，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見有求寂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法「欲是障礙法」者，習行之時非是障礙。』諸苾芻應語彼求寂言：『汝莫作是語：「我知佛所說『欲是障礙法』者，習行之時非是障礙。」汝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世尊以無量門於諸欲法說為障礙，汝可棄捨如是惡見。』諸苾芻語彼求寂時，捨此事者善；若不捨者乃至二、三，隨正應諫、隨正應教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諸苾芻應語彼求寂言：『汝從今已去，不應說言：「如來、應、正等覺是我大師。」若有尊宿及同梵行者，不應隨行。如餘求寂得與苾芻二夜同宿，汝今無是事。汝愚癡人！可速滅去。』若苾芻知是被擯求寂，而攝受饒益同室宿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
有求寂者，謂利刺、長大。
佛者，謂如來、應、正等覺。說者，開導義。法者，若佛說、若聲聞說。
欲是障礙者，謂是五欲。
習行者，謂作其事。
非是障礙者，謂不能障沙門聖果。
苾芻者，謂此法中人。
語彼求寂等者，述其惡見，與作別諫及與眾諫。
若不捨者，應擯羯磨語言：「汝從今已去廣說其事，是不應作共行同宿。汝是癡人！可速滅去。」若苾芻者，謂鄔波難陀。
知者，或自知、或從他聞。
攝受者，與作依止。饒益者，謂給衣食。同室者，四種室中與其同宿，結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是彼擯求寂，乃至同室宿者，波逸底迦。
若是親族、或時帶病、若復令彼冀捨惡見，雖權攝受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著不壞色衣學處第五十八

佛在王舍城住竹林園。時此城中有二龍王，一名祇利，一名跋窶。由此二龍威神力故，於王舍城有五百溫泉及諸池沼常流不絕，時降甘雨五穀熟成。爾時世尊調伏難陀、鄔波難陀二龍王已，此二龍王每於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盡日，從大海出昇妙高峯，來詣佛所為欲供養及聽法故。時祇利、跋窶二龍王，見難陀、鄔波難

陀來至佛所而申 供養，自相謂曰：「此二龍王每月於四齋日，遠從餘處來至此城，承事世尊并聞妙法。我等云何在此城中不申 禮敬？我今宜往供養世尊。」是時二龍王來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爾時世尊為彼二龍宣說法要，令歸三寶受五學處，從此已後身及貲財並皆增盛。既增盛已即共議曰：「我等宜可往大海中，隨廣博處而為居止。」作是議已往詣佛所，致敬既畢在一面坐，白佛言：「大德！我從世尊受歸戒已，身及資財並皆增盛。若大悲世尊哀憐許者，我等今欲往大海中隨寬而住。」佛見請已告二龍曰：「影勝大王是國之主，汝等欲去，宜可白知。」時二龍王辭佛而去，便相謂曰：「如佛所言似不容許。」便依舊住。然二龍王若於夜中來見佛者，依本形狀，若於晝日作長者形。

後異時中龍於晝日在世尊所聽佛說法，影勝大王亦於彼時往竹林園，既至門所命左右曰：「汝往佛所觀有何人？」時彼左右奉教而去，既至佛所禮佛足已，見二長者在世尊處，即還王所，白言：「大天！有二長者在世尊處。」王作是念：「彼二長者是我國人，見我來至敢不起耶？」時影勝王欲至佛所，彼二龍王見大王來，白世尊曰：「大德！我今先且敬法？為敬王耶？」世尊告曰：「諸佛世尊及阿羅漢等咸敬於法。」以此因緣說三伽他曰：

「若過去諸佛，　及以未來者；
現在諸世尊，　能斷一切憂。
皆共尊敬法，　言說及行住；
常於一切時，　尊重於正法。
是故求益者，　欲希富盛樂；
應當尊敬法，　常思諸佛教。」

時彼二龍聞佛世尊說敬法事，雖見王來而不修敬。王既見已便作是念：「此二長者是我國人，見我來至不相敬重。」便生瞋恨。至世尊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佛知王意有瞋恚心，別作餘言不為說法。時影勝王請世尊曰：「唯願大師為我說法。」爾時世尊以此因緣說伽他曰：

「若無清淨心，　而懷瞋恨意，
不能解諸佛，　所說微妙法。
降伏鬪諍心，　及無不淨意，
能除於忿害，　方解微妙法。」

時影勝王聞伽陀已作如是念：「由二長者遂令世尊不時為我演說法要。」便從座起禮佛而去，命左右曰：「汝可伺彼佛邊長者辭佛去時，應告之曰：『大王有教，爾等二人宜當速去，勿居我國。』」于時使人奉命而往。彼二龍王既聞妙法，禮佛而去將出竹園。使人報曰：「大王有教，爾等二人宜當速去，勿居我國。」二龍聞已便作是念：「我比長夜情所樂者，今不為勞而能遂願。」即起密雲降注洪雨，從諸渠澗次入江河，展轉隨流至于大海，身及資財轉更增盛。

龍去之後，王舍城側五百溫泉並皆枯涸，於時時中不降甘雨，五穀不成人懷憂慼。時影勝王見此事已便作是念：「王舍城內有二龍王，一名山，二名勝，常居此城。由彼威力能令五百溫泉及諸池沼常流不絕，於時時中每降甘澤，五穀熟成無所乏少。忽於今時溫泉池沼並皆乾竭，多時無雨五穀不成，豈二龍王而命過耶？或復逃竄向餘方國，或呪龍者之所攝持，或金翅鳥王之所噉食。然佛世尊具一切智無不觀察，我今宜往問彼所由。」時影勝王往竹林中，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大德！有二龍王在此城住，具述威力盛衰所由，不委今時居止何處？」爾時世尊告影勝王曰：「大王當知！非彼二龍身死命過，乃至亦無金翅所食，然是大王自為驅擯。」王曰：「我曾不憶與彼相見，況驅擯乎？」世尊告曰：「我為大王憶驅擯事。王豈不憶，曾於一時來至我所，見二長者在我邊坐，大王于時共作何語？」影勝白佛言：「世尊！我不共語，遣使留言報二長者：『勿居我國。』」佛言：「彼二長者即是龍王，化作人身來聽法要。」王曰：「彼二龍王今向何處？」佛言：「往大海中。」王聞語已便帶憂色而白佛言：「大德！我之國界將衰損耶？」佛言：「王之國界未至衰損，然可愧謝彼二龍王。」王曰：「彼在海中我住城邑，既不相見，求謝無由。」佛言：「每於四齋日來至我所而申禮敬，王至此日宜可自來，我指示之當申懺謝。」王曰：「我懺謝時為禮彼足耶？」佛言：「不應禮足，宜申右手告龍王曰：『願容恕我，勿恨前言。』彼二龍王自當容忍。」

後於異時至褒灑陀日，彼二龍王來至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其影勝王，亦於是日來禮佛足一面而坐。爾時世尊即便現相示其處所，此是二大龍王。時影勝王便舒右手告二龍曰：「龍王！於我願見懺摩。」龍王報曰：「懺摩。大王！」王曰：「若容恕者，願還來此住我國中。」二龍告曰：「我從此處至大海已，身及資財非常廣大，若來此者無處相容。」王曰：「若如是者當失我國。」龍曰：「唯願大王勿憂失國，可於城外造二神堂，一名祇利龍神堂，二名跋窶龍神堂。我令眷屬住此堂中，六月一時盛興大會，我等自來觀王國土不令闕乏。」王曰：「善！當如是作。」時影勝王即於

城外林泉之所造二神堂，每年二時至節會日，遍六大城所有諸人並皆雲集。

曾於一時至節會日，有南方樂者來至王城，時彼樂人自相謂曰：「我等作何方便得使眾人情生歡愛，多獲財利以自供身？」時有一人作如是議：「若說大人殊勝行迹，可使眾人情生歡愛多獲財物。」諸人報曰：「若如是者世間殊勝無過於佛，一切有情共所欽敬。我若讚歎攝引眾人，因此得財永無闕乏。」時彼樂人俱共往詣六眾之所，禮足而白：「唯願聖者為我宣說，如佛往昔為菩薩時，在覩史天宮將欲下生贍部洲內，作四種觀察。欲界六天隨應作事咸皆為作，降神母腹及誕生時，漸至童年出門遊觀見老病死等，遂適林中苦行六年，將為無益道成正覺普濟群迷，如是等緣願皆為說。」六眾報曰：「汝等聞此，欲何所為？」樂人告曰：「我欲修入管絃緝為歌曲。」時鄔陀夷聞已告曰：「癡人！汝將我佛法勝事奏入絃歌，汝可即行，不能為說。」時諸樂人默然捨去，詣尼寺中至吐羅難陀一芻尼處，禮而告曰：「唯願聖者為我宣說，如佛往昔為菩薩時，在覩史天上來此下生，乃至普濟群迷，願為我說。」吐羅難陀聞而告曰：「汝樂聞此欲作何事？」樂人答曰：「我今欲取其事奏入管絃欲為舞曲。」尼便報曰：「共作要契，方可為陳。汝若與我餅果直者，當為汝說。」樂人曰：「此是小事，必當奉與。」其吐羅難陀尼具足多聞善閑三藏，即為宣說始從生位終至菩提，樂人聞已咸取其事修入絃歌。樂人于時共相告曰：「此之勝事令信敬人情發歡喜，作何方便令不信者亦起歡心？我當一時俱呈兩伎，令信不信咸唱善哉！」遂即遍覓希奇還入僧寺，見闡陀芯芻飽食已訖復捨威儀，忽有施主持妙飲食來與闡陀。于時闡陀情希更食，洗手受已往鄔陀夷所。其鄔陀夷食尚未起，即對其前蹲踞而住，作如是語：「大德鄔陀夷存念！我芯芻闡陀已足食訖，復得如是美好飲食，今欲更食，願與我作餘食法。」時鄔陀夷取兩三口食已，告曰：「去，此是汝食，隨意餐噉。」時彼樂人見斯事已便作是念：「此好緣由，我若作者能令不信之輩亦發歡心。」即便往彼作樂之處，手振鼗鼓廣集諸人作眾伎樂，始從菩薩覩史天下迄至普濟群迷，並悉奏入管絃盛為舞樂。敬信之類生希有心，皆云：「奇哉！樂人善為歌唱。」多贈錢賄，有異常倫。于時樂者復更思惟：「不信之人終須汲引。」遂令一人作闡陀形，復遣一人作鄔陀夷狀，却坐而食。其闡陀形者，即以瓦椀盛灰滿中上置沙糖，至鄔陀夷處蹲踞而住，報言：「大德鄔陀夷存念！我闡陀芯芻已飽足食，復得如是美好飲食，情希更食，願與我作餘食之法。」時鄔陀夷樂人取沙糖食，便以灰椀覆彼頭上，告云：「此是汝物，隨意飡

噉。」時不信人見其希有，並皆大笑唱言美樂，多遺珍財。時諸看人戲散之後，隨所至處如前次第話向餘人。
六眾苾芻展轉聞說，共相議曰：「無識倡優摸我形狀，戲場之內用作希奇。我今宜可與彼樂兒作無益事。」即相謂曰：「我等宜應向姊妹邊共憶戲事。」即便至彼而告之曰：「姊妹！如我世尊為菩薩時所有行迹，當時有一樂者名高臘婆，取菩薩行歌入管絃。我等雖看有憶不憶，即便共歌，其事無有遺失。」遂即往至二神堂所，去其不遠張設戲場，青布傍遮紅禪上覆，既布置已六眾俱來。時鄔波難陀即著俗服，以彩疊纏頭手拍鼗鼓，自餘諸伴皆為舞樂。鼓聲纔發大眾雲奔，棄彼戲場皆集斯處。時彼樂人聞音奇絕，亦並俱來觀其所為，咸成絕代。共相謂曰：「此等為是天？為龍、藥叉、乾闥婆等來此歌戲？」各生奇異共捨資財。于時六眾戲訖散場，所有錢財並收將去。時諸樂人亦隨其後觀知住處，便見六眾入竹園中，樂人在門伺看其事。時鄔陀夷出寺門外，於其耳側尚有雌黃，樂人見之問言：「向為伎樂豈聖者耶？」答言：「是我故欲辱汝癡人！豈容汝等假我威光以為活命，反相調弄，作我形儀對眾人前以當訶笑。若汝去處我必隨行，令汝長時一無所獲。我等不將戲具借覓權充。汝等擎持諸事辛苦。」見是語已樂人請曰：「唯願聖者恕我一愆。」鄔陀夷曰：「若汝得財悉當與我，共為盟要即我不隨行。」樂人議曰：「我若不與相惱未休。」是故今時得者皆與，遂還本處咸共憂愁。彼有知識來問之曰：「仁等何因各懷憂色？」答曰：「我今被罰，豈得不憂？」問曰：「是誰？」答言：「釋子。」問言：「何意？」即以上事具悉告知。時彼知識俱生嫌賤：「云何苾芻著俗白衣躬為伎弄，雖諸樂人並不免輸物？」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具白世尊。世尊爾時集苾芻眾，如俗譏嫌問知虛實，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得新衣，當作三種染壞色：若青、若泥、若赤，隨一而壞。若不作三種壞色而受用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六眾也，餘義如上。
新衣者，有二種新：一謂衣體是新，二謂新從他得。此中新者，謂是新衣。
衣有七種，具如上說。
青者，謂青色。泥者，謂赤石。赤者，謂樹赤皮。
染壞色者，謂壞其白色。
若不染壞而受用者，得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苾芻得新衣，於三種色中不隨一而壞者，皆得墮罪。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捉寶學處第五十九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鷲峯山，於日初分執持衣鉢，下鷲峯山入城乞食，將尊者阿難陀以為侍者。于時遇天大雨水蕩崖崩，見劫初人所安伏藏，光色晃耀。世尊告阿難陀曰：「汝應觀此，是大黑蛇是大害毒。」阿難陀曰：「是可畏毒。」作是語時，去斯不遠有一貧人，常採根果以自活命，聞稱毒聲便生是念：「我試往觀，所云害毒其狀如何？勿令於夜蜇害於我。」既至其所見是伏藏光彩外發，于時貧人見已欣喜竊生是念：「願此毒蛇恒蜇於我，父母妻子所有眷屬亦不辭痛。」遂將葉蓋，細細持歸漸興宅舍，以供衣食，共諸親族隨意受用，便大富盛。時未生怨殺父自立，便令使者遍觀國邑誰有多財。時彼使人見得伏藏者，舍宅昌熾衣食豐盈，奴婢牛羊有異常日，便問之曰：「汝於昔時貧無衣食，何故今日忽然富盛？豈非竊得王家伏藏耶？」即便執捉送至王所。王便問曰：「汝今卒富，得我伏藏耶？」彼便拒諱，王曰：「此違我命准法當死，所有眷屬並收繫獄，此應斷命。」時彼獄官即將其人欲往刑戮，於其路中作如是語：「阿難陀！此是大黑蛇、是大害毒。阿難陀曰：『是可畏毒。』」然王國法，將刑之人所有語言必須反奏，見是語已即白王知。王曰：「可喚將來。」既至王所，王自問曰：「如汝所言，有何義理？」彼人具陳昔事。王於爾時於世尊所創發信心，問彼人曰：「咄！男子，汝信佛語？」答言：「大王！我實深信。」時王聞已淚落霑衣，報彼人曰：「此物與汝，眷屬皆放。」時彼男子既得脫已喜不自勝，作如是念：「我之所有富盛家業皆由世尊之所致也，我今宜應禮世尊足，請佛僧眾就舍而食。」廣說乃至食已聞法，即於座上見四諦法獲預流果，廣如餘說。此是緣起，尚未制戒。

佛在王舍城鷲峯山，時鄔波難陀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路見教射人不申禮敬，巡家漸次至教射堂中，見無師主唯有諸徒，鄔波難陀告諸人曰：「汝等學射徒費日功未能成就。」即自執弓箭左右而射，放箭皆中，告言：「汝等當覓上好師匠而學技能。」鄔波難陀告已而出。時彼射師還至堂中，諸人見時不致恭敬，問曰：「汝等何故傲慢異常？」諸人報曰：「我廢生業欲學技能，看此形勢似空費日。」師問其故，諸人具以事答。師聞語已便往寺中覓鄔波難陀，見已禮足作如是語：「阿遮利耶！斯乃是我活命之緣，幸

願慈悲勿相破壞。」鄔波難陀報言：「癡人！弓射之術是我技能，汝將活命無束脩禮。」其人禮而謝曰：「事已往者，請勿致責，自今已去謹隨上命。」即便貨賣教射之具，所得之物送與鄔波難陀，至射堂中憂懷而住。親友見問：「何故憂愁？」彼以事答，時人聞已便生譏議：「沙門釋子所作非法，云何令他教射之人遂至貧乏？」此亦緣起，尚未制戒。

緣起同前，入城乞食，時鄔波難陀乃至巡家至教樂堂中，見師不在自取樂器具奏八音，廣說如前，乃至其人貨賣樂具遂至貧乏。此亦緣起，尚未制戒。

爾時世尊隨緣施化，從王舍城至廣嚴城，住高閣堂中。時鄔波難陀於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其中路見栗姑毘多諸童男，以瓔珞具置在一邊而共遊戲。鄔波難陀見其瓔珞，謂藥叉物遂即收取。時諸童子見取瓔珞，便各競來牽其手足，咸以塵土而散擲之，遂還瓔珞。鄔波難陀塵土坌身方還入寺，苾芻見問：「豈與童子而共戲乎？」鄔波難陀具以事答，此亦緣起，尚未制戒。

佛在廣嚴城，乃至六眾苾芻入城乞食，路次栗姑毘園，便入園中見諸戲具，即取鼓樂如法擊奏，猶如淨飯王所奏音樂，及未生怨戰鼓之響。時城內人聞斯聲已皆大驚怖，作如是語：「定是未生怨王來襲我國。」即嚴兵革出大城門共相拒敵。是時六眾便棄鼓樂俱出園外，諸人見六眾來，問言：「聖者！未生怨王所有兵眾今在何處？」六眾曰：「彼未生怨何因至此？」問曰：「若不來者，彼之戰鼓因何響振？」六眾答曰：「此是我等聊為戲笑，非是王軍。」餘人報曰：「仁可急去，勿住此中，栗姑毘來必是相辱。」即還入寺。諸苾芻問：「何故空鉢而歸？」具以事答。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共作如是不端嚴事？」乃至白佛，廣說如前。佛言：「我觀十利，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寶及寶類，若自捉、教人捉者，波逸底迦。」

爾時世尊從廣嚴城，至憍薩羅國室羅伐城，住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毘舍佉鹿子母，聞佛來至欲申敬禮，具諸瓔珞周遍嚴身，稟性懷慚恥將見佛，遂脫瓔珞付其從者，著鮮白服入見世尊。禮佛足已聽聞妙法，從座而去。時彼從者以其瓔珞置花樹下，遂忘歸家。時阿難陀見其瓔珞便作是念：「世尊所制由此當開。」即便收取自往白佛，佛言：「善哉！善哉！阿難陀！我雖未許汝已知時。若說戒時應云：『除時因緣。』」

復於異時，毘舍佉問從者曰：「將瓔珞來。」報言：「寺中樹下忘不持來。」報云：「往取。」子聞語已白其母曰：「豈如庫內令彼取來，寺中多人彼物定失。」母曰：「我在生來物不遺失，汝但往取，必定應得。」從者承命遂往寺中，阿難陀見之便授瓔珞。從者

持至，母告子曰：「我不失財，斯言非謬。」子作是念：「我當試驗其事實不？」便取其母金印指環投於井中；汲水之時隨水而得。其子復將擲於江內，魚見吞食；漁人獲得詣市賣之，家人買歸破腹而得。復以金囊棄之於路，時人見者皆謂是蛇避之而去，子還收取。既作如是多種試驗，方知其母不失於物。復有苾芻行至寺外，見遺金囊持之而去。後有人來，苾芻報曰：「此是汝囊不？」彼人言：「是。」便與持去。次有一人急走而來，問苾芻曰：「見我金囊不？」報曰：「我已與他將去。」其人聞已懊惱命終。世尊知已告諸苾芻：「不應如是輒即與人。應問記驗相應者與，不同者勿與。」復有苾芻，見盛金囊棄之而去，佛言：「不應棄去，應以葉覆。」彼以葉覆棄之而去，佛言：「不應棄去，可以物蓋。應於其處七八日中來去看守，有人來認，問相當者應可與之；若不相當者，將歸寺中可貯僧庫。經五六月若有主來認，相當應與；無主來者，應將此物買牢器物而舉用之。後有主認，若記同者應將物示：『此是汝物買得，隨意將去。』若索利者，應報彼云：『汝物合失，得本應喜。何不知恩更求利物？』」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讚歎持戒告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寶及寶類，若自捉、教人捉，除在寺內及白衣舍，波逸底迦。若在寺內及白衣舍見寶及寶類，應作是念然後當取：『若有認者我當與之。』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六眾也。

寶，謂七寶。

寶類者，謂諸兵器弓刀之屬，及音樂具鼓笛之流。

自捉使人及以結罪，廣如上說。

苾芻在寺中及以俗舍，若見寶等聽作是念然後收取：「若有主來我當持與。」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自手、使人捉諸寶物，已磨治者皆得墮罪；未磨治者但得惡作，乃至捉假琉璃亦惡作罪。若捉嚴身瓔珞之具，皆得墮罪；乃至麥莛結為鬘者，捉亦惡作。若捉琵琶等諸雜樂具有絃柱者，便得墮罪；無絃，惡作，乃至竹筒作一絃琴，執亦惡作。若諸螯貝是堪吹者，捉得墮罪；不堪吹者，惡作。諸鼓樂具堪與不堪，得罪重輕亦同此說。若執弓時有弦彆者，便得墮罪；無者，惡作。若刀有刃箭有鏃頭，皆得本罪；異斯，惡作。乃至彈毛弓及草莛箭，亦皆惡作。若像有舍利，執得墮罪；無舍利者，惡作。若作大師想擎持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以何因緣毘舍佉母不失錢財？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古昔迦攝波佛涅槃之後，有一老母奉持戒行。時訖栗枳王，宮人遊戲園中遺瓔珞具，時彼老母得此瓔珞，繫竹竿頭欲求本主。時王遣人尋此瓔珞，於老母處得已奉王。王見物喜怪其奇異，嗟歎老母問曰：『既有好心理合嘉賞，今何所欲？』老母白王：『更無所欲，不求現利，願以此緣於未來世所生之處得不失財報。』由昔淨心今受斯果，往時老母者即今毘舍佉母是。由於往時不藏他物，發願力故，於生生中雖失珍財終還獲得。是故苾芻！得他物時，勿盜藏舉，如是應學。」

非時洗浴學處第六十

佛在王舍城，時此城傍有三溫泉：一、王自洗浴，二、是王宮人，三、諸雜人。其王洗浴處苾芻亦洗，宮人浴處苾芻尼亦浴。于時六眾苾芻洗浴之際，便生是念：「我今試王信心厚薄。」意欲相惱沈吟久之不時速出，王遂遣人取水別處而浴，不入溫泉。既洗沐已往詣佛所，頂禮雙足聽聞妙法，辭佛而退。時具壽阿難陀聞是事已便往白佛，佛言：「由諸苾芻為洗浴故有是過生，諸苾芻等不應洗浴。」時諸苾芻身不洗沐體多垢膩，乞食之時婆羅門居士等見而問曰：「聖者！豈復仁等身持垢穢將為清淨耶？何因不洗？」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半月應為洗浴。」於暑熱時彼諸苾芻不數洗故，身體萎黃。諸人見問：「聖者何故似帶病耶？」答曰：「我由世尊不許數洗身體煩熱，致使之然。」諸人告曰：「世尊大悲以此為緣必當開許。」以緣白佛，佛言：「熱時應洗。」有苾芻病醫人令洗，答言：「世尊不許。」以緣白佛，佛言：「病時應洗。」苾芻或營眾作或窣覩波，身垢不淨，人見譏嫌，以緣白佛，佛言：「作時應洗。」諸苾芻涉道行時，來往疲極委身而臥，諸人見怪問曰：「仁等何不策修善品，晝寢而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道行時應洗。」苾芻被風吹時身多塵坌，垢穢不淨人見譏笑，同前白佛，佛言：「風時應洗。」又觸雨時又風雨時，泥污身體，同前白佛，佛言：「若雨時、若風雨時，隨意應洗。」爾時世尊讚歎持戒，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半月應洗浴，故違而浴者，除餘時，波逸底迦。餘時者，熱時、病時、作時、行時、風時、雨時、風雨時，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六眾也。
半月應洗浴者，謂齊十五日一度聽浴。
故違者，謂不依教行。

除餘時者，若在餘時此則無犯。熱時者，春餘一月半在，謂有一月半在當作安居(謂從四月一日至五月半是)，及夏初一月，謂入夏一月(謂從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半是)，此兩月半名極熱時。若病時者，若苾芻有病除多洗浴，不能安隱者是。作時者，謂為三寶所有作務，下至掃地大如席許，或時塗拭如牛臥處。行時者，謂行一踰膳那或半踰膳那還來者是。風時者，乃至風吹衣角搖動者是。雨時者，乃至兩三滴雨落身上者是。風雨時者，謂二俱有。此是時者，是隨聽法，結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每於開限洗浴之時，常須心念口言而為守持，應云：「在某時中我今洗浴。」若不守持者，以水洗身水未至臍，得惡作罪；水至臍者，即得墮罪。若入水洗者准此應知。若先以煖水後以冷水如上浴時，得罪同前。或先池後河等，事亦同此。

時有苾芻，於河彼岸有請喚事，不敢入水往赴其請，佛言：「應去，勿致疑惑。」苾芻有事渡河，脚跌墮水，心生疑悔，佛言：「無犯。」苾芻渡橋墮落悶絕，餘人見之便以水灑，苾芻起已便生疑悔，佛言：「無犯。」

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第七攝頌曰：

殺傍生故惱、　擊撾水同眠、
怖藏資索衣，　無根女同路。

殺傍生學處第六十一

佛在室羅伐城。爾時具壽鄔陀夷日初分時入城乞食，遂至教射堂中。其師出外但有諸生，見教射處所置堋垛事無准的。時鄔陀夷遂取五箭仰視虛空，時有一烏飛騰而過。鄔陀夷便射四箭遮烏四邊，烏乃上飛，遂以箭貫從口而出，告諸生曰：「少年汝等應當求如是師傅學斯技術。」後教射師迴至射堂，弟子具說其事，師作是念：「勿令苾芻數來相惱。」即設方計，令彼諸生持其死烏，繫竹竿上隨鄔陀夷後，令彼惡響周遍十方，作如是說：「仁等當知！大德鄔陀夷有斯技藝，空中落羽箭入烏腸。」時諸婆羅門居士等，見斯事已各起譏嫌：「云何苾芻自執弓箭殺諸禽鳥？此則肉不堪食筋皮無用，於不應處而為惡業。」少欲苾芻聞生嫌恥，以緣白佛。爾時世尊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故斷傍生命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

故者，明非錯誤。

傍生者，謂是飛烏，或復諸餘禽獸之類。
斷命者，謂殺其命根。釋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言斷傍生命者，謂以三事：內、外、及俱，而興方便斷彼命根。若苾芻作殺害心，乃至以一指損害傍生，因此命終者，得波逸底迦；或當時不死，後時因此死者，亦得墮罪；若後時不死者，得惡作罪。如是廣說，如前斷人命學處具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如前廣說。

故惱苾芻學處第六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大目乾連與十七眾出家并受近圓，彼十七眾遂便親近六眾苾芻。時鄔陀夷告十七眾作如是語：「具壽！汝等為我作如是如是事。」答曰：「我不能作，豈仁是我阿遮利耶、鄔波馱耶令我執作。」鄔陀夷見是語已，即便驅遣不許同住。時十七眾遂向餘處而為讀誦，鄔陀夷便詣鄔波難陀處告言：「上座知不？此諸小師不受我語，事欲如何？」鄔波難陀曰：「汝今應可令彼小師各生惱悔廢其習讀，當作是語，廣說惱緣。」時鄔陀夷聞是教已，如言即作，告十七眾曰：「具壽！汝等豈復能得漏盡入正定聚耶？由汝皆是減年受具，既無戒足眾善不生，如是廣說，乃至作法不成。」時十七眾便以此事告大目乾連。時大目乾連為除疑悔復告之曰：「佛說初人無犯，況汝無過。然復誰向汝等作如是語令生追悔？」報言：「尊者鄔陀夷！」少欲苾芻聞是語已便生嫌賤：「云何苾芻故令苾芻心生悔惱？」以緣白佛，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故惱他苾芻，乃至少時不樂，以此為緣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
故惱者，欲令心生惡作發起追悔。
少時不樂者，乃至須臾情不安隱。
以此為緣者，非餘事也。結罪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謂問其別事，又問律教相應。云何問別事？若苾芻於他苾芻處作惱亂心，往詣其所作如是言：「具壽！汝憶某王及某長者不？」答言：「彼已多時，我不記憶。」報言：「具壽！彼非多時，汝不憶者，即是生年未滿二十而受圓具，更可近圓。」作是語時，設彼苾芻心不生惱，然此苾芻亦得墮罪。如是問言：「汝憶某時日蝕、月蝕、儉歲、豐年？」廣說如上。云何問律教相應？如作惱心問言：「具壽！汝先於何處所而受近圓？」答言：「某處。」報曰：「彼處先無大界，不結界場大眾不集，便成別

住，非善受近圓，汝應更受。」又問：「具壽！誰是汝阿遮利耶、鄔波馱耶？」答言：「彼是我二師。」報曰：「彼人破戒不合為師，汝則不名善受近圓。」又問：「汝向某處不？」答言：「去。」「若向彼處皆是愚癡破戒之人，或鄙惡類，非是善伴，汝定破戒。」作如是等語惱亂他時，隨彼前人惱與不惱，但使聞知皆得墮罪。又問：「具壽！汝取二師衣不？」答言：「曾取。」報言：「汝若取者，有賊心故，犯他勝罪。」問言：「具壽！汝頗曾說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不？」答言：「我說。」報曰：「汝若說此上人法者，犯他勝罪，如是說時作惱亂心，皆得墮罪。」

此中無犯者，如有苾芻詣苾芻所作如是問：「具壽！汝憶某王及某長者不？」答言：「我不憶。」報言：「具壽！彼已多時，汝雖不憶亦是年滿二十善受近圓。」又日月薄蝕年歲豐儉，如上應知。是謂問其別事。如有苾芻詣苾芻所作如是問：「具壽！汝先於何處所而受近圓？」答言：「某處。」報曰：「我知某處，先有大界舊結界場，汝即善受近圓。」如是問其二師？問所向處？問取師衣？答曰：「此皆無過。」又問：「具壽！汝說諸行無常乃至涅槃寂滅。」答言：「我說。」報曰：「汝不自稱得此上人法不？」答言：「不也。」若如言者說亦無過，是謂問與律教相應。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廣說如上。

以指擊擪學處第六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大目乾連既與十七眾出家，廣說乃至但有營事，即十七人共相撿挍更互助成，如前殺戒中具言其事。時十六人從一乞懺，見彼不言，即皆以指擊擪令其大笑，因而致死。少欲苾芻聞生嫌恥：「云何苾芻以指擊擪斷他命根？」以緣白佛，佛言：「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以指擊擪他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十七眾，餘義如上。

以指擊擪者，謂是身業，結罪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以一指頭擊擪他者，得一墮罪；乃至五指便得五罪。若以拳擊擪，得一墮罪。若以足指，准手應知。若以指端示其靨處，或指瘡處或指蚊蟲，或示旋毛等，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廣說如上。

水中戲學處第六十四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十七眾中有最大苾芻，名鄔波離，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已，便作是念：「我始觀察於久共住同梵行者，於此眾中誰有善根？誰無善根？」觀已知有繫屬於誰？知屬於我。時鄔波離為作引導，方便相隨俱往阿市羅跋底河，濾水添瓶。觀察水已正念用心為洗浴事，既洗浴竟住在一邊。時十六人亦皆澡浴，既入河中乍浮乍沒、或往彼岸、或還此岸、或沿波、或泝流、或打水鼓、或擊水蛙、或為水索、或為水杵，如是等類作眾伎樂，身手掉舉共為戲笑。時勝光大王於高樓上遙見彼戲，告勝鬘夫人曰：「試當觀汝所重福田。」夫人白言：「大王！此輩少年顏容盛壯能修梵行，王不稱奇。王雖年邁未能靜息，彼水中戲亦何見責？」時具壽鄔波離觀彼王心知生輕慢，欲令信故告諸人曰：「仁等可各整衣服，俱持水瓶共還住處。」時鄔波離以神通力，與同梵行者各昇虛空，於王樓上飛騰而過。時勝鬘夫人俯觀其影仰視希奇，便白王曰：「王可觀此勝妙福田騰空而去。」王言：「夫人！豈有證阿羅漢者水中戲耶？」夫人答曰：「此則是王之所聞知，有未聞事王所不知。」王曰：「何謂也。」夫人曰：「心如電光須臾改易，以堅固定猶若金剛，剎那之間破無明惑，王不應怪。」王聞語已默然無答。時勝鬘夫人見斯事已，便令使者禮拜世尊，并申請白：「見諸聖者在水中戲，唯願世尊於諸聖者而為憶念，勿令水中而為戲樂。」爾時世尊聞是事已，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水中戲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十七眾，餘義如上。

若苾芻於水中戲，如上所說浮沒掉舉等事，皆得墮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其九事能生於犯。云何為九？謂自喜、教他喜，自戲、教他戲，自跳、教他跳，掉舉、弄影、身相打拍。若苾芻作水中戲意，從床而起帶持衣服，往詣河池所脫上衣，著洗裙身入水中，乃至未沒已來，皆惡作罪；身若沒時，便得墮罪。出時亦爾。若作求涼冷意者，出沒無犯。或從此岸向彼岸、從彼岸向此岸、或沿波或泝流等，皆犯墮罪；若作學浮意者無犯。若打水鼓，廣說如前，乃至以指彈作聲，皆得墮罪。若瓶瓦甌器盛水而戲者，波逸底迦；乃至指彈得惡作罪。若羹臛椀中打作鼓聲，乃至指畫為跡作調戲心，得惡作罪；欲令冷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如上說。

與女人同室宿學處第六十五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阿尼盧陀斷眾結惑證阿羅漢，彼既自受解脫勝樂作如是念：「世尊於我已作大恩，我於世尊欲作何事而能報德？我今宜可利益有情，此即名為酬恩中勝。」作斯念已，執持衣鉢人間遊行至一聚落。此聚落中有一長者，二男、一女。其女長成行不貞謹，彼二兄弟因與他競，他人告曰：「汝妹未嫁與外人私通。」兄弟聞已問妹虛實。妹即答曰：「我實清謹，世人謾說。」於後不久遂便有娠，兄弟問曰：「汝言清謹，何處得斯？」妹曰：「曾有禿人強逼於我，因即有娠。」後遂生男，時人名為禿子，母號禿子母。是時具壽阿尼盧陀既至此村，日將欲暮求宿處所。時諸童子報言：「聖者！彼處有禿子母舍，必相容宿。」時具壽阿尼盧陀隨言即去，投彼家宿。時禿子母遂相容止，便生邪念，即於夜中就尊者所欲相抱捉。于時尊者知其惡見，以神通力上昇虛空。女人見已生希有心，求哀懺謝仰而告曰：「唯願聖者慈愍我故，當為下來。」是時聖者為利益故，縱身而下為其說法，女聞法已心便啟悟證獲初果。既至明日，其女兄弟至還見譏：「汝之姊妹非但俗旅，雖釋迦子亦被拘牽。」彼二聞已俱生忿怒，便就其舍欲殺苾芻。是時尊者觀二童子及諸有情根機時熟，即昇虛空現十八變作希有事。時彼聚落四近諸人，各並雲奔共觀異相。尊者復坐即便為眾宣說法要，令彼兄弟及萬二千人皆得見諦。廣說乃至阿尼盧陀見斯過已，更不復於俗舍之中而為止宿。

復於異時阿尼盧陀於一村隅苑園中宿，即於此夜有諸賊侶，欲偷劫此村過苑園中，見苾芻宿共相議曰：「我欲盜財見不祥相，我今宜可殺此苾芻。」時賊將軍先是尊者寺內作人，既遙見之遂相憶識，告諸人曰：「君等當知！昔有商客入大海中遭諸厄難，稱其名者安隱而歸，如此之人不應造次便為殺戮。我等且去入村，若不得物迴殺未晚。」諸賊相隨入村劫盜，多獲財物還至園中。是時尊者便為群賊宣說法要示教利喜，皆令見諦得預流果。時彼諸人皆留盜物還彼村人。其夜有天告村人曰：「汝等諸人賊所盜物，皆由尊者阿尼盧陀威神力故，所有財物並在村外苑園之中，皆不將去，汝至天明各往收取。」時彼村人聞天告命，至天曉已便往園中，到尊者所各禮足已在一面坐，尊者為其說法，令萬二千人亦皆見諦。時彼賊侶有五百人，便求尊者而為出家。時阿尼盧陀將五百人詣世尊所，世尊見至便命善來苾芻，皆成出家并即圓具，蒙佛教誡不久皆證阿羅漢果。

時諸苾芻問阿尼盧陀尊者：「得安樂行不？」答曰：「有安樂行，亦有苦行。」問言：「云何？」答曰：「我利有情斯成樂行，幾遭斬首是為苦行。」問言：「何故？」即便具答投女宿事。諸苾芻曰：「合與女人共室宿耶？」答曰：「只由不合有此過生。」少欲

苾芻聞已嫌賤：「云何苾芻與女人同室宿？」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共女人同室宿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具壽阿尼盧陀，餘義如上。
共者，兼彼也。
女人者，若婦、若童女，謂堪行婬境。
同室宿者，室有四種如上。釋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與女同宿，身在中閣、女人在閣下，應拔梯令上、或門安居鑰、或遣人看守。若異此者，乃至明相未出已來，得惡作罪；若過明相，便得墮罪。若苾芻在閣下、女在中閣，或苾芻在中閣、女在上閣，或復翻此，廣說如前。或苾芻在房、女在簷前，唯除梯一事，餘並如前。若女在房中、苾芻簷下，應外繫其戶，餘如前說。若在門屋下，苾芻門內、女在門前，應內安關居，翻斯外繫，餘並同前。假令共室，若有夫主守護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具壽阿尼盧陀曾作何業生富貴家，出家斷惑證阿羅漢，廣化有情為大利益？唯願為說。」佛告諸苾芻：「汝等當聽！乃往過去迦攝佛時有一苾芻，於聚落中住，建大寺宇躬為撿挍，設上供養願求解脫，共住弟子有五百人。時聚落中所有人民，於苾芻處信敬深重，乃至廣說。由昔撿挍供養眾僧故生富貴家，由發願力故證阿羅漢。彼五百弟子即今五百阿羅漢是。昔聚落中所有居人，即所化諸人是。」又問：「何因得妙天眼，佛弟子中最為第一？」佛言：「昔迦羅村馱佛制底之處興大供養，時有群賊欲行竊盜入制底中，見其燈闇遂便挑舉，覩佛尊容情生歡喜，即發大願：『願我來世得遇大師承事無倦，得妙天眼人中第一。』由彼願力今獲天眼最為第一。汝諸苾芻當如是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一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恐怖苾芻學處第六十六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大目乾連度十七眾，出家并受近圓已。此十七人便與六眾而為共住，於六眾邊受學法義，自相謂曰：「我等無知不閑經典，常被六眾之所輕忽，宜各策勵勤為習誦。」六眾知已，時鄔陀夷便於初夜彼誦習時，即反披毛緂作可畏聲云：「藥叉來欲害於汝。」共相恐怖，時十七眾各大驚惶。復於他日其十七人恨相恐懼，即便共打鄔陀夷幾將命斷，以油塗身委頓而臥。苾芻見已問言：「何故？」答曰：「我為少許戲笑之事致斯困辱。」以緣具告。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怖他苾芻令生不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若自恐怖、若教人恐怖他苾芻，下至戲笑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

他苾芻者，謂此法中人。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為恐怖他意，便作種種可畏形狀，所謂諸雜色類如燒杌樹、或復作諸鬼神等像云：「來食汝、斷汝命根。」隨彼苾芻怖與不怖，而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若苾芻作恐怖他意，便作種種可畏諸聲，所謂師子虎豹及諸鬼神等聲云：「來食汝。」餘並同前。若苾芻作恐怖他意，便作種種可畏諸氣，所謂大小便氣或鬼神等氣云：「此諸物欲來害汝。」餘並同前。若苾芻作恐怖他意，作不可意觸，所謂麁鞕席薦及諸鬼神惡觸之事云：「來害汝。」餘並同前。若苾芻作恐怖他意，便作種種可愛之色，所謂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天神等像云：「此來害汝。」隨彼苾芻怖與不怖，得惡作罪。若作可愛聲，所謂琵琶、笙笛、天龍等聲云：「此諸聲欲來害汝。」若作可愛氣，所謂栴檀、沈水、龍腦、鬱金、天龍等氣：「欲來害汝。」若作可愛觸，謂繒綵細疊等上妙諸觸，及天龍等觸云：「此諸觸欲來害汝。」隨彼苾芻怖與不怖，皆得惡作罪。若欲令前人生厭離心，為說捺洛迦、傍生、餓鬼、人、天諸趣所有苦樂之事，令發怖心者，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廣說如上。

藏他苾芻等衣鉢學處第六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諸苾芻赴請，世尊不去。六眾苾芻與十七眾在後徐行至一池所，六眾即便告十七眾曰：「具壽！未須急去，且共入池徐徐澡浴。」既入池已告十七眾曰：「共汝俱沒誰後出頭？」十七眾既沒，六眾即便疾出，取彼衣裳藏草叢下急行而去。十七眾良 久方始出頭，四顧瞻望不見衣服，各處而住。時尊者舍利子及大目乾連，人間遊行迴至於此，諸人遙見知是其師，白言：「鄔波馱耶！我等俱被六眾藏置衣裳，無緣得往俗家受供。我等今者知欲云何？」時大目連即為觀察，見其衣服藏草叢下，遂取衣裳與十七眾。彼著衣已往赴請處，既到坐次令苾芻起。苾芻怪問：「何故後來共相紛擾？」十七眾答諸人曰：「大德！我向無鄔波馱耶者，我等悉皆絕食終日。」問言：「何故？」即以事具答，少欲苾芻聞生嫌恥：「云何苾芻藏他衣服共相惱亂？」時諸苾芻還至寺內，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是苾芻、苾芻尼、若正學女、求寂、求寂女衣鉢及餘資具，若自藏、若教人藏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
時有苾芻寄餘苾芻衣，苾芻但藏自衣不藏他衣。時有賊至盜他衣去，苾芻因此衣服廢闕，佛言：「除時因緣，藏者無犯。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藏苾芻、苾芻尼、若正學女、求寂、求寂女衣鉢及餘資具，若教人藏，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餘義如上。
苾芻等五眾，並此法中人。
衣有七種，腰絛有三，及所餘文並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自藏他苾芻等衣鉢資具，若教人藏，咸得墮罪。除餘緣故者，謂八難等，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如上說。

受他寄衣不問主輒著學處第六十八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陀夷斷諸煩惱惑證阿羅漢已，廣說如餘，難陀、鄔波難陀依眾而住。時鄔波難陀年衰朽老，弟子門人無承事者，衣裳垢膩欲為浣染，持與弟子告言：「此衣我，無所用，與汝將去。」時彼弟子心貪衣故，即取浣染料理訖。爾時世尊欲往人間遊行，弟子即便持所浣衣寄親教師，隨佛而去。鄔波難陀後取其衣，著用垢膩舉之舊處，如是乃至世尊還來。時有施主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時鄔波難陀弟子作如是念：「我今宜取新浣染衣

俗舍而食。」開袋見衣悉皆垢膩不堪披服，便著隨宜破弊之衣往赴請處。餘苾芻問：「何意著此垢衣而來受供？」即以事白。少欲苾芻聞生嫌恥：「云何苾芻受他寄衣，不問輒著？」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受他寄衣，後時不問主輒自著用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
不問主者，謂隨自意不從借著。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受他寄衣不問而用者，結罪同前。若是得意相知，或是聞用歡喜，雖復不問，著用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以眾教罪謗清淨苾芻學處第六十九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具壽實力子住鷲峯山，於積石池邊經行遊履。時嗢鉢羅苾芻尼遙見尊者，來申禮敬。彼苾芻尼剃髮未久，低頭禮拜欲起之時，頭戴實力子大衣而起，乃至友、地二苾芻見斯事已，遂還住處告諸苾芻曰：「諸具壽！欲令我等於何人處生信仰心？而我自見實力子共嗢鉢羅苾芻尼身相摩觸。」廣說其事。時諸苾芻聞已白佛，佛告諸苾芻：「汝等善當究問，彼二苾芻何所見？云何見？以何事故，汝等往彼見身相觸？」時諸苾芻奉佛教已，問彼二人所見虛實，彼二答言：「諸具壽！我等實不見實力子與嗢鉢羅尼身相摩觸，但見禮拜以頭舉衣。我有瞋恨忿心故作是說。」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云何苾芻於清淨無犯之人，以無根僧伽伐尸沙法謗？」即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瞋恚故，知彼苾芻清淨無犯，以無根僧伽伐尸沙法謗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友、地二人，餘義如上。
瞋恚者，謂懷忿恨。
清淨苾芻者，謂實力子。
無根者，謂無三根見、聞、疑事，餘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謂知清淨人以無根法謗，十事成犯，五事無犯。云何為十？謂不見其事、不聞、不疑，便作如是虛誑解想，實無見等，妄言：「我有見、聞、疑。」作是說時得波逸底迦。或聞而忘、或疑而忘，作如是解作如是想，而云：「我聞、疑不忘。」作是說時得波逸底迦。或聞而信、或聞不信，而言我見；或聞而疑，或聞不疑、或但自疑，而云：「我見。」作是說時得波逸底迦，是謂十事成犯。云何五事無犯？謂彼不見、不聞、不疑，有見

等解有見等想，作如是語：「我見、聞、疑。」者無犯。或聞而忘或疑而忘，有聞疑想而言聞等，亦無有犯。如謗清淨人時，十事成犯，五事無犯。若謗清淨似不清淨人，亦復如是。若謗不清淨人，十一事成犯。六事無犯。云何十一？謂不見、不聞、不疑，作如是解作如是想，實無見等，妄言：「我有見聞疑。」作如是說時得波逸底迦。或見而忘、或聞而忘、或疑而忘，作如是解作如是想，而云：「見、聞、疑不忘。」作如是說時得波逸底迦。或聞而信、或聞不信，而言：「我見。」或聞而疑、或聞不疑、或但自疑，而云：「我見。」作是說時得波逸底迦。是謂十一事成犯。云何六事無犯？謂彼不見、不聞、不疑，有見等解有見等想，作如是說：「我有聞疑。」者無犯。或見而忘、或聞而忘、或疑而忘，有見等解有見等想，而言見聞等，亦皆無犯，是謂六事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與女人同道行學處第七十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此城中有一織師，稟性麁獷難為共住，諸餘織師知其性惡不共婚娶，便往室羅伐城娶織師女為妻，將歸故里住王城中，常加苦楚鎮無樂意。時彼隣家有一老母，其女詣之告云：「阿母！我遠嫁此得惡夫婿，恒加杖楚無有樂心，我欲逃走，其事如何？」母默無對。其女出外見有苾芻往室羅伐，即與相隨尋路而去。是時織師尋蹤急逐，見一苾芻共婦隨路。織師遙見待至一村，喚諸相識共打苾芻幾將至死，少得穌息漸至室羅伐城。苾芻見問：「行李安樂不？」答言：「寧有安樂！」遂問其故，具答所由。諸苾芻曰：「汝合與女人更無男子隨路行耶？」報云：「只由不合遭斯厄難。」少欲苾芻聞生譏恥：「云何苾芻與無男子女人隨路而去？」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共女人同道行更無男子，乃至一村間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餘義如上。

女人者，謂堪行婬境。

更無男子者，但有二人。

道，謂曠遠路。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獨與女人於迥遠路相隨而去者，得波逸底迦。若一村間有一拘盧舍，如是至七，若未滿拘盧舍，皆得惡作；若滿，皆得墮罪。或從村至野，或從野至村，里數得罪與上相似。若於其處他遣女人為引導者無犯。或時苾芻迷於道路，女人來為指授者，此亦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第八攝頌曰：

賊徒年未滿、　掘地請違教、
竊聽默然去、　不敬酒非時。

與賊同行學處第七十一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一苾芻於王舍城竹林中住，為夏安居。時彼苾芻夏了作衣竟，欲往室羅伐城禮世尊足，出求商旅。時有商人欲向室羅伐城，此之商人是偷稅者，苾芻不知，共相隨去，欲至稅所便取餘路偷道而行。時彼稅官伺知偷路，遂便捉獲俱縛將來，知苾芻無過即便放去。既得脫已漸至給園。諸苾芻見問言：「善來！行李安樂不？」答言：「何有安樂？」問言：「何故？」具以事答。諸苾芻問言：「具壽！豈合與賊相隨而行！」答曰：「只由不合見斯難苦。」少欲苾芻聞生嫌恥：「云何苾芻與賊同道行？」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賊商旅共同道行，乃至一村間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

與賊者，謂破壞村坊及偷關稅。

同道行者，謂迴遠處共為伴侶，乃至一村間，得波逸底迦。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與賊同行者，得波逸底迦。若一村間有一拘盧舍，乃至七村，廣說如上，皆得墮罪。若以賊為防援引導人者，同行無犯，或迷失道彼來指示者，雖同道去此亦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與減年者受近圓學處第七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大目乾連與十七眾出家受近圓。時諸童子既近圓已，通夜不食而至天明，飢火所燒身形羸瘦，遂便啼泣。爾時世尊聞邊房中有小童子啼泣聲，告阿難陀曰：「邊房之內何意有童子啼泣聲？」時阿難陀白言：「世尊！是十七眾出家近圓，無非時食忍飢不堪，因此啼泣。」世尊告曰：「豈諸苾芻與減年者而受近圓成苾芻性耶？」白言：「世尊！與受近圓。」佛告阿難陀：「若人未滿二十，不能忍受寒熱飢渴，乃至巡家乞食皆並不能。以此緣故，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知年未滿二十，與受近圓成苾芻性者，波逸底迦。此非近圓，諸苾芻得罪。」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餘義如上。

未滿二十者，謂減年人不堪進具。
言成苾芻性者，雖以白四羯磨法受而不成苾芻。
此非近圓，諸苾芻得罪者，謂除本師，所餘諸人皆得惡作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人年未滿二十作未滿想，欲受近圓，諸苾芻問言：「汝滿二十未？」答言：「未滿。」若苾芻與受近圓者，此人元不得戒，本師犯墮罪，餘人得惡作。若餘人共住同受用者，亦皆惡作。
若人未滿二十作未滿想，欲受近圓，諸苾芻問言：「汝年滿二十未？」答言：「我自憶知心無疑惑，未滿二十。」諸苾芻與受近圓，此人不得戒，得罪同前。若人年未滿二十，作年滿想，欲受近圓，諸苾芻問言：「汝滿二十未？」答言：「我滿二十。」諸苾芻與受近圓，此人得戒成苾芻性，本師無犯，餘人亦無犯。
若人年未滿二十，作年滿想，欲受近圓，諸苾芻問言：「汝滿二十未？」答言：「我自憶知心無疑惑，年滿二十。」諸苾芻與受近圓，此人得戒成苾芻性，本師無犯，餘人亦無犯。
若人未滿二十，然不自知心無疑惑，欲受近圓，諸苾芻亦不曾問，設有問時亦不酬答，然諸苾芻與受近圓。此人得戒成苾芻性，本師有犯，餘人亦有犯，共住等無犯。
若人滿二十作不滿想，欲受近圓，諸苾芻問言：「汝滿二十未？」答言：「未滿。」時諸苾芻與受近圓，此人得戒成苾芻性，本師及眾並皆有犯，共住等無犯。
若人年滿二十作不滿想，欲受近圓，諸苾芻問言：「汝年滿二十未？」答言：「我自憶知心無疑惑，未滿二十。」諸苾芻與受近圓，此人得戒，本師有犯，餘人亦有犯，共住等無犯。
若人年滿二十，作滿二十想，欲受近圓，諸苾芻問言：「汝年滿二十未？」答言：「滿二十。」諸苾芻與受近圓，此人得戒，本師及眾並皆無犯。
若人年滿三十作滿二十想，欲受近圓，諸苾芻問言：「汝滿二十未？」答言：「我自憶知心無疑惑，年滿二十。」諸苾芻與受近圓，此人得戒，諸苾芻無犯。
若人年滿二十，然不自知心無疑惑，欲受近圓，諸苾芻不問，設問彼復不答，諸苾芻與受近圓。此人得戒，諸苾芻有犯，共住等無犯，同前廣說。此中初二非受近圓，若與善苾芻同在一處，若二、若三為褒灑陀，是賊住故此應滅擯。若人年未滿二十作滿二十想，此成近圓，有親屬來問言：「此人年未滿二十，誰與受具？」者，應與此人計胎中月及閏月，若滿者善。若不滿者退為求寂，更與受戒。若不退為求寂、不更受戒者，與善苾芻同在一處，若二、若三為褒灑陀，是賊住故此應滅擯。若人年十九而與近圓，若未經一歲

便自憶知未滿二十，應計胎中月及閏月，若滿者善，若不滿者，應退為求寂更與近圓。若不爾者，與善苾芻同在一處，若二、若三為褒灑陀，此應滅擯。若經一歲而憶知者，名善受近圓。汝諸苾芻！若人於善說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難值遇故。若人年十八而與近圓，若未一歲憶未滿者，應退為求寂更與近圓。若不爾者，與善苾芻同在一處，若二、若三為褒灑陀，此應滅擯。若經一歲憶未滿者，計胎中月及閏月，滿者善，若不滿者，應移其處更與近圓。若不爾者，同前滅擯。若經二歲方憶知者，此即名為善受近圓，廣說如上。聖教難遇故，若人未滿二十而有疑心，此應為作憶念計其年月實滿不滿，除去疑情。若未滿者，應以胎閏而為計之，若滿者善，若不滿者廣說如前。若人年滿二十作不滿想，希求具戒與受近圓，名為善受。若人年滿二十作年滿想，希求具戒受近圓，名為善受。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壞生地學處第七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眾苾芻自手掘地或教人掘，或造堤防或損蟻封等，諸外道見皆共譏嫌：「云何出家苾芻作諸俗務，掘地害命情無悲愍？」少欲苾芻聞已白佛。佛集苾芻，以種種方便讚歎持戒少欲知足，呵責多欲作無益事，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手掘地、若教人掘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餘義如上。
自他同前。
地者，有其二種：謂生地、非生地。云何生地？謂性是生地，或因發掘於三月中經天大雨，是名生地。若無雨者，經六月後方名為生。釋罪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生想舉地皮，　釘橛并畫地，
牛糞崩河岸，　泥牆濕性連。
畫壁青衣損，　砂石土相和，
吉辰無淨人，　釘杙深四指。

若苾芻掘損生地，得波逸底迦；若非生地者，得惡作罪。若苾芻舉地皮時，若與地性相連者，波逸底迦；若不相連者，得惡作罪。若苾芻釘橛者，波逸底迦；若拔橛者，得惡作罪。若苾芻輒畫地者，得惡作罪；若輕為記數者無犯。若苾芻牛糞著地而發起者，得惡作罪；若但取牛糞者無犯。若苾芻崩河岸時損生地者，波逸底迦；若

有墮裂而崩墮者，得惡作罪。若苾芻搖動河池中泥者，得惡作罪。若坻在泥處而擎起者，得惡作罪。若牆上釘杙者，波逸底迦。若牛糞著牆發舉者，得惡作罪。若推牆壁與濕性相連者，得波逸底迦。若有墮裂者，得惡作罪。若畫壁，得惡作罪；若作記數想者無犯。若牆上生青衣損動者，得惡作罪。若掘石地石少土多者，得波逸底迦罪；若土少者，得惡作罪；若純石者無犯。若掘砂地砂少土多者，得波逸底迦；若砂多者得惡作；若純砂者無犯。若營作苾芻欲定基時，得好星候吉辰無有淨人，應自以橛釘地欲記疆界，深四指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如上。

過四月索食學處第七十四

佛於釋迦處人間遊行，漸至劫比羅城在多根樹園。時釋迦大名知佛來至，便往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即從座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佛及僧慈悲哀愍，受我三月飲食供養，并及一切所須之物。」世尊默然而受，見佛受已從座而去。既至宅中告家人曰：「我請佛僧三月供養，汝等當辦勿令有闕。」時六眾苾芻聞是事已，便作是念：「我等云何於三月中噉好飲食，常得消化身輕安隱無病苦耶？」即往醫人處問其方藥。醫人告曰：「先食油膩後當痢下，雖多食噉而能消化。」時鄔波難陀聞斯語已，皆如醫教於三月中常噉好食，三月既了尚從厨人索好美食，謂肉羹等，從索不得。時彼厨人往報大名施主，時彼聞已便起譏嫌，少欲苾芻聞是語已極生嫌恥：「云何苾芻受他請了非分強索？」以緣白佛。

佛言：「汝等勿復從他施主強為乞索因生忿惱。汝等當聽！乃往過去於靜林中，在大池側有一仙人，跏趺而坐繫念思惟。時有龍子從池中出，以身繞仙為遮寒苦，并復報云：『仁何所須？』如是日日常以身繞。時彼仙人由斯惱故，遂嬰疾病懷憂而住。有餘仙人來至其所，問言：『何故身體衰羸頓至如是？』以事具答，彼仙告曰：『龍子若來，頂有明珠，應可從乞，彼惜珠故不復更來。』仙人聞已見彼龍來，即從乞珠慇懃不已，龍遂遠去，說伽他曰：

「『飲食及衣服，　皆由珠所致；
仁雖強乞求，　我實不能與。
汝從我乞珠，　出言如利劍；
亦如大石壓，　從今更不來。』

「汝諸苾芻！彼之龍子是傍生類，聞強乞求因即遠去，何況於人。是故汝等不應從他強為乞覓。復次汝應更聽，於往昔時有一仙人，於大林中修習靜慮，時此林中多諸飛鳥，鳴聲喧聒令彼仙人心不能定。有餘仙人來至其所，見不得定，問言：『何故不定？』即以事答。彼仙告曰：『仁今可於夜中然大炬火，於彼林下作如是語：「汝等可與我翼，并與我卵及小鳥兒，以充食用。」』時彼諸鳥聞是語已，銜卵將兒移向諸處。汝諸苾芻！彼是鳥類，聞強乞時尚皆遠去，況復於人。」爾時世尊廣引譬喻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四月請，須時應受。若過受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制學處已，漸次遊行至王舍城，住竹林園中至坐夏。時影勝大王請佛及僧三月供養。時具壽畢隣陀跋蹉姊夫復請供養，畢隣陀跋蹉遂便白佛，佛言：「今我隨開。若別別請者，苾芻應受無犯。」復有客苾芻來，作如是念：「我不被王請。」遂行乞食。王因見之問言：「我請眾僧，何因乞食？」答言：「我不受請。」王曰：「諸有苾芻我更請之。」以事白佛，佛言：「若更請者，苾芻應受。」時諸苾芻作如是念：「王務繁多或容廢忘，我行乞食。」王復遙見：「我已更請何意乞食？」苾芻告曰：「王法事繁或容廢忘。」王曰：「我更慇懃重請，願受我食。」以事白佛，佛言：「若慇懃重請，當可受之。」時影勝王請佛僧食。時既滿已巡行乞食，王復遙見：「何因聖者仍行乞食？」白言：「王請食了，是以行乞。」王曰：「我今常請。」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若常請者，苾芻應受。」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少欲，呵責多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為諸弟子重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四月請，須時應受，若過受者除餘時，波逸底迦。餘時者，謂別請、更請、慇懃請、常請，此是時。」

若苾芻者謂鄔波難陀。

四月者，謂齊四月。

請者，謂他延請。

受者，謂許其事。

若過者，謂過期限。

除餘時者，謂別請時，即是不及餘人。更請，謂數數更請。慇懃請者，謂更慇懃盡心而請。常請者，謂是長時延請。此是時者，謂隨開時。釋罪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他請麁食從索美好，索時惡作，食便墮罪。若他與好食從索麁者，索時惡作，食時無犯。如與乳等時便從索酪等，索時惡作，食時墮罪；若病者無犯。若苾芻巡家乞食，女人見已持食而出。若苾芻情有所希者，應告彼女曰：「更不須

飯。」若女返問：「聖者更何所須？」者，此即是請；隨所須者當就覓之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遮傳教學處第七十五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世尊法爾：若制二部共學處時，即二部僧伽並皆須集。此之學處是二部共有，然尼眾不集。佛告具壽阿難陀：「汝可語朱荼半託迦：『汝當持此學處詣苾芻尼眾而為宣告。』」時阿難陀即往朱荼半託迦所，具陳佛語。時朱荼半託迦奉佛教已，便往尼寺欲宣佛教，於其中路見六眾苾芻，便告之曰：「具壽！佛為二部僧伽今制學處。」六眾問曰：「是何學處？」即為陳說：
「若復苾芻有四月請，須時應受。若過受者除餘時，波逸底迦。若有別請、更請、慇懃請者、常請者，此是時。」既為說已報六眾曰：「具壽！此之學處應當修學。」六眾報曰：「汝是愚癡不分明不善好，我今豈能用汝之言行斯學處。我若見餘苾芻善閑三藏者，當隨彼言受行學處。」作是罵已遂便捨去。時半託迦又至十二眾苾芻尼處，彼亦如是作非法言。餘眾苾芻苾芻尼聞已歡喜，頂受奉行。時半託迦還住處已，即以此事白諸苾芻。時少欲者聞是語已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聞諸苾芻作如是語：『具壽！仁今當習如是學處。』彼作是語：『我實不能用汝愚癡不分明不善解者所說之言受行學處。我若見餘善閑三藏，當隨彼言而受行。』者，波逸底迦。若彼苾芻實欲求解者，當問三藏，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六眾也，餘義如上。
具壽！仁今當習如是學處者，謂是所傳學處。
不能用汝愚癡等者，謂思其惡思、說其惡說、作其惡作，名之為愚。若不持經律論，名之為癡。若於三藏不了其義，名不分明。若於三藏不善決擇，名不善解，餘文易知。乃至釋罪皆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有苾芻告餘苾芻作如是語：「具壽！仁可習行如是學處。」彼便報云：「我不能用汝語。」便以愚等四事一一說時，皆得墮罪。若彼前人是實愚等，說時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默聽鬪諍學處第七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陀夷斷眾結惑證阿羅漢，具壽闡陀向憍閃毘省緣而坐，阿說迦、補捺伐素俱並命終，難陀、鄔波

難陀依大眾住。時十七眾見是事已，各生勇決報怨之心，共作是議：「於六眾內極相欺惱者，鄔波難陀常為初首。我等應與作捨置羯磨。」便向食堂所共為籌議。時鄔波難陀詣其窓所，側耳而聽聞彼議論，即入堂中苦為剋責，作如是語：「我必當為汝等作大治罰，汝等豈可不聞古仙頌曰：

「『譬如絆象皮繩朽，　風吹日曝已多時；
雖復無力可如初，　五百群羊尚可縛。』」

時十七眾知鄔波難陀覺其事已，便出共詣溫堂之所評論其事，欲為捨置。時鄔波難陀復於屏處聽其言說，便入堂中更為害語。時彼十七便往上閣，鄔波難陀住在中閣。彼在中閣，鄔波難陀住在閣下。彼在房內，鄔波難陀遂居簷下，或復翻此。彼在門屋下，鄔波難陀即在門隅，或時翻此。時十七眾共作是議：「我等不能為彼老人作捨置羯磨，唐捐辛苦宜就其所共作懺摩。」便至其所請見容恕，既愧謝已，問言：「大德！因何得知我等欲為大德作其捨置？」彼便一一具答其事：「汝所至處，我隨後聽。」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云何苾芻知他苾芻有鬪諍事共作評論，而便竊往側聽其語，作如是念：『隨彼籌議，我當發舉。』」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餘苾芻評論事生，求過紛擾諍競而住，默然往彼聽其所說。作如是念：『我欲聽已當令鬪亂。』以此為緣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
餘苾芻者，謂此法中人。
言評論事者，謂初見不可意事始作評論。
言求過者，謂求覓過愆更相道說。
紛擾者，謂情不含忍發舉其事。
諍競者，以此諍事入鬪諍門，自結朋黨共相扶扇。
鬪諍而住默而聽者，謂竊聽其言隨彼所說。
鬪亂者，欲令紛競不止息也。釋罪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在於上閣共為議論，有餘苾芻昇閣之時，應蹈階道作聲，或謦欬或彈指。若不作如是事昇閣之時，但聞言聲未解其義，得惡作罪；若解言義便得墮罪。廣說如前，乃至門屋輕重之罪隨事應知。若經行處若靜林中，亦准事應識。若有苾芻隨路行時共為籌議，苾芻後來，所有行法皆准昇閣應知；若不作者，得罪輕重如上。若苾芻先無讎隙，遇爾聞之，或復聽已欲令鬪諍，方便殄息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與欲默然起去學處第七十七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陀夷斷諸結惑，廣說如上，乃至十七眾共為籌議，集苾芻眾已，詣上座前作如是白：「我今有所詰問，乃至欲與鄔波難陀作捨置羯磨。」時上座難陀作如是語：「鄔波難陀是老上座，寧容輒與作捨置事？」十七眾白大眾曰：「若與惡人為朋扇者，眾亦與作捨置羯磨。」難陀聞已遂生怖懼，以己毛緂聚在座上，狀似人形默而起去。時眾不知，遂與鄔波難陀作捨置羯磨已，便詣難陀泣而告曰：「何期黑鉢忽然與我作捨置事？」難陀報曰：「汝不須憂，彼眾不集，作法不成。」鄔波難陀曰：「誰不集耶？」答曰：「我不在眾。」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云何苾芻知眾集已作如法事，默然起去？」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知眾如法評論事時，默然從座起去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時諸苾芻久在眾中，其看病人及授事人事有廢闕。由此為緣佛更聽許，若有緣者應囑授去。世尊讚歎持戒，乃至廣說：「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眾如法評論事時，默然從座起去，有苾芻不囑授者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難陀，餘義如上。
眾謂佛弟子。
如法評論者，謂是如法單白、白二、白四羯磨。
默然從座起去者，謂出勢分外。
不囑授者，有苾芻不語知而去。釋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眾有如法事言論決擇，有苾芻不囑授默然從座而起去者，乃至言聲所及處來，得惡作罪；捨此處時得根本罪。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不恭敬學處第七十八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有二苾芻：一名雜色、二名象師子，知諸苾芻集食堂中，依世尊教欲殄諍事。斯之二人，一順眾命；一便違教不赴眾所，眾評論已不生恭敬，令事紛擾。少欲苾芻共生嫌賤：「云何苾芻眾殄諍時自不赴集，見評論已不存恭敬？」

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不恭敬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雜色，餘義如上。
不恭敬者，有其二種：一謂大眾、二是別人。於此二處不恭敬時，皆得墮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大眾集評論事時，喚令赴集而不來者，便得墮罪。喚住不住、遣去不去，遣取臥具而不肯取、不遣取時即便強取，遣請房等事皆同此，違眾教時皆得墮罪。若苾芻見鄔波馱耶、阿遮利耶作如是語，喚來不來乃至房等事，違別人教時皆得惡作。若依道理而白知者，非不恭敬，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飲酒學處第七十九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憍閃毘失收摩羅山，於此山下多諸聚落。有一長者，名曰浮圖，大富多財衣食豐足，娶妻未久誕生一女，顏貌端正人所樂觀。至年長大，娉與給孤獨長者男為妻。浮圖長者未久之間，復誕一息，容儀可愛，初生之日父見歡喜，唱言：「善來！善來！」時諸親族因與立名，號曰善來。由此孩兒薄福力故，所有家產日就銷亡，父母俱喪投竄無所。時諸人眾見其如此，遂號惡來。與乞匄人共為伴侶，以乞活命。時有一人是惡來父故舊知識，見其貧苦遂與金錢一文令充衣食。從此離別漸至室羅伐城。其姊從婢見而記識，歸報大家曰：「我適出外逢見惡來，非常貧窶。」其姊聞已深生惻隱，便令使者送白疊金錢權充虛乏。彼薄福故便被賊偷，姊聞此事而嗟歎曰：「我今何用如此惡業薄福人耶？」即棄而不問。時給孤獨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備辦種種上妙香饌，瞻望佛僧渴仰而住。是時惡來并諸乞侶，聞長者設供冀拾遺飡，遂共相携詣設食處。長者遙見貧人，命使者曰：「佛僧將至，驅出貧人。」時諸乞伴各生此念：「斯大長者先有悲心，我等孤獨常為依怙，何故今時苦見驅逐？豈非惡來惡業之力殃及我等？」即便共舉擲之糞聚。惡來既被同伴所輕，遂於糞聚啼泣而臥。
長者令使往白時至，爾時世尊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大眾圍繞往長者家欲詣食所。爾時世尊由大悲力引向惡來處立，告諸苾芻曰：「汝等當厭流轉諸有無邊苦海，復厭生死資生之具。汝等觀此最後生人，更不流轉受斯苦惱，不自支濟。」即告阿難陀曰：「汝於今日為善來故應留半食。」爾時世尊入長者家就座而坐。長者既見大眾

坐定，即以種種淨妙飲食，供佛及僧皆令飽足。時阿難陀由彼善來惡業力故，所許半食忘不為留。世尊大師得無忘念，知阿難陀忘不留食，即於己鉢留其半分。時阿難陀食已生念：「我於今日情有擾亂，違世尊教。」佛告阿難陀：「假使贍部洲四至大海滿中諸佛，然此諸佛各說深法，汝悉受持無有遺忘。今由善來薄福力故，令汝不憶。汝今可去喚彼善來。」時阿難陀奉教而去，至彼告曰：「善來！善來！」彼不自憶善來之名，默爾無對。阿難陀復更唱言：「是浮圖之子先號善來，非餘人也。」善來聞已作如是念，說伽他曰：

「我失善來名，　今從何所至？
豈非惡報盡，　善業此時生！
佛具一切智，　一切眾所歸；
由彼愛善言，　名善來應理。
我是無福人，　諸親皆棄捨；
禍哉眾苦逼，　豈名為善來。」

時阿難陀即引善來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佛告阿難陀：「與其半食。」阿難陀取鉢授與。是時善來見半食已遂便流淚，作如是語：「雖佛世尊為我留分，但唯片許寧足我飢？」世尊了知善來所念，以慰喻言告善來曰：「假令汝腹寬如大海，噉一一口摶若妙高，隨汝幾時食終不盡。汝今應食，勿起憂懷。」善來便食，食已歡喜。世尊告曰：「汝之衣角是何物耶？」即便開解見一金錢，白佛言：「此一金錢是父知識見我貧苦持以相贈，由薄福故忘而不憶。」世尊告曰：「汝可持此金錢買青蓮花來。」善來去後，佛及僧眾俱還本處。是時善來奉佛教已，遂詣賣花人藍婆住處入彼園中。園主見已報曰：「惡來可去，莫入我園，勿由汝故樹池枯燥。」善來報白：「世尊使我買青蓮花。」說伽他曰：

「我於青蓮花，　其實無所用；
大師一切智，　遣我買將來。」

爾時藍婆聞是佛使，心生敬仰即說伽他曰：

「牟尼大寂靜，　天人咸供養；
汝為佛使者，　須花任意將。」

是時善來與金錢已，多取青蓮花還詣佛所。世尊見已告言：「善來！汝可持此蓮花行與僧眾。」善來持花從佛及僧次第行與。時諸苾芻皆不敢受，佛言：「於此施主生憐愍心當為受用，然諸香物皆益眼根，嗅之無過。」時諸苾芻悉皆為受，花乃開敷。善來既見青蓮花已，憶昔前身曾諸佛所修青處觀影像現前，世尊復為演說法要，示教利喜便證見諦。是時善來獲初果已，即說伽他自申慶讚：

「佛以方便勝羂索，　牽我令住於見諦；
於惡趣中興愍念，　如拔老象出深泥。
我於昔時名善來，　後時人號惡來者；
今是善來名不謬，　由住牟尼聖教中。」

說是頌已即從座起，禮佛雙足白言：「世尊！我今欲於如來善說法律之中出家離俗修持梵行。」世尊以梵音聲告言：「善來苾芻！汝修梵行。」說是語已即便出家，鬚髮自落法服著身，具足近圓成苾芻性。是時善來從此已後，發大勇猛守堅固心，於初後夜思惟忘倦，斷除結惑證阿羅漢果，說伽他曰：

「昔於諸佛所，　但持瓦鐵身；
今聞世尊教，　轉作真金體。
我於生死中，　更不受後有；
奉持無漏法，　安趣涅槃城。
若人樂珍寶，　及生天解脫；
當近善知識，　所願皆隨意。」

從佛世尊度舍利子、大目乾連、大迦攝波、畢隣陀伐蹉等已，諸世間人不信敬者，便生嫌議作如是語：「沙門喬答摩是盜世間珍寶之賊，於大地內時有如斯人中龍象間出於世，悉皆竊誘令其出家以充給侍。」佛亦曾度尼他賤人、小路、牛主、勝惠、河側五百漁人及善來等，不信敬人復生譏謗：「沙門喬答摩貪覓弟子無有休息，世有貧賤愚癡之人，亦度出家以為走使。」世尊聞已作如是念：「我大弟子德若妙高，時眾無知輒為輕忽，無故招罪自害其軀。今我宜應發起善來殊勝之德。」世尊法爾，諸弟子中實有勝德人不知者，佛即方便彰顯其德。爾時世尊為欲發起善來德故，命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失收摩羅山，若諸苾芻樂隨逐者可持衣鉢。」廣說乃至到失收摩羅山。

時彼住處有一毒龍，於菴婆林依止而住，近此山邊所有穀稼常被傷損。此山諸人聞佛來至，悉皆雲集行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為諸人眾演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諸人眾即從座起，禮佛足已白言：「世尊！唯願哀愍，明當就舍受我微供。」世尊知已默然而受。

時諸人等知佛受已從座而去，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供養，并貯水器敷設既訖，旦令使者往白時至。世尊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大眾圍繞往設供處，便於眾首就座而坐，山下諸人婆羅門等具設供養。佛及眾僧各飽足已，乃至俱詣佛所隨處而坐，佛為說法深心歡喜，白佛言：「世尊！我等常聞世尊善能調伏極惡藥叉，謂曠野藥叉、箭毛藥叉、驢像藥叉等；又女藥叉亦皆調伏，謂阿力迦、訶利底等；又諸毒龍亦皆降伏，謂難陀、鄔波難陀、阿鉢羅龍王等。世尊！然此山下菴婆毒龍，常於我等枉作怨讎橫為損害，每日三時恒吐惡氣，齊至百里所有禽獸，聞其毒氣皆悉命終，諸男女等形色黧變盡無光彩。唯願世尊哀愍我等降此毒龍。」爾時世尊聞是語已，告阿難陀曰：「汝可將籌行與大眾，能伏龍者當可取之。」于時大眾竟無取者，世尊即命善來曰：「汝可取籌為眾伏彼菴婆毒龍。」是時善來聞佛命已，即便取籌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聚落中巡行乞食，飯食訖往菴婆龍所住之處。時彼龍王遙見善來入其住處，發大瞋恚騰雲晝昏，雷霆震地便下雨雹欲害善來。是時善來便入慈定，所有風雨降注之物，悉皆變成沈水香粖、栴檀香粖、耽摩羅香粖，從空而下。時菴婆龍轉更瞋發，復下劍輪矛槊等物，至善來上無不皆成天妙蓮花，從空而下。龍復放烟、善來亦放煙，龍復放火、善來即便入火光定，以神通力身如火聚，周遍龍宮及餘住處火焰充塞。時彼毒龍見大焰火心極驚怖，身毛遍竪便欲逃竄，遂見餘方猛焰俱遍，唯善來處寂靜清涼。毒龍遂往禮善來足作如是語：「願為救護！願為救護！」善來告曰：「汝於前身作垢穢業墮傍生中，復於今時更為惱害作眾不善，從此命終當墮何處？欲何所依？必墮地獄，此不須疑。」是時毒龍白善來曰：「大德！幸賜言教，我於今時欲何所作？」善來答曰：「當受三歸并五學處，至盡形壽要心莫犯。」是時毒龍即受三歸并五學處，至盡形壽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飲酒、不妄語。為要契已頂禮善來忽然不現。爾時善來既伏毒龍，往詣佛所禮佛足已白言：「世尊！彼之毒龍我已伏訖，為受三歸并五學處。」佛告諸苾芻：「我諸弟子聲聞之中，降伏毒龍善來第一。」

爾時失收摩羅山遠近諸人婆羅門等，見伏毒龍眾無惱害，皆大歡悅得未曾有。各持香花供養之具，往詣佛所以申慶悅，禮佛足已各住一面，白言：「世尊！幸蒙聖力除彼毒龍，欲申供養願垂納受。」佛告諸婆羅門居士男女：「汝等當知，彼之毒龍乃是浮圖之子善來苾芻令其改惡為受歸戒，非是我力。汝等宜應持此諸物供養善來以

申報德。」是時諸人奉佛教已，便持供養詣善來所，頂禮其足白言：「聖者！仁於我等降大慈悲施以無畏，能令品彙并皆穌息，願垂教命欲何所為？」善來告曰：「各隨所依供養三寶。」時婆羅門等由善來故，請佛及僧七日設食，佛默然受。時諸人等知佛受已禮足而去，即於其夜具辦種種上妙飲食，敷設座褥，旦令使者往白時至：「供養備辦願佛知時。」

爾時世尊於日初分將諸大眾，往施主家設食之處。諸婆羅門居士等見坐定已，即以種種上妙飲食供佛及僧，皆飽足已，便於佛前聽說法要。初日既然，乃至七日悉皆如是。有婆羅門，是善來父先舊知識，能呪毒龍，為怖龍故遂往室羅伐城，改名而住。時勝光王立為主象大臣，此人因事來至山下，既聞善來降毒龍已生大歡喜。往善來處禮雙足已白言：「聖者！我輩有怖多並逃避，今聞大德興悲愍心為除怨害，不任欣喜，欲申供養，願降哀憐明當就食。」善來不受。時婆羅門重更請曰：「若不肯者，唯願大德還城之日先受我供。」是時善來哀愍為受。是時山下諸施主等，供佛僧眾滿七日已，俱禮佛足聽說妙法。爾時世尊為說法要示教利喜，即於座上無量有情除疑獲果。佛與僧眾漸至室羅伐城，時給孤獨長者便往佛所，禮佛雙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為說法已默然而住，時彼長者即從坐起白言：「世尊願佛及僧明就我家為受微供。」世尊默然為受。長者知已作禮而去。時婆羅門詣善來處白言：「聖者！我先已請，若至本城先受我食。」善來白佛，佛言：「汝已先受，今宜赴請。」善來詣彼婆羅門舍，時婆羅門以上妙飲食至誠供養，令飽食已，欲使善來食速消化，便以少許飲象之酒置飲漿中，善來不知飲此漿已，尋嚼齒木澡漱而去。既至中路被日光所炙醉臥于地。諸佛世尊於一切時得不忘念，便於善來臥處化為草庵，蓋覆其身不令人見。爾時世尊於長者舍。飯食訖，為說法已還至善來處。告諸苾芻曰：「汝等當觀善來所作，昔於江猪山處降伏菴婆毒龍。豈復今時能調小鱓。汝諸苾芻若飲酒者，有斯大失。」爾時世尊即以無量百千網鞔輪相福德殊勝莊嚴王手，摩善來頂告言：「善來！何不觀察受斯困頓？」爾時善來得少醒悟，隨從佛後至逝多林。佛洗足已於如常座就之而坐，告諸苾芻曰：「汝等當觀，諸飲酒者有斯過失。」讚歎持戒，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為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飲諸酒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善來，餘義如上。

言諸酒者，謂米麴酒，或以根莖皮葉花果相和成酒，此等諸酒飲時令人惛醉。

飲者，謂吞咽也。釋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飲諸酒時，能令人醉波逸底迦；若不醉人，飲得惡作罪。若苾芻見彼諸酒有酒色、酒氣、酒味，若能醉者波逸底迦；若不醉者，得三惡作。若苾芻飲諸酒時有酒色、酒氣，若能醉者波逸底迦；若不醉者，得二惡作罪。若苾芻飲諸酒時但有酒色，若能醉者波逸底迦；若不醉者，得一惡作罪。若食酒糟，醉者波逸底迦；若不醉者，得惡作罪。若食麴塊者，得惡作罪。若苾芻食諸根莖葉花果，能醉人者皆得惡作罪。

佛告諸苾芻：「汝等若以我為師者，凡是諸酒不應自飲，亦不與人，乃至不以茅端滴酒而著口中。若故違者得越法罪。」若苾芻飲醋之時有酒色者，飲之無犯。若飲熟煮酒者，此亦無犯。若是醫人令含酒或塗身者無犯。又無犯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請問世尊：「善來苾芻先作何業生富樂家，後遭貧苦常為乞匄號曰惡來，被諸同伴棄之糞聚？復由何業逢值世尊，斷諸煩惱得阿羅漢？」佛告諸苾芻：「汝等善聽！乃往古昔無佛出世，有獨覺者出現世間，心懷哀愍口不說法。時有長者，詣芳園中欲為歡戲。有獨覺尊身嬰疾病，為乞食故，著麁弊服來入園中。長者見已便起瞋恚，生不忍心告使者曰：『此之惡來勿令進入。』使者愍念未即前驅，長者自起扼尊者頸推之糞聚，告言：『汝何不往乞匄人中以為朋類？』爾時尊者為愍彼故，猶若鵝王騰身空界作十八變。凡夫之類見神通者，疾起悔心如大樹崩，遙禮尊足唱言：『善來聖者，真實福田，願縱身下哀愍於我無識之人為受懺謝，勿令永劫受苦沈淪。』時彼尊者見其至心，即放身下。長者禮已為辦種種上妙飲食花香供養，悔除惡業發弘誓願：『今我所作供養善根，於未來世生大富家，得勝上導師承事無倦，開悟於我趣解脫門。』汝等苾芻！昔時長者即善來是，曾於獨覺尊所為惱害事，喚作惡來推之糞聚。由斯業故於五百生中常為乞匄，人名作惡來，被諸同伴棄於糞聚。由昔供養發願力故，生大富家，於我法中出家斷惑成阿羅漢。汝諸苾芻自所作業，還須自受果報不亡。是故汝等當修善行勿為惡業，如是應學。」

非時入聚落不囑授苾芻學處第八十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餘處婆羅門，來此城中娶婦共歸故宅。未經多時誕生一女，年漸長大，其父將至舅家。此女情願欲禮逝多林，纔出門時，見諸婆羅門居士婦女欲往禮敬，入報其父。父見伴去，即令童女隨逐而行至寺門前。時鄔陀夷見諸女人引入寺中，次第禮拜至己房中，為說妙法廣說如上。時鄔陀夷覩彼童女顏容姿媚，遂起染心即摩觸彼身嗚唼其口。是時童女欲行非

法，鄔陀夷不然其事。女懷瞋忿遂以指甲自𠉴身形，既還家已，告其父曰：「鄔陀夷苾芻損我童女。」其父即告五百婆羅門知。時彼諸人聞斯事已各懷瞋忿，共集一處欲打鄔陀夷。時五百人既至其所，俱共牽曳，乃至移足亦不能令動。世尊知已作如是念：「此是最後教誡鄔陀夷事。」佛衰其力令無所堪，諸婆羅門見其力弱即共熟打，幾將至死，曳至王門。時王於高樓上晝日而睡。
爾時世尊以神通力舒百福莊嚴手，至王寢處彈指作聲，令王警覺告言：「大王！於斷事處善為觀察、善為觀察，不應造次。」王聞驚覺知是佛聲。時婆羅門於王門下作大叫聲：「有非理事！有非理事！」王令使問曰：「有何非理？」使者詣門審問其事，具以白王。王聞語已便作是念：「世尊令我善為觀察，不應造次者，意為斯事。」王喚童女問其虛實，答言：「是實。」時王遣入宮，令勝鬘夫人親自觀察身有損不？時勝鬘夫人即喚童女，臥在懷中以實而問，女復言實。夫人乃命年老宮人解試驗者目撿虛實，宮人觀已告夫人曰：「此女元無損處。」即以事白王。王大瞋怒，令婆羅門及此女子總付法官極苦治罰。時勝光王即三反呵責鄔陀夷已，欲顯如來聖教尊重故，遂便釋放。勝鬘夫人覆令使者命鄔陀夷至，告言：「大德！無上世尊大慈悲父，於無數劫誓願要期，發勤苦心堅修梵行，捨輪王位國城妻子，志存離欲拔濟三界愚癡有情。我輩俗流尚希出離，況復仁等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剃髮染衣年衰朽邁，於罪累法不能棄捨，以染愛心躬行惡事，令諸俗旅息信敬心。苦哉！痛哉！鄙惡之極。從今已往可宜改悔。」時鄔陀夷聞斯責已，極生慚恥，措身無地，遂往具壽舍利子所，頂禮雙足即以上事具悉白知。時舍利子觀彼根性隨機說法，并與教授。彼既聞已深心剋責發勇猛心，未久之間眾惑皆斷證阿羅漢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三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非時入聚落不囑苾芻學處第八十之餘

爾時鄔陀夷既得果已便作是念：「世尊慈父於我實有大恩，今作何事而能報德？除利有情餘無報者。」時鄔陀夷遂即隨緣而行教化。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我諸弟子聲聞眾中，教化有情令得聖果者，鄔陀夷為第一。」

攝頌曰：

大天大髻珠，　醫人僧眾腹；
梯受用兩倍，　暴惡及童年；
鉢及相撲人，　是謂十三事；
廣化十八億，　咸令出苦津。

大天者，時具壽鄔陀夷作如是念：「今諸有情誰繫屬我先受教化？」觀見一婆羅門承事大天堪任濟度。時鄔陀夷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次行乞食，見彼婆羅門備設供養。覓婆羅門與其飲食，高聲唱言：「誰是婆羅門？我當與食。」鄔陀夷曰：「我是婆羅門，吾之大師是最上婆羅門。」彼人報曰：「汝非婆羅門，是禿頭沙門。」鄔陀夷曰：「我今共汝往問大天，我是婆羅門不？」二人共往至大天像所，鄔陀夷問曰：「我是婆羅門不？」時大天像出言告曰：「聖者鄔陀夷！實是婆羅門，其師更是最勝大婆羅門。」彼見大天像語，便大驚怪歎未曾有，於佛教中深生敬信，即請鄔陀夷宅中供養。飯食訖即為說法示教利喜，彼聞法已見真諦獲初果，歸依三寶受五學處，至盡形壽不殺生等，白言：「聖者！我願盡形壽，供給一切所須之物飲食衣服臥具醫藥，幸為納受。」告曰：「我於餘人化緣未盡，不應受此。」說是語已從座而去。

大髻者，時具壽鄔陀夷復於他日，觀諸有情誰堪受化。見一婆羅門亦事大天不信三寶，知堪受化。即於晨朝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見彼婆羅門同前設食，覓婆羅門情希供養。唱言：「誰是婆羅門？我當與食。」鄔陀夷曰：「我是婆羅門，吾之大師是最上婆羅門。」彼人報曰：「汝非婆羅門，是禿沙門。若真婆羅門不作如是形相。」鄔陀夷曰：「婆羅門相其狀如何？」答曰：「婆羅門者其髻高大猶如冠帽。」鄔陀夷曰：「若如是者我即其人。」以手摩頂，大髻如冠忽然自現。彼人見已深生信仰，發希有心請入受食。食已為其說法示教利喜，其婆羅門及婦俱獲初果。既得果已歸三寶受學處，奉四事至盡形。尊者告曰：「我有化緣。」捨之而去。

往買珠者，時具壽鄔陀夷復於他日，觀諸有情誰堪受化？見一婆羅門亦事大天不信三寶，知堪受化。即於晨朝持衣鉢入城中，至婆羅門家門外而立。知彼婦意欲得好珠，即便化身為賣珠者，入其舍內示彼好珠，光彩鮮明形狀可愛，告言：「我賣此珠，汝若須者隨意當取。」時婆羅門問其價直，鄔陀夷曰：「隨汝所酬。」彼少還價百分未一，鄔陀夷即取其價。時彼夫婦怪未曾有，私自歎曰：「何意貴珠而取賤價？」鄔陀夷知其根熟便復本形，時彼夫婦倍深信敬，遂以上妙飲食供養。食已澡漱，為說施頌復演深法，夫婦聞已皆證初果歸依受戒，盡形供養廣說如前。時鄔陀夷捨之而去。

醫人者，時室羅伐城有婆羅門，於三寶中心無信敬，身嬰疾苦綿歷多年，所有醫人無不棄捨，云：「是惡病不可療治。」時婆羅門更不求醫，端然待死。鄔陀夷觀彼機堪受化，持衣鉢入城中，到彼家立門外，化作醫人，報言：「我善醫療。」家人喚入，病者告曰：「我病多時諸醫皆棄，但知守死無可歸依。」化醫報曰：「汝不須憂，呪術良 藥力不思議，須臾之間令得平復。」病人聞已深生欣慶。鄔陀夷即為誦呪稱三寶名，彼婆羅門既聞呪已眾病皆除，平復如故。尊者見已還復本形，彼家夫婦倍生敬信歎未曾有，辦妙飲食請受供養。食已說法俱證初果，為受歸戒廣說如前，乃至捨之而去。

僧眾者，時室羅伐城有一婆羅門，於三寶所不生信敬，大富多財，稟性慳恪無心捨施，樂多積聚。時鄔陀夷知彼根熟，數往其舍頻從乞求，雖勞去來竟無所得。後於他日執持衣鉢，還入彼家空鉢而出，適到門首彼婆羅門從外而入，問言：「苾芻！於我舍中有所得不？」尊者見彼無信敬心密言告曰：「汝既自無將何見與？」彼聞瞋怒報言：「沙門！我有財食皆能周贍，汝之眷屬何意言無輒相輕賤？」答曰：「若如是者明日我來就汝受食。」婆羅門曰：「斯誠善事。」時鄔陀夷更詣餘家，乞得食已還至本處，食訖禮佛白言：「世尊！有婆羅門不信三寶，稟性慳恪積聚為務，無捨施心。今日忽然言請於我佛及僧眾明朝來食。」佛默然受。彼婆羅門既至明日，於其舍內初無營辦。時給孤獨及餘長者，聞請佛僧皆往彼宅，見無備辦，告婆羅門曰：「汝請鄔陀夷并其眷屬，即是佛及僧眾來汝宅中受一時食。汝今何故無營辦耶？」答言：「我不與食。」諸人告曰：「若於今日佛及僧眾來汝家中，不施食者，勝光大王必見治罰不相容捨。」時婆羅門聞已大懼，復緣宿世善根現前開發，遂多出物備辦上供擬施佛僧。爾時世尊於日初分，大眾圍繞往到彼宅，就所敷座安詳而坐。時婆羅門親自奉獻上妙飲食，佛僧食已澡漱訖，從座而去。時鄔陀夷獨留而坐，為彼夫婦演說妙法，即於座上俱得見諦，歸依三寶受五學處，廣說如前。

腹者，室羅伐城有婆羅門，亦於三寶無敬信心，其婦端正罕有儔匹。其人於婦極生愛念，曾不許人輒入其宅。時鄔陀夷同前觀察堪受化者，見彼夫婦解脫時至，執持衣鉢次第乞食。到彼門前欲入其舍，時婆羅門見而不許，遂去小便。時鄔陀夷令彼小便出不停息，即入其舍面見其婦，其婦慢心不相瞻視，鄔陀夷化其婦腸令出腹外。時婆羅門來見驚怖生厭惡心，遂禮尊者請求懺謝。鄔陀夷即攝神變，令彼婦身平復如故，夫婦二人歎未曾有。鄔陀夷因為說法，言身不淨無可保愛，夫婦聞法俱證初果，廣說如前。

昇梯者，室羅伐城有婆羅門，其婦端正，婦心不信敬。鄔陀夷念誰當受教？觀彼夫婦宿世善根，繫屬於我機緣堪化，便持衣鉢往到彼家。時婆羅門有事先出，尊者即入其舍。彼婦遙見避之入室，尊者隨入。婦遂昇梯而上高閣，尊者亦上。其婦即便推梯令竪，是時尊者因墮于地入滅盡定。時婦遙觀無有喘息，謂之已死。正梯而下以手擎持，雖盡氣力竟不能動，便命家人共來擎舉亦不移動。時婆羅門從外而來，驚怪其事略問知已，即自扶持亦不能舉，其家惶怖設計無由。時有婆羅門鄔波索迦，是其知識，從外而至。見是尊者鄔陀夷，告主人曰：「此非已死，是入勝定，為相濟拔來至汝家，故現化耳。宜可慇懃求哀懺謝。」時婆羅門執足頂禮求哀懺悔，尊者出定因為說法，便獲初果，廣說如前。

受用者，室羅伐城有婆羅門，娶族望女以為妻室，儀容挺特好自誇談。時鄔陀夷觀知此婦根機時熟堪任受化，執持衣鉢隨緣入城至其宅內。時婆羅門有緣已出，其婦傲慢雖見苾芻一無所施，亦不共語。尊者順彼機緣宿世之事，說伽他曰：

「汝今受用昔時業，　現在無心行捨施；
曾見美女淚霑襟，　不久還當自啼泣。」

為說頌已出門而去。于時彼婦不閑句義，便作是念：「此之沙門罵詈於我。」心懷瞋惱，婆羅門還見問曰：「有何苦耶？」婦曰：「向有沙門來罵辱我，彼若活者我命不全。」其夫聞已怒目叱吒，手援利劍逐彼苾芻欲斷其命。時鄔陀夷遙見彼來，化為小室閉戶而坐，其婆羅門喚令開戶，尊者告曰：「汝可棄劍我當為開。」婆羅門即作是念：「但得相及拳打令死。」便放其劍，以極瞋心急喚開戶。尊者報曰：「捨此瞋怒暴惡之意當為汝開。」聞已竊念：「此是聖人知我惡意。」便自悔責捨除害心，即為開戶。其人入已為說妙法，便獲初果受三歸五戒，告言：「我於汝婦無惡罵詈，為說伽他令思往事，彼愚不解更起瞋心。今可諦聽！當為汝說。乃往昔時有一貧女，見他美女綺飾莊嚴，僕從自隨眾人愛敬。貧女懊惱啼泣

作如是念：『我今以何方便可得如是隨意事耶？』時有鄔波斯迦，是其知友，告曰：『汝何憂苦？』女以事白，答曰：『憂惱無益，他之果報從因所生。』貧女問曰：『其因者何？』答曰：『於勝福田施以飲食，至誠發願必獲其果。』時有獨覺聖人來從乞食，女持食施，心有所希。時彼獨覺為現神變，貧女生信即發願言：『願我以此供養善根，所生之處莫遭貧苦。若得人身端正姝妙見者歡喜，受用無闕。』汝婦由先施業發願力故，獲端正報受用豐足，生勝族中人所愛重。今乃不信當何得耶？」時婆羅門既獲勝果，復聞宿世因緣之事，便請尊者還其本居，為設種種上妙飲食。食已為說法要，婦聞法已亦證初果，求受三歸五戒，廣說如前。

兩倍者，室羅伐城有婆羅門，其家巨富情懷慳恪，有事他行，即便支計妻食之分，餘有庫藏泥封而去。時鄔陀夷知婦堪化，入其舍從乞食，婦持己食一升米飯以施芯芻，迴視器中食還如舊。時鄔陀夷復於明日更將一伴來至其舍，婦人見已二俱請食，還同昨日飯器無減。明將四人，如是倍增至六十四人來，皆施食一升米飯，不減如常。此六十四人日日來食，餘人見之心生嫉妬，夫至告曰：「汝婦在家多為費損，常於日日食設百人，看此所為汝家當破。」時婆羅門聞斯語已，還至家中呵責其婦：「何故我暫不在廣為破費？」婦便告曰：「仁不須瞋，所留我分持以供僧，於餘庫物一無虧損。」其夫聞已深怪所言，心欲試之驗其虛實。時鄔陀夷欲至食時，還將爾許芯芻來入，同前食訖飯器仍滿。婆羅門見已倍生希有深發信心，即請眾僧廣設供養。食已說法，于時夫婦俱見真諦，為受歸戒，捨之而去。

暴惡者，室羅伐城有婆羅門，婦性暴惡。至節會日，其婆羅門作如是念：「今日定有諸親識來，對彼親賓婦若罵詈深為醜惡。」作是念已便攜稚子避向餘村。鄔陀夷觀知彼婦化緣時至，持衣鉢到彼家，見彼婦人料理飲食。尊者去之不遠而住，婦人告曰：「爾欲覓食，假令努眼大若鉢盂，食終難得。」是時尊者即開兩眼大若鉢盂，婦人又曰：「設使汝身分為兩段，我亦不與。」尊者化身即為兩段。于時婢使告婦人曰：「若殺芯芻犯國刑法，當為官婢役使終身。」其婦驚怖欲持死屍棄深坑內，尊者入滅盡定不能移動，即便執足懇到懺謝，願復本形，餅食任取。尊者即起從其索餅。婦人欲覓惡者施與，觀察籠中悉皆是好，隨將一箇持與芯芻，諸餅皆出，問尊者曰：「豈總將耶？」報曰：「我同梵行乃有多人，汝自往行斯為大善。」婦人持餅往給孤獨長者家，見佛僧眾儼然而坐，婦人持餅人各與一餅仍不盡。婦人見已歎未曾有深生敬信，因為說法便獲初果，還至宅中見餅如舊。婆羅門知節會日過，與子俱來，見婦容儀詳審沈默，觀其所作有異常時，說伽他曰：

「汝先志猖狂，　何因今意別？
我觀爾所作，　與昔事不同。」

其婦答曰：

「我昔不是狂，　今非有別意；
但由世尊教，　見諦預真流。」

其婦即以上事具白。其夫婆羅門聞已，歎未曾有倍深敬信，遂往逝多林，請鄔陀夷及佛僧眾明當就食。鄔陀夷受已為白佛僧，如常廣說，乃至佛僧食已還歸住處。時鄔陀夷獨留其舍為說法要，令證道果得見真諦。是時夫婦乃至盡形延請供養，尊者不受，其婦白言：「我設一座，唯願尊者餘處乞食就此而食。」尊者哀愍為受而去。童年者，室羅伐城有五百婆羅門子，至節會日各持飲食，詣園林中欲為聚集。時鄔陀夷便作是念：「今復何人堪應受化？」知彼五百婆羅門子根機將熟，即於晨朝持衣鉢入園中，就彼少年聚集之處。諸人見已自相問曰：「此之苾芻是何種族而作出家？」有委知者答眾人曰：「此是婆羅門種，捨高貴族而作沙門。」諸人聞已問尊者曰：「仁是大臣之子族胄高勝，云何捨棄於此雜類卑下人中，食無簡別坐無次第而為出家？」尊者答曰：「世間婆羅門有名無義，我所投者，無上大師及諸聖眾能除罪惡，此即皆是真婆羅門。」時彼少年聞是語已撫手而笑。于時尊者以神通力，令諸年少頭上花纓悉皆變為葱蒜鬘帶，所有餅食盡作牛皮、諸雜餚饌俱成牛肉、乳及飲漿盡變為酒，此等皆非婆羅門種食用之物。時彼尊者於己鉢中變作種種清淨飯食，告諸人曰：「汝觀我鉢及以身形，比汝所為，誰是清淨？誰無簡別？」時諸少年聞是語已，各各循省自知鄙惡，即相謂曰：「是彼尊者以神通力，令我花纓及諸食飲，並成雜惡不堪食噉。我等今時更無別計，宜當就彼以申懺謝。」即俱禮足白言：「聖者！我輩愚癡肉眼無識，恃己族姓出鄙惡言，於聖者所輒相輕觸，唯願慈悲受我懺謝。」異口同音說伽他曰：

「皮肉血便利，　苦樂根不殊；
咸同垢穢身，　云何四姓別？
若身離諸惡，　口亦無過犯；
心極清淨者，　名真婆羅門。
勝妙法莊嚴，　善調修梵行；
能除眾惡業，　是真婆羅門。」

時鄔陀夷聞說伽陀知其根熟，便為說法示教利喜，五百童子即於座上斷煩惱見真諦。身及飲食清淨如舊，各受歸戒，廣說如前。
鉢者，室羅伐城有婆羅門，善持呪術不信三寶，常以呪力驅策鬼神，令其駕車隨意遊涉。時鄔陀夷復觀有情，誰堪引接能入真諦？見此婆羅門根器將熟，即持衣鉢往趣其家，見婆羅門誦呪使神御車將出，暫還下車旋液方去，尊者令其小便出不停止，即解其呪放彼鬼神。時婆羅門少頃來至，見鬼神皆散車不能動，雖誦呪術悉皆無驗，事窮失計。告苾芻曰：「由汝解呪所作不成，今欲遣誰給侍於我？」尊者取鉢開示告曰：「此當與汝作給侍人。」婆羅門曰：「此黑鐵盂如何侍我？」尊者曰：「隨汝所念皆從此出。」彼聞是語即試思念百味飲食，纔念之時眾味具足滿此鉢中。彼見斯事歎未曾有，告言：「大聖！斯之妙術願當惠我。」尊者即說伽他而告之曰：

「明呪不惠人，　以呪換方與，
或時得供給，　或多獲珍財，
若不如是者，　縱死不傳授。」

時婆羅門聞伽他已，為求呪故審諦思惟：「知神呪力有不思議，既不授人何緣能得？」白尊者曰：「我無妙術可共相換，復無珍財持用供奉，但有身力以相給侍，幸願慈悲教我明呪。」尊者報曰：「爾欲得者可於如來善說法律而為出家，我當與汝如意神呪。」彼為呪故依教出家，剃除鬚髮著法服已，白師言：「鄔波馱耶！授我明呪。」師曰：「汝可受之。」弟子曰：「何謂也？」師曰：「所謂諸行皆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真寂滅。此是鉢中明呪，於三夜中汝勤修習必有神驗，於此句義當善思惟。」時彼弟子為求驗故冀有成功，於日夜中一心相續思三句法，妙解真源眾惑斷除證阿羅漢，便詣師處禮足白言：「我今實得無上明呪，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而知。」鄔陀夷曰：「善哉！善哉！汝是真報佛恩自他俱利，於三有海不復輪迴。」
相撲者，爾時有一壯士從南方來，欲於中國求人捔力。至室羅伐城於城門下脫衣拍髀，高聲大叫：「我從遠來覓人相撲，若有能者可來接手。」時此城中無人對敵。時鄔陀夷知此壯士堪任受化，於晨朝時執持衣鉢欲行乞食，至城門下見斯壯士告言：「男子！汝是壯兒欲求相撲？」答曰：「如是。」鄔陀夷曰：「汝當共我相撲為？當共我所撲得者而相撲乎？」壯士答曰：「仁撲得者，我且撲之。」鄔陀夷曰：「彼有強力汝不能禁。」壯士曰：「要待對敵方

知強弱。」鄔陀夷曰：「貪、瞋、癡三是我所伏，汝試撲之。」壯士曰：「此有大力欺一切人，我何方便能為彼敵？」鄔陀夷曰：「先可出家方能對敵。」即剃髮染衣思降三毒，未久之頃結惑皆除證阿羅漢，詣鄔陀夷所白言：「大師！我已降伏三種，壯士四事究竟。」廣如上說，如是鄔陀夷苾芻於室羅伐城，教化十八億家皆令解脫。

爾時鄔陀夷化暴惡女令得見諦，廣說如前，乃至為受食座。未久之頃時暴惡女為兒娶妻，身嬰疾病臨死之時告家人曰：「我死之後隨有何事，勿廢聖者鄔陀夷食座。」說是語已須臾命終。彼婆羅門隨次而終，其子憂感經時漸捨，便棄其婦求學他方。妻於後時煩惱增盛，乃與賊帥密行非法。尊者每至其家於座而食，觀知此婦性多煩惱，常為演說離欲之法。彼婦便念：「尊者聖力能了他心，知我與人有私通事，我夫若至必當告知。今我宜應預斷其命。」即詐現病相告使女曰：「我今有疾，汝今可往白尊者知屈來至宅。」使女往報，是時尊者不預觀察，來至其家，固留至夜。令喚賊帥，至便告曰：「若此苾芻命得存者，我終不活。」時彼賊帥恐其事露，忿怒持刀斷尊者命，將其屍骸棄糞聚中。此是尊者先所作業，今時果熟還於自身蘊器處受，非於餘處，乃至廣說。

爾時世尊於十五日褒灑陀時在眾中坐，大眾皆集唯鄔陀夷一人不到。時知座者白言：「不見尊者鄔陀夷！」諸佛世尊得無忘念，即告眾曰：「我說鄔陀夷教化人中最為第一，今已被殺棄糞聚中，汝等應為長淨。」時諸苾芻為長淨已，佛言：「汝等應可俱行，與鄔陀夷為最後供養設利羅。」

爾時世尊大眾圍繞夜至城門，放大光明遍滿城邑，其門自開，皆謂天曉。諸人咸起，其警夜者知天未明。時勝光王及勝鬘夫人等驚怪其事，門人奏曰：「今佛世尊及諸聖眾俱至門首。」時王聞已總命群臣、勝鬘夫人、部領宮內城中士女，並悉奔馳俱到城門，禮世尊足。王先稽首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無上大師躬至於此？」佛告大王：「鄔陀夷苾芻教化人中我說第一，今被他殺棄糞聚中，我今故來為彼焚身作供養事。」時勝光王聞是事已，及勝鬘夫人，便以四寶莊校喪輿，躬從如來至糞聚所，出尊者屍香湯洗浴置寶輿中，奏眾伎樂幢幡滿路香煙遍空，王及大臣傾城士女，從佛及僧送出城外，至一空處積眾香木，灌灑蘇油以火焚之，誦無常經畢，取舍利羅置金瓶內，於四衢路側建窣覩波。種種香花及眾音樂，莊嚴供養昔未曾有。王及中宮并諸士庶，佛及聖眾各還本所。爾時世尊至住處已告諸苾芻：「此由非時行招斯大過，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非時入聚落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非時不得入聚落。
時諸苾芻有看病人遂闕瞻視，知僧事者僧事廢闕。以事白佛，佛言：「有苾芻者囑授應去，應告彼曰：『具壽存念！我有看病因緣，或為眾事須非時入聚落。白具壽知。』彼答云：『奧箄迦。』」
時有苾芻於俗舍內先寄衣鉢，其舍非時忽然火起，苾芻即便往取衣鉢，行至中途作如是念：「我不囑授非時入聚落，是所不應。」遂即迴還覓人囑授，須臾之頃衣鉢燒盡。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除因緣故。」告諸苾芻：「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若復苾芻非時入聚落，不囑餘苾芻，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餘義如上。
言非時者，有二分齊，謂從過午至明相未出。
聚落義如上。
入者，謂至聚落。
餘苾芻者，謂於其處現有苾芻而不告語。
除時因緣者，謂有難緣。餘義如上。
此中罪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非時作非時想疑，得根本罪。於時作非時想疑，得惡作罪。餘二無犯。又無犯者，廣說如上。
爾時勝鬘夫人，知尊者鄔陀夷枉被賊師所殺，慇懃白王令捕賊師，為護未來諸苾芻故。時王即勅有司嚴加掩捕，獲賊師已，王遣將賊投熱油釜中而斷其命。賊之伴侶有五百人，皆截其手，彼私通女以其頭髮繫不調馬足，放令蹋死。時諸苾芻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彼之賊師曾作何業殺鄔陀夷受苦而死？及私通女五百賊徒皆被刑戮？」佛告諸苾芻：「由彼王等於先世中自所作業，還當自受，非於餘處有物代受，如餘廣說。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於婆羅痆斯城王名梵摩達多，其王大臣聰明博識有五百弟子，為貪利故遂至王前詐陳預夢，云：『我夢見當於十二年中天不降雨，國土荒亂人民飢饉王位將危。』王曰：『若如是者事當奈何？欲作何計得免災厄？』大臣白曰：『應殺五百頭牛作耶慎若大會，設婆羅門，方免災難。』王遂出教總集五百頭牛俱在一處，牛大吼叫。王聞其聲便生悲愍，告大臣曰：『豈俱殺此諸牛命耶？』臣測王意白言：『大王！觀此群牛欲殺之時，有行婬者其牛合死。』時將設會總察諸牛，遂有特牛、牸牛共為婬事。大臣曰：『此應合殺。』彼五百弟子一時舉手云：『此牛合死。』其大臣婦亦云：『合死。』遂殺二牛以供設會。汝等苾芻！往時大臣者即賊師是，其大臣婦者即私通女是，五百弟子者即賊伴五百人是。往時二牛即勝光王及勝鬘夫人

是，昔時被殺今還殺彼。汝等苾芻！凡諸有情自所作業果報不亡，雖經多劫緣合還受。是故當知，勿為惡業，修諸善品。

「復次諸苾芻！汝等當聽！其鄔陀夷先作何業，由彼業力，今被他殺棄糞聚中？乃往古昔於一聚落有捕獵人，以屠殺為業而自活命。彼時有一獨覺來至林所而暫停息。當是之日彼捕獵人一無所獲，便生怪念：『我從昔來於此林中多獲禽獸，何故今日而無所得？』遂見人蹤隨跡而去，見一獨覺端居而坐，是時獵者作如是念：『由此人來我無所得。』遂生瞋忿，即滿張弓放以毒箭中其禁處。獨覺聖者見此愚人起悲愍心，為現神變騰空上踊猶若鵝王。時彼獵人見神通已深生追悼，發言仰告：『我愚癡人不識賢聖，願縱身下受我懺謝。』時彼聖者為哀愍故，放身而下受其懺謝，因即命終。時彼獵人以火焚形，取其舍利起窣覩波，種種供養因發大願：『勿緣此罪令我當來受地獄報，於未來世當得逢遇殊勝大師親承供養。』汝等苾芻！往時獵人者即鄔陀夷是，由昔殺他今還被殺。

「復次諸苾芻！汝等當聽！此鄔陀夷先作何業，得阿羅漢親事於我，被殺之後棄糞聚中；佛與僧眾王及大臣，勝鬘夫人并諸宮女城中士庶，俱至屍邊莊嚴寶輿移至勝處，焚燒既訖取設利羅造窣覩波盛興供養？乃往古昔有一瓦師，見一獨覺身嬰疾病，為乞食故次到其家。時彼瓦師不識賢聖，遂便捉咽推出棄糞聚中，彼身無力因即命過。有餘獨覺乘空而度，見其屍骸縱身而下，以諸香花隨時供養。瓦師見已具問其故，知是聖人便生憂悔：『我是愚癡不識賢聖。』自知無力能如法焚燒，遂即白王共為禮葬。王聞大聖非理涅槃，總命群官及後宮婇女城中士庶，人物駢闐各持蘇油并諸香水，至聖者所焚身供養。時彼瓦師作金色瓶盛其餘骨，置雜彩輿往四衢道側，造窣覩波隨力供養。遂發弘願：『我之所作無間重業，勿緣此故墮捺落迦。以此慇重供養之業，於未來世當得遭遇殊勝大師，親承教旨 不生疲厭，獲得如是神通自在。』汝等苾芻！彼時瓦師即鄔陀夷，由昔所作惡業餘報，於五百生中常被他殺投之糞聚。由彼供養發願力故，今值遇我成阿羅漢。由此業故雖涅槃後，我與大眾王及人民，悉皆雲集焚身供養。

「汝等當知！又何緣故此鄔陀夷教化人中最為第一？於過去世迦攝波佛時，鄔陀夷於彼出家，為大法師善能說法，教化有情無量億數，由彼業力於諸眾中教化第一。是故諸苾芻！當觀如是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終不亡失，善業勤修惡事當捨，應如是學。」

第九攝頌曰：

食明相今知、　針筒床腳量、
貯花并坐具、　瘡雨大師衣。

食前食後行詣餘家不囑授學處第八十一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時具壽鄔波難陀因行乞食至長者家，長者即便持飯施與。因為說法，施食之人獲五功德，謂壽命、色、力、安樂、詞辯。長者聞已深心歡喜，頂禮其足歸依三寶受五學處。時鄔波難陀復於他日至長者家，長者白言：「聖者！我今因大德為善知識故，欲請佛及僧就舍而食。唯願聖者為我白知。」時鄔波難陀還至住處，稱長者名為請佛僧。時鄔波難陀即於晨朝至長者宅，報長者曰：「我有緣事暫至餘家，我若不來不須行食。」作是語已捨之而去。爾時世尊知彼長者不閑法式不來告白，即便自將大眾詣長者家就其食處。時諸苾芻報長者曰：「應唱隨意。」長者即便報言：「聖者！我為大眾設斯座褥。」佛言：「此即便是作隨意訖，宜應就坐。」佛及大眾坐時既久，日復將中不見行食。

佛告阿難陀曰：「汝告長者，日時既至應可行食。日時過者食何所為？」具壽阿難陀奉教而告長者，報曰：「聖者！鄔波難陀今未來到。」如是至三，阿難陀曰：「若鄔波難陀不來者不欲行食耶？」報言：「如是。」具壽阿難陀以事白佛，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由他悉皆苦，　自由便受樂，
共有皆闕事，　智者不應為。」

時欲將中鄔波難陀方始來至，遂便行食。時諸苾芻有噉少許、有不食者，佛為長者說施頌已從座而去，鄔波難陀即於此住不往寺中。當時是十五日眾僧欲作褒灑陀，唯鄔波難陀不來赴集，復無持欲人，眾皆久坐妨廢法事，求覓不得令眾疲勞。時諸苾芻共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受食家請，食前食後而不速來，久住俗舍？」以緣白佛，佛言：「食前食後有此過生，乃至我觀十利，為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受食家請，食前食後行詣餘家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其學已。時有看病苾芻廢其瞻視，知僧事者撿校有闕。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聞此已告諸苾芻：「前是創制，今復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受食家請，食前食後行詣餘家，不囑授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

食家請者，謂被他喚食家義如上。

食前者，謂是午前。若出行時過二家者，便得墮罪。

食後者，謂過午已後。若出行時過三家者，便得墮罪。
不囑授者，謂不報人，應囑施主云：「我往某處。」或囑苾芻云：「向某處。」結罪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受食家請，食前行過二家，食後行過三家，不囑授得墮罪。若不以此苾芻為先首，而請喚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四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一

初總攝頌曰：

初首二難陀，　七日并善與；
五人四希有，　勝鬘教大王。
二城有盛衰，　月光於夜白；
仙道出家已，　影勝問伽他。
頂髻害父命，　當生無間中；
受二佞臣言，　謗無兩羅漢。
二臣收寶去，　塵沙遍滿城；
大臣以女男，　各付於師主。
紺顏隨師去，　仙道等因緣；
善財造寺緣，　准陀論七福。
壯士曠野手，　紺容證不還；
無比打針人，　廣陳師子事。
二人說善惡，　紺容皆被燒；
曲脊供僧人，　入王宮為後。

難陀鄔波難陀者，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當於蘭若樹下、或空室中、或山崖坎窟、或草[廾/積] 內、或居露地、或在屍林、或餘林中、或住邊房受麁弊臥具，向如是處簡息外緣，端心靜慮求斷煩惱，勿為放逸後置憂悔，此即是我真實教誡。」如是世尊為諸苾芻說思惟事令棄憒鬧。時有苾芻得世俗通者，便往妙高山而修靜慮。佛告諸苾芻：「妙高山王者下從金輪與海水齊，有八萬踰繕那，從水上高出亦復如是。其形旻方四面，各有二千踰繕那，人天樂觀相狀端正，上有三十三天四寶所成：東面水精、南面吠琉璃、西面白銀、北面黃金。於此山下大海之中有龍王宮，亦四寶所成受用無闕。有二龍王：名難陀、鄔波難陀，而住於此，各有八萬四千諸龍以為眷屬。此二龍王，假使金翅鳥王不能損害，所有飲食皆同諸天上妙供養。時二龍王由貪愛故，各以其身遶山七匝，舉首而住，俱作是念：『此等受用皆悉是我福業所招。』以惱嫉心故每日三時吐其毒氣，齊二百五十踰繕那內，所有鳥獸聞毒氣者並皆喪命。龍吐氣已遂便睡著。」時諸苾芻修靜慮者，由龍毒氣皮肉變色憔悴萎黃。

如世尊說：「汝等苾芻欲求戒淨，可於半月為褒灑陀，求除罪故為隨意事。」時彼苾芻至長淨日皆來集會，時舊住者怪而問曰：「何故仁等顏狀異常萎黃若此？」其靜慮苾芻以緣具告，諸苾芻曰：「龍為惱害何不調伏？」答曰：「此唯世尊及大聲聞方能制伏，非我所堪。」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我諸弟子誰堪降彼二大龍王？」佛知大目乾連定能摧伏，便告大目乾連曰：「汝當觀察難陀、鄔波難陀二大龍王。」時大目乾連唯然受教，即作如是方便入定，從室羅伐城沒、於妙高山出，在龍身上經行。龍睡不覺，復行頂上，亦不覺知。目連即入其腹振大雷霆，睡仍不覺。爾時尊者便作是念：「龍有二緣方可降伏。云何為二？一者令其瞋怒，二者發恐怖心。我若遣彼生瞋怒者，令贍部洲悉皆震動。我今應可使其驚怖。」即化作龍身大彼三倍，身遶二龍周圍七匝，舉首而住。龍覺身重即便睡寤，見彼大身極生驚恐憂惶失計，作如是念：「所居之處今被欺奪。」遂化作小身棄宮逃竄。尊者大目連即復本形，遮彼龍前整容而住，問曰：「汝二龍王欲何所作答？」曰：「有大德龍來至住處，欲害我命奪所居宮，有此難緣逃向餘處。」尊者報曰：「我於向者到汝宮中不見斯事。」龍曰：「我等親見。」尊者曰：「汝可還宮示我形狀。」龍曰：「大德！豈復欲殺我耶？」尊者曰：「我共往看，誰敢相殺？宜可迴去示彼形容。」龍與尊者覆還住處，但覩空宮更無餘物。二龍問曰：「將非聖者見我憍暴現驚恐耶？」尊者曰：「或容如是。」彼龍白言：「聖者！何緣來此？」尊者曰：「汝等當聽！汝於過去作鄙惡業，墮傍生中受斯惡報。今時更復作猛毒心，殺害有情無悲愍念，從斯沒已除捺洛迦更無生處。」彼二龍王俱來禮足作如是語：「欲令我等當作何事？」尊者曰：「汝等今可歸依三寶受五學處，至盡形壽不殺生乃至不飲酒，於妙高山有禽獸等依止住者，施以無畏勿令驚恐。」彼龍白言：「我等愚癡自無覺慧，幸蒙聖者拔濟苦津，自誓要心謹依言教。從今已去乃至命存，歸依三寶受五學處，於諸生類不令苦惱，愛同己子除瞋毒心。」時大目連降二龍已欲還本處，彼二龍王禮尊者足白言：「大德！我墜迷津蒙恩救濟，至世尊處幸持我語頂禮雙足，『不審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復更白言：『唯願大師慈悲哀愍，苾芻、苾芻尼等飯食訖，凡說福頌伽他之時，願稱我名以福垂濟，捨此惡業生善趣中。』」目連告曰：「當為汝白。」

時大目連所為事訖，猶如壯士屈伸臂頃，於妙高山沒逝多林出，詣世尊所禮雙足已，白言：「世尊！我已降伏二難陀龍，令受三歸并五學處，於妙高山所住有情皆起悲愍。彼二龍王附申 禮敬世尊足下，不審大師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我以惡業墮傍生中受

諸苦難，唯願世尊慈悲救濟。」具陳請意。世尊聞已讚言：「善哉！善哉！彼二龍王能生厭離。」即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去我諸弟子苾芻、苾芻尼等，每食了時說鐸哉拏伽他，稱彼二龍王名字為作呪願，令捨惡道生善趣中，當如是作。若不依我教者得惡作罪。」

是二龍王從斯已後，每至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盡日，夜復本形，晝為人像，詣世尊所俱申禮敬受八支學。又每來時從妙高山至室羅伐城，於路左右布列龍兵，彌滿虛空以為侍衛。後於異時龍作長者形，來詣佛所聽受妙法。時勝光大王亦於彼時來詣佛所，既至門外命左右曰：「汝往佛所觀有何人？」時彼左右奉教而去，禮佛足已見二長者，在世尊處聽佛說法，即還王所白言：「大王！有二長者在世尊處。」王作是念：「彼二長者是我國人，見我來時敢不恭敬。」時勝光王欲至佛所，彼二龍王見國主來，白世尊曰：「大德！既見國主合改常儀，我今為敬法坐聽，為敬王起立。」世尊告曰：「諸佛世尊及阿羅漢等咸皆敬法。」以此因緣說三伽他曰：

「若過去諸佛，　及以未來者，
現在諸世尊，　能斷一切憂。
皆共尊敬法，　言說及行住，
常於一切時，　尊重於正法。
是故求益者，　欲希富盛樂，
應當尊敬法，　常思諸佛教。」

彼二龍王聞佛語已，雖見王來不修敬事。王既見已便作是念：「此二長者是我國人，見我來至不生敬重。」便起瞋恨，至世尊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佛知王意有瞋恚心，別作餘言不為說法。時勝光王請世尊曰：「唯願大師為我說法。」佛以此緣說伽他曰：

「若無清淨心，　而懷瞋恨意，
不能解諸佛，　所說微妙法。
降伏鬪諍心，　及以不淨意，
能除於忿害，　方解諸佛法。」

時勝光王聞伽他已作如是念：「由二長者遂令世尊不時為我演說法要。」即從座起禮佛而去，命左右曰：「汝可伺彼佛邊長者辭佛去時，待至門外俱斬其首。」彼二龍王所有部從，見王懷忿作是語已，悉皆驚愕怒而議曰：「我等有力能碎高山傾竭大海，王何勢力

敢作此言？」即卒起重雲震降雷雹，於虛空中皆下刀杖劍輪箭槊。未至地頃，爾時世尊得無忘念告大目連曰：「汝應速疾念勝光王，及此城中諸有情類。」時大目連唯然受教即入慈定，纔入定已遍虛空中皆雨天花、俱勿頭等而墮于地，乃至勝光王入宮已來，天花遍落。王怪奇異歎未曾有，遂告中宮妃后王子大臣，及婆羅門諸士庶等，悉皆總集而下令曰：「我於向者從逝多林迄至宮中，天花灑落曾所未見，不知此事是誰威力？」時有近王說美言者，白言：「此是大王如法化人不行枉酷，諸天歡喜雨此妙花。」王曰：「我常以法安人，福力應爾。」宮內女人作如是語：「我等貞居唯事國主，於餘男子永絕邪心，天神鑒賞慶以祥瑞。」太子曰：「我於父母盡心孝養，靈祇感應致此嘉祥。」大臣曰：「王有教令我悉奉行助化國人，致使天花下落。」婆羅門曰：「我順四時恭祭天地無虧淨行，致此鮮花。」猛將曰：「國有強叛我先出師為眾安撫，獲斯嘉應。」國人曰：「我等躬耕供王國稅無爽時節，神明共知表察恭勤祥花普散。」王聞眾議各述己能，便作是念：「此妙靈奇世所未見，不知是誰福力？我今宜往請問世尊。如佛所言我當信受。」爾時勝光王即以天花盛滿衣裾，乘大象王至給園外，足步而去。禮世尊已在一面坐，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言：「大王！此之天花非大王力，亦非內宮及王子臣庶威德所致，是大目連威神之力。大王！向使目連不為觀察不興悲愍者，於須臾間室羅伐城王及百姓悉為塵坌。由彼慈悲甚深定力，遂致天花處處充滿。是故王及臣庶，於大目連皆應供養。」時勝光王白言：「世尊！以何因緣但由聖者目連，令我己身及以宮內國城人等，不為塵坌得存性命？此之恩力非是世尊非餘弟子。」佛言：「大王！非我之力，亦非諸餘聲聞弟子。但是目連。王若疑者可以衣裾天花置地。」王奉佛教棄花於地，悉皆變成刀劍輪槊。王既見已便大驚怖生怪愕心，白佛言：「世尊！此之兵仗從何所來？」佛言：「大王！王豈不憶，前令左右於難陀、鄔波難陀二龍王處，以瞋毒心出暴惡語遣斷其命。時彼龍王所有部屬，聞是語已皆發瞋恚，便興密雲於虛空中雨諸刀劍及以箭槊。時大目連見斯事已即入慈定，勿令王眾并諸國人悉皆磨滅，遂變兵器咸作天花，令眾安樂。」王言：「世尊！我不曾見彼二龍王，何得遣人欲斷其命？」佛言：「王不憶者，我令憶之。王豈不憶向於我所有二長者見王不起，王便發怒勅諸侍從斷其命耶？」王言：「我憶。」佛言：「彼二長者即是龍王，為聽法故化作人形來至我所。」王曰：「由我肉眼不識神龍，既有罪愆，欲作何事？」佛言：「就二龍所，而為懺摩。」王曰：「彼在妙高山，我住摩揭陀國，相去懸遠如何愧謝？」佛言：「彼二龍王每月八日及長淨日，為聽法故必來我所，王亦須至。我當示彼龍王之身，王

可求謝。」王曰：「我於彼龍求謝之時，禮其足耶？」佛言：「大王不應禮足，宜舒右手至彼龍前告言：『二龍王！我出麁言，幸見容恕。』彼二龍王共相容忍。」王曰：「謹奉佛教，當如是作。」禮佛足已還適本宮。後至長淨日，龍作人形來詣佛所，王亦復至瞻仰世尊，佛為現相指示龍王。時勝光王見佛現相，即從座起整理衣服，往二龍所展其右手作如是語：「幸二龍王見相容恕。」彼二答曰：「善哉大王！共相容捨。」

七日者，爾時勝光王作是念：「由我麁語惱彼龍兵，致使雲雷雨諸刀劍。由得聖者大目乾連慈定力故，變作天花存活我等。我欲酬恩聖者，請佛及僧，於七日中以申 供養。」即從座起頂禮佛足白言：「世尊！願佛及僧，於七日內至我宅中哀受微供。」爾時世尊見王請已默然為受。王見受已禮佛而去，既出外已告大臣曰：「我緣聖者大目連故，請佛及僧於七日中就舍而食，卿等宜應掃飾衢路莊嚴城郭，辦上味食以待佛僧。」大臣奉命悉皆備辦，從王宮內至逝多林，於此中間寶幢幡蓋香花遍滿。既嚴飾已，王令使者往白：「佛僧飲食已辦，願佛眾知時。」爾時世尊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大眾隨從至王宅所詣其食處，於先設座就之而坐。時勝光王見眾坐已，自持種種清淨上妙飲食奉佛僧眾。既飯食已澡漱復訖，佛為大王說施頌伽他，并演妙法還歸本處。初日既然，乃至七日悉皆如是。聖眾食已為王說法還歸本處。時勝光王遂於後時夜中失火燒殺大象，王令鳴鼓宣告國人曰：「從今已後不得夜中輒然燈火，若有違者罰六十金錢，其無錢者長繫於獄。」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難陀、鄔波難陀此二龍王，曾作何業墮傍生趣？又作何業所居宮宅皆四寶成，受用飲食與諸天同類，八萬四千諸龍以為眷屬，假使金翅鳥王亦無傷損？」佛告諸苾芻：「此二龍王所作之業，還以自身而受其報，無餘代者。」乃至廣說：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如來出現于世，十號具足。爾時婆羅痆斯城有王化世，名訖栗枳，國土豐樂人民安隱。時有兄弟二人俱為大臣：一名難陀，二名鄔波難陀，彼二大臣以法非法助王治國。臣有外甥名曰無憂，於迦攝波佛教法之中而為出家，厭捨塵俗精誠靡懈，未久之間斷一切惑證阿羅漢果。每日三時向二舅所為其說法，作如是語：『唯願二舅勿以非法助王治國，由此因緣於未來世當受惡報。』二舅答曰：『聖者！治國之

法，不能純以善事而化於人。』阿羅漢曰：『若如是者來世資糧可應修集。』彼二舅報曰：『我於今時欲作何事？』答曰：『可為僧伽造立住處。』報曰：『我當修造。』即造大寺施四方僧，四事無闕，所設供食及非時漿，色香美味悉皆具足。國內苾芻同王太子無所障礙，諸苾芻尼事同後宮無敢侵擾。彼二大臣由以法及非法助王治國，有惡業故墮傍生中。由造寺宇施四方僧，故所有居宅皆四寶所成。由以上妙飲食供眾僧故，所受飲食皆與天同味。由於苾芻苾芻尼等令無惱害，得八萬四千諸龍以為眷屬，假使金翅鳥王不為損害。汝諸苾芻！若造惡業還招苦報，所有善因當得善果。汝等當學！」

善與者，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名曰善與，大富多財豐足受用，所有資產與北方毘沙門天王可為儔匹，仁惠無慳給養貧乏，因號善與。時彼長者曾於一時來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聽說妙法從座而起白言：「世尊！唯願慈悲，佛及僧眾明當就舍受我微供。」世尊默然而受。時彼長者見佛受已禮足而去，即於其夜具辦種種上妙飲食，旦令使者往白時至。爾時世尊著衣持鉢，聖眾隨從至長者家就座而坐。時彼長者覩眾坐已，自手斟酌種種飲食，眾飽食已澡漱復訖。長者夫婦即於佛前頂禮佛足長跪而住，世尊觀彼夫婦根性差別隨機說法，即於座上俱見真諦獲預流果，乃至廣說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佛及聖眾各還住處，時長者婦得果之日，即於其夜便覺有娠，於時時中供佛僧眾，經九月已請佛及僧就舍而食，佛為說法。夫婦二人得不還果，即於是日其子誕生，顏貌希奇人所愛樂。額廣眉長鼻高脩直，頂圓若蓋色美如金，垂手過膝眾所稱歎。過三七日歡會宗親，其父以兒告諸親曰：「此兒今者當立何名？」舉眾咸云：「此之孩子父母得果之日，來託母胎，及其生時還得勝果，斯之運會世所未聞。如有神通，理應嘉讚，應與此子名曰神通。」長者養育孩兒授八乳母：二供乳餔、二作褓持、二為洗浴、二共歡戲。供給乳養無有闕乏，廣說如上。是時神通童子年既長大容貌希奇，於王城下隨路而去。時有宮人，樓上遙見觀彼容貌染意便生，即以花纓遙擲童子墮其頭上。有監察人見是事已便去白王：「大王知不？神通童子於王內人有邪欲想，從城下過，宮人投以花纓。」王聞是已不審思察，即生忿怒命法官曰：「此之童子與內交通，既犯常刑，當斷其命。」法官奉教執縛童子，往至屠所便斬其首。城中人眾見此童子非法枉死，皆出大聲作如是語：「是非法王不審觀察，神通無過枉被屠刑。」王見諸人說其非理，便自思忖：「是我造次不審刑科，卿等諸人捨斯一過。」爾時善與長者，見兒死已作如是念：「我有珍財辛苦求覓，咸為神通擬隆家業。今既身死財何用為？我今宜應以已珍財，於沙門婆羅門及貧乏者悉皆施與，唯留金

錢一文為衣食本。」作是念已，便於室羅伐城令人擊鼓宣告：「諸君當知，善與長者現有財貨無遮總施，奴婢雜畜並放隨緣，若有須者隨意來取。」諸人聞已遠近俱集，長者出物悉皆給施，並稱求心歎未曾有。是時長者以一金錢買諸貨物，他日轉賣常得四錢，每日日中以一金錢買諸香物，磨作香泥塗拭佛殿。又以一錢日日僧中巡次供養，又以一錢舍內居人用充衣食。餘有一錢留以為本。善與長者既家產罄竭財食貧無，諸來乞人隨時給濟，因此號為麁惡善與。時麁惡長者往詣佛所，禮足已在一面坐。佛告長者曰：「汝之舍中常能施不？」長者白言：「世尊！我比家中雖於日日惠施飲食，然為貧無不能精細，事多麁惡。」佛告長者：「凡所施物若好、若惡，此二皆當獲異熟果。長者！若人施時隨好隨惡，不以信心不生恭敬，不自手、不應時、不清淨，如是之人得報之時，不能如彼大富長者隨意受用，於其舍宅奴婢車乘，飲食衣服床榻臥具，色聲香味觸，而心恪惜不能受用。長者！由不信等所行惠施，獲報如是。長者！又所施物若好、若惡，以深信心極生恭敬，自手應時以清淨物持惠前人，如是施者得報之時，如大長者隨意受用，於其舍宅奴婢車乘，飲食衣服床榻臥具，色聲香味觸，而心廣愛樂多受用。由此因緣，長者應聽！乃往古昔有勝貴族大婆羅門，名薜羅摩。常於婆羅門處，以八萬四千大象服以金鞍，鈴鐸旗幡悉以金作，於其象上覆蓋金網，持以惠施。又以八萬四千馬，鞍轡裝挍悉皆以金。又以八萬四千車乘，各以四寶金銀琉璃頗梨所成，金網幰蓋皆以師子虎豹文彩，皮褥上毯敷置其中。又以八萬四千諸妙樓觀，亦以四寶所成。又以八萬四千床榻臥具，亦四寶成。所有敷設簟席氈褥，皆是諸方珍奇上物，於床兩頭安置丹枕。又以金鉢八萬四千盛滿銀粟，又以銀鉢八萬四千盛滿金粟。又以八萬四千雙上妙疊衣，有其四種：謂加尸細疊、芻摩細疊、紵麻細疊、孤咕薄迦細疊。又以八萬四千牸牛，其角皆盛以金角，咸有犢子俱以疊覆。又以八萬四千童子，皆用金銀寶物而為瓔珞，如斯等物皆持惠施諸婆羅門，何況所餘上妙飲食種種衣服！長者當知，彼大潮婆羅門，以如是等八萬四千奇妙之物施婆羅門時所獲福德，不如有人但以飲食供養外道離欲五通仙人其數滿百，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殊勝。復次長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八萬四千奇妙之物施婆羅門，及施外道一百隱人，不如有人但以飲食施一贍部樹下未離欲染異生菩薩，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殊勝。復次長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八萬四千奇妙之物施婆羅門，及施外道一百隱人，并施贍部樹下異生菩薩，不如有人但以飲食施一預流向者，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殊勝。復次長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八萬四千奇妙之物施婆羅門，及施外道一百隱人，并施贍部樹下異生菩薩及預流向，不如有人但以飲食施一預流果

者，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殊勝。如是廣說，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不如有人但以飲食施一阿羅漢果，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殊勝(梵本具有，恐煩故略) 。

「復次長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勝妙樂具施婆羅門，及一百隱人、異生菩薩，并四向四果，不如有人以妙園圃施四方僧，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殊勝。復次長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勝妙樂具施婆羅門，及一百隱人、異生菩薩，并四向四果，以妙園圃施四方僧，不如有人於此園中造立寺宇奉施僧伽，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殊勝。復次長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勝妙樂具施婆羅門，乃至園中造立寺宇，不如有人於此寺中，施以床榻臥具及諸座褥被枕之類，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殊勝。復次長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勝妙樂具施婆羅門，乃至於彼寺中施以床榻臥具及諸座褥被枕之類，不如有人於此寺中施僧常食，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殊勝。復次長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勝妙樂具施婆羅門，乃至寺中施僧常食，不如有人盡形壽歸依佛陀、歸依達摩、歸依僧伽，受持戒行，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殊勝。復次長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勝妙樂具施婆羅門，乃至歸依三寶受持學處，不如有人於一切有情，於少時間修習慈觀，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殊勝。復次長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勝妙樂具施婆羅門，乃至廣說於一切有情修習慈觀，不如有人於暫時間，了知諸行悉皆無常、悉皆滅壞、是可厭患，修出離想，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殊勝不可挍量。由是因緣長者當知，常於諸行修無常等觀求出離行，是要法門，速得解脫。如是應學、如是應修、勿為放逸。」爾時善與長者及諸大眾，聞佛說已頂禮雙足，深心歡喜信受奉行從座而去。

爾時長者既至舍已，於其夜中然明燈讀佛教。時王使者每於夜中巡歷人家觀察明火，於長者室見有燈明，報言：「長者！豈非大王聲鼓宣令普告諸人，每於暗夜不秉燈明。若違教者罰六十金錢。若無錢者終身繫獄，可不聞耶？」長者曰：「我久聞知。」警夜人曰：「若如是者何故然燈？」答曰：「我於夜中受尋佛語。」報曰：「縱讀佛教豈免輸錢，可速將來。」長者答曰：「我今貧悴何處求錢？」報曰：「若爾可來永繫牢獄。」答曰：「我無別計，即可隨行。」使者便將置於獄內。王所造獄閣有三重：若品第尊高置於上閣，其次之類安在中棚，卑賤庶人拘之下屋。時麁惡善與長者既是勝流，居在上閣。時四天王知此長者地隣無學精苦勤心，於初夜分來詣其所。問言：「長者處在獄中是不應事？」長者曰：「大仙！為犯國刑，非我自欲。」問曰：「違犯何事？」答曰：「夜明燈火被罰六十金錢，我既貧無身須繫獄。」四天王曰：「長者！欲於何處安置金寶？我等持來隨情受用。」長者曰：「唯願大仙勿見憂

慮，王若知者或容見放，大仙有暇暫聽妙法。」時四天王頂禮求聽，長者哀愍為宣法要。四天身光如四火聚，王遙見之便作是念：「何人獄中然大炬火？」至中夜時天帝釋來，所發光明映四天眾，其有問答如彼四天，乃至求聽妙法。至後夜時梵王來至，身光晃曜倍勝諸天，問答求聽，聞法歡喜俱還本宮。爾時大王，於一夜中悉遙見此光明奇特，至天曉已問獄官曰：「誰於昨夜獄中然火？」掌人白言：「夜於獄內無然明者。」王令大臣親往檢察，獄中普問無然火處。還白王曰：「無人然火。」王曰：「第三閣內囚禁何人？」獄官答曰：「有麁惡人善與長者，拘在上閣。」王曰：「可喚將來，我自親問。」使者喚至，王問長者：「前為然燈禁在牢獄，何故今者還然火耶？」長者答曰：「我昨夜中不記然火。」王曰：「於初更時見四火聚，半夜有五，後夜有六。何故長者妄語云無？」長者即便具以四王、帝釋、大梵為來聽法身有光明，非燈燭也。王聞語已，深生尊敬歎仰希奇，告言：「長者！仁有大力，今何願求？隨所欲者我當給施。」長者答曰：「我今敢欲從王乞願。」王曰：「隨意所須。」長者曰：「我願於夜尋讀佛經，唯願大王勿禁燈火。」王曰：「隨長者意夜秉燈明，乃至餘人亦皆隨意，夜中然火為讀佛經，悉免其罪。」于時麁惡善與長者及以國人，蒙王放免皆大歡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五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二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三長者：一名善與，二名善合，三名戒勝。此三長者各有別德因而立名，能善廣施謂善與長者，言無虛誑謂善合長者，眾人信伏謂戒勝長者。善能忍恕謂勝光王，離邪欲心謂哥羅太子。時憍薩羅國至八月半後多有賊盜，名為秋賊。彼諸賊侶共相集會作如是議：「我等云何於此時中少作劬勞多獲財物，於一年內受用隨情？」一人告曰：「今此城中善合長者，多有貲財珍寶豐足，我等宜往到長者處共為誣枉。報言：『長者！我等先有一億金錢寄長者處，我今須用可見相還。若言虛者，我等共引戒勝長者而為證人。』獲此貲財於一年中豐足受用。」一人告曰：「彼戒勝長者豈為我等作證人耶？」餘人議曰：「我以強力逼令作證。」問曰：「如何強力？」答曰：「此戒勝長者性多慚恥，若大便時必當遠出村外入深林薄。我當伺候彼欲去時，執持利刀於草叢住。彼若來至我即執捉，告言：『長者若與我為證爾命得存，若也相違交斬君首。』」諸人聞已咸云：「善計！作此方便為證不難。」即各持刀往戒勝長者大便之處，於叢薄中潛身而坐。時彼長者於大便時至所行處，在草叢內被賊所擒，告言：「長者為當樂死？為求活耶？」長者告曰：「我實不知君等何意。」賊曰：「當隨我言。」報曰：「隨汝所作。」諸賊告曰：「若隨我語斯則命存，必苦相違剸刃非遠。」長者曰：「有何言教？」賊曰：「與我作證。」長者曰：「何事須證？」賊曰：「善合長者我等先寄金錢一億，今欲徵索。恐彼不臣須得人證。」長者曰：「此為實寄？為是虛言？」賊曰：「此是虛言。」長者聞已作如是念：「我寧守死不為枉事，豈避一生之苦於無量劫受諸惡報？」作是念已，向諸群賊而說頌曰：

「寧以守法取終亡，　不作背法而存命；
守法定得昇天樂，　背法當生地獄中。」

時彼長者說此頌已，為諸群賊略宣法要，告言：「諸君當知，爾等皆由前世惡業因緣作欺誑事，雖得人身衣食常乏。今復更為不善，於此命終當生何道？除三惡趣無處相容。」作如是等種種勸喻。諸賊聞已起信敬心，即便俱來禮長者足，白言：「長者！我等愚癡不閑善惡，欲以非法共相誣謗。既蒙告喻深心慶喜，我等今時欲何所

作？」長者曰：「無越三歸及五學處為善趣因。」即便為受三歸五戒，至盡形壽不殺生等，諸賊歡喜奉辭而去。
復次勝光王有一小弟名曰哥羅，顏貌端嚴眾人愛敬。至長淨日來詣佛所，禮佛足已請受禁戒。既受得已從座而去，於一靜處撿攝內心。是時魔女莊飾容儀，來至其所告言：「王子今既少年應受欲樂，衰暮之後方可攝心。」王子聞已告魔女曰：「汝以癡心迷惑於物，我持淨戒不習邪途。」時彼魔女知王子意固守至誠，不遂所求隱形而去。
爾時善與長者來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聽佛說法。時勝光王亦來佛所欲申 禮敬，至逝多林門，命左右曰：「汝往佛所看有何人？」使人便見善與長者佛邊聽法，廣如上說。乃至王出門外告左右曰：「汝若見彼長者出時，報云：『大王有教，長者速去離我國中。』」時有諸天於長者處心生敬重，聞是語已各懷忿恚，於王身上便放毒蜂。既被蜂蜇疾入宮內，蜂仍不放隨入宮中。王被毒螫更無別計，即還佛所禮足而白：「忽被蜂蜇不審何緣？唯願世尊救濟於我。」佛言：「大王！由王向於善與長者起瞋恚心欲驅出國，諸天忿怒放此毒蜂。」王曰：「我有此過，今何所為？」佛言：「大王！宜應就彼而申 愧謝。」王曰：「我愧謝時禮其足耶？」佛言：「不應致禮，應至彼前而執其手告言：『長者！我出麁言，幸見容恕。』」時勝光王蒙佛教已，至長者所而申 懺摩，長者見已共相容恕，彼諸群蜂咸皆四散，眾人見者各生希有。時勝光王白佛言：「世尊！我處王位，從彼庶人而求懺謝，豈非希有？」佛言：「大王大自在人，於卑賤類而求懺謝，斯實希有。」善與聞已白世尊曰：「我貧無物，隨有常施。此豈不是希有事耶？」佛言：「雖貧能施，斯亦希有。」時戒勝長者及哥羅王子亦在佛邊，戒勝長者具以秋賊而白世尊：「我為喪命因緣不行誣枉，此豈不是希有事耶？」佛言：「雖有命難情存質直，斯亦希有。」哥羅王子白言：「世尊！魔女妖妍來相惑亂，我拘戒行不為非法。此豈不是希有事耶？」佛言：「若人富貴能受禁戒遠離邪欲，於諸世間斯實希有。」爾時世尊以此因緣說伽他曰：

「若人處尊位，　求謝於卑微；
或復少貲財，　隨有能行施。
設遭於死難，　不生欺誑心；
富貴簡邪情，　此四咸希有。」

爾時貧善與長者、戒勝長者、哥羅王子，親對佛前各問深義，世尊如理隨事而答。時勝光王亦在其中，見彼發問不解其義，但知瞻仰

心懷憂悒，禮佛而退。既還宮中以手支頰心懷憂悒，時勝鬘夫人見王憂色問言：「大王從何所來容色憂悴？」王以事報。夫人曰：「由王寡聞不閑佛法，國務之隙可讀佛經。」王曰：「我今年邁不能習讀，又復國務繁劇無暇尋經。若汝勝鬘及行雨夫人讀佛經者，我於夜中聽受文義。」夫人曰：「善。」時勝鬘夫人便白王曰：「我生憍薩羅國，聖者鄔陀夷亦生憍薩羅國，我當就彼而受經業。」其行雨夫人亦白王曰：「我生摩揭陀國，聖者舍利子亦生摩揭陀國，我當就彼而為讀誦。」王曰：「各隨所樂。」時勝光王往舍利子所，申敬事已白言：「大德！行雨夫人於尊者所欲受經法，唯願慈悲哀申教授。」舍利子曰：「我今宜往白世尊知。」即往佛所禮佛足已白言：「世尊！王欲請我為行雨夫人授佛經法，是事得不？」佛言：「應教。」舍利子還至王所報言：「世尊慈愍許我相教。」時勝光王既蒙許已，復詣具壽鄔陀夷處，白言：「聖者！勝鬘夫人欲就尊者受學佛經，廣說如上，乃至許我相教。」王見許已，便還宮內報二夫人曰：「彼二大德許相教授。」時二大德於日日中來入宮內，為二夫人教讀佛法，後於異時勝光王國邊隅反叛，王遣師伐被敗而歸，如是二、三乃至七返，皆被他破逐北旋兵。王聞敗已便作是念：「邊隅逆命師去被降，非我自行方能翦剋。」王即嚴整四兵，於彼夜時帥旅而去。具壽舍利子善識時宜，其鄔陀夷不知機變，夜聞兵馬鈴鐸之響，即便驚覺作如是念：「豈非王眾有事他行。」即於未明作天明想，執持衣鉢入王宮中。時有內人報勝鬘夫人曰：「阿遮利耶鄔陀夷今來至此。」夫人聞已著輕紗衣出門迎接，時鄔陀夷見彼夫人形體疎露，注目而視。夫人知已便生恥愧，還入宮中更著餘衣，至鄔陀夷所敬受經教，再三反復猶未天明。宮人見之共生譏議作如是語：「王雖信敬情無間然，苾芻不識時機中宵而至，王未藏寶及諸寶類，而便造次輒到宮門。」時鄔陀夷教其讀誦迄至天曉，勝鬘夫人問曰：「聖者！今朝何處當食？」鄔陀夷曰：「隨所得處我當噉食。」夫人即取其鉢盛滿飯食授鄔陀夷，彼得鉢已願言：「無病。」持之而出，至王門下見舍利子從外而來。鄔陀夷問曰：「大德！若作如是精進用心，云何能得斷諸煩惱？我侵明起早入宮中，為彼夫人教授經法，并受鉢食持出宮門。仁今始來何晚之甚？」舍利子曰：「具壽！可去。佛緣此事當制式叉。」時諸少欲苾芻聞是事已，便往白佛。世尊以此因緣告諸苾芻：「入王宮者有十種過失。云何為十？一者王與夫人在一處住，苾芻入時夫人便笑，王即生疑：『豈非夫人與彼苾芻於私屏處行鄙惡事？若不爾者何因見笑？或可有心將為惡事？』二者苾芻入宮，夫人有娠，王生是念：『豈非苾芻共為惡行令其有娠？』三者苾芻入宮，王失珍寶及諸寶類，王作是念：『豈非苾芻偷竊我物？』四

者王有密語聞徹於外，王作是念：『豈非芯芻傳通密語？』五者芯芻入宮，王瞋太子遷移職位，太子念曰：『豈非芯芻於王讒搆，令我今時致此憂慼？』六者芯芻入宮，太子於父為不義事，諸人聞已，豈非芯芻傳通密語令失孝義。七者芯芻入宮，王之所重尊勝大臣被黜職位，便作是念：『豈非芯芻於王讒說，令我墮在不如意處？』八者卑位大臣王與重賞，諸人議曰：『豈非芯芻為其薦達？』九者王數出師征伐，餘國人皆議曰：『豈非芯芻共王論說，數令我等征伐疲勞？』十者芯芻入宮，王出征伐告戰士曰：『其所得者悉皆自屬。』後既平殄，王便却奪。諸人議曰：『此是芯芻教王奪我。』」佛告諸芯芻：「以此因緣不應輒入宮內，或令四兵不得安隱，此非芯芻之所應作。」

攝頌曰：

夫人笑娠寶，　泄言瞋太子；
損王黜舉事，　數征還奪財。

如是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芯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芯芻，明相未出，剎帝利灌頂王未藏寶及寶類，若入過宮門閾者，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在王舍城竹林園中，為諸芯芻制學處已，告諸芯芻曰：「贍部洲內有二大城：一名花子，二名勝音。此之二城互有衰盛。若花子城盛則勝音城衰，若勝音城盛則花子城衰。時勝音城人民富盛，有王御世名曰仙道，正法治人國土豐樂，無諸戰陣亦無病苦。龍王歡喜五穀熟成，廣說如上。彼王夫人名曰月光，顏容姝特眾所愛敬。王之太子名曰頂髻。有二大臣：一名利益，二名除患。時摩揭陀國王舍城王名曰影勝，以法理人國無災患，如餘廣說。夫人名勝身，儀貌超絕國內無比。王之太子名未生怨。有一大臣名曰行雨，是大婆羅門種高勝貴族。爾時仙道大王曾於一時朝集大會，告眾人曰：『頗有餘國豐樂熾盛與我國相似不？』時彼眾中有摩揭陀國興易之人，作如是語：『大王！於此東方有摩揭陀國王舍大城，王名影勝。彼國豐樂與王相似。』時仙道王聞此語已，於影勝王生愛念心，問大臣曰：『彼王國內何所乏耶？』答曰：『彼處無寶。』王曰：『喚別寶人簡取好者。』便以妙寶盛滿金篋并王勅書，遣使送往摩揭與影勝王，語使者曰：『當報彼王：「從今已往王可共我為敵國知識，必有所須我當為辦。」』使持王信到王舍城影勝王所，奉書具白。王既覽書并開國信，生大歡喜。王曰：『彼之國中何所乏少？』諸人答曰：『彼無好疊。』時王即以摩揭陀國所出上疊盛滿箱篋，准如上事報仙道王并致書曰：『敬覽來信并受國珍，未面相親深慚遠意，彼有須者我當為辦。』使持王信到勝音城，即以書及國信奉仙道王。王見慶喜問使者曰：『王之形狀其量

如何？并問性行。』使者報曰：『影勝王其形長大一似大王，性行雄猛躬為征戰。』王即依量造五德上甲，令使送去。云何為五？一者盛熱之時著便涼冷，二者刀斫不入，三者箭射不穿，四者善辟諸毒，五者能發光明。王造甲已并裁勅書曰：『今贈寶甲五德圓備，若念我者幸當自著，希招遠意勿惠餘人。』即以此甲付與使者。使者持去到王舍城，便以此甲奉影勝王，白言：『大王！此之寶甲具足五德，仙道大王故遣送來。』時影勝王覽書觀甲心生希有，喚別寶者令其准價，寶人白言：『大王！此一一寶並皆無價，然眾共商量准直金錢十億。』王既聞已便生憂念：『遠方知友贈我寶甲，此一一寶其價難知，我國無此如何酬謝？』以手支頰低顏而坐。是時行雨大臣入見大王似帶憂色，問言：『大王！何故面有憂色？』王曰：『我今寧得心不懷憂？遠處國王贈我寶甲，此一一寶其價難知。我國更無奇異珍物，既無報答，為此懷憂。』大臣答曰：『願王勿憂，有好贈物。』王曰：『何處得有？』大臣答曰：『彼之國王唯贈一領寶甲，王之國內有佛世尊，乃是人中妙寶，一切有情共所尊敬，十方世界無與等者。』王曰：『誠有此事，欲如之何？』大臣曰：『可於疊上畫世尊像遣使馳送。』王曰：『若如是者我當白佛，隨佛言教當奉行之。』時影勝王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以事白佛，佛言：『大王善哉妙意！可畫一鋪佛像送與彼王，其畫像法先畫像已，於其像下書三歸依，云：「我從今日乃至命存，歸依佛陀兩足中尊、歸依達摩離欲中尊、歸依僧伽諸眾中尊。」次書五學處：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欲邪行，四不妄語，五不飲諸酒。次書十二緣生流轉還滅，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從無明緣行乃至積集而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從無明滅乃至積集俱滅，皆廣書之。復於像上邊書其二頌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精；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當修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如是畫訖授與使人，應報彼曰：「汝持畫像至本國時，可於廣博之處懸繒幡蓋，香花布列盛設莊嚴，方開其像。」若有問云：「此是何物？」應答彼言：「此是世尊形像，捨轉輪王位而成正覺。」又問：「此下字義云何？」答曰：「是歸依三寶為出離因。」「次下云何？」答曰：「教持五戒生人天道。」「次下云何？」答曰：「是十二緣生，明三界五趣流轉還滅因果道理。」若問於上二頌其義云何？答曰：「斯之二頌明勸諸有情，依教修行破

生死軍，勿為放逸速趣菩提。」』時影勝王奉佛教已，歡喜頂受禮足而去。王即畫像上下具書其事，以種種妙香遍熏尊像，然後細卷內金函中、次以金函內銀函中、次以銀函內銅函中。復以上妙香疊密裹此函，置香象上嚴整衢路，幢幡導從出王舍城。時影勝王并作勅書報仙道王曰：『雖未相見，使至覽書，蒙贈寶甲世所希有。今畫世尊形像三界最尊，令使持將冀申供養。既至彼已可去王城有兩驛半，平治道路嚴飾城隍，躬領四兵，幢幡花蓋於廣博處張設尊儀，慇懃供養獲大福德。』既封書已持付使人勅曰：『如我所囑當須憶念盡可為之。』使既奉旨敬辭而去，路經多日漸至勝音城，可有兩驛半在於此停住，遣信白王并持書去。王得書已開讀忿怒，告大臣曰：『未知彼國有何奇異勝妙信物？書云可兩驛半平治道路嚴飾城隍，花蓋幢幡集諸人眾，遣我自領四兵遠出迎接。看此形況意欲相輕，卿等宜應總集四兵，我自親往伐摩揭陀國。』大臣奏曰：『曾聞彼王有大度量，不應以隨宜國信輕觸大王。王今宜可且順其言親往觀察。若稱王意斯曰善哉，如不爾者興師未晚。』王曰：『誠有斯理，隨書且作。』於兩驛半平治道路，乃至王自親觀，依彼來書盛陳供養，引至城邑於平坦處，無量百千人眾聚集，香花普設充遍街衢。王開畫像瞻仰而住，于時中國商人共來觀像，咸皆合掌異口同音俱出大聲。唱言：『南謨佛陀也！南謨佛陀也！』其仙道王既覩尊儀聞佛陀號，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遍體身毛悉皆驚豎。王便問曰：『佛陀之名何所詮表？』商主答曰：『大王！中國有城，名劫比羅跋窣覩，中有淨飯王，生一太子，具三十二相有八十種好。相師瞻之云：「此太子若在家者當為轉輪聖王，七寶圓滿千子具足，降伏四洲以法化世。若出家者當證如來應正等覺，於人天內號曰佛陀。」此即是彼真容影像。』王聞喜悅問曰：『此下文字其義云何？』商人曰：『大王！此是歸依三寶。』王曰：『次下云何？』答曰：『此明五戒。』又問：『次下云何？』答曰：『此是十二緣生流轉還滅。』『其上云何？』答曰：『此明勸誡厭離生死希求涅槃。』皆為廣說。

「時仙道王聞商人說十二緣生，無明行等生滅道理，善誦其文便還宮內，即於初夜依文而思，於後夜時捨諸緣務，迄至天明結跏趺坐，端身正念繫意現前，思量觀察十二緣生生滅道理。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從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純大苦蘊積集而生。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從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純大苦蘊積

集皆滅。時仙道王於緣生理既深曉悟，不起于座以智金剛杵，摧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遙心慶悅渴仰世尊，說伽他曰：

「『敬禮大醫王，　善療於心病；
世尊雖在遠，　能令慧眼明。』

「時王歡喜，即便裁書報影勝王曰：『我賴仁恩知有三寶，悟緣生理得見真諦，苦海淪溺彼岸可期，拔之淤泥歡慶何極。然我欲得親見苾芻，為作方便令來至此。』使者持書至影勝王處，王讀書訖往詣佛所，頂禮佛足白言：『世尊！其勝音城仙道王，見佛形像得悟真諦，遣使持書來至於此求見苾芻，唯願世尊慈悲發遣。』說是語已禮佛而去。爾時世尊，便作是念：『誰與彼城有因緣耶，能至於彼廣為化度？』觀知聖者迦多演那於彼有緣能為教化，世尊便命迦多演那曰：『汝可觀彼勝音城內仙道大王，并諸眷屬人物之類。』時迦多演那唯然受教，既觀察已辭佛而出。執持衣鉢入城乞食。飯食訖囑授臥具已，便將五百苾芻隨路而去往勝音城。時影勝王并作勅書，遣使持去，報仙道王曰：『承悟緣生得預流果，復於苾芻樂欲相見。佛令五百苾芻遠赴祈請，仁可慇懃同大師想，去城兩驛半許，修治道路嚴設香花，治整四兵自來迎接。又於城內閑寂之處造一大寺，營五百房床榻臥具，無令闕乏，飲食所須悉皆預辦。若作如是供養事者，獲福無量。』使持書至授仙道王，既讀書已如言悉作。苾芻既至賓迎入城，即於空閑廣博之處，懸繒幡蓋嚴設道場，請苾芻坐。時有無量百千大眾悉皆雲集，爾時聖者迦多演那，隨彼機緣為說法要。令諸大眾皆蒙利益，或得預流果者、或得餘果、乃至出家得阿羅漢果，或有發趣聲聞獨覺乘心者，或有發趣大乘者。時勝音城有二長者：一名底灑，二名補灑，往詣聖者迦多演那所，至已禮足白言：『聖者！我今欲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於聖者所修治梵行。』時迦多演那知其心至，即與出家并受圓具，觀其根器教以要法，彼二便於日夜之中懃修無倦，斷一切惑證阿羅漢果。即昇虛空現諸神變，身出水火便入無餘妙涅槃界。彼諸親族即火焚燒為供養已，收其餘骨造二窣覩波。時仙道王，於日日中常詣聖者迦多演那處聽說妙法。既聽得已還入宮中，告諸宮人曰：『聖者迦多演那每常為我說深妙法。』宮人白言：『大王有福逢佛出世，因成果滿得聞正法。』王告宮人曰：『爾等何因不往聽法？』宮人答曰：『我等內人無由數出。若其聖者迦多演那得入宮中為說法者，我等當聽。』王聞語已往聖者所，頂禮雙足白言：『聖者！宮內女人樂欲聞法，唯願尊者興慈愍心，暫入宮中隨彼所願。』時迦多演那白

言：『大王！世尊制戒，不許苾芻入王宮中為女說法。』王言：『聖者！若如是者，誰入宮中為女說法？』答曰：『有苾芻尼許入為說。』

「時仙道王聞是語已，即作書報影勝王曰：『宮內女人樂欲聞法，頗有方便得令苾芻尼來不？』時影勝王既覽來書，便往佛所禮雙足已白言：『大德！彼仙道王復遣書來，云內宮妃后樂聞正法，欲見苾芻尼，其事云何？』爾時世尊聞斯語已，便作是念：『何苾芻尼與彼城中宮人之類，因緣感會共相濟脫？』觀知世羅苾芻尼能化於彼，佛告世羅苾芻尼曰：『汝當觀彼勝音城中宮人之類。』尼白佛言：『謹受聖教！』禮佛足已往舊住處，囑授臥具竟執持衣鉢，與五百苾芻尼俱向勝音城。影勝王復與彼書令遣迎接，造房五百供給所須，敷設道場為眾說法，多人悟解發三菩提心。時世羅尼日日自往王宮之內，為妃后等宣說法要。

「彼仙道大王妙解彈箏，其月光夫人善能為舞，曾於一時王在宮內，自手彈箏月光起舞，於其舞際見夫人身有無常相，至第七日必當命終。時王見已心生憂惱，手所彈箏便投于地，月光見已白言：『大王！豈我舞曲不中絃管，致使大王放箏於地？』王曰：『非關舞惡，然我見汝身有死相，於七日內必定身亡。』月光白王曰：『若如是者幸當見放，我願出家。』王曰：『共立要契可遂汝情，若出家已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者，我便望斷。若有餘結惑而命終者，於所去處當告我知。』夫人曰：『爾。』時仙道王即引月光，至世羅苾芻尼處，禮足已白言：『聖者！月光夫人欲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唯願聖者慈悲攝受，與其出家并受圓具。』世羅報曰：『善哉大王！』即與出家并受圓具，觀其業報知欲命終，教授月光修無常觀。月光依言而作，於第七日忽爾命過，生四大王眾天。諸天法爾初生之時必起三念：『我何處死？』知在人中。『今生何處？』生在四大王眾天。『曾作何業？』於佛教中淨修梵行。時月光天女作是念已，『若我不往禮世尊者是所不應。』即取瓔珞莊嚴其身，即以種種上妙天花盛滿衣襆，夜詣佛所。天光晃耀滿竹林園，便以妙花普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觀彼機性而為說法，彼聞法已得預流果，說伽他曰：

「『世界人天咸供養，　能除業惑生老死；
於百千生難得逢，　我今幸遇誠希有。
我依大師除結惑，　今時獲得清淨眼；
超渡苦流昇彼岸，　究竟當入涅槃城。』

「時彼天女說此頌已，頂禮佛足往勝音城仙道王所。時王於樓上獨寢，天女既至身光大明，彈指作聲警覺王睡。王聞驚坐問曰：『作聲者誰？』答曰：『我是月光。』王曰：『夫人！可來與我共臥。』天女報言：『大王！我已身死，生四大王眾天，人天事殊理無同宿。王若欲得與我交歡者，於佛教中出家修道。若一切煩惱悉永斷者，眾望都息。若有餘惑而命終者，生四王天與我相見。』作是語已騰空而去。時仙道王聞是教已驚喜交集。念出家事通夜不眠，至天曉已命大臣曰：『卿可往問月光夫人今在何處？』大臣白言：『彼已身死。』王聞便念：『我今不應蒙天警覺不用其語處在居家，可立頂髻太子為王付以國事，我當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時仙道王告二大臣曰：『卿等當知！我於頂髻愛念情深，於卿二人情義亦重，可於頂髻處止惡勸善，我欲出家。』二臣聞已流淚交襟。復命頂髻曰：『如汝比來順我言教，從今已去二大臣言亦應聽受，於諸國人以法而化，我欲捨俗出家。』太子聞已悲泣難勝。時仙道王既付囑已，鳴鼓宣令普告國人曰：『所有國政委付太子，我欲出家。我比為王不能依法，汝國人等各相容恕。』時諸人眾聞是告已，荷王恩惠悉皆啼泣不能自裁。王立太子以知國事，多出財寶廣設無遮，沙門婆羅門及貧下類無不周給。將一侍者徒步而去向王舍城，時頂髻王及國人眾悉皆隨後送別而歸。其王漸去至王舍城，在一園中暫停息已，告彼人曰：『汝今可往白影勝王曰：「有仙道王今在城外。」』使者即便往至王所，以事具白。王聞驚起告諸臣曰：『其仙道王多有兵眾，何不預報忽來至此？』使者白王：『彼無兵眾唯一侍者。』王聞語已便作是念：『彼是剎帝利灌頂大王，我今不應空無備擬獨引入城。』即便修治道路嚴飾城郭，躬引四兵至仙道王所，歡言執手共相慰問，同乘一象入王舍城，即以香湯澡浴，奉上妙衣。既飲食已問言：『王今何故棄大寶位，將一侍人，躬涉遠途而來至此？』答言：『大王！我無別事，本意故來於世尊所欲求出家并受圓具，淨修梵行志求解脫。』時影勝王翹身合掌作如是語：『善哉佛陀！善哉達摩！善哉僧伽！具大慈悲有勝威力，能令如是剎帝利灌頂大王，捨尊勝位來詣佛所而求出家并受圓具修苾芻行。』時影勝王即將仙道王詣世尊所。爾時世尊與無量百千四眾圍繞演說妙法，遙見影勝王共仙道王欲來入眾，告諸苾芻：『彼影勝王并將進物來至我所。汝等當知！於諸如來所有進奉，無過導引受化有情。』作是語已默然而住。時影勝王共仙道王俱至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此是勝音國仙道大王，足步而至，欲於如來善說法律求出家受圓具修苾芻行。唯願世尊慈悲攝受。』世尊即告仙道王曰：『善來苾芻！可修梵行。』王聞是語鬚髮自落，法服著身瓶鉢在手，威儀進止如百歲苾芻。時影勝王禮佛

而出，仙道苾芻即依眾住。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次行乞食。時諸士女百千萬眾，聞彼入城俱來瞻仰，宮閨之類咸昇樓閣，傾望竭誠共觀希有。時彼苾芻既得食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而坐。時影勝王諸臣翼從至仙道苾芻所，躬申 敬禮說伽他曰：

「『勝音國大王，　捨百千城邑；
今乞餘殘食，　豈不生勞苦？
先用妙金槃，　眾寶以莊嚴；
今但持瓦鉢，　豈不生勞苦？
先食香秔飯，　美饌隨所欲；
今者食麁踈，　豈不生勞苦？
先著迦尸服，　妙疊及諸繒；
今披糞掃衣，　豈不生勞苦？
先處勝宮殿，　侍衛以多人；
今獨樹下居，　豈不生勞苦？
先在妙床褥，　細軟隨情樂；
今時臥草敷，　豈不生勞苦？
先與上宮后，　娛樂鎮隨心；
今時獨寢息，　豈不生勞苦？
先乘無價象，　寶馬及珍輿；
今時徒步行，　豈不生勞苦？
庫藏皆盈溢，　受用常隨意；
今時無所有，　豈不生勞苦？』

「時仙道苾芻既聞是語，亦以伽他而答之曰：

「『諸有難調事，　我今皆伏除，
乞食用資身，　如牛負轅軛。』

「影勝王曰：

「『仁今有何意，　作此憂愁語？
心中所念者，　我悉相供給。』

「仙道苾芻曰：

「『諸有樂法人，　心無有憂戀；
若不知法者，　從冥入於冥。

大王應善聽！　我今說正法；
由解正法故，　生天得涅槃。
此身無可愛，　有一德應知；
善調令住境，　隨心即安樂。
假使壽百年，　形命終歸盡；
云何為妻子，　財食常貪著？
妻子如怨家，　珍財常畏失；
我今皆捨棄，　解脫諸憂惱。
人命將盡時，　呪藥不能救；
神仙及諸聖，　無能違拒者。
天雖有威力，　勝處壽長年；
衰相現前時，　必死無能救。
諸王得自在，　威力無人敵；
多財有名稱，　終歸入死門。
假令修苦行，　勇猛越諸人；
設多兵眾力，　詎能超死苦。
非空非海內，　亦非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不被死所害。
非空非海內，　亦非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不被業所害。
死後身膖脹，　皮肉漸分離；
唯餘白骨在，　觀斯何可愛？
諸骨咸銷散，　但有空髑髏；
形色甚可惡，　誰當生愛樂？
在熱處涼宮，　若寒居煖室；
常護持身命，　不免死來侵。
若人行善因，　果不共他有；
王等不侵害，　是故應修福。
若行十惡死，　妻子皆不哭；
殯送事隨宜，　是名為惡死。
若行十善死，　妻子皆憶念；
殯葬並如法，　是名為善死。
生時唯獨來，　死時還獨去；
自受於苦樂，　無有共分者。
伺命來取時，　父子不相救；
親屬及珍寶，　無能贖命者。
生老及病死，　日夜恒隨逐；
無有藏避處，　終被死王牽。

智者見是事，　捨而求出家；
當離煩惱海，　不受胞胎患。
我捨諸怨苦，　得成苾芻性；
終出生死獄，　長趣涅槃城。』

「時影勝王蒙仙道苾芻為說妙法，聞已恭敬深心渴仰，白言：『聖者！生死長遠卒難出離，我處王位與寂靜相違，但有隨喜未能解縛。』說是語已頂禮而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六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三

「爾時勝音城頂髻王，受父禪後初以正法化人，未經多時便行非法。彼二大臣利益、除患，白言：『大王！當以正法化人勿為非法。何以故？王之國人如花果樹，以時溉灌勿為衰損，則條幹花果繁實可期。王之百姓亦復如是，恩養以法賦稅無虧。』雖復正諫彼行非法不肯悛改，如是至三不用其語，便生瞋恚告餘臣曰：『若人故與灌頂王教共相違逆者，當與何罪？』時有佞臣，前白王曰：『此何在言，理當合死。』說伽他曰：

「『若臣拒王教、　若牙齒搖動，
若食中和毒，　除之方樂生。
大臣若多智，　善閑諸法律，
富盛有兵戎，　不除當自害。』

「王聞是語告彼臣曰：『若如是者，彼二老臣先王所囑，我今不忍輒自加刑。從今已去勿令與我更重相見。』即令門人遮不聽入，立二佞臣以為輔相。佞臣得寵，每於王所而說頌曰：

「『苣勝不熬蒸，　及以不磨擣，
不苦加功壓，　無緣可得油。』

「國中人眾事亦如是，嚴加苦切方辦國事。王曰：『今以國政付卿二人，其所作者即為定量。』時二佞臣便以苦法驅馳百姓。時有商人，從勝音城持諸貨物，至摩揭陀國到仙道苾芻所，仙道記識便問之曰：

「『勝音頂髻王，　大臣及兵眾；
無病無恐怖，　以法治人不？』

「商人答曰：

「『王及諸大臣，　兵眾皆安隱；
雖無他恐怖，　非法以治人。』

「時仙道苾芻聞是語已次第更問：『誰為第一大臣？王用誰語苦逼百姓？』答言：『聖者！昔二大臣遮不聽入，更令餘二諂佞大臣，王用其言常行苦虐，令國人眾不得安隱。』仙道聞已告商人曰：『汝往彼國告諸人曰：「勿為憂惱！待我三月夏安居竟，當自至彼誨語其王。」』時彼商人禮苾芻足辭之而去，漸至勝音城報諸人曰：『老王不久自來至此，誨語小王不許非法苦楚人眾。』時彼佞臣聞斯語已白頂髻王曰：『王今知不？昔日老王有心來此重貪國位。』王曰：『父已出家寧求王位？』大臣曰：『由貪愛心，令彼追悔。』王曰：『其欲如何？』臣曰：『當斷其命。』王曰：『彼是我父，云何興害？』大臣即便為說頌曰：

「『若父母兄弟，　或復是女男；
惡念作怨家，　當須斬其首。
假使有千子，　共乘於一船；
一子作怨家，　諸子須沈沒。
存家殺一命，　為村除一家；
為城除一村，　為己棄一國。』

「時彼佞臣作如是等種種勸諭，王然其說。佞臣即命諸屠人曰：『汝今可往殺彼老王，我當賞汝。』時彼屠者於老王所戀慕情深，雖被發遣心不樂去，如是再三，以金銀珍寶乃至聚落悉皆賞賜，亦不肯行。佞臣忿怒告獄官曰：『汝今可去收彼屠人，并其眷屬繫之於獄。』獄官聞已驚走而去，至屠人所并諸眷屬執縛將來。屠人恐怖白言：『勿相執縛，隨意所為。』獄官曰：『汝殺老王，我今放汝。』屠人曰：『去。』即皆手執利劍求覓老王，隨路而行向摩揭陀國。時具壽仙道夏安居竟，往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我今欲往本勝音城。』世尊告曰：『隨汝意去，當須思念，業力難違。』是時仙道禮辭佛已至所住房，囑授臥具執持衣鉢，往勝音城行過半路，逢彼屠人共相憶識，問曰：『汝從勝音城來？』答曰：『如是。』『彼處國王及以百姓各得安不？』具為問答，廣說如前，乃至非法治國，於大王所不願相見。仙道聞已告言：『丈夫！若如是者我當迴去。』時諸屠人即說頌曰：

「『勇猛大王何處去？　頂髻不欲願王生；
故遣我等共相刑，　王今命盡無逃處。』

「仙道聞已告彼人曰：『丈夫！豈復頂髻故遣汝等斷我命耶？』答曰：『如是。』仙道便念：『如世尊說：「當須思念，業力難

違。」者，由斯事故密作是語。』即報屠者曰：『賢首！汝等可暫停息，我本所為而作出家，雖復剃髮染衣其事未辦，汝等暫住待我少時求所為事。』諸人報曰：『大王隨意。』時具壽仙道於一樹下結跏趺坐如龍王蟠，如佛言曰：『多聞之人有五種利益。云何為五？一者蘊善巧，二者處善巧、三者界善巧、四者緣起善巧、五者於其所須教誡教授不求於他。』時仙道苾芻於斯五事悉皆善巧，於五趣輪迴知無定相，一切諸行皆悉無常，善觀察已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觀金與土平等不殊，刀割香塗了無二想。心無罣礙如手捻空，能以大智破無明縠，三明六通四無礙辯悉皆具足，於三界中所有愛著，利養恭敬無不棄捨，證解脫樂說伽他曰：

「『已斷諸結縛，　善拔眾毒箭；
我仙道苾芻，　仍不免王法。』

「作是語已告屠者曰：『賢首！我所作者今已作訖，汝所為者當可隨情。』屠人白言：『大王！我若歸國，頂髻問言：「大王死時有何言說？」將何以報。』答曰：『汝當報彼作如是說：

「『「汝造多惡業，　殺父貪國位；
我獲勝涅槃，　汝墮無間獄。」

「『復應告曰：「汝造二無間業：一者殺父，二者殺阿羅漢諸漏已盡，當受極苦墮無間獄。汝可至誠慇懃悔罪，冀得輕微。」』仙道復念：『我以神力乘空而去，勿令由此受極重殃。』即生正念欲發神通，於所求境心便迷亂，乃至神通之字亦不記憶，況復騰空而欲遠去。復更念言：『世尊令我當思業力無可逃避。』說伽他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時彼屠人即拔利刀斬斷王首，頭落于地，空中說伽他曰：

「『不思議業力，　雖遠必相牽；
果報成熟時，　求避終難脫。』」

是時世尊在竹林園中忽然微笑。世尊法爾若微笑時，於口中出五色光明，或有沈下或復上昇。其光下者下至無間并餘地獄，若受炎熱皆得清涼，若處寒氷便獲溫暖。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

與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然此必由希奇大聖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便能消滅地獄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為法器能見諦理，其上昇者上至色究竟天，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復說此二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精勤；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修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周遍三千大千世界已，還至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光從胸入；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足下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非無因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剎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眾生最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慼；
無緣不啟於金口，　微笑當演有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為說；
如師子王發妙吼，　願為我等決疑心。
佛如大海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為渴仰者說因緣。」

佛告阿難陀：「如是！如是！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輒為微笑。汝今當聽！」說伽他曰：

「已斷諸結縛，　善拔眾毒箭；
彼仙道芯芻，　仍不免王法。

「阿難陀！彼勝音城頂髻王由惡知識故，其父先王得阿羅漢無有愆負，橫加逆害，決定當墮無間獄中。」阿難陀白佛言：「世尊！仙

道芯芻得阿羅漢，今被殺耶？」佛言：「被殺。」時阿難陀聞已流淚傷感難裁。

「時彼屠人遂持王頭及以衣鉢，詣勝音城至佞臣所告言：『我見老王，奉教殺訖。此是其頭及以衣鉢。』時二佞臣見斯事已生大歡喜，往頂髻所，白言：『大王！王可欣慶，於王國內無復怨家。』王曰：『誰是我怨家？』答曰：『老王。』王曰：『豈復先王今已命斷？』答曰：『今已殺訖。』王曰：『如何得知？』佞臣即指屠者：『此等諸人親斷彼命。』頂髻問曰：『我父先王有幾兵眾欲來此耶？』屠者答曰：『彼是出家芯芻寧有兵眾！單身隻步隨路而來。』便持衣鉢及以王頭呈示頂髻，頂髻見已悶絕于地，冷水灑散良 久乃穌，起便大哭問屠者曰：『父王死時有何言囑？』答言：『大王！先王死時親說伽他，遣白王知。

「『「汝造多罪業，　殺父貪國位；
我獲勝涅槃，　汝墮無間獄。」

「『又曰：「汝造二逆業：一者殺父，二者殺阿羅漢，諸漏已盡。墮無間獄當受極苦，汝可至誠慇懃除悔，冀得輕微。」』是時頂髻聞是說已，憂箭射心容色顦悴，如斷生葦莖葉枯萎。即便遣使喚二舊臣，至而告曰：『何因卿等二人見我造作極重惡業不相遮止？』二臣答曰：『王教令我不得相見，有何方便共相諫止？』頂髻即便勅二佞臣勿來相見，立二舊臣重為輔相，從斯漸漸勸頂髻王正法治國。

「時二佞臣既失寵已，別為方便欲改王心，於舊二阿羅漢：一名底灑，二名布灑二窣堵波各於一邊造一小穴，取二小猫兒各安穴內，於日日中以肉餧飼，教令識語，每常持肉到穴邊，時大聲喚言：『底灑、布灑汝各出來。』猫子便出。又復告言：『汝等若實以邪諂事誑惑世間，受信心衣食以自活命，由斯惡業墮猫子中，事不虛者各取肉臠，遶自窣堵波還歸本穴。』作是語已方始投肉，猫子得肉各遶其塔，還趣穴中。如是日日於窣堵波處教二猫子，乃至淳熟體解人言。時二佞臣作此事已，至頂髻母所白言：『太妃！王今羸瘦性命無幾，豈得今時捨而不問？』王母報曰：『我欲如何？由君二人教作如是極重惡業。』二臣白言：『豈可罐落井中，綆亦同棄？』母曰：『知有此事。我欲何為？』佞臣曰：『殺父之憂妃自開解，殺阿羅漢心生悔惱，我等為除。』母曰：『欲若為除？』臣曰：『底灑、布灑自云得阿羅漢，眾所共知，斯乃誑惑於他，說無後世，寧知死已生猫子中，以此證知無阿羅漢。』母曰：『此若實者可令自驗，足得除憂。』其母即便至頂髻所問言：『愛子！何故

汝今身極羸損痿黃困篤？』便白母曰：『我今寧得身心不苦？由二佞臣教我造作二無間業，先王無辜枉加殺害，是阿羅漢諸漏已盡，必當直趣無間獄中。』母曰：『汝不須憂，我當為說。』王曰：『幸願為說除我深憂。』母曰：『此國先王非是汝父，我因洗浴與外人交通，因即生汝，雖斷彼命非成逆罪。』王曰：『且知非父無重逆業，殺阿羅漢其罪可無。』母曰：『此事汝可問有智人以詳虛實。』是時太妃辭子而去，命二佞臣告言：『我子所有殺父之憂已為除訖，殺羅漢罪爾自當知。』時頂髻王即便總命群寮令集一處，諸有智者亦喚俱來。時二佞臣隨眾而至，王便問曰：『朕聞殺阿羅漢得大逆罪，其事如何？』時大眾中有白王曰：『大王！誰復知彼得阿羅漢？』復有說言：『阿羅漢者，乘空來去道眼通明，知有害身何不遠避？』二佞臣曰：『王何見憂？於此世間無阿羅漢，而今殺彼得逆罪耶？』王曰：『我及諸人，悉皆現見底灑、布灑獲阿羅漢，上騰虛空身變水火作諸神通入無餘依妙涅槃界。卿等云何道其無實？』佞臣曰：『願王寬其罪，使得終其事。』王曰：『欲作何事？』臣曰：『彼皆虛偽誑惑世間，實更受生，云無後有。若實無者，因何生在猫子之中各居塔下？』王曰：『如何得知？』臣曰：『王當自驗。』其王即便命諸臣曰：『我欲往彼觀其虛實。』王遂整駕，及諸大眾百千萬人至制底所。時彼佞臣便持肉臠在制底邊，大聲喚言：『底灑、布灑汝各出來。』猫子便出。又復告言：『汝等若實以邪諂事誑惑世間，受信心衣食以自活命，由斯惡業墮猫子中，事不虛者各取肉臠，遶已窣堵波還入本穴。』作是語已方始投肉。猫子得肉各遶其塔，還趣穴中。佞臣曰：『王今見不？』王曰：『我見。』佞臣曰：『今此世間無阿羅漢，但有空言。』時王即便捨阿羅漢見發起邪心，所有布施苾芻、苾芻尼等飲食供養悉皆斷絕。時諸五眾既無飲食，並皆四散，唯大迦多演那及世羅苾芻尼於此城住。

「時迦多演那苾芻，於晨朝時執持衣鉢，入勝音城欲行乞食。逢頂髻王出外遊獵，尊者見王便生是念：『或王見我生不喜心避之而去。』王逢見已問佞臣曰：『何故苾芻遠相避去？』佞臣答曰：『彼苾芻作是念：「勿令殺父作逆之人塵觸我身，為斯遠去。」』王聞大怒，勅諸兵士各以土一把散苾芻上。時彼尊者知是事已，即便化作小室在中端坐。彼諸人眾各以塵土，棄尊者上便成大聚。時利益、除患二大忠臣，見其非理便為去土，問言：『大德！今此城人作無利事，當受何報？』苾芻報曰：『齋七日來當雨塵土，所有城郭填壓無遺。』時利益大臣子名紺顏，授與尊者大迦多演那以充侍者。除患大臣女名紺容，授與世羅苾芻尼以充給侍。即於是日天雨珍寶，乃至六日皆雨珍寶。時彼利益、除患二大忠臣，各收珍寶

盛滿二船，於其夜中出城逃避，隨河而去至一勝地，各造一城以為居止：一名利益城，二名除患城。至第七日，時世羅苾芻尼將給侍女，以神通力往憍閃毘城，即以侍女付瞿師羅長者，令其養育。尊者大迦多演那，於第七日於此城中見雨塵土，知是業力不可救濟，即與勝音城中舊住天女，并侍者童子，見土滿城人無遺子，乘空而去至大聚落，止穀場中暫時停息，整理衣鉢入村乞食。由天力故場中稻穀自然盈滿，是時場主見斯事已，作如是語：『我此場中稻穀盈溢，皆由天女威神之力。』即持戶鑰授與天女，報言：『乃至我未重來，請勿棄去。』便往村中眾人集處普告之曰：『於我場中有天女至，由彼威力場穀增多，君等若能共立我兒為聚落主者，我當留彼天女以相擁護常受安樂。』諸人聞已咸云：『善好！』即立彼兒為聚落主，其父即向屏處，便以利刀自刎而死。

「時迦多演那乞得食已，還至場中共伴分食，食了收衣鉢，告彼天女曰：『我欲前行，汝被他囑不可隨去。』天女曰：『我有何事不得隨行？』尊者告曰：『受他戶鑰，其主未來，若捨去者是傷信義。』須臾之頃村邑諸人各持香花來申供養，請天女曰：『我等有福幸聖來儀，伏願慈悲留神此住，隨所須者我皆供給。』天女報曰：『若其君等苦相留者，可為大德迦多演那造立寺宇，并可為我別立神廟，四事供養無闕乏者，我當住此。』諸人報曰：『此皆為作。』即便造寺，去斯不遠為立神堂，供養無闕。時彼天女每於夜半秉持燈炬，就尊者所聽聞妙法，村人見者便作譏議：『云何神女夜詣苾芻共行非法？』神女聞已遂起瞋心，呪彼村人皆令疾患，諸人知已咸就神所共申懺謝，患苦遂除。尊者知已即辭神女，留小銅盞以為記念，便令紺顏童子執法衣角，騰空而去。是時神女遂勸村人造窣堵波，盞置於內名為銅盞制底，今猶現在。時紺顏童子執師衣角懸身而去，時人遙見皆悉唱言：『濫波底、濫波底(是懸挂義)』其所經過方國之處因號濫波(今北印度現有其國)。

「尊者漸去至一小國，其王命終絕無繼嗣。時彼諸人皆知尊者神德高遠，遂請童子立為君主。尊者許之，遂便策為紺顏王留知國務，從此復往步迦拏國。尊者之母生此國中，名賢善童女，尊者就舍為其說法，令得見諦。授之錫杖與作記念，彼造錫杖制底現今供養。尊者從此欲往中國路過雪嶺，北方諸天俱來請曰：『唯願慈哀於我住處為留少許記念之事。』尊者便念：『如世尊說：「中方之地不著布羅。」』即便以屨付與天神。諸神得已於爽塏之地造一制底，名曰布羅制底。是時尊者過縛叉河至布灑城內，巡家乞食。既飯食已，剃除鬚髮并剪爪甲。諸人見已請其髮爪，作髮爪制底永貽供養。」

尊者次復從此南行至室羅伐城，諸苾芻見告言：「善來大德迦多演那！所有遊履得安樂不？」答言：「具壽！有苦有樂。」時諸苾芻具問其故，答曰：「隨處化人即是其樂，在勝音城被塵土壓，斯成是苦。」時諸苾芻尋問所由，尊者具答其事。苾芻聞已作如是語：「彼殺父人生極邪見，且受如是現世花報，未來苦果誰復代當？」時迦多演那洗手足已，往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知而故問：「迦多演那！汝所遊履得安樂不？」時迦多演那以所經事具白世尊，世尊聞已默然而住。時諸苾芻聞其說已，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唯願慈悲為我宣說。彼仙道苾芻以何緣故，身為國主受大快樂，捨此勝位歸佛出家，斷諸煩惱得阿羅漢，不免刀殺？」佛告諸苾芻：「汝等當聽！仙道苾芻所造之業，因緣熟時必須自受，無逃避處，廣說如上。」說伽他曰：

「假令住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佛不出世，有獨覺者出現世間，情存哀愍拯濟貧乏，知足而受不樂多求。唯一福田喻如麟角來託林藪少欲而住，多有麞鹿先為依止。時有獵人於此置弶常多獲鹿，忽無所得，怪其何故？乃尋見人蹤至獨覺所，發瞋怒意以箭射之。聖者哀愍為昇空界，獵人求下，聖者因即命終，遂火焚屍灌八牛乳，收其餘骨為造制底，種種供養頂禮悲哀。『願勿因此受三塗報，所有供養功德生大王家，貲財豐足，當獲如是功德希奇，勝此大師承事供養心無厭倦。』汝等苾芻！往時獵師者即仙道苾芻是，由昔以箭射獨覺尊故，於多生中受地獄苦，後得為人五百生中常被刀箭所殺。由昔願力得逢值我獲阿羅漢，仍由不免刀劍所害而入涅槃。」
時諸苾芻次復有疑，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王子頂髻，及勝音城士女之類，迦多演那被塵土壓，利益、除患持寶出城？」佛告諸苾芻：「此等諸人因緣運會業果現前，廣說如上，乃至果報還自受。汝等當聽！於過去世一聚落中有長者住，娶妻未久誕生一息次生一女，各漸長大。男既娶妻，女未成嫁，諸餘女伴皆作婚姻，斯之一女絕無人問。時有獨覺尊者出現于世，廣說如前。有一獨覺人間遊行，屆斯聚落入村乞食。時難嫁童女見聖者來，便以糞掃棄彼身上，即於此日有人問親。其兄怪問：『何故今朝有人問汝？』答曰：『我於向者以惡糞掃棄苾芻上。』兄聞而笑，女便以事告諸同伴，諸女聞已咸希嫁娶，競以糞掃投擲苾芻。如是展轉盡大聚落所有人民，並皆邪見將此為善。時彼聖者恐罪眾人，遂便捨去。復有五通仙者來至此處，諸人復以糞掃而棄擲之，仙見此已亦復捨去。

人皆生念：『於尊者所棄糞得福。』遂於父母之上亦棄糞穢。時此聚落有二長者，見行非法普告之曰：『仁等所作實乖法憲，緣斯惡業必招苦果。』聚落諸人雖聞此語，而邪見轉增惡心不息。
「汝等苾芻！昔時長者女者即頂髻是，彼聚落中邪見諸人即勝音城中眾多人是。時彼二長者諫止諸人者，即利益、除患二大臣是，往時勸止不令邪見，今時免難不被塵壓。童女之兄見歡笑者即迦多演那是，由昔喜笑仍遭土壓。汝等苾芻！迦多演那若不證得無學果者，今因壓土必致命終。是故諸苾芻！若純黑業得純黑異熟，廣說如上，乃至應當修學。」
爾時憍閃毘城有一長者，名曰善財，語作金聲，家有一億金錢。於旦朝時出大音聲，命諸作人曰：「賢首！汝等可起營作生務。」此長者宅居近王宮，人聞語聲作如是念：「此人聲相合一億金錢至朝集。」時王命臣曰：「此善財長者我聞其聲依如相法有一億金錢。」時王即喚善財至，問言：「長者！卿之宅內有幾珍財？」答言：「大王！有一億金錢。」諸臣聞已知王善相歎未曾有。由王知彼有妙音響，時人因即喚為妙音長者。由彼長者乃至失命因緣，終不口中故為妄語，王見驚嗟立為國相，長者以法輔正映蔽，諸臣悉皆見嫉，遂白王曰：「妙音大臣多行欺誑。」王聞是已即便試驗，遂從貸用半億金錢，令於百姓處隨意徵取。時彼長者依數而取，不枉一錢。王勘知已深生希有，重加其位。時妙音大臣體知財食皆悉無常，遂造義堂給施衣食，令人守掌，告其人曰：「若見有人容儀別者，當須告我。」是時南方有五百隱逸遁俗之賓，故弊充衣少欲為務，遠涉艱險欲向憍閃毘國，於其中路無水可求，即便共詣一大樹下，告言：「可與我水。」時樹枝間忽展一手，環釧莊嚴持瓶注水，彼五百人皆飽足飲已，問言：「汝是何神？」答曰：「我於前身去給孤獨長者家不遠而住，為客縫衣人。諸有貧乏不知長者居宅處者，我即以手指示其處。復由受持八支戒故，今得生此屬四大王眾天。」時五百人見斯事已更相告曰：「由持戒故報得生天，我等亦應詣給孤獨長者處，受褒灑陀八支淨戒。」彼行漸次至妙音長者所設義堂，受供養已，掌人還舍白長者曰：「有五百人，云從南國，形儀殊俗，可喚問之。」長者命人問曰：「仁等從何所來？」答曰：「我等從南方來。」又問：「今欲何之？」答曰：「欲往室羅伐城給孤獨長者處，受八支戒。」妙音告曰：「仁等可於此住待三月夏終，我當共去。」答曰：「如是。」至夏終已，妙音長者與五百人至給孤獨長者處，慰問訖具陳其事。時彼長者將此諸人往詣佛所，俱禮佛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觀彼根性，隨機說法令出家已，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妙音長者得預流果。既見諦已頂禮佛足，白言：「世尊！唯願哀愍往憍閃毘，我當為佛及諸聖眾造毘訶

羅。」世尊默然慈悲受請，即告大准陀曰：「汝今可共妙音長者，往憍閃毘造毘訶羅。」時大准陀受佛教已，執持衣鉢共妙音俱行至憍閃毘，造一住處修營既了，遣使白佛：「造寺事周，唯願世尊及苾芻眾慈悲降赴。」世尊於日初分飯食訖，執持衣鉢將諸大眾，往憍閃毘至妙音園，於寺外池所洗手灌足方入寺中。時妙音長者即以金瓶注水，佛為受之。請佛及僧受斯住處，既至明日長者盛設供養，供佛及僧。飯食訖洗鉢器嚼齒木澡漱已，大准陀及妙音長者并諸眷屬，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為聽法故准陀白佛言：「世尊！願為我等開示演說，作何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佛告准陀：「有其七種有事福業、無事福業，我為汝說，當一心聽！若有淨信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如是七福業者，若行住坐臥若睡若覺，於一切時如是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云何為七？准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好園圃施四方僧。此是第一有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由此福故，若行住坐臥若睡若覺，於一切時如是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陀！若有淨信男子女人，於此園中造立寺舍施四方僧。此是第二有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陀！若有淨信男子女人，於此寺中施以種種床座被褥沙門資具。此是第三有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陀！若有淨信男子女人，於此寺中常施美妙隨時飲食供養眾僧。此是第四有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陀！若有淨信男子女人，於新來客苾芻及將欲行者供給供養。此是第五有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陀若有淨信男子女人，於病者處及看病人供給供養。此是第六有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陀！若有淨信男子女人，於風寒雨雪炎熱之時，便以種種隨時飲食乃至麨粥，持至寺內供養眾僧，令無辛苦食已安住。此是第七有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准陀當知！此之七種有事福業，若有男子女人要期結願相續作者，此之福量不可數知。得爾所福獲如是果，感得如是勝妙之身，但可名為是大福聚。准陀！如五大河和合一處，同流而去趣於大海，其名曰：弶伽河、琰母河、薩羅喻河、阿市羅伐底河、莫煦河。此之水量不可得知，有若干斛百千萬億，不能數知，但可名為是大水聚。」

爾時准陀復白佛言：「世尊！我等已聞有事福業，無事福業願更為說。」佛告准陀：「當知有七無事福業。若有男子女人成就如是七福業者，若行住坐臥若睡若覺，於一切時如是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云何為七？准陀！若有淨信善男子善女人，聞有如來若如來弟子，於某村坊依止而住，聞已歡喜生出離

心。此是第一無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由此福故若行住坐臥若睡若覺，於一切時如是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陀！若有淨信男子女人，聞彼如來若如來弟子欲來至此，聞已歡喜生出離心。此是第二無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陀！若有淨信男子女人，聞彼如來若如來弟子涉路而來，聞已歡喜生出離心。此是第三無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陀！若有淨信男子女人，聞彼如來若如來弟子至某村坊，聞已歡喜生出離心。此是第四無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陀！若有淨信男子女人，詣彼如來若如來弟子處欲申敬禮，見已歡喜生出離心。此是第五無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陀！若有淨信男子女人，見彼如來若如來弟子，便即一心聽受妙法，既聞法已發大歡喜生出離心。此是第六無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陀！若有淨信男子女人，於彼如來若如來弟子，既聞法已歸佛法僧受持淨戒。此是第七無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准陀當知！此之七種無事福業，若有男子女人要期結願相續作者，此之福量不可數知，得爾所福獲如是果，感得如是勝妙之身，但可名為是大福聚。准陀！如五大河和合一處，同流而去趣於大海，其名曰：弶伽河、琰母河、薩羅喻河、阿市羅伐底河、莫熙河。此之水量不可得知，有若干斛百千萬億，不能數知，但可名為是大水聚。」爾時世尊說是法已說伽他曰：

「五河清潔淨諸物，　妙津孕寶導眾流；
能令人獸等歸依，　各競奔注無停息。
若人能修有事福，　及無事福生歡喜；
勝福常流歸此人，　如眾河水投溟海。」

爾時大准陀及妙音長者，人天大眾，聞佛所說各生希有，頂禮佛足歡喜奉行。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此妙音長者曾作何業，大王聞聲表知其事，因號妙音？」佛告諸苾芻：「乃往過去婆羅疐斯城，於十二年中天旱無雨。有一長者名曰善合，處分一人為掌庫者常出賜物，於日日中以上妙飲食供養一千獨覺聖者。其營食人每旦恒將一狗往白時至，忽於別日忘不白知，其狗看日欲午，即走向千聖處謳謳作聲。時諸聖者見狗聲別，知是來請，即俱往長者舍，其狗又往白時至人處作聲，彼人見已作如是念：『豈非此狗命聖者來。』遂即如常供養諸聖。汝等苾芻！如是應知！往時善合長者，即我身是。掌庫人者即給孤獨是。白時至者即烏陀演那

王是。狗者即妙音是。由彼往聲白聖者故，今得好音。如是皆由先世因緣今受其報。」時諸苾芻歡喜信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七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四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有南方壯士，力敵千夫，來至此城詣影勝王所，自言勇健弓馬無雙。王見歡喜加之重祿，授其大將。時摩揭陀憍薩羅二國中間大曠野處，有五百群賊殺害商旅，由斯兩界人行路絕。時影勝王聞是事已命大將曰：「卿可往彼二國中間曠野之處屏除群賊，權住於彼。」時彼大將奉王教已，將諸左右往曠野中，見彼群賊將便獨進，鋒矢交刃射一百人。餘四百人尚來共戰，其將告曰：「汝等莫前，勿令俱死，宜釋甲仗，去傷者箭觀其活不？」諸賊聞已看被射者，為去其箭尋並命終，方知大將善閑射法，更不敢戰，餘四百人求哀請活。大將愍之慈心向彼，即於二界築一新城，總集諸人共住於此，從斯已後名曠野城。時此城人眾共立制，若有嫁娶皆延大將先令食已，方為歡讌。時有一人家極貧窶，欲為婚娶無容辦食以命大將，即自思念：「我貧無力請大將來，今此新妻身未相觸，宜當進奉以表素心。」便令其妻入將軍室方始歸家，從此已後城內諸人以此為式。時有女子欲為婚娶便作是念：「此城諸人久行非法，自娉妻室先與他人，欲作何緣能絕斯事？」便於晝日眾人聚處裸立小便，諸人見已皆叱之曰：「汝是童女理合羞慚，何故對眾人前作非禮事？」女子報曰：「若對丈夫可有羞恥，對諸婦女何所羞慚？」諸人對曰：「我非丈夫耶？」女子報曰：「若是丈夫者豈有自娶已妻先令他犯！」諸人聞已各起深慚，即便共議：「我等可詳殺其大將。」伺彼入池洗浴之際，諸人總集以劍刺之，彼欲命終即便念曰：「非我本意汝自樂為，今實無辜枉斷我命。」遂發邪願：「願我捨此身後生暴惡藥叉，食此城中所有男女。」發是願已尋即命終，受藥叉身於此曠野叢林中住。由其前身怨讎業故，於此城中作大災害人多病死。諸人知已皆往林中懺謝前過，請於每日常輸一人以充彼食。凡次死者於其門上懸牓告知，或家主自行、或遣男女充其飲食。

時有長者，於百神所求得一子，初誕之時門上見牓，其婦憂愁懷抱嬰孩悲啼而住。夫從外來見牓而進，知婦憂苦報其婦曰：「業屬如此事當奈何？汝不須憂，勿生愛戀，宜將兒子送與藥叉。」作是語已抱其孩子送至林處，夫妻還歸昇高樓上，四方觀察慇懃敬禮說伽他曰：

「靈祇遍滿於世間，　自伏諸根能濟物；

我為孩子求哀禮，　願見慈悲相救護。」

爾時世尊常以佛眼觀察眾生，如餘廣說，乃至如母牛隨犢。佛為憐愍長者妻子，及曠野城中諸男女故，知此城中堪受教化，漸次遊行至曠野處，為暴惡藥叉說微妙法令生淨信，為受三歸及五學處，乃至藥叉說頌請曰：

「云何丈夫最勝財？　云何修行能利樂？
云何味中為第一？　云何命中為最勝？」

世尊告曰：

「信為丈夫最勝財，　善法常修能利樂，
諸味之中實語最，　於諸命中慧為勝。」

藥叉請曰：

「云何足珍財？　云何有名稱？
云何人所敬？　云何善友增？」

世尊告曰：

「好施足珍財，　持戒有名稱，
實語人所敬，　無慳善友增。」

藥叉請曰：

「世間由幾生？　由幾得名稱？
由幾能成立？　由幾能衰損？」

世尊告曰：

「世間由六生，　由六得名稱，
由六能成立，　由六能衰損。」

藥叉請曰：

「云何離愚癡，　晝夜無羈絆，

能於緣不住，　不怖於深坑？」

世尊告曰：

「定慧離愚癡，　捨著無羈絆，
於境緣不住，　持戒越深坑。」

藥叉請曰：

「誰能渡瀑流？　誰能越大海？
誰能離諸苦？　誰得心清淨？」

世尊告曰：

「信能渡瀑流，　謹慎越大海；
精勤離諸苦，　有慧心清淨。
汝今咸可問，　沙門婆羅門，
離實語布施，　更有勝法不？」

藥叉答曰：

「我今何假問，　沙門婆羅門？
世尊大智海，　能說真妙法。
我從今日後，　遊履於人間，
常禮佛世尊，　敬重於正法。
世尊大慈愍，　降臨我住處；
我今決定知，　當盡生死際。」

爾時藥叉持此童子奉上世尊，世尊受已授與父母，即說頌曰：

「密跡手授我，　我手授父母；
由手相傳故，　應名曠野手。」

孩兒因此名曠野手，年漸長大。時曠野城未有君主，眾人共議，此曠野手童子有大福德，親蒙世尊之所護念：「我等宜可冊以為王。」爾時世羅苾芻尼，從勝音城將除患大臣女名曰紺容付，與妙音長者令其養育，年既長成儀容端正，眾所愛敬國內無雙。時摩揭陀國影勝大王、憍薩羅國勝光大王、憍閃毘國明勝大王，及廣嚴城

栗姑毘等，并餘貴族咸齎信物各遣使人，來就妙音求紺容女。長者愁惱作如是念：「來求女者多是國王，我若不與皆生怨恨容害於我。」報紺容曰：「今隨汝情，堪為偶對，可自選取。」時諸王使并餘貴族不期而會，於妙音長者花園中住。時彼長者即以種種上妙衣服無價珠瓔，莊飾紺容令乘大象，手執花鬘往眾人處：「汝所愛樂堪為夫者，當以此花擲彼身上。」紺容即便詣眾人所問言：「曠野手王住在何處？」眾人指示，女即以花望彼而擲，作如是語：「佛於藥叉手中所受童子，當為我夫。」諸人聞已咸皆四散。妙音長者知女意至，即為嚴整上妙象馬僕使車乘，種種衣服飾以珠瓔，禮送紺容往曠野處，夜闇門閉無由得入，權居門下假寐通宵。
爾時世尊觀見曠野手堪應受化，乃至廣說，若曠野手與紺容相會者，染愛纏縛於生死中未能出離，無階聖果。爾時世尊知是事已，即從王舍往曠野城，至彼城隅日光遂沒，即於其夜臥牛跡搶地。時曠野手聞佛世尊來至城外臥牛跡搶中，天既曉已，時曠野手欲禮世尊出城門下，見紺容女車馬僕從。問：「是誰女宿此城門？」時紺容女具以來意答曠野手，王聞是事令往宮中。時王詣佛所稽首白言：「世尊！不審大師宿在荒田得安隱不？」世尊告曰：「曠野手！於此世間得安隱眠者我為第一。」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能除於罪惡，　不被欲所繫；
離染歸圓寂，　彼得安隱眠。
能除熱惱病，　一切希望斷；
其心常寂靜，　彼得安隱眠。」

爾時世尊，為曠野手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即於座上證不還果，廣說如《阿笈摩經》。禮佛足已從座而去，既還宮已語紺容曰：「我捨諸欲更不耽樂，汝雖來至，隨意去住無人遮止。」紺容曰：「我樂住此，願與佛子為給侍人。」時曠野手為佛及僧，於此城外造僧住處，四事供養無所闕少，廣說乃至曠野手王遇疾而死，生無熱天，既起三心，來詣佛所禮足而坐。世尊告曰：「汝曠野手因何業故生無熱天？」即以伽他答世尊曰：

「我由見世尊，　及得聞正法，
供養於僧眾，　曾無厭足心。
受行勝人法，　遠離於貪愛，
於三事常修，　故我生無熱。」

時曠野手天子，頂禮佛足忽然不現。時諸苾芻夜見光耀咸皆有疑，曉請世尊曰：「彼曠野手，曾作何業纔見紺容，從斯已後得不還果？」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有大臣子，兄弟二人住居林野，大名手足網鞔、小名無網鞔。大者修得五通，小者就師受學。其師有女名曰妙容，顏貌端嚴。年漸長大情希出適，至學生所作如是語：『父母令我與汝為妻。』彼聞不許，其女遂瞋。學生恐怖即便逃走，女尋趁及邀遣為夫。學生固守不隨所願，女便執刀欲斬其首。爾時學生知不免難，即便合掌作如是說：『南謨大仙，網鞔手足。』纔歸命已仙人應至，即便携去共至山林，於牛跡搶處令其出家，教修勝法證得五通。汝等苾芻！往時大兄五通仙者即我身是，彼小弟者即曠野手是，彼妙容者即紺容是。我於往昔見將被害携至山林，令得五通離女怨對。我於今日還令免彼紺容所逼，於生死海得永出離。是故汝等於有漏中速求捨離。」

爾時諸苾芻復有疑心，請世尊曰：「何因緣故此曠野手纔初生已，將與藥叉用充飲食，世尊至彼令免厄難？」佛告諸苾芻：「汝等善聽！當為汝說。乃往過去於一城中王好食肉，時有一人欲求於王以雞奉獻，王得雞已將付厨人令充羹臛。彼獻雞者素有悲心，便作是念：『我今不應進奉活雞令彼屠割。』即持倍價就厨人所求贖而放，遂便生念：『此雞無辜，緣我進獻幾將被殺，此之惡業願勿受報。我復贖放所有福業，令我來世遭厄難時，得勝大師來相救濟。』汝等知不？往時獻雞者即曠野手是，由昔願力今免厄難，如是應知。」

爾時曠野手身亡之後，紺容還向憍閃毘妙音長者家。時憍閃毘主鄔陀延王，聞紺容女未被男觸還來本家，便問大臣妙音共為禮娶，置妙花樓侍女千人令無闕乏，每於日日與金錢一千。其侍人內有女曲脊，因以為名。時曲脊女於日日中，常以千錢買香供給，於香店處共賣香男子密媾私情，將五百錢以充食直，餘有五百買香而歸。後於異時共賣香男子同心設供，請佛及僧，廣說乃至食已聽法。既聞法已，即於座上俱獲初果。既見諦理即便實用千錢買香持還宮內。紺容夫人見彼塗香多於餘日，便問其故。彼曲脊女皆以前事具實白知，是時紺容見其希有，告侍女曰：「我身有難無容輒出，汝可日日往世尊所，聽妙法已來為我說。」彼即往聽還至宮中，紺容夫人自居勝座令彼說法。曲脊告曰：「聽法之儀不應如此。」夫人知已為敷勝座，自居卑下請其說法，既聞妙法證不還果。

時有外道婆羅門是磨沙國人名曰無憂，婦名舍利。後生一女，色貌端嚴人所愛樂，因名無比。年漸長大自作是念：「若人與我容儀相似者，當與為妻。」爾時世尊到憍閃毘次行乞還本處，飯食訖住閑林中。時無憂外道來至佛所，觀佛容儀無能比者遂作是念：「今此

丈夫儀容殊特，得與我女為婚對者，豈不樂哉。」外道還家告其妻曰：「我女得夫儀容相似，可具瓔珞共為婚娶。」婦便問曰：「彼是何人？」答曰：「是沙門喬答摩。」婦聞語已說伽他曰：

「我曾於國中，　見大仙乞食，
行於不平地，　隨彼足高低，
如斯之大人，　豈念於妻子？」

時無憂婆羅門聞斯語已瞋而告曰：

「舍利非善徵，　吉祥言惡相；
縱彼心精進，　有大威神力；
若見無比女，　便生愛樂心。」

作是語已，便以妙衣諸瓔珞具莊嚴其女，父母隨從送向佛所，便於路中見佛足跡千輻輪相，無憂見已報其婦曰：「此是女夫行處。」舍利觀見佛跡端嚴，以頌報曰：

「染欲之人跡不正，　急性多瞋踏地堅；
愚癡者跡不分明，　此是離欲人行處。

「我觀是相，定非無比對偶之人。」無憂重說初頌報曰：

「舍利非善徵，　吉祥言惡相；
縱彼千輻具，　有大威神力；
若見無比女，　便生愛樂心。」

次復前行，見佛世尊臥草褥處，報其婦曰：「此是女夫所臥草褥。」舍利觀見草褥不亂，報曰：

「染欲人臥多穿穴，　瞋者臥處草敷堅；
愚癡人臥草縱橫，　此是離欲人眠處。

「我觀是相，定非女夫之所眠處，宜當旋踵共還故居。」無憂重忿報曰：

「舍利非善徵，　吉祥言惡相；
縱彼草不亂，　有大威神力；

若見無比女，　便生愛樂心。」

作是語已便共相將往至佛所，無憂即便說伽他曰：

「仁當觀此女，　美貌具莊嚴；
須妻我見授，　顏容妙相似；
猶如十五夜，　星月共相輝。」

世尊聞已便作是念：「若我與此無比女人作慈愍言者，此女必當別我去時，情生顧戀因此命終。我今宜應現瞋忿相共其父語。」作是念已即向無憂說伽他曰：

「魔王奉三女，　端正世無雙，
瓔珞盛莊嚴，　我不生欲意。
況此卑賤身，　不淨遍充滿，
令我足指近，　亦無如是事。」

時無比女聞是語已心生忿惱，觀父低頭，于時無憂瞻仰尊顏而說頌曰：

「我女容華盛，　端嚴無與比；
仁今何所為，　無心相愛念？」

世尊報曰：

「世間愚癡人，　於境生愛著；
若觀斯美女，　遂使心迷倒。
我是第七佛，　獲得無上果；
如蓮出水中，　不被欲塵污。」

爾時無憂婆羅門及無比女，聞是語已捨佛而去。時有外道出家老苾芻，去佛不遠見無比女，便生染愛請世尊曰：

「佛眼遍明朗，　受斯無比女；
與我為妻室，　隨情當受用。」

佛聞此說默而不答。
時老苾芻染心逼故，復白佛言：

「此是佛衣鉢，　錫杖及君持，
并戒並相還，　我今隨女去。」

彼老苾芻即棄衣鉢并捨學處，至無憂父所報言：「與我無比以充妻室。」其父罵之嫌不與語，所願不遂便歐熱血因此命終。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以何因緣將無比女奉上世尊，不為納受？」佛告諸苾芻：「非無因緣！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有鍛師家，唯生一女，年雖長大恃自工巧不嫁與人。然此鍛師能以鐵針一枚，置於水上而不沈沒。時有婆羅門童子妙閑斯技，於一針穴投以七針，浮之水上亦不沈沒。時此童子欲伏鍛師，詣其門下唱言：『我有針賣，須者當取。』女便出門笑而報曰：

「『汝是愚癡人，　或可無心識，
今來鍛師舍，　而云我賣針。』

「童子亦笑答曰：

「『賢首我非癡，　不是無心識，
欲定彼憍慢，　詣此云賣針。
汝父若知我，　有斯勝技術，
必以汝相娉，　并家所有財。』

「于時鍛師聞是語已問童子曰：『汝之技術為實？為虛？』即自浮一針。彼便浮七。於彼童子便生愛樂，遂許其女娉與為妻。童子告曰：『我是婆羅門族姓高勝，豈鍛師種為伉儷耶？』捨之而去。汝等苾芻！往時婆羅門者即我身是，鍛師者即無憂是，女者即無比是。汝等苾芻！我於往時具足煩惱，尚棄其女，況今離欲為無上師而生貪染？如是應知。」
時諸苾芻復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老叟苾芻由無比女遂致命終？」佛告諸苾芻：「汝等善聽！此老苾芻，非但今日由無比故自取命終，乃往昔時亦相因故而致命終。於過去時有城，名師子劫。王名師子頂，為大法王。時世豐樂人民熾盛，無諸怨爭干戈征罰、諂偽惡人共相侵害，亦無災橫及諸病苦，稻蔗牛羊在處充足，等觀兆庶猶如一子。時此城中有一商主名曰師子，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所有珍貨及諸貲產，僮僕傭人無所闕乏，庫藏盈溢如毘沙門王，於同類族娶女為妻。雖久共居竟無男女，為求子故祈禱神祇，遍諸天廟山林河沼，及同生天希望後嗣。汝等苾芻！世人皆云由乞求故便

獲子者，此誠虛妄。斯若是實，人皆千子如轉輪王。然由三事方有子息：一者父母交會，二者其母身淨應合有娠，三者中有現前。商主與子業緣運會，時有一天從勝妙天下，應受貴位託蘊婦胎。若聰慧女人有五別智：一、知男子有染心無染心，二、知時節，三、知從彼人得，四、知是男，五、知是女。若是男者居在右脇，若是女者居在左脇。時彼人婦稟識聰慧，知胎居右喜告夫曰：『商主知不？我所懷孕必是光顯宗族，現居右脇。是男不疑。』商主聞已即大慶喜作如是語：『我從久來常思繼嗣，願得善子紹我家業不墜宗門，我既長養終懷返報，廣為惠施福利親族。我沒世後稱憶我名而為呪願，願我所有尊祖父母，受生之處以福莊嚴。』即置其妻於妙樓觀縱意而住，隨時涼燠供給所須，常令女醫為調飲食，冷熱合度六味無差，所不宜者皆不令食。奇妙瓔珞以為嚴飾，譬如天女遊歡喜園，乃至未誕以來居止床座足不履地、目不觀惡色、耳不聽惡聲。時經九月便誕一男，顏貌端正見者歡喜，身色如金頂圓若蓋，垂手過膝目若青蓮，額廣眉長鼻高修直。眾相圓滿人所稱歎，經三七日已集諸親族，商主以兒告諸親曰：『此兒今者當作何字？』眾共議曰：『此是商主師子之兒，可名師子胤。』其父以兒授八乳母：二供乳哺、二作褓持、二為洗沐、二共歡戲。此子既為八母供承無所乏少，常以乳酪、生酥、熟酥、醍醐，及餘上妙甘美飲食而用資養，速能長大如蓮出池。漸至童年學諸技藝、算數、書印，取與出納皆盡其妙，辯說開解智識聰明，於八種術善能瞻相，所謂男女、象馬、寶衣、木宅。其父爾時於春夏冬，為造三殿并三苑園，置三婇女，謂上、中、下，昇妙樓觀奏諸伎樂而娛樂之。

「商主師子，於日日中自知家務，日旰忘食。其子見父躬自勤勞，白言：『日晚何不時食？』父便告曰：『豈常受樂辦家業耶？』子聞此語作如是念：『我父年尊自知家務，寧得閑縱貪為逸樂，宜自經求以濟生業。』即白父言：『口腹之重須自馳求，坐食父財是事不可。我今欲往入大海中求覓珍寶。』父告子曰：『汝今不應辛苦自作馳求，今我庫藏中多有財物，金銀寶貨隨汝受用。假使日日費用米麥亦不能盡，乃至我存任情取用，我過世後隨意經求。』子頻啟父：『我欲汎舶暫至寶洲。』父見慇懃從其所願，告言：『隨汝意去，可於苦事當忍受之。』其父即便擊鼓宣令，普告城邑遠近商客：『諸君當知！欲求珍寶者可與商主師子胤同入大海，所在經過不輸稅直，海中貨物並當備辦。』時有五百商人，聞是告已集商主處共結行期。既知期已各辭父母告別親知，選擇吉辰將諸貨物，人擔馬負隨商主去，展轉城邑行至海濱。商主遂以五百金錢雇船入海，并覓五人：一、能遠望，二、能鼓棹，三能修船，四、能潛泳，五、能執柁。于時柁師將欲舉帆普告商人曰：『大海之中厄難

非一、或猛風卒起漂泊山隅、或鯨鱗鋸牙穿舶沈沒。君等不應於急難時無所憑據，宜將浮物各自防身。』時諸商人聞斯告已共相謂曰：『大海安危難可預識，我等宜應隨柁師語。』各求浮物以自防身，或將版木或持皮囊，或浮瓠等俱至舶所。

「既入大海，遇摩竭大魚碎破船舶。時諸人眾各憑浮物出沒隨波，宿業緣運餘命未盡，遇值北風漂泊南岸至赤銅洲，彼有眾多鳴鶴羅剎女在此居住。時羅剎女隨樂變形，若見破落商人能作美言詐為誘誑，於其城上豎二幢幡：一名慶喜，一名恐畏。此幡若動表吉凶相，商人既至慶喜幡動。諸女議曰：『今吉幡動可往海濱，定有贍部洲人漂落至此。』即便化作美女容儀，俱行海際彷徉四顧，見有諸人憑託浮物而至於岸。諸女各各化為瓔珞莊嚴其身，持上供具告諸人曰：『善來賢首！漂泊洪波極受辛苦，宜應就我居宅共解疲勞。』時此城內先有漂泊商人，皆收置鐵城漸取充食，即便共諸商人相隨詣宅。諸女告曰：『堂宇衣服諸有所須隨意受用，又我無夫，今依汝活，願為儔匹情無間然，多諸苑園皆可愛樂。』又指庫藏：『此是贍部洲中所須寶物，金銀、琉璃、真珠、末尼、車璩、碼磁、珂貝、璧玉、赤珠、右旋，如斯等物亦隨意取用，與我歡居勿生疑慮，然此城南不宜輒往。』」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我不見有一事迷醉世間可愛可樂貪染繫縛過女色者，當知女人是能沈溺一切男子。若諸男子見女人時，即便迷悶荒婬失志，於所作事皆忘次緒，勝妙善品不復存心。是故苾芻！求解脫者，當勤修習離欲之行，於諸染境作不淨觀，如是應學。

「時彼商人便與羅剎女歡娛讌樂積有歲時，皆生一子復生一女。時商主師子胤作如是念：『何意諸女於城南路不許人行？我宜候妻中宵睡熟，抽身徐起拔劍南行觀其所以。』即如所念夜起南行，聞有眾人悲啼號叫，而云：『苦哉贍部洲！痛哉父母兄弟！』是時商主聞其聲已，便大驚怖身毛皆豎。次更前行見大鐵城，高聳牢固周迴求覓竟無門戶，亦不見有人畜蹤跡，於此城北有尸利沙樹高出城隅。商主登上見城中人，遙問之曰：『汝何人哉？號哭於此念贍部洲父母兄弟。』彼皆告言：『我是贍部洲人入海取寶，當昇舶之日恐遭海難，各持版木及以浮囊為護自身，望免其厄。既入大海被摩竭魚觸破我船，控告無路各持囊版隨風漂泊，業命未盡吹至南岸。時有眾女儀貌殊絕，齎持供養來至我所作如是言：「善來賢首！我無歸趣以汝為夫，所有舍宅衣服飲食，七寶珍奇皆隨意用，廣說如前，乃至勿生疑慮。」仍告我等：「於此城南無宜輒往，同居歡讌。」積有歲時，各於己妻皆生一子復生一女。時彼諸女人見吉幡動，知有贍部洲人舶破而至，即捉我輩隨次食之，餘未食者置鐵城

內。當食之時現羅剎像，儀容可畏長爪鋸牙齖裂人體，餐噉血肉髮爪筋骨無有孑遺，乃至涕血墮地以指挑取并土吞之。我次未至處鐵城內每日食一，彼諸女者非是人類，皆是羅剎。君等宜應善自防衛，不久亦當還遭此禍。』是時商主聞斯語已便大驚怖，告彼人曰：『頗有方便仁及我曹免斯苦厄，平安吉達還贍部洲不？』彼便告曰：『我無方便可得還至贍部洲中重見鄉國。何以故？我知業重求脫無緣，我等共念穿鐵城下令作孔穴，欲求逃難冀免縶縛，其城即便更寬數倍。復欲踰越而出城遂增高，故知我等無緣得脫，以待命終。君等可有方便得還鄉國。』商主問曰：『其事云何？』彼便告曰：『我比曾聞，於十五日褒灑陀時，於虛空中有諸天人作如是語：「贍部洲人！汝無智慧故守愚癡，於十五日褒灑陀時，不解北行尋求出路。每十五日有天馬王名婆羅訶，從海而出遊在岸邊，食自然香稻無病充溢有大力勢，舉首四顧如是三告：『誰有欲向彼岸還贍部洲？』」君等宜應於十五日褒灑陀時，於城北邊大海之際至天馬所，待馬語時即便告言：「我等欲歸彼岸還贍部洲，願見提携安隱而去。」馬所陳語君當奉行。有此方便可還本國。』時師子胤商主聞彼說已，深心奉持讚歎希有，即便下樹尋路歸還依舊而臥。「至天曉已詣彼五百商人之所，而告之曰：『君等宜可俱集某園，須有籌議，所有妻子並勿隨身。』時諸商人聞商主語，於一園中並皆俱集，商主即便具以上事普告眾人，復更告曰：『此等諸女皆是羅剎，君等宜應謹自防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八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五

「時諸商人聞是語已，咸皆大怖無計所出。至十五日褒灑陀時，皆向城北詣天馬所。時彼天馬從大海出，於海岸邊食自然香稻。是時有一無智商人，不記前言，見馬王已作如是語：『君等知不？此是婆羅訶天馬王食噉香稻，我等宜應就禮其足白言：「我向彼岸歸贍部洲。」』時彼商主告諸人曰：『我於鐵城受彼言告，事不如是！乃至馬王未語已來無宜逼近，要待馬王飽食香稻身體充悅，舉首四顧三說是言：「誰向彼岸歸贍部洲？」聞是語時方至馬所求渡大海。』時馬食訖四顧三告，諸人聞已就禮其足，合掌恭敬作如是語：『我等求向彼岸還贍部洲。』時彼馬王告諸人曰：『汝等若欲安渡大海歸贍部洲者，當依我教諦受思惟，若不依者無由越渡。彼羅剎女化作美容倍勝常日，將諸男女來相誘誑作如是語：「我依汝活為作歸依，今棄我去欲何所適？如上所陳，宅舍、珍寶咸皆具說，若不住者汝之男女自可持將。」汝等若聞如是告時，生顧戀心作妻子想，愛彼珍寶及諸園觀，情生願樂欲到還者，縱昇我背必當墮落，猶如熟果不住其枝。時彼諸女復羅剎像，皆競取食皮肉筋骨，腸胃血髓髮毛爪齒，皆盡無餘，廣說如前，乃至涕血在地悉皆取食。若其汝等遵奉我教，不起如是愛戀心者，持我一毛亦不墮落，能超大海至贍部洲。』時彼馬王於諸商人善教語已，即便低身令彼附近，或持騣尾及以身毛隨情執捉。時彼天馬踊身虛空，望贍部洲騰驤雲路。

「爾時恐畏幡動，羅剎見怪作如是念：『今此幡動，豈非贍部洲人棄我逃逝？』遍觀房舍不見有人，即皆變形作美女像，持諸男女咸至大海求覓商人。既遙見已隨後啼泣，告言：『賢首！何意踈我并諸男女棄捨而去？君等若並厭背我者，汝之稚子各並携將。』時諸商人聞是語已，各生顧戀於彼宅舍，及以園池并諸珍寶起愛念時，於天馬上身皆墮落，猶如熟果不住其枝。時羅剎女隨取食之如馬王所說。唯商主一人心無顧戀，憑附天馬得出海岸，安隱無礙達贍部洲。」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觀此諸人，由生愛戀不順教故悉皆墜墮。當知汝等若於自身作如是念：『眼即是我，我有於眼，乃至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又念色即是我，我有於色，乃至聲香味觸法。又念地界是我，我有於地，乃至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又念色蘊是我，我有色蘊，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汝等苾芻！若起

如是我我所想，於自於他情生耽著，棄背正教欣樂邪道，便當墮落生死海中，受諸苦惱無有出期。譬如無智商人棄天馬教，愛羅剎女墮大海中。汝諸苾芻！若於自身不作是念：『眼即是我，我有於眼，乃至耳鼻舌身意。色即是我，我有於色，乃至聲香味觸法。地界是我，我有於地，乃至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色蘊是我，我有色蘊，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汝等苾芻！若能不作如是我我所想，於自於他情無耽著，受行正教棄背邪道，即不墮落生死海中，安隱快樂趣涅槃城。譬如有智商主受天馬教，棄羅剎女能出大海至贍部洲。」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諸有無智人，　不信於佛教，
當受輪迴苦，　如愛羅剎女。
若有智慧人，　遵奉於佛教，
當出生死海，　如隨天馬言。」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彼諸商人不能奉持天馬教故，於大海中悉皆墮落，被羅剎女之所噉食。唯商主師子胤，受天馬教堅心專一，安隱能得出於大海至贍部洲。時師子胤妻大羅剎女，不尋其夫住在城內，諸羅剎女俱來告曰：『如我等輩尋覓逃夫，持以歸還俱共噉食。汝夫主去竟不遠求，准此情狀遣還贍部。若即尋覓獲得者善，若不得者我當食汝不應致恨。』彼既聞已極生憂怖，告諸羅剎女曰：『汝等固執苦令覓者，我今宜往贍部洲內擒捉將來。』眾羅剎女曰：『斯為甚善。』時商主婦即自騰虛超越大海，屈伸臂頃至贍部洲，化作可畏藥叉之像，猛害倍常在師子胤前當路而住。時師子胤覩藥叉像，即拔利劍欲斬藥叉，彼便驚走避道而住。如是展轉不相捨離，遂於中路逢遇商旅。彼之商主與師子胤是舊知識，情懷莫逆歡讌言離。時彼羅剎化為美女，并携稚子具妙莊嚴，便詣中國商主之前，禮彼足已作如是白：『我是赤銅洲國王之女，父母娉我與師子胤商主為妻，携我母子歸贍部洲，於大海內遇摩竭魚觸破船舶，所有珍寶散失無遺，以我為不祥遂便見棄。我之幸會今得相逢，唯願將母子就彼申謝。』彼即告言：『我當送去。』時彼商主見此婦人慇懃懇惻，為往師子胤處告言：『知識！汝之妻室儀容可愛，復是王女。如此儔匹舉世難求，既無大愆，不應輒棄，宜應收採與彼同居。』時師子胤告曰：『彼非王女，是赤銅洲暴惡羅剎眾中之大食人血肉，非我妻也。』商主答曰：『若如是者何緣至此？』時師子胤具告因緣，商主聞已，默然無語，即以路糧并諸雜物贈已而去。

「時師子胤漸漸歸還至于本舍，時羅剎女亦隨其後，并携小童至師子胤宅，從倚門側在一邊住。時彼眾人見其兒子共相告曰：『仁等當知！今此童兒觀其貌狀，是師子胤兒子不虛。』羅剎報曰：『君等鑒貌知是非虛，宿緣薄福被父所棄。』告言：『姊妹從何處來？汝是誰婦？』羅剎告曰：『我是赤銅洲國王之女，父母娉我與師子胤商主為妻，携我母子歸贍部洲，於大海內遇摩竭魚觸破船舶，所有珍寶散失無遺，以我為不祥遂便見棄，流離辛苦得達於此。幸願諸君將我及子就商主處而申懺謝。』時彼諸人詣商主父母處，以事陳告。于時父母語師子胤曰：『彼是王女，宗族尊高隨汝遠來，深可悲歎，并携稚子益用傷懷。汝可愍之無宜見棄，違心之事仁者不為。』時師子胤稽首三拜白父母曰：『彼非王女是惡羅剎，於赤銅洲縱大暴虐，漂泊商旅皆取食之。我輩諸人並皆食盡，我有餘福得奉尊顏。』父母告曰：『一切女人皆是羅剎，何故爾婦獨與惡名，宜應收納召入居室。』重白父母曰：『我知非人不堪共住，尊必愛念隨意納之，我向他家別求居止。』親曰：『我為汝故喚入家庭，汝苦見嫌於我何用？宜隨汝意令彼母子逐緣自活。』即遣使者驅之使去。

「時彼母子既被擯斥便詣王門，諸臣總集嗟其美麗，即便俱入白大王言：『門有女人儀容罕匹，忽然至此靡識所由。』王言：『引入，我自親問。』臣即召進，王見女人姿容絕代美貌無雙，便起染心極生愛著，告言：『善來美女！從何所來？因何至此？』女便稽首白大王言：『我本住在大海南岸赤銅洲所，是國王女。其師子胤因風漂蕩舟楫無遺，與諸商人漂至我國，父母娉我與彼為妻，為立新舍多賜珍寶。經歷歲時誕生幼稚，携我母子遠渡滄溟，遇摩竭魚破其船舶，遭大辛苦達贍部洲，以我為不祥便生棄擲。今歸本宅復不相容，無處存生故來啟白，唯願大王恩慈動殖，喚商主來為我申謝。』王聞語已起悲愍心，告言：『勿憂，宜可寬意。』即遣使者喚商主來。師子胤至致敬王已在一面立。王告師子胤曰：『此是王女！娉汝為妻既生子息，相隨至此。因何非理輒為擯斥？設令有過亦可相容。』時師子胤進啟：『大王！此非赤銅洲大王之女，是惡羅剎殘害生靈，具以海洲所經之事委悉陳述。我之同侶總皆食盡，唯我得存。此羅剎女尚不相放，飛騰大海變作美容，王熟察之宜須驅逐，勿令縱暴。』王曰：『一切女人皆是羅剎，何但此女獨見相嫌？必汝不愛宜當與我。』白言：『大王！我聞孝竭於家、忠盡於國，恐延大禍事在非輕。大王有心生愛念者，我不敢進亦不敢止，必有禍生非臣之過。』」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當知女人於諸男子，是繫縛處是沈溺處，貪染容色不信忠言不思其禍，汝等應知。時師子頂王心生愛著，即

令此女進入後宮。時師子胤知王意止進諫無路，遂在殿前告諸輔相曰：『諸君當知！王愛羅剎將入後宮，必延大禍知非我過。』說是語已掩泣而出。

「其王後時於羅剎女深生愛念，倍異常流耽染荒迷不思國政。時羅剎女縱諸妖媚，總攝王宮令無自在，便於夜半凌虛而還，往赤銅洲羅剎女所。諸女見來俱生慶喜，問言：『商主今在何處？』告諸女曰：『姊妹！汝何念彼一商主乎？我別汝等至贍部洲，到師子劫城師子頂王所，彼遂納我令入後宮，冊我為后。我縱妖媚使城中人皆無自在，王不理政心醉荒迷，汝等可共俱行詣彼城所，隨情噉食任意持歸。』諸羅剎女聞是告已，歡喜踊躍飛騰虛空，即於其夜至師子劫，食噉城內所有人物。至天曉已城門不開，於王宮上見諸雕鷲食人肉者飛滿空中，輔國大臣俱集門所，佇立經久待門不開。各共高聲遍告城邑，天明已久王門不開，於內宮上多食人鳥，飛騰亂下口銜骨肉，人並驚惶圖計無所。時師子胤聞斯告已，便拔利劍趨走城門，告諸人曰：『君等何議？我於先時已相告白，王納羅剎定招其禍，今城門不開滿空飛鳥，觀此相貌禍延王室。』諸臣曰：『其計何圖？』商主曰：『宜置高梯上城瞻察。』既安梯已，商主乃拔利劍上城隅，遙望宮中見死屍狼籍，即便跳下，誦神呪麾利劍，擊彼五百羅剎四散馳走，或持人手或有擎足，或持頭腹飛騰而去。城外諸人悉皆遙見。于時商主大開城門，諸人競入共覩荒殘，輔相大臣號叫城邑，共諸人眾灑淚宮中，各並歸家荒迷無次。後於他日總集諸人，共相議曰：『國主大王自貽伊咎，納羅剎女不受忠言，今並滅亡。君等欲為何計？』第一大臣告諸人曰：『先王已死復靡儲君，寶位既虛百姓無主。無君不立，今當冊誰？』次臣告曰：『為國主者有智有勇方昇鼎位。』諸人告曰：『商主師子胤與五百人入海取寶，餘人皆被羅剎所害，唯獨一身得歸鄉國，被羅剎女尋至本城不受其媚。王納此女，固詞直諫，不受忠言荒婬失道以取亡滅。商主拔劍獨入城中，為我國人屏除群孽，此則大勇大智餘莫過也。』大臣議曰：『誠如所言，宜令彼人以為君主。』即便共至商主之處，同心請曰：『商主知不？大王已死復無儲君，國祚空虛不可無主。國人今欲奉冊為王，垂哀為受。』是時商主告諸人曰：『我是商人經求活命，寧堪重位為國主耶？可覓餘人以當寶位。』眾復請曰：『餘無堪者，幸願慈悲受眾人請。』時彼商主如是固辭，國人再三頻求頂禮。

「爾時商主既辭不獲免，告眾人曰：『我實不材無心當此，隨眾人意，共立盟言，我為王後所有教令無違逆者，我當受冊。』眾人稽首謝已咸曰：『奉行。』其大臣等即便灑掃城隍莊嚴殿宇，以妙香水灌頂稱王，萬機之務一朝權執。王乃念曰：『我昔商人入海取

寶，同行之輩為羅剎所食。我時無力除彼怨害，今為國主所欲隨情，屏除羅剎滿我宿願。』即便下令廣召呪師能役使鬼神者，遠近咸集，更持明呪靈驗肅成。復揀兵旗令習弓矢，命大臣曰：『卿等知不我有宿讎，在大海外欲往除殄，多須舟檝宜可營辦，不久將行。』是時諸臣多造船舶，卜 日揆時嚴整四兵至大海口，遇風陞舶，欲達南岸。時羅剎城內凶幡飄動，諸女見已共相謂曰：『姊妹！當知今凶幡動，必有贍部洲人念昔怨惡，情懷酷暴來誅我等，宜往海濱觀其所作。』總命徒侶俱臨海岸，見諸船舶蓋海而來，各並驚惶欲為拒戰。其時師子胤王總命維舟，四兵俱下奮臂大呼，與羅剎共戰，乃縱神呪冥縛羅剎，鋒矢既交殺戮過半。明呪力故走叛無由，所有餘殘請命求救。王乃告曰：『共立要盟方存汝命，汝從今後移向餘處，不得重來更為殘戮。若隨教者得存餘命。』諸羅剎女稽首拜曰：『我等昔來廣興暴惡，從今已往奉遵言教，遷移遠去不敢傷殘。』時羅剎女拜辭王已遠適餘方。時師子胤王平除舊城破鐵城獄，重開疆宇建立新城，召募諸人住斯寶渚，廣收珠玉還贍部洲，彼國因王以為其號名師子洲。」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師子胤王者即我身是，彼師子頂王者即老叟苾芻是，彼羅剎女者即無比是。往時師子頂由愛羅剎女故遂至命終，今貪無比還致身死。汝諸苾芻！我於往時已曾捨棄彼羅剎女，豈於今日遂彼求心？是故汝等當善思惟，知諸女人是沈溺境，作不淨想深生厭離，於我教誡專心奉持。」時諸苾芻及餘大眾，聞佛說已歡喜奉行禮佛而去。

爾時無憂婆羅門，將無比女往憍閃毘，娉與鄔陀延王。時王便置無比於妙花樓，給五百侍女日與五百金錢，廣說乃至王授無憂為輔國大臣。時有二人，來至王所樂為奉事：一人能說喜事，一人能說憂事。曾於一時王與二夫人一處同坐，鄔陀延王嚏，紺容夫人云：「南無佛陀！願王長命無病。」無比夫人云：「南無大天！願王具壽無病。」是時無比情懷嫉妬，便白王言：「紺容食大王食而思佛陀。」王聞語已默然無對。又於他日數於王處搆扇讒言，王作番次就二夫人處而受飲食。次至紺容，時無比夫人密作是計，令捕鳥者將活鳥而進於王。王曰：「我於今日誰處食耶？」無比答曰：「次至紺容。」王曰：「可持此鳥令充食用。」紺容見活不肯受之，捕人還送。王見怪言：「何不烹宰？」王復尋思，由彼念善情存護命。無比白言：「若為佛及僧，彼便殺鳥以充供養。」王曰：「可報紺容為佛辦食。」無比即便教捕人曰：「汝可殺鳥授與夫人。」即殺將付，紺容見死受以充厨，捕人還報夫人已受。王便大瞋：「為我不受，為餘便殺。」王持弓箭往射紺容。夫人遙見即入慈定，王所射箭中路而墮，迴鏃向王。王便更射，夫人白言：「王勿

自害。」王曰：「何意如是？」夫人曰：「我證不還復無愆過，王興惡意必招重罪。」王問知實，便就禮敬懺謝前非，情厚夫人作姊妹想。從茲已後但有新穀新果必先見授，日日常自問其安不？
時王邊境有城反叛，王親領兵自往征罰，遂勅大臣無憂留守都邑。其二夫人掌率宮內，王曰：「汝之二人勿相嫉妬，晨昏靡怠守護宮闈。」夫人曰：「善。」是時無比每勸其父令害紺容，無憂遂即作殺方便。時紺容夫人夜讀佛經復須抄寫，告大臣曰：「樺皮貝葉筆墨燈明，此要所須便宜多進入。」大臣依教奉進，於樺皮內密安火炭置在宮門，夜被風吹火便大發光徹樓上，城人咸至悉皆持水共救火災。時無憂大臣便拔利劍遮不令進，告諸人曰：「汝等豈欲劫內宮耶？」諸人遂散。時紺容夫人與五百婇女俱昇樓閣，告諸女曰：「我與汝等自業所招，卒難逃避。」說伽他曰：

「我於城隙處，　遙望見世尊；
依教具修行，　已獲真實諦。」

諸女皆悉投身火聚猶若飛蛾，同時命殞，曲脊侍女從水竇出得免火災。無憂大臣至天曉已，收諸女骨棄在尸林。芯芻入城為行乞食，見斯事已還白世尊。佛因廣說如《增五經》。乃至世尊將諸芯芻往尸林處，觀五百諸女所有殘骸，告諸芯芻說伽他曰：

「世間癡所縛，　惡事將為善，
貪愛繫愚人，　常居黑闇獄。
不善將為善，　觀察盡空無，
當起厭離心，　勿生於染著。」

爾時國人及留守臣，見紺容死計無所出，遂喚能說憂事人曰：「汝比受王祿，今正是時。」往白大王云：「紺容夫人赴火而死。」廣說乃至，其人即共大臣等議：「可畫一幀作紺容夫人所為因緣、投火死狀，并與象馬各數滿五百，童男童女亦各五百，真金一億，別嚴四兵，如是辦已我當為去。」大臣即皆為辦。其說憂事人，領斯兵眾詣王營所，去營不遠遣使持書，白鄔陀延王曰：「我是某國大王！唯有一子被死將去，我今求死來至此國，欲以象馬乃至金寶將贖子命。若允者善，若不得者我當共戰，願王助我。」時王啟封讀書而笑，遣使往喚外國王來。奉命尋至，申問訊已問言：「知識！比曾見有被死將去求索得耶？」答曰：「若被死將去求不得者，可開此幀善為觀察。」王遂開看，告曰：「豈可紺容被火燒死耶？」

答言：「已死，願王寬其罪勿責於我，恐王憂惱設此權謀。」說伽他曰：

「我不是王非子死，　我是王臣食王祿；
有非愛事白王知，　唯願恩寬恕其罪。」

時王聞已遂即旋軍還憍閃毘國，勅法官曰：「可執無憂，身塗紫礦置熱陶內斷其命根。又以無比頭髮繫不調馬足，踐踏之令死。」時法官大臣遂殺無憂，以無比夫人置地牢內。王經七日不見無比，極懷憂悴。王問：「無比今何所在？」大臣曰：「王勅令死。」王曰：「紺容已被火燒，無比今復身死。卿等意欲令我出家？」諸臣皆默然無對。臣知王念，遂出無比將以見王，王時大悅具問其故，嗟嘆希奇。王有疑心，遂往問佛，廣說乃至請世尊曰：「何因緣故紺容獲得不還道果，以五百婇女而為侍從，俱悉同時被火燒死。唯曲脊女一人得活，幸願世尊為說本緣。」
佛言：「大王當知！乃往古昔婆羅疪斯國有王，名梵摩達多。其王最大夫人，曾於一時與五百婇女，遊觀花園入芳池浴。既出池已時寒求火。去此不遠有獨覺聖者，造一草庵在中住止。時彼夫人命一使女：『汝可以火燒彼草庵。』女遂往彼，見出家者住草庵中，不忍放火。夫人即便自往放火，諸女見已悉共歡笑，俱言：『好火。』聖者見已心生悲愍，便從火內飛騰大虛，現大神通冀拔其苦。諸女見已遙請下來，求哀懺謝為設飲食，以申供養各為發願。爾時夫人者即紺容是，彼侍女者即五百內人是。由彼業力，雖復妙容得聖道果，然於五百生中及五百侍女被火燒死。彼使女者即曲脊女是，由不肯燒故常得免難。善惡報應，大王當知。」
王又請問：「以何因緣，其曲脊女受曲脊報，所聽受經一聞領悟，而身居賤位？」佛告大王：「昔婆羅疪斯有一長者，名曰善續。爾時長者遂請五百獨覺聖人就舍而食。時此眾中有一獨覺，身患風疾食時手戰其鉢欲墮，時善續長者有一小女，見彼手戰便脫臂釧用支其鉢，見不動已即便發願：『猶如此鉢不復動搖，我於來世所聽妙法心無動搖領悟不忘。』復一聖人身患曲脊，便於他日食時不見。女問父曰：『有一聖者何不來食？』父曰：『聖者何狀？』女便戲心曲脊學聖者形，如此聖人眾中不見。又復常喚親戚為婢。大王當知！由奉鉢支發願力故，今得聞持聰明領悟。由作輕心學聖人故，今得曲脊報。由昔喚人，為婢故，常居賤類。」
王復請佛：「何因無比於七日中居地牢內，不得飲食而容貌不變？」佛告大王：「於過去世有婆羅門女，與剎帝利女共為知友。其剎帝利女有信敬心，每施芯芻隨時飲食。後時婆羅門女命剎帝利

女就舍而食，既至舍已，有獨覺者為乞食故來至其家，剎帝利女報婆羅門女曰：『與聖者食。』女言：『我不能與。』報曰：『若不施者，我自還家奉施其食。』時婆羅門女隨知友情持食施與。剎帝利女見施食已教其發願，即發願曰：『願我此福，今生後生莫受勝報，遭厄難時勿受飢苦。』由彼願力，今不受飢顏容不變。」
後於異時，妙音長者供養佛僧，有一使女常令供給，此女遇疾因即身亡，臨命終時便發是願：「我比役力供佛及僧所有福緣，捨此身已，當於妙音長者最大夫人託娠受生，顏貌姝美與妙容相似，鄔陀延王納我為后。」作是願已即便命終託娠夫人，時經九月初誕之際室滿光明，因名吉祥慧。憶前生事，年漸長大，宿殖信心。具壽阿難陀次行乞食遇至其舍，時吉祥女頂禮足已白言：「聖者！願持我語敬禮世尊并諸聖眾，少疾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時阿難陀還住處已，持吉祥慧語，為禮世尊及諸大眾申 問訊已，佛告阿難陀：「汝識彼吉祥慧不？」白言：「不識。」佛言：「彼是妙音園中供養使女，由供養僧發願力故，還生妙音長者家。」廣說乃至既長成已，於高樓上望鄔陀延王，王遙見之謂是無比，遂召長者問曰：「何故宅內久藏無比？」答曰：「不是。」王不信語重問：「是誰？」答曰：「是我之女。」王曰：「隨其是非，當娉與我。」遂具盛禮迎娶後宮，與五百婇女以為給侍。時吉祥慧欲見世尊及苾芻眾，便白王知。王隨其意，即辦供養請佛僧眾，欲於七日受食宮中。王自親往，既至佛所具威儀已白佛言：「世尊！吉祥慧請佛及僧宮中受食。」佛默然受，王禮而去。還報夫人令辦種種上妙美食，往白時至，世尊不去，令舍利子與眾俱行。既至王門不敢輒入，王命令進，舍利子作是念：「世尊制戒不許輒入宮門；今得王教復不許違，佛以此緣或容開許。」即入宮內安置坐定。時吉祥慧夫人及王，自手持奉上妙飲食。食已聽法，即於座上夫人獲預流果，經七日已僧眾辭去。諸苾芻既至佛所，禮佛足已述如上事。佛告舍利子：「善哉！我未開許汝已知時。汝等當知！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為諸苾芻重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明相未出，剎帝利灌頂王未藏寶及寶類，若入過宮門閫者，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
明相未出者，謂天未曉，有三種相。
王及寶等並如前說。宮門閫者有三種別：謂城門、王門、宮門。
過者，謂足越也。
除餘緣故者，除得勝法如舍利子等。釋罪如上。
此中犯者其事云何？苾芻未曉未曉想及疑，越城門者得惡作。曉未曉想疑，亦得惡作。王門亦爾。若越宮門想疑，本罪。次二句惡

作，次二句無犯。若王王妃及太子大臣喚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九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詐言不知學處第八十三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告諸苾芻：「半月半月應說波羅底木叉戒。」時諸苾芻奉教而說。六眾苾芻聽戒之時作如是語：「具壽！我今始知是法在戒經中說。」諸苾芻報曰：「豈可具壽於半月半月說戒經時不聽聞耶？」六眾答曰：「我今豈可唯聽說此更無餘事，於諸欲境亦復思量。」諸苾芻白佛，佛言：「此等愚人輕慢學處，乃至我觀十利，為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半月半月說戒經時作如是語：『具壽！我今始知是法戒經中說。』諸苾芻知是苾芻若二若三同作長淨，況復過此，應語彼言：『具壽！非不知故得免其罪，汝所犯罪應如法說悔。』當勸喻言：『具壽！此法希奇難可逢遇，汝說戒時不恭敬、不住心、不慇重、不作意、不一想、不攝耳、不策念而聽法。』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餘義如上。

說戒經時者，謂從四他勝乃至七滅諍法，相次而說詮其要義。

我今始知等者，謂六眾苾芻與餘苾芻屢同聽戒，而彼故言我不知者，意欲令他心生憂悔故、諠惱時眾故。

諸苾芻當勸喻言等者，明不恭敬等有所虧失故。

此中犯相者，苾芻見說四他勝時，如是乃至十三殘罪、七滅諍法，作如是說者，一一說時皆得波逸底迦罪。若實不了知如愚癡人者，說實無犯。又無犯者，廣說如上。

作針筒學處第八十四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一工人名曰達摩，善牙骨作，先於無衣外道心生敬信，因來寺中就乞食苾芻而聽法要，遂於佛教深起信心。復為演說七有事福業，彼既聞已作如是念：「我先無知歸露形者，彼以拔髮為業苦身修行，既處邪邊靡涉中道。我今宜應棄彼偽教契想真宗，現在當來冀希津濟。然我家業貧窶難修福業，宜可自勵役己惠人。」即便以自工巧告諸苾芻曰：「我善牙作，若須針筒我當施手。」時有苾芻令造象牙針筒，奇巧可愛，餘苾芻嗟歎驚訝復令其作。如是轉展乃至多人，匠者象牙因斯罄盡。復令骨作骨盡，用角角復終盡。時彼工人因致貧困，衣不掩形食不資口。時

露形者見而告曰：「爾於昔時歸依我等家道豐贍，今依剃髮遂致困窮，以此察之孰為勝侶？」時諸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使他工人不知量度，以至貧窮復致譏醜？」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廣如上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用骨牙角作針筒，成者應打碎，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
其骨牙角如事可知。
有二種針筒：一、筒子，二、合子。若用骨牙角作者，二皆不許。若自、若他並不應作。
若成者即應打碎，其罪說悔。其所對之人應問云：「爾針筒打碎未？」若不問者得惡作罪，問以方悔。苾芻應用竹葦為筒，或氈片等以安其針。時可數看勿令生垢，此皆無犯。又無犯者，廣說如上。

作過量床學處第八十五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時有苾芻人間遊行，至逝多林門日暮門閉，即於門屋下坐短腳床。既洗足已斂身入定，有蛇愛冷在床前住，見苾芻垂頭遂螫其額，因致身亡，遂生三十三天端拱而坐。時天帝釋遣五百婇女而為給侍，天女瓔珞出妙音聲，能令聞者心生愛樂。時彼天子雖聞其聲不相觀視，彈指告言：「姊妹！何因惱我。」天女見已嗟歎奇異，遂以其事往白帝釋。天主報曰：「汝等可持大鏡安在彼前。」女便置鏡，時彼天人方覩自身，具諸瓔珞周匝嚴飾，深生厭離說伽他曰：

「於此世間中，　人身最難得；
正信如來教，　出家為更難。
如斯難遇事，　而我已曾得；
云何喪法眼，　墮於牢獄中？
我不得正見，　終不受欲樂；
由斯障解脫，　當淪於惡趣。
我居天女內，　如被鬼神圍；
入此愚癡林，　云何當出離？」

法爾諸天初生之時得三種念：「我於何處死？今於何處生？復由何業力？」即便觀知從人中死，生在三十三天，由淨持戒善業所感。作是念已，時諸天女告天子曰：「大仙！今可往禮帝釋，方與我等共為歡戲。」天子答曰：「姊妹！天主帝釋者，已能遠離染瞋癡

耶？」白言：「未離。」天子曰：「姊妹！我昔歸依大師世尊，離染瞋癡而行禮敬。云何今時禮具三毒？姊妹！頗有因緣能令帝釋禮敬我不？」天女答曰：「有勝苑園名為妙地，中有住處是天仙所居。若在其中而出家者，帝釋自往申 其禮敬。」是時天子於天婇女作鬼神想，棄之而去。往妙地中天仙住處，於彼眾內而為出家。爾時帝釋聞是事已，詣苑園中躬申 禮敬，稱善而退。天子自念：「我若不往禮覲世尊，即受天樂者是所不應。今我先當禮世尊足。」是時天子以天四花置衣裾內，諸妙瓔珞具莊嚴身，猶如壯士屈伸臂頃，於天宮沒現逝多林。由彼天光威神力故，光明赫奕周遍照曜逝多園林。詣世尊所頂禮雙足，即以天花布在佛前虔誠供養，繞佛三匝 在一面坐，以妙伽他請世尊曰：

「我居天女內，　如被鬼神圍；
入愚闇稠林，　云何修出離？」

世尊告曰：

「有妙平直道，　去處無所畏；
法忍為大牛，　牽車無亂響；
慚愧充机褥，　專念為侍從；
智慧御車人，　正見令前導。
若有善男女，　乘此安隱車；
一心無異緣，　能至最勝處。」

爾時世尊觀彼天子意樂根性，隨機說法令得開悟。即於座上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白佛言：「世尊！由佛令我於諸難中得解脫果，此非父母、高祖、人王及諸天眾、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逢世尊大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盡生死苦得涅槃道，乾竭血海超越骨山，無始積集身見之山，以智慧杵而摧破之獲得初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始從今日乃至命存，受五學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即於佛前說自慶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開天妙門，　長昇涅槃路。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聖道，　超過有海岸。

佛超於人天，　離生老死過；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果。
我以莊嚴身，　歡心禮佛足；
右繞除怨者，　今往赴天宮。」

爾時彼天於生死中得未曾得，禮佛足已更以天花至誠供養，便往天宮忽然不現。時逝多林授事苾芻，至天曉已便開寺，門見彼苾芻在小床上端坐命終，復見毒蛇住其床下。即以此事往白世尊，世尊告曰：「可為焚燒。」復告諸苾芻曰：「不應下小床上而為寢臥，亦不應床前洗足，違者得越法罪。」
時六眾苾芻聞是制已，遂作高床腳長七肘緣梯上下。諸婆羅門居士等見生嫌賤，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以此為緣，為諸苾芻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大小床，足應高佛八指。若過作者應截去。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時具壽鄔陀夷身形長大，坐彼床。時頰拄著膝，苾芻白佛，佛言：「前是創制，此更隨開，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大小床，足應高佛八指，除入楔木。若過者應截去，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六眾也。
作大小床者，謂自作、使人造此大床及小座時。
應高佛八指者，佛謂大師，此之八指長中人一肘。
除入楔木者，除床腳入楔木，此非是量。
若過作者，謂量若過應可截去。墮罪說悔如前應作。
此中犯相者，若苾芻若為僧作、若自為作，過八指量者應截去，其罪說除。對說罪者應可問言：「床腳截未？」若不問者得惡作罪。其罪不應說悔。若依量作者無犯。又無犯者，廣如上說。

用草木綿貯床學處第八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鄔波難陀分得大床，以木綿貯安襯而臥。有老苾芻從他處來，合與臥具，其授事人隨次分與，至鄔波難陀房，為彼年老并合得床。鄔波難陀便去襯物分散木綿，令其寢息。苾芻臥已，天曉出房身衣總白，諸苾芻見報言：「上座豈可臥在葦苕積中耶？」具以上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我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以木綿等貯僧床座者，應撤去，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鄔波難陀，餘義如上。

言貯物者，有五種：一、木綿，二、草綿，三、蒲薹，四、劫貝，五羊毛。若復苾芻以五種物自貯教人貯，皆得墮罪，罪應說悔。
此中犯者，苾芻若僧私床座以木綿等而散貯者，皆得墮罪。絮應撤去，罪應說悔。對說罪者應可問言：「絮撤去未？」若不問者得惡作罪。其罪不應說悔，廣說如上。

過量作尼師但那學處第八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如世尊說：「汝諸苾芻！若受用僧伽臥具，及餘人物乃至私物，應用襯替。」苾芻不識其量遂便大作，小者棄擲，或嫌長短。作務煩多常有營為，妨修善品，廣說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尼師但那，當應量作。是中量者，長佛二張手、廣一張手半。若過成者截去，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具壽鄔陀夷身形長大，每至臥時為護臥具，故於其足邊以諸樹葉而為襯替。世尊因觀房舍見葉狼藉，問知事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復重開，廣說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尼師但那，當應量作。是中量者，長佛二張手、廣一張手半，長中更增一張手。若過作者應截去，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此法中人。
尼師但那者，謂敷具也。
若自作、使人皆悉同犯。
應量者，如文可知。若佛一張手當中人三張手，總長九張手合有四肘半；廣一張手半者當中人四張手復有六指(此中制意者，尼師但那本為襯替臥具，恐有所損不擬餘用。然其大量與自身等，頂上餘有一磔手在，斯乃正與臥具相當。又復佛望餘人身有三倍，言二倍者，蓋是部別。若依二倍即尼師但那，其量全小不堪替臥敷地禮拜。不見有文，故違聖言，誰代當罪，細論可不？廣如餘處)。若苾芻不依此量而過作者，物應截去，罪應說悔，餘問答等並廣如上說。

作覆瘡衣學處第八十八

佛在給孤獨園。如世尊說作覆瘡衣，苾芻不知當云何作，其量過大或時太小。諸苾芻白佛，佛言乃至「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覆瘡衣，當應量作。是中量者，長佛四張手、廣二張手。若過作者應截去，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等義如上說。
覆瘡者，謂覆身瘡疥也。

其佛張手及有過截，并說罪等廣如上說。

作雨浴衣學處第八十九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三月夏安居時，毘舍佉鹿子母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毘舍佉即從座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願佛及僧明當就舍受我微供。」爾時世尊默然而受。時毘舍佉知佛受已，頂禮佛足奉辭而去。既至舍已，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佛於其夜天將曉時，便於東方見多雲起，形如圓鉢遍滿虛空，如是之雲能降大雨充滿溝渠。爾時佛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往告諸苾芻：『今此雲起必降洪雨，此雨霑濡有大威力。若洗浴者能除眾病。若諸苾芻樂欲洗者，可於空地隨意洗浴。』」阿難陀既受教已，具以佛語告諸苾芻。時諸苾芻悉於露地雨中立洗。時毘舍佉母飲食辦已，敷設座具安淨水瓮，令其婢使往逝多林，請佛及僧白言：「時至。」婢到門所覓諸苾芻，時諸苾芻閉門而浴，婢於門隙遙見苾芻露形於寺中浴，便作是念：「此中不見苾芻，皆是露形外道。」即便歸舍白其母曰：「我於寺內不見一人是苾芻者，但見露形外道立洗雨中。」時毘舍佉便作是念：「今日天雨，聖眾多在雨中露形而浴，非是外道。」便遣餘人往扣門喚，白言：「聖者！毘舍佉母令白時到。」爾時佛與大眾著衣持鉢，詣毘舍佉處既坐定已，先行淨水次下美食，種種珍羞無不備具。眾既食了受水齒木，淨澡漱已皆收鉢器。時毘舍佉即於佛前以瓶注水，聽說發願竟，前禮佛足白佛言：「世尊！唯願慈悲許我微願。」佛言：「隨汝所求，欲作何願？」毘舍佉曰：「我有八願：一者欲施苾芻眾雨浴衣，二者欲施苾芻尼眾雨浴衣，三者客苾芻來先我舍食，四者將行苾芻當於我舍食已而去，五者有病苾芻我施飲食，六者看病苾芻我亦施食，七者有病苾芻須醫藥者我當給施，八者常施僧粥。」

佛告毘舍佉曰：「汝以何緣施雨浴衣？」答言：「大德！今日時至，令婢詣門見諸苾芻露形而浴，謂是外道。大德！我緣此故施雨浴衣，令諸聖眾遮身洗浴。」「又毘舍佉！汝以何緣施苾芻尼雨浴衣？」答言：「大德！我憶曾見諸苾芻尼，在河水中露身而浴，諸俗譏恥出嫌誚言，為此施衣令障形醜隨處而浴。」「又毘舍佉！汝以何緣施客苾芻新來者食？」答言：「大德！諸新來者未善委知乞食次第，又復疲勞須食美食，是故我施。」「又毘舍佉！汝以何緣施將遠行苾芻飲食？」答言：「大德！行侶苾芻若乞食時，恐失其伴，故我施食。」「又毘舍佉！汝以何緣施病苾芻食？」答言：「大德！諸病苾芻不得食者，病便增劇，是故我施。」「又毘舍

佉！汝以何緣施看病者食？」答言：「大德！若看病人行乞食者瞻侍便闕，湯藥所須有乖時節，是故我施。」「又毘舍佉！汝以何緣施病苾芻所須醫藥？」答言：「大德！若無醫藥病即難差，長時帶患廢修善品，是故我施。」「又毘舍佉！汝以何緣施苾芻僧粥？」答言：「大德！若諸苾芻不食粥者，被飢渴逼，是故我施。」
爾時毘舍佉，復白佛言：「世尊！我聞某處苾芻命過，佛記彼人得預流果，有記一來、不還、阿羅漢果。大德！彼諸聖人頗曾來至室羅伐城，受我供給供養不？」佛言：「曾受。」「若曾受者我所施福，由是因緣必定當得福智圓滿。」佛告毘舍佉：「善哉！善哉！汝所施福功德圓滿。」時毘舍佉，即從座起禮佛而去。佛以此緣告諸苾芻：「我聽諸苾芻畜雨浴衣隨處洗浴。」時諸苾芻不知其量，太長太狹，佛言：「不應如是，當應量作，廣說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雨浴衣，當應量作。是中量者，長佛六張手、廣二張手半。若過作者，應截去。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等，並如上說。
雨浴衣者，謂天雨時用。
若自作、教人，當應量作，長、廣如文。
若過者得罪同前，說悔問答廣如上說。

同佛衣量作衣學處第九十

緣處同前。時鄔波難陀與佛等量作衣，但披一邊餘聚肩上。諸苾芻見謂是新客欲為解勞，報云：「我非新至，同佛衣量作支伐羅。」苾芻譏嫌：「云何作此過量之衣？」以緣白佛，佛言：「我因此事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同佛衣量作衣，或復過者，波逸底迦。是中佛衣量者，長佛十張手、廣六張手。此是佛衣量。」
若復苾芻者，鄔波難陀。
佛衣者，大師衣也。
長佛十張手，當中人三十張手，有十五肘。廣六者，當十八張手，有九肘。或復過此皆犯墮罪，餘廣如上說。

四波羅底提舍尼法

攝頌曰：

非親尼自受，　舍中處分食；
不請向學家，　受食於寺外。

從非親尼受食學處第一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中。爾時得叉尸羅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女，身有三德如青嗢鉢羅花：一者身黃金色猶如花鬚，二者目紺青色猶如花葉，三者香氣芬馥猶如花香。生三七日諸親集會欲與立名，云：「此孩子身如青蓮花，應與立字名青蓮花。」年既長大娉與同城長者之子，命來入舍。未久之頃青蓮花父遇疾而終，其母後時不能守志，遂與女婿私密交通。其青蓮花先生一女，年在幼稚。忽於屏處見母與夫共行非法，因發瞋怒。便持幼女而告夫曰：「汝無賴物！何不共此行非法耶？」便擲木上，因損女頭見有血出，青蓮花忿而不顧，遂以巾覆頭，出求行伴。見有商旅向未度城，即入營中相隨而去。于時商主見青蓮花儀貌端正，問曰：「爾屬於誰？」答言：「若有能以衣食共相濟者，我當屬彼。」商人便給衣食納以為妻，將至本家共居既久。

商主齎貨還向得叉尸羅城，同伴知友語商主曰：「有財不樂，欲待何時？更覓端妍共為婚娶。」商主答曰：「若有得與青蓮花儀容相似者，方可為婚。」其同伴曰：「某家有女倍勝青蓮。」便共往觀，稱可其意，即備婚禮納以為妻。歸未度城相隨而去，去家不遠遂留少妻并留半貨。既至舍已，妻曰：「貨何少耶？」報曰：「我被賊奪。」妻曰：「何不急覓？」報曰：「我今為此欲往追尋。」商主去後，友人來問：「商主何之？」報曰：「云去尋賊。」友人曰：「非關尋賊，只為尋妻。」具以其事報青蓮花。不久商主還來歸宅，青蓮花曰：「君非遭賊故誑於我，既有別婦何不將來？」夫曰：「室有兩妻無暇飲水，恐有鬪諍故不將來。」報曰：「我能容忍必無忿競，若年與我相似看如姊妹，若全少者視之如女。」其夫受言遂迎少婦歸宅，青蓮花聞是同鄉特鍾慈念，曾於暇日便與少婦梳理頭髮，見其頭上有一瘡痕。問曰：「汝此瘡痕因何致損？」少婦報曰：「我小不憶，聞家中說，為孩子時，母因有事共父相瞋擲我木上，當時被損故有此痕。」復更問曰：「住在何坊？門戶何向？」女便具告。青蓮花的知是女，深自感傷，作如是念：「此既我女，欲如之何？往時與母同婿，今復共女同夫。嗚呼哀哉！何惡之甚！」即復以巾覆頭更求捨離，覓同行伴往廣嚴城。

既至彼已不作婬女，但與人私通，未久之間人皆共美。時諸婬女俱至其舍告言：「爾偷我法以自活命，而不與我言義交通。」即掣帔巾強曳而去，俱來問曰：「汝有何術能誘多人？」答曰：「亦無別術，若有少年但令我見無不隨者。」諸女曰：「若如是者，今此城中有一賣香男子，作不淨觀成，於諸女人久生厭離。若能壞彼行，我等立汝為婬女中尊。若不壞者，當罰金錢六十。」問諸女曰：

「彼是丈夫不？」答言：「是。」「若爾，彼何足牽？」即近彼而住，詐設種種愛夫方便，令其使女就買塗香。復買諸藥，云：「為夫主身患所須。」彼賣香男子聞是事已，念此女人必是貞謹，乃於夫處能為盡心，遂生愛戀。青蓮花遂詐云夫死，悲號慟哭，於賣香者門前而過。彼男子見倍生愛著，廣說乃至終被此女壞其觀行。諸婬女等共見嗟歎，遂即立為婬女中尊。既與賣香男子久事還往，因即有娠。

時廣嚴城東西兩門各有守門男子，因相愛念共作是議：「我之二人交歡日久，若生男女必為婚娶。」時青蓮花未久之間便誕一子，遂作是念：「我若養兒，身不清淨，恐諸男子嫌污不來，我今宜可棄此孩兒。」即以孩兒授與使女，并授燈明，告曰：「汝可持此置於道中，屏處伺看誰將兒去。」是時使女棄近東門，并安燈火。時守門者遙見燈明，來就觀察乃見孩子，持歸與婦告曰：「宜善恩育當為汝子。」時守門者便作大會，告及宗親云：「我婦生子。」其西門人聞東門人生子，便將禮直就之慶賀。其青蓮花復於後時又生一女，同前思念不自收養，令其使女夜棄西門。時守門人同前收養為慶樂事。

二家男女皆並成立。其東門子因節會時，為諸友朋命同遊賞，共以六十金錢與青蓮花，同往芳園而為歡戲。眾共立制：「若於今日不同集者罰金錢六十。」其東門子不樂同歡，諸人欲罰，為無錢物俛仰相隨。既與交歡因生愛重，將青蓮花入舍同住。時廣嚴城眾皆議曰：「云何守門之子將眾婬女獨納家中？」彼東門子聞是語已懺謝諸人，厚設歡會因娶為婦。其東門人報西門人曰：「爾女長成可遂前要。」報曰：「汝男今娶婬女，何事求婚？」答曰：「縱娶多妻斯亦何過？」彼便隨要以女娉之歸東門宅。爾時尊者大目乾連來至其舍，告新來女曰：「汝今知不？汝夫舊婦是汝之母，汝夫主者即是汝兄，勿復於此更相嫉妬，令汝因斯廣生惡業。」作是語已捨之而去。

後於異時青蓮花復生一子，時西門女抱此孩兒門前戲弄。時有相師婆羅門來至其所，以頌問曰：

「汝容如妙花，　於三寶深信，
所弄之孩子，　與汝有何親？」

時彼女人即便以頌答曰：

「婆羅門善聽！　此是我之弟，
亦是兄之子，　亦復是我兒。

復是夫之弟，　此父是我父，
亦父亦為夫，　聖者慈悲告。」

時婆羅門聞已笑而捨去。時青蓮花室中聞語，怪其所以問使女曰：「此女抱兒與婆羅門何所論說？」時彼使女具以其事告青蓮花。時青蓮花聞是語已便作斯念：「我由何業前與母同夫，後與女同婿；今以兒為婿，又共女同夫？」作是念已，投身靡地不勝慚恥，即便出舍覓王城伴，棄之而去至王舍城。停息未久，時此城中有五百人常共遊集，聞青蓮花共相謂曰：「彼女姿容世間希有，今來至此，可命同歡。」即以五百金錢與青蓮花，携至芳園耽樂而住。時尊者大目連知青蓮花堪任受化，詣彼園內樹下經行。時彼眾中有一少年，告青蓮花曰：「汝見彼尊者不？有大威神戒行清潔，貪欲淤泥不能染污，汝能令彼生染心不？」青蓮花曰：「此何足言？曾有賣香男子不淨觀成，我亦令彼情生染著，況復此耶？」諸人報曰：「聖者堅固汝不能動。」時青蓮花至尊者所，現諸嬌態以身相逼，尊者踊身虛空，以頌告曰：

「汝將可厭骨鎖身，　周遍筋脈相纏縛；
元由精血所成就，　依他活命來輕我。
皮囊不淨常充滿，　晝夜入出無停息；
九孔恒流瘡不差，　縱橫穢氣鎮盈軀。
若使諸人悟知此，　如我識汝身不淨；
譬如夏廁不可近，　棄之遠去心無著。
由彼盲冥無慧目，　常被愚癡瞖所覆；
為此心迷愛樂汝，　猶如老象溺深泥。」

時青蓮花目覩尊者神力希奇，於自己身審知不淨，遙禮尊者而說頌曰：

「我知可厭骨鎖身，　周遍筋脈相纏縛；
元由精血所成就，　依他活命輒相輕。
我身不淨常充滿，　晝夜入出無停息；
九孔恒流瘡不差，　縱橫穢氣鎮盈軀。
若彼諸人體識此，　如大聖者知不淨；
譬如夏廁不可近，　棄之遠去心無著。
由彼盲冥無識知，　常被愚癡之所覆；
為此心迷愛樂我，　猶如老象溺深泥。
唯願大聖縱身下，　為我演說微妙法；

於最勝教求出家，　發願常修離欲行。」

時大目連為愍彼故縱身而下，觀機說法令見真諦，既得果已頂禮尊足求哀出家，往諸人處還彼金錢共相愧謝。諸人隨喜，一時俱來禮尊者足。時大目連將青蓮花詣世尊所，頂禮足已具述其事。爾時世尊為青蓮花以書告室羅伐大世主苾芻尼，與其出家便令教誨，勅青蓮花隨書而往。時影勝王遣人送至室羅伐城，既至彼已詣大世主所，出家受學策勤不息，未久之間得阿羅漢果。佛所稱讚於苾芻尼中有大神力最為第一。

爾時佛告諸苾芻：「汝等當觀生死海中輪迴不定，誰非父母？誰非男女及餘親識？如青蓮花，現見如是於親族中共行非法，況隔生耶？非證聖果沈淪靡息。是故汝等，於三界中勤求出離如救頭然。世間欲境無厭足期，當速捨離修無常想作臭尸想，晝夜繫心應如是學。」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以何因緣青蓮花尼身具三德，不乏男子於己親處常為雜亂，既出家後得阿羅漢果，於神力中佛讚第一。」世尊告曰：「汝等善聽此青蓮花尼因緣。乃往古昔有一商主，持諸貨物求利他方，其婦於後被煩惱逼欲火燒心，去之不遠有婬女舍。每見男子入彼家中情生愛樂，問一老母曰：『作何福業於所求事皆得稱心？』老母曰：『於勝上人行業成就者，奉其飲食并諸供養，於所求事皆得遂心。』時有獨覺聖者，老母令其飲食供給，以青蓮花奉持供養，彼見神變女生深信，即發願言：『以我此福，於未來世得端嚴身，如青蓮花色香圓滿，隨念所求男子無闕，乃至獲大神力，遭遇大師親得承事。』又復前身數為媒媾，令他父母兄弟姊妹男女之屬共行非法。由供養發願故得勝妙身如花三德，於諸男子無闕乏時。由媒媾親屬，今者於親受斯惡報。復由願力得值目連，而遇於我捨俗出家成阿羅漢，如是應知。」

佛在室羅伐城。時青蓮花苾芻尼既得果已，敬重三寶常發是願：「初乞得食將奉僧眾，次乞得者以充自食。」便於他日先食奉僧，次擬自噉。見乞食苾芻空鉢而去，即以己分持施彼人，一日之中絕食而住。復於明日初食奉僧，次欲自食。鄔波難陀亦來乞食，見青蓮花便作是念：「此苾芻尼但於僧眾而興供養，亦有普意該別人耶？我今應試即就索食。」尼心慇重闕己濟人，還持己分奉施尊者，同前絕食。至第三日觸熱巡門，身體飢羸悶絕于地。時有外道俗人，見已作如是議：「我聞青蓮花離欲得果，如何今時見釋迦子顏容端正，起欲染心投身躃地？」時諸苾芻聞共譏嫌，以事白佛，佛言：「我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村路中，從非親苾芻尼自手受食食。是苾芻應還村外住處，詣諸苾芻所各別告言：『大德！我犯對說惡法，是不應為，今對說悔。』是名對說法。」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乃至非親並如上說。
苾芻尼者，謂在此法中。
村路中者，謂在途中。
自手者，親自受取。
食者，謂是二五噉嚼之類。又食者，吞咽入喉。
是苾芻者，謂犯過人。
村外住處者，謂至寺處。
詣苾芻所者，謂寺中人。
各別告者，謂別別對說。
我犯惡法者，謂不善法所不應為，發言告白。
此中犯者，若苾芻於非親尼作非親想疑，於村巷中自手受取五噉五嚼而食咽者，皆得對說罪。若是親尼作非親想疑，得惡作罪。無犯者，廣如上說。

受苾芻尼指授食學處第二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遭儉歲乞食難得，六眾苾芻被飢所苦，往十二眾苾芻尼處。時彼見已便請小食，六眾不受，告言：「諸妹！汝若請我及諸大眾正食之時，汝當指授令彼施主多與我等美好飲食，我當食之。」時有施主請佛及僧就舍而食，諸苾芻往，世尊不去，為制戒故。眾僧食時，吐羅難陀尼告施主曰：「此聖者難陀是釋迦子捨俗出家，善閑三藏是大法師，可多與美好飲食。」并餘五人悉皆讚歎。時彼施主於六人處數倍多與，令諸苾芻並多絕食。時彼施主知其非法無均等心，遂生譏罵。時取食人具以此事白佛，佛言：「我制學處，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眾多苾芻於白衣家食，有苾芻尼指授此苾芻應可多與美好飲食。諸苾芻應語是苾芻尼言：『姊妹！且止少時，待諸苾芻食竟。』若無一人作是語者，是諸苾芻應還村外住處，詣諸苾芻所各別告言：『大德！我犯對說惡法，是不應為，今對說悔。』是名對說法。」
眾多苾芻者，謂二、三人已去。
白衣家者，謂四姓等家。
食者，謂受請食。
尼謂吐羅難陀。
指授者，謂處分事。

此苾芻應可多與美好飲食者，謂是過量與食。
諸苾芻等者，謂出呵止言。
若無一人者，謂極少限齊，皆得本罪。
應還村外住處等者，指說悔法，廣說如前。
此中犯者，若苾芻食在上閣，復有食在中閣，於上閣處有苾芻尼指授其食，彼苾芻乃至一人應為呵止。若不呵者，諸苾芻犯對說法。其中閣苾芻應問上閣：「有呵苾芻尼不？」不問而食，皆得惡作。若苾芻在閣下食，有在門屋中食者，若於閣下尼指授時，准前呵止；不問者得本罪。門屋下人准中棚問，不問惡作。又若苾芻從門屋出，復有苾芻從外而至，聞指授聲應問出者：「有人呵苾芻尼不？」不問而食。得惡作罪。如是應知，一施主家多處而食，尼指授處皆得本罪；餘悉犯輕，或上或下准事應知。若其施主緣為此尼施僧食者，尼雖指授，苾芻無犯。或雖指授，情無簡別，或見不得食令其與者，並皆無犯。又無犯者，廣如上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五十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學家受食學處第三

爾時薄伽梵在廣嚴城。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師子，先事外道，因詣佛所聽受法故獲得初果。見營田業多有過失即皆棄捨，於三寶所深起信心，意樂淳善常樂惠施，由施三寶以至貧窮。時舍利子與大目連，從他方來至斯住處。時師子長者二俱延請明當就食。諸婆羅門居士見起譏嫌作如是語：「師子長者，歸外道時家產巨富，信苾芻後頓至貧窮，衣不掩身食不充口，故知釋子非歸依處。」舍利子大目連聞是語已，便往白佛，佛言：「汝諸苾芻！應可為彼師子長者作學家白二羯磨，更有餘類亦應為秉。如常集僧應令一人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師子長者信心殷重意樂淳善，隨其所有悉皆惠施，於三寶所曾無恪心，諸有求人亦皆給與，由是衣食悉皆罄盡。若其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許與師子長者作學家羯磨。白如是。』羯磨准白應作。若苾芻知僧伽作學家羯磨已，不應往彼受其飲食床座臥具，及為說法。」時二尊者雖曾受請，知眾作法不往赴食，佛言：「若受請者就食無犯。」二人便往赴請，六眾見去作如是語：「彼初見諦亦常請我等，我今合往受彼飲食。」既至彼已，飲食不充，所食之分悉皆食盡，童兒啼泣。諸俗譏嫌苾芻呵厭：「云何苾芻知彼學家眾為作法，仍往彼舍受二五食？」世尊因此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是學家僧與作學家羯磨，苾芻先不受請便詣彼家，自手受取珂但尼、蒲膳尼食。是苾芻應還村外住處，詣諸苾芻所各別告言：『大德！我犯對說惡法，是不應為，今對說悔。』是名對說法。」

如是世尊制學處已，時師子長者婦告其夫曰：「因何聖者久不見來？」師子答曰：「僧伽知我家生貧乏，眾作羯磨制不許來。」妻曰：「若如是者，即是僧伽與我家中作覆鉢羯磨，我之福業因何得生？」時彼長者即以其事往白佛，佛言：「汝等苾芻從今以去，向師子舍受用床座，并為說法者無犯。」時諸苾芻往彼舍時，空鉢而入，空鉢而出，其妻見已情生悒歎面帶憂色。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空鉢而入。」時諸苾芻奉佛教已，乞得鉢食持入其舍。苾芻食時諸小男女情希殘食，苾芻不與，遂便啼泣。以事白佛，佛言：「應與。」苾芻以全餅果與之，男女得已便持出外。諸

外道見問曰：「汝於何處得好餅果？」報言：「聖者與我。」外道曰：「師子受分迴與野干，以瓶注瓶更相供給。」苾芻聞已白佛，佛言：「不應與全餅果，可碎而與。」家人有持葉與苾芻藉鉢，苾芻不受，佛言：「應受。」時廣嚴城栗姑毘等，見長者家財食罄乏，遂遣傭人助力耕墾。昔時所廢之地，地既停久沃壤異常，所費不多成實數倍，未久之間衣食豐贍倍勝於前。時彼長者既見家道隆盛思仰福田，往詣佛所請解羯磨，佛便聽許。佛教長者曰：「應入寺中具以其事白上座知，令鳴搥集眾，於上座前向眾禮拜，蹲踞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我師子於三寶所深起信心，意樂淳善常樂惠施。由施三寶故以至貧窮，由此僧伽哀愍我故為作羯磨，令諸聖眾不入我家。我今財食還復豐盈，然我師子先得眾法，今從大眾乞解羯磨。唯願為我解羯磨法，慈愍故！』三說。如是白已禮眾而去。是時大眾應令一人准所為事作白四羯磨應解。既作解已，諸苾芻眾如昔還往，隨受供養並皆無犯。」

若復苾芻者，謂六眾也，餘如上說。

學者，謂信三寶證得見諦。

家謂四姓。

僧謂世尊弟子。

羯磨者，謂白二法，於如是家先不受請，輒往受食者得罪。

此中犯者，於如是處受二五食，噉啖之時同前得罪。其說悔法如上。若得解法，食皆無犯。又無犯者，廣如前說。

阿蘭若住處外受食學處第四

佛在劫比羅伐窣覩城多根樹園，於此夏安居。時諸釋子知諸苾芻前安居了，於八月十四日俱往佛所，禮佛足已白佛言：「世尊！明日聖眾夏了，我等送食來至住處，願佛及僧慈愍納受。」世尊默然。時諸釋子知佛受已禮佛而退，便於明日以好飲食滿車載去，令諸使女隨從而行。既至半途諸賊來劫，賊帥令曰：「其釋迦女，勿為劫奪。」不用其言皆奪衣服，形露羞恥入草潛形。時六眾苾芻怪食遲至，共相謂曰：「我等當行乞食，無宜久住。」行至中途見諸飲食載滿車乘，即便大喚：「誰在此中？」時諸釋女在草叢內遙告之曰：「我被賊劫露體無衣，所有飲食隨自取噉。」六眾報曰：「汝何不出？」答曰：「我現無衣如何相見？」報曰：「汝身支分我悉曾觀同汝己親，何事羞恥？可宜速出授我飲食。」諸女遂出露形授食，是時六眾飽食而去。

時諸釋迦子隨後而來，見諸女被劫，即皆四散討覓賊徒，執捉將來欲加苦害，諸女告曰：「賊帥無心令劫奪我。」諸人遂放。于時賊

帥求請釋迦子曰：「仁等慈悲恩流普洽，寧容殺此無識之輩，幸能釋放存彼微生。」時釋迦子皆放令去，遂將飲食往至寺中與苾芻食。諸釋女等於六眾處不與好食，釋子問曰：「何意行食不為平等？」報曰：「此皆食訖。」問曰：「誰當先與？」報言：「我與。」彼怪覆問，女皆具答。釋子聞已極生嫌賤。時諸釋子告苾芻曰：「聖者！何不於險路處令人告知，我等備擬免被賊盜。」苾芻以事白佛，佛言：「於險林處應差苾芻，五法成就令其看守，無愛、恚、怖、癡、善知道路。先應問能，以事勸喻。若言能者，以白二法而差遣之，應令一人准所為事作白羯磨。」佛告諸苾芻：「其看守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說。看守苾芻於寺四邊半踰膳那內，悉應觀察。若有怖處應可放煙、或懸幡幟、或於路中橫布樹葉、或書字告知。若無怖處應懸白幡。此之行法，不依行者得惡作罪。若看守人飢須食者，於小食時隨情食飯，須伴應與。」時諸苾芻聞彼六眾寺外林中險怖之處，令露形女授與飲食，共生嫌恥具以白佛，佛言：「廣說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在阿蘭若恐怖處住，先無觀察險難之人，於住處外受食食者，是苾芻應還住處，詣諸苾芻所各別告言：『大德！我犯對說惡法，是不應為，今對說悔。』是名對說法。」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眾。
阿蘭若義如捨墮中說。
無觀察者，謂未差遣看守之人。
住處外者，謂在寺外。
食有二五，亦如上說。
此中犯者，苾芻於險怖處無看守人，作無看守想疑，皆得本罪。次二句輕，後二無犯。若於險處有看守人，食時無犯。又無犯者，廣如前說。

眾多學法

佛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五苾芻雖復出家尚同俗服，威儀容飾甚不端嚴。爾時世尊作如是念：「過去諸佛云何教聲聞眾著衣服耶？」是時諸天前白佛言：「如淨居天所著衣服。」世尊即以天眼觀知，如諸天所說事無差異，即告苾芻曰：「汝從今後應同淨居天圓整著泥婆珊。」
時六眾苾芻著衣太高，淨信婆羅門等見不齊整，便生譏誚作如是語：「此諸苾芻衣不齊整同無恥人。」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不應太高著衣，應當學。」六眾聞已著衣太下，俗復譏嫌，佛言：「不應太下著衣如新嫁女，應當學。」或時當前長垂猶如象

鼻，諸俗譏嫌，佛言：「不應當前垂下。」或時腰邊細襵，諸俗譏嫌，佛言：「不應如多羅葉著衣，應當學。」或時撮聚一角反[(序-予+猒)/手]腰邊，猶如蛇頭，諸俗譏嫌，佛言：「不應反[(序-予+猒)/手]著衣猶如蛇頭，應當學。」或時捉其上角團內腰邊猶如豆團，佛言：「不應如是著衣猶如豆團，應當學。」

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齊整著裙，應當學。不太高、不太下、不象鼻、不蛇頭、不多羅葉、不豆團形著裙，應當學。

佛言：「團整著三衣，應當學。」時六眾苾芻著衣太高，淨信婆羅門等見不齊整，便生譏誚作如是語：「此諸苾芻衣不齊整同無恥人。」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不應太高著三衣，應當學。」六眾聞已著衣太下，諸俗譏嫌，佛言：「不應太下著三衣如新嫁女，應當學。」或披上衣垂前一角，猶如象鼻，諸俗譏嫌，廣如上說。

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齊整著三衣，應當學。不太高、不太下，好正披好正覆、少語言不高視，入白衣舍，應當學。」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時六眾苾芻覆頭入白衣舍。淨信婆羅門等見覆頭時作如是語：「同無恥人及新嫁女。」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不應覆頭入白衣舍，應當學。」

六眾苾芻偏抄衣入白衣舍，乃至佛說「不偏抄衣，應當學。」

六眾苾芻雙抄衣入白衣舍，乃至佛說「不雙抄衣入白衣舍，應當學。」

六眾苾芻叉腰入白衣舍，乃至佛說「不叉腰入白衣舍，應當學。」

六眾苾芻拊肩入白衣舍，乃至佛說「不拊肩入白衣舍，應當學。」

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廣說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不覆頭、不偏抄衣、不雙抄衣、不叉腰、不拊肩，入白衣舍，應當學。」

佛在逝多林。時六眾苾芻蹲行入白衣舍，淨信婆羅門等見蹲行時作如是語：「同無恥人。」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不應蹲行入白衣舍，應當學。」乃至苾芻足指行入白衣舍，乃至佛說「不足指行入白衣舍，應當學。」

苾芻跳行入白衣舍，乃至佛說「不跳行入白衣舍，應當學。」

苾芻仄足行入白衣舍，乃至佛說「不仄足行入白衣舍，應當學。」

苾芻努身行入白衣舍，佛言：「廣說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不蹲行、不足指行、不跳行、不仄足行、不努身行，入白衣舍坐，應當學。」

佛在逝多林。時六眾苾芻搖身入白衣舍，淨信婆羅門等，見搖身時作如是語：「同無恥人。」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不應搖身入白衣舍，應當學。」
苾芻掉臂入白衣舍，佛言：「不應掉臂入白衣舍，應當學。」
苾芻搖頭入白衣舍，佛言：「不應搖頭入白衣舍，應當學。」
苾芻肩相排入白衣舍，佛言：「不應肩相排入白衣舍，應當學。」
苾芻連手入白衣舍，佛言：「不應連手入白衣舍，應當學。」
佛言：「廣說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不搖身、不掉臂、不搖頭、不肩排、不連手，入白衣舍，應當學。」
佛在逝多林。時六眾苾芻在白衣舍，他未請坐輒便自坐。淨信婆羅門等見自輒坐，作如是語：「同無恥人。」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廣說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在白衣舍他未請坐，不應輒坐，應當學。」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時六眾苾芻在白衣舍不善觀察，輒爾便坐。淨信婆羅門等見在白衣舍不善觀察輒坐，作如是語：「同無恥人。」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廣說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在白衣舍不善觀察不應坐，應當學。」
爾時世尊過十二年方至劫比羅伐窣覩城，於第一日在王宮中食，至第二日在自宮中受其供養，佛眾食時瞿卑夫人自手行食。時具壽鄔陀夷不善斂身，令瞿卑夫人怪其非法。後於異時獨至宮中，夫人令坐朽床，放身而坐，床破倒地，因致譏醜，廣說乃至，佛言：「苾芻若於俗家坐時，不應放身而坐，可善觀察，應當學。」或於俗舍壘足而坐，或重內外踝而坐，或急斂足或長舒足，或露身坐。諸俗譏嫌，佛言：「不應如是，當制學處：在白衣舍不壘足、不重內踝、不重外踝、不急斂足、不長舒足、不露身，應當學。」
佛在江猪山。時有施主請佛及僧就舍而食，其行食者不善用心，撚放美團，苾芻於鉢不恭敬護，遂多損破。佛言：「恭敬受食，應當學。」
佛在江猪山。時六眾苾芻入菩提長者舍乞食，長者與食滿鉢受飯復受羹臛，鉢便溢滿流落污地，因生譏恥。以事白佛，佛言：「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不得滿鉢受飯，更安羹菜令食流溢，於鉢緣邊應留屈指，用意受食，應當學。」
或食未至預申其鉢，如乞索人現饕餮相，因生譏恥。以事白佛，佛言：「為制學處，應如是說：行食未至勿預申鉢，應當學。
「不安鉢在食上，應當學。」
或復食時現憍慢相，猶如小兒及諸婬女，佛言：「不應如是憍慢而食，恭敬而食，應當學。」

或復食時極小入口極大入口，如貧乞人，佛言：「不應如是，不極小摶、不極大摶，圓整而食，應當學。」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施主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時鄔波難陀苾芻與摩訶羅苾芻隣次而坐。時摩訶羅大開其口向上而望，時鄔波難陀便以土塊遙擲口中，報云：「且食此物。」佛言：「不應如是預張其口。若食未至不張口待，應當學。」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施主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時六眾苾芻含食言話，諸俗譏嫌：「沙門釋子不知慚愧，與俗不殊。」共生譏醜。以事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含食語，應當學。」
或復至施主家，見羹菜少恐不充足，先請得羹以飯蓋覆更望得，諸俗譏嫌，佛言：「不應如是，不得以飯覆羹菜、不將羹菜覆飯更望多得，應當學。」
時有施主請苾芻食，其食過甜，六眾即便彈舌相告，謂食大醋。或復其食過醋，六眾即便嘬喋相告，謂食大甜。或有施主請苾芻食，其食過熱。六眾即便呵氣相告，云食大冷呵熱方食。或有施主請苾芻食，其食過冷，六眾即便吹氣相告：云食大熱吹氣方食。此等皆是倒說其事，故惱施主。佛言：「不應爾。應制學處：
「不彈舌食、不嘬喋食、不呵氣食、不吹氣食，應當學。」
或時六眾受請食時，以手爬散飯食，猶如雞鳥，或云食惡共相毀訾，或復以食填頰細細取食、或復食時齧半留半，或復舒舌舐掠脣口，佛言：「應制學處：
「不手散食、不毀訾食、不填頰食、不齧半食、不舒舌食，應當學。」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施主，先曾歸依露形外道，近生信敬歸佛法僧，遂請佛僧就舍而食。時彼施主行諸飲食，及以麨團薄餅蘿蔔。是時六眾欲譏施主，便以麨團作窣覩波像，上置蘿蔔覆以薄餅，遂相告曰：「此是惡趣中露形外道哺刺拏塔。」漸取食之，蘿蔔便倒，更相告曰：「此是露形外道作窣覩波，今便崩倒。」施主見已息歸敬心。佛言：「應制學處：不作窣覩波形食，應當學。」
或時六眾受他請食，其美好者有餘著手，即便以舌重舐其手，鉢亦如是。或時振手、或復振鉢，謂以鉢水振灑餘人污彼衣服，見他好衣生嫉妬故。佛言：「如是等皆不應作，應當學。」
時有施主飯食眾僧，報言：「聖者！多有好食，莫多請麨。」六眾不信便多受麨，後見好食欲棄其麨。比坐有一摩訶羅苾芻，四顧而望。于時六眾便持麨團置彼鉢內，遂令溢滿不暇受餘。佛言：「常看鉢食，應當學。」
時有苾芻食時鉢滿，六眾傍觀共生輕慢，云：「此摩訶羅大能噉食。」佛言：「不輕慢心觀比坐鉢中食，應當學。」

六眾苾芻以不淨手捉淨水瓶，遂令諸蠅競來附近，招致譏醜。佛言：「不以污手捉淨水瓶，應當學。」
六眾苾芻在江猪山，於菩提長者高樓上食，以洗鉢水棄在好地，施主生嫌。佛言：「應制學處：在白衣舍不棄洗鉢水，除問主人，應當學。」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婆羅門孩兒遇病，有鄔波索迦是彼知識，來告之曰：「孩子若病宜往逝多林中，從諸苾芻乞鉢中水，令其洗沐必得平善。」時婆羅門即往求水，見鄔波難陀從乞鉢水。鄔波難陀便以殘麨飯，內置鉢水中而授與彼，彼見雜水起穢惡心，作如是語：「我兒寧死，誰能用此鄙惡之物而洗浴耶？」以事白佛，佛言：「不應以此穢水持施於人。若有人來乞鉢水時，應淨洗鉢置清淨水，誦阿利沙伽他呪之三遍，授與彼人，或洗或飲，能除萬病(阿利沙伽他者，謂是佛所說頌，出聖教中，若讀誦時有大威力，但是餘處令誦伽他者皆此類也。即如河池井處洗浴飲水之時，或暫於樹下偃息取涼而去，或止客舍、或入神堂蹈曼荼羅踐佛塔影，或時己影障蔽尊容，或大眾散時，或入城聚落、或晨朝日暮禮拜尊儀、或每食罷時、或灑掃塔廟，諸如此事其類寔繁，皆須口誦伽他奉行獲福，若故心違慢咸得惡作之罪。但以東川法眾此先不行，故因注言知聖教之。有在其伽他者，如有頌云)：

「『世間五欲樂，　或復諸天樂；
若比愛盡樂，　千分不及一。
由集能生苦，　因苦復生集；
八聖道能超，　至妙涅槃處。
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佛言：「不得以殘食置鉢水中，應當學。」
時有苾芻安鉢地上下無儭替，招致譏醜令疾損壞，佛言：「應制學處：地上無替不應安鉢，應當學。」
時有苾芻立洗鉢失手墮地，打破其鉢，佛言：「不立洗鉢，應當學。」
時有苾芻，於危險崖岸置鉢，佛言：「不應爾，不於危險岸處置鉢，應當學。」
河水急流逆以鉢[戀- 心+廾]，遂令鉢破，佛言：「不應爾，不得逆流酌水，應當學。」
六眾苾芻，前人坐、自己立，為其說法。時有敬信三寶婆羅門居士等，呵止苾芻曰：「大師世尊於無量劫勤修苦行，捨頭目髓腦國城

妻子，求得此法。云何仁等以逋慢心人坐、己立輒為陳說？」佛言：「不應爾，人坐己立不為說法，應當學。」
時有病人不能久立聽法，佛言：「若是病人坐臥高下，於道非道及以車乘，著靴覆頭冠花纓絡，持蓋刀仗並著甲冑等。若是病者隨何威儀為說無犯，為制學處，當如是說：
「人坐己立不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人臥己坐不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人在高座己在下座不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人在前行己在後行不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人在道己在非道不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不為覆頭者、不為偏抄衣、不為雙抄衣、不為叉腰者、不為拊肩者說法，除病，應當學。
「不為乘象者，不為乘馬、不為乘輿、不為乘車者說法，除病，應當學。
「不為著屐靴鞋及履屨者說法，除病，應當學。
「不為戴帽著冠，及作佛頂髻者、不為纏頭、不為冠華者說法，除病，應當學。不為持蓋者說法，除病，應當學。」
緣在劫比羅伐窣覩，鄔波難陀立大小便。諸俗人見共作譏嫌，作如是語：「汝師世尊常懷慚恥，云何仁等得無羞愧，同彼俗流立泄不淨？」佛言：「不應爾，不立大小便。除病，應當學。」
時鄔波難陀見有青草從彼乞用，他不肯與，遂服瀉藥，以不淨盆夜灑草上，廢他受用。鄔波難陀往其舍，見愁憂問其故，彼具答。鄔波難陀曰：「是我治汝不以草施。」因生譏罵，佛言：「不應爾，不得青草上棄大小便及洟唾，除病，應當學。」
時鄔波難陀持己故衣令浣衣人洗，彼不肯洗，便起瞋心，於彼洗衣水中故放不淨。時彼不覺以手觸水便污其手，遂起譏罵。佛言：「不應爾，不得水中大小便洟唾，除病，應當學。」
佛在室羅伐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城中施主請命佛僧就舍而食，其看守人寺中守護，鄔波難陀為其請食，故欲調弄不疾歸還。從城出已至逝多林，於其中間步量其地可有幾許。時看寺人怪其遲晚，恐日時過遂上高樹企望歸來。時有俗侶見而譏笑：「沙門釋子昇上高樹與俗不殊。」佛言：「不應爾，不上過人樹。」時有苾芻，為繫染繩不敢昇樹。復有虎狼，難至亦不敢昇，因被殘害，佛言：「不得上過人樹，除為難緣，應當學。」
眾學法了。

七滅諍法

攝頌曰：

現前并憶念，　不癡與求罪；
多人語自言，　草掩除眾諍。

佛告諸苾芻：「有七滅諍法，應當修學。

應與現前毘奈耶，當與現前毘奈耶。
應與憶念毘奈耶，當與憶念毘奈耶。
應與不癡毘奈耶，當與不癡毘奈耶。
應與求罪自性毘奈耶，當與求罪自性毘奈耶。
應與多人語毘奈耶，當與多人語毘奈耶。
應與自言毘奈耶，當與自言毘奈耶。
應與草掩毘奈耶，當與草掩毘奈耶。

「若有諍事起，當以七法順大師教，如法如律而殄滅之。」

「忍是勤中上，　能得涅槃處；
出家惱他人，　不名為沙門。」

此是毘鉢尸如來等正覺，說是戒經。

「明眼避險途，　能至安隱處；
智者於生界，　能遠離眾惡。」

此是尸棄如來等正覺，說是戒經。

「不毀亦不害，　善護於戒經；
飲食知止足，　受用下臥具；
勤修增上定，　此是諸佛教。」

此是毘舍浮如來等正覺，說是戒經。

「譬如蜂採花，　不壞色與香；
但取其味去，　苾芻入聚然。」

此是俱留孫如來等正覺，說是戒經。

「不違逆他人，　不觀作不作；
但自觀身行，　若正若不正。」

此是羯諾迦如來等正覺，說是戒經。

「勿著於定心，　勤修寂靜處；
能救者無憂，　常令念不失。
若人能惠施，　福增怨自息；
行善除眾惡，　惑盡至涅槃。」

此是迦葉波如來等正覺，說是戒經。

「一切惡莫作，　一切善應修；
遍調於自心，　是則諸佛教。
護身為善哉，　能護語亦善，
護意為善哉，　盡護最為善。
苾芻護一切，　能解脫眾苦；
善護於口言，　亦善護於意。
身不作諸惡，　常淨三種業；
是則能隨順，　大仙所行道。」

此是釋迦如來等正覺，說是戒經。
毘鉢尸式棄，　毘舍俱留孫，
羯諾迦牟尼，　迦葉釋迦尊。
如是天中天，　無上調御者，
七佛皆雄猛，　能救護世間，
具足大名稱，　咸說此戒經；
諸佛及弟子，　咸共尊敬戒，
恭敬戒經故，　獲得無上果。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所為說戒經，　和合作長淨，
當共尊敬戒，　如犛牛愛尾。
我已說戒經，　眾僧長淨竟。
福利諸有情，　皆共成佛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五十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 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